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一一九冊目次

唐會要一百卷（一）（宋）王溥撰 清初鈔本 〇〇一

唐會要一百卷（一）

（宋）王溥撰

清初鈔本

唐會要一百卷（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宋王溥撰。溥字齊物、并州祁人。漢乾祐中登進士第一。周廣順初拜端明殿學士。恭帝嗣位、官右僕射、入宋、仍故官、進司空、同平章事、監修國史、加太子太師、封祁國公。卒諡康定。事蹟具宋史本傳。初唐蘇冕嘗次高祖至德宗九朝之事爲會要四十卷。宣宗大中七年、又詔楊紹復等次德宗以來事爲續會要四十卷、以崔鉉監修。段公路北戶錄所稱會要、即冕等之書也。惟宣宗以後記載尚闕、溥因復採宣宗至唐末事續之、爲新編唐會要一百卷。建隆二年正月奏御、詔藏史館。書凡分目五百十有四、於唐代沿革損益之制、極其詳核。官號內有識量忠諫舉賢委任崇獎諸條、亦頗載事蹟。其細瑣典故、不能概以定目者、則別爲雜錄、附於各條之後。又間載蘇冕駁議、義例該備、有裨考證。今僅傳鈔本、脫誤頗多。八卷題曰郊儀、而所載乃南唐事。九卷題曰雜郊儀、而所載乃唐初奏疏、皆與目錄不相應。七卷十卷亦多錯入他文。蓋原書殘闕、而後人妄摭竄入、以盈卷帙。又一別本所闕四卷亦同、而有補亡四卷。採摭諸書所載唐事、依原目編類、雖未必合溥之舊本。而宏綱細目、約略粗具、猶可以見其大凡。今據以錄入、仍各注補字於標目之下、以示區別焉。

宋皇朝王溥撰初唐蘇冕叙高祖至德
損益之制大中七年詔崔鉉等次德宗
宗大中之年以續冕書溥又採宣宗以
後事共成百卷建隆二年二月奏御詞簡禮備太宗
覽而嘉之詔藏於史閣 吳氏郡齋讀書志

按唐志蘇冕會要四十卷續會要四十卷楊紹復等
撰崔鉉監修而會要務杭州刺史蘇弁弁兄冕續國
朝故事為是書弁聚書至二萬卷次於集賢芸閣 陳氏
書錄解題

建隆二年正月丁未司空平章監修國史王溥等上
新編唐會要一百卷文簡理備太祖嘉之詔藏史館
賜物有差 王氏玉海

唐會要一百卷

目録

唐會要卷第一
帝號上
唐會要卷第二
帝號下　雜録　追謚皇帝
雜録
唐會要卷第三
皇后　雜録　内職
雜録　出宮人
唐會要卷第四
儲君　雜録　追謚皇太子
雜録　皇太孫
唐會要卷第五
諸王　雜録
唐會要卷第六
公主　雜録　和蕃公主　雜録
唐會要卷第七
封禪
唐會要卷第八

郊議上
唐會要卷第九
雜郊議下
唐會要卷第十
親拜郊　雜録　親迎氣
后土　藉田　藉田東郊儀
九宮壇　皇后親蠶
唐會要卷第十一
明堂制度
唐會要卷第十二
饗明堂議　廟制度
唐會要卷第十三
親享廟　禘祫上
唐會要卷第十四
禘郊祫下　獻俘
唐會要卷第十五
廟議上
唐會要卷第十六
廟議下
唐會要卷第十七
祭器議　廟災變　緣原廟裁制上
唐會要卷第十八
原廟裁制下　配饗功臣　雜録
唐會要卷第十九
廟隸名額　孝敬皇帝廟
讓皇帝廟　儀坤廟　諸太子廟公主廟附
百官家廟
唐會要卷第二十
陵議　親謁陵　公卿巡陵
唐會要卷第二十一
緣陵禮物　諸僭號陵　皇后諸陵議
陪陵名位　諸陵雜録
唐會要卷第二十二
社稷　祀風師雨師雷師壽星等
岳瀆　前代帝王　龍池壇
唐會要卷第二十三
武成王廟　寒食拜掃　緣祀裁制
牲牢　忌日　諱
唐會要卷第二十四
受朝賀　諸侯入朝　二王三恪

朔望朝參（日晡 附朝） 廊下食
唐會要卷第二十五
輟朝（親王及朝臣行立位） 雜錄（文武百官朝謁班序） 百官奏事
唐會要卷第二十六
冡讓 舉人自代 讀時令
命婦朝皇后（制儀 附） 皇太子冠 皇太子加元服
皇太子見三師禮 不許與諸王反
公主抗禮 鄉飲酒 大射
講武 牋表例 待制官（附侍讀）
唐會要卷第二十七
行幸
蒐狩 祥瑞上
唐會要卷第二十八
祥瑞下 進賞 節日
唐會要卷第二十九
大內 孔義宮 通義宮
慶善宮 太和宮 洛陽宮
大明宮 玉華宮 九成宮
奉天宮 三陽宮 興慶宮
唐會要卷第三十
華清宮 諸宮 雜記
唐會要卷第三十一 [illegible]
輿服上
衮冕 章服品第（內外官章服附）
雜錄 冠 巾子
魚袋
唐會要卷第三十二
輿服下 異文袍 輅車
笏 羃䍦 戟
乘輿雜記
唐會要卷第三十三
雅樂上
雅樂下
太常樂章 凱樂 讌樂
清樂 散樂 破陣樂
慶善樂 諸樂 四夷樂
東夷二國樂 南蠻諸國樂 西戎五國樂
北狄三國樂
唐會要卷第三十四
論樂 雜錄

唐會要卷第三十五
學校　褒崇先聖先師已下附
釋奠　經籍　書法
唐會要卷第三十六
修撰　氏族　蕃夷請經史
附學讀書
唐會要卷第三十七
五禮篇目　禮儀使　服紀上
唐會要卷第三十八
服紀下　奪情　葬
辰日　雜記
唐會要卷第三十九
定格令　議刑輕重
唐會要卷第四十
君上慎恤　臣下守法　定贓估
論赦
唐會要卷第四十一
斷屠釣　左降官及流人
酷吏　雜記
唐會要卷第四十二
曆　渾儀　測景
地震　日蝕　月蝕
唐會要卷第四十三
彗孛　五星凌犯　星聚
流星　山摧石隕　水災上
唐會要卷第四十四
水災下　雜災變　太史局
螟蜮　火　水冰
雜録
唐會要卷第四十五
功臣
唐會要卷第四十六
前代功臣　封建　封建雜録上
唐會要卷第四十七
封建雜録下　封建岳瀆　議釋教上
唐會要卷第四十八
議釋教下　寺
唐會要卷第四十九
像　僧道立位　僧尼所隸
雜録　燃燈　病坊

僧籍　大秦寺　摩尼寺

唐會要卷第五十

尊崇道教　觀　雜記

唐會要卷第五十一

官號 [illegible]

侍中 [illegible]　中書令　名稱

識量上

唐會要卷第五十二

識量下　忠諫

唐會要卷第五十三

舉賢　委任　崇獎

雜錄

唐會要卷第五十四

省號上

門下省　中書省　門下侍郎

中書侍郎　左右散騎常侍

給事中

唐會要卷第五十五

省號下

中書舍人　諫議大夫　匭

唐會要卷第五十六

起居郎起居舍人　左右補闕拾遺

符寶郎

唐會要卷第五十七

翰林院

尚書省諸司上

尚書省　分行次第　尚書令

左右僕射

唐會要卷第五十八

尚書省諸司中

左右丞　左右侍郎　左右員外郎

吏部尚書　吏部侍郎　吏部郎中

吏部員外郎　司封郎中　司封員外郎

司勳郎中　司勳員外郎　考功郎中

考功員外郎　戶部尚書　戶部侍郎

唐會要卷第五十九

尚書省諸司下

度支使（別官判度支附）　戶部郎中　戶部員外郎

度支郎中　度支員外郎　金部郎中

金部員外郎　倉部郎中　倉部員外郎

鑄錢使　延資庫使　出納使
禮部尚書　禮部侍郎　禮部郎中
禮部員外郎（太廟齋郎附）　祠部郎中　祠部員外郎
膳部郎中　膳部員外郎　主客郎中
主客員外郎　祠祭使　兵部尚書
兵部侍郎　兵部郎中　兵部員外郎
職方郎中　職方員外郎　車駕郎中
車駕員外郎　庫部郎中　庫部員外郎
刑部尚書　刑部侍郎　刑部郎中
刑部員外郎　都官郎中　都官員外郎
比部郎中　比部員外郎（司門郎中　司門員外郎）　工部尚書
工部侍郎　工部郎中　工部員外郎
屯田郎中　屯田員外郎　長官春使
虞部郎中　虞部員外郎　水部郎中
水部員外郎

唐會要卷第六十

御史臺上

御史臺　東都留臺　大夫
中丞　侍御史　殿中侍御史
監察御史

唐會要卷第六十一

御史臺中

館驛使　彈劾

唐會要卷第六十二

御史臺下

諫諍　推事　出使
知班　雜錄

唐會要卷第六十三

史館上

史館移置　諸司應送史館事例
修前代史　修國史　在外修史
修史官　史館雜錄上

唐會要卷第六十四

史館下

史館雜錄下　弘文館　文學館
崇文館　集賢館　崇元館

唐會要卷第六十五

秘書省　殿中省　大理寺
鴻臚寺　司農寺　木炭使
太府寺　少府監　將作監

國子監　東都國子監　廣文館
軍器監　北京軍器監府
都水監　宮北苑總監　宮苑監

唐會要卷第六十七
東宮官　詹事府　左右春坊
家令寺　率更令　太子僕寺
王府官　致仕官　員外官
試及科監官　伎術官　留守

唐會要卷第六十八
京兆尹
河南尹　諸府尹　都督府
刺史上

唐會要卷第六十九
刺史下　都督刺史已下雜條
別駕　判司　縣令
丞簿尉　州府及縣減官

唐會要卷第七十
量戶口定州縣等第例　州縣分望道

唐會要卷第七十一
州縣改置上

州縣改置下　十二衛　東宮諸衛

唐會要卷第七十二
京城諸軍　府兵　軍雜錄
馬　諸監馬印　諸蕃馬印

唐會要卷第七十三
單于都護府三受降城附　安北都護府靈州附
安東都護府書州附　安南都護府　安西都護府北州附
雜錄

唐會要卷第七十四
選部上
論選事　掌選善惡　吏曹條制

唐會要卷第七十五
選部下
選限　藻鑒　非因銓曹藻鑒
雜處置　東都選　南選
附甲科　冬集
貢舉上
明經所集業附　帖經條例

唐會要卷第七十六
貢舉中

進士　緣舉雜録　制舉科
孝廉科　開元禮　三禮
三傳 附三史　童子　明法
唐會要卷第七十七
貢舉下
科目雜録　弘文崇文生舉
崇玄生 附道舉　論經義
諸使上
觀風俗使　巡察按察巡撫等使
唐會要卷第七十八
諸使中
黜陟使　採訪處置使　五坊宮苑使
皇城使　元帥　都統
節度使 每使管內軍府　親王遥領節度使
宰相遥領節度　諸使雜録上
唐會要卷第七十九
諸使下
諸使雜録下　謚法上
唐會要卷第八十
謚法下

唐會要卷第八十一
勳　階　用蔭
考上
唐會要卷第八十二
考下　冬薦　甲庫
當直　休假　醫術
唐會要卷第八十三
嫁娶　租税上
唐會要卷第八十四
租税下　雜税　租庸使
兩税使　戶口數　雜録
移戶
唐會要卷第八十五
團貌　雜録　定戶第等
戶口使　籍帳　逃戶
唐會要卷第八十六
奴婢　道路　街巷
橋梁　關市　城郭
唐會要卷第八十七
轉運鹽鐵總叙　漕運　諸水陸運使

唐會要卷第八十八
鹽鐵　倉及常平倉　雜錄
唐會要卷第八十九
疏鑿利人　磑碾　泉貨
唐會要卷第九十
閑糴　和糴　食實封數
緣封雜記　內外官祿
唐會要卷第九十一
內外官料錢上
唐會要卷第九十二
內外官料錢下　內外官職田　諸司諸色本錢上
唐會要卷第九十三
諸司諸色本錢下
唐會要卷第九十四
北突厥　西突厥　沙陀突厥
吐谷渾
唐會要卷第九十五
高昌　高句麗　百濟
新羅
唐會要卷第九十六
契丹　奚　室韋
靺鞨　鐵勒　延陀
唐會要卷第九十七
吐蕃
唐會要卷第九十八
迴紇　西蕃　昆彌國
林邑國　真臘國　白狗羌
曹國　珠柰國　拔野古國
唐會要卷第九十九
霫　堂項國
東謝蠻　西趙蠻　牂牁
南平蠻　東女國　婆利國
倭國　石國　烏羅渾國
女國　康國　吐火羅國
疊陵國　甘棠國　盤盤國
朱俱婆國　史國　罽賓國
流鬼國　鞠佗洹國　拂菻國
烏萇國　大羊同國
唐會要卷第一百
瑟匿國　悉立國　求拔國

俱蘭國　骨利幹國　訶陵國
波斯國　都播國　結骨國
婆登國　天竺國　歌邏祿國
尼婆羅國　大食國　大辟彌國
駮馬國　金利毗逝國　多婆長國
蝦夷國　歌羅舍分國　日本國
師子國　多蔑國　多福國
耽羅國　拘蔞密國　驃國
占卑國　雜錄　歸降官位

唐會要目錄終

唐會要卷第一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實封四百戶臣王溥纂

帝號上

獻祖宣皇帝諱熙（涼武昭王暠曾孫詞涼王孫弘農太守重耳之子也）歆武德元年六月二十二日追尊為宣簡公咸亨五年八月十五日追尊宣皇帝廟號獻祖葬建初陵（在趙州昭慶縣界儀鳳二年五月一日追封為建昌陵開元二十八年七月十八日詔改為建初陵）

懿祖光皇帝諱天賜（宣皇帝長子）武德元年六月二十二日追尊懿王咸亨五年八月十五日追尊光皇帝廟號懿祖葬啟運陵（在趙州昭慶縣界儀鳳二年五月一日追封為延光陵開元二十八年七月十八日詔改為啟運陵）

太祖景皇帝諱虎（光皇帝第二子）武德元年六月二十二日追尊景皇帝廟號太祖葬永康陵（在京兆府三原縣界）

代祖元皇帝諱昞（景皇帝第三子）武德元年六月二十二日追尊元皇帝廟號代祖葬興寧陵（在京兆府咸陽縣界）

高祖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諱淵（元皇帝第四子母曰元正皇后獨孤氏）隋義寧二年五月二十日受禪於太極殿（年五十三）武

德九年八月八日傳位稱太上皇正觀九年五月六日崩於大安宮垂拱前殿年七十其年十月庚寅葬獻陵在京兆府三原縣界諡曰大武皇帝廟號高祖哀冊文秘書監虞世南撰諡冊文闕諡議闕咸亨五年八月十五日追尊高祖神堯皇帝天寶八載六月十五日追尊高祖神堯大聖皇帝十三載二月九日追尊高祖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年號一武德九年宰相十六人秦王裴寂劉文靜蕭瑀竇抗陳叔達楊仁恭封德彝裴矩高士廉齊王元吉宇文士及長孫無忌杜如晦房玄齡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諱世民高祖第二子母曰太穆順聖皇后竇氏隋開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生于武功別館武德元年六月一日封秦王九年六月七日冊為皇太子八月九日即位于東宮明德殿年二十七正觀二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崩於翠微宮含風殿年五十二其年八月庚寅葬昭陵在京兆府醴泉縣界諡曰文皇帝廟號太宗哀冊文中書令褚遂良撰諡議闕咸亨三年八月十五日追尊太宗文武聖皇帝天寶八載六月十五日追尊太宗文武大聖皇帝十三載二月九日加尊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年號一正觀二十三年宰相二十五人裴寂蕭瑀陳叔達李靖封德彝宇文士及長孫無忌杜如晦房玄齡高士廉溫彥博岑文本魏徵侯君集楊師道戴胄劉洎李勣張亮馬周褚遂良崔仁師楊弘礼王珪杜淹

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諱治太宗第九子母曰文德順聖皇后長孫氏正觀二年六月十三日生于東宮麗正殿二月封晉王十七年四月七日冊為皇太子二十三年六月一日即位年二十二咸亨五年八月十五日稱天皇弘道元年十二月四日崩于東都正觀殿年五十六文明元年八月庚寅葬乾陵在京兆府奉天縣界諡曰天皇大帝廟號高宗哀冊文天后武氏撰諡冊文闕諡議闕天寶八年六月十五日加尊號高宗天皇大聖皇帝十三載二月六日加尊號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年號十五永徽七年正月七日改為顯六年二月三十日改為龍朔四年五月一日改為麟德麟德三年正月五日改為乾封乾封三年二月二十九日改為揔章揔章三年三月十八日改為咸亨咸亨五年八月十五日改為上元上元三年十一月三日改為儀鳳儀鳳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勑改來年正月一日為通乾元年十二月十日初傳不行至四年六月十五日改為調露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改為永隆永隆二年十月六日改為開耀開耀二年二月十三日改為永淳永淳二年十二月四日改為弘道元年宰相四十七人長孫無忌褚遂良于志寧張行成高季輔李勣柳奭宇文節韓瑗來濟崔敦禮李義府許敬宗杜正倫辛茂將任雅相盧承慶許圉師上官儀劉祥道竇德玄樂彥瑋孫處約姜恪陸敦信戴至德劉仁軌楊弘武李安期張文瓘趙仁本閻立本李敬玄郝處俊來恆薛元超李義琰高智周張大安裴炎王德真崔知溫郭待舉岑長倩郭正一魏玄同劉齊賢

中宗孝和大聖大昭孝皇帝諱顯高宗第七子母曰則天順聖皇后武氏顯慶元年十一月五日生二月二日封周公儀鳳

二年十月三日徙封英王改名哲永隆元年八月二
十三日冊為皇太子弘道元年十二月六日即位年二
十八嗣聖元年二月六日改為廬陵郡王房州安置聖曆
元年六月遣職方員外郎徐彥伯迎於房州聖曆元年九月十五日冊為
皇太子依舊名顯二年臘月二十五日賜姓武氏神
龍元年二十四日即位於通天宮端康殿年五十二月五日酉
號依舊稱大唐十一月加尊號應天皇帝三年八月三日加
尊號應天神龍皇帝景龍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崩於
神龍殿年五十五景雲元年十一月己酉葬定陵在京兆府富平
縣界謚曰孝和皇帝廟號中宗哀冊文工部侍郎徐彥伯撰謚冊
文　闕　謚議　闕　天寶八年六月追尊號中宗孝和大聖
皇帝十三載二月追尊號中宗孝和大聖大昭孝皇
帝年號三神龍三年九月改為景龍景龍四年六月四日改為唐隆元年
宰相三十八人安國相王姚元之韋安石唐休璟崔玄暐楊再思張柬之房融韋承慶袁
恕己桓彥範敬暉武三思祝欽明魏元忠李懷遠豆盧欽望韋巨源李嶠于惟謹蘇瓌宗楚客蕭至忠紀
處訥張仁亶韋嗣立崔湜趙彥昭韋溫鄭愔
睿宗玄真大聖大興孝皇帝諱旦高宗第八子母曰則天順聖皇后武
氏龍朔二年六月一日生於蓬萊宮含涼殿十一月
十八日封殷王乾封元年七月徙封豫王總章二年
十一月十二日徙封冀王改名輪上元三年正月徙

封相王永隆二年又改封豫王仍名旦嗣聖元年二
月七日即位年二十二太后臨朝天授元年九月降為皇
嗣改名輪聖曆二年正月六日立為皇太弟固辭不
就二月十四日改封安國相王唐隆元年六月二十
四日即位於承天樓年四十九延和元年七月二十五日
傳位開元四年五月二十日崩於百福殿年五十五其年
十月庚午葬橋陵在京兆府奉先縣界謚曰大聖真皇帝廟號
睿宗哀冊文紫微侍郎蘇頲撰謚冊文　闕　謚議　闕　天寶八載
六月追尊號睿宗玄真大聖皇帝十二載二月加尊
號睿宗玄真大聖大興孝皇帝年號三　改諱與六月
三日冊為皇太子三十年九月改諱紹天寶二年改
諱亨十五載七月十二日即位於靈武殿年四十六至德
三年正月五日上尊號光天武文大孝感皇帝乾元
元年正月加尊號乾元光天孝感皇帝二年正月一
日加尊號乾元大聖光天武文孝感皇帝上元二年
九月二十一日詔去皇號唯稱皇帝寶應元年四月
十八日崩於長生殿年五十二寶應二年三月庚午葬於
建陵在京兆府醴泉縣界謚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廟號
肅宗哀冊文兵部侍郎裴士淹撰謚冊文　闕　謚議　闕　年號五至德
三年三月五日改為乾元乾元閏四月九日改為上元上元二年九月二日改為元年以今年十一月為

天正使称建丑每月所建為數建丑月十五日為宝應元年
宰相十六人韋見素崔圓房琯裴冕崔渙李麟苗晋卿張鎬王璵呂諲李覲第五琦李揆蕭
華裴遵慶元載
使相八人裴冕郭子儀李光弼崔渙崔圓張鎬王璵呂諲
代宗睿文孝皇帝諱豫肅宗長子母曰章敬皇后吳氏開元十四年
十月十三日生於中宮別殿以其日為天興節二十年八月
二十一日封廣平郡王諱俶至德二年十二月十五
日進封楚王乾元元年三月改封成王五月十九日
冊為皇太子十月五日改諱豫寶應元年四月二十
一日即位年三十七二年七月七日加尊號寶應元聖文
武皇帝大曆十四年五月二十日崩于大明殿年五十四
其年十月己酉葬元陵在京兆府富平縣界謚睿文孝武皇帝
廟號代宗哀冊文中書侍郎崔佑甫撰謚冊文闕謚議闕年號
三寶應二年七月二十日改為廣德廣德三年正月一日改為永泰永泰二年十月十二日
改為大曆宰相十二人雍王适苗晋卿裴遵慶元載李輔國劉晏使相十九人
郭子儀李光弼李現僕固懷恩李懷來仙繒辛雲錦第五琦杜鴻漸崔圓裴冕田承嗣朱泚李正己李宝
臣李忠臣李抱玉
德宗神武孝文皇帝諱适代宗長子母曰睿真皇后沈氏天寶元年
壬戌歲四月十九日生于長安大內之東宮不置節名元
年建丑月特拜進封為奉節郡王寶應元年五月充
天下兵馬元帥進封魯王八月改封雍景雲二年正月十九日改
為太極太極元年五月改為延和元年
宰相二十五人平王李嶠蕭至忠張仁亶韋嗣立趙彥昭韋安石蘇瓌唐休璟裴談張錫
岑羲崔湜劉幽求鍾紹京李日知薛稷姚元之崔日用宋璟郭元振張說竇懷正魏知古陸象先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諱隆基睿宗第三子母曰昭成順聖皇
后竇氏垂拱元年八月五日生于東都之別殿以其日為千秋
節後改為長天節三年閏正月二日封楚王長壽二年臘月
降封為淄郡王唐隆元年六月二十一日進封平王
七月二十六日冊為皇太子延和元年七月五日即
位年二十八先天二年十月一日加尊號開元神武聖烈
皇帝開元二十七年二月七日加尊號開元聖文神
武皇帝天寶元年二月十一日加尊號開元聖文神
武皇帝七載丑月十三日加尊號開元天地大寶聖
文神武應道皇帝八載閏六月五日加尊號開元天
地大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三十載二月七日加尊
號開元天地聖文神武證道孝德皇帝至德元載七
月二日傳位冊為太上皇帝三載正月五日加尊號
太上至道聖皇帝乾元元年正月改尊號太上聖皇
天帝元年巳月五日崩于神龍殿年七十八廣德元年辛
酉葬泰陵在京兆府奉先縣界謚曰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廟

號玄宗哀冊文左散騎常侍王縉撰謚冊文闕謚議闕年號三
先天二年十一月一日改為開元三十年正月一日改為天寶天寶十五載七月十五日傳位
宰相三十四人劉幽求韋安魏知古崔湜陸象先竇懷貞李義蕭至忠郭元振張說姚元
之盧懷慎源乾曜宋璟蘇頲張嘉貞王晙李元紘杜暹蕭嵩宇文融裴光庭韓休裴耀卿張九齡李林甫
牛仙客李適之陳希烈楊國忠韋見素崔圓房琯崔渙
使相八人源乾曜張說王晙張嘉貞王正杜暹蕭嵩哥舒翰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諱亨玄宗第三子母曰元獻皇
后楊氏景雲三年九月三日生于東宮之別殿以其日為天平
地成節初諱嗣昇先天元年九月封陝王開元十三年
三月徙封忠王改諱浚二十六年三月王十月出鎮

陝州廣德元年拜尚書令元帥加故食實封二千戶
賜鐵券圖形凌煙閣三年冊為皇太子大曆十四年
五月即位年三十八建中元年正月加尊號曰聖神文武
皇帝正元二十一年正月崩于會寧殿年六十四十月葬
崇陵在京兆府雲陽縣界謚曰神武孝文皇帝廟號德宗哀冊
文刑部侍郎許孟容撰年號三建中盡四年興元一年正元盡二十一年
宰相三十五人崔祐甫常袞李勉楊炎盧杞馬燧關播蕭復喬琳劉從一姜公輔盧翰李
咸張延賞韓滉崔造柳渾李泌董晉趙璟陸贄賈耽盧邁崔損趙宗儒鄭慶杜佑齊抗高郢鄭珣瑜
使相二十人郭子儀朱泚李寶臣李正己李忠臣梁崇義李希烈李懷光陳少遊李抱真張
孝忠王武俊玄佐渾瑊李納嚴震田緒劉滋李晟韋皋思古

順宗至德治道大聖大安孝皇帝諱誦德宗長子母曰昭德皇后
王氏上元二年辛丑歲正月十二日生于長安之東內
殿名不置大曆十四年六月封為宣王建中元年正月冊
為皇太子正元二十一年正月即位年四十五七月以疾
未瘳令皇太子監國八月傳位居興慶宮稱誥元和
元年正月上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其月十九日
崩于興慶宮年四十六七月葬豐陵謚曰至德弘道大聖
大安孝皇帝廟號順宗哀冊文吏部侍郎趙宗儒撰謚冊文禮部
侍郎崔洽撰謚議太常寺少卿崔樞撰大中三年十二月追崇尊謚
曰至德弘道大聖大安孝皇帝謚冊文中書侍郎馬植撰謚

議兵卿尚職郎撰書年號一永正一年宰相七人賈耽杜佑鄭珣瑜高
郢韋執誼杜黃裳袁滋使相五人劉濟韋皋李思古張茂昭吳少誠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仁孝皇帝諱純順宗長子母曰莊憲皇后
王氏大曆三年戊午歲二月十四日生于長安之東內
殿名不置正元四年六月封為廣陵王開府儀同三司名
淳二十一年四月冊為皇太子改諱純七月權句當
軍國政事來正元年八月即位年二十八元和三年正月
上尊號曰睿文聖武皇帝十四年七月又上尊號曰
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十五年正月二十七
日崩于大明宮之中和殿年四十三五月葬景陵在京兆府奉先

縣界諡曰聖神章武孝皇帝廟號憲宗哀冊文門下侍郎令狐
楚撰諡冊文戶部侍郎楊於陵撰諡議權知禮部侍郎李建撰大中三年十
二月追崇尊諡曰昭文章武大聖至仁孝皇帝諡冊
文左僕射平章白敏中撰諡議兵部尚書太常卿鄭融撰年號一元和盡十四年
宰相二十六人賈耽韋執誼杜佑杜黃裳袁滋鄭餘慶于頔鄭絪武元衡李吉甫韓弘裴
洎李藩權德輿李絳張弘靖李貫之裴度李逢吉王涯崔群使相十一人劉濟李師古張
茂昭吳少誠王士真安高崇文裴均王鍔劉總田弘正
穆宗睿文惠章皇帝諱恒憲宗第三子母曰懿安皇后郭氏正元十
一年乙亥歲七月六日生于大明殿不置殿名二十一年
四月封為建安郡王名宥元和元年八月進封遂王
七年十月冊為皇太子改諱恒十五年正月即位年二
十六長慶元年七月上尊號曰文武孝德皇帝四年正
月二十二日崩于寢殿年三十十一月葬光陵在京兆府奉先
縣界諡曰睿聖文惠孝皇帝廟號穆宗哀冊文右僕射平章李
逢吉撰諡冊文中書侍郎平章事牛僧孺撰諡議闕年號一長慶四年
宰相十四人韓弘裴度李夷簡皇甫鎛令狐楚張弘靖蕭段文昌崔植杜元王播元稹李
逢吉牛僧孺使相五人劉總田弘正李光顏李愬劉悟
敬宗睿武昭愍孝皇帝諱湛穆宗長子母曰恭僖皇后王氏元和四
年己丑歲六月九日生於東宮之別殿不置殿名長壽元
年三月封為鄂王尋改為景王二年十二月冊為皇
太子四年正月即位年一十六寶曆元年四月上尊號曰
文武大聖廣孝皇帝二年十二月八日中官蘇明佐
等作難帝遇害年十八大和元年七月葬莊陵在京兆府三元
縣界諡曰睿武昭愍孝皇帝廟號敬宗哀冊文司空平章事裴
度撰諡冊文右僕射竇易撰諡議闕年號一寶曆盡二年
宰相七人杜元穎王播李逢吉牛僧孺李程裴度竇易直使相三人李光顏劉浩烏
重胤

唐會要卷第一

唐會要卷第二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實封四百戶臣王溥纂

帝號下　雜錄　追謚皇帝　雜錄

帝號下

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諱昂穆宗第二子母曰正獻皇后蕭氏元和四年己丑歲十月十日生於其日為慶成節長慶元年三月封為江王名涵寶應二年十二月即位改名昂年十八開成五年正月四日崩于大明宮之太和殿年三十二八月葬章陵在京兆府富平縣界諡曰元聖昭獻孝皇帝廟號文宗哀冊文中書侍郎平章事崔鄲撰諡冊文中書侍郎平章事李班撰諡議太常少卿楊敬之撰年號二太和盡九年開成五年宰相二十四人杜元穎王播李逢吉牛僧孺李程杜易直裴度韋處厚楊嗣復李珏路隨李宗閔段文昌宋申錫李德裕李固言鄭覃王涯李訓賈餗舒元輿李石陳夷使相五人烏重胤史憲誠王智興李載義劉從諫

武宗至道昭肅孝皇帝諱炎穆宗第五子母曰宣懿皇后韋氏元和九年甲午歲六月十一日生于東宮以其日為慶陽節長慶元年三月封潁王名瀍開成五年正月立為皇太子其年即位年二十七會昌二年正月上尊號曰仁聖文武至仁大孝皇帝五年正月又上尊號曰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至神大孝皇帝六年三月改名炎其月二十三日崩年三十三八月葬端陵在京兆府三原縣界諡曰至道昭肅諡議礼部侍郎陳商撰年號一會昌六年宰相十五人李固言李石楊嗣復李珏崔鄲牛僧孺崔珙李德裕陳夷行李仲李夷崔玄杜宗李田鄭肅使相四人劉從諫王逵王起何弘敬

宣宗聖武獻文孝皇帝諱忱憲宗第十三子母曰孝明皇后鄭氏元和五年庚寅六月二十三日生于大明宮以其日為壽昌節長慶元年辛丑封光王名怡會昌六年丙寅三月二十一日武宗不豫立皇太弟勾當軍國翼日即位改名忱年三十七大中二年戊辰正月上尊號曰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大中三年己卯八月七日崩于大明宮年五十大中十四年二月庚辰葬貞陵京兆府雲陽縣諡曰聖武孝文獻皇帝廟號宣宗哀冊文中書侍郎蔣伸撰諡冊文門下侍郎平章事夏侯孜撰諡議兵部侍郎鄭顥撰咸通十三年壬申追崇尊號曰元聖至明成武獻文睿知章仁神聰懿道大孝皇帝年號一大中十三年宰相二十三人李讓夷李神鄭肅李回白敏中韋悰崔元戎李德裕盧商馬植周龜從任鉉扶令狐綯裴休魏謩崔慎由鄭朗蕭瑑鄴劉瑑夏侯孜蔣伸使相十一人魏謩杜悰崔鄆王元逵何弘敬王起張仲武崔慎由盧耽白敏中鄭涯

懿宗昭聖恭惠孝皇帝諱漼（宣宗長子母曰元昭皇后晁氏）太和七年癸丑十一月十四日生於藩邸（以其日為延慶節）大中元年丙寅封鄆王名溫大中十三年己卯八月立為皇太子監國改名漼翌日宣宗崩即位（年二十七）咸通三年壬午正月上尊號曰睿文明聖孝德皇帝咸通十二年辛卯正月再上尊號曰睿文英武明德至大仁聖廣孝皇帝咸通十四年癸巳七月崩于咸寧殿（年四十一）乾符元年二月甲午葬簡陵（在京兆府富平縣界）諡曰睿文昭聖恭惠孝皇帝廟號懿宗哀冊文（中書侍郎平章事崔彥昭撰）諡冊文（門下侍郎平章事王鐸撰）諡議（禮部侍郎崔沆撰）年號（盡咸通十四年）宰相二十一人（令狐綯白敏中蕭鄴夏侯孜蔣伸杜審權杜悰畢諴楊收曹確高璩蕭寘徐商路岩于琮韋保衡王鐸劉鄴趙隱蕭倣崔彥昭）使相十人（盧耽何弘敬張允伸何全暭李福崔慎由崔鉉康承訓曹確韋宙）

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諱儇（懿宗第五子母曰惠安皇后王氏）咸通三年壬午五月八日生于東內（以其日為應天節）初封晉王名儼咸通十四年癸巳七月立為皇太子改名儇是月懿宗崩即位（年十二）乾符二年乙未正月上尊號曰聖神聰睿仁哲明孝皇帝文德元年戊申二月又上尊號曰聖文睿德光武弘孝皇帝三月崩于武德殿（年二十七）文德元年十二月葬靖陵（在京兆府奉天縣界）諡曰惠聖恭定孝皇帝廟號僖宗哀冊文（中書侍郎平章事孔緯撰）諡冊文（門下侍郎平章事韋昭度撰）諡議（右丞權知禮部侍郎柳玭撰）年號五（乾符七年改廣明元年廣明二年改中和元年中和五年改光啟四年改文德元年）宰相三十三人（蕭倣崔彥昭鄭畋盧携王鐸李蔚鄭從讜崔沆豆盧瑑王徽裴澈蕭遘韋昭度鄭昌圖杜讓能孔緯張濬韋保乂趙隱劉鄴裴坦鄭昭業裴璩）使相六十人（王鐸鄭從讜高駢李可舉王重榮李克用陳敬瑄朱玫孫惟嚴李巨威張鈞李李德陳佩鍾傳李鉞李茂王承全忠王處存東方遠全孫鈞杜宗路嚴會確杜審叔趙隱李蔚榮昭度鄭畋李都崔安潛周寶張允伸王鎔劉鄭王重益王行瑜李昌言李昌仁李呂符齊克儉齊克讓揚師支朱瑄涵存樂彥正劉目客李存昌韓君椎韓簡君王思恭朱萬安師儒周發秦宗權楊全正楊守亮楊守忠楊守信崔彥明曹嚴）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諱曄（懿宗第七子母曰惠安皇后王氏）咸通八年三月二十三日生於東內（以其日為嘉會節）十三年壬辰四月封壽王名傑乾符四年丁酉遙鎮幽州文德元年戊申三月立為皇太弟監國翌日即位并改名曄（年二十二）大順元年庚戌正月上尊號曰聖文睿德光武弘孝皇帝天祐元年甲子八月梁王寄令蔣玄暉等弒于東都椒殿（年三十八）葬和陵（在河南府緱縣界）諡曰聖穆景文孝皇帝廟號昭宗哀冊文（中書侍郎平章事柳璨撰）諡議（太常卿王溥撰）年號七（龍紀二年改大順大順三年改景福景福三年改乾寧乾寧五年改光化光化四年改天復天復四年改天祐）諡冊文（右僕射平章事裴撰）宰相二十五人（韋昭度孔緯杜讓能張濬劉崇望崔昭緯徐彥若鄭延昌王摶崔胤李谿陸扆孫偓鄭綮朱朴崔遠陸贊）

裴樞王溥獨孫愼柳璨陸希聲蘊損盧光啟韋貽範使相三十九人李鋌張全義孫
惟晟王重盈錢鏐羅弘信李罕之雷滿王建趙匡凝成汭孫德昭丞誨李匡威楊守信張鈞陳鳳趙德
理崔安潛董彥張漢瑜韋昭度王鎔王處直陳敬宣朱瑄時溥王拱杜漢劉崇望朱全忠李思恭王行瑜
李茂貞王正李守亮楊守忠顧彥明曾晟
哀皇帝諱祝昭宗第九子母曰積善太皇后何氏景福元年壬子九
月三日生於大内以其日乾和節為乾寧四年丁巳封輝王
名祚天復三年癸亥二月拜開府儀同三司充諸道
兵馬元帥天祐元年甲子昭宗崩翌日蔣玄暉矯遺
詔以帝即位改令名三年十天祐四年丁卯三月禪位
于梁梁季帝為濟陰王遷于曹州明年二月遇害前
刺史氏叔宗之弟七年十葬濟陰縣之定陶鄉謚曰哀
皇帝後唐莊宗初就故陵置園邑有司請謚曰昭宣光烈孝皇帝廟號景宗中書覆奏據少帝行事
不合稱宗存謚而已知礼者亦以昭宣之謚非宜年號一盡天祐四年宰相六人
張樞獨孫愼崔遠柳璨張文蔚楊涉使相十三人王師範錢鏐韓建張全義王鎔羅紹威劉
仁共朱全忠王處直李茂貞趙德禮王建趙匡凝

雜錄

大曆十四年七月禮儀使吏部尚書顏真卿上言高
祖至肅宗七聖廟號尊號名文字繁多皇帝則悉有
大聖之號皇后則盡有順聖之名使言之者惑于今
行之者異于古請高祖已下七聖謚號悉取初謚爲
定請按舊制上謚號高祖爲大武皇帝太宗爲文皇
帝高宗爲天皇帝中宗爲孝和皇帝睿宗爲聖真皇
帝玄宗爲孝明皇帝肅宗爲孝宣皇帝其廟號如故
仍請準漢魏及國朝故事于尚書省議定奏御乃令
尚書省議之時以謚號前後繁多不經儒學之臣恐
改者多矣會真卿上奏皆謂必克正焉而兵部侍郎
袁傪官以兵達不詳典故乃上言陵廟中玉冊既刊
矣不可輕改遂罷之傪曾不知陵中玉冊實紀其初
號後雖追尊而冊文如故
興元元年正月上在奉天頒罪已之詔讓去徽號其
後難剪大盗復天步群臣屢請終不許焉
元和十五年四月禮儀使奏群臣告天請大行皇帝
謚準禮及故事合集中書門下御史臺五品已上尚
書省四品已上於南郊告天畢議定然後連署聞奏
大和七年十二月宰臣王涯等四人上表請册徽號
不許至開成二年二月因御紫宸殿宰相鄭覃李固
言李石等以請諸道節度觀察使頻有章表以加徽
號爲請上固謙抑不允其月自朔至晦諸道節度觀
察使請上徽號者凡二十餘道或再請三請者皆報
不許焉

天中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追尊順宗憲宗謚號初
群臣以河湟既復請加尊號上深執謙讓三表不許
曰河湟已復繼承先志朕欲追尊順宗憲宗謚號以
成功烈其事如何宰臣白敏中等對曰臣等愚昧思
慮所不及故遂行之至冊日上御宣政殿百僚拜訖
乃降階受玉冊于太尉拜受訖授禮官捧奉迎以還
上俯僂不移目送使者涕泗嗚咽候太尉奉冊出升
殿群臣莫敢動焉先是中書門下奏追尊二祖儀注皇帝行事與差官展禮舊記不同禮許往宜不必法古臣等商量其日皇帝于宣政殿授玉冊遣宰相已下持節奉冊赴太廟庶叶典禮詔可之

天祐二年三月起居郎蘇楷議昭宗謚號曰皇帝御
宇宙治亂以審汙隆宗祀配天資謚以定升降故臣
下君上皆不得而私也有司先定尊謚曰聖穆景文
孝皇帝廟號昭宗按後漢和帝安帝順帝緣非功德
遂加尊稱亦先臣下之請今郊禋有日禘祭惟時伏
望別議新廟之稱庶叶先朝罪己之德于是太常卿
張廷範改謚曰恭靈莊閔孝皇帝廟號襄宗楷禮部尚書循之子凡劣無藝乾寧二年應進士登第物論以為濫昭宗命翰林學士陸扆秘書監馮渥覆試黜落不許再入舉場楷負愧銜怨望是與起居郎羅袞起居舍人盧燕連署議楷自不知書其文羅袞所作尋時政出賊臣表帝亦不能制之也

追謚皇帝

孝敬皇帝諱弘高宗第五子永徽六年正月封代王七年六月六日冊為皇太子上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薨于合璧宮倚雲殿正月五日贈謚曰孝敬皇帝
殤皇帝重茂中宗第四子聖曆三年臘月封北海郡王神龍元年二月改封溫王景龍四年六月冊為皇太子七日即王位二十四日讓位于睿宗降封溫王景雲二年正月改封襄王集州安置開元二年四月薨于房州年十七追謚殤皇帝
讓皇帝憲睿宗長子本名成器文明元年立為皇太子及睿宗立降為皇嗣改為皇孫後為蔡王又為宋王復為寧王開元二十九年薨追冊讓皇帝葬惠陵
奉天皇帝琮玄宗長子本名嗣直封郯王改名潭又名琮天寶十年薨謚靖德皇太子肅宗元年追冊為奉天皇帝葬齊陵
承天皇帝倓肅宗第三子本封建寧郡王薨寶應初贈封齊王大曆三年追封承天皇帝葬順陵

雜錄

龍朔元年孝敬命太子賓客許敬宗等于文思殿博
採古今集摘其英詞麗句以類相從勒成五百卷名
曰瑤山玉彩表上之制賜物三萬段總章元年二月
勅征遼軍逃亡限內不首及更有逃亡者身並處斬
家口沒官孝敬上表切諫請免其配役從之其月親
釋奠司成館因請贈顏回太子少師曾參太子少保
制皆從之咸亨三年駕幸東都太子監國時屬大旱關中
飢乏取廚下兵馬粮視之見有食榆皮蓬實者乃令
家寺各給米使足時義陽宣城二公主以母得罪幽

於掖庭太子見之驚惻遽奏請出降又請以同州沙地分借貧人詔並許之

承天皇帝倓既為張良娣所譖肅宗怒而幽死又欲搖動代宗時代宗收復兩京遣判官李泌入朝獻捷從容語及倓事泌曰臣幼稚時念得黃臺瓜辭陛下聞其說乎高宗大帝有子八天后所生子自為行第故睿宗第四長曰孝敬皇帝弘為太子監國仁明孝悌天后方圖臨朝乃鴆殺之立雍王賢賢每自憂惕知必不保全與二子同侍父母之側無由敢諫乃作黃臺瓜辭令樂工歌之冀天后聞之哀愍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尚自可四摘抱蔓歸太子賢終為天后所逐死于黔中陛下有今日運作已一摘矣慎無再摘上愕然曰卿安得有是言自是奪宗之計不行

玄宗嘗與讓帝憲及岐王範等書曰昔魏文帝詩云西山一何高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賜我一丸藥光輝有五色服藥四五日身體生羽翼朕每思服藥而生羽翼如何骨肉兄弟非天生之羽翼乎夫陳思王有超代之才堪任經國之務絕其朝謁卒令憂死魏祚未終遭司馬宣王之奪豈神丸之效也虞舜之聖捨象傲之愆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此為帝王之軌則于今數千歲天下歸善焉朕未嘗不廢寢忘食欽歎也頃因餘暇妙選仙經得此神効方古老云服之必驗今分此藥願與兄弟同保長齡永無限極時申王等皆先薨唯憲獨在上尤加恩貸每至憲生日必幸其宅移時晏樂居常無日不賜憲酒酪及異饌等尚食總監及四方有所進獻食稍甘即皆分以賜之憲奏請年終錄付史館每年至數百紙

開元二十九年冬十月京城寒甚凝霜封樹學者以為春秋雨氷木即是亦名樹介言其象介冑也憲見而歎曰此俗為樹架者也諺曰樹架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我其死矣其年十一月薨上聞之號咷失聲左右莫不掩淚

唐會要卷第二

唐會要卷第三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實封四百户

臣王溥纂

皇后　雜錄　內職　雜錄　出宮人

皇后

宣皇帝皇后張氏謚宣莊咸亨五年八月十五日追謚光皇帝皇后賈氏謚光懿咸亨五年八月十五日追謚景皇帝皇后梁氏謚景烈咸亨五年八月十五日追謚

元皇帝皇后獨孤氏謚元貞武德元年六月二十二日追尊高祖皇后竇氏武德元年六月二十二日追謚穆皇后貞觀九年五月九日追尊太穆神皇后天寶八載六月十五日追尊太穆順聖皇后太宗皇后長孫氏武德九年八月二十一日立為皇后貞觀十年五月二十六日崩于立政殿（年四十六）謚曰文德皇后咸亨五年八月追謚文德聖后天寶八載六月加尊號文德順聖皇后

高宗皇后王氏永徽元年正月立為皇后六年十月十三日廢為庶人

天后武氏貞觀十年文德皇后崩太宗聞武士彠女有才貌召入宮以為才人時上在東宮因入侍悅之太宗崩隨嬪御之例出家為尼感業寺上因忌日行香見之武氏泣上亦潸然時蕭良娣有寵王皇后惡之乃召入宮潛令髮長欲以間良娣之寵既入宮侍媚于良娣立為昭儀良娣王皇后協心謀之遞相譖毀上終不納讒誣王皇后與母柳氏求厭勝之術昭儀所生女暴卒又奏王皇后殺之上遂有廢立之意上從容言王無子以風長孫無忌無忌竟不順旨永徽五年中書舍人李義府上表請廢王皇后立昭儀以厭衆庶之心上悅謂李勣曰立昭儀之事褚遂良固執不從遂良既是顧命大臣事不可當止也勣遂密奏曰此事陛下家事何須更問外人許敬宗又言於朝曰田舍翁積得十斛麥尚欲換却舊老婦況天子富有四海立一皇后有何不可關諸人何事妄生異議上意乃定遂立為皇后顯慶五年十月已後上苦表奏時令皇后詳決自此參預朝政幾三十年當時畏威稱為二聖咸亨五年八月十五日稱天后弘道元年十二月高宗崩十一月皇太子即位尊為皇

太后臨朝攝政載初元年九月九日即位改國號稱周賜帝姓武氏神龍元年正月二十三日傳位于中宗二十六日徙居上陽宮二十七日上尊號則天大聖皇后十二月二十六日崩于洛陽宣居殿年八十一謚曰大聖則天皇后國子司業崔融為冊哀文二年五月二十八日祔葬乾陵唐隆元年七月七日依舊為皇后景雲元年十月十八日改為大聖天后延和元年六月十七日又改為天后其年八月五日改為聖后開元四年十二月改為則天后天寶八載六月十五日追尊號則天順聖皇后年號二十嗣聖二年二月七日改為

文明文明元年九月五日改為光宅光宅二年正月一日改為垂拱垂拱五年正月一日改為永昌永昌五年十一月一日改為載初載初元年九月九日革周改為天授天授三年四月四日改為如意如意元年九月九日改為長壽長壽三年五月十日改為延載延載二年三月一日改為證聖證聖元年九月二十九日改為天冊萬歲天冊萬歲二年臘月改為萬歲登封萬歲登封元年四月一日改為萬歲通天萬歲通天二年九月九日改為神功神功二年正月一日改為聖曆聖曆三年五月五日改為久視久視二年正月五日改為大足大足元年十月二十三日改為長安長安五年正月一日改為神龍

宰相七十四人劉仁軌薛元超裴炎岑長倩郭待舉魏玄同劉齊賢韋弘敏胡元範王德真劉禕之武承嗣騫味道崔詧李景諶韋方質沈謙裴居道韋思謙蘇良嗣韋待價張光輔王本立范履冰邢文偉武攸寧傅遊藝史務滋宗秦客格武樂思晦任知古歐陽通裴行本狄仁傑楊執柔李遊道袁弘智崔神基崔元綜李昭德姚璹李元素王璿婁師德韋巨源陸元方豆盧欽望蘇味道王孝傑武什方楊再思杜景儉周允元孫元亨李道廣王方慶王及善宗楚客武三思吉頊李嶠張錫韋安石李懷遠顧琮李迥秀朱敬則唐休璟韋嗣立崔玄暐張柬之房融韋承慶

中宗皇后趙氏天寶八載六月十五日追尊恩和皇后皇后初為英王妃母常樂公主得罪妃坐廢幽死于內侍省中宗崩將葬于定陵莫知瘞所將行招魂附葬之禮太常博士彭景曰招魂葬禮非古不可備棺槨置輼輬宜據漢書郊祀志葬黃帝衣冠于嶠山遂以皇后禕衣於陵寢行宮招魂置以衣魂輦以太牢告祭遂衣於玄宮御榻之右覆以夷衾焉

皇后韋氏神龍元年十二月十二日立為皇太后十一月二日尊為順天皇后三年八月十五日加順天翼聖皇后唐隆元年六月二十日降為庶人初神龍元年十二月侍中桓彥範上表曰昔孔子論詩關雎為始言后妃者人倫之本理亂之端也故皇英降而虞道興任似歸而周宗盛桀奔南巢禍階末喜魯桓滅國惑以齊媛伏見陛下每臨朝聽政皇后必施帷幔坐於殿上得聞政事愚歷選列辟求詳往代帝王有與婦人謀及政者莫不破國亡身傾輈繼路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凌夫違人也違天不祥違人不義由是古人以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易曰无攸遂在

中饋言婦人不得親於國政也伏願鑒古人之言察
古人之意上以社稷為重下以蒼生為念宜念皇后
無往正殿干及外朝尚在中宮聿修陰教則坤儀式
固鼎命維新

睿宗皇后劉氏唐隆元年六月二十八日贈皇后景
雲二年二月二十三日追謚肅明皇后天寶八載六
月十五日追尊肅明順聖皇后竇氏唐隆元年贈皇
后景雲二年追謚昭成天寶八載追加昭成順聖皇
后贈謚日月並與肅明皇后同

玄宗皇后王氏長壽二年納為妃先天元年八月二
十日立為皇后開元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廢為庶
人

皇后楊氏至德二年六月二十四日追尊皇后謚曰
元獻立廟於太廟之西四時薦享皆准太廟一室之
儀至寶應二年四月遷神主於太廟祔玄宗室皇后
武氏恒安王攸止女攸止卒後后尚幼隨例入宮及
王皇后廢賜號惠妃宮中禮秩一同皇后開元二十
五年十二月七日薨立十四贈皇后謚曰正順仍立廟
於京師昊天觀之角乾元之後享祀仍停初十四年
四月侍御史潘好禮聞上欲以惠妃為皇后進疏諫
曰臣嘗聞禮記曰父母之讎不可共戴天公羊傳曰
子不復父讎不子也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丁蘭報
木母之怨春秋美其義漢史稱其孝陛下既不以齊
襄為法丁蘭為戒豈得欲以武氏為國母當何以見
天下之人乎不亦取笑於天下乎非止虧損禮經實
恐污辱名教又惠妃再從叔三思從父延秀等並干
朝綱亂常迹窺神器豺狼同穴梟獍同林至如懸木
惡陰志士不息盜泉飛波正夫莫飲良有旨哉且匹
夫匹婦欲結夫妻者尚相揀擇況陛下是累聖之貴
天子之尊乎伏願陛下詳察古今鑒戒成敗慎擇華
族之女必在禮義之家稱神祇之心允億兆之望為
國大計其在于茲且惠妃本是左右執巾櫛者也不
當參立之政春秋書宋人夏父之會無以妾為夫人
齊桓公誓命于葵丘亦曰無以妾為妻此則夫子恐
開窺競之端深明嫡庶之別又漢成帝欲立趙氏為
皇后劉輔極言漢桓帝欲立亳氏於中宮李雲切諫
又見人間盛言尚書左丞相張說自被停知政事之
後每諂附惠妃誘蕩上心欲取立后之功更圖入相
之計伏願杜於將漸不可悔之于已成且太子本非
惠妃所生惠妃復自有子若惠妃一登宸極則儲位

寔恐不安皇太子既守器承祧為萬國之主本何可輕易輙有揺動古人所以見其漸者良以是也昔漢高祖以戚夫人之故將易太子之位時有商山四皓雖不食漢庭之禄尚能輔翼太子况臣愚昧職忝憲府慨慷関心感激懷憤陛下留神省察

蘇冕駮曰此表非潘好禮所作且好禮先天元年為侍御史開元十二年為溫州刺史致仕表是十四年獻而云職忝憲府若題年恐錯即武惠妃先天元年始言十四王皇后有寵未衰張説又未為右丞相竟未知此表是誰獻之

肅宗皇后吴氏寶應元年五月十九日追尊皇后謚曰章敬

皇后張氏至德二年十二月十五日良娣張氏冊為淑妃乾元元年三月六日立為皇后寶應元年有罪幽死別所

代宗皇后獨孤氏大曆十年追尊曰正懿皇后十月十六日忌

皇后沈氏開元末選入宮天寶末以胡羯犯闕玄宗西狩棄妃故為賊所得拘于東都之掖庭代宗收東都見之留宮中及史思明再犯河洛遂失所在十餘年求之不得至德宗即位建中元年八月追諡尊為皇太后遂以睦王述為奉迎皇太后使工部尚書喬琳為副昇平公主宜備起居候知行在即嚴庵法駕奉迎至二年二月郡臣以皇太后間至稱賀既而謬焉四方詐稱太后者數四至永正元年九月禮儀使奏太皇太后沈氏歷代登真于今二十有七年大行孝皇帝至孝惟深哀思罔極建中初巳發明詔舟車所至靡不適遍歲月滋深迎訪理絕謹按晉庾蔚之議云尋求三年之外又俟中壽而服之今㕘詳禮經博稽故事伏請以大行皇帝啟攢宮日皇帝百宮舉哀於肅章門內之正殿先令有司造褘衣一副發哀日令內官以褘衣置于幄坐自後令宮人朝夕上食先告元陵次告宗廟上太皇太后謚冊次造神主擇日祔代宗廟其褘衣備法駕奉遷于元陵祠殿置于代宗皇帝衮衣之右使以今年十一月二日發哀為忌進冊曰睿真皇后從之

德宗皇后王氏正元二年十一月冊為皇后其月二十一日忌三年正月上尊謚曰昭德皇后其謚冊文初令兵部侍郎李紓撰上以紓謂皇后為大行皇后非也詔學士吴通玄為通玄又云咨后王氏亦非也

按貞觀中岑文本撰文德皇后謚册文曰皇后長孫
氏斯得之矣其年二月皇后發引梓宮進辭太廟于
永安門升轀輬車于安福門從陰陽之吉也三月以
皇后廟樂章九首付有司令議廟舞之號禮官請號
坤元之舞從之其樂章初令宰臣張延賞柳渾等撰
及進留中不下又命翰林學士吳通玄為之時上務
簡約不立廟令於陵所祠殿奉安神主三年正月十
八日太常博士李吉甫奏曰准國朝故事昭成皇后
肅明皇后元獻皇后並置別廟若於大行皇帝陵所
祠殿奉安神主禮經典故撿討無文伏以元獻皇后
廟在太社之西令請修葺以為大行皇后別廟勒旨
宜依仍付所司至三年二月二十七日翰林待詔揚
孝炎等奏奉進止宜於兩儀殿虞祭畢擇日祔廟准
經勘擇用三月十八日一時兩儀靈座便請除之詔
下太常詳求典故太常卿董晉與博士李吉甫張薦
等奏曰伏惟古禮合用今年七月卒哭祔廟國朝故
事高祖六月而葬肅宗十月而葬並葬訖便卒哭祔
廟聖朝典故伏請遵仍令所司於今月十八日已前
擇卒哭位哭訖以十八日祔廟制曰可順宗皇后王
氏永正元年八月冊為皇后元和元年五月冊為皇

太后十一年三月四日忌
憲宗皇后郭氏元和五年閏正月冊為皇太后大中
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忌其年七月上尊謚曰懿安皇
太后
皇后鄭氏會昌六年四月上尊號曰皇太后大中元
年上尊號曰孝明皇太后穆宗皇后王氏長慶四年
二月冊為皇太后會昌四年正月十二日忌五年四
月上尊謚曰恭懿僖皇太后皇后蕭氏寶應三年三
月冊為皇太后大中元年四月十五日忌其年八月
上尊謚曰正獻皇太后武宗母也
敬宗皇后 史闕 文宗皇后 史闕 武宗皇后鄭氏
宣宗皇后晁氏大中十三年九月上尊謚曰元昭皇
太后
懿宗皇后王氏咸通十四年八月冊為惠安太后文
德元年四月上尊謚曰恭獻皇太后　僖宗皇
后 史闕
昭宗皇后何氏光化元年四月冊為皇后天祐元年
冊為皇太后居積善宮天祐二年十二月為梁王寇
遣人所害

雜錄

開元四年正月大理少卿李僩奏奉進止令修皇后
諸牒事伏請降明勅奉勅宜依仍令戶部量事供其
紙筆正元二年十二月有司以皇后在殯請禁公私
聲樂詔曰大行皇后喪民庶之間並以除服緣情制
禮須使合宜其太常權停教習京城及諸府任舉樂
音
三年正月詔中書門下兩省及常參官各宜撰大行
皇后挽歌詞三首其月詔內外諸親設祭於大行皇
后並不假飾花菓已後公私集會並宜准此初皇后
母鄭國夫人鄭氏等請設祭可之自是宗室親諸及
李晟渾瑊神策六軍大將皆請設祭自啓攢宮後日
有數祭至于將遷座乃止
元和十一年三月順宗皇后王氏廟于南內之咸寧
殿諡曰莊憲初太常少卿韋勲進諡議公卿署定欲
告天地宗廟太常禮院奏議曰謹按曾子問賤不誄
貴幼不誄長禮也古者天子稱天以誄之皇后之諡
則讀于廟江都集引白虎通曰皇后何以諡之諡之
于廟又曰皇后無外事無為于郊傳曰故雖天子必
有尊也准禮賤不得誄貴子不得爵父母所以必諡
于廟者諡宜受成于宗廟故天子諡成于郊皇后諡

成于廟今請准禮禁百官連署諡狀訖讀于太廟然
後上諡于兩儀殿既符其事允合禮經從其年四月
西川節度使李儀簡遣使往南詔告皇太后喪凡天
子之喪嗣天子以卿大夫告于四夷太后皇后之喪
則方鎮告之故事也時以太后崩不聽政欲準故事冢宰以從百官宰相禮儀裴度獻儀曰冢宰是殷周六官之首既宰邦禮實就百司故王者諒陰百官攝聽之制後代設官既無此號不可虛設且國朝故事或置或否古今異制不忍因循其諸司公事望請中書門下處分者從之其年
七月禮儀使奏自秦漢以來天子之后稱皇后母稱
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加太字者所以加尊稱也
國朝典禮皆稱舊制開成六年正月太常奏昭成皇
太后諡號已牒禮部禮部以太字非之太常報曰入
廟稱后義係于天在廟稱太后義係于此並載在史
策垂之不朽今百司文牒殊姿狀參辭典故恐不合
除太字如諡冊入陳神主入廟即當去之奏可十五
年五月莊憲皇太后弟故左金吾衛大將軍王用妻
胡氏進狀云請用姑莊憲皇太后蔭補千牛中中書
門下稱准格無條伏見正元中沈翬用姑睿真皇太
后蔭元和中妻弟二男浩亦用皇太后蔭伏乞天恩
允妻所奏可之仍入格令
天祐元年九月冊昭宗皇后何氏 為皇太后中書門

下奏請太后宮請以積善為名從之

內職

舊制皇后之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各一人為夫人正一品昭儀昭容昭媛修儀修容修媛充儀充容充媛各一人為九嬪正二品婕妤九人正三品美人九人正四品才人九人正五品寶林二十七人正六品御女二十七人正七品采女二十七人正八品以備周禮六宮之數其外又有尚宮尚儀尚服尚食尚寢尚功分掌宮中服御藥膳之事宮正糾愆失彤史紀功書過龍朔二年改易官名置贊德二人正一品以代夫人宣儀四人正二品以代九嬪承門五人正四品以代美人承旨五人正五品以代才人衛仙六人正六品以代寶林供奉八人正七品以代御女持節二十人正八品以代采女又置侍中三十人正九品咸亨二年復舊高祖太宗無情之亂政未下車而大放宮女正位配尊惟其舊高祖之職備員而已所謂刑于內以正乎外及高宗永徽之後政出宮中公卿大夫罔不憚服其取威也多山陵未畢而冢嗣再廢遂掘覆王室改立宗社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及中宗追王韋氏崇寵三思使以先故事尊誘之于是慶雲之瑞宣于朝廷桑女之歌布于天下防閑之道大壞亂逆之謀預召矣卒以禍敗為後王誡玄宗即位

懿宗淑妃郭氏生同昌公主帝在藩邸常經重疾妃以侍醫藥見黃龍出入臥內既聞妃異告帝曰慎勿之貴必不相忘言婕妤崔氏王氏

雜錄

正觀十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尚書八座議曰謹按王者正位作為人極朝有公卿之列室有嬪御之序內政修而家理外教和而國安爰自周代洎乎漢室名號損益時或不同然皆寤寐賢才博採淑令非唯德洽宮壺抑亦慶流邦國近代以降情溺私寵掖庭之選有乖故實或微賤之族禮訓蔑聞或刑戮之家怨憤充積而濫　名級入侍宮闈即事而言竊未為得臣等伏請今日以後後宮及東宮內職員有闕者皆選有才行充之若內無其人則旁求於外采擇良家以禮聘納

永徽六年十月武后未立上特號為宸妃侍中韓瑗中書令來濟奏言帝王嬪妃自有恒數今若別立妃號臣等切以為不可乃止正元六年七月九日太常卿崔縱奏謹按司封令及六典王母為太妃高祖字

文昭儀生韓王元嘉後爲韓國太妃太宗燕王生越
王正後爲越國太妃今諸王母未有封號請遵典故
其月吏部郎中柳冕者狀稱歷代故事及六典無公
主母稱號臣謹約文比義公主母既因公主而貴伏
請降于王母一等命爲太儀各以公主本封加太儀
之上旨依
元和四年德宗皇帝妃韋氏卒廢朝三日妃祖濯尚
中宗女定安公主官至衛尉少卿父、會昌中爲義王
駙馬妃少入宮性敏順善于承奉德宗重之遂册爲
妃六宮服其德崇陵複土畢於園寢終三年之制至
是卒寶應元年四月禮院奏贈梁國夫人
尚宮宋氏葬奉勅令所司供鹵簿准故事只合給儀
仗詔以鼓吹賜之宋氏姊妹五人皆有文學正元中
澤潞節度使李抱真貢至闕下德宗召入宮試衆問
經史文義深加賞歎自後皇太子及諸王公主等多
從受學姊妹中尚宮尤通達人事自憲宗穆宗皆爲
先生其名寔根本具在憲宗寔錄其年七月勅殿中
上奉御郭環曾祖故陳州刺史崇可封工部尚書曾
祖母唐氏贈晉昌郡夫人祖母李氏可贈隴西郡夫
人父右威衛將軍義可贈禮部尚書以姊妹才人有
寵故也未爲妃后一旦襃贈崇及祖禰前例無之
天祐二年九月六日內出宣旨乳母楊氏可賜號昭
儀乳母王氏可封郡夫人第二乳母先帝已封郡夫
人可准楊氏例改封中書奏議言乳母古無封夫人
賜內職之例近代因循殊乖典故昔漢順帝以乳母
宋氏爲山陽君安帝乳母、王聖曰野王君當時朝議
猶或非之惟中宗封乳母于氏爲平恩郡夫人尚食
高氏爲蕭國夫人今國祚中興禮儀革舊臣等商量
楊氏望賜號安聖君王氏福聖君第二王氏康聖君
從之其年十二月勅宮嬪女職本備內任近年以來
稍失儀禮今後每遇延英坐朝日只令小黄門祗候
引從宮人不得擅出內

出宮人

武德九年八月十八日詔王者內職取象天宮上備
列宿之序下供掃除之役肇自古昔具有鄭文宋代
奢淫搜算無度朕顧省宮掖其數寔多憫茲深閉久
離親族一時減省各從娶嫁自是中宮前後所出三
千餘人貞觀二年春三月中書舍人李百藥上封事
曰自陛下受命已來昭示天下薄賦輕徭恤刑慎獄
躬行節減損服御雖堯舜德音無以逾此然陰氣鬱

積亦恐是旱之咎徵往年雖出宮人未爲盡善切聞大安宮及掖庭內無用宮人動有數萬衣食之費固自倍多幽閉之冤足感和氣亢陽爲害亦或由茲至七月三日上謂侍臣曰婦人幽閉深宮情實可愍隋氏末年求采無已此皆竭人力朕所不取且洒掃之餘更何所用今將出之任求伉儷非獨以省費息人亦各得遂其性于是命尚書右丞戴冑給事中杜正倫等于掖庭西門簡出之

開元二年八月十日詔曰古者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女以備內職焉朕恭膺大寶顯修舊議而六宮職位未副於周禮八月 人不行於漢法至於姜后進諫永巷脫簪袁盎有言上林引席此則朕之所慕未嘗忘也頃者人頗誼譁聞於道路以為朕求聲色選備掖庭豈余志之未孚何斯言之妄作往緣太平公主取人入宮朕以事雖順從未能拒抑見不賢莫若自省欲止謗莫若自修改更而張損之可也妃嬪已下朕當揀擇使還其家宜令所司將車牛今月十二日赴崇明門待進止大曆十四年五月出宮人數百人

正元二十一年三月出後宮人三百人其月又出後宮及教坊女妓六百人聽其親戚迎於九仙門百姓莫不叫呼大喜

元和八年六月出宮人二百任其嫁配十年十二月出宮人七十人

長慶四年二月勅先在掖庭宮人及逆人家口并配內園者並放出外任其所適其月敕文宮中老年及殘疾不任使役并有父母者並委所司選擇放出

寶曆二年十二月勅在內宮女宜放三千人願嫁及歸近親並任所便不須尋問

開成三年二月文宗以旱出宮人劉好奴等五百餘人送兩街寺觀任歸親戚翌日因紫宸對宰相李珏曰陛下放宮女數多德邁千古漢制八月筭人晉武平吳亦多採擇仲尼所謂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宰相鄭覃曰昔晉武以採擇之失中原化為左衽千古可為殷鑒矣

唐會要卷第三

唐會要卷第四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實封四百戶臣王溥纂

儲君　雜錄　追謚皇太子　雜錄

皇太孫

儲后

太子建成高祖長子武德元年六月七日冊為皇太子九年六月四日伏法追封息王初武德元年六月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疏諫曰臣聞性相近而習相遠以其所好相染故也皇太子及諸王等左右群僚不可不擇而任之但是無德義之人家門不能邕睦及好奢華馳騁畋遊聲色不得使親而近之臣歷觀往古下覽近代至於子孫不孝兄弟離間莫不為左右亂之願陛下選賢才以為皇太子僚友如此則克崇盤石永固維城矣

中山王承乾太宗長子武德三年六月封恒山郡王五年八月徙封中山郡王九年十月立為皇太子貞觀十七年四月六日廢為庶人居黔州十八年十二月二日薨開元二十四年追封恒山郡王謚曰愍初貞觀十三年黃門侍郎劉洎上疏曰太子生於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未嘗識憂懼無由曉風俗雖復神機不測天縱生知而開物成務終由外獎是故周儲上哲思望輿而加裕漢惠深仁引園綺而昭德原夫太子宗祧是繫善惡之際興亡斯在苟不勤始將悔于終故晁錯上書令先通政術賈誼獻策務前知禮樂臣令不曲陳故事請以聖德言之陛下多才多藝允武允文尚且雖休勿休日慎一日求異聞於振古勞叡思于當年乙夜觀書事高漢帝馬上披卷勤逾魏后陛下自勵如此而令太子優游臣所未諭一也如暫屏機務即寓雕虫屈宋不足以升堂鍾張何階于入室陛下好古如此而令太子悠然靜處不尋篇翰臣所未諭二也倫該眾妙獨秀寰中猶晦天聰俯詢凡識聽朝之隙引見群臣降以溫顏訪以今古陛下自行如此而令太子久入趨侍不接正人臣所未諭三也若謂無益則何事勞神若謂有成則宜申貽厥蔑而不急未見其可上遂勅劉洎令與岑文本馬周遞日往東宮與太子談論十六年二月諫議大夫褚遂良諫曰昔聖人制禮尊嫡卑庶謂之儲君道

亞霄極其爲崇重用物不計泉貨財帛與王者共之
庶子體卑不得爲例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
而先王必本人情然後制法知國家必有嫡庶然後
庶子雖愛不得超越嫡子正禮特須尊崇如當親者
踈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奸承機而動私恩害公或至
亂國臣伏見東宮料物歲得四萬段付市貨賣凡直
一萬一千貫魏王年別封及庫物一年凡直一萬六
千貫文此便儲君料物翻少藩王朝野聞見以爲非
是昔漢明帝披輿地圖等諸國戶口令諸子租歲不
過二千萬明德馬后爲言亦不偏得此則防其嗜欲
節其驕佚恣伏願陛下顧擇漢法弘此無偏儲君之
用徵附古昔則天下幸甚因詔曰儲貳不會自古常
式近代以來多爲節限求之故實深非事宜自今皇
太子出用庫物所司勿爲限制至其年八月十四日
工謂侍臣曰當今國家何等最急各爲我言之右僕
射高士廉曰養百姓最急黃門侍郎劉洎曰撫四夷
最急中書侍郎岑文本曰行禮義最急諫議大夫褚
遂良曰即日四方仰德誰敢爲非但太子諸王須有
定分陛下宜爲萬代法以遺子孫上曰此言是也朕
年將五十已覺衰怠既以長子守器東宮弟及庶子
數將五十心常憂慮頗在此耳但自古嫡庶無良佐
何嘗不傾敗家國公等爲朕搜訪賢德以輔儲君爰
及諸王咸求正士且人事歲久則分義情深非意窺
多由此作于是限王府官寮不得過四考十七年
三月左屯衛中郎將李安儼上表言皇太子及諸王
陛下處置未爲得所太子國之本也伏願深思遠慮
以安天下之情上曰我識卿意我兒雖患腳猶是長
嫡豈可舍嫡立庶乎
燕王忠高宗長子貞觀二十年八月封陳王永徽三
年七月冊爲皇太子六年十一月武后既立禮部尚
書許敬宗奏曰臣聞元儲以貴立嫡之義尤彰周啟
同名正本之文愈顯既而皇后生子合處少陽出自
塗山是爲吾君之胤夙聞胎教宜展問豎之心乃獲
爲尊奪宗降居藩邸臣以愚誠切所未諭且今守器
素非皇嫡求徽爰始國本未生權引彗星越升明兩
近者元妃載誕　降神重光日融爝火宜息安可
可濫茲皇統叨據大器國有諍臣孰進其情切惟息
姑克讓可以思齊劉彊守藩宜遵往軌追蹤太伯不
亦可乎踵武延陵固當安矣寧可反植枝幹久易位
于天庭倒襲衣裳使違方於震位蠡爾黎元誰係心

垂裕後昆将何擴美且父子之際人所難言事或犯
鱗必嬰嚴憲伏自思忖荷畊前朝引于陋巷之中申
以接束之禮豐臺畫像十有八人三紀于茲惟臣僅
在常思勉力少報鴻恩今茲冢嗣執珪下拔當壁孟
侯淪屈大典未申臣既分職文昌典司嘉禮位陪宗
伯不敢曠官効命之秋宜在茲日及召見上曰卿朕
之伯夷立嫡之義在禮何如對曰正國本則萬事理
皇太子國之本也本猶未正萬國無以係心東宮者
所出本微今知國家已有正嫡必不自安竊位而懷
疑恐非宗廟之福也願陛下熟計之上曰忠已自讓
對曰能為太伯願速從之顯慶七年正月六日降為
梁王宮寮皆懼罪亡匿無敢見者太子右庶子李安
仁獨侯忠泣涕拜辭而去時論美之
章懷太子賢高宗第六子永徽六年正月封潞王龍
朔元年九月二十日改封沛王咸亨二年五月十三
日勅尚書省與奪事及須商量拜奏事等文按並取
沛王賢通判其應補擬官及廢置州縣并兵馬刑法
等事不在判限三年九月改名德從封雍王上元二
年六月三日改名賢册皇為太子調露二年八月二
十日廢為庶人唐隆元年七月七日追贈太子謚曰
章懷賢初封潞王為幽州都督始出閣容止端雅高
宗深所嘆賞謂司空李勣曰此兒讀尚書禮記誦古
詩賦後千餘篇暫經領覽遂即不忘我曾遣誦論語
至賢賢易色遂再三覆誦我問何為如此乃云性愛
此言及為皇太子令監國處明審為時所稱儀鳳
中手勅褒美賢又令右庶子張大安等注范曄後漢
書表上之賜物三萬段仍以其書付秘閣時正議大
夫崇儼以符劾之術為則天任使密稱英王狀類太
宗又宮人潛議云賢是后姊韓國夫人所生賢亦自
疑懼則天又嘗撰少正範及孝傳以賜之仍數作書
以責讓及崇儼為盜所殺則天疑賢所為又使人發
其陰事詔中書侍郎薛元超黃門侍郎裴炎御史大
夫高智周與法官推鞫之于東宮馬坊搜得皂甲數
百領乃廢為庶人幽于別所
節愍太子重俊中宗第三子聖曆三年臘月封義興
郡王神龍元年二月十九日徙封衛王二年七月五
日册為皇太子三年七月五日兵敗自殺唐隆元年
六月二十五日贈太子景雲元年七月謚節愍十一
月陪葬定陵廢太子瑛玄宗第二子本名嗣謙景雲
元年九月二日封定真郡王先天元年八月十一日

進封郢王開元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册為皇太子廿三年三月十日改名鴻二十三年七月改名瑛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一日廢為庶人初二十三年將廢太子謀于宰臣張九齡曰太子天下之本也動之則搖人心且太子之在東宮未聞大惡臣聞父子之道天性也有過父恕而掩之無宜廢絶且其惡狀未著恐外人窺之傷陛下慈父之道寶應元年五月十九日勑宜復舊封皇太子初瑛母趙麗妃有才貌善歌舞玄宗在潞州甚寵遇及武惠妃寵幸麗妃恩顧漸薄時鄂王瑶母皇甫德儀光王琚母劉才人皆玄宗在臨淄邸得幸及惠妃承恩鄂光之母亦漸疎薄子是瑛與鄂光自謂母氏失職常有怨望遂為李林甫及駙馬楊回所誣

玄宗震怒並廢為庶人俄又　死天下寃之後惠妃屢見三庶人為祟

惠昭太子寧憲宗長子元和元年八月封為鄧王四年閏三月立為皇太子六年十二月薨謚曰惠昭

莊恪太子永文宗長子太和四年四月封魯王七年八月立為皇太子開成三年十月薨謚曰莊恪

皇太子裕昭宗長子太順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封德王乾寧四年二月十一日册為皇太子天祐元年薨

雜録

貞觀十六年六月苑西面務捴農圃不修太宗怒甚命　於朝堂斬之侍臣戰慄莫敢進言太子承乾諫曰人者有生最靈一死不可復活命即殺之理恐未盡請付法司推鞫太宗意解即答而釋之長孫無忌進曰陛下發天威之怒太子犯顔進諫斯誠四海之福太宗曰自朕御天下虚心正人即有魏徵朝夕納諫自徵云亡劉洎繼之太子幼在朕前每見規諫者常心悦之染以成性故有今日諫

十七年閏六月詔曰皇太子地惟儲副寄深監撫兼統禁旅是允舊章宜知左右屯營兵馬事大將已下並受處分十九年高士廉劉洎等表稱皇太子與百官書疏先無禮式請詳定其儀詔曰皇太子地在震方禮絶群后而今書法式未著彝章近代以來例皆明白謙遜遍下書依衆庶無以别貴賤之差將何顯尊卑之序理非通允宜有更張凡事處分論事之書皇太子並宜畫令左右庶子以下署名宣奉行書按畫日其餘與諸親及師傅等書不在此限二十年太宗于寢殿側置一院令太子居之絶不遣往東宮門

下侍郎兼太子賓客褚遂良上疏諫曰臣聞周家問安三至必退漢儲視膳五日乃來禮曰男子十年出就外傅出宿于外學書計然則古之達者豈無私愛欲使成立凡人尚猶如此況君之世子乎且朋友不可以深交深交必有怨父子不可以滯愛滯愛或生慙伏願遠覽殷周近遵漢魏常許旬日半月遣還宮專學藝以潤身布芳聲于天下則微臣雖死如生之年太宗從之長安三年太子詹事崔神慶上表曰臣伏思五品以上所以帶龜者此爲別勅徵召恐有詐妄內出龜合然後應命況太子元良國本萬方所瞻古來徵召皆用玉契此誠重慎之極防萌之慮臣昨見緣突厥使見太子合入朝參直有文符下宮曾不降勅處分太子當時又報臣出昨日至晚侍奉不見聖人諭及這來今者直準臺符入朝事得安否臣又思周禮儀注例皆奏聞臺符所下必將非妄臣又自到朝堂審知是實所以太子遲徊當今人東淳化內外同心然古人慮事于未萌之前所以長無悔吝之咎臣愚見太子既以陛下異宮伏望太子先報來日非朔望朝參應須宣喚伏望降墨勅及玉契以符重慎之道

開元十六年五月勅所選皇太子及諸王等妃既是百官子女禮合避人今追就府縣及過本司未爲得所其應預妃者宜令所司具名錄奏各令女及近親隨使於命婦朝堂待進止

乾元元年四月代宗自楚王改封成王張皇后有子數歲陰有奪宗之議宰臣李揆因見對肅宗從容謂曰成王嫡長有功今當命嗣卿意如何揆拜賀曰陛下言及于此社稷之福天下幸甚不勝大慶肅宗喜曰朕計決矣

建中元年二月國子司業歸崇敬上言準制皇太子時幸太學行齒冑之禮者伏請每至春秋國學釋奠之時所司先奏聽進止其釋奠齒冑之禮如開元禮或有未盡請委禮儀使更以古議詳定聞奏

正元中裴延齡韋渠牟以姦佞相次選用延齡尤狡險判度支務尅剝聚斂以自爲功天下怨怒陸贄李充以謗毀受譴陽城等伏閣懇諭幾至得罪順宗在東宮每進見輒言延齡輩不可用而諫臣可獎德宗卒不相渠牟延齡而宥城等者東宮之力也德宗常泛舟漁藻宮水嬉命皇太子升舟、具皆飾以金碧丹青婦人盛飾搖舟光彩耀燭衆樂俱發德宗顧太

子今日如何曰極感然後退以奢諫德宗不悅焉
正元二十一年四月冊廣陵王為皇太子時德宗即位已久而臣下未有親奏對者內外咸言王伾王叔文專行斷決日有異說又屬頻陰雨皆以為群小用事之應及將行冊禮之時雨乃止天景清明有慶雲見識者以為天意所歸及覩皇太子儀表班行悚動退無不相慶至有感而泣者道路歡悅遞相傳告中外有屬焉
元和五年二月太常禮院奏百官避皇太子名諱詳禮經公卿大夫與太子同名無嫌蓋尊統于上太子同在臣子之例國朝故事東宮官稱并東宮殿及門名與太子名同皆改然無百官避東宮名者德宗在春宮處州舊名不改并御史院姓同名者亦不改伏以官臣名及宮殿門名并百官宗姓中有與皇太子名同者即于儀制體合迴避臺官及王公爵土名稱推義比例並無改文詔可六年閏十二月皇太子薨前四年有司將行冊禮以孟秋再卜日臨事皆以雨而罷至十月方就廷冊終二過歲而薨十二月三十日皇太子侍讀諫議大夫韋綬奏皇太子學書至依字輒去其傍人字臣問其故答曰君父每以此字可天下之奏臣子豈合書之上深嘉歎之其年五月韋綬罷侍讀綬好諧戲兼通人間小說太子因侍上或以綬所能言之上謂宰臣曰侍讀者當以經術傳導太子使知君臣父子之教令或聞韋綬談論有異于是豈所以傳導太子者因此罷其職尋出為虔州刺史其年十二月惠昭太子薨命國子司業裴茝　議廢朝禮　奏故事無皇太子薨禮請輟視朝十三日蓋用期服易月之制也七年惠昭太子既薨穆宗時為遂王憲宗以澧王居長又多內助將建儲貳命翰林學士崔群與澧王作讓表群執奏曰大凡已合當之則有陳讓之義若不合當因何遽有讓表令遂王嫡子長所宜正位青宮乃徙之及穆宗即位拜吏部侍郎召見別殿謂之曰我升儲位之時卿為羽翼群奏曰先帝之意元在陛下須西御度使臣頃者投陛下奏命革制且曰能辨南陽之牘先符東海之責若不知先帝深旨臣豈敢輕言
長慶二年十二月上御紫宸殿冊皇太子故事冊太子御宣正殿時以聖體未康慮勞登御故從便也是日備宮懸于殿庭列內仗于兩閣門內群臣辨色序立于宣政門外俄就外廊食訖始具衣冠劍履入自月華門列位于正衙辰後一刻方入閣上臨軒復以中官列侍太子步自崇明門以宮寮翼從駙馬二人

扶衣冠禮儀使導以進及樂作扇開群臣拜訖太子
進至龍墀東南再拜受册搢中書令杜元穎跪讀册
文訖以授太子太子再拜蹈舞乃歸于崇明門幕殿
群臣賀皇帝訖退詣崇明門謁太子太子命舉黨執
笏答拜宮寮拜則受之
開成元年五月中書門下奏臣等累奉德音令與皇
太子於甲族選妃家令商量于兩都及側近精擇中
族可以選尚者勳冢嗣其家良國之慶人倫之始在
娶元妃雖吉事尚更于待年而嘉偶宜深于善教至
于先定異選義方屬在德門遂成好合（在東京委裴度西京委宰臣各中旨諭兩月內選中書門下）
三年十月莊恪太子薨太常禮院奏皇太子薨禮儀
至重諸伺祭除天地社稷之外並合權停其天地社
稷祭日懸而不樂虞祭已後却依常式從之

追謚太子

懿德太子重潤（中宗長子本名重照）惠莊太子撝（睿宗第二子）惠文
太子範（睿宗第三子）惠宣太子業（睿宗第五子）靖恭太子琬（玄宗第六子）恭懿太子佋（肅宗第十二子）昭靖太子邈（代宗第三子）文敬
太子諲（德宗之子本順宗子上愛念之養為子）懷懿太子湊（穆宗第三子）悼
懷太子普（敬宗長子）靖懷太子漢（宣宗第二子會昌六年封王太中六年薨追謚靖懷）

雜録

懿德太子生于東宮內殿高宗甚悅及滿月大赦改
元永淳是歲立為皇太孫開府置官屬及中宗遷于
房州其府廢中宗為皇太子封為邵王大　元年為
所（御名）與其妹永泰郡主之婿魏王武進基等竊議張易
之兄弟何得盜入宮中則天命杖殺之年十　重
閏風神俊朗早以孝友知名既罪其非死大為當時
所惜中宗即位追贈皇太子謚曰懿德陪葬乾陵仍
為聘國子監丞裴粹亡女為冥婚與之合葬
惠莊太子撝初生則天曾以示僧萬迴萬迴曰此兒
是西域大樹之精養之宜兄弟則天甚悅始令列于
兄弟之次
惠文太子範好學尚書雅愛文章之士無貴賤皆盡
接待故閻朝隱劉廷琦張諤鄭繇篇題唱和又多聚
書畫古跡為時所稱上禁約王公不令與外人交結
駙馬都尉裴虛己坐與範遊讌兼私挾讖緯之書配
徙嶺外萬年尉劉雅稱風俗秀整時士庶異有所成
功忽然殂謝遠近失望焉

皇太孫

貞觀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誕皇太孫宴宮寮于弘教門太宗幸東宮自殿北門入謂宮臣曰頃來生業稍可非乏酒食而唐突公等要會朕有甲觀之慶故就鄉為樂耳謂太子曰爾之儲貳府藏是同金玉綺羅不足為賜但先聖典籍可為鑑誡耳因賜尚書毛詩孝經各一部太子太傅蕭瑀曰今所賜書請陳其要旨申明義趣可為深誡者皆委曲言之上大悅以為師傅得人

永淳元年三月十五日立皇孫重照為皇太孫將置府寮上召吏部侍郎裴敬彝郎中王方慶問令立太孫前代故事如何方慶進曰臣按周禮有嫡孫漢魏以來皇太子在亦不立太孫但封王耳晉太康元年立愍懷太子第二子臨淮王臧為皇太孫永寧元年立愍懷太子第三子襄陽王尚為皇太孫官屬即轉為太孫官屬齊永明十年立文惠太子長子南郡王昭業為皇太孫使居東宮今皇太子在而立太孫傍求載籍未有前例上曰我自作古可乎對曰可三王不襲禮五帝不沿樂苟不失上下之序虧政理之道亦何事而不可詩曰貽厥孫謀以讌翼子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孫可以為王父尸以其昭穆同也今陛下肇建王孫創斯盛典所以彰子孫千載之盛福祚靈長之應也上悅使方慶詳求典故官屬員品乃奏太孫府置師傅及文學祭酒及左右長史東西曹掾主簿管記司錄以下六曹從事等官各加王府一級上後頗以為疑竟不補授而止也

憲宗皇帝六七歲時德宗抱置膝上謂曰汝是何人在吾懷中對曰第二天子也上大驚喜由是重之

唐會要卷第四

唐會要卷第五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實封四百户

臣王溥纂

諸王　雜錄

諸王

舊制親王食封八百户有至一千户公主三百户長公主加十户有至六百户高宗朝以沛英豫三王及太平公主武后所生食封逾于常制垂拱中太平公主一千二百户聖曆初相王太平公主各三千户長安中壽春王兄弟五人各三百户神龍初相王太平公主各加至五千户衛王三千户溫王二千户成王七百户壽春公主加至七百户嗣雍衡陽王臨淄王巴陵王中山王加至七百户安樂公主二千户長寧公主一千五百户宣城公主宜城公主以下各一千户定安公主一千户相王女為縣主者各三百户衛王升儲位相王又加至七百户太平公主加至五百户前已封五千户未詳孰是安樂公主加三千户長寧公主加至二千五百户宜城公主以下各加至二千户唐隆初嗣雍王壽春王封為親王各加至一千户開元中寧王二千五百户岐王薛王各五百户申王四千户邠王一千八百户皇妹為公主一千户咸宜公主加至一千户其後皇子封王者二千户皇女為公主者五百户又諸皇女為公主者例加一户其封數神龍中相王太平長寧安樂公主皆以為限雖水旱亦不破色以正租庸充數開元以後以為限初貞觀中高宗為晉王以文德皇后最小子后崩後纍年太宗憐之竟不令出閤高宗朝睿宗為殷王雖長成亦以則天最小子不令出閤嗣聖纂大位聖曆初封為相王始出閤中宗時以燕王重福失愛出還外藩衛王重俊為太子又與成王千里等起兵將誅韋后故溫王重茂雖年十六七竟亦居宮中先天之後皇子幼則居內東封後以年漸長成乃於安國寺東附苑城同為宅分院居之名為十三宅令中官押之於夾城中起居每日家令進膳又引詞學工書之士入教謂之侍讀十王謂慶忠棣鄂榮光儀潁永濟蓋舉全數其後盛儀壽陳豐恒涼六王又就封入內宅開元二十五年鄂光得罪忠王繼大統天寶中慶棣又殁雅榮儀十四王居內而府幕列于外坊歲時通名起居而已外諸孫成長又於十宅外置百孫院每歲幸華清宮側亦有十王宅百孫院十王宮人每院四百餘人百孫院三四十人又於宮

中置維城庫諸王月俸物納之以給用諸孫納妃嫁女亦就十宅中太子不居於東宮但居於乘輿所之別院太子之子亦分院而居婚嫁則同親王公主於崇仁里之禮院

高祖二十王衛王玄霸(追謚懷)巢王元吉(建成同誅伏法謚剌)楚王智雲荊王元景(房遺同謀伏法)漢王元昌(承乾同謀伏法)豐王元亨周王元方徐王元禮韓王元嘉(事具雜錄)彭王元則(謚曰忠)鄭王元懿(謚惠)霍王元軌虢王元鳳道王元慶(謚孝)鄧王元裕(謚康)魯王靈夔舒王元名(丘神勣所陷死非其罪)江王元祥(謚安)密王元曉(謚正)滕王元嬰

太宗十二王楚王寬吳王恪(事具雜錄)漢王泰(謚恭)齊王祐(庶人)蜀王愔(庶人謚悼)蔣王惲(為人誣告惶恐自殺)越王貞(事具雜錄)紀王慎江王囂(謚殤)趙王福曹王明(庶人賢通謀徙於黔州而自殺)代王簡

高宗三王原王孝(謚悼)澤王上金(周興誣告恐懼自殺)許王元節(事具雜錄)

中宗一王譙王重福(謀反伏法)

睿宗一王隨王隆悌

玄宗十九王棣王琰鄂王瑤(得罪自殺)光王琚(為人誣告死非其罪)夏王一(事具雜錄)儀王璲潁王璬懷王敏(謚哀)永王璘(事具雜錄)壽王瑁延王玢盛王琦濟王環義王玭信王珵豐王珙(言不遜賜死)鎮王瑱涼王璿汴王璥

肅宗十一王越王係西平王(佖追封衛王)彭王僅兗王僴涇王侹襄王僙靈昌王榮杞王倕卲王偲定王侗淮陽王僖(追封宋王)

代宗十八王均王遐(追封)睦王述丹王逾恩王連韓王迥簡王遘忻王造韶王暹嘉王運端王遇恭王通循王遹原王逵雅王逸隨王迅益王迺荊王選(追封)蜀王遡

德宗九王舒王謨(本名靖太子)通王諶虔王諒肅王詳資王謙縉雲王諲(追封代王)昭王誡欽王諤珍王誠

順宗二十王郯王經均王緯敘王縱密王綢莒王紓郇王總邵王約宋王結集王緗冀王絿和王綺欽王續衡王絢會王纁福王綰撫王紘岳王緄袁王紳桂王綸翼王綽

憲宗十五王澧王惲深王悰洋王忻絳王悟建王恪鄜王憬瓊王悅沔王恂務王澤茂王愔淄王協衡王憺澶王悅彭王惕棣王惴穆

穆宗一王安王溶

敬宗四王梁王休復襄王執中紀王言揚陳王成美(開成四年十月立為皇太子求行冊禮尋降為陳王)

文宗一王蔣王宗儉
武宗四王益王峴兗王岐得王嶧昌王嵯
宣宗十一王鄆王洞雅王涇衛王灌夔王滋慶王沂
淮王澤鄂王潤懷王洽昭王汭康王汶廣王澭
懿宗六王魏王佾涼王侹蜀王佶威王侃吉王保文德
九年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傅食邑三百戶睦王倚
僖宗二王建王震益王陞
昭宗八王虔王禊沂王禋遂王禕景王祕祁王祺雅王禛瓊王祥棣王祤並乾寧五年四月封

雜錄

韓王元嘉少好學聚書至萬卷皆文句詳定秘府不及又愛碑文古跡多得異本閨門修整有類寒素與其弟靈夔相愛集見如布衣之禮修身潔己內外如一當代諸王莫能及者惟霍王元軌抑其次焉元嘉子黃國公譔少以文才稱諸王子之中與琅琊王沖為一時之秀

霍王元軌初為蜀王徙封吳王後為霍王太宗嘗問群臣曰朕子弟孰賢侍中魏徵對曰臣愚昧不盡知其能惟吳王數與臣言未嘗不自失上曰朕亦器之卿以為前代誰比徵曰經業文學亦漢之間平也由是寵遇彌厚因令妻徵女焉又常從太宗遊獵遇群獸命元軌射之矢不虛發太宗撫背曰汝武藝過人恨今無所施焉當天下未定我得汝豈不安乎太宗崩去職毀瘠過禮自后常布衣示有終身之戚焉每至忌辰輒數日不食后徙封霍王為絳州刺史遷徐州元軌前后為刺史惟閉閤讀書史事責成於長史司馬謙慎自守與物無忤不妄接士在徐州日惟與一處士劉玄平為布衣之交人或問玄平王之所長答曰無問若柱而復之玄平曰夫人有短所以見其長至于霍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之哉為定州刺史有突厥來寇元軌令開門偃旗虜疑有伏懼而宵遁州人李嘉運與賊連謀事洩高宗令收按其黨元軌以強寇在境人心不安惟殺嘉運餘無所及因自劾違制上覽表大悅謂使者曰朕亦悔之向無王則失定州矣有王文操者遇賊二子鳳逸以身蔽捍文操獲全二子皆死縣司抑而不申元軌察知遣使吊祭表其事詔並贈朝散大夫令加旌表其禮賢愛善如此後因入朝屢上表陳時政得失多有匡益高宗甚尊重之及在外藩朝廷每有大事皆密制問焉高宗崩與侍中劉齊賢等知山陵事齊賢服其諳練謂人

曰非我輩所及元軌嘗使國令徵封令白請依諸國
賦貨易取利元軌曰汝為國令當正吾失反說吾以
利耶拒而不納道王元慶歷趙滑徐沁衛州刺史
皆以政聞事無不謹及母喪請躬修墳墓優詔不許
鄧王元裕好學善談名理與典籤盧照隣為布衣之
交舒王元名聰悟高祖在大安宮時太宗晨夕使尚
宮起居及送珍饌元名賢〔保〕傅等謂元名曰尚宮有品
秩高者見宜拜之元名曰此我二哥婢也何用拜為
太宗聞而壯之曰此真我弟也封王之後歷數郡刺
史元名性高潔罕問家人產業朝夕乾莊嗣陳清肅
嘗誡其子豫章王亶等曰藩王所乏不慮無錢財官
職但勉行善事忠孝持身此吾志也及亶為江州刺
史以善政聞高宗手勅褒美元名以賞義方之訓高
宗每欲授元名大州刺史固辭曰忝預藩戚豈以州
郡戶口為仕進之資辭情懇到故在江州向二十年
賞翫林泉有塵外之意垂拱中轉青州又拜鄭州州
境隣接都畿諸王及帝戚姻官者或不撿搨家人百
姓所苦及元名到大革其弊
江王元祥貪鄙多聚金寶營求無厭為吏人所患時
滕王元嬰蔣王惲虢王鳳亦以貪暴為人患之有援
得其府官者以比嶺南惡處謂之語曰寧向儋崖象
白不事江滕蔣虢滕王元嬰為金州刺史頗驕縱動
作無度高宗與書誡之曰王地在宗枝寄深磐石幼
聞詩禮夙奉義訓寔異孜孜無怠漸以成德豈謂不
遵軌轍踰越典章且城池作固以備不虞關鎖閉開
須有常準鳩召散學并集府寮嚴關夜開非復一度
遇客之悲尚纏此屋王以此情事何紛紜又巡省百
姓觀風問俗遂乃驅率老幼借狗求鷹志欲從禽之
遇忽元黎之重時方農要屢出畋遊以擾百姓將何
笑樂取適之方亦應多緒何必此事方得娛歡晉靈
雪主未可取則趙孝文　趙走小張四朗優倡
賤隸王親與博戲極為輕脫一府官寮何所瞻望凝
寒方甚以雪埋人唐物既深何以為樂家人奴僕侮
弄官人至于此事獨不可長朕以骨肉至親不欲致
王於法今與下下考以愧王心人之有過貴在能改
國有憲章私恩難再與言及此懃抱盈懷
吳王恪授安州都督及將赴職太宗以書誡之曰吾
以臨億兆表正萬邦汝地居茂親當維藩屏勉思橋
梓之道善侔閒平之德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三風十
愆不可不慎如此則勉固磐石永一維城外為君臣

之忠內有父子之孝宜自勵志以勗日新汝方違膝下悽戀何已欲遺汝珍玩恐益驕奢故誡此一言以為庭訓恪有文武才太宗嘗藉其類己既名望素高甚為物情所向長孫無忌輔立高宗深所忌嫉永徽中會房遺愛謀反遂因事誅恪以絕衆望四海冤之

太宗以魏王泰愛好文學特令就府別置文學館任自召引學士又以泰腰腹洪大趨拜稍難復令以小輿昇至于朝所其寵異如此後司馬蘇勗以自古名王多引賓客以著述為美勸泰請撰括地志遂奏引著作郎蕭德言等就府修撰數歲方畢及上表之日詔令付秘閣賜泰物萬段德言等賜物有差貞觀十六年四月詔泰移居武德殿泰為太宗所愛禮秩如嫡魏徵上疏諫曰陛下愛魏王宜使知定分抑其驕奢不處嫌疑之地今武德殿近儲后焉上陵下替不可以訓太宗曰我幾錯悞遂遣泰歸本第十七年五月上親謁太廟以謝承乾之過魏王泰以罪降爵為東萊郡王太宗因謂侍臣曰自今太子不道藩王窺伺者兩棄之傳之子孫以為永制於是列宮寮等各以大義責之流降有差初承乾既廢魏王泰因入侍奉太宗面許立為太子翼日謂侍臣曰泰昨入見自投我懷中云臣今日始得與陛下為子是更生之日臣有一孽子臣百年之后當為陛下殺之傳國晉王父子之道固當天性我見其如此甚憐之褚遂良進曰陛下失言伏願審思無令錯誤也安有陛下百年之后魏王持國執權為天下主而能殺其愛子傳國晉王者乎陛下比者立承乾為太子復寵魏王愛之踰嫡嫡庶不分所以至今日既立魏王伏願陛下別安置晉王始得全矣太宗涕泗交下曰我不能因起入內是日太宗御兩儀殿群臣盡出詔司徒長孫無忌司空房玄齡兵部尚書李勣諫議大夫褚遂良謂曰我三子一弟所為如此我心無聊因自投於床無忌等爭趨抱持太宗抽佩刀無忌驚懼遂良於太宗手中爭取佩刀以授晉王無忌等請太宗所欲報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有異議者臣請斬之太宗謂晉王曰舅許汝也汝宜拜謝晉王因下拜太宗于是御太極殿召文武六品以上告立晉王為太子群臣皆蹈舞稱慶詔幽魏正於北苑

蜀王愔累授襄州刺史益州都督嘗非理數擊所部縣令又畋獵無度數為非法太宗怒曰禽獸調伏可以馴擾于人鐵石鑄鍊可以成方圓之器至如愔者

會不如會獸鐵石乎乃削封邑及國官之半貶為虢
州刺史後復加實封滿千户愔在州数遊獵不避禾
稼深為百姓所怨典軍楊道整叩馬諫愔曳而撻之
后為御史大夫李乾祐所劾高宗謂荊王元景曰先
朝櫛風沐雨平定四方遠近肅清車書混一上天降
禍奄棄萬邦朕纂承洪業懼如馭朽與王共戚同憂
為家國蜀王畋獵無度侵奪黎甿縣令與故被罰阿
諛即喜忤旨便嗔如此居官何以共理歷觀古來諸
王若能動遵禮度則流慶子孫違越朝章則誅不旋
踵愔為法司所劾朕實恥之帝又引楊道整勞勉之

拜為匡道府折衝都尉賜絹五十匹（貶愔為黃州刺史）
蔣王惲自安州都督除梁州惲在安州多造器用玩
具及將行有車四百兩州縣不堪其勞
越王正累授相州刺史正善騎射涉文史兼有吏幹
但信讒言官寮有正直者多被貶退又縱諸僮豎侵
暴部民由是皆伏其才而鄙其行則天臨朝加太子
太傅除豫州刺史自則天稱制正與韓王元嘉魯王
靈夔霍王元軌等密有匡復之志垂拱三年七月遂
各起兵赴神都則天命左豹韜衛大將軍麴崇裕等
率兵十萬討之其衆大潰正等首並梟闕下正將起

兵為壽州刺史駙馬都尉趙瓌書曰得揔義兵來入
貴境瓌甚喜復許率兵相應瓌妻常樂公主高宗第
七女和思皇后之母也謂其使者曰為我報王與其
進不與其退儞諸王若是男兒不應至許時尚未舉
動我嘗見耆老云隋文帝將纂奪周室尉遲迥是周
室外甥猶能起兵相州天下響應況儞諸王並國之
懿親宗社是託豈不學尉遲迥感恩効節舍生取義
耶夫為臣子若救國難則為忠不救為逆諸王必須
以匡救為急不可虛生浪死以笑於后代及正等敗
瓌與公主伏誅正長子冲好文學善騎射歷密齊博

三州刺史皆有能名與父正相次舉兵七日而敗神
龍初侍中敬暉等以冲父子翼戴皇家義存社稷請
復其官爵武三思令昭容上官氏代中宗下手詔不
許開元四年詔追復爵土令備禮改葬太常請謚曰
敬昭從之五年又下詔封正姪孫琳為嗣越王以奉
其祀仍為立碑至開成四年六月其裔孫女道士玄
真護先代數喪歸葬時論稱之 曰降勅曰越王事跡
國史著明枉陷非辜尋以昭雪其孫玢子他事配流
數代漂淪不還京國玄真女弱孝節卓然啟護四喪
綿歷萬里況是近屬必在加恩行路猶或嗟稱朝廷

因須卹助宜委宗正寺京兆府與訪越王墳報知如
不是陪陵任祔塋卜葬其事仍令京兆府接借必使
備禮葬畢玄真如頓往京城使配咸宜觀安置紀王
慎爲襄州刺史以善政聞璽書勞勉百姓爲之立碑
慎少好學于文史與越王貞齊名時人號爲紀越
許王素節六歲封雍王尋授雍州牧素節能誦古詩
賦五百餘言受業於學士徐齊聃精勤不倦高宗甚
愛之則后天立爲皇后每被讒嫉出爲申州刺史乾
封初詔曰素節既旧疾患宜不須入朝而素節寔無
疾自以久乖朝覲遂著忠孝論以見意時王府倉曹
張柬之因使潛封此論以進則天見之不悅誣以贓
賄降封鄱郡王仍於袁州安置累進封爲許王舒州
刺史天授中與澤王上金同被誣告追赴都臨發州
聞遭喪哭者謂左右曰病死何由可得更何須哭行
至都城南被縊死
夏王一母正順武皇后爲惠妃時生鍾愛無款故名
爲一孩孺而薨時駕在東都葬於城南龍門東峯欲
宮中舉目見之
永王璘數歲失母肅宗收養夜自抱之眠及玄宗幸
蜀詔璘爲山南東路及嶺南等道採訪使江陵郡大
都督璘至江陵召募將士數萬人恣情補署江淮租
賦破用鉅億以薛璆李臺卿蔡珣爲謀主因有异志
肅宗聞之詔令歸覲于蜀璘不從命遂擅領舟師東
下甲仗五千趨廣陵以李廣琛爲將璘生宮中不更
人事其子襄城王偒又勇而有力既遇兵權爲左右
眩惑遂謀狂亂璘雖有窺江左之心未露其事吳郡
採訪使李希言乃平牒璘大署其名璘遂激怒牒報
曰寡人上皇天屬皇帝友于地尊侯王禮絶寮佐而
簡書來往應有常儀今乃手牒抗威落筆署字漢儀
隳紊一至於斯乃使渾惟明取希言李廣琛取廣陵
採訪使李成式希言等各以兵拒之先是肅宗以璘
不受命使内官談廷福等招討之后兵敗將南投嶺
南爲江西採訪使皇甫侁下防禦兵所擒因中流矢
而死
壽王瑁母正順武皇后初后頻產夏王懷王及上仙
公主皆襁褓不育瑁之初生讓帝與妃武氏請於玄宗
就宅收養自乳之名爲己子十餘年在寧邸故封建
晩於諸王邸中常呼爲十八郎及讓帝薨瑁請制服
以報乳養之恩玄宗從之
恒王瑱性好道常服道衣天宝末從駕幸蜀不服衣

適衣矣

越王係乾元二年七月為天下兵馬元帥后與張皇后御異謀得罪

肅王詳德宗第五子建中五年薨性聰慧上尤憐之追念無已詔如西域法造塔安置禮儀使判官司門郎中李岧上疏曰墳墓之義經典有常自古至今無聞異制層磚起塔始于天竺名曰浮圖行之中華切恐非禮況肅王天屬名位尊崇喪葬之儀存乎簡册舉而不法垂訓非輕伏請準令造墳庶遵典禮從之

唐會要卷第五

唐會要卷第六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大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寔封四百戶

臣王溥纂

公主　雜錄　和蕃公主　雜錄

公主

凡公主封有國名者鄎國代國霍國是也有以郡名者平陽宣陽東陽是也有以美名者太平樂安長寧是也惟玄宗之女皆以美名名之

高祖十九女長沙公主降馮少師襄陽公主降竇誕平陽公主降柴紹高密降長孫孝政後降段綸長廣降趙慈景後降楊師道長沙本封萬春降豆盧懷讓房陵降竇奉節後降賀蘭僧伽九江降執失思力廬陵降喬師望南康降蘇勗安平降楊思敬淮南降封言道貞定降崔恭禮衡陽降阿史那社爾丹陽降薛萬徹臨海降裴律師館陶降崔宣慶安定降溫挺後降鄭敬玄長樂降趙瓌

太宗二十一女襄城降蕭銳汝南早薨南平降王敬直後降劉玄意遂安降竇逵後降王太禮長樂降長孫冲豫章降唐義識巴陵降柴令武普安降史仁東陽降高履行臨川降周道務清河降程懷亮蘭陵降竇懷悊晉安降韋思安後降楊仁輅安康降獨孤諶新興降長孫曦城陽降杜荷又降薛瓘高陽

降房遺愛金山早薨晉陽早薨新城降長孫詮後降韋正矩
中宗八女新都降武延暉宜城降武崇訓後降裴武延秀巽定安降王同皎
後降韋濯三降崔銑長寧降楊慎交後降蘇彥伯永壽降韋鐬永泰降武延基安
樂降武崇訓後降武延秀成安降韋捷
高宗三女義陽降權毅高安降王勗鎮國太平降薛紹後降武攸暨
睿宗十女壽昌降崔真安興早亡淮陽降王承慶代國降鄭万春涼
國降薛伯陽後降溫儀蔡國降裴守一後降裴巽鄎國降薛敬後降鄭孝義金仙入道
玉真入道霍國降裴虛己
玄宗二十八女永穆降王繇常芬降張去奢孝昌早薨靈昌早薨
常山降薛譚後降竇繹唐昌降薛鏽萬安入道寧親降張垍上仙早薨

贈新昌降蕭衡高都降崔惠童臨晉降鄭潛曜建平降竇盧建後降楊說封衛入
國貞陽降源清蘇震信成降獨孤明宜春早薨壽春降吳澄後道封楚國入
昌樂降竇鍔永寧降裴齊丘平昌降溫西華後降楊毅藴明封宋國揚大華降楊
錡興信李封高陽頴三降揚降裴拘後降數攸封齊國裴壽光降郭液樂成降薛
履謙新平降裴玪後降姜慶初廣寧降程昌裔後降蘇怙咸宜降楊洄後降崔嵩萬
春降楊朏
肅宗七女長樂降豆盧諾改封宿國寧國降鄭巽後降回紇可汗三降薛康毅封蕭
國和政降柳潭大寧降裴清封郜國宜寧降鄭沛封紀國永和降王詮延
光降裴徽後降蕭升封郢國
代宗二十女靈仙真定追贈永清降裴倣昇平十餘歲降郭陵封號

國華陽入道玉清贈嘉豐降高怡上霄贈永樂降田華長林
降沈羽大和追封嘉城降田緒初封武清贈趙國諡莊懿玉虛追封晉寧降吳
廣晉陽降裴液義清降柳杲壽昌降竇克良新都降王潛後降田華西
平章寧
德宗十女唐安降韋宥早薨贈韓國諡貞穆義陽降王士平贈魏國諡憲穆義
興降張茂宗贈鄭國諡莊穆臨真降薛釗永陽降崔昶文安成安迎降
順宗十一女漢陽入道臨汝降郭鏦贈梁國諡恭靖? 晉安 義川 宜都降王承系 晉平早亡
靖東陽降崔杞西河降沈翬雲安降劉士涇襄陽降張克禮潯陽入道
平恩入道邵陽入道

憲宗十九女晉寧贈降子季友諡回政封憲康永昌永嘉入道衡陽
汾陽降王承系贈國諡章溫諒張郭宣城降沈猷岐陽降杜悰贈國諡惠康晉陳留
降裴損真寧降薛翃南康降沈汾臨真降衛洙封晉康真源降杜中立
永順降劉安平降劉異本降王元達琛女永安義寧入道定
安初封大和可汗迴鶻贈卑貴鄉贈早貴
穆宗八女義豐降韋讓七淮陽降柳正元延安降竇澣金堂降郭仲恭
初封晉陵清源饒陽降郭仲詞義昌入道安康入道
敬宗三女永興天長寧國
文宗四女興康西平朗寧光化
武宗七女昌樂、壽春永清延慶清樂樂

温　長寧

宣宗七女萬壽降鄭顥　廣德降于琮　永福　西華

和義　饒安　盛唐

懿宗女同昌降韋保衡追封衛國諡曰文懿

僖宗

昭宗女永明

雜録

高祖第三女平陽公主義兵起公主于鄠縣莊散家資招引山中亡命得數百人起兵以應高祖略地至盩厔武功始平皆下之每申明法令禁兵無得侵掠故遠近奔赴者甚衆得兵七萬人公主間使以聞使者至高祖大悦及義軍渡河公主引精兵萬餘與太宗會于渭北與其駙馬柴紹各置幕府營中號為娘子兵京城平封為平陽公主獨有軍功每賞賜異于他主及薨諡曰昭

太宗長女襄城公主出降中書令蕭瑀子銳公主雅有禮度太宗每令諸公主凡厥所為皆視其楷則又令所司别為營第公主辭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若居處不同則定省多闕再三固辭乃止令于舊宅而改創焉即薦福寺是也貞觀五年長樂公主出降太宗以皇后所生勑有司資送倍于永長公主秘書監魏徵諫曰不可昔漢明帝欲封其子云我子豈得與先帝子等乎可半楚淮陽前史以為美談天子姊妹為長公主天子之女為公主既加長字即是有所尊崇或可情有淺深無容禮有踰越上然其言長孫皇后遣使賫絹五百匹詣徵家賜之

十一年侍中王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　有婦見舅姑之儀近代以來公主出降此禮皆廢珪曰今主上欽明動循法制吾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遂與其妻就位而坐令公主親執笄而行盥饋之道禮成而退物議韙之自是公主下降有舅姑者皆備禮自珪始也

十六年七月三日勑晉王宜班于朝列晉王及晉陽公主幼而偏孤太宗親加鞠養晉王或暫出閤公主必送出乾化門涕淚而别至是公主言于太宗曰兄一與百寮同列將不得在內耶言訖嗚噎不自勝上為之流涕

永徽元年正月衡山公主欲出降長孫氏議者以時既公除合行吉禮侍中于志寧上疏曰伏見衡山公主出降欲就今秋成禮竊按記禮云女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鄭玄云有故謂遭喪也固如須終三年其有議者准制公除之後並須從吉此漢文創制其儀為天下百姓至于公主服是斬縗使

服隨例除無宜情隨例改心喪之內方復成婚非惟違于禮經亦是人情不可陛下方獎仁孝之日敷崇名教之始此事行之若難猶宜抑而守禮況行之甚易何容廢而受訊伏願遵高宗之令軌略孝文之權制國家于法無虧公主情禮得畢則天下幸甚于是待三年服闋然後降

咸亨二年五月十六日城陽公主薨公主初適杜荷坐承乾誅公公主改適崔瓘太宗使卜之卜人曰兩火俱食始則同榮末則亦悴若晝日行合巹之禮則終吉上將從之馬周諫曰臣聞朝謁以朝思相戒也講習以晝思相成也謙飲以 思相歡也婚合以夜思相親也是以上下有成內外有規動息有時吉凶有儀先王之教不可瀆也今陛下欲謀其始而亂其紀不可為也夫卜筮者所以決嫌疑若瀆禮亂常先王所不用又從其言瓘後為房州刺史公主隨之及薨双柩齊引而還

顯慶三年九月十九日詔古稱釐降雖屬王姬比聞縣主適人皆云出降娶王女者亦云尚主濫假名器深乖禮經其縣主出嫁宜稱適取王女者稱娶仍改令文

神龍二年閏正月一日勅置公主設官屬鎮國太平公主儀比親王長寧安樂唯六置長史餘並同親王宜城新都安定金城等公主非皇后生官員減半其金城公主以出降吐蕃特宜置司馬至景龍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停公主府依舊置邑司唐隆元年六月二十六日勅公主置府近有勅總停其太平公主有崇保社稷功其開太平公主府即宜依舊酸棗縣尉袁楚客奏記于中書令魏元忠曰女有內男有外男女有別剛柔分矣中外斯隔陰陽著矣豈可相濫哉然而幕府者丈夫之職非婦人之事今諸公主並開府建寮崇置法官秩若以女處男職所謂長陰而抑陽也而望陰陽不僭風雨不爽其可得乎竊謂非致遠之計乖久安之策書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此之謂也君侯不正誰正之哉

開元十年永穆公主出降勅有司優厚發遣依太平公主故事僧一行諫曰高宗末年唯有一女所以殊其禮又太平驕僭竟以得罪不應引以為例上納其言

天寶七載皇女道士萬安公主出平就金仙觀安置仍賜實封一千戶婢奴所司准公主例給付

上元三年正月十九日永昌縣主壻韋嗣道宜付吏

部與散官自今以後縣主壻出身者並准此為恒例
建中元年九月詔婚嫁函書出于近代既無經據即
可停之時縣主將嫁既有吉日所司供設已備矣而
褰王之幼女卒上徒妹也命改用中旬或奏曰禮物
已備供帳已設撤之倍勞且殤服不足以廢事上曰
爾愛其費我愛其禮卒罷之十二月出嫁岳陽等十
一縣主初開元中罷置禮會院于崇仁里自興兵以來
廢而不脩公郡縣主不時降嫁殆三十年凡皇族子
弟皆散棄無位或流落他縣上即位始敘用枝屬以
時婚嫁公族老幼莫不悲感及縣主將嫁小大之物
必周其用于是有司度用一人寵花計錢七十萬上
使損之及三萬乃止上曰吾非有所愛但不欲無益
之費耳各以其餘錢賜之以備他用舊例皇姬下嫁
舅姑反拜而婦不答至是乃刊去匿禮率由典訓
正元二年二月太常奏長林公主出降准開元禮合
乘厭翟車去年嘉誠公主出降得駕部牒造來多年
不堪乘駕又得内侍省報舊例相　金根車其
時便已行用今緣禮會日逼創造必不及請准嘉誠
公主例乘金根車勅宜依自是公主出降相承金根
車至今不改至四年二月七日太常卿董晉奏曰今
月八日正衙冊新都長公主准開元禮其日皇帝御
正衙命使行冊禮陳樂懸伏准正元二年五月冊嘉
誠公主二年三月冊長林公主皇帝並不御正殿亦
不設樂懸遂為典故又奏今月十日新都長公主出
嫁行五禮准舊例並合前一日於光順門行五禮今
奏勅其日早於光順門使行冊禮遂為故事至十五
年七月三日有司奏冊公主儀注伏准開元之儀侍
中合宣制令儀注撰以中書令宣制其日闕行事之儀則中書令合受
冊又合以冊授與冊使令儀注撰以中書侍郎授冊使則其日闕中書令授冊之
儀内冊案自東上閤出詣横街北合宣付中門下其
侍中中書令其日並行事令儀注撰攝宣付令則侍中無憑宣付中書令
欲改正制曰可至二十一年四月七日勅禮部儀使
奏舊制例正衙命使使出含元殿西廊側門外登輅
車從光範門入詣光順門進冊伏緣諸王及公主並
同日内冊其載冊輅車車數不足今商量冊使出宣
政門便自興禮門出各赴延英光順門進冊既便於
事又合禮經制曰可
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諸郡縣壻每停官後郡主每季
給錢七十千文縣主每季五十千文如受官後即停
其郡主壻已亡歿者依准此仍令度支隨季折給綾

絹

六年十一月詔郡主壻檢校四品京官者戶部月給俸錢三十千文度支歲給祿米一百二十石縣主壻檢校五品京官給俸錢二十千文祿米百石其有出身及先任正官并負才學政術欲從上舉選者聽之如官已登朝不用此制又勅諸公主每年各給封物七百段足此依舊例春秋兩限支給諸郡主每季各賜錢一百貫文諸縣主每季各賜錢七十貫文其郡縣主壻見任前資正員外員官等一依支給

十一年十月義陽公主出降秘書少監王士平士平武俊之子也上慎重其事先時令宰臣訪于禮官令定叅見舅姑之儀禮又武俊在鎮仍定公主遣使儀

十四年故懷澤縣主壻檢校右賛善大夫竇克卻狀言臣頃以國親超受寵祿及縣主薨逝臣官遂停臣陪位出身未授檢校官日自有本官伏乞宣付所司許取前御婺州司戶參軍隨例調選詔許赴集仍委所司比類前任正員官依資注擬自今以後郡縣主壻除下處外有曾任正員官停檢校官俸料後者准此處分其餘先是兼試同正員等不在選序者停檢校者俸料後便任赴集有司據檢校官量三資與正員官元無官者與解褐正官員

十五年七月勅駙馬群縣主如寔無子准式養男並不得用母蔭

永正元年正月度支奏故永昌公主薨准正元中義陽義章公主葬料一切磚瓦等充給上令度支都支三千萬于數內員融造作

元和三年三月勅縣主壻請授外官如赴任縣主不得離京自今以後永為常例

六年十一月京兆尹元義方奏永昌公主祠堂制度勅宜減制宰臣李吉甫奏竊以祠堂之設禮典無文蓋德宗皇帝恩出一時事因習俗當時人間不無竊議昔漢章時欲為光武原陵明帝顯節陵各起邑屋東平王蒼上疏疏其不可東平王則光武之愛子明帝之愛弟賢王之心豈惜費於父兄哉誠以非禮之事人君所當慎也今者依義陽公主欲起祠堂恐不如量置墓戶以充守奉翌日謂吉甫曰昨日所奏罷祠堂深愜朕心初疑其冗費緣未知故實是以量減及覽所奏方知無據然朕不破三二十戶百姓當揀官戶謹信委之十二月詔曰王者教化本於婚姻由親以理踈自內而刑外故詩稱好合所以成子姓也

禮有待年明其必及時也恭惟累聖之後子孫衆多教於公宮已知歸順而從人之義重擇配之才難以茲兢〻久曠嘉禮況時方無事年及有行宜加祿邑之榮以俟御輪之吉言念於此惕然興懷思加厚恩用協敦叙恩王等女六人可並封縣主仍委中書門下與宗正卿及吏部尚書侍郎計會諸親之内及常選之中精求其人副我誠意時十六王宅諸王女久不降嫁德音初下人感嘆焉

九年八月岐陽公主出降杜宗發左右神策兵三百赴光範門翼道至其宅京兆尹裴武充禮會使

大和三年正月勅潯陽平恩邵陽三公主皆捨俗入道宜令每年各賜封物七百段足仍准舊例春秋兩限支付四年五月勅出降縣主粧粉錢宜令所司自今以後從出降日支

開成二年十二月勅駙馬嘗為公主行服三年頗乖典法自此准禮夫妻服齊縗杖周（時岐陽公主既薨駙馬杜悰曰禮文不為重服時論推美故有是詔）

三年十二月勅駙馬都尉尚公主後宜令守撿校官二周年滿則量人材資序改轉正員官仍為定例

四年正月勅駙馬竇澣公主衣服逾制從夫之義過有所歸宜罰兩月賜錢會昌五年七月中書門下奏伏見公主上表稱妾李氏者伏以臣妾之義取其賤稱家人之禮即宜區別臣等商量公主上表請如長公主之例並云某邑公主第幾女上表郡縣主亦望依此例稱從之

大中二年十二月以起居郎駙馬都尉鄭顥尚萬壽公主其年詔曰女人之德雅合慎修嚴奉舅姑夙夜勤事此婦之節也先王制禮貴賤同遵既以下嫁臣寮儀則須依古典萬壽公主婦禮宜依士庶

四年二月勅縣主壻選尚之初多無官緒或正員初秩授撿校朝官從前條流都未詳備自今以後縣主壻如先有官宜超資與進改如未有官者且授撿校官待三周年後與第二任正員官仍委宗正卿撿勘聞奏

五年四月勅夫婦之際教化之端人倫所先王猷為大況枝連帝戚事繫國風苟失常儀即乖典其有節義乖當須資立制如或情有可愍即務從權俾協通規必惟中道起自今以後先降嫁公主縣主如有兒女者並不得再請從人如無兒者即任陳奏宜委宗正寺准此處分如有兒女妄稱無者輒請再從人

者仍委所司案獲奏聞別議處分并宣付命婦院永為常式

其月勑親王公主葬宜准故事輟朝一日

大中五年八月勑公主邑司擅行文牒恐多影占有紊朝章今後公主除緣徵封外不得令邑司行文書牒府縣如緣公事令邑司申宗正寺與酌量事體施行

咸通十二年二月葬衛國公主於少陵原先是詔百寮為挽歌詞仍令駙馬韋保衛自撰公主神道碑京兆尹薛能為外監供奉官楊復璟為內監讀儀注甚盛上與郭淑妃御延興門哭送

和蕃公主

弘化　宗室女貞觀十三年十一月降吐谷渾慕容諾曷鉢

文成　宗室女貞觀十五年正月十五日封降于吐蕃贊普弄贊親迎于河源見主行子壻之禮甚謹數大國服飾禮儀之美俯仰有愧沮之色謂所親曰我祖父未有通婚大國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當築一城以誇示後世仍遣酋豪子弟請入國學以習詩書從之

金城　雍王守禮女神龍三年四月十四日降于吐蕃贊普

寧國　肅宗女乾元元年七月十七日出降迴鶻英武威遠可汗仍置公主府二年八月二十三日自蕃還宮正元五年四月十二日詔罷公主府置邑司

永樂　宗室女開元二十五年十一月三日出降契丹松漠郡王李失活

燕郡　餘姚公主女慕容氏開元十五年閏五月十九日出降契丹松漠郡王李鬱于馬

固安　從外甥女辛氏開元五年二月出降奚首領李大酺至八年大酺戰死共立季弟魯蘇為主仍以公主為妻時書疏牙官塞默羯謀害魯蘇翻歸突厥公主密知之遂誘而殺之上嘉其功賞賜累萬公主嫡母妬主榮寵乃上書云主是庶生請別以所生女嫁魯蘇上怒乃令離婚

東光　咸安公主女韋氏降奚首領魯蘇

交河　十姓可汗史懷道女開元五年十二月出降突厥騎施可汗蘇祿

和義　宗室女天寶三載十二月十四日出降寧國奉化王

静樂　天寶四載三月十四日封外甥獨孤氏降松漠都督崇順王李懷節

宜芳　外甥女楊氏天寶四載三月十四日出降饒樂都督懷信王李延寵

崇徽　僕固懷恩女大曆四年五月二十四日出降迴鶻可汗

咸安　德宗女正元四年十月出降迴乾天親可汗其月二十六日勑置咸安公主府准親王乾宗德可汗

大和　憲宗女長慶元年二月出降迴

雜錄

景龍四年正月二十七日幸始平縣送金城公主以驍衛大將軍楊矩為使　上初謂侍中紀處訥曰昔文成公主出降即江夏王送之卿識蕃情又有安遠之略可為朕充此使也處訥辭以不練邊事上又使中書侍郎趙彥昭代行司農卿趙履溫謂之曰公國之寧輔而為一介之使不亦鄙乎彥昭曰計將安出履溫因為託安樂公主密奏留之於是命矩行　二月一日改始平縣為金城縣又改地為鳳池鄉愴別里

開元二十九年七月公主薨吐蕃使來告哀

開元二十一年正月命工部尚書李暠持節于吐蕃以國信一萬匹私覲物二千匹皆雜以五綵遣之尋而金城公主上言請今年九月一日樹碑于赤嶺定蕃漢界詔張守珪李行禕與吐蕃使莽布支同觀樹

焉即樹吐蕃遣其臣隨我使人分徃劒南及河西磧歷告邊州曰兩國和好無相侵掠我使人隨入蕃告亦如之

正元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太常卿董晉奏公主出降蕃國請加王册制曰可三年九月遣迴紇使合闕將軍歸其國初合闕將其君命請婚于我許以咸安公主嫁之命公主見合闕于麟德殿且命中謁者齎公主畫圖就示可汗以馬價絹五萬疋還之許其牙布而去以殿中監嗣王湛然為送咸安公主使仍兼婚禮使

四年十月迴紇公主兼使者至自今蕃上御延喜門禁婦人及車輿觀者時迴紇可汗喜于和親其禮甚盛乃上言曰昔為兄弟今即子壻子壻半子也彼猶父此猶子也父若患于西戎子當遣兵除之又罵辱吐蕃使者乃使其宰相等率衆千餘人及其妹骨祿毗加公主與妹迷叔骨吐祿公主及職使大首領等妻妾凡五十六婦人來迎可敦納娉馬二千匹上令朔州及太原分留迴紇七百餘人其宰相大首領者至館于鴻臚寺將作監迴紇使者見于宣政殿上召迴紇公主及使對于麟德殿頒賜有差

元和三年正月咸安公主薨廢朝三日初王師平史朝義北虜微有功恃此不循臣禮至正元四年迴紇武義成功可汗始遣使獻方物仍求結親德宗于群臣議許之遂以公主降焉命使册可汗為勇猛分相智惠長壽天親可汗册公主為孝順端正智惠長惠可敦御制詩送之事具德宗實録天親可汗卒子忠正可汗立忠正可汗卒子奉誠可汗立奉誠可汗卒國人立其相是為懷相可汗皆從胡法尚公主在蕃二十一年卒册贈燕國太長公主賜謚曰襄穆

太和公主長慶元年二月封為公主册為迴紇可敦出降愛登里邏骨沒密施合毗伽保義可汗以中書侍郎平章事崔植充册使戶部侍郎平章事杜元穎充五禮使五月詔緣改定大和公主出降迴紇事宜令中書舍人王起赴鴻臚寺宣示迴紇等使保義可汗既立遣使求婚遂封第九妹為永安公主將以降嫁焉其年三月保義可汗卒四月册九姓迴紇為崇德可汗五月遣使請迎所許嫁公主朝廷以封第五妹為大和公主以降今迴紇雖狄人固請永安而終不許故命中書舍人王起充鴻臚寺以宣諭焉又詔左金吾大將軍胡証充送公主為迴紇可敦歸國及

加冊可汗等使光祿卿李憲充副使太常卿李銑充
婚禮使公主置府官屬准親王例仍鑄邑司印一面
及發上以半仗御通化門送之勅常參官于章敬寺
前立班儀衛甚盛仍令京兆府摧置公主幕次暫駐
受之百寮謁士女傾城觀焉
會昌元年十一月勅緣迴紇國中離亂頗甚太和公
主恐未安寧須遣文臣專往訪問宜差通使舍人苗
縝充使三年二月太常禮院奏太和公主到日百寮
于章敬門寺立班舊例並以邑司承命入拜承命出
答拜今商量邑司官秩至卑多是者緣恐事太輕今
請公主左右一人戴鬟帛拜皆搢笏命出入以代邑
司官謂得禮之變從之其月二十五日公主自蕃還
京詔左右神策各出軍二百人及太常儀仗鹵簿從
長樂驛迎公主入城其日改封定安大長公主罷太
和公主府宰臣及文武百寮于章敬寺門立班候叅
叅畢太和公主使赴太廟謁憲宗穆宗二室迴從光
化門入內其日宰臣及文武百寮赴宣政衙于東上
閤門進名奉賀赴興慶宮賀太皇太后二十七日勅
定安大長公主自蕃還京莫不哀憫百辟卿士皆出
拜迎宣城貞寧臨貞貞源義昌等公主並宗室近親
合先慰問晏然私第竟已不至度於物體稍似非宜
各罰封絹一百匹以塞僭違陽安長公主既不與定
安光順相見又兩日就宅宣事皆不在家罰封物三
百匹三月中書門下奏伏聞定安大長公主二月二
十五日以迴紇背叛恩德侵軼邊陲于光順門內脫
去簪珥變服請罪陛下擇其僭負方敢封見又以宣
城公主等違勅不到各罰封物伏以禮法之行始此
中壼王化盛事人倫美談周易云正家而天下定矣
臣等忝在樞近不任抃賀踴躍之至伏望宣付史館
紀述為百代典制從之

唐會要卷第六

唐會要卷第七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實封四百戶

臣王溥纂

封禪

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敎告之　也始受命之時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　封禪以告太平也所以必於泰山何萬物所交代之處也　於其上何國高告高順類也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甫之山基廣厚也刻石紀號者著己之功跡也以自效倣也天以高為尊地以厚為德故增泰山之高以放天附梁甫之基以報地明天地之所命功成事遂有益於天地若高者加高厚者加厚矣或曰封者金泥銀繩或曰石泥金繩封以印璽故孔子曰升泰山觀易姓之王可得而數者七十有餘封者廣也言禪者明以成功相傳也梁甫者泰山旁山名正於梁甫何以三皇禪於繹繹之山明已功成而去有德者居之繹繹者無窮之意也五帝禪於亭亭亭亭者制度審諟德者明也三皇禪于梁甫之山者梁信也甫輔也輔天地之道而行之也太平乃封知告于天必也於岱宗何明知易姓也刻石紀號知自紀于百王也燎祭天報之義也望祭山川祀群神也詩云于皇時周陟其高山言周太平封泰山也又曰墮山喬嶽允猶翕河言望祭山川百神來歸也天下太平符瑞所以來至者以為王者承統理調和陰陽陰陽和萬物序休氣充塞故符瑞竝臻皆應德而至德至天則斗極明日月光甘露降德至地則嘉禾生蓂莢起秬鬯出太平感德至天表則景星見五緯順軌德至草木朱草生木連理德至禽獸則鳳凰翔鸞鳥舞麒麟臻白虎到狐九尾白雉降白鹿見白鳥下德至山川則景雲出是實茂陵出異丹阜出蓮甫山出器車澤出神鼎德至淵泉則黃龍見醴泉通河出龍圖洛出龜書江出大貝海出明珠德至八方則祥風至佳喜時喜鐘律調音度施四夷化越裳貢孝道至則以蓮甫者樹名也其葉大於門扇不搖自扇於飲食清凉助供養也繼嗣平明則賓連生房戶賓連者木名連累相承故在于房戶象繼嗣也日曆得其分庶則蓂以英生于階間蓂英樹名也月一日生一英十五日畢至十六日去英故英階生似日月也賢不肖位不相踰則平路生

于庭平路者樹名也官位得其人則生失其人則死狐九尾者何狐死首丘不忘本也明安不忘危也必九尾者也九妃得其所子孫繁息也於尾者何明後當盛也景星者大星也月或不見景星常見可以夜作有益于人民也甘露者民露也降則物無不盛者也朱草者赤草也可以染絳別尊卑也醴泉者美泉也狀若醴酒可以養老嘉禾者大禾也成王時有三苗異畝而生同為一穗大幾盈車長幾充箱民有得而上之者成王訪周公而問之公曰三苗為一穗天下當和為一乎以是果有越裳氏重九譯而來矣

王者所以巡狩者何巡循也狩牧也為天下循行守牧民也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者禮義正法度同律曆計時月皆為民也尚書曰遂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尚書大傳曰見諸侯問百年太師陳時以既民命風俗命市納賈以觀民好惡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則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黜以爵變禮易樂為不從不從者君流改制度衣服為畔畔者君討有功者賞之尚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巡狩所以四時出何當承宗廟故不踰時也以夏之仲月者同律度當得其中也二月八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陰陽終尚書曰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岳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岳所以五歲巡狩何為太煩也過五年為太疎也因天道時有所生歲有所成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歲一巡狩三年小備三伯出述職黜陟一年物有終始歲有所成方伯行國時有所生諸侯行邑傳曰周公入為三公出為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又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言召公述職親說舍於野樹之下也春秋穀梁傳曰古之君民以時視民之勤巡狩祭天何本巡狩為祭天告至尚書曰東巡狩至于岱宗柴也王者出必告廟何孝子出辭反面事死如事生尚書歸假于祖禰曾子問曰王者諸侯出稱告祖禰使祝遍告五廟尊親也王者將出告天者示不專也故王制曰類于上帝宜乎社造于禰類祭以祖配不曰接者尊無二禮尊尊之義造于禰獨見禰何辭從卑不復留尊者之命至禰不謙不至祖即祭告天為告事也祖為出辭也義異告于尊者然後乃辭出王者諸侯

出必將王何示有所尊故曾子曰王者將出必以遷
廟主行載于齊車示有尊也無遷主以幣帛主告于
祖禰廟遂奉以出每舍奠焉蓋貴命也必以遷主者
明廟不可空也王者巡狩諸侯待于境者何諸侯以
守蕃為職也禮祭義曰天子巡狩諸侯待于境也王
者巡狩必舍諸侯祖廟何明尊無二上也故禮坊記
曰君適其臣升自阼階示不敢有其室也禮曰天子
適諸侯必舍其祖廟王者出一公以其屬守二公以
其屬從也王者巡狩崩于道歸葬何夫太子當為喪
主天下皆來奔喪京師四方之中〻也即如是舜葬蒼
梧禹葬會稽于時尚質故死則止葬不重煩擾也何
以知太平乃巡狩以武王不巡狩至成王乃巡狩岳
者何謂也岳之為言捅〻功德東方為岱宗者言萬
物更相代于東方也南方霍山者霍之為言護也言
萬物護也大陽用事養護萬物也西方為華山者華
之為言護也言萬物成孰可得護也北方為恒山恒
者常也萬物伏藏於北方有常也中央為嵩山言其
後大之也故尚書大傳曰五岳謂岱山霍山華山恒
山嵩山也謂之瀆何瀆者濁也中國垢濁發源東注
海其功著大故稱瀆也爾雅云江淮河濟為四瀆也

諸侯所以考黜何王者所以勉賢抑惡重民之至也
尚書曰三載考黜三載黜陟禮記九錫車馬衣服樂
朱戶納陛虎賁鈇鉞弓矢秬鬯皆隨其德可行而賜
車馬能安民者賜衣服能使民和樂者賜以樂民衆
多者賜以朱戶能進善者賜以納陛能退惡者賜以
虎賁能誅有罪者賜以鈇鉞能征不義者賜以弓矢
孝道備者賜以秬鬯以先後與施行之次自不相踰
相為本末然安民然後富貴而後樂〻而後衆乃多
賢〻乃能進善進善乃能退惡退惡乃能斷刑內能
正己外能正人內外行備孝道乃生能安民故賜車
馬以著其功德安其身能使人富足衣食倉庫實故
賜衣服以彰其體能使民和樂故賜之樂以事其先
也禮曰夫賜樂者不得以時王之樂事其宗廟也朱
盛色戶所以紀民數故民衆多賜朱戶也古者人君
下賢降階一等而禮之故進賢賜之納陛以優人也
既能進善當能戒惡故賜虎賁虎賁者所以戒不虞
而距惡距惡當斷刑故賜之鈇鉞鈇鉞所以斷大刑
刑罰既中則能征不義故賜弓矢弓矢所以征不義
伐無道也圭瓚秬鬯宗廟之盛禮故孝道備而賜之
秬鬯所以極著孝道孝道純備故內和外榮王以象

德金以配情芬香條鬯以通神靈玉飾其本君子之
性金飾其中君子之道君子有黃中通理之道美素
德金者精和之至也玉者德美之至也鬯者芬香之
至也君子有玉瓚秬鬯乎車者以配道德也其至矣
合天下之極美以通其志也其惟玉瓚秬鬯乎車者
謂有赤有青之蓋朱輪將能居前左右寢米庶也以
其進止有節德綏民路車乘馬以安其身言成章行
成規衮龍之衣服衣顯其德長於教誨內懷至仁則
賜時王樂以化其民尊賢達能動作有禮賜之納陛
以安其體居處修治房內節男女時配貴賤有別則賜
朱戶以明其德列威武有矜嚴仁聖強賜以虎賁以
備非常喜怒有節誅伐刑賜以鈇鉞使得專移好惡
無私執義不傾賜以弓矢使得專征孝道之美百本
行之本也故賜以圭瓚得專為賜也故王制曰賜之
弓矢然後專殺又曰賜圭瓚然後為暢者資暢於天
子王度記曰天子鬯諸侯薰大夫芭蘭士蕭庶人艾
車馬衣服樂三等賜與其物禮天子賜諸侯民服車
路先設路下四惡之又曰諸公奉選服王制曰天子
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詩曰君子來朝何錫與之雖
無與之路車乘馬又何以與之玄袞及黼書曰明試

以功車服以庸朱戶納陛虎賁者皆與之制度而鈇
鉞弓矢玉瓚與皆之物各因其宜也秬者黑黍一稃
二米鬯者以百草之香鬱金合而釀之成為鬯陽達
於牆屋入於淵泉所以灌地降神也玉瓚者器名也
所以灌鬯之器也以圭飾其柄灌鬯貴玉器也所以
三歲一考績何三年有成故於是賞有功黜不肖尚
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何以知始考輒黜之尚書
曰三年一考少黜以地書所言三考黜者謂爵土異
也小國考之有功增土進爵後考無功削黜後考有
功止而賜之矣五十里不過五賜而進爵土七十里
不過　賜而進爵土能有小大行有進退也一說盛
德始封百里者賜三等得征伐專殺斷獄七十里伯
始封賜二等至虎賁百人後有功賜弓矢復有功賜
秬鬯增爵為侯益土百里復有功入為三公五十里
子男始封賜一等至樂復有功稍賜至虎賁增爵為
伯復有功稍賜至秬鬯增爵為侯未賜鈇鉞者從大
國連率方伯而斷獄受命之五致太平之主美群臣
上下之功故盡封之及中興征伐大功皆封所以著
大功盛德之士亦封之所以尊有德也以德封者必
試之必附庸二年有功　封五十里元士有功者

亦為附庸世其位大夫有功成封五十里卿功成封七十里公功成封百里士有功德遷為大夫大夫有功德遷為卿卿有功德遷為公故爵主有德封主有功也諸侯有九錫習其賜者何予之能否未可知也或曰德之但未得行其習以專也三年有功則皆得用之矣二考無功則削其地而賜自弃知明本非其身所得也身得之者得以賜當猶黜之爵所以封賢也三公功成當封而死得立其子為附庸賢者之體能有一也不二矣一削為七十里侯再削為七十里伯三削為寄公七十里伯一削為五十里伯二削為

五十里子三削地盡五十里子二削為三十里子再削為三十里男三削地盡五十里男一削為三十里男再削為三十里附庸三爵為盡所以至三削何禮成于三三三而不改雖反無盡也尚書曰三考黜陟先削地後黜爵者何爵者尊號也地者人所任也今不能治廣土衆民故先削其土地也故王制曰宗廟有不順者君黜以爵山川神祇有不舉者君削以地明爵土不相隨也或曰惡人貪狼重土故先削其所重者以懼之也諸侯始封爵土相隨者何君子重德薄刑賞疑從重詩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

君幼稚雅考不黜者何君子不備責童子也禮八十曰耄九十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二王後不貶黜者何尊賓客重先 也以其當公也罪惡足以絕之即絕更立其次周公誅祿甫立微子妻父母不削已昆弟削而不黜 非以賢能得之也至于老小但令得大夫受其罪而已諸侯喑聾跛躄惡疾不免黜者何尊人君也春秋田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傳曰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有狂易之病蜚亡而死由不絕也世子有惡疾廢者何以其不可承先祖也故春秋傳曰兄弟何以不立疾也何疾惡疾也

王者所以不臣三何也謂三王之後妻之父母夷狄也不臣三王之後者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詩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謂微子朝周也尚書曰虞賓在位不臣丹朱也不臣妻父母何妻者與己一體恭承宗廟欲得其歡心上承先祖下繼萬世傳於無窮故不臣也春秋曰紀季姜歸于京師父母之于子雖為王后尊不加于父母加王何王者不臣也人 宋三世內娶于國中謂無臣也夷狄者與中國絕域異俗非中和氣所生非禮義所能化故不臣也春秋傳曰夷狄相 君子不疾尚書大傳曰正朔所不加即君

子所不臣也王者有暫不臣者五謂祭尸受授之師
將帥用兵三老五更不臣祭尸者方與尊者配也不
臣受授之師者尊師重道欲使極陳天人之意也故
禮學記曰當其為師則不臣也當其為　則不臣也
不臣將帥用兵者重士衆為敵國〻不可從外治兵
可不從內御欲成其威一其令春秋之義兵不稱使
明不可臣也不臣三老五更者欲率天下為人子弟
禮曰父事三老兄事五更王者不純臣諸侯何尊重
之以其列土傳子孫世〻稱君南面而治凡不臣異
朝則迎于之者親則待之於阼階升降自西階為庭
燎設九賓享禮而後歸是異於衆臣也始封之君不
臣諸父弟何不忍以己一日之功德加于諸父兄弟
也故禮服傳曰封君之子不臣諸父封君之孫盡臣
之禮服傳曰子得為父臣者不遺善之義也詩云文
武受命召公維翰台公文王子者傳曰子不得為父
臣者闔門尚和朝廷尚敬人不能無過失為恩傷義
也王者臣不得為諸侯臣以其尊當與諸侯同春秋
傳曰許公不世待以初或曰王者臣復得為諸侯臣
者為衰世主上不明賢者非其罪而去適不施行百
姓不得其所復令得為諸侯臣施行其道易曰不事
王侯此據言王之致仕臣也言不事王可知復言侯
者明年少復得仕於諸侯也王者臣有不名者五先
生老臣不名親與先生戮力共治國同功於天下故
尊而不名也尚書曰咨爾伯不言名也不名者貴賢
者而已共成先祖功德〻加于百姓者也春秋曰單
父不言名傳曰大夫之命于天子者大也盛德之士
名尊賢也春秋曰公弟叔肸諸父諸兄不名親父親
兄者親與己父兄有敵體之義也詩云王曰叔父春
秋傳曰王禮者何無長之稱也不臣盛德之士者不
可屈爵祿也故韓詩內傳白師臣者帝交友受臣者
王臣〻者爵魯臣者亡不行
天子下至士皆有著龜者重事決疑示不自專尚書
曰汝則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定天
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〻者莫善於著龜禮三正記
曰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
龜陰故數偶也天子著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
士三尺著陽故數奇也所以先謀及卿士何先盡人
事念而不能得思而不能知然後問於著龜聖人獨
見先睹必問著龜何示不自專也或曰清微無端緒
非聖人所及聖人亦疑之尚書曰女則有疑謂武王

也乾草枯骨衆多非一獨以蓍龜何此天地之間壽
考之物故問之也龜之為言久也蓍之為言耆也久
長意也龜曰卜蓍曰筮何卜赴也爆見兆筮也者信
也見其卦也尚書卜三龜禮士冠經曰筮于廣門外
筮畫卦所以必於廣何託義歸智於先祖至尊故因
先祖而問之也卜春秋何方以為於西方東面蓋蓍
之處也卜時西嚮已卜退東向問蓍於東方西以少
問老之義皮弁素積求之於質也禮曰皮弁素積筮
於廣門之外或曰天子占卜九人諸侯七人大夫五
人士三人又尚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不見吉
凶於蓍復以卜何蓍者陽道多變變乃成龜以制火
灼之何禮雜記曰龜陰之老也蓍陽之老也龍非水
不處龜非火不兆以陽動陰也必以荊者取其究音
也禮三正記曰灼龜以荊以火動龜不以水動蓍何
以為啞則是也蓍龜敗則埋之何重之不欲人褻尊
者也周官禹耳三漏是謂六通興利除害決河疏江
皐陶鳥喙是謂至誠決獄明白察於人情湯臂三肘
是謂柳翼攘去不義萬民蕃息文王四乳是謂至仁
天下所歸百姓所親武王望羊是謂攝揚盱目陳兵
天下富昌周公背僂是謂強俊成就周道輔於幼主

孔子反宇是謂尼甫立德澤所興藏元通流聖人所
以能獨見前覩與神通精者蓋皆天所生也
風者何謂也風之為言萌也養物成功所以象八卦
陽立於五極於九五九四十五日變變以為風陰合
陽以生風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條者王也四十
五日明庶風至明庶者迎衆也四十五日清明風至
清明者清芒也四十五日景風至景天也陽氣長養
四十五日涼風至涼寒也行陰氣也四十五日昌盍
風至戒收藏也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不周者不交也
陰陽未合化也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廣莫者大也同
陽氣也故曰條風至地煖明庶風至萬物產清明風
至物形乾景風至棘造實涼風至黍禾乾昌盍風至
生薺麥不周風至蟄虫匿廣莫風至則萬物伏是以
王者承順之條風至則出輕刑解稽留明庶風至則
修封疆理田疇清明風至出幣帛使諸侯景風至則
爵有德封有功涼風至報地德化四鄉昌盍風至則
申象刑飾囷倉不周風至則築宮室修城郭廣莫風
至則新大辟行獄刑
商賈者何謂也商之為言商其遠近度其有亡通四
方之物故謂之商也賈之為言固固有其用物以待

民來以求其利者也行曰商止曰賈易曰先王以至
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論語曰沽之哉我待價
者也即如是尚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方言遠行
可知也方言欽厥父母欲留供養之也
王者始立諸侯皆見何當受法稟主教也尚書輯五
瑞覲四岳謂舜始即位見四方諸侯合符信詩云玄
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言湯王天下大小
國諸侯皆來見湯能通達以禮義也周頌曰烈文辟
公錫茲祉福言武王伐紂定天下諸侯來會聚於京
師受法度也遠近莫不至受命之君天之所與四方
莫敢違夷狄咸率服故也何謂五瑞謂珪璧琮璜璋
也禮曰天子珪尺二寸又曰博三寸剡上寸半厚半
寸半珪為璋方中圓外曰璧半璧曰璜圓中牙身於
外曰琮禮記王度曰玉者有象君之德燥不輕溼不
重薄不撓廉不傷疵不掩是以人君寶之天子紩玉
尺二寸公侯九寸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也五
玉者名何施盡以為璜以徵召璧以聘問璋以發兵
珪以質信琮以起土功之事也珪以為信者何珪者
兊上象物皆生見於上也信莫著于作見故以珪為
信而見萬物之始莫不自潔珪之為言潔也上兊陽
也下方陰也陽尊故其禮順備也在位東方陽見義
於上也璧以聘問何璧者方中圓外象地々道安寧
而出財物故以璧聘問也方中陰德方也圓外陰繫
於陽也陰德感於內故見象於內位在中夫璧之為
言積也中央故有天地之象所以據用也內方象地
外圓象天也璜所以徵召何璜者半璧位在北方北
陰極而陽始起故象半陰陽氣始施徵召萬物故以
徵召也不象陰何陽始物微未可見璜者横也質尊
之命也陽氣橫於黃泉故曰璜々之為言光也陽光
所及莫不動也象君之威命所加莫敢不從陽之所
施無不節也璋以發兵何璋半珪位在南方南方陽
極而陰始起兵亦陰也故以發兵也不象其陰何陰
始起物尚凝未可象也璋之為言明也賞罰之道使
臣之禮當章明也南方之時萬物莫不章故謂之璋
琮以起土功發聚衆何琮之為言聖也象萬物之琮
聚聖也功之所成故以起土功發衆也位西方西方
陽收功於內陰出城於外內圓象陽外直為陰外
而內湊象聚會也故謂之琮后夫人之財也五玉所
施非一不可勝條略舉大者也合符信者謂天子執
瑁以朝諸侯諸侯執珪以覲天子瑁之為言瑁上有

所覆下有所冒故覲禮曰侯氏執圭升堂尚書大傳
曰天子執瑁以朝諸侯又曰諸侯執所受圭與璧朝
於天子無過者復得其珪以歸其拜有過者留有圭
能正行者復還其珪三年珪不復少絀以爵圭所以
還何以為琮信瑞也璧所以留者以財帛盡輙更造
何以言之禮曰圭造尺八寸有造圭門得造璧也公
圭九寸四玉一石何以知不以玉為四器石持為也
以尚書合言五玉也臣見君所以有贄何贄者質也
質己之誠致己之悃愊也王者緣臣子心以為之制
差其尊惠以副其意公信以玉為贄者玉取其燥不
輕溼不重公之德全卿以羔者取其群不黨卿職在
盡忠率下不阿黨也大夫以鴈為贄者取其飛成行
列大夫職在以奉命曰凡國之大事先筮後卜凡卜
人君視體大夫視色士視墨凡人上事視高揚火以
作龜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冬時
聖人者何聖者通也道也聲也道無所不通明無所
不照問聲知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
神合吉凶禮別名記曰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
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萬傑曰聖〻人未
沒時寧知其聖乎曰知之論語曰太宰問子貢曰夫
子聖者與孔子曰太宰知我乎聖人亦自知聖乎曰
知之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何以知帝王聖
人也易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於是始作八卦
又曰聖人之作易也又曰伏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
沒黃帝堯舜氏作文俱言作明皆聖人也論語曰聖
乎堯舜其由病諸可以言禹湯聖人論語曰巍〻乎
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與舜比方巍〻知禹湯聖
人春秋傳曰湯以聖德故放桀何以言文王武王周
公皆聖人詩曰文王受命非聖不能受命易曰湯武
革命順乎天湯武與文王比方孝經曰則周公其人
也下言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何以言臯陶
聖人也以自篇曰若稽古臯陶聖人而能為舜陳道
朕言惠可厎行又旁施象刑維明又聖人皆有表異
傳曰伏羲祿衡連珠唯大目鼻龍伏作易八卦以應
樞黃帝顏得天匡陽上法中宿取象文昌顓頊戴午
是謂清明發節移度蓋象招搖帝嚳駢齒上法月參
康度成紀取理陰陽堯眉八彩是謂通明曆象日月
璇璣玉衡舜重瞳子是謂玄景上應攝提以象三光
禮曰之遠四方動作當能自正以事君也士以雉為
贄者取其不可誘之以食懾之以威必死不可生畜

士行威守節死義不當移轉也曲禮曰卿羔大夫以
鴈士以雉爲贄庶人之贄疋童子委贄而退野外軍
中無贄以纓拾矢可也言必有贄也疋謂鶩也卿大
夫贄古以麑鹿今以羔鴈何以爲古者質取其內謂
得美草鳴相呼今文取其外謂無䖍乳鴈有行列也
禮相見經曰上大夫相見以羔左頭右贄執麑明古
以麑鹿今以羔也卿大夫贄變君與士贄不變何人
君至尊貴美之物以爲贄士賤伏節死義一介之道
也故不變私相見亦有贄何所以相尊敬長和睦也
朋友之際五常之道有通財之義賑窮告急之意中
心好之欲飲食之故財幣者所以副至意也禮士相
見經曰上大夫相見以鴈士各以雉夏以腒也婦人
之贄以棗栗腶修者婦人無專制之義御衆之任交
接辭讓之禮職在供養饋食之間其義一也故后夫
人以棗栗腶修者凡內修陰也又取其朝早起栗戰
慄自正也腶修者脯也故春秋傳曰宗婦覿用幣非
禮也然則棗栗云乎腶修云乎子見父無贄何至親
也見無時故無贄臣之事君以義合也得親供養故
質己之誠副己之意故有贄也
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襲也明受之於
天不受之於人所以變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化也
故袞服大傳曰王始起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
械別衣服也是以舜禹雖繼太平猶宜改以應天王
者改作樂必得天應而後作何重改制也春秋瑞應
傳曰敬受瑞應而王改正朔易服色易曰湯武革命
順乎天而應乎民也文家先改正質蒙先改正質家
先伐何改正者文伐者質文者先其文質者先其質
論語者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王后帝此
湯伐桀告天以夏之牲也詩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
此言文王改號爲周易邑爲京也又曰清酒既載騂
牡既備言文王之牲周騂周亦赤也正朔有三何本
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明王者當奉順而成之故
受命各統一正也敬始重本也朔者蘇也革也言萬
物革更於是故統焉禮三正記曰正朔三而改文質
再而復也三微者何謂也陽氣始施黃泉萬物動微
而未著也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株黃泉之下萬
物皆赤赤者盛陽之氣也故周爲天正也尚赤也十
二月之時萬物始牙而白白者陰氣故殷爲地正色
尚白也十三月之時萬物始達孚甲而出皆黑人得
加功故夏爲人正色尚黑尚書大傳曰夏以孟春月

為正殷以季冬月為正周以仲冬月為正夏以十三
月為正色尚黑以平旦為朔殷以十二月為正色尚
白以雞鳴為朔周以十一月為正色尚赤以夜半為
朔不以二月後為正者萬物不齊莫適所統故必以
三微之月也
正之相承若順連環也孔子承周之弊行夏之時知
繼十一月正者當用十三月也天道左旋改正者右
行何也改正者非改天道也但改日月耳日月右行
故改正亦右行也日尊於月不言正日言正月何也
積日成月物隨月而變故據物為正也天質地文質
者據質文者據文周反統天正何也質文再而復正
朔三而改三微質文數不相配故正不隨質文也王
者受命而起或有所不改者何也王者有改道之文
無改道之質如君南面臣北面皮弁素積聲味不可
變哀戚不可改百王不易之道也王者所以存二王
之後何也所以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明天下非
一家之有謹敬謙讓之至也故封之百里使得服其
正色用其禮樂永事先祖論語曰夏禮吾能言之杞
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春秋傳曰王
者存二王之後使服其正色行其禮樂詩曰　　祼
將常服黼冔言微子服殷之冠助祭於周也周頌曰
有客亦白其馬此微子朝周也二王之後若有
聖德受　　王當因其改之耶天下之所安得受命
耶非其運次者　　心一質一文何以承天地順陰
陽﹅﹅之道極則陰道受陰之道極則陽道受明二陰
二陽不能相繼也質法天文法地　　已故天為質地
受而化之養而成之故為文尚書大傳曰王者一質
一文據天地之道禮三正記曰質法天文法地也帝
王始起先質後文者順天下之道本末之義先後之
序也　莫不先有質性乃後有文章也
王者設三教何承衰救弊欲民反正道也三正之有
失故立三教以相指受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救
野之失莫如敬殷人之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之失
莫如文周人之王教以文其失薄救薄之失莫如忠
繼周尚黑制與夏同三者如順連環周而復始窮則
反本樂稽燿嘉曰顏回仍三教變虞夏何如　曰教者
所以追補敗政靡弊溷濁謂之治也舜之承堯無為
易也或曰三教改易夏后氏始高宗不改之以周之
教承以文也三教所以先忠者行之本也三教一體
而分不可單行頓王者行之有先後何以言忠教並

施不可單行也以忠敬文無可失者也教所以三何
法天地人內忠外敬文飾之故三而備也即法天地
人各何施忠法人敬法地文法天人道主忠人以至
道教人忠之至也人以忠教故忠為人教也地道謙
卑天之所生地敬養之以教為地教也教者何謂也
教者効也上為之下効之民有質朴不教不成故孝
經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論語曰不教民戰是謂
棄之尚書曰以教祗德詩云爾之教矣欲民斯効忠
形於悃誠故失野敬形于祭祀故失鬼文形於飾見
故失薄夏后氏用明器殷人用祭器周人兼用之何
謂曰夏后氏教以忠故先明器以奪孝子之心也殷
人教以敬故先祭器敬之至也周人教以文故兼用
之周人意至文也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
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故有死道
焉以奪孝子之心也有生道焉使人勿倍也故竹器
不成用木器不成　瓦器不成沬琴瑟張而不平竽
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簴　示備物而不可用
也孔子曰為明器者善為備者不仁塗車　靈自古
有之言今古者然也
情性者何謂也性者陽之施情者陰之化也人稟陰
陽氣而生故內懷五性六情〻者靜也性者生也此
人所稟六氣以生者也故鈎命決曰情生於陰欲以
時念也性生於陽以理也陽氣者仁陰氣者貪故情
有利欲性有仁也五常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仁者
不忍也施生愛人也義者宜也斷決得中也禮者履
也履道成文也智者知也獨見前聞不惑於事見微
者也信者誠也專一不移也故人生而應八卦之體
　五氣以為常仁義禮智信是也六情者何謂也喜
怒哀樂愛惡謂六情所以扶成五性〻所以五情所
以六者何人本含六律五行氣而生故內有五藏六
府此情性之所由出入也樂動聲儀曰官有六府人
有五臟五臟者何謂也謂肝心肺腎脾也肝之為言
肝也肺之為言費也情動得序心之為言任也任於
恩也腎之為言寫也以竅　也脾之為言辨也所以
精〻稟氣也五臟肝仁肺義心禮腎智脾信也所肝
以仁者何肝木之精也仁者好生東方者陽也萬物
始生故肝象木色青而有枝葉不能之候何目能出
淚而不能內物木亦能出枝葉不能有所內也肺所
以義者何肺者金之精義者斷決西方亦金成萬物
也故肺象金色白也鼻之為候何鼻出入氣高而有

竅山亦有金石累積亦有孔穴出雲布雨以潤天下
雨則雲消鼻能出納氣也心所以為禮何心火之精
也南方尊陽在上卑陰在下禮有尊卑故心象火色
赤而銳也人有道尊天本在上故心下銳也耳為之
候何耳能遍內外別音語火照有似於禮上下有明
腎所以智何腎者水之精智者進而止無所疑惑水
亦進而不惑北方水故腎色黑水陰故腎雙竅為之
候何竅能瀉水亦能流濡脾所以信何脾者土之精
也土尚任養萬物為之象生物無所私性之至也故
脾象土色黃也口為之候何口能啖嘗舌能知味亦
能出音聲吐滋液故元命苞曰目者肝之所肝者木
之精蒼龍之位也鼻者肺之使肺者金之精制割立
斷耳者心之候心者火之精上為張星陰者腎之寫
腎者水之精上為虛危口者脾之門戶脾者土之精
上為北斗主變化者也或曰口者心之候耳者腎之
候或曰肝繫於目肺繫於鼻心繫於口脾繫於舌腎
繫於耳六府者何謂也謂大腸小腸胃膀胱三焦膽
也府者為藏宮府也故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
性也胃者脾之府也脾主稟氣胃者穀之委也故脾
稟氣也膀胱者脾之府也脾者斷決膀胱常能有熱
故先決難也三焦者腎之府也肝者主瀉三焦亦以
湊液吐故上焦若竅中焦若編下焦若瀆膽者肝之
府也肝者木之精也主仁仁者不忍故以膽斷也是
以肝膽二者必有勇也肝膽異趣何以相知為府也
肝者木之精也木之為言牧也人怒無不色青目脈
張者是其効也大腸小腸心之府也心者主禮ゝ者
有分理腸之大小相受承也腸為胃記也心為皮體
主故有兩府也目為心視口為心談耳為心聽鼻為
心嗅是其支體主也喜在西方怒在東方好在北方
惡在南方哀在下樂在上何以西方萬物之成故喜
東方萬物之生故怒北方陽氣始施故好南方陰氣
始起故惡上多樂下多哀也魂魄者何謂魂猶伝ゝ
也行不休於外也主於情魄者迫然著人主於性也
魂者芸也情以除穢魄者白也性以治內精神者何
謂也精者靜也太陰施化之氣也象火之化任生也
神者恍惚太陰之氣也間総云支體萬化之本也
命者何謂也人之壽也天命已使生者也命有三科
以記驗有壽命以保度有遭命以遇暴有隨命以應
行習壽命者上命也若言文王受命唯中身享國五
十年隨命者隨行為命若言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

命矣又欲使民務仁立義闕無滔天滔天則司命舉
過言則用以弊之遭命者逢世殘賊若上逢亂君下
必灾變暴至夭絶人命沙鹿崩于受邑是也冉伯牛
危言正行而遭惡疾孔子曰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
疾也夫子過鄭與弟子相失獨立郭門外或謂子貢
曰東門有一人其頭似堯其頸似皋繇其肩似子產
然自腰以下不及　三　儡〻如喪家之狗子貢以
告孔子孔子喟然而笑曰　狀未也如喪家之狗然
哉乎然哉乎
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行何日月五星比天為陰故右
行右行者猶臣對君也含文嘉曰計日月右行也刑
德故日月東行而日行遲月行疾何君舒臣勞也日
月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感精符曰
三綱之義日為君月為臣也日月所以懸晝夜者何
助大行化照明下地故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
日之為言實也常滿有節月之為言闕也有滿有闕
也所以有缺何歸功於日也八日成光二八十六日
轉而歸功晦至朔旦受符復行故援神契曰月三日
成魄也所以名之為星何星者精也據日節言也一
日一夜適行一度一日夜為一日剩復分天為三十

六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經千里
也所以必有晝夜何備陰陽也日照晝月照夜日所
以有長短何陰陽更相用事也故夏節晝長冬節夜
長夏日宿在東井出寅入戌冬日宿在牽牛出辰入
申月大小何天道左旋日月東行日月行一度月日
行十三度月及日為一月至二十九日未及七度即
三十日者過行七度日不可分故月乍大小明有陰
陽故春秋曰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十月庚辰朔日
有食之此三十日也又曰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八
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此二十九日也月有閏餘何周
天三百六十五日度四分度之一歲十二月日過十
二度故三年一閏五年再閏明陰不足陽有餘也故
曰閏者陽之餘
所以名為歲何歲者遂也三百六十六日一周天萬
物畢死故為一歲也尚書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
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春夏秋冬時者期也陰陽消息
之期也四時天異名何天尊各據其盛者為名也春
秋物變盛冬夏氣變盛春曰蒼天夏曰昊天秋曰旻
天冬為上天爾雅曰一說春為蒼天等　也四時不
隨正朔變何以為四時據物為名春當生冬當　皆

以正為時也或言歲或言載或言年何言歲者以紀
氣物帝王兵之擄曰為歲春秋曰元年正月十有二
月朔有朔有晦知擄月斷為言年載之言成也載成
萬物終始言之也二帝為載三王為年皆為闢關故
尚書曰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謂二帝也又曰諒陰三
年謂三王也春秋傳曰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知
闢闔曰言夜月言晦月言朔日言朝何朔之言蘇也
明消更生故言朔日晝見夜藏有朝夕故言朝也
聖人所以制衣服何以為絺綌蔽形表德勸善別尊
卑也所以名為裳何衣者隱也裳者鄣也所以隱形
自鄣閉也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何以知
上為衣下為裳以其先言裳也詩曰褰裳涉溱所以
合為衣也弟子職言　衣而降也名為衣何上兼下
也獨以羔裘何取輕煖因狐死首丘明君子不忘本
也羔者取跪乳遜順也故天子狐白諸侯狐黃大夫
蒼士羔裘亦因別尊卑也所以必有紳帶示謹敬自
約　績繪為結於前下垂三分　紳居二焉必有
鞶帶者示有事也所以必有佩者論語曰去喪無所
不佩天子佩白玉諸侯佩　玄玉大夫佩水蒼玉士
佩、、瑌石佩即象其事若　夫佩其耒耜工匠佩其

斧斤婦人佩其鍼鏤何以知婦人　佩玉詩云將翺
將翔佩玉將〻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聖人治天下必有刑罰何所以佐德助治順天之度
也故懸爵賞者示有勸也設刑罰者明有所懼也刑
所以五何法五行也科條三千者應天地人情也五
刑之屬三千辟之屬二千宮刑之屬三百臏辟之屬
五百劓墨之屬各千五百張布於衆非五刑不見割
宮在其中刑者也臏者一其臏宮者女子淫執置宮
中不得出也丈夫淫割去其勢也大辟者謂死也刑
不上大夫何尊大夫禮不下庶人欲勉民使至於士
故禮為有知制刑為無知設也庶人雖有千金之幣
不得服刑不上大夫者據禮無大夫　刑或曰撻笞之
刑也禮不及庶人此亦酬酢之禮也

唐會要卷第七

唐會要卷第八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
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
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實封四百戶
臣王溥纂
郊議上 [illegible]
上元元年上皇居興慶宮父老過者往〻瞻拜出封
丘門虜王次於京城北不見帝文武百官素服紗帽
俯伏候罪虜主命起之親加慰撫遂入都城據大內
己丑斬張彥澤于東市庚寅爲京留守景延廣自扼
其吭死辛卯虜廢晉帝為光祿大夫檢校太尉封負
義侯黃龍府安置虜使來告曰晉少主逆命背約自
貽廢黜吾主欲與唐繼先世之好將冊命唐為中原
主帝命廷臣對曰唐守江淮社稷已固與梁宋阻隔
若爾主不忘先好惠錫行人受賜多矣其他不敢拜
命之辱還兵部侍郎賈潭報聘帝歎曰閔復愆矣其
能抗衡中原乎以齊王景遂為太弟燕王景達為元
帥改封齊王元子南昌王冀為副元帥封燕王依前
東都留守安樂公茂為侍衛諸軍都虞候二月丁巳
朔虜改晉郡為大遼國肆眚改元會同辛未漢帝郡

此卷是南唐事不當
以誤屬入應撤去
借唐會要某某字補抄

位改晉開運四年為天福十二年三月宣州徐知澄
卒夏四月丙子太白晝見以皇甫暉為神衛軍都虞
候秋八月以太傅宋齊丘為鎮南軍節度使周宗為
寧國軍節度使錢佐卒保襲位冬十有一月壬子雨
水冰辛酉雨木冰癸酉雨木冰十有二月越人胡進
思廢其君倧因于義和院錢俶入是歲馬希範卒廣
襲位
越人立俶遷倧于東府丁丑天子崩以太子少傅馮
延巳為昭武軍節度使夏四月廬州周　卒五月癸
楚文昭王葬吳越忠獻王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秋
漢伐吳中國李守貞守貞遣徒事朱元李平奉表來
乞師以潤州李金全為西面行營招撫使壽州劉彥
貞為副諫議大夫查文徽為監軍使兵部侍郎魏岑
為沿淮巡撫使聞河中平遽班師冬十有一月高從
誨卒保庸嗣位葬南平文獻王
淮北諸盜來附以神武都虞候皇甫暉裨將張巒蕭
處恭師師出海泗諸郡以右散騎常侍張義方為監
軍使納賊帥咸師朗以歸二月以中書舍人嚴續為
奉化軍節度使以江州賈崇為神武統軍侍衛諸軍
都指揮使夏四月壬申太白晝見贈故廬山江夢孫

國子司業六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秋七月殺天威統
軍都虞候王建封八月以建州王崇文鎮廬州以諫
議大夫查文徽為永安軍節度使留候冬十有二月
日暈三重
詔曰春秋日食地震星孛木冰可謂甚矣此者災異
仍多豈人君不德以召之耶抑亦天心之仁愛而譴
告之也朕甚惕焉曩者進兵閩粵武夫悍將不諭朕
意而務為窮黷以至父征子餉上違天意下奪農時
咎將誰執在予一人其大赦境內窮民無告者大賜
粟帛二月以東都留守燕王巽為潤宣二州大都督
鎮京口宣州周宗為東都留守福州許言吳越戍兵
亂殺李仁達而適遣人告急於境建州節度使查文
徽劍州刺史陳海兵師應之文徽留屯江口進至
西門伏兵發文徽被執海與越人戰大敗之獲其將
馬文進葉仁安等歸于建康帝送文進等還越越亦
歸文徽夏四月以劍州刺史陳海為永安軍節度使
秋月冬十有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己酉天子崩楚
朗州節度使馬希萼遣使來乞師遂以楚州屯兵攻
潭州殺希廣杖其妻死于市左右用事者皆臠割之
希萼自稱楚王遣鎬統信州屯兵以覘楚十有二月

徒將郭威領大軍北征壬子次澧州何福進率壯士
擁威為天子
周帝即位劉旻稱帝於太原初契丹犯河南晉帝北
遷韓熙載上書曰陛下有經營天下之志當在今時
若戎主遁歸中原有主安輯稍定則未可圖也時以
連兵南閩至此方議北征熙載又上書曰郭氏奸雄
雖有國日淺而為理已固兵若輕舉非獨無成亦且
有害乃命李金全耀兵於淮上而止夏四月秋七月
樂安公茂卒冬十月楚人徐威陳還魯公館陸孟俊
執其君馬希萼囚于衡山立王子希崇十有一月楚
人廖偃等招合蠻猺復立希萼為楚王楚國大亂邊
鎬以信州屯兵出宜春討長沙破其軍于龍回關徐
威等以希崇降希萼亦送款于鎬盡遷馬氏之族于
金陵以希萼為洪州大都督封楚王希崇為舒州節
度使以邊鎬為湖南節度使鄂州劉仁贍以舟師趣
岳州岳州降以將軍宋德權為岳州刺史以客省引
進使任鎬為監軍使以馬光惠為朗州節度使留後
宋齊丘拜太師固辭復為太傅
分洪州高安縣置筠州割清江萬載上高屬焉以湖
南行營糧料使王紹顏為刺史三月以撫州馮延巳
為左僕射平章事右僕射孫晟守本官平章事潤州
徐建中書侍郎平章事夏四月丙戌日有食之五月
司徒致仕李建勳卒秋劉晟取桂管將軍張巒爭之
不克朗州裨將劉言執留後馬光惠送建康言自領
州事李建期屯益陽將討劉言而楚地新定府庫空
虛宰相馮延巳以克楚為功不欲取費于國乃重斂
其民以給軍邊鎬不能振撫楚人皆怨帝亦患之謂
馮延巳孫晟曰湖湘之役楚民厭亂求息肩於我今
欲罷桂陽之師解益陽之戍即授劉言以節鉞使自
安輯其民吾亦得惠養湘衡之地如是則遠邇完實
二藩在吾度內爾公等亟行之無為後悔孫晟即欲
奉行延巳曰吾以偏師克全楚天下驚動今三分喪
二何以為功遂稽其命未幾劉言遣王進逵益陽殺
建期等乘勝攻長沙邊鎬遁歸所在屯戍相繼散走
獨張巒全師而還且戰且行取道于岳州刺史宋
德權監軍使任鎬皆棄城走帝大怒削邊鎬官流饒
州戮宋德權任鎬于大社斬裨將由洪泰尹建于都
門外以張巒為信州刺史延巳等自劾起之孫晟請
罪不已乃罷為右僕射冬十有二月洪州大都督馬
希萼入覲留建康弗遣

周行偶據潭州三月建康大夫踰月廬舍營署殆盡
夏五月以木傳宋齊丘為鎮南軍節度使秋七月以
鄂州劉仁贍為神武統軍侍衛都指揮使以濠州觀
察使何敬洙為武清軍節度使大蝗八月不雨冬十
月築楚州白水塘以溉田命州縣陂塘堙廢者修複
之十有二月木氷
春正月大星墜于東北聲如雷兖州節度使慕容彥
超遣使來乞師以拒周出兵數千至淮北為周師所
敗俘其將校于京師天下平彥超釋唐俘諭之曰歸
語爾主朕誅逆命何苦來援帝亦悔之漢未遣使潭
州市茶會遣鎬手馬氏例俘于金陵由是引劉懸勞
以上若萬斤遣之壬辰天子崩自前年八月不雨至
于三月民大饑疫死者大半下令郡縣煮粥以食之
劉旻乞師于契丹以寇潞州天子親征大敗之休兵
潞州大饗將士斬敗將樊愛能等七十餘人軍威大
振進圍太原遣符彥卿史彥超等北控圻口以斷契
丹援路彥卿等敗績彥超戰沒天子還班師夏五月
丁亥月重輪秋七月契丹使其舅來聘昇元中宋齊
丘選宮嬪雜以珠貝羅綺泛海北通契丹欲賴之以
複中原而虜使至則厚幣遣還追至淮北輒使人刺
之後遣使泛海齎琛寶以報聘虜意晉人殺其使數
北中原至是館虜使于清風驛夜讌更衣盜斬其首
契丹自此不至蓋中原間之也冬十月　春二月
以門下侍郎嚴續守本官平章事夏四月以壽州劉
彥貞為神武統軍侍衛諸軍都指揮使以劉仁贍為
清淮軍節度使三月周伐蜀秋七月蜀使來聘冬十
月東都留守周宗乞罷鎮詔曰崧岳降靈誕生良弼
佐我先朝施及朕躬尚賴保釐底于成績而遽爾請
罷豈朕不德不能優禮勳舊而致然也昔蕭何守巴
蜀而高祖無西顧之患寇恂守河內而光武無分民
之嫌今任公以何恂之事宜強飯扶力以副朕意于
晄國之安危惟茲淮甸慎始成終非公而誰所請宜
不允宗以老病三表乃許守司徒致仕以中書舍人
馮延魯為工部侍郎東都留守以侍衛諸軍都虞候
賈崇為東都屯營使十有一月周師來伐李穀為都
部署攻壽州帝召宋州宋齊丘還都齊丘請徵諸郡
兵屯于淮泗以裨將有才略者主之聲言偏師敵人
不測其實必難輕進春水時至糧道阻隔懸軍日久
自當遁去然後遣使請平彼必樂從議者不同遂止
劉彥貞督兵以抗周師江州皇甫暉帥師為援李穀

退也正陽天子命李重彥貞敗死皆惴慄帝欲親拒
周師中書舍人喬匡舜極諫貶匡舜臨川觀行之議
亦寢天子先詔錢俶攻常宣二州以撓我師于是吳
越伺間攻常州刺史趙仁澤被執將軍柴克宏敗常
州大敗越人斬首千餘級獲其將吏數十人皆斬于
京口拜克宏奉化軍節度使天子營于淝水之陽徙
正陽橋于下蔡林仁肇皇甫暉爭之不勝暉走滁州
天兵追斬之遂下滁池帝惡之遣泗州牙將王知朗
至滁州稱唐皇帝奉書願効貢賦陳兄弟之禮天子
不、東都留守馮延魯光州刺史張紹舒州刺史周
祚泰州刺史方訥皆棄城走延魯削髮僞為僧遁歸
周人執之蘄州裨將李福殺其刺史王承儁降周帝
益惡之始改名景以避周廟諱遣翰林學士鍾謨文
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獻犒軍牛五百頭酒二
千　金銀羅綺數千請割壽濠泗楚光海大州以
求罷兵天子不報謨等皆留行在分兵襲下揚泰帝
遣人懷蠟丸出走契丹求救為邊將所執光州刺史
張承翰降周天子至淮南下詔撫安楊氏之後帝
之命闔死使尹延範自泰州徙讓皇一族于京口延
範殺其子弟六十餘人以其婦女渡江周先　使劉

重進得其玉硯瑪瑙椀翡翠瓶以獻周揚氏遂絕帝
罵曰小人以不義之名累我腰斬延範歸之以專殺
之罪
司空孫晟禮部侍郎王崇質奉表于周辭益卑服削
去帝號天子猶不荅晟等弟遣鍾謨請歸取表盡
獻江北之地天子許之遣崇質德明還始賜江南書
曰自有唐失御天步多艱六紀于茲瓜分鼎峙自為
聲教各擅蒸黎交結四夷憑陵上國華風不競否運
所鍾凡百有心孰不興憤朕擅一百州之富庶握三
十萬之甲兵農戰交修士卒樂用苟不能恢復內地
申畫邊疆便議班旋直同戲劇至于削去尊稱願輸
臣節孫權事魏蕭詧奉周古也雖然今則不取但存
帝號何爽歲寒儻堅事大之心必不迫人于險德明
等歸盛稱周天子英武帝尤惡之宋齊丘陳覺等皆
以割地無益而德明賣國以圖利帝怒斬德明二月
遣元帥景達帥師應壽春陳覺為監軍使拜邊鎬為
大將許文縝副之中書舍人韓熙載上疏請罷監軍
使不報司徒致仕周宗卒三月江州柴克宏卒諸郡
屯田相率起義以農器為兵聚紙為鎧處處保聚號
曰甲軍周苦之景達等趨壽州其將朱元李平唐進

克復舒蘄泰三州夏大雨周師在揚滁和者皆却諸將請要其險隘擊之宋齊丘曰擊之怨深不若縱之以為德誠諸將閉壁不得要戰周師皆集于壽州故諸州雖復而壽春之圍益固天子駐于渦口猶欲再幸揚州宰相范質以師老泣諫乃班師以李重進攻廬州向訓守揚州訓請棄揚州併力以攻壽春乃封武庫付主者遣淮南舊將按巡城中秋毫不犯而去淮人大悅皆負糗糧以送周師秋七月揚光滁和復歸于我冬十有一月周殺我行人孫晟

元帥景達命其將朱元等比紫金山築甬道以餉壽州二月天子復來伐徙下蔡橋于渦口為鎮淮軍築二城以夾淮周師連破紫金山諸寨監軍陳覺乞罷朱元帝遣大將楊守忠代元旦召之元憤懟叛降周諸軍皆潰許文縝邊鎬被擒景達以州兵奔還金陵三月丁未劉仁贍病且死其副孫羽等以壽州降仁贍病卒夏四月己巳天子班師亂兵焚揚州民皆徙江南秋七月冬十月天子復來伐圍濠州濠州刺史郭廷謂降周泗州守將范再遇叛降周泰州亦潰周師步騎數萬水陸齊進軍士作檀來之歌聲聞數十里十有二月天子駐于楚州城北

改元交泰周師攻楚州守將張彥能鄭昭業城守孟堅城壞彥能昭業戰死周人屠其城而戍之丁未海州潰天長靜海軍潰周人盡得海泰揚楚之地丁卯周人次揚州癸酉次瓜洲三月壬午朔次泰州丁亥復次揚州辛卯遂幸迎鑾以臨大江時揚泰滁和壽濠泗光海等州已為周得廼遣陳覺奉表獻廬舒蘄黃盡江以為界天子許之賜書曰皇帝恭問江南國主勞其良若而已夏五月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奉周正朔以交泰元年為顯德五年鍾謨還延魯至自京師國主復遣謨等奉表拜成且請傳位天子優詔勞

安之傳位之意遂止以謨為禮部侍郎延魯戶部侍郎以行營應援使林仁肇為浙西節度使前廬州孫漢威為奉化軍節度使贈劉仁贍太師追封衛王孫晟太傅追封魯國公劉彥貞中書令張彥能侍中其餘將士死國難者追贈有差秋泉州劉從効奉表貢于京師天子不納冬十月禮部侍郎常夢錫卒十有二月流陳覺于饒州流李徵古于洪州皆殺之放宋齊丘于青陽太弟景遂固請歸藩于是以長子冀為太子以景遂為洪州大都督封晉王齊王景達為撫州大都督信王景遏為百勝軍節度使昇兒初括定

民賦每正苗一斛別輸三斗于官廪授鹽二斤謂之鹽米至是淮甸鹽湯皆入于周遂不支鹽而輸米如初以為定式

宋齊丘縊死于青陽夏晉王景遂卒秋七月鍾謨請鑄大錢以一當十曰永通　貨以信州刺史張巒為天德軍使九月太子冀卒初丹陽古銘曰天子冀州人以冀應之未幾九十識者謂冀州趙地也明年

皇朝受命之符爾次子從嘉封吳王居東宮鍾謨曰從嘉輕佻請立紀國公從善國主怒貶謨為國子司業立從嘉為太子天子使人謂國主曰吾與汝大義已定終慮後世不汝容可及吾世修城隍治要害為子孫計國主因營緝諸城謀遷都于洪州曰建康與敵境隔江而已又在下流敵兵若至閉門自守借使外諸侯能救國難即為劉裕陳伯先爾今吾徙豫章據上流而制根本上策也群臣多不欲惟樞密使唐鎬贊成之夏六月熒惑守心光芒相射癸巳天子崩秋七月升洪州為南昌建南都冬十月流鍾謨于饒州賜死貶張巒為宣州副使殺之十有二月罷鑄大錢明年周亡　編年之法絕筆于周亡者清風發而群陰伏理固然也雖然無所述而遂泯其實則何以著李氏之罪故者器服物度賞刑威直書其僭將以正其罪爾

建隆元年臣屬于　皇朝夏四月太子太傅馮延巳卒是歲李重進使來乞師拒之遣馮延魯入貢以賀

二年春以世子從嘉監國〻王如南都所過慰勞守宰存問高年疾苦會齊王景達于廬山歷覽勝境與從臣譚宴浹日而去三月至南都以何洙為奉化軍節度使豫章迫隘宮府勞署皆不能容群臣日夕思歸國主悔怒唐鎬慙懼發病卒六月國主殂于南都年四十有六在位十有九年秋七月國主之喪至自豫章群臣請殯別宮世子手扎不許辭甚哀切乃殯于萬壽殿遣使入　朝乞追復帝號

太祖皇帝許之謚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葬順陵廟號元宗嗚呼甚哉守成之難也非特守之難而授之者尤難非授之難而知其可受者為難商有天下成湯作之太甲守之而中有不類之憂向非阿衡之佐則求其思庸之復也難矣周有天下武王作之成王守之而中有流言之變向非周公征之則求其危疑之雅也亦難矣以唐太宗之豐功大業一正天下建不拔之基而晉王之立殺父之臣矢父之政卒至于

大亂剏不及于太宗者乎元宗即位一十九年有經
營四方之志約已愼刑勤政如一向非任用群小屏
棄忠良國用不單于閩楚師旅不棄于淮甸則庶幾
完成之君也志有之曰揚者易生之木也一人植之
十人拔之無生楊矣以新造之唐而守之非道不幾
乎朝萌而夕櫱其亡也不旋踵故周世宗以衰世之
鋒一鼓而十四州之地掇如也悲夫
嗚呼春秋之時君薨明年正月公即位自桓公始宣
成而下未嘗革也昭公薨于乾侯定公于明年夏六
月戊辰即位者其故何哉蓋非常之變起于不可測
非常之禮行于不得已古之人覩會適以應世則處
非常之變非常之禮者皆禮經之所不得而考也義
起于情而已矣且諸侯薨于路寢而昭公客死于乾
侯者非常之變起于不測也嗣君釋覓反喪而定公
即位于明年六月者非常之禮行于不得已也元宗
殂于豫章後主留守建康必待喪還旣殯而後即位
其偶合乎昭定之事乎且聖人制禮立天下之大爲
天下之大防也情僞之變無窮而禮之所載有常以
有常之禮御無窮之變則亦隨其宜而已矣故禮不
盡而義有餘則禮以義起義不足而禮有餘則義以
禮達君子遭變亂而無癈于禮者在　其義爾天喪
禮之大與經載之詳矣而曾子之所問者禮經有所
不及也變禮之測曾子問載之詳矣而君薨于外世
子泣于內者曾子問有所不及也非趨時而合義其
孰能與于此哉
德雖不競孰非天亡　日月供照爝火銷光作後主書
後主名煜字重光初名從嘉元宗第六子也少而聰
慧善屬文工書畫初封安定郡公淮上兵起爲神武
軍都虞侯沿淮巡撫使累遷諸衛大將軍諸道副元
帥封鄭王太子冀卒四兄皆早亡以次爲嗣改王吳
拜尚書令知政事建隆二年元宗南遷立煜爲太子
監國六月元宗殂于豫章七月喪還建康太子即位
尊母鍾氏爲太后太后父名太章故改號聖尊后妃
周氏爲國后封弟從善爲韓王南都留守從益鄧王
從謙宜春王從度昭平郡公從信文陽郡公以右僕
射嚴續爲司空依前平章事大赦境內文武進位有
差罷諸路屯田使委所屬令佐與常賦俱征八月鄂
州王崇文卒以南郊巡撿使延諫爲武清軍節度使
留後冬十月以南都留守韓王從善爲司徒兼侍中
諸道兵馬副元帥以鄧王從益爲司空南都留守下

令諸司無職事官四品以下至九品日二員待制于內殿泉州劉從効遣其子紹基來貢二年劉從効卒州人立其次子紹鎡為留後紹基未還統軍使陳洪進執紹鎡并其族送于金陵推立其副張漢思漢思老不任事洪進逐之自稱留後國主即以國主為清源軍節度使以紹基為殿直軍都虞候紹鎡為監門衛中郎將句容尉張泌上言為理之要詞甚切激國主手批慰答召為監察御史以神武統軍朱業為寧國軍節度使以潤州林仁肇為神武統軍秋七月建州陳誨卒禮部尚書湯承祐卒以江州何洙為左武衛上將軍封苗國公以宣州朱業鎮江州以神武統軍林仁肇為寧國軍節度使乾德元年夏左武衛上將軍何洙卒秋七月以兵部尚書游簡言知尚書省還右僕射是歲南平高繼沖歸于　京師國除初金陵臺閣殿庭皆用鴟吻自乾德後朝廷使至則去之使還復用二年春正月始用鐵錢以鐵錢使戶部侍郎韓熙載為兵部侍郎勤政殿學士初烈祖且殂謂元宗曰德昌宮泉布億萬緡以給軍用吾死善修鄰好北方有事不可失也及元宗即位兵屢起德昌泉布既竭遂鑄唐國錢其文曰唐國通寶又鑄大唐通

寶與唐國錢通用數年漸弊百姓盜鑄極為輕小保大末兵窘財乏鍾謨請改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曰永通泉貨徑寸七分重十八銖字八分書背面肉好皆有

郭謨誅遂廢至是有鐵錢之議每十錢以鐵錢六雜銅錢四既而不用銅錢民間但以鐵錢貿易物價增湧民復盜鑄頗多芒刺不及官場圓淨雖重其法犯者益衆至末年銅錢一當鐵錢十禮部侍郎湯悅上言泉布屢變亂之招也且豪民富商不保其貨則曰益思亂累數百言不報夏鄂州黃延謹卒以宣州林仁肇代九月封長子仲寓清源公次子仲宣〻城公冬十月仲宣卒追封岐王十有一月國后周氏殂三年春葬昭惠后于懿陵蜀孟昶俘于　京師國除以江州朱業為神武統軍侍衛都軍使以虔州留後柴克貞為奉化軍節度使夏司空平章事嚴續鎮潤州秋九月聖尊后鍾氏殂召南都留守鄧王從益還都以鄂州林仁肇為南都留守南昌尹葬光穆皇后于順陵四年夏五月以吉州刺史楊守忠為武清軍節度使留後秋十月神武統軍朱業卒十有二月潤州嚴續卒五年春命兩省侍郎諫議大夫給事中〻書舍人集賢勤政殿學士分夕于光政殿宿直國主

引與諱論或至夜分開寶元年夏江王景遂卒冬十有一月納后周氏昭惠之母弟也二年春以左僕射游簡言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夏簡言卒以禮部侍郎湯悅為門下侍郎平章事知制誥張洎上疏曰悅非經綸之才不宜處鈞衡之地國主以悅文學舊臣特加獎用乃罷洎職冬較獵于青龍山還憩大理寺親錄囚原貸甚衆韓熙載奏獄訟有司之事囹圄之中非車駕所至請損內帑錢三百萬充軍資庫用國主從之純慈糾繆其熙載之謂乎天子詔國主諭南漢務臣劉鋹然執我行人龔慎儀三年中書侍郎韓熙載卒贈平章事命境內崇修佛寺又于禁中廣罷僧尼精舍多聚徒衆國主與后頂僧伽帽衣袈裟誦佛經拜跪頓顙至為瘤贅由是建康城中僧徒迨至數千給廩米緡帛以供之四年春劉鋹俘于京師國除夏四月齊王景達卒遣弟韓王從善入朝留于京師授泰寧軍節度使國主表求從善還國　不許自從善不還四時宴會皆罷登高賦文以見意曰原有鴒兮相從飛嗟嗟季兮不來歸常快快以國蹙為憂各有商人上密事請往江陵竊燒　皇朝戰艦國主懼事泄不聽商人遁去五年春　皇朝屯師漢陽鄂州

揚守忠以聞人心大惱乃貶損制度下書稱教改中書門下省為左右內侍尚書省為司會府御史臺為司憲府翰林為文館樞密為光政院降封韓王從善為南楚國公鄧王從益為江國公吉王從謙為鄂國公其餘官稱多有改易殿庭始去鴟吻每遇　皇朝使至國主衣紫袍備藩臣禮使退服御如初大年春　皇朝使中書舍人盧多遜來聘國主願受封拜不許洪州林仁肇卒中書舍人潘佑薦衛尉卿李平判司農寺又薦平知司會府群情紛紛以為明党佑上書極言時政凡七章不止有家國陰陰如日將暮之辭國主惡之乃收平下大理自縊妻子徙饒州次收佑佑自刭母及妻子徙虔州七年皇朝使閤門使梁迥來聘從容謂國主曰今歲國家有柴燎之禮當入助祭國主唯唯不荅秋中書舍人李穆賫詔曰朕以仲冬有事于圜丘思與卿同閱犧牲國主辭以疾穆反命遂決進取九月王師自荊湖直趍池州池州王將戈彥城走遂克池州進軍當塗將軍張溫鄭彥華杜真相繼敗績下教去開寶年稱公和牘籍稱甲戌歲江南自周世宗後不復用兵僅二十年老將已死主兵者皆新進少主以功名自負輙抗王

師聞兵興踊躍言利害者日有十數及遇苛敗北中
外奪氣戒嚴城守國主遣徐鉉周惟簡奉表乞緩師
不荅主師進屯建業城南十里時雖下池州及姑
孰餘群皆未奉命糧道限隔樊若水請于採石繫浮
橋以利轉餽每歲大江春夏暴漲謂之黄花水及
王師至水皆退小故識者知其天命焉吳越圍常州
軍使余成禮劫刺史禹方誠以降吳越進圍京口議
者以京口要害之地當得良將守之乃拜親吏劉澄
鎮海軍節度使留後以凌波軍都虞候盧絳為援澄
已懷觸背國說絳還金陵而自率將吏降越袁州萍
鄉制置使劉茂忠破潭師于境内拜茂忠袁州刺史
八年春閱民為師徒昇元初均董民田以定科賦自
二緡以上出一卒號義師中有别籍分居又出一卒
號新擬生軍民有新置物產者亦出一卒號新擬軍
又于客户内有三丁者抽一卒謂之團軍後改為拔
山軍使物力户為帥以統之保大中許郡縣村社競
渡每歲瑞午官給綵段俾兩、較其遲速勝者加以
銀挽謂之打標舟子皆籍其名至是盡蒐為卒謂之
凌波軍又率民間傍奴贅壻謂之義勇軍又募豪民
能自備緡帛兵器招集無賴亡命謂之自在軍又招
百姓自老弱外能被堅執鋭者謂之排門軍并屯田
白甲之類凡一十三等皆使扞敵守把夏誅神衛統
軍諸軍都虞候皇甫繼勲秋洪州節度使朱令贇將
兵一十五萬屯潯陽湖口與諸將議曰今若前進而
王師反據我後則上江阻隔退乏糧道亟為虜矣乃
以書招南郡留守劉克貞代鎮湖口克貞以病留令
贇亦未進國主累促之令贇以長筏大艦師水陸諸
軍至虎蹲洲與王師遇舟筏俱焚令贇死餘衆皆潰
金陵受圍經歲城中斗未者相枚籍自潤州降後不
聞外信或云令贇已敗國主猶意其不寔冬百姓疫
死士卒乏食諜云大軍决以十有一月乙未破城國
主議遣其子清源公仲寓出通降款左右以謂堅壘
如此天象無變豈可計日取降是日城果陷宮中圖
籍萬卷尤多鍾王墨迹國主嘗謂所幸保儀黄氏曰
此皆累世保惜城若不守爾可焚之無使散逸及城
陷文籍盡煬光政使陳喬曰吾當大政使國家致此
非死無以謝乃自縊死諸將戰没者猶數十人昇元
寺閣崇構因山為基高可十丈平旦闞彰半江梁時
為瓦棺閣至南唐民俗猶因其名士大夫曁豪民富
商之家美女少婦避難于其上迨數百人越兵舉火

焚之哭聲動天一旦而燼大將曹彬整軍成列至其
宅門〻開國主跪拜納降彬答拜為之盡禮先是宮
中預積薪煜誓言社稷失守當攜血屬赴火既見彬
彬諭以歸朝俸祿有限費用日廣當厚自齎裝一歸
有司之籍即無及矣遣煜入治裝禪將梁迥田欽祚
力爭以謂苟有不虞咎將誰執彬笑而不荅迥等固
諫彬曰彼能出降安能死乎翌日治舟彬遣徒卒五
百人為津致輜重登舟一卒負籠下道旋彬立斬之
負擔者罔敢蹉跌煜以藏中黃金分遺近臣辦裝張
泌得金二百兩詣彬自陳不受請奏其事彬以金輸
官而不以聞煜舉族冒雨乘舟百司官屬僅千艘煜
渡中江望石城泣下自賦詩云江南江北舊家鄉三
十年來夢一場吳苑宮闈今冷落廣陵臺殿已荒涼
雲籠遠岫愁千片雨打歸舟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
口不堪閑坐細思量至汴口登普光寺擎拳讚念久
之散施縑帛甚眾九年春俘至　京師封遺(違)命侯授
左千牛衛上將軍　太宗皇帝登極改封隴西公太
平興國三年公病命翰林醫官視疾中使慰諭者數
四翌日薨在偽位十有五年〻四十二進封吳王以
王禮葬洛京之北邙山江南人聞之巷哭設齋王著
雜說百篇時人以為可繼典論又妙于音律田曲有
念家山王親演為念家山破其聲焦殺而其名不詳
乃敗徵也

此本除前一行外兩紙皆非唐代之書中書周世宗伐南唐及宋取江南之
至元某年江南平及宋局之舊鄉議之書之末其書為補可證也

唐會要卷第八

唐會要卷第九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實封四百戶

臣王溥纂

雜郊議下

武德五年壬午（是歲皆斂死惟梁師都至貞觀二年乃亡）初定均田租庸調法丁中之民（丁者強壯之時中者謂上下通也十六為中二十為丁六十為老）唐主起晉陽降明詔修廢學增胄子選可成大哉先之為君伯夷典禮夔教胄子之深者也然而事有萬々於此者臣敢昧死而言之臣聞諸賈生人三代之君曰且久者教之然也誠哉是言且夫周成王人之中也近管蔡則讒入親周召則義聞豈可謂夫明哉然而克終於道者得不謂之然耶始其為太子也未生胎教既生保教太公為之師周公為之傅召公為之保伯禽唐叔與之游禮樂詩書為之玩目不得閱淫豔妖誘之色耳不得聞優笑陵亂之聲口不得習操斷擊搏之書居不得近容陰順邪之黨游不得恣追禽戮獸之樂翫不得愛遐異僻絕之珍凡此數者非謂備之於前而不為也亦將不得見之矣及其長而為君也血氣既定游習既成雖有放心快己之事日陳於前固不能奪已成之習也定之心矣則彼忠直道德之言固吾之所習聞也陳之者有以論焉回佞庸違之說固吾之所積懼也論之者有以辨也人情之莫不欲擢其所能而竟其近而將得志則必快其所蘊矣物之性亦然是以魚得水而遊馬逸駕而走鳥得風而翔火得薪而熾此皆物之快其所蘊也今大成王所蘊道德也所近聖賢也是以舉其近則周公左而召公右伯禽魯而太公齊快其蘊則典禮樂而朝諸侯措刑罰而美教化之至也可不謂信然哉及夫秦則不然滅先王之言曰將以愚天下黜師保之位曰將以明君臣胡亥之生也詩書不得聞聖賢不得近彼趙高者詐宦之戮人也而傅之以殘忍戕賊之術且曰恣睢天下以為貴莫見其面以為尊是以天下之人未盡愚而胡亥固已不能分戮畜矣趙高之威懾天下而胡亥固已自幽於深宮矣彼李斯者秦之寵丞相也因讒寬死無所自明而況於疏遠之臣庶乎若然則秦之亡有以致之也漢高承之以兵革漢文守之以燕謹卒不能蘇復大訓是以景武昭宣天質甚美終可免禍亂衰平之間則不能虞篡

絨矣然而惠帝廢易之際猶賴羽翼以勝其邪心是
後有國之君議教化者莫不以興庠序設學崇儒
為意曾不知教化之不行自貴者始略其貴者教其
賤者無乃鄰於倒置乎洎我太宗文皇帝之在藩邸
以至於為太子也選知道德者子八人與之游習即
位之後雖宴遊飲食之間十八人者寔在其中上失
無不言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豈一日
二日而致是乎游習之漸也貞觀以還師傅之官皆
宰相兼領其餘宮寮選亦甚重馬周以位高恨不得
為司議郎此其驗也文皇之後漸疎賤之至母后臨
朝剪棄正族當中 一聖勞勤之際雖有骨鯁敢言之
士既不得在調護保安之職終不能措扶衛之一詞
而令匠胡安金藏剖腹以明之豈不大哀哉兵興以
來茲弊尤甚師資保傅之官非疾廢眊瞶不任事者
為之即休戎罷師不知書者處之至于友諭贊議之
徒疎冗散賤之甚者搢紳恥之夫以尺士之愛其子
者猶求明哲慈惠之師以教之直諒多聞之友以輔
之豈天下之無子而可以疾廢眊瞶不知書者為之
疎冗散賤不適用者為之友乎此何反君立之甚也
近制宮寮之外往々以沉滯僻老之儒充直講侍讀

之選而又疎棄斥遠之越月踰時不得召見彼又安
能傅成道德而保養其功哉臣以為積此弊者豈不
以皇天眷祐祚我唐德以舜生舜以堯繼堯傳陛下
十一聖矣莫不生而神明長而仁聖以是為屑々習
儀者故不之省耳臣獨以為於列聖之謀則可也計
無窮之業傳後嗣則不可脫或萬代之後若有周成
王之中才而又生深宮優笑之間無周召保助之教
將不能知喜怒哀樂之所自矣況稼穡之艱難乎今
陛下以上聖之姿肇臨海內是天下人々傾耳注心
之日也成王訓導之功今文皇憂習之漸選重師保
慎簡宮寮皆用博學弘深之儒而又練達機務者更
進迭見日就月將因令皇太子聚諸生定齒胄講業
之儀行問道嚴師之禮至德要道以成之徽善記過
以警之血氣未定觳畜色之娛以就學聖質既備則
資游習以弘德此所謂一人元良萬方以貞之化也
豈其修廢學選司成而足倫匹其盛哉而又俾則百
王莫不幼同師長同術職君道之素定如天倫之自
然々後選用賢良樹為藩屏出則有晉鄭魯衛之盛
入則有東牟宋虛之強蓋所謂宗子維城犬牙盤石
之勢也又豈與夫魏晉已降因賤其兄弟而自翦其

本技者同年而語乎徼臣竊思為建永〻無窮之長
箕鞠敢言之
元和三年六月一日鄉貢進士李行脩獻書視漢初
經籍起口傳壁匿煥然明備其所由者修廢官立太
學朝夕講貫以究聖意歲時程課以嚴師道使之然
也迨乎桓靈之世遂使扶持亢極臣鋳頽俗傳委裘
以終大運其儒術已試之明效歟近學無專門經無
師授以音定字以疏釋經是能使生徒由之中才不
能使天下由之致理明矣大率五經皆然獨以詩學
上闕趨所急也伏惟救其愚瞽垂恩聽察夫詩者發
人之蘊政謂之風手舞足蹈之音作用之光祖宗垂
風聲労歌怨誹之音作用之察吏理審教化是以四
海雖大群生雖廣猶民人之和氣息乎鍾達乎齒流
乎足猶草木之風澤漸乎根窮乎抄被乎枝葉上下
無滞氣内外無適情如此則詩得其任風得其性也
昔殷周相承俱有聖治道洽於上下無缺心王化盛
告成功於神明德澤衰反變化於礼素其辭王文譎
諫而不訐其教温柔敦厚而不愚仲尼接于其時謂
王者宜以陶治風俗臣下宜以洗濯疑謗通濟于下
吾若之何乃採其詩合三百五篇善者全而用不善
者全而去非如春秋諸經或革或因相錯而成也其
若禮樂征伐天地陰陽有度假於亂可見喜怒哀樂
訕刺諷諭無方非其志莫傳志士窮當治亂之時氣
有慘舒之變臻於極而後動積於中而後形故言之
成文歌之成聲有一不致則非全矣是以聖人以全
動物〻莫能固未施教於人而人教未施哀於人而
人哀積者以之開明緣者以之舒静通源於是絶而
莫嗣獨有楚屈原頗得詩人之風介於子蘭靳尚之
間終以放死故其道不竟洎秦姍笑三代燔燒經籍
世儒坑死於是後學輕於相語唔吚相授以及漢興
雖全經者七十年師口說者四三輩漢武篤好經術
立於學官雖章句大備而比興未喻時揚雄司馬相
如由是　觀望將迎忌諱勸百諷一推波助瀾
文雖有餘不足稱也然以本學寢廢時因災異屢啟
直聲初或不究終得其助故自殷已降有天下者莫
長馬厥後君臣道薄詩道陵夷蘊義感慨之士至曰
吾何從乎上之追屈原不足以全性命下之跡相如
不足以匡過失故居常則贊快其胸襟嘆嗜其牙代
莫宗其源以為詩教未降於時風雅未洽於下教未
降則士不勸風未洽則言多缺故聞者卒愕而恊者

多晴援而却也自十聖紹業盈二百載經術盍試周
旋百度吏事反為緣飾霸道與所舛登礼巖穴發揚
側伏宸心諫議猶天地相宣儒言昌言與日月横騖
以詞讓次征伐而不暴以誠明推教化而不浮如此
則詩學何為爵然積於空虛不用之地手書殘於古
今論失於齊魯漢有毛長鄭康成師道可觀逮聖朝
劉迅者說書三千言近代言詩者尚之公卿諸儒講
其異同綜其旨要列四始之元本窮六藝之粹精不
使講以多物而無譁蔽之一言而得其言極者為師
法傳經而行其毛鄭不安者亦隨而刊正選立傳去
弟子員如漢朝故事然後命瞽史納於聰明命司成
教之世子是謂端本由朝廷被于民里由京師施之
遠方是謂書化後來詩之官以察風俗是謂熏聽優
登才之選以勵生徒是謂與古四者既備大化自流
則動天地感鬼神豚魚甘薺荼禾異俗懷冤方皆在
一致推而廣之神而化之無難矣不知時變溺於斯
言謹諳先順門昧死以聞伏待刑辟
於戲聖人之道不過乎求用〻於生前則一時可知
也用於死後則百世可知也故孔子之封賞自漢至
隋其爵不過公侯至於吾唐乃策王號七十子之爵

命自漢至隋或卿大夫至于吾唐乃封公侯曾參之
孝道動天地感鬼神自漢至隋不過乎諸子至于吾
唐乃旌入十哲噫天地久否忽泰則平日月久昏忽
開則明雷霆久息忽震則驚雲霧久藹忽廓則清仲
尼之道否於周秦而昏於漢魏息於晉宋而藹於陳
隋遇於吾唐萬世之憤一朝而釋僥死者可作其志
可知也今有人身行聖人道口吐聖人言行如顏閔
文若游夏死不得配食于夫子之側愚又不知尊先
聖之道也夫孟子荀卿翼傳孔道以至于文中子文
中子之末降及貞觀開元其傳者醨其繼者淺或引
刊名以為文或援縱橫以為理或作詞賦以為雅文
中之道曠百祀而得室授者惟昌黎文公之蹤揚墨
於不毛之地蹂釋老於無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
自正夫今之文人千百士之作釋其卷觀其詞無不
裨造化補時政繫公之力也公之文曰僕自度若世
無孔子僕不當在弟子之列設使公生孔子之世公
未必不在四科焉國家以二十賢者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
赤伏勝高生戴勝毛公孔安國刘向范甯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子植何休王肅王諸王輔嗣杜元
凱代用其書垂于國胄並記饗於孔聖廟堂者其為
典禮也大矣美矣苟以代用其書不能以釋聖人之

辭釁聖人之義哉況有身行其道口傳其文吾唐以
來一人而已不得在二十賢之列則未以手典禮為
倫請命有司定其配饗之位則自茲以後天下以文
化未必不由夫事如儒道而有之
聖德修三代之教盡善矣惟貢士一門闕然不修以
為有司過矣童子時學讀書見禮經有鄉舉里選必
得其人而貢於上上然後以弓旌束帛招之臣年十
五既通經無何心中有文竅開則又學之徧觀文籍
見古人有片善可稱必聞於天子有司天子有司亦
修禮待之不苟臣既學文於古聖人言皆信之謂肖
賓待問上國必見上國禮無數前年二十三學文成
立為州縣察臣得備下士貢士之數到闕下月餘待
命有司始見貢院縣版様立束縛撿約之日勘磨狀
書劇責與吏胥等倫放得引到南書試々之日見八
百人盡手携脂燭水炭泊朝晡餐器或荷於肩或提
於席為吏胥縱慢聲大呼其名々氏試者突入棘圍
重々乃分坐廡下寒餘雪飛單席在地嗚呼唐虞闢
門三代貢士未有此慢易者也今之天下貢士既如
此有司待之又如此乃蓋不大信古聖人言及覩今
之甲賦律詩皆是偷折經語侮聖人之言者乃知非
聖人之徒也伏見國家開進士一門苟有登升者皆
資之為宰相公侯卿大夫則此門固不輕矣凡將為
公侯卿相者非賢人君子不可有司坐舉子於寒廡
冷地是比僕隸以下非所以見徵賢之意也施棘圍
以截遮是疑之賊姦徒党非所以示忠直之道也試
甲賦律詩是待之以雕蟲微藝非所以觀人文化成
之道也有司之不知其為弊若此臣恐賢臣君子遠
去不肯汚辱且指近陳之今四方貢珠玉金銀有司
則以筐篚皮幣承之貢賢才俊乂有司以草席冷地
承之是彰輕賢才而重金玉也賢才恥之臣亦恥之
又見每歲禮部格下天下未有不賢察訪行寔無頗
邪然後上貢苟不知格抵罪舉主臣初見之竊獨心
賀謂三代之風必作於今日矣及格既下而法不下
是以歲有無藝朋党譁然扇突不可絶此又悪用格
為徒亂人耳又於格中程之人數每歲多者固不出
三日少或不滿二十此又非天子納士之心也何以
言之今日月出沒皆為陛下內地自漸海流沙々南
周環餘億萬十里其閒異氣所鍾生英豪俊彥固不
少矣若陛下明詔必以禮舉之忽一歲之內有百數
元凱揚馬之才德者來之則有司必曰吾拔二十是

縿拔其半徒足滿人數是為取才耶取舍格耶其不
可先定人數亦昭〻矣向之數事臣久為陛下疾有
司不供職使聖朝取士首科委就地矣臣寒微若出
此言不足以定貢士之得失然百慮之中或幾一得
之臣竊欲陛下詔有司按三代故事明修格文使天
下入貢者皆茂行寔不拘人數其不茂行寔法與之
隨此為澄源〻〻既澄則來者皆向風矣俾有司嚴加
禮待之舉六義試之試之時免自搢荷廊廡之下特
設茵揭陳爐火脂燭設朝晡飯饌則前日之病庶几
其有瘳矣人〻知天子重賢奬士之道勝氣塗漫如
此士之立身無不由正以成之者為士身正公卿正
公卿正未有天下不治者天下治而陛下求不垂拱
以高揖羲軒不可得也苟不如此則士之求名無不
由邪以正者為士名邪未有公卿不邪者公卿邪未
有天下而治者天下不治而陛下欲不役聖慮而憂
黔首不可得也臣雖至愚以此觀之知貢士之道所
繫尤重是以傾輸瀝血誠以正此門陛下無以臣迹
在貢士中疑臣自謂臣雖不敏竊窺太常一第不為
難得何以明之若使臣為今日貢士之體事便僻巧
佞馳騖闑鍵固臣之力非不能也耻不為也故宜以
碩才干有司得之固無忝不得則納履而去蹤跡巢
由以樂陛下熙〻之化何往而無泉石之快哉留神
獨聽天下之幸也
王者制禮必曰規模規模之興寔資古師遊之道故當
相副其存宗廟禮之大者豈可失哉禮祖有功而宗
有德祖宗之廟百代不毀故殷太甲為太宗太戊曰
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則文王為太宗武王為中宗漢
則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代宗其後代有稱宗者以方
制海內德澤可宗列於昭穆期於不毀稱宗之義不
亦大乎孝敬皇帝位止東宮未嘗南面聖道誠　於諸
副德教不被於寰瀛立廟稱宗恐非合禮況別起祀
典何又稱宗而廟號又宗稱之萬代率循與禮以闕
大猷豈不惜哉望更詳議務合於禮　大孝惟
舜與天罔極蒸〻之思惟舜其難至德要道無以加
也然畢力追孝誠有所益妨時勤人亦有所損先太
后聖德不必以一寺增輝國家永圖無寧以百姓為
本捨人就寺何福之為不知其所昔魯莊公丹桓公
廟楹而刻其桷可謂孝乎然而春秋書之為非禮漢
惠帝及孝景孝宣令郡國諸侯立高祖及太宗高宗
代宗之廟當時大創制不據禮經至元帝時與博士

議郎斟酌古禮一朝而罷之豈元帝不敬宗廟乃王者示人以執物也夫廊廟者宗社之所在神靈之所憑猶不可無故而飾之越禮而立之況此寺非宗社所安神靈所宅而殫萬人之力以邀二梵之報其不可以明矣間者昆吾孔熾荐食生人今猶不悛偷居宇下百姓凜凜無日不惕違將據却無尺寸之功隴外壞地委之豺狼太宗文武皇帝封殖萬有傳之一夫不獲寸土見侵告成之時猶恐有闕況甚於一夫尺土者乎用武以來卜三年矣傷者不救死者不收羸兵補卒至今示已夫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則十有三年百萬之衆資糧屢屢取足於人人之困竭胡可勝紀劳瘁死轉十不存二父子兄弟相視無聊延頸嗷嗷以俟王命宜伸勤恤之恩降痛哀之詔綏未暇分鉄穀帛以賜鰥寡無當務省修費以與咻之奈何戎虜未平侵地未復金革未戢疲人未撫太倉無終歲之儲大農有推酤之弊忍以此財與力哉自八月以來時雨僭候禾稼少損菽麥失時黔首狼傾憂在艱食歲若不給將何以救無寺猶可無人其可乎此寺數年方成土木之劳工用之費不虛府庫將焉取給府庫既竭則又誅求貧窮圖不堪鼠竊之盜起戎狄乘閒狗吠之驚急得不為深憂乎聖人受命於天以人為主苟功濟于天人人同和其功大矣自然上則宗廟受其福下則子孫賴其慶故孝經云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也又云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又云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詩曰無忝爾祖聿修厥德又曰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是知王者之孝在於承順天地嚴配宗考敬慎德教以臨兆人俾四海諸侯勤心助祭延福流祚永永無窮耳未聞崇建梵宮雕琢金玉之為孝也且佛本無相不可以有相求道本無為不可以有為豈馳心於有為之境而邀法於有相之功哉不取也夏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人到于今稱之梁武窮土木而致飾乎寺宇人無德而稱焉若節用愛人當與夏后齊駕何必劳人動衆而踵梁武之遺風乎制造初興役費尚淺人貴量力不貴必成事貴相時不貴必遂若迴一人之慮從萬姓之心聖德孝思格於天地湛恩霈澤濟乎生靈生靈效誠天地幽贊千福萬祿先后受之豈與一寺較其功德乎公卿列士庭議可否得其忠直之言真懇之至

興元〻年籍天下羣髡凡十七萬夫以十家給一髡
是編戶一百七十萬困於羣髡矣武皇帝一旦發天
下羣髡悉歸平民是時一百七十萬家之心咸知生
地自即位以來詔營廢寺以復羣髡自元年正月洎
今年五月斤斧之勢絕天下而工未以訖聞恐數年
之間天下十七萬髡如故矣武皇帝即不能除羣髡
尚宜勉思而去之以蘇疲甿況將興於已廢乎請以
開元之事明之開時限迫促簿書頻委晝夜奔逐以
赴限期而每道所察文武官多至二千餘人少者一
千以下皆須品量才行褒貶得失欲令曲盡行能則
皆不暇此非敢墮職而慢于官也寔才有限而力不
及耳臣望量其功程與其節制使器周于用力濟于
時然後進退可以責成得失可以精覈矣又曰今之
所察但準漢之六條推而廣之則無苞矣無為多張
科目空費簿書且朝廷爲機非無事也機事之動恒
在四方是故冠蓋相望郵馹結轍令巡使既出其外
其州之事悉當委之則傳驛大減矣然則御史之職
故不可得閑自非分州統理無由濟其繁務請大小
相兼率州置御史一人以周年為限使其親至屬縣
或入閭里督察姦訛觀採風俗然後可以求其寔效

課其成功若此法果行必大裨政化且御史出持霸
簡入奏天關其指勵己自修奉職存憲比于他吏可
相有也若其案劾姦邪糾擿欺隱比于他吏可相十
也陛下試用其言妙擇賢能委之心膂假溫言以劃
之陳賞罰以勸之則莫不盡力而効死矣何政事之
不理何禁令之不行何妖孽之敢興哉
自貞觀以來二十有二載風雨調順年登歲稔人無
水旱之弊國無鐵鉞之災昔漢武守文之常主猶登
刻玉之符齊桓小國之庸君尚圖泥金之望陛下推
功損己讓德不居億兆傾心猶闕告成之禮云亭佇
謁泰展升中之儀此之功德足以咀嚼百王網羅千
代者矣然古人有言雖休良有以也守初保泰聖哲
罕兼是知大業者易驕願陛下難之善始者難終願
陛下易之竊見頃年以來力役兼總東有遼海之軍
西有崑丘之役士馬疲于甲冑舟車倦于轉輸且召
募投戎去留懷死生之痛因風阻浪往來有漂溺之
危一夫力耕卒無數十之穫一船致損則傾數百之
粮是猶運有盡之農工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
衆喪已成之我軍雖除兇伐暴有國常規然黷武翫
兵先哲所戒昔秦皇并吞六國返速危亡之兆晉武

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持大棄德而輕
邦圖剝志害肆情而縱欲遂使悠〻六合雖廣不救
其亡嗷〻黎庶因弊以成其禍是知地廣非常安之
術人勞乃易亂之源願陛下布澤流仁矜弊恤之減
行役之煩增湛露之惠妾又聞為政之本貴在無為
竊見土木之功不可兼遂北闕初建南營翠微曾未
逾時玉華創制雖復因山藉水非無架築之勞損之
又損頗有工力之費終以茨茅示約猶興木石之疲
假使和顧取人不無煩擾之弊是以卑宮菲食聖王
之所安金屋瑤臺驕主之為麗故有道之君以逸〻
人無道之君以樂〻身願陛下使之以時則力無竭
矣用而息之則人斯悅矣夫珍翫伎巧乃喪國之斧
斤珠玉錦繡寔迷心之酖毒竊見服翫纖靡如變化
于自然職貢珍奇若神仙之所製雖馳華於季俗寔
敗素于淳風是知漆器非延叛之源不可不道作法
于儉猶恐其奢作法于奢何以制後伏惟陛下明鑒
未形智周無際窮奧秘于麟閣盡探順于儒林千王
治亂之蹤百代安危之跡興衰禍福之數得失成敗
之機故亦包吞心府之中循環自圍之內乃宸衷之
久察無假一二言焉惟恐知之非難行之不易志驕

于業泰體逸于時安伏惟抑志裁心慎終如始削輕
過以滋重德擇後是以替前非則鴻名與日月無窮
盛業與乾坤永大

謹按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天子命將帥講武習射御
角力此乃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以習射御角技材力
蓋王者常事安不忘危之道也孟春之月不可稱兵
兵者甲胄干戈之總名兵金性刻木春盛德在木而
舉金以害盛德逆生氣孟春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雪
霜元之間大駕還自東封從以千官之衆六軍之事
三日留於陳留民猶有餘力即能東封道次給一食
則民力殫矣何關之民力有餘而力不足耶開元之
閒率戶出兵率若干戶若干兵共籍而為伍春夏縱之家以
力耕稼秋冬聚之將以戒武事如此則兵未始廢於
農桑未嘗於兵故開元之民力有餘也今天下之常
兵不下百萬皆衣食於平民歲度其廢率中戶五僅
能活一兵如此則編戶不五百萬不足以給之故民
力不足也今以力不足之民而欲重困於羣兇將何
以堪開元太平事耶貞觀以還開元戶口最為殷繁
不能逾九百萬即今有問於戶部其能如開元乎借
如以五百萬給天下之兵今又欲以百七十萬給於

群兇是七百萬無羨賦矣即今戶口不下於開元其餘止二百萬而國家萬故畢出其間孰與其足也即其監鉄不可除而推兇加筭矣天下之民得不重困乎目者嘗欲營國東門諫大夫諍於前〻未及終非徒輟其工而又賜帛以優之今所復寺宇豈特國門之急乎聚徒庸工豈特國門之役乎寧諫大夫不以言不以聽乎則不能復廢之已復之兇止而勿施加已營之寺止而勿復修庠凡天下之民尚可活也今天下最不可去者兵也日夜思去兵之術究開元太平之事異異日為陛下言之況去無用之兇也

姚州古者哀牢之舊國絕域荒外山高水深自生人以來洎於後代不與中國交通前漢唐蒙開夜郎滇笮而哀牢不附至光武季年始請內屬漢置永昌郡以統理之乃收其監布氈罽之稅以利中土其國西通大秦南通交趾奇珍異寶進貢歲時不闕劉備據有巴蜀常以甲兵不充及備死諸葛亮五月渡瀘收其金銀監布以益軍儲使張伯岐選其勁卒勇兵以增武備故蜀志稱自亮南征而國以富饒甲兵充足由此言之則前代置郡其利頗深金銀監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於戎行寶貨之資不輸于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國家惜之漢以得利既多歷博南山涉蘭倉水更置博南哀蜀人愁怨行者作歌曰感博南越蘭津渡蘭倉為他人蓋譏漢貪珍奇監布之利而使蠻夷之所驅役也漢獲其利人且怨歌今減耗國儲費用日廣而使赤子身膏野草骸骨不歸老母幼子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於國家無絲髮之利在百姓受終身之酷為國家痛之往者諸葛亮破南中使其渠率自相統領不置漢官亦不留兵鎮守人問其故亮言置官留兵運粮為患更重忽若反叛勞廢更多粗設綱紀自然久定以亮之此策妙得羈縻蠻夷之術今姚府所置之官既無安邊靜寇之心又無諸葛亮且縱且擒之技唯知詭謀狡筭恣情割剝貪饕劫略精以為常煽動酋渠遺成朋黨折支諂笑取媚蠻夷拜跪趨伏無復慙恥提挈子弟嘯引兇愚聚會蒲博一擲累萬劍南逋逃中原亡命有二千餘戶見散在彼州專州掠奪為業姚州本龍朔中武陵縣主簿石子仁奏置之後長史李孝讓辛文協並為群蠻所殺前朝遣郎將趙武貴討擊貴及蜀兵應時破敗噍類無遺又使將軍李義摠等往征郎將劉惠基在陣戰死

其州遂廢諸葛亮務置官留兵有三不易其言乃驗
至垂拱四年蠻郎將王善寶兆州刺史爨乾福又請
置州奏言所有課稅自出姚府管內更不擾蜀中及
置州後錄事參軍李䘵為蠻所殺延載中司馬琛盛
南置鎮七所遣蜀兵防守自此蜀中搔擾於今不息
且姚府管五十七州巨猾遊客不可勝數國家設官
以化俗防姦無耻無厭狼籍至此今不問夷夏負罪
逃深見道路劫殺不能禁止一朝驚擾為禍轉大伏
乞省罷姚州使隸嶲府歲時朝覲同之蕃國瀘南諸
鎮亦皆廢於瀘北置關百姓自非奉使入蕃不許交
通來往增嶲府兵選擇清良宰牧以統理之
歷觀前代自夏殷及漢氏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
八百餘年少者猶四五百年皆為積德累業恩結於
人心豈無僻王賴前哲以免自魏晉以還降及周隋
多者不過五六十年少者纔二三十年而亡良由創
業之君不務廣恩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
故傳嗣之王政教少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崩矣雖
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固當思崇禹湯文武之
道廣施德化使恩有餘地為子孫立萬代之階豈欲
但令政教無失以待當年而已然自古明王聖主雖
因人設教寬猛隨時而大要唯以節儉於身恩加於
人二者為務故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
如神明畏之如雷霆此其所以卜祚遐長而禍亂不
作也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與隋時纔十分之一而
供官徭役道路相繼兄出弟還首尾不絕遠者往來
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雖父母有恩詔令其
減省而有司作既不廢自然須人徒行文書役之故
臣每訪問四五年來百姓頗有嗟怨之言以為陛
下存養之昔唐堯茅茨土階夏禹惡衣菲食如此之
事臣知不復行於今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輟露臺之
役集上書為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至景帝以
錦繡纂組妨害女功詔除之所以百姓乂安後至孝武
帝窮奢極侈而承文祖故人心不動向使高祖之後
即有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於時代差近事跡可見
今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器物并諸王妃公主服飾
議者皆不以為儉聞作法於法其弊猶亂少處人間
知百姓辛苦前代成敗目所親見尚猶若此而況皇
太子生長深宮不歷外事即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
憂也竊尋往代以來成敗之事但有黎庶數聚為盜
賊其國無不滅亡人主雖欲改悔未有重能安全者

凡修政教當修之於可修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無益也故人主每見當代之亡則知其政教所由衰而皆不知其身之失是殷紂笑夏桀之亡幽厲亦咲殷紂之滅隋煬帝大業之初又笑齊魏之失國然今之視煬帝亦猶煬帝之視齊魏也故京房謂漢元帝云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此言不可不誡往者貞觀之初率土飢儉一匹絹纔得一斗米而天下怗然百姓知陛下甚愛憐之故人言無謗讟自五六年來頻歲豊稔一匹絹得粟十餘石而百姓皆以陛下不憂憐之咸有怨言又今所營為者頗多不急之務也故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蓄積多少唯在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家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王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則王充李密未必能聚大衆但貯積者固是國家之常事也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若人勞而强斂之更以資寇積之無益也然儉以息人貞觀之初陛下躬已為之故今行之不難也為之一日則天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若人既勞矣而用之不息儻中國被水旱之災邊方有風塵之警狂狡因之以竊發則有不可測之事非徒聖躬旰食晏寢而已古詩云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以陛下之明誠欲勵精為政不煩遠求上古之術但及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昔賈誼謂漢文帝云可慟哭及長歎息者言當韓信王楚彭越王梁之時使文帝即天子位必不能安人言賴諸王年少傅相制之長大之後必生禍亂歷代以來皆以誼言為是臣竊觀諸將功臣陛下所與定天下者皆仰稟成規備鷹犬之用無威畧振主如韓彭之徒難駕御者而諸王年並幼少縱其長大當陛下之日必無他心然則萬代之後不可不慮自漢晉以來亂天下者何嘗不是諸王皆為樹置失宜不先為節制以至滅亡人主熟知其然但溺於私愛故使前車既覆而後車不改轍也今天下百姓極少諸王甚多寵遇之恩有過厚者臣之愚見恐其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樹陳思及文帝即位防守禁閉有同獄囚以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疑而畏之也此則武帝之寵陳思適若之也且帝子何患不富貴身食大國封戶不少好衣美食衣食之外更何所須而每年別加優賜曾無紀極里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今陛下以大聖創業豈唯處置見在子弟而已當立長久之

法使萬代遵行之
古先哲王文學官所以掌教國子以六德六行六藝三教備而人道畢矣禮記曰化民成俗必由學乎學之於人其用蓋博故立太學以教于國設小學以化於邑王之諸子卿大夫士之子及國之俊選皆造焉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以教洽而化行流成而不悖故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學而成者也國家自永淳以來二十載餘國學廢散胄子衰缺時輕儒學之官莫存章句之選貴門後進競以倖昇班寒族常流復因陵替兆葉考試之際秀茂罕登驅之臨人何以從政又垂拱之後文明在辰咸與鴻休日書月至因籍際會入仕尤多加以謗邪兇黨來俊臣之屬妄執威權恣行枉酷陷正直之伍死亡為憂道路以目人無固志罕有執不撓之懷徇至公之節偷安苟免聊以卒歲遂使綱領不振請托公行選舉之曹彌長渝濫隨班少經術之士攝多庸瑣之才徒以猛恭相誇罕能清惠自勗使海內黔首擾然不安賴陛下憂勞頻有處分然革弊斯近此風尚餘州縣官寮貪鄙未息而望事必循理俗致康寧求之於今不可得也陛下誠能下明制發德音廣闡庠序大敦學校三館生徒即令追集王公以下子弟不容別求仕進皆入國學服膺訓典崇飾館廟尊尚儒師盛陳奠菜之儀宏敷講說之會使士庶觀聽有所發揚弘獎道德于是乎在則四海之內靡然向風延頸舉足咸知所向然後審持衡鏡妙擇良能以之臨人寄之調俗則官無侵暴之政人有安樂之心居人則相與樂業百姓則皆戀桑梓豈復憂其逃散而貧窶哉今天下戶口亡逃過半租調減耗國用不足治人之急尤切于茲故知務學之源豈惟潤身進德而已將以安人利國安可不務之哉自三代哲王以降奄有天下者未嘗不崇建太學尊重名儒習干戚羽籥之容盛樽俎揖讓之禮以興教化以致太平天子親舉皇太子行齒胄之禮斯所以化成天下也故記曰如欲化民成俗必由學乎當征討之急則先武士丁治平之運則尚文德二柄相須百王不易故漢光武于兵革之中投戈講藝魏太祖于擾攘之際崇立學校歷代之于儒道如此急也後漢儒學之盛太學至有三萬人諷先聖之言酌當代之務鴻名碩德匡國濟時未有不遊于太學以躋于顯位者也國家自高祖初立關中使修大學并為

功臣宗室子弟別立小學建黌舍大加儒訓增置生
徒各立博聘鴻儒碩學蔵于朝列質疑應問酌古辨
令咸徵經據蓋傳師法故朝廷無不振之論蕃吏有
慕義之名風教大成禮樂咸備貞觀之理謂之太平
至于開元中亦弘國學之制後觀儒道之盛故太學
興廢從古及今皆興於理化之時廢于衰亂之代所
以俾風俗趨末而背本好虛而忘實蓋由國學廢講
論之理儒者靡師資之訓自是以降不本經義不識
君臣父子之道不知禮樂制度之方和氣不流悖亂
遂作其師氏之廢如是之害也今天下遵達聖明蕩
除瑕穢前代所不能舉百王所不能行而陛下行之
萬方傾耳兆人企踵思望聖化希承德風而德盛道
光闡絃歌之雅詠政流化洽鮮儒學之高風傾自羯
胡亂華乘輿避狄中夏凋耗生人流離儒碩解散國
學毀廢生徒無鼓篋之志博士有倚席之譏馬廄園
蔬殆恐及此伏惟陛下挺超代之姿發振俗之令復
崇太學重延儒碩精選生徒獎寵博士備徵天下名
德專門之士增飾學中屋室廚饌之儒制殿最講習
之優劣彰明義訓之得失明立科品使有懲勸拔萃
出羣者縻之以祿廢業怠教者寘之以刑自然儒雅
日興典墳日重先王之道日盛太學之訓日崇陛下
垂拱明庭受釐清禁使師氏教德不獨美于周時橋
門觀化豈謝于漢日伏希天造特鑒愚言起茲廢墜
弘於教化異禆聖教以助皇風
陛下創置右臺分巡天下察吏人善惡觀風俗得失
斯致遠之綱紀禮法之準繩無以加也然猶有未折
衷者臣請試論之夫禁網尚疎法令宜簡〻則法易
行而不煩雜疎則所羅廣而無苛碎竊見垂拱二年
諸道巡察使所奏科目凡有四十四件至于別准格
敕令察訪者又有三十餘條而巡察使率是三月已
後出都十一月終奏事大摯看種不入蔡邕月令章
句云太陰新體少陽尚微而行冬令以遵水氣故水
潦至而敗生物也雪霜大摯折陽者也太陰于時雨
雪而霜故大傷首種首種謂宿麥以秋種故謂之首
種入收也春為沍寒所傷故至夏麥不成長也今孟
春詔武是行冬令以陰政犯陽氣害發生之德臣恐
水潦敗物雪霜損稼夏麥不登無所收入也伏望天
恩不違時令至冬教習以順天道
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故東距滄海西隔流
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

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及三代不能至者國家盡兼之矣此則今日之四境已逾于夏殷者也詩人矜薄伐于太原美化行于江漢是則前代之遠裔而國家之域中至前漢時匈奴無歲不犯邊殺略吏人後漢則西羌侵軼漢中東寇三輔入河東上黨幾至洛陽由此言之則陛下今日之土宇過于漢朝遠矣若其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磽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　獲其土不可以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之稱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王之事業也若使越荒外以為限竭資財以騁欲非但不愛人力亦所以失天心也昔始皇窮兵極武以求廣地男子不得耕于野女子不得蠶于室長城之下死者如亂麻于是天下潰叛漢武追高文之宿憤籍四帝之儲實于是定朝鮮討西域平南越擊匈奴府庫空虛盜賊蜂起百姓嫁妻賣子流離于道路者萬計末年覺悟息兵罷役封丞相為富民侯故能為天所祐也昔人有言曰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近者國家頻歲出師所費滋廣西戍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開守西域事等石田費用不支有損無益轉輸靡絕杼軸殆空越磧踰海分兵防守行役既久怨曠亦多昔詩人云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豈不懷歸畏彼罪罟念彼蒸人涕零如雨此則前代怨思之辭也上不是恤則政不行而邪氣作邪氣作則蟲螟生而水旱起若此雖禱祀百神不能調陰陽矣方今關東飢饉蜀漢逃亡江淮已南徵求不息人不復業則相率為盜本根一搖憂患不淺其所以然者皆為遠戍方外以竭中國爭蠻貊不毛之地乖子育蒼生之道也昔漢元納賈捐之之謀而罷朱崖郡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之田豈不欲慕尚虛名蓋憚勞人力也近貞觀年中剋平九姓冊李思摩為可汗使統諸部者蓋以夷狄叛則伐之降則撫之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此則近日之令典綏邊之故事　見阿史那斛瑟羅陰山貴種代雄沙漠若委之四鎮使統諸蕃封為可汗遣禦寇患則國家有繼絕之美荒外無轉輸之役如臣所見請損四鎮以肥中國罷安東以實遼西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塞上則恒代之鎮重而邊州之備實矣況綏撫夷狄蓋防其越逸苟無侵侮之患則可矣何必窮其窟穴與螻蟻計校長短哉且王者外寧必有內憂蓋為不動脩政故也伏

惟陛下棄之度外無以絶域未平為念但當敕邊兵謹守備蓄鋭以待敵待其自致然後擊之此李牧所以制匈奴也當今所要者莫若令邊城警守備遠斥候聚軍實蓄威武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則賊無所得自然賊深入必有顛躓之慮入必無獲虜之益如此數年可使二虜不擊而服矣

此卷亦非[illegible]校正

[illegible]

唐會要卷第九

唐會要卷第十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脩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實封四百戶

臣王溥纂

親拜郊　雜録　親迎氣　后土　籍田
籍田東郊儀　九宮壇　皇后親蠶

親拜郊

尚書輯五瑞覲四岳謂舜始即位見四方諸侯以合符于天子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言湯王天下大小國諸侯皆來見湯能通達以禮義也周頌曰烈文辟公錫茲祉福言武王伐紂定天下諸侯來會聚于京師受法度也遠近莫不至受命之君天之所興四方莫敢違夷狄咸孝服故也何謂五輯謂珪璧琮璜璋也禮曰天子珪尺二寸又曰博三寸剡上寸半厚半寸半珪為璋方中圜外曰璧半璧圜外曰珪圜中牙外曰琮禮記王度曰王者有象君之德燥不輕溼不重薄不撓廉不傷疵不掩是以人君寶之天子純玉尺二寸公侯九寸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也五玉者各何施蓋以為璜以徵召璧以聘問璋以發

兵珪以質信琮以起王功之事也珪以為信者何珪
者兌上象物皆生見于上也信莫著于作見故以珪
為信而見萬物之始莫不自潔珪之為言潔也上兌
陽也下方陰也陽尊故其禮順備也在位東方陽見
義于上也璧以聘問何璧者方中圓外象地〻道安
寧而出財物故以璧聘問也方中陰德方也圓外陰
繫于陽也陰德盛于內故見象于內位在中央璧之
為言積也中央故有天地之象所以據用也內方象
地外圓象天也璜所以徵象何璜者半璧位在北方
北陰極而陽始起故象半陰陽氣始施徵召萬物故
以徵召也不象陰何陽始物徵未可見璜者橫也質
尊之命也陽氣橫于黃泉故曰璜〻之為言光也陽
光所及莫不動也象君之威命所加莫敢不從陽之
所施無不節也璋以發兵何璋半珪位在南方南方
陽極而陰始起兵亦陰也故以發兵也不象其陰何
陰始起物尚凝未可象也璋之為言明也賞罰之道
使臣之禮當章明也南方時之萬物莫不章故謂之
璋琮以起土功發衆也位西方西方陽收功于內陰
出城于外內圓象陽外直為陰外牙而內湊象聚會
也故謂之琮后夫人之財也五玉所施非一不可勝

條器舉大者也合符信者謂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諸
侯執珪以覲天子瑁之為言瑁也上有所冒下有所
覆故覲禮曰侯氏執圭升堂尚書大傳曰天子執瑁
以朝諸侯又曰諸侯執所受圭與璧朝于天子無過
者復得其珪以歸其拜有過者留其圭能正行者復
還其圭三年珪不復少絀以爵圭所以還何以為琮
信瑞也璧所以留者以財幣盡輒更造何以言之禮
曰圭造尺八寸有造圭門浮造璧也公圭九寸四玉
一石何以知不以玉為四器石持玉也以尚書合言
五玉也臣見君所以有贄何贄者執也質己之誠致
己之悃愊也王者緣臣子心以為以制差其尊卑以
副其意公侯以玉為贄者玉取其燥不輕溼不重公
之德全卿以羔者取其群不黨卿職在盡忠率下不
阿黨也大夫以鴈為贄者取其飛成行列大夫職在
以奉命之適四方動作當能自正以事君也士以雉
為贄者取其不可誘之以食懾之以威必死不可生
畜士行威守節死義不當移轉也曲禮曰卿羔大夫
以鴈士以雉為贄庶人之贄疋童子委贄而退野外
軍中無贄以纓拾矢可也言必有贄也疋謂鶩也卿
大夫贄古以麑鹿今以羔鴈何以為古者質取其內

謂浔美草鳴相呼令文取其外謂羔跪乳鴈有行列也禮相見經曰上大夫相見以羔左頭右贄執麑明古以麑麑今以羔也卿大夫贄變君與士贄不変何人君至尊行美之物以為贄士賤伏節死義一个之道也故不變私相見亦有贄何所以相尊敬長和睦也朋友之際五當之道有通財之義賑窮告急之意中心好之欲飲食之故財幣者所以副至意也禮士相見經曰上大夫相見以鴈士冬以雉夏以腒也婦人之見以棗栗暇修者婦人無專制之義御衆之任交接辭讓之禮職在供養饋食之間其義一也故后夫人以棗栗暇修者凡內修隱也又取其朝早起栗戰慄自正也夏修者脯也故春秋傳曰宗婦覿用幣非禮也然則棗栗云乎暇修云乎子見父無贄何至親也見無時故無贄臣之見君以義合者也浔親拜郊行事者浔親供養故質已之誠副已之意然後合乎時宜故古所以有贄也

雜録

臣所以有諫君之義盡忠納誠也愛之能無勞乎忠焉能無誨乎孝經曰天子有諫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諍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諍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諍友則身不離于令名父有諍子則身不陷于不義天子置左輔右弼前疑後承以順左輔主修政　不法古弼王紀周言失傾前疑主　度定德經後承主　正當孝夫弼與道率主行仁夫陽變于七以三成故建三公序四諍列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杖群賢也諸侯諍不從浔去以屈尊申卑孤惡君也去日某質性頑鈍言愚不任用請于避賢如是之是待以禮臣待放如不以禮待遂去君待之以禮奈何曰予熟思夫子言夫浔其道令子不過且留聖王之儀無塞賢之路夫子欲何之則遣大夫送至于郊必三諫者何以為浔君臣之義必浔于郊者忠厚之至也冀君覺悟能用之何以必三年古者臣下有大喪君子年不呼其門所以復君恩今已所言不合于禮義君欲罪之不可得也援神契曰三諫待放復二子復盡惓惓也所以言放者臣為君諱若言有罪放之也所諫事已行者遂去不留凡待于異君用其言耳事已行爰各去無為留也易曰介如石不終日貞吉論語曰三日不朝孔子行臣待于郊者君絶其禄者示不欲去也道不合耳禄參三與之一留與其妻長子使終祭宗廟賜之環則

反賜之玦則去明君子重恥也王度記曰反之以玦
其不待放者亦與之物明有介主無介民也詩曰逝
將去汝適彼疆土或曰天子之臣不得言放天子以
天下為家也親屬諫不待放者骨肉無相去離之義
也春秋傳曰司馬皮曰請處乎此臣請歸子皮者楚
公子也待不待放士不得諫者士賤不得預政事故
不得諫謀及之得固盡其忠耳禮保傳大夫進諫士
傳民語妻得諫夫者
夫婦榮恥共之詩云相鼠有体人而無礼人而無礼
柯不過死此妻諫夫之詩也諫不往不得去之矣不
鑒妻非諫正也敌一與齊終身不敌其地入敌不違
臣之諫君子之諫父相依而成仁之世也竊諫者礼
也親君顏色不悅且却悅則復商以礼進丞此礼之
世也指諫者姓也指質相其事也此信之世也迫諫

者義也則隱發子中直言固之害諷之忘生為君不
過哀身義之性也孔子諫有五吾從諷之諫事君進
思盡忠退思補過去而不訟諫而不露故由礼曰為
人臣不顯者緘微易見子外如詩所刺也君過惡已
著民蒙毒藝天見究變事白異露作詩以刺之幸其
覺悟也明王所以立諫諍者皆為重民而求已失也
傳日子是立進善之旌懸誹謗之季建指諫之數王
者立史記事者以為自下之鼓詩人之所以取法則
也動則當應礼是以必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礼王
藻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礼保傅曰王失
度則史書之士誦之三公進讀之宰夫徹其膳是以
天子不詩為非故史之義不書則死宰不徹膳亦死
所以請之死何明王者使為之也謂之宰何宰制也
使制決度也宰斯以徹膳何陰陽不調五教不熱故
王者為不丕味而食之礼曰一教不升不倫揚黜二
教不升不倫三姓人臣之義當掩惡揚美所以記君
過何各有所緣也使惡者請廣德宜礼之臣所以為
君隱惡何君王專故諫輔弼匡諫君本不當有遺失

親迎氣

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
君子莫不溫潤而和故聽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
干戚習俯仰屈信容貌得齊焉故樂以宣八風之氣
親而迎之覺上下有節此謂大得民也屈己敬人君
子之心故孔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吾何以觀之
哉夫氣者陰陽之際也百事之會也所以尊天地賓
鬼神序上下正人心也夫禮貴忠何禮者盛不足節
有餘使豐年不奢凶年不儉富貧不相懸也樂尚雅
雅者古正也所以遠鄭聲也孔子曰鄭聲淫何鄭國
土地民人山谷男女錯雜為鄭聲以相悅懌故邪

皆生色之聲也太平乃制禮作樂何未禮樂所以防
奢淫天下人民飢寒何樂之乎功成作樂治定制禮
樂言作禮言制何樂者陽也陽倡始故言作禮者陰
也陰制度於陽故言制樂象陽礼法陰也王者始起
何用正民以為且用先王之禮樂天下太平乃更改
制作為書曰肇修稱禮祀新邑春秋傳曰昌何為不
修乎近而修乎遠同己也可因先以太平也必復更
制者示不襲也又天下樂之者樂者所以象德表功
殊名禮記曰黃帝樂曰咸池顓頊樂曰六莖帝嚳樂
曰五英堯樂曰大章舜樂曰簫韶禹樂曰大夏湯樂

曰大漢周樂曰酌合曰大武黃
帝曰咸池者言大施天下之道而行之天之所生地
之所載咸蒙德施也顓頊曰六莖者言和律曆以調
陰陽莖者萬物也帝嚳曰五英者言能調和五聲以
養萬物調其英華也堯曰大章大明天地人之道也
舜曰簫韶者舜能繼堯之道也禹曰大夏者言禹能
順二聖之道而行之故曰大夏也湯曰大濩者言湯
承衰能護民之急也周公曰酌合者言周公輔成王
能斟酌文武之道而成之也武王曰象者象太平而
作樂示已太平也合曰大武者天下始樂周之征伐

行武故詩人歌之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此之時天
下樂文王之怒以定天下故樂其武也周室中制象
湯樂何殷紂為惡　久其惡最甚剖涉刳胎殘賊天
下武王起兵前歌後舞尅殷之後民人大喜故中作
所以節喜盛天子八佾諸侯四佾所以別尊卑樂者
陽也故以陰數法八風六律四時也八風六律者天
氣也助天地成萬物者也亦猶樂所以順氣變化萬
民成其性命也故春秋公羊傳曰天子八佾諸公六
佾諸侯四佾詩曰大夫士琴瑟御八佾者何謂也佾
者列也以八人為行列八八六十四人也諸公六六

為行諸侯四〻〻為行諸公謂三公三王後大夫士北
面之臣非專事子民者也故但琴瑟而已王者有六
樂者貴公美德也所以作供養傾先王之樂明有法
示二其本與已所以自作樂明作已也樂所以作四
夷之樂何廣及之也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
上帝詩云奏鼓簡〻衎我烈祖樂元語曰受命而享先
王之樂明有法也與其所自作明有制興四夷之樂
也故南夷之樂曰離合觀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
於古先王順命重茹也此言以人得之先以文謂持
羽毛干戚舞也樂元語曰東夷之樂持矛舞助四夷

之樂持羽舞坐時藏也誰制夷狄之樂以為先聖王
也先王惟行道德和調陰陽覆被夷狄故夷狄安樂
來朝中國于是作樂于南之為言任也任養〻萬物
味之為言味也昧者萬物老衰禁者萬物禁藏侏離
者萬物微離也而生一說東方持矛南方歌西方戚
北方擊金夷狄質不如中國中國文章但隨物名之
耳故百王不易戚二者制夷狄樂不制夷狄禮何以
為禮者身當履而行也夷狄之人不能行禮樂者聖
人作為以樂之耳故有夷狄樂也殊為舞者以為使
中國人何以言之夷狄之人禮不倫恐有過誤也作

之門外者何夷在外故就之也夷狄無禮義故不在
內明堂制曰九夷之國在東門之外所以知不在門
內也明堂記曰禹納蠻夷之樂於太廟言納明有日
也曰四夷之樂者何謂也以為四夷之外無禮義之
國歡夷狄者徒東故舉本以為之揔名也言夷狄者
舉終始也言蠻舉遠也言 舉惡也則別之東方為
九夷南方為八蠻西方為六戎北方為五狄故曾子
問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百姓之難至者也何以知
夷在東方禮王制曰東方曰夷被髮文身又曰南方
曰蠻雕題交趾西方曰戎被髮衣皮北方曰狄衣羽
毛穴居東所以九何蓋來者過九之為言究也德徧
究故應德而來亦九也非故為之道自然也何以名
為夷蠻曰聖人本不治外國非為制名也因其國名
而言之耳一說曰名其短而為之制名也夷者
無禮義東方者少陽易化故取名也此方太陰鄙郝
故少蟲出難化執心違邪戎者強惡也狄者易也辟
易無別也歌者在堂上舞在堂下何歌者象德舞者
象功君子上德而下功郊特牲曰歌者在上論語曰
八佾舞于庭書曰下管鞀鼓笙鏞以間降神之樂在
上何為鬼神舉故尚書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

祖考來格何以用鳴球搏拊者何鬼神清虛貴淨賤
鏗鏘也明天子至尊非功不食非德不飽故傳曰天
子食時舉樂所以日食者何明有四方之食物四時
之功也四方不平四時不正有徹樂之法焉所以明
至尊著法戒也王平居中央制御四方平旦食少陽
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餔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
陰之始也論語曰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
適秦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尊卑之差也弟子職暮
食士侶禮士也食力無數庶人職在耕桑戮力勞役
飢即食飽即作故無數禮樂者何謂也禮之為言履
也可履踐而行樂者君子樂待其道小人樂淂其欲
聲音何謂聲鳴也聞其声即知其所生音者飲也言
其高下清濁和而相飲也尚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
八音五声者何謂也宮商角徵羽謂宮金謂商木謂
角火謂徵水謂羽月令曰德在木其音角又曰盛德
在火其音徵盛德在金其商音盛德在水其羽音所
以名之為用者躍也陽氣動躍徵曰止也陽氣止商
者張也陰氣開張陽氣始降也羽者紆也陰氣在上
陽氣在下宮者容也含也含容四時者也八音者何
謂也樂記曰土曰塤竹曰管皮曰鼓匏曰笙絲曰絃

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敔此八音也法易八卦也萬物之數也八音萬物之聲也所以用八音者何天子承繼萬物當知其數既得其數當知其聲即思其形如此蛸飛蠕動無不樂其音者至德之道也天子樂之故樂用八音樂記曰壎坎音也管艮音也鼓震音也鞉離音也鐘兌音也柷敔乾音也壎在十一月壎之為言勲陽氣於黄泉之下勲蒸而萌鞉之言施也在十二月萬物始施而管笙者太蔟之氣象萬物之生故曰笙有七正之節焉有六合之和焉故謂之笙鼓震音煩氣也萬物憤懣震動而生雷以動之温以暖之風以散之雨以濡之奮至德之聲感和平之氣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神明報應天地祐之其本乃在萬物之始耶故謂鼓也鞀者震之氣也上應卯星以通王道故謂之鞀也簫者中之氣萬物生于無声見于無形僇也簫也故謂之簫〻者以祿為本言承天繼物為民本人力加地道化然後萬物戮也故謂之簫也瑟者嗇也閑也所以懲宫商角則宜君父有節臣子有義然後四時和四時和然後萬物生故謂之瑟也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磬者夷則之氣也象萬物之盛也其氣磬故曰磬有貴賤焉有親疎焉有長幼焉朝廷之禮貴不讓賤所以有尊卑也鄉黨之禮長不讓幼所以明有年也宗廟之禮親不讓疎所以有親也此三者行然後王道得王道得然後萬物成天下樂用磬也鐘之為言動也陰氣用事萬物動成鐘為氣用金聲也鑄者時之氣聲也節度之所生也君臣有節度承順天地序迎萬物天下樂之故樂用柷〻始也敔終也一說生柷鼓簫瑟塤鐘磬也如其次笙在北方柷在東北方鼓在東方琴在南方塤在西南方鐘在四方磬在北方聲五音八何聲為本出于五行音為末象八風故樂記曰声成文謂之音知音而樂之謂之樂也問曰異說並行則弟子疑焉孔子有言吾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志之也知之次也文武之道未墜于地天之將喪斯文也樂亦在其中矣聖人之道猶有文質所以據其說述所聞者亦各傳其所受萬物相逼而已

后土

后土之来王者為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〻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穀之長故封稷之祭而祭也尚書曰乃社於新邑孝經曰保其社稷而

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尤多故為長也歲再祭何春求穀之義也故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人社援神契曰仲春獲禾報社祭稷以三牲何重功故也尚書曰乃社于新邑羊一牛一豕一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宗廟俱太牢社稷獨少牢何宗廟社稷所以廣孝道也社稷為報功諸侯一國所報者少故也王者諸侯俱兩社何俱有土之君禮記三正曰王者二社為天下立禮曰太社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為立社曰侯社太社為天下報功王社為京師報功太社尊於王社土地久故而報之王者諸侯必有誡社何示有存亡也明為善者得之惡者失之故春秋公羊傳曰亡國之社奄其上柴其下郊特牲曰喪國之社屋之自言與天地絕也在門東明自下之無事處也或曰皆當著明誡當近君置宗廟之牆南禮曰亡國之社稷必以為宗廟之屏示賤之也社稷在中門之外外門之內何尊而親之　先祖同也不置中門內何敬之示不褻瀆也論語曰譬之宮墻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祭義曰右社稷左宗廟大夫有民其有社稷者亦為報功也禮祭法曰大夫成群立社曰置社月令曰擇元日命人社論語曰子路使子羔為費宰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不謂之上何封土為社稷敬王也為社立祀治謂之稷或曰稷不以稷為社故不變其名事自可知也不正月祭稷何禮不常存食養人為用故立其神社無屋何達天地氣故郊特牲曰太社稷必受霜露必受以達天地之氣社稷所以有樹何尊識之使民人望見師敬之義所以表功也故周官曰司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生尚書亡篇曰太社唯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王者自親祭社稷何社者土地之神也土生萬物天下之所主也尊重之故自祭也其壇大何如春秋文義曰天子之社稷廣五丈諸侯半之其色如何春秋傳曰天子有太社焉東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上冒以黃土故將封東方諸侯青土苴以白茅謹敬潔清也祭社有樂々記曰樂之施于金石絲竹越于声音用之于宗廟社稷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如之何孔子曰廢臣子哀痛之不敢終于禮也

籍田

上古之世其籍田以供無為而治者以道化下不竭
物以克欲不勞人以樹威德兆之心如戴父母兵革
不試四方來同苟或昧於德綏務以力勝士旅疲耗
烝黎困窮率以成功豈云有補李懷光久從戎旅頗
著勤勞拔於等倫授以旄鉞總師河朔奔難奉天有
夷兇嫉惡之誠有弭患釋圍之績俾介元帥仍升上
台秉心匪彝自底不類怙眾貪亂附姦脅君再用違
幾危宗廟率土之人咸懷奮擊昏迷不返悖慢逾彰
義在救人農事始起以供交廣之路故后稷之躬耕
人望之以其淵源遂使安置中外士民中明多是朔
方舊人素蘊中義朱泚脅從究其本末情有足矜況
能戮力同謀舉誠録其成功咸與維新宜一切洗雪
勿為瑕累並許其中效順事蹟著明乃其本末亦無
弗同範古今以為之鏡此教之本也節度支營由觀
察處置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兼太原尹北都留守北平郡王燧惟嶽降神匪
躬之節訓師懷盡其誠心奉行王室有崇讓之美東
平郡王唐朝臣等並節著艱危功成討伐鎮于衝要
隱若長城取彼兇殘進無堅陣比義同德廓清方隅
宜增食于真封且延賞於後子可各賜實封二百戶

仍與一子正員官一自征役奄歷歲時暑無寧息黎
茲成効是有功成以克晏貴國之經制儲蓄救患之
術繁興尤極農桑日廢井邑為虛委於溝壑傷夷未
服而被於洛油時稼穡彝彝烝黎重困然由徵賦不
息征役未寧凍餒流離寄命無所興言感悼契灼于
懷刑罰失中厲沴斯作致咎之本在予一人萬姓何
辜遭罹其變兢兢惕畏不敢遑安庶弭下土之災用
荅上天之戒其宣武等軍陳州等節度淄青等州節
度河陽懷州節度東都畿汝等州節度潞美軍澤潞
磁邢等州節度保寧軍節度成德軍恒深趙等州節
度每管各賜米五萬石所司即船運都於楚州受領
賑給將士百姓等務令均洽以惠窮困屬軍費方殷
國儲尚歉今所賜賑給其數非多猶慮孤惸或未周
贍穀價翔貴何能自資江淮之間連歲豐稔迫於供
賦頗亦傷農救其有餘濟彼不足允予救斂之術且
叶變通之規宜令度支於淮南浙江東西等量置場
加價和糴米三五十萬石減價出糶貴從權便以利
于人無或勞煩重予不德方岳守將士省問鄉閭有
可以救歲之凶災除人之疾苦以茲節効良有可嘉
所宜慰安俾洽將士人承前所有一切釋放贓然能

洗與維新

籍田東郊儀

壬辰歲夏四月客自洛而至於東郊享用以禮接以義追思先王之遺風至道之君垂拱無為以臨海内不理而人化不勞而事成星辰軌道風雨時若邈乎其不可繼何施而臻此歟三代以來制作滋廣異文質之變明利害之鄉威之以刑道之以禮敦其俗而彌薄防其人而益偷豈澆淳必繫於時耶祗膺累聖之業猥居北人之上乾居克勵如恐失墜夙濟庶務夕惕晨興永惟前王之典謨是憲是則大禹以崇儉法高宗以求賢興夏啟之征作周文之罰旌孝悌舉直言養高年敦本業平均徭役黜陟幽明勵精孜孜勤亦至矣然而浮靡不革理化不行暴亂不懲奸宄不息五教猶鬱也鄉黨廢尚齒之儀烝黎無安居之志賦日日減而私室愈貪廉察日增而道愈濫意者古今之事同而得失之效異耶思欲刬革前弊創立新規施之於事而易從考之于文而有據備陳本末將舉而行無或憚煩略于條對自頃陰陽舛候祲沴頻興仍歲旱不稔上天作孽然屢推凶灾其咎安在傳曰時之不義厥罰常暘又曰亢天水旱數之常也二者乖反其推云徒令人學蓋藏國無廩積屢延卿士詢訪猷至乃減冗食之徒罷不急之務既聞嘉語亦已遵行而停廢之餘所費猶廣俟轉粮于江徼則遠不及期將挽粟于關中則挽而無獲節軍食則臣懷怨省吏員則多士靡歸中心浩然罔知攸濟子大夫蘊蓄才器通明古今副我虛衷森然就列寡昧極時之艱災旱志直言無有所隱

乾元三年二月李華茂平生相知賢士大夫共康道理虛襟以佇側席以求而群議紛然以見異指或牽古義而不變或趨時會而弗經依違以來七年於茲矣國制多缺大夫博習墳典深明教化褒充舉咸造于庭其極思精心喻未悟仲尼叙禮樂修春秋先后考之于道淺深差等倫指明其義夫知本乃能通于變學古所以行于今今之教人則異于是工祝陳禮樂之器而不知其情生徒肄礼樂之文而不試以事欲人無惑其可得耶將革前非故有良術堯舜率天下以義比屋可封桀紂率天下以暴比屋可戮然則上之化下罔或不從而三仁四凶較然自異有教無類豈虛言哉作樂移風聞諸昔典夫至雅必淡至音希聲闡侯列國之賢君猶曰則惟恐寐蜩被流俗其

能化于將使天地同和災沴不作黎人丕變姦慝不
萌何施何為以致於此王者制禮必因其時故忠敬
質文更變迭救三代之際罔不由之自秦剗古法漢
雜霸道紛綸千紀王教不興國家接周隋之餘俗未
淳一處都邑者利巧而無恥服田畝者朴野而近愚
尚文則彌長其澆風復質又莫救其鄙俗立教之本
將安所從自昔哲王惟以三正互用後之術士乃言
五運相生以漢相火行則周為木德禮務尚赤義例
頗乖未言於茲莫識厥理九流得失之論歷代興亡
之由王鄭識理之異同公穀傳經之優劣必精必究
用沃虛懷
三代之際粲然可徵未嘗不文武並興農戰並務故
能居則足食動則足兵兵足則威食足則固威則暴
亂息固則教化行理國之本實在于此秦漢以降王
制不脩選士廢射御之儀教人無蒐狩之禮即武者
不知其務播力本者罕習于干戈于是異文武之人
分農戰之道守則乏食征則鮮兵歷茲千年竟莫能
復抑知者蓋寡將行之惟艱欽念之甚勤思紹前躅
良以軍旅之士役戍靡寧勳庸既多爵秩咸貴俾服
田畝慮興愁咨仰給縣官不可勝計由是版圖日減
阡陌歲荒水旱小愆廩餼咸竭欲使軍人悅歸于耒
耜儒者兼達于韜鈐田萊盡闢攻取必勝誘人恐易
其術安施王者之師本于立德兵家之法方務出奇
德以信成奇以詐勝理有違反將何適從宋襄成列
而敗軍見嗤魯策韓信決囊以推敵取貴漢朝然則
喪國亡身豈霸王之道冒危乘厄非仁義之心所宜
討論以定臧否夫眾寡不敵克必以謀樂生下齊孫
子破楚魏武之勝袁紹姚泓成敗之由備陳本末古
人有言曰誅伐不可偃於天下又曰善為國者不師
二端異焉其有深旨子房序次兵法任宏論譔軍書
指明異同詳錄名氏想聞高畧擇善而行論道經邦
興戎定亂執是二柄眦子一人得諸全才康濟大難
懋官胙土備舉彝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尚書左僕
射同中書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靈州大都督府長
史充靈鹽銀夏等節度管內觀察處置度支營田押
蕃落等使仍充朔方邠寧振武等道奉行永軍行營
節度副元帥柱國樓煩郡王渾瑊神降才傑天資忠
厚叶于興運為國輔臣往以盜起上京駕言出狩羣
兇怙亂再犯郊畿時乃書揚武成董制師律深居籌
畫奸慝寢謀當敵指揮士旅增氣危城克固我伐用

張重以賊臣茂恩養兇資亂再惟艱阻播越巴梁時
乃弄礬載馳執羈從遺有見危致命之節有憂國媿
私之誠凜然貞規介若金石蹤攢有夷難之略感激
陳援國之謀分總偏師徑出重險東大節以誓群師
布寬令以宥脅從師次近郊推充非抗車臨近甸下
邑如歸推成功以不居期盡敵以自効率其全衆揚
旆前追摧殿奔馳元惡授首柔德懷服餘黨歸心掃
闢氛昏安復國寢懋乃嘉績其維格天苑變之讓能
耿貪之殄兇揔是二美璣其有焉足以垂勳旂常晝
美竹帛宜首台階之列仍疇井邑之賦祇膺時命無
替厥庸司侍中仍賜實封八百戶餘如故

九宮壇

古者立壇以祀天地考正朔為天下循行守牧民也
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考禮義正法
度同律曆計時月皆為民也尚書曰遂覲東后叶時
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尚書大傳曰見諸侯問
百年太師陳詩以觀民命風俗命市納賈以觀民好
惡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削以地宗廟
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黜以爵變禮易樂為不從
不從君流改制度衣服為畔〻者君討有功者賞之
尚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宮壇所以為四時交際
當承宗廟故不踰時也以夏之仲月者同律度當得
其中也八月二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陰陽終尚書
曰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
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岳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岳
所以五歲巡狩何為太煩也過五年為太疎也因天
道時有所生歲有所成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
閏天道大備故五歲一巡狩三年小備二伯出述職
黜陟一年物有終始歲有所成方伯行國時有所生
諸侯行邑傳曰周公入為三公出為二伯中分天下
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
黜陟而天下皆正也又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
所茇言召公述職親說舍於野樹之下也春秋穀梁
傳曰古之君民以時視民之勤巡狩祭天何本巡狩
為祭天告至尚書曰東巡狩至于岱宗柴也王者出
告廟何孝子出辭反面事死如事生尚書歸假于祖
禰曾子問曰王者諸侯出稱告廟祖禰使祝遍告五
廟尊親也王者將出告天者示不專也故王制曰類
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類祭以配祖不曰接者尊無
二禮尊〻之義造于禰獨見禰何辭從卑不復留尊

者之命至禰不誣不至祖即祭告天為告事也祖為出辭也義異告于尊者然後乃辭出王者諸侯出必將主何示有所尊故曾子曰王者將出必以遷廟主行載于齋車示有尊也無遷主以幣帛主告于祖禰廟遂奉以出每舍奠焉蓋貴命也必以遷主者明廟不可空也王者立壇以行天子之禮諸侯待境以守藩為職也礼祭義曰諸侯祖廟何明尊無二上也故禮坊記曰君適其臣升自阼階示不敢有其室也禮曰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王者出一公以其屬守二公以其屬從也王者巡狩崩于道歸葬何夫太子當為喪主天下皆來奔喪京師四方之中也即如舜葬蒼梧禹葬會稽于時尚質故死則止葬不重煩擾也何以知太平乃巡狩以武王不巡狩至成王乃巡狩岳者何謂也岳之為言捅〻功德東方為岱宗者言萬物更相待於東方也南方霍山者霍之為言護也言萬物護也太陽用事護養萬物也西山為華山者華之為言獲也言萬物成熟可得獲也北方為恒山恒者常也萬物伏藏於北方有常也中央為嵩山言其後大之也故尚書大傳曰五岳為岱山霍山華山恒山嵩山也謂之瀆何瀆者濁也中國垢濁發源東注海其功着大故稱瀆也（尔雅云江河淮海所称為四瀆如此）

皇后親蠶

昔文王之政以蠶桑為利而不失其時民不至於凍餧者非其耕而食之織而衣之者也因天地之利以教民成焉此衣服之便也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兆庶之務固自有本不以爭競為心區域雖殊覆育寧別贊普天資仁德好生同心重修好至重大信一立義無改移將垂百代之名而事之去就須定是非若不辨明便成姑息故親督成其業而黎庶咸享邦家之大本永言慈道勇想勞懷盡誠所未享故求之未至天下有隱居行義才德高遠晦迹丘園不求聞達者立國之本斯其大經聖人神疲力盡以行道開禮展樂以告人欲天下不忘乎溫良忠懇敬讓之心也後之明王又增以設學校立廟祀籩豆時修衣冕屢制其天下之書則稀稽整〻林釉麗〻斯可謂教倫道之倫者也如是猶有不孝其勸不由乎道者所以聖人憂其顚墜乃曰三年不為禮〻必壞三年不為樂〻必崩何訓之示之〻至而訓之于之之難也六國時所作其教人容動色理氣意之間以詭紹徼許恍固呼哩雖合揣則反覆險滑之術悉備

于章讀之如六國之時得樹是書者惟秦儀而已亦
盜祿入國之秘經然自六經以降至于漸醨之後其
中有數篇者乃今之粉兒孔子亦可與秦儀齒也至
如押合飛箝寞時之常態是知漸醨之後不讀書者
其行事皆得自然符契也覆載之中胷有心者有其
謀然其謀則必為己而鮮為人也故有孜〻汲〻力
于謀者得之則逸身肥家不得則嫉時怨命意此真
澆風薄俗者之心也豈古聖賢之心乎夫古聖賢未
始無謀而不求利于身也不求利于身而利自及也
何以明之堯舜有大寶之位不傳于子而傳于他人
是為天下之謀得其君也大禹疏鑿横流通其門而
不顧啼嬰是為天下之人謀出其溺也后稷勤耕播
殖百穀是為天下之人謀拯其食也其謀信何如哉古
今語帝王者必首于堯舜論功德者無出于禹稷風
馨億齡不復磨滅其利身又何如哉近世之謀則不
然小者不過于謀衣食大者不過于謀祿位皆之利
天下者或未見謀嗚呼持是心而希其遺侔于古人
是猶欲越山海而舍楫航其進也無由矣雖今聖人
在上賢人在位其謀靡為不然恐豈〻者日月而不
知也故因文以辨之且欲賢不肖皆公其心苟賢不
肖皆公其心則三古之風日可復矣論曰王氏之先
蓋出于有周自后稷公劉迨乎太王〻季以至文武
成康累聖重光以成王業故能卜世三十卜年七百
天所命也下及靈王厥德雖衰而天命未改有太子
晉者登仙于伊洛之間其後代子孫遂稱為王氏者
其綿系不亦遠乎既而姬氏運窮戰國蜂起有錯為
魏將翦為秦將咸以武功翊扶霸業宏謀遠略二國
賴焉自秦至漢有吉有駿為漢代名賢自漢至晉有
覽有祥為晉室公輔時徐州刺史呂虔檄祥為別駕
虔有佩刀工者相之以為三公之器虔為祥曰苟非
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固辭不
獲而後受之祥在魏為司空太尉封睢陵侯晉武帝
踐祚拜太保爵為公年八十弟子職言摳衣而降獨
以羔裘何取輕暖因狐死首丘明君子不忘本也羔
者取跪乳避順也故天子狐白諸侯狐黃大夫蒼士
羔裘亦因別尊卑也所以必有紳帶示謹敬自約整
績繒為結於前下垂三分示有事也論語曰去喪無
所不佩天子佩白玉諸侯佩正玄玉大夫佩水蒼玉
士佩珉石佩即象其事若事天佩其耒耜工匠佩其
斧斤婦人佩其鍼縷何以知婦人佩玉詩云將翱將

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唐會要卷第十

唐會要卷第十一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實封四百戶

臣王溥纂

明堂制度

貞觀五年太宗將造明堂太子中允孔頴達以諸儒立議頗乖故實上表曰伏尋前勅依禮部尚書盧寬國子助教劉伯莊等議以為從崑崙道士上層祭天又尋後勅為左右閣道登樓設祭臣謹按六藝羣書百家諸史皆基上曰堂樓上曰觀未有重樓之上而有堂名者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不云明樓明觀其疑一也又明堂法天聖王示儉或有翦蒿為柱葺茅作蓋雖復古今異制不可常然猶皆依大典貴在朴素是以席惟藁秸器尚陶匏用繭犢以貴誠服大裘以訓儉今若飛樓架迥浮閣陵空考古言之寔堪疑慮按郊祀至漢武明堂之制四面無壁上覆以茅祀五帝於上坐祀后土于下防臣以上坐止於基上下防惟是基下既云四面無壁未審伯莊以何知上層祭神下有五室且漢武所為多用方士之說違經背

正不可師祖又盧寬等議曰上層祭天下堂布政欲
使人神位别事不相干臣以古者敬重大事與接神
相似是以朝覲祭祀並皆在廟豈亦楼上祭祖楼下
視朝閤道升楼路便窄隘乘輦則接神不敬步陟則
勞勤聖躬侍衛在傍百司供奉求之經訓全無此理
臣非敢固執愚説欲求已長伏以國之大典不可不
慎伏乞以臣愚表下付羣官詳議焉侍中魏徵議曰
稽諸古訓叅以舊圖其上圓下方復道重屋百廬一
致異軫齊歸洎當塗膺籙未遑斯礼典則聿興無所
取則裴顏以諸儒持論異端蜂起是非舛繆靡所適
從遂乃以人廢言止為一殿宋齊即仍其舊梁陳遵
而不改雖嚴配有所祭饗不匱求之典則道實未弘
夫孝因心生禮緣情立心不可極故備物以表其誠
情無以盡故飾宫以廣其敬宣尼美嘆意在茲乎臣
等親奉德音得叅大議思竭塵露增崇山海凡聖人
有作義重隨時萬物斯覩事資通變若據蔡邕之説
則至理失于文繁若依裴顏所為則大體傷于質略
求之情禮未臻厥中今之所議非無用捨請為五室
重屋上圓下方既體有則象又事多故寔一室備布
政之君上堂為祭天之所人神不雜礼亦宜之其高
下廣袤之規几筵尺丈之度則並隨時立法因事制
宜自我作故不必師古廓千載之疑議為百王之懿
範不使太山之下惟聞黄帝之法汶水之上獨稱漢
武之圖則通乎神明庶幾可俟于来經始成之不日
至十七年五月秘書監顏師古議曰竊以明堂之制
爰自古昔求諸簡牘全文莫覩肇起黄帝降及有虞
彌歴夏殷迄于周代各立名號别創規摹衆説舛駮
互執所見鉅儒碩學莫有詳通斐然成章不知裁斷
究其指要寔有布政之宮七徒以戰國縱横典籍廢
棄綦秦酷烈經礼堙亡今之所存記傳雜説用為准
的理寔蕪昧然周書之叙明堂紀其四面則有應庫
雉門據此一塗固是王者之帝居耳其青陽揔章明
堂太廟及左右个又與今四時之次相同則路寢之
義足為明証又文王居明堂之篇帶以弓韣礼於禖
下九門磔禳禦止疾疫置梁除道以利農夫令國為
以合三族凡此等事皆合月令之文觀其所班皆
在路寢者也又禮記云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
位天子負扆南嚮而立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周官又云周人明堂度九天之筵東西九筵堂一筵
據其制度即大寢也尸子亦曰黄帝合宮有虞揔章

殷曰陽館周曰明堂斯皆路寢之徹知非別處大戴
所說初有近郊之言後稱及上之廟進退無據自為
矛楯原夫負扆受朝堂居出令既在高庫之內亦何
云於郊野哉孝經傳云在國之陽又無里數漢武有
懷創造廣集縉紳言論紛紜終以不定乃於汶水之
上立而祀焉明其不拘遠近無擇方面孝成之代表
行城南雖有其文厥功靡立平帝元始四年大議營
起孔牢等乃以為明堂辟雍大學一實三名金褒等
又稱經傳無文不能分別同異中興之後蔡邕作論
復云明堂太廟一物二名鄭玄則曰在國之陽三里
之外淳于登又云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景巳之地穎
容釋例亦曰明堂太廟凡有八名其體一也苟立同
異競為巧說並出自胸懷曾無師祖審見且夫功成
作樂理定制禮草創從宜質文遞變旌旗冠冕今古
不同律度權衡前後莫一隨時之義斷可知矣假使
周公舊章猶當擇其可否宣左彝則尚或補其闕漏
況乎鄭氏臆說淳于謏聞匪異守株何殊膠柱愚謂
不出墉雉邇接宮闈實允事宜諒無所惑但當上遵
天旨祗奉德音作皇代之明堂永貽範於來葉區區
碎議皆畧而不論也又上議表曰明堂之制陛下已
發德音又道詳議但以學者嵩固人人異言損益不
同是非莫定臣愚以為五帝之後兩漢以前高下方
圓皆不相襲惟在陛下聖情創造即為大唐明堂足
以傳於萬代何必論戶牖之少多疑階庭之廣狹若
恣儒者互說一端久無斷決徒稽盛禮昔漢武欲草
封禪傳問諸生所說不同莫知孰是惟御史大夫倪
寬勸上令自決定于是遂成登封之禮臣之愚誠亦
望陛下斟酌繁省自為節文不可謙讓以淹大典承
徽二年七月二日詔朕聞上玄幽贊處崇高而不言
皇王提象代神工而理物是知五精降德爰膺帝者
之尊九室垂文用紀配天之業合宮靈府創洪規于
上代太室總章標茂範于中葉雖質文殊制奢儉異
時然其立天中作人極布政施教歸之一揆令國
家四表無虞人和歲稔作範垂訓今也其時宜令所
司與禮官學士等考覈故事詳議得失務依典禮造
立明堂庶曠代闕文獲申于茲日因心展敬永垂于
後昆其平章明堂制度宜令諸曹尚書及左右丞侍
郎太常國子監祕書官人弘文館學士同共詳議太
常博士柳宣依鄭玄議以明堂之制五室前內直丞
孔志約獻狀據大戴礼及盧植蔡邕等議以為九室

曹王友趙慈皓祕書丞薛文思等各進明堂圖樣諸
儒紛爭互有不同上以九室之議理有可依乃令所
司詳定明堂形制大小階基高下及辟雍門闕等制
度務從典故也上年六月二十八日禮官學士詳議
制度久之不定上乃內出九室樣更令有司損益之
有司奏言內樣堂基三重每基階各十二上基方九
雉八角高一尺中基方三百尺高一筵下基方三百
六十尺高一丈三尺上基象黃琮為八角四面安十
二階請從內樣為定基高下仍請準周制高九尺其
共作司約準二百四十八尺中基下基並望不用又
內樣室各方三筵開四闥八窗室圓楣徑二百九十
一尺按春秋大饗五帝各在一室商量不便請依兩
漢季秋合饗總於太室若四時迎氣之祀則各於其
方之正其安置九室之制增損明堂故事三三相重
大室在中央方六丈其四隅之室謂之左右房各方
二丈四尺當大室四面青陽明堂總章玄堂等室各
長六丈以應太室濶二丈四尺以應左右房室門並
通巷各廣二丈八尺其鄭玄盧植說以前梁為楣其
徑二百十六尺法乾之象圓楣之下所施圓柱旁出
九宮四隅各七尺法天以七紀柱外餘基共作司約

準面別各餘一丈內樣室別四闥八窗檢與古合請
依為定其戶仍在外設而不開內樣外有柱三十六
每柱十梁內有七間柱根以上至梁高三丈梁以上
至屋峻起計高八十一尺上圓下方飛檐應規請依
內樣為定其蓋屋形制仍望據考工記改為四阿并
依禮加重檐準太廟安鴟尾堂四向五色請依周禮
白盛為便其四向各隨方色請施四垣及四門辟雍
案大戴禮及前代說辟雍多無水廣內徑之數蔡邕
云水廣二十四丈四周於外三輔黃圖云水廣四周
與蔡邕不異仍云水外周堤又張衡東京賦稱造舟
為梁禮記明堂陰陽錄水左旋以象天商量水廣二
十四丈恐傷於濶今請減為二十四步垣外量取周
足仍依故事造舟為梁其外周以圓堤并取陰陽求
行左旋之制殿垣案三輔黃圖殿垣四周方在水內
高不蔽日殿門去殿七十二步準今行事陳設猶恐
窄小其方垣四門去堂步數請準太廟南門去廟基
遠近為制仍立四門八觀依太廟門別各安三門施
去闔四角造三重巍闕自後群儒紛競各執異議九
室五室俱有依憑上令所司於觀德殿前依兩議張
設上觀之謂公卿曰明堂之制古有之議者不同所

以未造令令張設兩議公等以何者為宜工部尚書閻立德奏曰兩議不同俱有典故九室似閣五室似明取捨之宜斷在聖意上亦以五室為便後以制度未定而止

乾封三年二月十二日詔郊社嚴配未安太室布政施化猶闕合宮所以日昃忘食中宵輟寢討論墳籍錯綜群言採三代之精微探九皇之至賾斟酌前載制造明堂宜命有司及時起作務從折衷稱朕意焉（于是大赦改元總章分萬年縣改明堂縣）

總章二年三月九日詔上考經籍制為明堂處二儀之中定三才之本（御名）茲一宇臨此萬方屬歲飢而止

光宅元年十月拜州人陳子昂上疏曰臣伏見天皇大帝得天地之統封于泰山功德大業與天比崇矣然尚未建明堂之宮遂朝上帝使萬代鴻業至今猶闕陛下若欲調元氣睦人倫齊俗仁壽興風禮讓捨此道也于何理哉願陛下念先帝之休意作大唐之鴻基于國南郊建立明堂使宇宙黎元遐荒夷貊昆虫草木天地鬼神翕然知陛下方與三皇五帝之事也與天下更始不其盛哉昔者黃帝合宮有虞總章唐堯衢室夏后太室群聖之所以調元氣理陰陽於此也臣雖莫學竊聞明堂之制有天地之則焉有陰陽之統焉二十四氣八風十二月四五行二十八宿莫不率備故不順其時月之為政也則水旱興疾疫起虫螟兩雹成災陰陽不和元氣以錯故昔者聖人所以為政之大業也臣願陛下為大唐建萬代之業者意在茲乎臣願陛下以臣此章與三公九卿賢士大夫議之於庭儻事便于今道不違古即請陛下徵天下鴻生碩儒博通古今皇王政禮之術者延問于庭與之案周禮月令而建之臣必知天下庶人子來可不日而成也乃月孟春陛下乘鸞輅駕蒼龍載青旗佩蒼玉三公九卿賢士大夫鴻儒碩老衣冠之倫朝于青陽左个負人斧扆憑玉几南面以聽天下之政乃令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無失經紀以初為常陛下遂躬籍田親蠶事以觀天下之農桑養三老五更以教天下之孝悌明訟恤獄以息天下之淫刑除殘去暴以正天下之仁壽修文尚德以正天下之干戈察孝興廉以除天下之貪吏鰥寡孤獨疲癃者不能自存者賑恤之後宮美人非三妃九嬪八十一御女之數者出嫁之珠玉錦繡雕琢伎巧之飾非益于理者悉棄之巫鬼淫祀誣惑良人者

悉禁之天人之際既洽冕神之望允塞然後作雅樂
潔粢盛宗祀天皇於明堂以配上帝使萬國各以其
職來祭豈不休哉
垂拱二年毀乾元殿就其地創造明堂（令沙門薛懷義充使）
四年正月五日畢功凡高二百九十四尺東西南北
各廣三百尺凡有三層下象四時各隨方色中層法
十二辰圓蓋〻上盤九龍捧上層法二十四氣亦圓
蓋亭〻中有巨木十圍上下通貫欂櫨撐㯼藉以為
本亘之鐵索蓋亦有鸑鷟黃金飾之勢若飛翥刻木
為瓦夾紵漆之明堂之下施鐵渠以為辟雍之象號
萬象神宮（因改河南縣為合宮縣左史直弘文館劉允濟上明堂賦）百官賀明堂
成上表曰臣墓已下若干人等言臣聞上帝高居懸
太微之府先王建國闡宗祀之堂不有大聖誰能經
始伏惟天冊金輪皇帝陛下尊祖揚禰嚴禋之德再
元統天順時布政之道尤急親紆寶思躬運玄莫敢
能上合乾坤不符龜筮柱將扶而已立石未鑿而懸
開丹鸞疑夢以鳴鳥而遠至蒼虬繞棟疑出河而欲
飛神光熠燿于向晚仙樂清泠而方晝月惟孟夏時
屬正陽振文物於闕庭震聲名于寓縣聖皇戾止諸
侯在列穆〻焉顒〻焉交喜氣於三靈動歡心於萬

類者也臣等叨覩朝典既逢當旁之辰旋傾野誠輕
襲獻芹之禮謹上食若干舉如列縱殊雀鳥味劣魚
危何以延蓬蒲之涼契芝英之壽無任之懇之至謹
奉表隨進
證聖元年正月詔十七日御端門賜酺宴十六日明
堂後夜佛堂災延燒明堂至明並盡左拾遺劉承慶
疏曰明堂祀宗之所今忽被災陛下宜輟朝停酺以
答天譴天后欲責躬避正殿納言姚璹進曰此實人
火非曰天災至如成周宣榭火卜代逾長漢武建章
宮災盛德彌永今明堂乃是布政之所非宗廟之地
陛下將避正殿于大禮有乖從之乃御端門賜宴二
十二日以災告廟下制遣內外文武九品已下上封
事極言正諫無有所諱于是劉承慶上疏曰日者變
生人火損及神宮驚惕聖心震動黎庶臣謹按左氏
傳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人火因人而興故指火體
而稱天火不知所起直以所災言之其名雖殊為害
不別王者舉措營為必關幽顯幽謂天道顯謂人事
幽顯迹通天人理合今工匠宿藏其火本無故燎之
心明堂教化之宮複非延熾所及孽煨潛扇倏忽成
災雖則因人亦關神理臣愚以為所營佛舍既僻在

明堂之後又前逼牲牢之筵兼以厥御名崇大功多難
畢立像弘法本擬利益黎元傷財役人却且煩勞家
國聖人動作必假天人之助一興功役二者俱違厥
應昭然始將緣此臣以為明堂是正陽之位至尊所
居展礼班常崇化立政玉帛朝會神靈依憑營之可
曰大功損之寔非輕事既失嚴禋之所復傷孝理之
情皇舍承恩耽樂安然黷妄但以火氣初止尚多驚
懼餘憂未息遽以歡事逼之臣恐憂喜相爭傷于情
性故傳曰可憂而樂取憂之道夫火陽氣歡樂陽事
火氣方勝不可復興易事臣聞災變之興至聖不免
聿修其德未患可禳也陛下垂制博訪詳求至理而
左吏張鼎以為火流王屋彌表大周之祥通事舍人
逢敏奏稱當彌勒成佛道時有天魔燒宮七寶臺須
臾壞斯寔諂妄之邪言寔非君臣之正論援昧王化
無益萬机審其致災之理詳其降眚之由無虔天人
之心而興不急之役則兆人蒙賴福祿靡窮其年三
月又令依舊規制重造凡高二百九十四尺東西南
北廣三百尺上施寶鳳俄以火珠代之明堂之下圜
遶施鐵渠以為辟雍之象至天冊萬歲二年三月二
日成號通天宮萬歲通天元年四月三日鑄九鼎成

置于明堂之庭各依四方列焉豫州鼎名永昌高一丈八尺受一千二百石冀州鼎名武興雍州鼎名長安兗州鼎名日觀青州鼎名少陽徐州鼎名東源揚州鼎名江都荊州鼎名江陵梁州鼎名成都八州鼎各高一丈四尺受一千二百石用銅二十六萬七百一十二斤鼎上各寫本州山川物產之象仍令著作郎賈膺福殿中丞薛昌容署圖主事李元振司農錄事鍾紹京等分題之左尚書令曾元西仍令宰相諸王率南北宿衛共二十餘萬人并仗內大牛白象曳之自玄武門外曳入天后自製曳鼎歌令曳者唱和焉時又造大儀鍾斂天下三品竟不能就其九鼎初成
制令以黃金千兩塗之納言姚璹諫曰夫鼎者神氣
貴在直朴自然無假別為浮飾臣觀其狀先有五彩
輝煥錯雜其間豈待金色方為炫燿從之開元二年八月十八日太子賓客薛謙光獻東都九鼎銘其豫州銘武后所削文曰羲農首出軒昊膺期唐虞繼踵湯禹乘時天下光宅海內雍熙上玄降鑒方建隆基業徵令姚崇等奏曰聖人啟運休兆必彰請宣付史館詔從之
開元五年正月幸東都及將行大享之禮太常少卿
王仁忠太常博士馮宗陳正節等咸以則天所造明
堂有乖典制奏議曰明堂之建其所從來遠矣天垂
象聖人則之蓋杜茅茨之規上圓下方之制考之大
數不踰三七之間定之方中必居景山之地者豈非
將房心布政之所當太微上帝之宮乎按漢武初議
立明堂于長安城南遭竇太后不好儒術事乃中廢
孝成之代又欲立于城南議其制度莫之能決至孝
武元始四年創造南郊以申嚴配先但取景山而已

斯蓋百王不易之道也高宗皇天大帝議明堂制度久之不決因而遂止者何非謂財不足力不堪也將周孔既遙礼經且棄事不師古或爽天心難用作程神不享祐者也則天太后總禁闈之政藉軒臺之威屬皇宣中圮之斯捐和喜從權之制以為乾元大殿承慶小寢當正陽亭午之地寔先聖聽斷之宮表順端門儲精營室爰從朝享未始臨御乃起工徒挽令摧覆既毀之後雷聲隱然衆庶聞之或以為神靈感動之象也於是增土木之麗因府庫之饒南衙北闕建天樞大儀之制乾元貴址與重閣層樓之基煌熠蔽日梁拄排雲人斯告勞天寔貽誡爆熚甫爾遽加修複況乎地殊景已未答靈心跡匪膺期乃中嚴配事昧彝典神下昭儆況西京上都萬方取則而天子闕當陽之位聽政居便殿之中職司其憂豈容沈默當須審巧歷之計擇煩省之宜不便者量事改修可因者隨而適用削彼明堂之號克復乾元之名則當宁無偏人識其舊矣詔令所司詳議聞奏刑部尚書王仁惠等奏議咸請改易依舊造乾元殿乃下詔改明堂為乾元殿每臨御宜依正殿禮自是駕在東都常以元日冬至于乾元殿受朝賀無改易雖改其名門而已竟至十年十月十五日復題乾元殿為明堂而不行饗祀之禮至二十六年十月六日詔將作匠康𧦬素往東都毀明堂𧦬素以毀拆勞人遂奏請且拆去上層卑于舊制九十五尺又去柱心木平座上置八角樓〻上有八龍騰身捧火珠〻又小於舊制周圍五尺覆以真瓦取其永逺依舊為乾元殿其時訛言官遣取小兒埋于明堂之下以為厭勝之法村邑兒童藏于山谷上患之乃令主客郎中王佩宣慰久之乃定先是正觀十七年七月京師訛言遣捕〻數人以祭天狗遣捕驚怖月於乃定又天宝五年三月十七日有流星如月墜于東南有聲京師訛言宮遣捕〻捕人心肝以祭天狗人相驚恐發使安之乃定

貞觀元年上宴群臣奏秦王破陳樂太宗為秦王時破劉武周軍中作此樂由後更號神功破陳樂貞觀七更名七德舞蓋取左傳武有七德之義年上曰朕昔受委專政征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由茲而成不敢忘本封彝德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内豈文德之足比上曰戡亂以武守成以文〻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德彝頓首謝制自今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輙諫

上以選人多詐冒貴蔭勅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幾有詐冒事覺者上欲殺之大理少卿戴冑奏據法應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勅者出于一

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旣而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胄前後犯顏法言如涌泉上皆從之天下無冤獄

上令封德彞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其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乎正患已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無人德彞慙而退

有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受人餽絹事覺上于殿廷賜絹數十疋大理少卿胡演曰順德枉法受賍罪不可赦奈何復賜之絹上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於受刑而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分天下為十道一曰關內二曰河南三曰河東四曰河北五曰山南六曰隴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劍南十曰嶺南

上謂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寤鄉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其能徧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以民間疾苦及政事得失

有上書請去佞臣者上問佞為誰對曰願陛下與群臣言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上曰君自為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

上與侍臣論周秦脩短蕭瑀對曰紂為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天下雖同失人心則異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修仁義秦得天下益尚詐力此脩短之所以殊也蓋取之或可以逆得而守之不可以不順故也瑀謝不及

上問公卿以享國長久之策蕭瑀曰三代封建而久長秦孤立而速亡上以為然于是始有封建之議

或告魏徵私其親戚上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按之無狀彥博言於上曰徵不存形迹遠避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上因讓徵曰自今宜存形迹徵曰臣聞君臣同心是謂一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存但形迹則國之興喪尚未可知臣不敢奉詔上瞿然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陛下願使臣為良臣勿為忠臣上曰忠良有以異乎對曰稷契臯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逢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上說賜絹五百疋

上神釆英毅羣臣進見者皆失舉措上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冀聞規諫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愎見自賢其臣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豈能獨全如虞世基等諂事煬帝以保富貴煬帝既弑世基等亦誅公輩宜用此爲戒事有得失無惜盡言

上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讟者與民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已故也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鑒秦而止王公以下宜體朕此意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素朴公私富給

上謂侍臣曰吾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人皆知笑彼之愛珠而不愛其身也吏受賕抵法與帝王徇奢欲而亡國者何以異於彼胡之可笑耶魏徵曰昔魯哀公謂孔子曰人有好亡者徙宅而亡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紂乃忘其身亦猶是也上曰然朕與公輩宜戮力相輔庶免爲人所笑也

畿內有蝗上入苑中見蝗掇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爲命而汝食之寧食我之肺腸遂吞之是歲蝗不爲災

上謂侍臣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大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

上曰比見羣臣屢上表賀祥瑞夫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爲堯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爲桀紂後魏之世吏焚連理木煮白雉而食之豈足爲至治乎嘗有白鵲搆巢於寢殿上合歡如腰鼓聲相鼕和左右稱賀上曰我嘗笑隋帝好祥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毁其巢縱鵲于野外上以瀛州刺史盧祖尚才兼文武命鎮交趾祖尚拜而出既而悔之辭以疾上遣杜如晦等諭旨祖尚固辭上怒斬之他日與羣臣論齊文宣帝何如人魏徵曰文宣狂暴然人與之爭事理屈則從之上曰然向者盧祖尚雖失大臣之義朕殺之以爲太暴由此言之不如文宣矣命復其官蔭徵容貌不逾中人而有膽畧善回人主意每犯顔苦諫或逢上怒甚徵神色不移上亦爲之霽威徵嘗謁告上冢還言於上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外皆嚴莊已畢而竟不行何也上笑曰實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輟耳上嘗得佳鷂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故久不已鷂竟死懷中

上曰爲朕養民惟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於屏風得其在官善惡之迹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爲親民不可不擇乃命內外五品以上各舉堪爲縣

令者以名聞
三年上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隨材受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辭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隋世選人十一月集至春而罷人患其期促至是吏部侍郎劉林甫奏四時聽選隨闕注擬人以為便
鴻臚卿鄭元璹使突厥還言突厥民飢畜瘦此將亡之兆勸帝乘間擊之上曰新與人盟而背之不信利人之災不仁乘人之危以取勝不武朕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
二年上問魏徵曰人生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闇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苗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上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憚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鑒臨下憚羣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誠致治之要願陛下慎終如始則善矣

頡利表請入朝上謂侍臣曰向者突厥之强控弦百萬憑陵中夏用是驕恣以失其民今者請入朝非困窮肯如是乎朕聞之且喜且懼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矣故喜然朕或失道他日亦將如突厥能毋懼乎卿曹宜不惜苦諫以輔朕之不逮也　太常少卿祖孝孫作唐雅樂上曰禮樂蓋聖人緣物以設教耳治之隆替豈由於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其聲哀思行路聞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樂也上曰不然夫樂能感人故樂者聞之則喜憂者聞之則悲悲喜在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悲苦故聞樂則悲耳魏徵曰樂誠在人和不在声音也
勅尚書細務屬左右丞惟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玄齡明達吏部輔以文學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與如晦引拔士類常如不及至於臺閣規摸皆二人所定上每與玄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蓋玄齡善謀如晦能斷故也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國故唐世稱賢相者推房杜焉
上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机要之司詔勅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惟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

不可為何必擇才也

此卷自貞觀元年以宮條臣下所述太宗之之爲多非明堂

者應不合在之淺又何其刻亂也

唐會要卷第十一

唐會要卷第十二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
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
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實封四百戶

臣王溥纂

饗明堂議　廟制度

饗明堂議

顯慶元年六月十八日修禮官太尉無忌等奏狀見祠令以高祖太武皇帝配五天帝於明堂太宗配五人帝亦在明堂之側座臣等謹按尊方册歷考前規宗祀明堂必配天帝而伏羲五代本配五郊參之明堂自緣從祀今以太宗作配理有未安伏見永徽二年七月制見明堂陛下天縱孝德追奉太宗以遵嚴配當時高祖先在明堂禮司致惑竟未遷祀率意定議遂便著令乃以太宗文皇帝降配五人帝雖復亦在明堂不得對越天帝深乖明詔之意又與先　不同謹按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伏尋詔意義在於斯今所司行令殊爲失旨又尋漢魏晉宋歷代禮儀並無父子同配明堂之義惟祭法云周人禘嚳而

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云禘郊祖宗謂祭祀
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圓丘郊謂祭上帝於南郊
宗謂祭五帝五神於明堂也尋鄭此注乃以祖宗合
為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連在配食良為謬矣故
王肅駁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毁之
名非謂配食於明堂者也審如鄭義則孝經當言祖
祀於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凡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
廟又尊其祀孰謂祖於明堂者乎鄭引孝經以解祭
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義旨也又解宗武
王配云句芒之類是謂五神位在堂下武王降位失
君叙矣又按六韜武王伐紂雪深丈餘五車二馬行
無轍跡詣營求謁武王怪而問焉太公對曰此必五
方之神來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職命焉既
而克殷風調雨順豈有生來受職歿則配之降尊敵
卑理不然矣故春秋外傳曰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
典禮傳言五者故知各是一事非謂祖宗合祀於明
堂也臣謹上考殷周下泊正觀並無一代兩帝同配
於明堂南齊氏以武王昆季並於明堂配食事乃不
經未足援據又檢武德時令以元皇帝配於明堂奉
遷世祖傳配感帝此即聖朝故事已有據遵之典取
法宗廟古之制焉伏惟太祖景皇帝締[御名]有周建
絕代之丕業啟祚汾晉創聖曆之洪基德邁發生道
符立極又世祖元皇帝潛鱗韞慶道事周慕潛發之
靈源肇先宅之丕裕拜祖清廟萬代不遷請停配祀
以符古義伏惟高祖太武皇帝躬受天命奄有神州
創制改物體元居正為國始祖亦有舊章者若炎漢
高帝當塗太祖皆以受命例並配天請遵故事奉祀
高祖於圓丘以配昊天上帝伏惟太宗文皇帝道格
上玄功清下武拯率土之塗炭布大道於生靈請准
詔書宗祀於明堂以配上帝又請准武德故事並配
德感帝作主斯乃二祖德隆永不遷廟兩聖功大各
得配天遠協孝經近申詔意從之
儀鳳二年八月太常少卿韋萬石奏曰明堂大享准
古禮鄭玄義祀五天帝王肅義祀五行帝正觀礼依
鄭義祀五帝顯慶已來新修禮祀昊天上帝奉乾封
二年勅祀五帝又奉制兼祀昊天上帝又奉上元三
年三月勅五禮行用已久並依正觀年禮為定又奉
去年勅並依周禮行事今用樂須定所祀之神未審
依定何禮臣以去年十二月錄奏至今年未奏進止
所謂樂章不定上及宰臣並不能斷乃詔尚書省詔

學者更希議之事仍不定自此明堂大饗兼用正觀
顯慶二禮〻司並無憑准　天授二年春官郎中韋
叔夏奏明堂大饗議曰謹按禮明堂大享准祀五方
五帝故月令云是月也大饗帝則曲禮所云大饗不
問卜鄭玄注云謂徧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是也又
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鄭注祭五帝五神於明堂
曰祖宗故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據此
諸明堂正禮雖祀五帝以配宗祖及五帝五官五神
等自外餘神並不合預伏惟陛下追遠情深崇禮志
切故明堂饗祀加昊天上帝皇地祇重之以先后配

享此乃補前王之闕典弘嚴祀之虔誠往以神都郊
壇未建乃於明堂之下廣祭衆神蓋義出權時非不
刊之禮諸神並合從祀於二至明堂總章事乃不經
然則宗祀配天雖以小神同薦於尊嚴之道理有不
安望請每歲元日惟祀天地大神配以帝后其五岳
以下請依禮於冬夏二至從祀方丘圜丘庶不煩瀆
聖曆元年閏臘月十九日制每月於明堂行告朔之
禮司禮博士閻丘請班思簡等奏議臣等謹按經史
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唯禮記玉藻云天子聽
朔於南門之外周禮天官太宰正月之吉布政于邦

國都鄙于寶注云周正建子之月告朔日也此即玉
藻之聽朔矣每歲首元日通天宮受朝讀時令布政
事京官九品已上諸州朝集使等咸列於庭此則聽
朔之禮畢而合于周玉藻之文矣而鄭玄注玉藻聽
朔以奉制月令有五帝五官之事遂云凡聽朔必以
特牲告其時帝及其神配有以文王武王此鄭注之
誤也故漢魏至今莫之行用按月令其帝太昊其神
句芒者謂之宣布時令告示下人其令詞云其帝其
神耳所以為敬授之文欲使人奉其時而務其業每
月有令故謂之月令非謂天子每月朔日以祖配帝

而祭告之其每月告朔者諸侯之禮也故春秋五氏
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又鄭玄注論語云禮人君
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廟享魯自文公始不視朔
是諸侯之禮明矣今王者行之非所聞也按鄭所謂
告其帝者即太昊等五人帝其神者即重黎等五行
官雖並功施於人列在祀典無天子每月拜祭告朔
之文臣等謹按禮論及三禮義宗江都集礼正觀顯
慶禮及祀令並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若以為近代
無明堂無告朔禮則江都集禮正觀顯慶礼及祠令
者祀五方上帝於明堂即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也

此即於明堂而著其享祭何告朔獨闕其文若以為有明堂即合告朔則周秦有明堂而經典無正文並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臣等詳求今古博考載籍既無其禮不可習非請停每歲一月告朔之祭以正因經竊以天子之尊而用諸侯之禮非所謂頒告朔令諸侯使奉而行之之義也奉禮郎張齊賢議曰礼官狀云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者謹按穀梁傳曰閏月天子不告朔是知他月則天子告朔矣又按左氏傳以魯侯不告閏為棄時政則諸侯閏月亦告朔矣又按周禮太史職頒告朔於邦國之下礼記玉藻聽朔於南門之外皆有閏月王居門之事是天子不告而諸侯告也穀梁子去聖尚近難閏月告朔之義與左氏不同然皆以天子諸侯每月當行告朔之事而得兩禮其文甚著不可謂經史無正文也禮官狀云周禮天官太宰職云正月之吉始布治於邦國都鄙乃縣法於象魏使萬人觀象浹日而創之即是禮記玉藻之聽朔因此遂謂王者惟以歲首元日一告朔此說非也何者太宰所云布治邦國都鄙者布其所掌之大典也故地官司徒職則布教典春官宗伯職則布禮典夏官司馬職則布政典秋官司寇職則布刑典惟冬官司空職亡以五官之職言則其職亦當布事典也此乃六官各以正月之吉室布其職之典非告朔也于寶之注經所云正月之吉者即是正月之朔日也故解云吉是朔日也今云告朔日者是傳寫之誤不可據以為說也又禮官狀云每月告朔者諸侯之禮故云左氏傳云既是視朔遂登觀臺今者行之非所聞也又云天子之尊用諸侯之禮非所謂頒告朔令諸侯使奉而行之謂此大謬也何者左氏所言視者猶玉藻之聽朔也今礼官據左氏有魯侯行視朔之禮即謂諸侯每月當告朔玉藻亦有天子聽朔之礼又有閏月王居門之事若謂天子惟歲首一告朔何其一取而一捨也又孝經云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又云明王以孝理天下豈有王者設教使諸侯尊祖告朔天子不告也非所謂以明事神訓事君之義又禮官狀云鄭所謂告其時帝者即太皞等五人帝此又非也何者鄭注惟言告其時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不指言天帝人帝並配五方時帝之言包天人矣既以文王武王作配則是並告天帝人帝諸侯受朔於天子故但於祖廟告而受行之天子受朔於上天理宜於明堂告其時之天帝

人帝而配以祖考也玉藻疏載賀瑒義亦以時帝為
之靈威仰等五天帝且聖人為能享帝孝子為能饗
親今若但告人帝則聖人之道未備非所謂能享也
又禮官狀云若天子每月朔旦告祭然後頒之則諸
侯安得受而藏之告而行之足明太宰以歲首宣布
一歲之令太史從而頒之令既頒矣政既行矣而王
猶月月告朔復欲何所宣布者春官太史職去頒告
朔于邦國是總頒一歲之朔于天下諸侯故諸侯受
而藏之告而行之而王猶月月告朔者頒于官府都
鄙也此謂歲內彼謂歲外事不相関也又禮官狀云
漢魏至今莫之用者秦人滅學經典無存漢祖　淂
之未能脩礼自魏以一喪亂惟多豈可以漢魏廢禮
欲使朝廷法之也又禮官狀云禮論等並無天子每
月告朔之事者謹按禮論王珉范甯等議有明堂每
月告朔之禮者崔靈恩三禮義宗廟祭服義亦載天
子視朔之服不可言無正文又觀類慶禮及祠令非
徒無天子每月告朔之文亦無天子歲首告朔之事
今禮官何以言天子歲首一告朔乎借矛擊盾昭然
易了每月朔告在禮不疑尊祖配天於義為得若乃
創制革続損益舊章或欲孟月視朔此則斷在宸極
事関執政固非羣議所得參詳鳳閣侍郎王方慶又
奏議曰謹按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蓋所以明天氣
統萬物動法於兩儀德被於四海者也夏曰世室殷
曰重屋周曰明堂此三代之名也明堂天子太廟所
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
章北曰玄堂中曰大室雖有名位而明堂為主漢代
達學通儒咸以明堂太廟為一漢左中郎將蔡邕立
義亦以為然取其宗祀祭則謂之清廟取其室正則
謂之太室取其向陽則謂之明堂取其建學則謂之
太學取其圜水則謂之辟雍異名同事古之制也天
子以孟春正月上辛於南郊總拔十二月之政還藏
於祖廟月取一政班於明堂諸侯孟春之月朝於天
子受十二月之政藏於祖廟月取一政而行蓋之所
以和陰陽順天道也如此則禍亂不生災害不作矣
故仲尼美而稱之曰明王之以孝理天下者人君以
其禮告廟則謂之告朔聽視此月之政則謂之視朔
亦曰聽朔雖有三名其実一也今禮官議稱按經史
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者臣謹按春秋文公六年
閏十月不告朔穀梁傳曰閏附之餘日天子不以告
朔左氏傳曰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〻以作事〻

以厚生〻人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
臣據此文則天子閏月亦告朔矣寧有他月而廢其
禮者乎博考經籍其文甚著何以明之周礼太史職
云頒告朔於邦國閏月告王居門終月又礼記玉藻
云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乎其中並是天子閏月而行
告朔之事也禮官又稱玉藻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
周禮天官太宰正月之吉布政于邦國都鄙干寶注
云周正建子月告朔日也此即玉藻之聽朔矣今每
歲元日通天宮受朝頒時令布政事京官九品已上
諸州朝集使等咸列于庭此聽朔之禮畢而合于周
禮玉藻之文矣禮論及三禮義宗江都集礼正觀顯
慶禮及祠令並無王者告朔之事者臣謹按玉藻云
玄冕而朝日于東門之外聽朔于南門之外鄭玄注
云朝日春分之時也東門皆謂國門也明堂在國之
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于路寢凡
聽朔必以特牲告其時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臣
謂今歲首元日通天宮受朝讀時令及布政自是古
禮孟春上辛揔拔受十二月之政藏于祖廟之禮耳
而月取一政頒于明堂其義昭然有未行也即知禮
官所言遂闕其事臣又按禮記曰今天子每月居青
陽明堂揔章玄堂是告朔之事先儒舊說天子行事
一年十八度入明堂大享不問卜一入也每月告朔
十二入也四時迎氣四入也巡狩之年一入也令礼
官主議惟氣首一入耳與先儒既異在臣亦不敢同
鄭玄云凡聽朔告其帝臣愚以為告其告朔之時五
方上帝之一帝也春則靈威仰夏則赤熛怒秋則白
招矩冬則協光紀季月則含樞紐並以始祖而配之
以人帝及神列在祀典亦於其月而享祭之魯自文
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欲去其羊孔子以羊在
猶可識禮羊亡其禮遂廢故云尔愛其羊我愛其禮
也漢承秦滅學庶士草創明堂辟雍其制遂闕漢武
帝封禪始建明堂于泰山既不立于京師所以無告
朔之事至漢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庶幾復古乃建
明堂辟雍爲禘祫于明堂諸侯王列侯宗室子九百
餘人助祭畢皆益户賜爵及金帛漢末喪亂尚傳其
禮爰至後漢祀典仍從明帝永平二年郊祀平帝明
堂以光武配祭牲各一犢奏樂如南郊董卓西移載
籍湮滅告朔之禮于此而墜暨乎晉末戎馬在郊礼
樂衣冠掃地揔盡無復舊章軍國所資臨事議定既
闕明堂寧論告朔宋朝何承天纂集舊文以為礼論

雖加編次事則闕如梁代崔靈恩撰三禮義宗但据摭前儒因循故事而已隋大業煬帝命學士撰江都集礼只抄撮禮論更無異文正觀顯慶礼及祠令不言朔者蓋為歷代不傳所以其文遂闕各有由緒不足依據今礼官引為明証在臣誠實有疑陛下肇明堂聿遵古典告朔之禮猶闕舊章欽若稽古應須補葺若每月聽政于事亦煩孟月視朔恐不可廢上又令春官廣集衆儒取方慶所奏議定得失當時大儒成均博士吴揚吾大學博士郭山惲奏曰臣等謹按周禮〻記及三傳皆有天子告朔之礼天子頒告朔於諸侯秦政滅詩書由是告朔禮廢今若循古班朔每月依行禮貴隨時事須沿革望依方慶議用四時孟月朔日及季夏於明堂修復告朔之禮以頒天下其帝及神請依方慶用鄭玄議告五時帝于堂上則嚴配之道通于神明至孝之德光被四海從之

神龍元年九月五日親祠昊天上帝皇地祇于明堂以高宗天皇大帝配永泰三年正月禮儀使杜鴻漸等奏冬至祀昊天上帝孟冬祀神州請以高祖神尭大聖大光孝皇帝配孟夏雩祀昊天上帝請以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配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請以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配享臣與礼官學官憑據經文講求正義事皆明白理無可疑去年又與薛頎歸崇敬同見延英備承聖旨祖宗配祭宜以殷周為法昊天時祀一遵皇唐之礼德音詳定久未施行制曰可

元和元年八月太常禮院奏曰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謹按孝經云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謹按經云今太廟附享礼畢大享之日准禮合奉皇考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配神作主詔曰敬依典禮

十五年五月太常禮院奏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謹按礼文皇考配坐今年季秋准礼合奉憲宗聖文章武皇帝配神作主詔曰敬依典禮

廟制度

武德元年六月六日立四廟于長安通義理偹法駕迎宣簡公懿王景皇帝元皇帝神主附于太廟正觀九年命有司詳議廟制諫議大夫朱子奢議曰臣等謹按漢丞相韋玄成奏立五廟諸侯同五劉子駿議開七祖邦君降二鄭司農踵玄成之轍王子雍揚國師之流分塗並馳各相師祖遂令歷代祧祀多少參

異傳稱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易云卑高以陳貴賤位
矣豈非尊君卑佐升降無舛所貴禮者義在茲乎若
使天子諸侯俱立五廟是使賤可以同貴臣可以濫
主名器無准冠履同歸禮亦異數義將安設大戴有
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天子五廟終與子
男相埒以多為貴何所表乎愚以為諸侯立高祖已
下并太祖五廟一國之貴也天子立高祖已上并太
祖七廟四海之尊也降殺以兩禮之正焉伏惟聖祖
在天山陵有日祔祖嚴配昭事在斯宜依七廟用崇
大禮庶前依晉宋傍愜人情中書侍郎岑文本議曰
自義乖闕里學滅秦庭而宗廟制度典章散逸習所
傳而競偏說是所見而起異端自昔迄今多歷年代
語其文畧兩家而已祖鄭玄者則陳四廟之制述王
肅者則引七廟之文貴賤混而莫辨是非紛而不定
陛下誠宜定一代之宏規為萬代之彝則臣等奉述
奏旨討論載籍紀七廟者寔多稱四廟者蓋寡校其
得失昭然可見春秋穀梁傳及禮記王制祭法禮器
孔子家語並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
廟尚書咸有一德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至于荀卿
孔安國劉歆班彪父子孔晁虞喜干寶之徒商較古
今咸以為然故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宗之廟
而七是以晉宋齊梁皆依斯義立親廟六豈非有國
之茂典不刊之休烈焉若使違羣經之正說從累代
之疑議背子雍之篤論遵康成之舊學則天子之禮
下通於人臣諸侯之制上僭于王者非所謂尊卑有
序名分不同者乎臣等參議請依晉宋故事立親廟
六其祖宗之制式遵舊典制從之于是增修七廟始
崇祔弘農府君及高祖神主并舊四室為六室焉初議
欲立七廟以涼武昭王為始祖太子左庶子于志寧以為武昭遠祖非王業所因不可為始祖竟從之
正觀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禮部尚書許敬宗奏
皇祖弘農府君廟應迭毀謹按舊儀漢丞相韋玄成
以為毀主瘞埋但萬國宗享有所從來一旦瘞義事
不允愜晉博士范甯意欲別立廟奉征西等主安置
其中方之瘞埋頗叶情理然事無典故亦未足依又
議者言毀主藏于天府按天府祥瑞所藏本非斯意
今准量去祧之外猶有壇墠祈禱所及竊謂合宜今
則廟制與古不同共堂別室西方為首若在西夾之
中仍遵尊位祈禱則祭未絕祗享方諸舊義情寔可
安弘農府君廟遠親宜毀詳據舊章禮合迭毀臣等
恭詳還奉神主于夾室本情篤敬在理為允從之其

月二十八日太宗文皇帝祔于太廟遷宣皇帝神主
於夾室初有司請依典礼上欲留神主于內寢旦夕中如在之敬有詔停祔廟英國公李勣等抗表固請曰竊以祖功宗德節中之明典武穆文昭嚴祀之洪法受敬之至孝由茲道礼有鄭文事經列聖苟違斯義國家貽恥況適月之外須神大祫下嘗登歌欽暢雅頌都天配帝光華勳烈如停祔礼諸莫咸業伏願取法前王丕訓翼子乃許焉
神龍九年五月東都創置太廟太常博士張齊賢建
議曰昔荀卿子云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
世則天子七廟古今達禮故商書稱七世之廟可以
觀德祭法稱王立七廟一墠一坛王制曰天子七廟
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莫不尊始封之君謂之
太祖太祖之廟百代不遷祫祭之禮毀廟之主陳於
太祖未毀之主皆升合食太祖之廟太祖東嚮昭南
嚮穆北嚮太祖者商之玄王周之后稷也是太祖之
外更無始祖商自玄王已後十有四代至湯而有天
下周自后稷已後十有七代至武王而有天下其間
世數既遠遷廟親廟皆出太祖之後故得合食有序
尊卑不差其後漢高受命無始封祖即以高皇帝為
太祖上皇帝之父立廟享祀不在昭穆合食之列為
尊於太祖故也魏武創業文帝受命亦即以武帝為
太祖其高皇太皇處士君等並為屬尊不在昭穆合
食之列晉室創業武帝受命亦即以宣為太祖其征
西豫章穎川京兆府君等亦以屬尊不在昭穆合食
之列歷茲已降至于有隋宗廟之制斯理不易故宇
文氏以文皇帝為太祖隋食以武元皇帝為太祖國
家誕受天命累聖重光景皇帝始封唐公實為太祖
中間世數既近在三昭三穆之內故國家太廟惟有
六室其弘農府君宣光二帝尊于太祖親盡則遷不
在昭穆合食之故今皇極再造孝思匪寧奉二月十
九日勅七室已下依舊親尊崇又奉三月一日勅既
立七廟須崇始祖達令詳定者伏尋禮經始祖即是
太祖太祖之外更無始祖周廟太祖之外以周文王
為始祖不合禮經或又引白虎通義云后稷為始祖
文王為太祖武王為太宗及鄭玄注云詩雍序云太
祖為文王說者以為其義不然何者彼以王者祖有
功而宗有德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故謂文王為太
祖耳非祫祭羣主合食之太祖今之議者或欲有立
涼武昭王為始祖者殊為不可何者昔者高周稷契
始封湯武受命湯武之興祚由稷契故以稷契為太
祖即皇家之景皇帝是也涼武昭王勲業未廣後王
失守國土不傳景皇始封實啟明德今乃捨封唐之

戚列崇西涼之遠緬考之前古寔爭典禮魏氏不以
曹參爲太祖晉氏不以殷王卬爲太祖宋氏不以楚
元王爲太祖齊梁不以蕭何爲太祖陳隋不以胡公
揚震爲太祖則皇家安可以涼武昭王爲太祖乎漢
之東京大議郊祀多以周郊后稷漢當郊堯制下公
卿議者僉同帝亦然之惟杜林正議獨以爲周家之
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事非所宜
因循竟從林議又傳稱欲知王事門長人以其近之
武帝正觀之時主聖臣賢其去涼武昭王蓋亦近於
今矣當時不立者必可立故也今既年代寢遠方復
立之是非三祖三宗之意矣恐景皇失職而震怒武
昭虛位而不答非社稷之福也宗廟事重禘祫礼崇
先王以之覩德或者不知其說既灌而往孔子不欲
觀之今朝命惟新宜應慎禮祭神如在理不可誣請
准加太廟爲七室享宣皇帝以備七世其始祖不合
別有尊崇太常博士劉承慶尹知章又議曰謹按王
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此載籍之明文
古今之通制黃唐稽考前範詳抹列辟崇建宗室式
遵斯典但以開國之王受命之君王迹有淺深太祖
有遠近昔湯武受命祚因稷爲太祖代遠出于昭穆

之上故七廟可全若夏殷唐虞功非由餘漢除秦項
力不因堯及魏晉經國周隋撥亂皆勛崇近代祖業
非遠受命始封之主不離昭穆之親故摩立宗祊罕
聞全制夫太祖以功建昭穆以親崇有功百代而不
遷親盡七葉而當毀或以太祖代七廟數非備至于
昭穆之上遠立合遷之君曲從七廟之文深乖迭毀
之制皇家千齡啓旦六葉重光景皇帝濬德啓唐代
數猶近親雖崇於太祖親尚列于昭穆且臨六室之
位未申七代之尊是知太廟當未合六爲七故先朝
惟有宣光景元神堯文武六代親廟太祖登遐神主
升祔于廟室以宣皇帝代數當滿准禮復遷今止有
光皇帝已下六代視廟非是天子之廟數不當七本
由太祖有遠近之異故初建有多少之殊數惟三后
臨朝代多儒雅神祊事重礼豈虛存規摸可沿理難
變革宣皇既非始祖入廟無祖宗之號親盡既遷其
廟不合重立若礼終運往建議復崇寔違王制之文
不允今朝之旨請依正觀之故事無改三聖之宏規
光崇六室無虧古義其時有制令宰臣更加詳定礼
部尚書祝欽明等奏言博士三百人自分兩議張齊
賢以始太同祖不合更祖昭王劉承慶以王制三朝

不合重崇室帝臣等商量請依張齊賢以景皇帝為
太祖依劉承慶尊崇六室從之
二年八月崇祔光皇帝太祖景皇帝世祖元皇帝高
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聖皇帝皇考高宗天皇大帝
皇兄義宗孝敬皇帝于東都之太廟親行事獻之礼
（樂章並用正觀舊詞）
開元四年七月十八日太常卿姜皎及礼官太常博
士陳正節蘇獻等上七廟昭穆議曰礼天子三昭三
穆與太廟為七昭穆迭毀而太祖常存聖人之不與
若禮名不正則奠獻無序矣謹按中宗孝和皇帝在
廟七室已滿今太上皇是中宗之弟以六月升遐甫
及仲冬礼當遷祔但兄弟入廟古則有焉遞遷之禮
昭穆須正謹按礼晉太常賀循議兄弟不相為後也
故殷之盤庚不序于陽甲而上繼于先君漢之光武
不嗣于孝成而上承于元帝又曰晉惠帝無後懷帝
承統懷帝自繼于世祖而不繼于惠帝當陽甲孝成
別出為廟又曰若兄弟相代則共是一世昭穆位同
不可兼毀二廟此蓋礼之常例也荀卿子曰有天下
者事七世從祢已上尊者統廣故恩及遠祖若傍容
兄弟上毀祖考此則天子有不得全世七世之義也
孝和皇帝有中興之功而無後嗣請同殷之陽甲漢
之成帝出為別廟時祭不虧大祫之辰合食太祖奉
睿宗神主升祔太廟上繼高宗則昭穆永正獻祼長
序此萬代之典敢不賜言從之（初令以儀坤廟為中宗廟至八月九日勅宣于太廟西少府監賜坊別造中宗廟隸入太廟署開元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復中宗神主于西廟十六日祔睿宗昭成皇帝主于太廟）
十一年四月國子祭酒徐堅上表曰臣謹按礼稽命
徵虞夏五廟殷六廟周七廟諸侯五廟而魯用天子
之禮并后稷姜嫄為七廟故知五帝殊時不相沿樂
三王異代不相習礼伏以中宗孝和皇帝受命中興
化人以德雖別廟薦享而聖心未安將革前規移入
太廟臣恭詳自古廟制夏殷周漢各自立廟不同一
處漢光武以中興崇儉故七室共堂而歷代尊行以
為折衷今太廟七室皆有神主孝和皇帝既須入廟
先有夾室見空望奉移安此室內既同太廟八室祭
享是同在于情理寔為允愜五月一日還中宗神主
祔于太廟其年七月二日詔曰朕聞王者秉時以設
教因事以制礼沿革以從宜為本取捨以適會為先
故損益之道有殊質文之用斯异且夫至德之謂孝
所以通于神明大事之謂祀所以處于宗廟當覽古

典爰詢廟制遠則殷周事異近則漢晉道殊雖禮文
之不同固嚴敬之無二況恩以降殺而殊廟以遷毀
而廢雖式瞻古訓礼則不遷而永言孝思情所未足
其祧室宜別為正室將使親而不盡遠而不祧廟以
存　宗由尊立俾使四時式薦不闕于毀主百代靡
遷匪惟於始廟所謂變以合礼動而得中嚴配之典
允崇肅雍之美益在太廟宜置九室令所司擇日啟
告移造
會昌五年七月中書門下奏孟州氾水縣武牢關是
太宗擒王世充竇建德之地關城東峯有高祖太宗
像在一堂之內伏以山河如舊城壘猶存威靈皆畏
于軒臺風雲疑還于豐沛誠宜百代嚴奉萬邦所瞻
西漢故事祖宗所嘗行幸皆令郡國立廟今緣定覺
寺理合毀折望取寺中大殿材木于東峯改造一殿
四面兼置垣墻伏望號為昭武以貽聖祖父功之威
與功日望令差東都分司郎中一人薦告至畢功日
別差使展敬制可王者大數故于寧土宗社之典數而不私郡國立廟非古也　六
年五月礼儀使奏武宗昭肅皇帝禘廟并合祧去舊
廟等事伏以自敬宗文武宗兄弟相及已歷三朝昭
穆之位與承襲不同所可疑者其事有四一者兄弟
昭穆同位不相為後二者已祧之主復入舊廟三者
廟數有限無後之主則宜出置別廟四者兄弟既不
相為後昭為父道穆為子道則昭穆同班不合異位
據春秋文二年躋僖公何休云躋升也謂西上也惠
公與莊公當同南西上隱桓隱閔僖當同西北上孔
穎達亦引斯義釋經又賀循云殷之盤庚不序陽甲
漢之光武上繼元帝晉元簡文皆用此義蓋以昭穆
位同不可兼毀二廟故也尚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
德且殷家兄弟相及有至四帝不及祖祢何容更言
七代于理無疑矣二者今已兄弟相及同為一代矯
前之失則合復祔代宗祖主于太廟或疑已祧之主
不宜更入太廟者按晉元明之時已遷豫章潁川矣
及簡文即位乃元帝之子故從豫章潁川二神主于
廟又國朝中宗已祔太廟至開元四年乃出致別廟
至十年置元廟而中宗主復入太廟則已遷復入亦
可無疑矣三者廟有定數無後之主出置別廟者按
魏晉之初主多同廟盖取上古清廟一宮尊遠神祇
之義自後晉武所立之廟雖云七主而寔六代盖景
文同位故也又按魯立姜嫄文王之廟不計昭穆以
尊尚功德也晉元帝上繼武帝而別享惠懐愍三帝

時賀循等諸儒議別立廟親遠義殊都邑遷異于理無嫌也今以文宗棄代纔六年武宗甫爾復上遷移別廟不齒祖宗在于有司非所宜議四者添置廟室按禮論晉太常賀循云廟以容主爲限無拘常數故晉武帝時廟有七主六代至元帝明帝廟皆以十室及穆等三帝皆至十一室自後雖遷故祔新大抵以七代爲准而不限室數伏以江左名儒通贍觀其事有明據足可施行今若不行是議更以迭毀爲制則當上及高曾未盡之親而不有忍臣子恩義之道謹循討古今參校經史上請復代宗神主于太廟以存高曾之親下以敬宗文武二宗同爲一代于太廟東閒添置兩室定爲九代十一室之制以全臣子恩敬之義庶將協大順之宜得變礼之正折古今之紛牙立群疑之拘指俾因心廣孝永燭于皇明昭德事神無虧于聖代勅旨宗廟事重實資參詳宜令尚書省兩省御史臺四品已上官大理卿京兆尹集議聞奏尚書左丞鄭涯等奏夫禮經垂訓莫重于嚴配必參損益之道則合典禮之文況有明徵是資折衷伏以自敬宗文宗武宗三廟祠位皆以兄弟考于前代理有顯據今謹詳礼官所奏並上稽古文據史氏協于通變允謂得宜臣于商量伏請並依礼官所議從之

唐會要卷第十二

唐會要卷第十三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
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
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實封四百戶
臣王溥纂

親饗廟　　禘祫上

親饗廟

太宗二　正觀三年正月十日上有事于太廟十七
年四月十一日親謁太廟謝承乾之過
　蘇冕曰正觀六年監察御史馬周上疏云
陛下踐祚已來宗廟之享未曾親事遂使大唐一代
之史不書皇帝入廟之事將何以貽厥孫謀垂則來
葉且正觀三年已親饗廟矣未知何事致此不同
高宗四　永徽三年正月十八日乾封元年四月八
日總章元年十二月十九日儀鳳二年正月十四日
中宗一　神龍元年十一月六日以安國相王與左
羽林將軍李多祚爲參乘侍御史王覲上疏諫曰多
祚夷人有功于國適可加之寵爵豈宜逼奉至尊將
帝弟而連衡與我君而共輦誠恐萬方之人不允所
望昔漢文帝引趙談驂乘袁盎伏車之前曰臣聞天
子所以同六尺輿者皆天下英豪今漢雖乏人陛下
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于是斥而下之多祚雖無
趙談之累亦非卿相之重不事循省無聞固讓豈國
之良輔更無其人史官所書將示于後何袁盎之強
諫獨微臣之不及
睿宗一　景雲三年正月一日
玄宗七　先天元年十月四日開元六年十月六日
時有司撰儀注以祭樹之日車駕發宮上謂宰臣曰
祭先齋所以齋心也據儀注祭之日發大明宮又質
明行事縱星早發是移辰方到質明之禮其可及
乎又朕不宿齋宮即安正寢情所不敢宜于齋所設
齋宮五日赴行宮宿六日質明行事庶合于禮宋璟
等稱聖情深至請即施行詔有司改定儀注六日上
自齋宮步詣太廟十七年十一月四日告建陵也皇
帝乘玉輅百官乘馬侍從禮畢乘馬還宮初儀注自
大次施褥至殿前有勅一切不及許皇帝之出也嚴
地而行禮畢祀行神于西門天寶元年二月十八日
六載正月十七日十載正月九日至十日赦文云自
今已後攝祭薦享太廟其太尉行事前一日致齋具
羽儀鹵簿分服引入親授祝版及赴齋所十三載二

月八日上高曾祖徽號
肅宗二　乾元元年四月十三日元年建子月二十
九日
代宗一　廣德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德宗四　建中元年正月四日正元元年十一月十
日六年十一月七日九年十一月九日前一日有勑
至廟行礼不得施褥至敬之所自合履地而行至南
郊亦宜准此
憲宗一　元和二年正月上親薦献太清宮朝享于
太廟初享諸宮室愴極誠敬及享德宗順宗室流涕
嗚咽不自勝侍臣及舉册讀册官等皆相顧而感泣
也
穆宗一　長慶元年正月
敬宗一　寶曆元年正月
文宗一　太和三年十一月
武宗二　會昌元年正月五年正月
宣宗一　大中七年正月
懿宗二　咸通元年十一月四年正月
僖宗一　乾符二年十一月
昭宗二　龍紀元年十一月天復元年四月

禘祫上

上元三年十月三日有司祫享于太廟時議者以礼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公羊傳云五年一禘而再殷祭而義互文莫能決斷太學博士史玄璨議曰按礼記正義列鄭玄祫禘志云春秋傳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薨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享于太廟公羊傳大享者何祫也是三年喪畢新君二年當祫明年春禘于羣廟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則後禘去前禘五年以此定之則新君二年祫三年禘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六年當祫八年當禘又公十年齊歸薨至十三年喪畢當禘為平丘之會冬公如齊至十四年祫十五年禘傳云有事于武功是也至十八年祫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祫二十五年禘昭公二十五年于襄公是也如上所云則禘後隔三年祫後隔二年禘此則有合礼經不違傳義自此禘祫之祭依玄璨議開元四年十月十日禘享太廟九室命有司攝行礼初唐礼祫昭穆禘各于其室時礼官太常少卿韋縚奏曰准古礼五年殷祭一祫一禘其義聚昭穆定次第序又孔安國王肅等先儒皆以為序昭穆惟鄭玄云禘各于其室若如鄭玄則當享不異恐鄭說謬于周

經請依古禮如王肅等議序列昭穆許之初開元六
年秋睿宗皇帝喪畢祫享于太廟自後相承三年一
祫五年一禘各自紀年不相通數至二十七年凡經
五禘七祫其年夏禘訖冬又當祫太常議曰禘祫二
礼俱為殷祭祫為合食祖廟禘為禘序尊卑伸先君
逮下之慈成羣祀奉親之孝事異常享有時行之然
而祭不欲數〻則瀆亦不欲疏〻則怠故王者法諸
天道制祀典焉蒸嘗象時禘祫如閏五歲再閏天道
大成宗廟法之再為殷祭也謹按礼記王制周官宗
伯並云 國君嗣位三年喪畢祫于太祖廟明年禘于
羣廟自爾以後五年再殷一祫一禘漢魏故事正觀
已後並用此礼又按礼緯及魯礼祫禘注云三年一
祫五年一禘所謂五年再殷祭也以為三年一閏天
道小備五年再閏天道大備故也此則五年再殷通
計其數一禘一祫迭相承矣今太廟禘祫各自數年
兩岐俱不相通計或比年頻合或同歲再序或一年
之後併為再祫或五年之內驟有三殷法天象閏之
期既為其說五歲再殷之祭數不同求之礼文頗為
乖矣說者或去禘祫二礼大小不侔祭名有序殊年
數相于祫以三祫接六而合禘以五斷至十而周有
並參差難通計窃以三祫五禘之說本出礼緯五歲
再殷之數同在其篇會通二文非相詭也蓋以禘後
置祫二周有半舉以全數謂之三年譬如三年一閏
只用三十二月其禘祫異稱各隨四時秋冬為祫春
夏為禘小傳咸為殷則同譬如禴祀蒸嘗其礼一也
鄭玄謂祫大禘小傳咸為殷則同謂祫小禘大肆陳
之間或有增減通計之義初無異同蓋象之法相傳
久矣惟晉代陳舒有三年一殷之議自五年八年至
十一年十四年尋其議文所引亦以象閏為言且六
歲再殷何名象閏五年又奚一禘所施矛盾之說固
難憑也夫以法天之變既有指歸稽古之理若茲昭
著禘祫二祭通計明矣今請以開元二十七年己卯
四月禘至辛巳年十月祫至甲申年四月又禘至丙
戌年十月又祫至己丑年四月又禘至辛卯年十月
又祫自此五年再殷周而後始又祫禘之說非惟一
歲五歲再殷之文既相師矣法天象閏之理大抵一
同而禘後置祫或近或遠盈縮之度有二法焉鄭玄
高堂生則先三而後五徐邈之議則先二而後三謹
按鄭氏所序先三之法約三祫五禘之文存三歲五
年之位以為甲年既禘丁年當祫己年又禘壬年又

祫甲年又禘丁年又祫周而復始以此相承祫後去
禘十有八月而近禘後去祫四十二月而遙分析不
均粗于筭矣假如攻乎異端置祫于秋則三十月為
前十二月為後雖小有適其間尚偏竊據本文皆云
象閏二閏相去則平分矣兩殷之序何不等耶且又
分三等之言本舉全數二周有半寔　三年于此置
祫不違之矣何拘必滯隔三五乎蓋十慮一失通儒
之數也徐氏議有異于是研覆周審最為可憑以為
二禘相去為月六十中分三十置一祫焉若甲年冬
既禘景巳年夏禘辛年冬祫有象閏法毫厘不偏三
年一祫之文既無參越五歲再殷之制疎數又均校
之諸儒義寔長矣今請依據以定二殷先推祭月周
而復始時禮部員外郎崔宗之駁下太常令更詳舊
議太常又執前議不改中書令李林甫又令集賢學
士陸善經更加詳覆善經以其義為先于是太常卿
韋縚奏曰頃在四月已行禘享今指孟冬又申祫祭
合食礼類恐違先典臣忝在持礼職司討論謹據舊
文定其倫序請以今年夏禘便為殷祭之源自此之
後禘祫相代五年再殷周而復始其今年冬祫准礼
合停望令有司但行時享則嚴禋不黷庶合舊章從
之
天寶八年閏六月五日敕文禘祫之禮以存序位質
文變蓋取隨時國家系本仙宗業承聖祖重熈累
盛既錫無疆之休合享登神思弘不易之典自今已
後每禘祫並于太清宮聖祖前設序位正上以明陟
配之禮　若玄宗下以盡恭祝之誠無違至道比來
每緣禘祫其常享則停事雖遵于促宜礼或虧于必
備已後每緣禘祫其常享無廢享以素饌三焚香以
代三獻
建中二年九月四日太常博士陳京上疏言今年十
月祫享太廟并合享遷廟獻祖懿祖二神主春秋之
義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祖
則太祖之位在西東面其下子孫昭穆相對南北為
別無毀廟遷主不享之文徵其礼也自　周室而國
朝祀典當與周異且周以后稷配太廟為始封之祖
始封而下乃立六廟七毀主遷皆太祖之後禘祫之
時無先于太祖者故太祖東面之位全其尊而不疑
然今年月日祫享太廟伏請據魏晉舊制為此則名御
築別廟東晉以征西等四君為別廟至禘祫之時則
于太廟正祖之位以伸其尊別廟登高皇太室征西

等四府君以叙其親伏以國家若用此義則宜別獻
祖懿祖立廟祫祭之內重其親則太祖于太廟遂居
東面以全其尊伏以德明興二皇帝曩既立廟至禘
祫之時當用享禮儀使太子少卿顔真卿議曰議者
或云獻祖親遠廟遷不當祫享宜永閟于西夾室又
議曰二祖若同祫享即太祖之位永不得正宜奉遷
二祖神主祔藏于德明皇帝又議者云二祖宜同祫
享與太祖並列昭穆兩室太祖東面之位又議者云
二祖若同太祖祫享則太祖之位永不得立宜奉遷
二祖廟臣伏以三義俱未為允且礼經殘缺既無明
據儒者能此方義類斟酌其中則可舉而行之蓋叶
于正也伏惟太祖景皇帝以受命始封之君處百代
不遷之廟配天崇享是極尊嚴且至禘祫之時暫居
昭穆之位屈己伸孝敬奉祖宗緣齒族之廣尊天之
道此室太祖明神蒸〻之本意亦所以化被天下率
循孝悌也請依晉蔡謨等議至十月祫享之日奉獻
祖神主歸東西之位懿祖太祖洎諸祖宗遷左昭右
穆之例此有以彰國家重本尚義之明義足為萬代
不易之令典也又議者請奉遷二祖神主于德明皇
帝廟行祫祭之禮夫祫合也故公羊傳云大事者何
祫也若祫祭不陳于太廟而享于德廟斯乃分食也
豈謂合食乎名實既乖尤失礼意固不可行也
正元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太常卿裴郁奏曰禘祫
之礼殷周以遷廟皆出太祖之後故得合食有序尊
卑不差及漢高受命無始封祖以高皇帝為太祖太
上皇高帝之父立廟享祀不在昭穆合食之列為尊
〻太祖故也魏武創業文帝受命亦即以武帝為太
祖其高皇處士君等為屬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晉
室創業武帝受命亦即以宣帝為太祖其征西穎川
等四府君亦為屬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國家誕受
天命累 重光景皇帝始封唐公為太祖中間世數
既近在三昭三穆之內故皇家太廟惟有六室其弘
農府君宣光二祖尊于太廟親盡則毀不在昭穆之
數著在禮志可舉而行開元中加置九廟懿獻二祖
皆在昭穆是以太祖景皇帝未得居東向之尊今二
祖已祧九室惟序則太祖之位又安可不正伏以太
祖上配天地百世不遷而居昭穆獻懿二祖親盡廟
遷而居東向徵諸故寔有所未安請下百寮會議勒
旨依
八年正月二十三日太子左庶子李嵘等七人議曰

王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周制也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也太祖后稷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也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晉朝博士孫欽議曰王者受命太祖及諸侯始封之君其已前神主據已上數過五代即毀其廟禘祫不復及也禘祫所及者謂受命太祖之後迭毀上升藏于二祧者也雖百代禘祫及之伏以獻懿二祖則太祖已前親盡之主也擬三代已降之制則禘祫不及矣代祖神主則太祖以下已毀之主則公羊傳所謂以毀廟之主陳于太祖者是也

謹按漢元帝下詔議罷郡國廟及親盡之祖丞相韋玄成議太上孝惠廟主皆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瘞于園孝惠廟主遷于太祖廟奏可太上則太祖已前之主瘞于園禘祫不及故也則今獻懿二祖之比也自魏晉及宋齊梁陳隋相承始受命之君立六廟虛太祖之位自太祖之後至七代君則太祖當東向位及其乃成七廟太祖以前之主魏明帝則遷處士主置于園邑歲時使令丞奉薦世數猶近故也至東晉明帝崩以征西等三祖遷入西除名之曰祧以准遠廟主康帝崩穆帝立于是京兆遷入西除同謂之祧

如前之礼並禘祫所不及國朝始享四廟宣光并太祖世祖神主附于廟至正觀九年將祔高祖于太廟朱子 請准礼立廟其三昭三穆各置神主太祖依晉宋以來故事虛其位待遍遷方處之東享位于是始祔弘農府君及高祖為六室虛太祖之位而行禘祫至二十三年太宗祔廟遷弘農府君乃藏于西夾室文明元年高宗祔廟始遷宣高皇帝于西夾室開元十年玄宗特立九廟于是追尊宣皇帝為獻祖復列于室光皇帝為懿祖以備九室禘祫猶虛太祖之位祝文于三祖不稱臣明全廟數而已至德二載尅

復後新作九室神主遂不造弘農府君神主明禘祫不及故也至寶應二年祔玄宗肅宗于廟遷獻懿二祖于西夾室始以太祖當東享位以獻懿二祖為是太祖以前親盡神主准礼禘祫不及九十八室建中二年十月將祫享礼儀使顏真卿狀奏合出獻懿二祖神主行事其布位次第及東面尊位請奏東晉蔡謨等議為定遂以獻祖當東享以懿祖于昭位南享以太祖于穆位北享以次左昭右穆陳列行事且蔡謨當時雖有其議事竟不行而我唐廟祧豈可為准臣咮伏以嘗禘郊社尊無二上瘞毀遷藏礼有義斷獻

懿以爲親盡之主太祖以當東向之尊一朝改移寔
非典故謂宜復先朝故事獻懿神主藏于西夾室以
類祭法所謂遠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有禱
則祭無禱則止太祖旣昭配天地位當東向之尊庶
上守正觀之首制中奉開元之成規下遵寳應之嚴
式符合經義不失舊章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議
曰天子受命之君諸侯始封之祖皆謂太祖故雖天
子必有尊也必尊太祖焉故雖諸侯必有先也亦以
尊太祖焉故太祖以下親盡而毁洎秦滅學漢亦不
及礼不列昭穆不建迭毁晋旣失之宋又因之于是
有違王廟之制于是有虚太祖之位天不列昭穆非
所以示人有序也不建迭毁非所以示人有殺也違
王廟之制非所以示人有别也虚太祖之位非所以
示人有尊也此禮之所由廢也謹按礼父爲士子爲
天子祭以天子葬以士今献祖祧也懿祖亦祧也唐
未受命亦猶士礼也是故高祖太祖以天子之礼祭
之不敢以太祖之位易之今若易之無乃亂先王之
序乎昔周有天下追尊太王王季以天子之礼及其
其祭也親盡而毁之漢有天下追本上皇以天子之
礼及其祭也親盡而毁之唐有天下追王献懿二祖

以天子之禮及其祭也親盡而毁之則不可代太祖
之位明矣又按周礼有先公之祧有先王之祧先公
之遷主藏乎后稷之廟其周未受命之祧乎先王之
遷主藏乎文武之廟其周已受命之祧乎故有二祧
所以異廟也今献祖已下之祧猶先公也太祖以下
之祧猶先王也請築别廟以居二祖則行周之礼復
古之道故漢之礼因于周也魏之礼因于漢也隋之
礼因于魏也皆立三廟有二祧又立私廟四于南陽
亦後漢制也以爲人之子事太宗降其私親故私廟
所以尊本也太廟所以尊正統也雖古今異時質文
異礼而知禮之情與問礼之本者莫不通其變酌而
行之故上致其崇則太祖屬尊乎上矣下盡其殺則
祧主親盡之于下矣中處其中則王者主于祧中矣
工部郎中張存等議曰昔殷周以稷契始封遂爲不
遷之祖其毁廟之主皆稷契之後所以昭穆合祭尊
卑不差如夏后氏以禹遂爲不遷之祖故夏五廟而
與二昭二穆而已據此則鯀之親盡其主已遷左氏
旣稱禹不先鯀史則遷廟之主雖屬尊于始封祖者
亦在合食之位矣又據晋宋齊梁北齊周隋史其太
祖已上並同禘祫未嘗限斷遷毁之主伏以南北八

代非無碩學巨儒宗廟大事議必精博驗于史冊其
礼僉同又詳魏晉宋齊梁北齊周隋故事及正觀顯
慶元礼所禘祫並虛東享既行之已久寔群情所安
太祖處請廟第一之室其神主雖百代不遷永歆蒸
嘗上配天地位于郊廟無不正矣若至禘祫之時變
居昭穆之列屈己伸孝以奉祖禰寔非伯禹菲〻敬
錄之道欲亦是魏晉及周隋之太祖不敢以卑壓尊
之義也議者或欲遷二祖于興聖廟乃請別築室至
禘祫年享之夫祫合也此乃分食殊乖礼意又欲藏
于西夾室永不及祀無異漢代瘞園尤為不可臧敢

徵據正經考論舊史請奉獻懿二祖與太祖並從昭〻
穆之位而虛東向司勳員外郎裴樞議曰礼之必立
宗子者蓋為收其族人東向之主亦猶是也若祔于
遠廟無乃中一有間等上不倫西位常虛則太祖永
厭于昭穆異廟則祭則祫饗何至乎合食永閟比于
姜嫄則推詳禖而無事理云親〻故尊祖尊祖故敬
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由
是言之太祖之上復有追尊之祖則親〻追祖之義
無乃乖乎太廟之外輕置別祭之廟則宗廟無乃不
嚴社稷無乃不重乎且漢丞相韋玄成請瘞于園晉

徵士虞喜請瘞于廟兩階之間喜又引左氏說古者
先王日祭于祖考月祀于曾祖高時享及二祧歲祫
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是為郊宗之上復有石室
之祖斯最近矣但當時議所處石室未有准的喜請
于夾室中愚以為石室可據處之之道未安何者夾〻
室謂居太祖之下毀主非是安太祖之上藏主也永
有卑處正位尊在傍居考理印心恐非允協今若建
石室于園寢遷神主以永安採漢晉之舊章依禘祫
之一祭修古礼之殘缺為國朝之典礼庶乎春秋之
祭皆中理焉考功員外郎陳京議曰臣前為太常博

士已于建中二年九月四日奏議祫饗獻懿二祖所
安之位請下百僚博採其議其時礼儀使顏真卿因
是狀元與臣議異臣議未行伏見去年十一月二十
八日詔下太常卿裴郁所奏大旨與京舊議相會伏
以興聖建帝則獻祖之曾祖懿祖之高祖夫以曾孫
元孫祔列于高曾之廟豈礼之不可哉寔人情之大
順也京兆尹韋武議曰凡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祫則
羣廟太合禘則各序其祧愚請主遷祢遠祧室既修
當祫之歲宜以獻祖居于東向而懿祖序其昭穆以
其所親若行禘礼則太祖復筵于西以眾主列其左

右是則于太祖不為降屈于獻祖無所厭畢考礼酌情謂當行此為勝同官縣尉仲子陵議曰今儒者乃援于雖齊聖不先父食之語欲令已祧獻祖權居東向配天太祖屈居昭穆此不通之甚也凡左氏不先食之言且以正文公之逆祀儒者安知非夏后廟數未足之時而言禹不先鯀乎且漢之禘祫蓋不足徵魏晉已遠太祖皆近是太祖之上皆有遷主歷代所疑或引閟宮之詩而求閟或因虞主之義而瘞園或緣遠廟為祧以築宮或言太祖寔卑而居位惟東晉蔡謨憑左氏不先食以為說令征西東向詳其數事此最不安且蔡謨此議非晉所行萴有司不本謨改築之言取征西東向之一句為萬代法此其不可甚也臣又思之永閟瘞園則臣子之心有所不安權屈正位則太祖之尊無時而定別築一事義差可安且興聖之于獻祖乃曾祖也昭穆有序享祀以時伏請奉獻懿二祖遷祔于明德興聖廟此正大孝也或以祫者合也今二祖別廟是分食也何合之為臣以為明德興聖一廟每禘祫之年亦皆薦是亦合食奚疑于二祖乎其有二十七日吏部郎中柳上禘祫議並凡一十四道以備顧問并議奏聞至三月十二日祠部奏都議狀至十一年七月十二日

勅于頎等議狀所請各殊理在討論用求精當宜令尚書省令百寮與國子監儒官切磋舊狀定其可否仍委所司具件聞奏其月二十八日左司郎中陸贄奏曰臣閱覆尋七年百寮所議雖有一十六狀其歸趣三端而已于頎等一十四狀並云復太祖之位張薦狀則云並列昭穆而虛東向之位韋武狀則云當祫之歲獻祖居于東向行禘之礼太祖復延于西鍾按礼經及先儒之說復太祖之位正也義在不疑太祖之位既正獻懿二主當有所歸詳考十四狀其義有四一曰藏諸夾室二曰置之別廟三曰遷于園寢四曰祔于興聖藏諸夾室是無享獻之期異乎周人藏于二祧之義礼不可行也置之別廟始于魏明之說礼經寔無其文晉義熙九年雖立此義已後亦無行者遷于園寢是亂宗廟之儀既無所憑殊乖礼志事不足徵也惟有祔于興聖之廟禘祫之歲乃一祭之庶乎亡于禮者之禮而得變之正也寶應初玄宗神主祔廟始遷獻祖懿祖神主于西夾室是時有司以國哀畢將行祫享以太廟既位當東面獻祖懿祖屬尊于太祖若同祫享即太祖不得居正位于是求閟二祖神主于西夾室太常博士陳京議請准晉魏已來祫礼奉二祖出同合享與太祖並列昭穆而虛東向之位又云若以太祖失尊位即請奉二祖神主于德明皇帝廟合享詔下尚書省雜議礼儀使顏真卿請依晉蔡謨等立議至祫享之日奉獻祖神主居東向之自懿

祖太祖及諸祖宗遺左昭右穆之制是日宰臣百寮並同晉卿之議奏留中不下將及祫事真卿又奏注之

唐會要卷第十三

唐會要卷第十四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實封四百戶

臣王溥纂

禘祫下　獻俘

禘祫下

正元十二年禘祫祭太廟近例祫祭及親拜郊令中使引傳國寶至壇所昭示武功也至是上以傳國大事中使引之非宜乃令禮官一人就內庫監引領至太廟焉　十九年三月給事中集賢學士陳京奏禘祫是審禘大合祖宗次序之祭必尊太祖之位以正昭穆今年遇禘伏恐須定所議之禮是月勅禘祫之祭禮之大者先有衆議猶未精詳宜令百寮集議聞奏尚書左僕射姚南仲等奏議狀五十七道有進止送尚書省更集百僚都商議定奏聞戶部尚書王紹等五十人奏議請奉遷獻祖懿祖神主祔于德明興聖廟爲偕廟未成今月十五日内移獻祖且于德明興聖廟中一處安置九室數已定請于德明興聖廟東北量地之宜權設幕屋爲行廟奉安神主候新廟

成准礼遷祔神主入新廟每室禘祫年各于本室行
享礼其月十五日戸部尚書王昭等又奏請于德明
興聖廟添造兩室奉安神主今緣就舊廟增修則德
明興聖廟殿南垣内陳設四室權安神主庶爲宜稱
勅旨從之是月十五日徙二祖神主于德明興聖廟
二十四日有司行禘享于太廟自此景皇帝始居東
向之尊元皇帝已下依左昭右穆之列矣時鴻臚卿
王權議曰按祭法曰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故毛詩
清廟章云清廟祀文王也不言太王王季也又按雍
禘章疏云太王〻季已上皆祔于后稷之廟蓋以太
祖東向之位至公也太王王季之尊私礼也祔之后
稷之廟天下爲公不敢以私奪公也又按鄭玄注云
祭法曰古者先王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于始祖廟
今獻祖懿祖之主愚臣竊以爲宜祔于興聖廟不當
祭于太廟也如此則太祖東向之位得其尊獻祖懿
祖之位得其所也時前後議者亦多言祔于興聖廟
然引據無文上意不决自寶曆已前太祖尚在昭穆
位故虛東向以待太祖廣德二年太廟室數已滿二
祖居夾室方正太祖東向之位凡十七年建中二年
冬祫今有司誤引東晉蔡謨議請虛東向當晉蔡謨

議本請築宮廟以居潁川京兆以上四府君其宮廟
未成以前請復虛東向之位待別廟成遷四府君神
主于別廟然後太祖正東向之位雖有此議屬晉室
兵革議不暇行建中初雖有司引蔡謨議虛東向之
礼終亦不行乃誤以宣皇帝居東向降太祖在昭穆
之位乃是上覽群臣之議以太祖居東向是百代不
刋之典以二祖皆是追崇非有土宇人民之尊礼當
別祔廟及覽權議引據詩礼成文上意遂定遷二祖
于德明興聖廟每禘祫年一享遂正太祖東向之位
乃下詔曰奉遷獻祖懿祖神主正太祖景皇帝東向
之位處告之礼當在重臣宜令檢校司空平章事杜
祐攝太尉告太清宮門下侍郎平章事崔損攝太尉
告太廟又下詔曰國之大事式在于明禋三者孝享
莫重于殷祭所以尊祖而重昭穆也朕承列聖之休
德荷上天之眷命虔奉牲幣二十五年永惟宗廟之
位禘嘗之序夙夜祗慄不敢自專是用延訪公卿稽
叅古禮博考羣議至于再三敬以令辰奉遷獻祖宣
皇帝神主懿祖光皇帝神主祔于德明興聖皇帝廟
太祖景皇帝正向東之位宜令所司備礼務極嚴重
祇肅記典載深感惕咨爾中外宜悉朕懷

會昌六年十月太常礼院奏當弃禘祫祝文稱號穆宗皇帝敬宗皇帝文宗皇帝武宗皇帝緣從前但序親皆稱為皇兄未合礼文得修撰官朱儔状稱伏以礼序尊〻不敘親〻陛下于穆宗敬宗武宗祝文恐須但稱嗣皇帝臣某昭告于穆宗以下四室勅旨令礼官同商量聞奏者臣今與博士閔慶之修撰官朱儔檢討官王皡同考經禮更無別議請依前状從之仍付所司

文德元年四月將行禘祭有司引舊儀禘德明興聖二庙及献祖懿祖神主祔德明興聖庙通為四室時黄巢之亂庙已焚毀及是將禘祫伊議其儀太常博士殷盈孫議曰臣以德明等四庙仍非創業義止追封且于今朝年代極遥昭穆甚遠可依晉革泓屋毀及乃已之例因而廢之乃下百僚會議部禮員外郎薛昭緯奏議曰伏以禮貴從宜過猶不及祝有常典禮當據經謹按德明寔為邈遠推諸歷代莫有其倫自古典禮該詳無踰周室后稷寔始封之祖文王乃建極之君且不聞后稷之前別議乃庙以至両漢之于劉累梁魏之于蕭曹稽彼簡書並無追號迨于興聖事非經據蓋以始王于京遂列為祖類長沙于後漢之代等楚元于宋高之朝悉無尊紀之名足為冕章之驗重以献祖懿祖皆非宗有德祖有功七親盡宜祧禮當毀瘞遷于二宗亦出一時且武德之初宗庙之事神尭聽之太宗恭之碩學通儒森然在列而不議立皐陶凉武昭之庙蓋知其非尊太祖代祖為帝而以献祖為宣簡公懿祖為懿王卒不加帝號者謂其親盡則毀矣春秋左氏傳曰孔子在陳聞魯庙災曰其桓僖乎已而果如其言蓋以親盡不毀宜致天災燬然之徵不可忽也據太常礼院状所引至德二年克復後不作弘農府君庙神主及晉革泓屋毀乃已之議顯為明據深為叶礼經其興聖等四室請依禮院之議從之

大順元年將行禘祭有司請以三后太后神主祔享于太庙三后者太孝明太皇太后鄭氏（宣宗皇帝母）恭僖皇太后王氏（敬宗皇帝母）正献皇太后韋氏（文宗皇帝母）三后之崩皆作神主有故不當入太庙當時礼官建議並置別庙每年五享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皆于本庙行事無奉神主入太庙之文至是亂離之後舊章散失礼院憑册臺禮欲以三太后祔享太庙太常博士殷盈孫献議非之曰臣謹按王三太后冕宗穆宗之后

也二帝已祔太廟三后所以主別廟若不可入太廟
故也與帝在位皇后別廟不同今有司誤用王彥威
曲臺礼禘別廟太后于太廟乖戾之甚臣竊究事体
有五不可曲臺禮云別廟皇后禘祫于太廟祔于祖
姑之下此乃皇后先崩已造神主夫在帝位如昭成
肅明元獻昭德之比昭成肅明之崩也睿宗在位元
獻之崩也玄宗在位昭德之崩也肅宗在位四后于
太廟未有本室故創別廟當為太廟合食之主故禘
祫乃奉以入享文其神主但題云某謚皇后明其後
太廟有本室即當還祔帝方在位故皇后暫立別廟
耳本是太廟合食之主故禘祫乃升太廟故未有位
故祔祖姑之下今恭僖正献二太后皆穆宗之后恭
僖會昌四年造神主合祔穆宗廟室時穆宗廟已祔
武宣母宣懿皇后神主故為恭僖別立廟其神主直
題云皇太后明其終安置別室不入太廟故也正献
太后太仲元年作神主別立廟其神主亦題為太后
並與恭僖義同孝明咸通五年作神主合祔憲宗廟
室憲宗廟已祔穆宗之母懿安皇后故孝明亦立別
廟是懿宗祖母故題其神主為太皇太后與恭僖正
献亦同帝在位后先作神主之例今以別廟太后神
主禘祭升享太廟一不可也曲臺禮別廟皇后禘祫
于太廟儀注云内常侍奉別廟皇后神主入置于廟
廷赤黄褥位奏云某謚皇后禘祫祔享太廟然後以
神主升今即須奏云某謚太皇太后且本廟中皇后
神主二十一室今忽以皇太后入列于昭穆二不可
也若但云某謚皇后即與所題都異神不可依憑此
三不可也古今禮要云舊典周立姜嫄別廟四時祭
薦及禘祫與七廟皆祭惟不可入太祖廟為別配魏
文思甄后明帝母廟及寢依姜嫄之廟四時及禘皆
與諸廟同此舊礼明文詳以為証今以別廟太后禘
祫于太廟四不可也所以置別廟太后與孝明不可
與懿安並祔憲宗之室今禘享乃處懿安于舅姑之
上此五不可也且祫合祭也合猶不入太祖之廟而
況于禘乎竊以為並皆禘于廟為宜且恭僖正献二
廟比在朱陽坊禘祫祔赴太廟皆須備法駕典礼甚
重儀衛至多咸通之時累遇大享耳目相接年代未
遠人皆見聞事可詢訪非敢以臆斷也或曰以三廟
故禘祫于別廟故可矣而將來有可疑焉謹按曆宗
親盡已祧今昭成肅明二后同在夾室如或後代憲
宗穆宗親盡已祧三太后神其得不入夾室乎若遇

禘祫即如之何對曰此又大誤也三太后若親盡合祧但當閟而不享安得處于夾室禘祫則就別廟行之歷代已來何嘗有別廟神主復入太廟夾室乎時宰
相孔緯以大擧日迫不可遂改時人非之

獻俘

武德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秦王平薛仁杲凱旋獻俘于太廟二年五月二十四日秦王破宋金剛後并州地凱旋獻捷于太廟

四年七月九日秦王平東都披金甲陳鐵馬一萬甲士三萬俘王世充竇建德及隋神器輦輅獻捷于太廟

正觀四年三月二十九日李靖俘頡利可汗獻捷于太廟

二十三年正月阿史那社爾執龜茲王訶利布失畢及其相那利等獻于社廟太宗釋之以為左武衛大將軍

永徽元年九月七日高侃執車鼻可汗獻太廟

顯慶三年十一月蘇定方俘賀魯到京師上謂侍臣曰賀魯背恩今欲先獻俘于昭陵可乎許敬宗對曰古者出師凱還則飲至策勳于廟若請俟以王命討不庭亦獻俘于天子近代將軍征伐克捷亦用斯禮未聞獻俘于陵所也伏以園陵嚴敬義同清廟陛下孝思所發在禮無違亦可行也十五日遂獻于昭陵十七日告于太廟皇帝臨軒大會文武百僚夷狄君長蘇定方戎服操賀魯獻于樂懸之北上責之不能對揖刑部尚書長孫沖跪于階下奏曰伊儞遺獻俘賀魯請付所司大理官屬受之以出詔免其死

顯慶五年正月左驍衛將軍蘇定方討思結闕俟斤都曼獻俘于東都上御乾陽殿定方操都曼等以獻法司請斬之定方請曰都曼反叛罪合誅夷臣欲生致闕廷與之有約陛下好生之德必當待以不死今既面縛待罪臣望與其餘命上曰朕屈法申恩全卿信誓乃宥之

總章元年十二月以高麗平獻俘于含光殿大會李勣及部將已下大陳設于廷

乾封元年十月二十一日李勣平高麗還上令領高藏等俘因便道獻于昭陵仍備軍容奏凱歌于京城獻于太廟

永隆二年十月定襄道大總管裴行儉執降俘突厥阿史那伏念等獻之
初行儉以伏念許不死侍中裴炎害其功乃奏曰伏念為副將

程務挺逼逐窘急而降上乃命斬于都市封行儉聞喜縣公行儉嘆曰渾濬前事古今同之但恐殺降之後無復來者因稱疾不出

開元二十六年六月幽州節度使副大使張守珪大破契丹林胡遣使獻捷擇日告廟

二十八年八月二十日勅幽州節度奏破奚契丹宜擇日告廟自後諸軍每有剋捷必先告廟

上元元年閏四月勅節文其諸軍所獲首級除元惡之外一切不得傳送

元和元年十月東川節度使高崇文平西蜀生擒逆賊劉闢以獻上御興安門觀之命中使詰其叛狀闢曰臣不敢反五院子弟爲惡臣不能制曰朕遣中使送旌節等何爲不受闢引罪無詞命斬于子城之西南隅

二年八月平浙西擒逆賊李錡至闕下上御興安門親詰其反狀錡曰臣本不反張子良教臣上曰汝以宗臣爲統帥子良爲惡何不斬之而後入錡不能對命獻太清宮太廟大社即與其男師回並腰斬于子城之西北隅

十二年十一月唐隋鄧節度使李愬平淮西擒逆賊吳元濟以獻上御興安門大陳甲士旌旗于樓南文武羣臣皇親諸蕃使人皆列位元濟既獻于太廟大社露布引之令武士執曳樓南拜刑部尚書王播奏請付所司制曰可大理卿受之以出斬于子城之西南隅

十四年二月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奏今月九日淄青兵馬使劉悟斬李師道二人首級請降上御興安門受田弘正所獻馘賊羣臣称賀于樓下授劉悟義成軍節度使封彭城郡王李師道妻魏氏并女沒入掖庭堂弟師和配流嶺表

長慶元年四月中書門下奏伏以太宗平突厥高祖平高麗皆告陵廟蓋以高祖嘗蓄憤于北虜太宗銳氣于東夷武功未終後聖繼志亦既平盪所宜啟告伏以鎮冀一道幽薊八州不勞干戈盡復區宇豈必獻俘函首布告清廟下禮官擇日撰儀薦告太廟從之

太和三年五月宣慰使諫議大夫柏耆奏斬李同捷于將陵倉丁亥御興安門下受滄州所獻俘其李同捷母妻并男元達等詔並宥之于湖南安置百寮稱賀于樓前翌日貶宣慰使柏耆爲循州司戶宣慰判官殿中侍御史沈亞之爲虔州南康尉以擅入滄州取李同捷爲諸鎮所怒奏論故也

會昌四年二月河東監軍呂義忠奏擒賊楊弁元宗弁同謀大將軍五十四人獻俘于闕下其年八月平澤潞梟逆賊劉稹傳首示師十人日御興安門受獻

其日先告宗廟社稷畢文武及在京九品官宗子諸
親蕃各諸道使客等並在樓前立班稱賀
中元四年七月徐州節度使時溥函送黃巢首級以
獻帝受俘馘于行廟
光啟二年車駕幸興元邠州節度使朱玫立嗣襄王
熅于京城十二月敗奔河中為王重榮斬首以獻上
御興元城門閱俘受賀時太常博士殷盈孫獻議曰
伏以偽熅違背宗社僭竊乘輿已就誅夷所宜稱賀
然物議之間或有未允臣按禮經公族有罪獄既具
有司讞于君曰某之罪在大辟君曰赦之如有三有
司走出致刑君復　謂之曰雖然固當赦之有司曰
不及以君為之素服不舉樂三日今偽熅皇族也雖
犯誅死之罪宜就磨戮其可以朝羣臣而賀乎臣以
偽熅迫脅之際不能守節効死而乃甘心逆謀宜出
為庶人絕其屬籍其首仍委所在以庶人禮葬其大
捷之慶當以朱玫首級到日稱賀從之
龍紀元年二月汴州行軍司馬李璠檻送秦宗權并
妻趙氏上御延喜門受俘百寮稱賀于樓前以之徇
市告社廟斬于獨柳樹
乾寧二年十一月邠州行營兵馬都統斬王行瑜函

首級獻于京師上御延喜門受俘馘百寮稱賀于樓
前

唐會要卷第十四

唐會要卷第十五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實封四百戶

臣王溥纂

廟議上

正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詔太原之地肇基王業事均豐沛義等宛譙理宜別建寢廟以彰聖德詳覽漢典抑有成規但先皇遺旨務存儉約虔奉訓誡無忘啟處宜令禮官與公卿等詳議以聞祕書監顏師古議曰臣究觀祭典考驗禮經宗廟皆在京師不于下土別置至若周之酆鎬並為遷都乃是因事更營非云廣大　建典制是以貢禹韋玄成匡衡等招聚儒學博詢廷議據禮陳奏遂從廢毀自斯已後弥歷年代輟而不為今若增立寢廟別安神主有乖先旨靡率舊章垂裕後昆理謂不可固宜勉割深衷俯從大禮

開元四年十二月太常卿姜皎與禮官陳正節等上表曰臣伏見太廟中則天皇后配天皇大帝題云天后聖帝武氏伏尋昔居后寵親承顧託因攝大政事乃從權神龍之初已去帝號岑羲等不閑政體復題帝名若使帝號長存恐非聖朝通典夫七廟神堯皇帝之廟也父昭子穆祖德宗功非夫帝子天孫乘乾出震者不可得升祔于斯矣但皇后祔廟配食高宗位號舊章無宜稱帝今山陵日近虞祔非遙請削除告之儀因除聖帝之字直題云則天皇后武氏從之

大曆十四年十月代宗神主將祔禮儀使顏真卿以元皇帝代數已遠准禮合祧請遷于西夾室其奏議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又禮器云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又伊尹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此經典之明證也七廟之外則曰去祧為壇去壇為墠故歷代儒者制迭毀之禮皆親盡宜毀伏以太宗文皇帝七代之祖高祖神堯皇帝國朝首祚萬葉所承太祖景皇帝受命于天始封于唐元本皆在不毀之典代祖元皇帝地非開統親在七廟之外代宗皇帝升祔有日元皇帝神主禮合祧遷或議者以祖宗之名難于迭毀昔漢朝近古不敢以私滅公故前漢十二帝為祖宗者四而已至後漢漸遠經意子孫以推美為先光武已下皆有廟號則祖宗之名莫不遠也安帝以讒害大臣廢太子及崩無上宗

之奏後自建武已來無毀者因以陵號稱宗至桓帝
失德尚有宗號故初平中左中郎蔡邕以和帝已下
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為宗餘非宗者追尊三代
皆奏毀之是知祖有功宗有德存至公之義非其人
不居蓋三代立礼之本也自東漢已來則此道喪矣
魏明帝自稱烈祖論者以為迹自稱祖宗故近代此
名悉為廟號未有子孫跋祚而不祖宗先王者以此
明之則不得獨據而字而為不合祧遷之證假令傳
祚百代以為孝子請為三昭三穆之義永為通典賢
應二年升祔玄宗肅宗則獻祖懿祖已從迭毀伏以
代宗睿文孝皇帝卒哭而祔則合上遷一室元皇帝
代數已遠其神主准禮當祧至禘祫之時然後享祀
于是祧元皇帝于西夾室祔代宗神宗焉
建中元年三月禮儀使上言東都太廟闕木主請造
以祔初武后于東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廟至中宗
已後而京太廟四時並享至德亂後木主多亡缺未
祔于是議者紛然其大旨有三其一曰必存其廟遍
立群主時享之其二曰建廟立主存而不祭若皇輿
時巡則就享焉其三曰存其廟瘞其主駕或東幸則
飾齋車奉京師群廟之主以往議皆不決而罷
正元十五年四月膳部郎中歸崇敬上疏曰東都太
廟不合置木主謹按典禮虞主用桑練主用栗重作
栗主則埋桑主所以神無二主猶天無二日土無二
王今東都太廟是則天皇后所建以置武氏木主中
宗去其主而存其廟蓋將以備行幸遷都之置也且
殷人屢前八後立其後東都一十三都不可每都別
立神主也議者或云東都神主已曾虔奉而礼之豈
可一朝廢之乎虞祭則立桑主而虔祀練祭則立木
主而埋桑主豈桑主不曾虔祀而乃埋之又所闕之
主不可更作、之不時非禮也
永正元年十一月德宗神主將祔禮儀使杜黃裳與
禮官王涇等請遷高宗神主于西夾室其議曰自漢
魏已降沿革不同古者祖有功宗有德皆不毀之名
也自東漢魏晉迨于陳隋漸違經意子孫以推美為
先光武已下皆有祖宗之號故至于迭毀親盡礼亦
迭遷國家九廟之尊皆法周制伏以太祖景皇帝受
命于天始封于唐德同周之后稷也高祖神堯皇帝
國朝首祚萬葉所承德同周之文王也太祖文皇帝
應天靖亂垂後立極德同周之武王也周人郊后稷
而祖文王宗武王也聖唐郊景皇帝而祖高祖宗太

宗皆在不遷之典高皇宗皇帝今在三昭三穆之外謂之親盡既德宗皇帝神主新入廟礼合迭遷藏于徙西第一夾室每至禘祫之月合食如常于是祧高宗神主于西室祔德宗神主焉

元和元年七月順宗神主将祔有司疑于遷毀太常博士王涇建議曰禮經祖有功宗有德皆不毀之名也惟三代行之漢魏已降雖曰祖宗親盡則遷無功亦毀不得行古之道也昔夏后氏十五代祖顓頊而宗禹殷人十七代祖契而宗湯周人三十六王以后稷為太祖〻文王而宗武王聖唐德厚流慶遠法殷周奉景皇帝為太祖〻高祖而宗太宗皆在百代不遷之典故代宗升祔遷代祖也德宗升祔遷高宗也故順宗升祔中宗在三昭三穆之外謂之親盡遷于太廟夾室然則禮矣或謀者以則天太后革中宗復而興之不宜在藏遷之例臣竊未諭也曰者高宗晏駕中宗奉遺詔自儲副而陟降元后則天太后臨廢為廬陵王聖曆元年太后詔復立為皇太子屬太后聖壽延長御下日久奸臣擅命棄其紀度敬暉王彥範等五臣臣唐舊臣匡輔王室翊中宗而承天統此乃子繼父業是中宗得之且夫母授子位是中宗失之而復得之二十三年間再為皇太子再踐皇帝位失之在己得之在己可謂革命中興之義殊也又以周漢之制推之幽王為犬戎所滅平王東遷周不以平王為中興不遷之廟其例一也漢呂后專權産禄秉公文帝自代邸而立之漢不以文帝為中興不遷之廟其例二也霍光武宣帝再盛基業而不以宣帝為不遷之廟其例三也伏以中宗孝和皇帝于聖壯為六代代伯祖尊非正統廟亦親盡爰及周漢故事是以中興功德之主不同奉遷夾室固無疑也是月二十四日礼儀使杜黃裳奏曰順宗皇帝神主已升祔太廟告祧之後則合遞遷中宗皇帝神主合在三昭三穆之外准礼合遷于太廟徙西第一夾室每至禘祫之日合食如常于是祧中宗神主于西夾室祔順宗神主焉有司先令是以山陵將畢議遷廟之礼有司以中宗為中興之君當百世不遷之位宰臣君吏將武閔之武對曰中宗以弘道元年于高宗柩前即位時春秋已壯矣及母后篡奪神器潛移其後賴張柬之同謀國祚再復此蓋同于反正恐不得稱為中興之君凡非我失之自我得之謂之中興漢光武晋元帝是也自我失之因人復之晋孝惠孝安是也

今中宗與惠安二帝事同即不可為不遷之主也有
司又云五王有再安社稷功今若遷中宗廟則五王
永絕配享之典武曰凡配享功臣每至禘祫年方合
食太廟居常即無享禮今遷中宗神主而禘祫年数
廟之主正陳于太廟此則五王配食與前一時如也
有司不能答
十五年四月禮部侍郎李建奏上大行皇帝謚曰聖
神章武孝皇帝廟號憲宗制曰敬依典禮先是淮南
節度使李鄘上議曰王者祖有功宗有德太行皇帝
戡剪亂逆累有武功廟號合稱祖陛下宜當決在宸
斷無信雖疑書生也遂詔下公卿與礼官同議大行
皇帝廟號稱祖與稱宗孰宜太常博士王彥威奏議
曰伏准礼經及三代之制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
之外又祖有功而宗有德故夏后氏祖顓頊而宗禹
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郊祀后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自漢東魏晉遞經意沿革不一子孫以推美為先
故自始已下並有建祖之制蓋非典訓不可法也國
朝祖宗制度本於周禮以景皇帝為太祖又祖神堯
而宗太宗至高宗已後則但稱宗謂之尊名著為成
法不然則何以太宗造有區夏致理昇平玄宗掃清
內難翊戴聖父肅宗龍飛靈武收復兩京此皆應天
順人撥亂反正至于廟號亦但稱宗謹按經義祖者
始也宗者尊也故傳曰始封必為祖書曰德高可宗
故號高宗今宜本三代之定制去晉魏之亂法守正
觀高充之憲章而擬議大名垂以為訓大行皇帝廟
號宜稱之從之其曰礼部奏准正觀故事遷廟之主
藏于夾室西壁今夾壁南北三間第一間代祖室第
二間高祖室第三間太宗室伏以山陵日近睿宗皇
帝祧遷有期夾室西壁三室外無置宗處准都江集
礼古者遷廟之主藏于夾室西壁之中今請于夾室
北壁以西為上置睿宗皇帝神主右室制可
長慶元年二月分司庫部員外郎李勍奏太微宮神
主請歸祔太廟勅付東都留守鄭絪商量聞奏絪奏
云臣謹按詳三代典禮上稽高祖太宗之制度未嘗
有並建兩后並享二主之礼天授之際祀典變革中
宗初復舊物未暇詳考典章遂于洛陽創立宗廟是
行遷都之制實非建國之儀乃西歸上都因循未廢
德宗嗣統陛興克修東都九廟不復告享謹按礼記
仲尼答曾子問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郊禘社尊
無二上所以明二主之非禮也陛下接千載之大統

揚累聖之耿光憲章先王垂法後嗣況宗廟之礼至尊至重違經黷礼時謂不欽特望擇三代令典守高祖太宗之法度鑒神龍權宜之制遵建中矯正之礼依經復　允屬聖明伏以太微宮先皇帝三代睿宗聖文孝武皇帝神主參考經義不合祔享至于遷置神主之礼三代已降經無明文伏望委中書門下與公卿礼官質正詳定勑付所司太常博士王彥威奏議曰謹按國初故事無兩都並建宗廟並行享祭之禮伏尋周書召誥洛誥之說寔有祭告鄷廟洛廟之文是則周人兩都並建宗祧烝嘗則告享然則兩都皆烝祖考興自神龍復因中宗嗣位廟既偕作享亦並行天寶末兩都傾陷神主亡失肅宗既復舊物但建廟作主于上都其東都神主大曆中始于人間得之遂寓于太微宮不復祔享臣等按經傳王者之制凡建宮室宗廟為先廟必有主主必在廟是則立廟兩都蓋行古之道主必在廟寔依禮之經今合參詳理合升祔謹按先皇帝是追王高宗中宗睿宗是祧廟之主神主合藏于太廟從西第一夾室景宗皇帝是始封未遷之祖其神主合藏于太廟從西第二夾室高祖太宗玄宗肅宗代宗是創業有功親廟之祖伏准江都正廟集礼之主藏于太室之中礼記曾廟之主有故則聚而藏之祖廟伏以德宗之下神主未作代宗之主后神主先亡若歸本室則有虛主事難可據理或未安今高祖已下神主並合藏于太祖之廟依舊准故事不享如陛下賜覲東后移幸洛陽自非祧主合歸本室其餘闕主又當特作而祔享時禘祫如儀臣又按國家追王故事太祖之上又有德明興聖懿祖別廟今光皇帝神主即懿祖也伏緣東都先無前件廟宇光皇帝神主今請權祔于太廟夾室居元皇帝之上如駕在東都則請准上都式崇建別廟作德明興聖獻祖神主備礼升祔又于太廟夾室奉迎光皇帝神主歸廟第四室禘祫如儀或問曰礼作栗主瘞桑主漢魏並有瘞主之議大瘞曆中亦瘞孝敬皇敬帝神主合祔而不瘞如之何荅曰古者行師以遷主無則主命自非遷祖之主別無出廟之文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則兩都宗廟合宜有主又問曰古者作主必有虞練若主必歸祔則室不可虛則當祔已亡之主創當時之主礼無其說如之何荅曰虞練作主礼之正也非時作主事之權也王者遵時為法因事制宜苟無其文則思其變如駕或東幸

廟仍虛主即准肅宗廣德二年上都作主故事特作闕主而祔故主不可闕故礼貴從宜春秋之變而正之者也臣伏思祖宗之主神靈所憑寓于太微不入宗廟據經復本允屬聖明至是下尚書省集議而郎吏所議與彥威多同丞部則各有所見或云神主合藏于太微宮或云並合埋瘞或云闕主當作或云東與東幸即載上都神主而東咸以意言之不本經據竟以紛議不定遂不舉行

四年五月禮儀使奏謹按周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太祖之廟為七荀卿子曰有天下者祭七代有一國者祭五代則知天子上祭七代典籍通規祖功宗德不在其數國朝九廟之制法周之文太祖景皇帝始為唐公肇基天命義同周之后稷高祖神堯皇帝創業經始化隋為唐義同周之文王太宗文皇帝神武應期造有區夏義同周之武王也其下三昭三穆之外是親盡之祖雖有功德礼合祧遷禘祫之歲則從合食制從之

開成五年礼儀使奏謹按天子七廟祖功宗德不在其中國朝制度太廟九室伏以太祖景皇帝受封于唐高祖太宗創業受命有功之主百代不遷今文宗元聖昭獻皇帝升祔有時代宗睿文孝武皇帝是親盡之祖禮合祧遷每至禘祫合食如常勅旨依敕依典禮

唐會要卷第十五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實封四百戶

臣王溥纂

廟議下

會昌元年三月中書門下奏請尊憲宗為不遷廟曰謹按祖有功宗有德夏之祖宗經傳無文殷則一祖三宗成湯為始祖太甲為太宗太戊為中宗武丁為高宗劉歆曰天子七廟苟有功德則宗之所以勸帝者功德博矣故周公作無逸舉殷之三宗以勸成王漢景帝詔曰孝文皇帝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施于萬代其與丞相列侯二千石禮官具儀禮奏焉丞相申屠嘉等奏曰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代代獻祖宗之廟又漢宣帝詔曰夙夜惟念孝武帝躬履仁義選明將討不服功德茂盛不能盡宣廟樂未稱時有司奏請尊孝武廟為代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子請代代獻之此子孫崇奉祖宗之明據也自天寶之後兵宿中原強悍締交觀釁甚衆貢賦不入刑政自出包荒含垢至于正元德宗承奉天之難厭征伐之事戎臣偷以不朝終老于外其卒則以幕吏挾將代之兩河藩鎮或倉卒易帥甚于奕碁憲宗撫宿憤舉升平之典法始命將帥順天行誅元年戮琳暨闢季年梟元濟及師道豈有去天下之害不享其名致生人之安不受其報矣臣等敢遵古典請憲宗章武孝皇帝為百代不遷之廟表奏留中不出

其年六月制朕近因載誕之日晨承顏之敬太皇大后謂朕曰天子之孝莫大于丕承人倫之義莫大于嗣續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厭代已久星霜屢遷禰宮曠合食之禮惟帝深濡露之感宣懿太后長慶之際德冠後宮風表沙麓之祥實茂河洲之範先朝恩禮之厚中壼莫偕況誕我聖君纘承昌運已協華于先帝方延祚于後昆思廣貽謀庶弘博愛爰遵舊典以慰孝思當以宣懿皇太后祔太廟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室是奉訓其敬承之朕祇奉慈旨載深感咽宜令宣示中外咸使明知

五年八月中書門下奏東都太廟九室神主共二十

六座自祿山叛後取太廟為軍營神主棄于街巷所
司潛收聚見在太微宮內新造小屋之內其太廟屋
室並在可以修崇太和中太常博士王彥威議以為
東都不合置神主車駕東幸所載主而行至今因循
尚未修建望令因尚書省集公卿及礼官學官詳議
如不要更置須有收藏去處如果置望以所析大寺
林木修建李石既是宗室官為居守便望令充修東
都太廟使旬當修繕奉勅宜依
六年三月太常博士鄭路等奏東門太微宮神主二
十六座去二月二十九日礼院分析聞奏訖伏奉今
月七日勅此礼至重須遵典故宜令礼官樂官同議
聞奏者臣今與樂官等詳議訖謹具分析如後
獻祖宣皇帝　宣莊皇后
懿祖光皇帝　光懿皇后　文穆皇后
高宗天皇大帝　則天皇后
中宗大聖大昭孝皇帝　和思皇后
昭成皇帝后
孝敬皇帝　孝敬哀皇后
已前十二座親盡迭毀宜遷諸廟祔于興聖廟禘祫
之歲乃一祭之東都無興聖廟可祔伏請且權藏于
太廟夾室未題神主十四座況神主既無題號之文
難伸祝告之理今與樂官等同商量伏請告遷之日
但瘞于舊太微宮內空閑之地恭酌事理庶協從宜
制可太常博士段瓌等三十九人奏議曰礼之所立
本于誠敬廟之所設實在尊嚴既曰薦誠則宜統一
昔周之東西有廟亦可徵其所由但緣卜洛之初既
須營建又以遷都未決因議兩留酌其事情匪務于
廣祭明矣伏以東都太廟廢已多時若議增修必乖
前訓何者東都始制寝廟于天后中宗之朝事出一
時非正觀開元之法爾後因循不廢者亦擬鎬京之
文也記曰祭不欲數〻則煩天寳之中兩京悉為魁
陷西都面貌如故東都因此散亡是知九廟之靈不
欲歆其煩祀也自建中不葺之後殆歷歲年今若東
廟惟新即須室別有主舊主雖在太半合祧必凡筵
而存之所謂宜祧不祧也孔子曰當七廟五廟無虛
主也謂廟不得無主也舊主如有當去新廟別合創
添謹按左傳云祔練作主又大戴云虞而主几筵如
何過時成之使是以凶于吉創添既不典虛廟又非
儀考諸礼文進退無守或曰漢于郡國置宗廟凡百
餘所今止東西立廟有何不安者當漢氏承秦焚燒

之餘不識典故至于廟制率意而比行及元成二帝
之間貢禹韋玄成等继出果有正論竟從毀除是知
漢初不本于礼經又安可程法也或曰几筵不得復
設寢廟何妨修營候車駕時巡便舍于所載之主者
究其終始又得以論之昨者降勑条詳本為欲修舊
主主既不立廟何可施假令行幸九州一一皆立廟
乎愚臣以為廟不可修主宜藏瘞或就埊于陷室或
瘞于兩階之間此乃百代常行不易之道也其年九
月勑段瓌等詳議東都不可立廟李福等狀又有異
同國家制度須合典礼証據未一則難建立宜亟令
赴都省對議須歸正當工部尚書薛元賞等議伏以
建中時公卿奏請修建東都太廟當時之議大旨有
三其一曰必存其廟備立其主時享之日以他官攝
行二曰建廟立主存而不祭皇輿時巡則就享焉三
曰存其廟瘞其主臣等立其三議參酌礼經礼宜存
廟不合置主謹按礼祭義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
左宗廟礼記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是知王者
建邦設都必先宗廟社稷況成周受命始都于豐武
王相宅又卜于洛蒸祭歲于新邑策周公于太室故
書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三入太室祼成王厥後
復歸于豐雖成洛邑未嘗久處逮于平王始定東遷
則周之豐鎬皆有宗廟明矣又按曾子問廟有二主
夫子對以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
未知其為礼者昔齊桓公作二主夫子譏之以為僞
主是知二主不可並設亦明矣夫聖王建社以厚本
立廟以尊祖所以京邑必有宗社今國家定周秦兩
地為東西之兩宅開九衢而立宮闕設百官而嚴拱
衛取法玄象號為京師既嚴帝宅難虛神位若無宗
廟何為皇都然依人者神在誠者祀誠非外至必由
中出理合親敬用郊神明位宜存于兩都廟可偕立
誠難嵩于二祭主不並設或以礼云七廟五廟無虛
主是謂不可無主所以天子廵狩亦有所遷尚錡齋
車載遷主以行今考修廟瘞主則東都太廟九室皆
虛既違于經須徹其說臣復探顧礼意因得盡而論
之所云七廟五廟無虛主是論見饗之廟不可虛也
今之兩都雖各有廟禘祫享獻斯皆親奉于上京神
主几筵不可虛陳于東廟且礼云惟聖人為能享帝
孝子為能享親昔漢為玄成議廢郡國祀亦曰立廟
京師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職來祭人情礼意于
此較然二宅既不並居二廟豈宜皆祔但所都之國

見享之廟既無虛室則協道經議者又欲置主不享
以候巡幸皆魯作僖公之主不于虞練之時春秋書
而議之合祔之主作非其時尚爲所譏今若置不合
祔之主不因時而作違經越禮莫甚于此豈有九室
合享之主而有置而不享之文而廟始創于周公二
主獲譏于夫子自古制作皆範周孔舊典猶在足可
明徵臣所以言東都廟則合存主、不合置今将修建
廟宇誠不虧于典礼其見在太微宮中六主請待東
都修建太廟畢具礼迎置于西夾室閟而不饗式彰
陛下嚴祀之敬以明聖朝尊祖之義吏部郎中鄭亞
等五人議據礼院奏以爲東都太廟既廢不可復修
見在太微宮神主請瘞于所寓之地有乖經訓不敢
雷同臣所以別進議狀請修祔主並依典礼兼舉建
中元年礼儀使顏真卿所奏事同臣與公卿等重議
皆以爲廟故合修主不可瘞即與臣等別狀意同但
衆議猶疑東西二廟各設神主恐涉有二主之義請
修廟虛室以太微宮所寓神主藏于夾室之中伏以
六主神位内有不祧之宗今用遷廟之儀猶未合礼
臣等猶未敢署衆狀蓋爲闕疑太學博士直弘文館
鄭逐等七人議曰夫論國之大事必本于正而根乎
經以臻乎中道聖朝以廣孝爲先以得礼爲貴而臣
下敢不以經對三論六故以詳于前議矣再據天閣
而陳乎諸家之說求于典細考乎大中廟有必修之
文主無可置之理何則正經正史兩都之廟可徵礼
称天子不卜處太廟擇日卜建國之地則宗廟可知
若廢廟之說恐非所宜廢按詩書禮三經及漢朝正
史兩都並設廟而載主之制久已行之敢不明徵而
去其文飾援據經文不易前見東都太廟合務修崇
而舊主當瘞請瘞于太微宮所藏之所皇帝有事于
洛則奉齋車載主以行太常博士胡德章議曰夫禮
雖緣情事貴乎道將明厥要實在得中必過礼而求
多則反虧于誠敬伏以神龍之際天命有歸移武氏
廟于長安即其地也而置太廟天寶初復不爲建都
而議者曰中宗立廟于東都無乖舊典徵其此意不
亦謬乎又曰東都太廟至于肅宗玄宗猶奉而不易
者蓋緣常所尊奉不敢輙廢也今則廢已多時宜循
莫舉之典也又曰雖正觀之始草創未暇豈可謂此
事非開元之法者謹按定開元六典勑曰德政之暇
錯綜古今法以周官作爲唐典鑒其本末千載一時
春秋謂考古之法也行之可久不曰然歟此時東都

太廟見在大興序西都宮闕西都共太廟之位東都則存而不論足明事出一時又安得云非開元之法也又三代禮樂莫盛于周作者論議之時便宜細大取法周遷都而立廟今立廟不因遷都何異之而不能師之也又曰建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者謹按六典永昌中則天以東都為神都爾後漸加榮御名宮室百司于是備矣今之宮室百司乃武氏改命所備也上都已建國立宗廟不合引言又曰東都洛陽祭孝宣等五帝長安祭孝成等三帝以此為置廟之例則又非也當漢而廢有

廟所祭之帝各別今東都建廟作主與上都盡同詳而論之失之甚者又曰今或東洛復置太廟有司同日侍祭以此為數寔未所解者謹按天寶十載詔曰須四時有事于太廟兩京同日自今已後兩京各宜別擇日既載祀典可得而詳且立廟造主所以祭神而曰嚴而勿祀出自何經當七廟五廟無虛而欲立虛廟法于何典前稱廟貌如故者即指建中之中就有而言以為國之先前以非時不造主者謂見有神主不得非時造也若江左至德之祭主並散亡不可拘以例也或曰廢主之瘞請在太微宮者謹按天寶

二年勑曰古之制祭禮用質明義兼取于尚幽情實緣于既沒我聖祖澹然帝在為道之宗既殊有盡之期宜展事生之禮自今已後每至聖祖宮有昭告宜改用卯時者今欲以主瘞于宮所既與此勑全乖又曰主不合瘞請藏夾室者謹按前代藏主頗有異同至如夾室儀用以序昭穆也今廟主俱不中礼則無禘祫之文又曰君子將營宮室以宗廟為先則建國營宮而宗廟必設東都既有宮室而太廟不合不營訊以論之其義斯勝而西周東漢並列兩都各有宗廟之証經史昭然又得以極思于揚推詩曰其繩則

直縮板以載作廟翼翼大雅縣篇言豈廟之作又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洛邑既成以率文王之祀此詩豈洛之廟也書曰成王既至洛蒸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又曰祼于太室康王又居豈命畢公保釐東郊豈有無廟而可蒸祭非都而設保釐則書東西之廟也逮于後漢卜洛西京之廟亦存建武二年于洛陽立廟而成哀平三帝祭于西京一十八年親幸長安行禘禮當時五室列于洛都三帝留于京廟行幸之期與合食期之相會不達齋車又安可以成此禮則如兩廟周人成法載主以威行漢家通制或

以當虛一都之廟為不可而引七廟無虛主之文札言一都之廟室不虛主非為而都各廟而不可虛也聯出征之詞更明載主之意因事而言理寔相銃非如詩人使可祈章以取義也古人求神之意非一意神之所無一故廢粟主作桑主廢桑主作栗主既事理之以明其一也或又引左氏傳築郿凡例謂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而立建主之論按魯莊公二十八年冬築郿左傳為築發凡例穀梁謂因藪澤之利公年称避山年造邑之年嫌三傳異同左氏為短何則當春秋二百年間魯凡城二十四邑惟郿一邑称築城其二十三邑豈皆有宗廟先君之主乎執此而建主之端又非通論或又曰廢之瘞何以在于太微宮之藏之所且舍故依新已列矣按瘞主之位有三或于北牖之下或在西階之間廟之事也其不當立之主但隨其所在以瘞之夫立瘞于當立之廟斯不然矣以在所而言則太微宮所藏之所與漢之寢園無異歷代以降建一都者多而都者少今國家崇東西之宅極嚴奉之典而以各廟為疑合以建都古事以相前賢正即周漢是也今詳議所徵究其年代率皆一都之時豈可以擬議亦孰敢獻酬于其間詳考經旨古人謀寢必及于廟未有設寢而不立廟者國家承隋氏之弊草創未暇後雖建于垂拱而事有所未合其後當干戈寧戢之歲文物大備之朝歷于十一聖不議廢之豈不以事雖出于一時廟有合立之理不可改革也今洛都上自宮殿樓觀下及百辟之司與西京無異鑾輿之至也雖廝役之賤必歸其所理豈先帝之主獨無其所安乎時也虞主尚瘞廢主宜然或以馬融李周二人獨寢無傷于階立廟不妨于暫虛是則馬融李周可法于室尼矣以疑議焉當則深或稱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〻曰築都曰城者謹按春秋二百四十年間惟郿一邑稱築如城即責之類各有所因或以也防或以自固謂之盡有宗廟理則極非或稱聖主有復古之功簡冊有考文之美五帝不同樂三王不同禮遇時為法因事制宜此則作改有常非有司之事也如有司之職但合一一據經變礼從時則須候明詔也凡不修之証略有七條廟主因遷一也已廢不舉二也廟不可虛三也非時不造主四也合載遷主行五也尊無二上六也六典不書七也謹按文王遷豐立廟武王遷鎬立廟成王遷洛立廟今東都不因遷而立欲立廟是

遷廟立因遷也謹按礼記曰凡祭有其廢之莫舉也
有其舉之莫廢也今東都太庙廢以八朝若果建之
是違以費不舉也謹按礼記曰當七庙五庙無虛主
今欲立虛庙是違庙不可虛也謹按五傳丁丑作僖
公主書不時也記又曰過時不祭礼也合礼之祭過
時猶廢非礼之主可以作乎今欲非時作主是違非
時不作主也謹按曾子問古者師行必以遷庙行乎
孔子曰天子廵狩必遷庙主行載于齋車言必有尊
也今也取七庙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皇氏之遷庙者
主惟載新遷一室之主也今欲載羣庙之主以行是
違載遷之主也謹按礼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
禘郊社尊無二上也今欲兩都建庙作主是違尊無
二上也謹按六典序兩都宮闕及庙宇此時東都有
庙不載是六典不書也遍考書傳並不合修竊以武
德正觀之中作法垂範之日文物大備儒彥畢臻若
可修營不應議不及矣記曰樂由天作禮以地制天
之體動也地之体止也此明樂可作礼難變也伏惟
陛下誠明宰物莊敬御天孝方切于祖宗事乃求于
根本再令集議俾定所長臣實職司敢不條白以對
德章又有上中書門下及礼院詳議兩狀並同載于

後其一曰伏見八月六日勅欲修東都太庙令會議
事此時已有議狀准礼不合更修尚書丞郎已下三
十八人皆可署狀德章官在礼寺實忝司存當聖上
嚴禋敬事之時會相公尚古黜華之日脫國祀典有
乖礼文豈惟受責于曠官竊懼貽恥于明代所以懇
懇懇〻將不言而又言昨者異同之意盡可指陳一
則以有都之名便合立庙次則欲崇修庙宇以候時
廵殊不知庙不合虛主惟載一也謹按正觀九年詔
曰太原之地肇基王業事均豊沛義等宛譙約礼而
言須議立庙時秘書監顏師古議曰臣傍觀祭典遍
考禮經宗庙皆在京師不于下土別置昔周之豊鎬
實為遷都乃是因事使營非同一時别立太宗許其
奏即日而停由是而言太庙豈無都豫太原是時猶
廢東都不立可知且庙室惟新即須有主〻既藏瘞
非虛而何是有都立庙之言不攻而自破矣又按曾
子問曰古者師行必遷庙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廵狩
必以遷庙主行載于齋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庙
之主以行則失矣皇氏云遷庙主者惟載新遷一室
之主也如祧庙之主無載行之文假使將候時廵自
可修營一室議御九室有何依憑夫宗庙尊事也重

事也至尊至重安得以疑文定論言苟不經則爲擅議近者勅旨凡以議事皆須一一據經若無經文任以史証如或經史皆無據者不得率意而言則立廟東都正經史無據果從聽說無乃前後相違也書曰三人占則從一人之言會議者四十八人所同者六七人耳比無二三之俞又何其多也夫堯舜之爲帝迄今稱咏之者非他術異智者也以其有賢臣輔翼能順考古道也故堯之書曰若稽古帝堯舜之書曰若稽古帝舜孔子傳曰傳說佐殷之君亦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考之古道既如前驗以國章又如此將求與實無以易諸伏希必本正經稍抑浮議雖皇夔之古道法周孔之遺文則天下守真之儒實所幸甚其餘已其前議其二曰夫宗廟之設至于誠敬旋觀典禮貳則非誠是以臣因遷都更不別立廟宇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又曰凡祭有其廢之莫舉也有其舉之莫廢也則東都太廟廢已多時若議增修猶還前志何者聖曆神龍之際武后始復明辟中宗取其廟易置太廟爲本欲權固人心非經久制也伏以所存神主既請祧藏今廟室帷新即須有主神主非時不造廟貌又無虛議如修複

以候時巡又時巡惟載主偕在方元可得而詳又引經中就有數等或是弟子之語或是他人之言今廟不可虛尊無二上非時不造主合載一主行皆大聖祖及宣尼親所發明者比之嘗據不可同餘又丘明修春秋悉以君子定褒貶至陳泄以忠獲罪晉文以臣召君于此數條復稱君子將平得失特以宣尼料之傳曰危疑之理須聖言以明也或以東都不同他郡地有壇社宮闕欲議鄉葺似是無妨此則酌于意懷非曰經據也但以遍討古今無壇社立廟之證用以爲說實所未安謹按上自殷周旁稽故實除因遷都之外無別立廟之文制曰自古儀禮皆酌人情必若稽嗣知識貫生達識才不發揮大政潤色皇猷其他曾寬蓋不足致公卿之議寔可施行德章所陳景爲淺近豈得苟申獨見妄有異同事貴酌中礼宜從衆宜令有司擇日修崇太廟以留守李石充使句當六年三月擇日既定禮官既行旋以武宗登遐其事遂寢至五月宣宗登位復詔東都脩法駕迎木主歸祔太廟（兩都太廟木主自此始也）其年十一月太常博士任疇上言前月十七日饗德明興聖廟得廟直候論狀稱懿祖室在獻祖之上當時雖以爲然便依行事猶牒報

監祭使及宗正寺請遍祭詳窺玉牒如有不同即相知聞奏爾後復伏檢高祖神堯皇帝本紀伏審獻祖為懿祖之昭懿祖為獻祖之穆昭穆之位天地極殊今廟室尊倫不即陳奏尚為苟且罪不容誅乃剌修撰朱儔檢討王暐研精詳覆得報稱天寶二年制追尊咎繇為德明皇帝涼武昭王為興聖皇帝十載立廟至正元十九年制從給事中陳京右僕射姚南仲等一百五十人之議以為禘祫是祖宗以祭序之祭凡有國者必尊太祖今國家以景皇帝為太祖太祖之上施于禘祫不可為位請據德明興聖廟共成四室祔遷獻懿二祖謹尋儔等所報即當時奏奏並獻居懿上伏以國之大事宗廟為先禘祫之礼不當失序四十餘載理難尋詰伏祈聖鑒即垂詔勅具礼遷正其月晦又奏曰伏奉今月十三日勅以臣所奏獻祖懿祖二室例置事宜令禮官集議聞奏者去年十七日緣遇太廟祫享太祖景皇帝已下群饗之年准正元十九年所祔獻祖懿祖于德明廟共為四室准元勅各于本室行享礼審知獻祖合居懿祖之上昭穆者正其時親見獻祖之室例居懿祖之上于後遍檢圖籍實見殊差遂見奏聞今奉勅宜令禮官集議聞奏者臣得奉禮郎李尚太祝柳仲年協律郎諸葛玫李憧檢討官王暐修撰官朱儔博士閔慶之等七人狀稱謹按高祖神堯皇帝本紀及皇室圖譜并武德正觀永徽開元已來諸礼著在甲令者並云獻祖宣皇帝是神堯之高祖懿祖光皇帝是神堯皇帝之曾祖以高祖辨之則獻祖是懿祖之父懿祖是獻祖之子即博士任畴所奏　祀不虚臣等伏乞即垂勅詔其礼遷正其事遂行

大中六年正月吏部尚書李景讓上疏言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四廟當遷出且穆宗是陛下兄敬宗已下是猶子陛下拜兄尚不可拜姪可乎使陛下不得親事七廟宜卌代宗已下八廟以正三昭三穆之序下百寮集議不定而止

中和元年黃巢犯闕僖宗避狄于成都夏四月有司請享太祖已下十一室詔公卿議之太常卿牛蘂典儒者議其事或曰王者巡狩以遷廟主行如無遷廟之主則祝史奉幣帛皮珪告于祖廟遂奉以出載于齋車每舍奠焉今非巡狩是失守宗廟則當罷宗廟之事叢疑之時作監王擬太子賓客李臣又禮部員外郎袁皓建議異同及左丞崔厚為太常卿遂議立

行廟以玄宗幸蜀時道宮玄元殿之前架幄幕爲十一室又無神主題神版位而行事達禮者非之明年乃特造神主祔于行廟

天祐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左僕射裴贄等二百六十七人奏竊以昭宗皇帝山陵虞祭畢祔太廟合定祧遷下尚書省集議聞奏者伏以廟朝大禮宜循故實今據太常博士李侗柳莊議狀證引不同只請准近朝例祧順宗一室入祔昭宗神主從之

唐會要卷第十六

唐會要卷第十七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實封四百戶

臣王溥纂

祭器議　廟災變　緣廟裁製上

祭器議

永徽二年禮部尚書許敬宗議籩豆之數曰謹按光祿式祭天地日月嶽鎮海瀆先蠶籩豆各四宗廟籩豆各十二社稷先農等籩豆各九風師雨師等籩豆各二尋此式文事實乖戾社稷多于天地似不貴多風雨少于日月又不貴少且先農先蠶俱爲中祀或四或六理不可通謹按禮記郊特牲云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于神明之義也此即祭祀籩豆以爲多貴宗廟之數不可踰郊今請大祀同爲十二中祀同爲十少祀同爲八釋奠准中祀自餘從坐並請依舊室從之

開元二十三年正月十八日敕文宗廟致享務在豐潔禮經沿革必本人情籩豆之薦或未能備物宜令禮官學士詳議具奏太常卿韋縚請宗廟之奠每座

各加十二又酒爵制度全無一合執持甚難請稍令寛大仍望付尚書省集衆官詳議兵部侍郎張均及職方郎中韋述等議曰謹按祭統曰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聖人知孝子之情深而物類之無限故為之節制使有常礼物有其品器有其常數上自天子下至公卿貴賤差降無相踰越百代常行無易之道也左傳曰饗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恵恭儉以行礼慈恵以布政事之典要猶莫異文祭典所陳固不同矣今欲取甘旨之物肥濃之味隨所有者充祭用苟踰舊制其何限焉雖籩豆有加豈能備也傳曰大羹不致粢盛不鑿昭其儉也若以今之珍饌平生所習求神無方何必師古自漢以降諸陵皆有寢宮歲時朔望薦以常饌此既常行亦足盡至孝之情矣宗廟正礼宜依典故率意變革人情所難又按舊制一升曰爵五升曰散禮器稱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此明貴小賤大示之節儉豈可舍先王之道以徇一時之所尚廢棄礼經以從流俗裂冠毀冕將安用之且君子愛人以礼不求苟合況在宗廟敢忘舊章請依古制庶可經久太子賓客崔沔議曰窃聞識禮樂之情者能作知礼樂之文者

能述〻作之義聖賢所重古今所崇變而通之所以久也所謂變者變其文也所謂通者通其情也祭祀之興肇于太古人所飲食必先嚴獻未有火化茹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薦未有麴糵汙樽杯飲則有玄酒之奠施及后王禮物漸備作為酒醴用其犧牲以致馨香以極豊潔故有三牲八簋之盛五齊九獻之殷然以神道至玄可存而不可測也祭禮之敬可備而不可廢也是以毛血腥爛玄樽犧象靡不畢登于明薦矣然而薦貴于新味不尚褻雖則備物猶存節制故礼云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備物之情也又曰三牲之俎八簋之実美物備矣昆虫之异草木之実陰陽之物備矣此節制之文也鉶俎籩豆簠簋樽罍之実皆周人之時饌也其用通于燕享賓客而周公制禮咸與毛血玄酒同薦于先晋中郎盧諶近古之知禮者著家祭禮皆晋時常食不復純用舊文然則當時飲食不可闕于祭祀明矣是變礼文而通其情也我國家由禮立訓因時制範考圖史于前典稽周漢之舊義清廟時享礼饌畢陳用周制也而古式存焉園寝上食時饌具設遵漢法也而珍味極焉職貢来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

苑囿之内躬稼所收蒐狩之時親發所中割鮮擇美薦而后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復何加焉但當申勑祭神如在無或簡怠增肅虔誠其盡貢珍羞或及時鮮美考諸祀典有所漏略皆詳擇名目編諸甲令因宜而薦以類相從則新鮮肥濃盡在是矣不必加于籩豆之數也至于祭器隨物所宜故太羹古食也盛于登〻古器也盛于鉶和羹時饌也盛于鉶〻時器也亦有古饌而盛于時器故凡血盛于盤玄酒盛于罇未有薦時饌而追用古器者由古而質今文便于事也雖加籩豆十二未足以盡天下美物而措諸清廟有兼倍之名近于侈矣又據漢書藝文志墨家之流出于清廟是以貴儉由此觀之清廟之不尚于奢舊矣太常所請恐未可行又稱酒爵全小須加廣大竊據礼又有以小為貴者貴獻以爵貴其小也小而及不制數而非礼是有司之失其傳也固可隨失釐正無待議而后革未知今制何所依准請兼詳令式擬文而行礼部員外郎楊仲昌議曰鄭玄注云人尚褻食鬼神則不然春秋曰蘋蘩薀藻之菜潢汙行潦之水可薦于鬼神又曰大羹不致粢盛不鑿此明君人者有國奉先敬神嚴享豈肥濃以為尚將儉約以貴則六海之物鮮肥之類既乖礼云之精而變作者之法皆先祭用非所宜也易曰樽酒簋貳納約自牖此明祭尚簡易不在繁大者所以一樽之酒貳簋之奠為明祀也薦肥濃則褻味有登加籩爵則事非師古與其別行新制寧加謹守舊章又漢家園陵八節上食自茲以降代行其典正觀之后礼法刊定令陵寢見有八節之奠兼朔望常食聖心追遠每物加薦不敢瀆于宗廟請施行之於園陵悉委生司頗非知禮布之執事惟裁擇焉戶部郎中楊伯成左衛兵曹參軍劉秩皆遵議以為請依舊禮于宰臣具汚述等議以奏上曰享祀粢盛實思豐潔不應法制者亦不可用于是使令太常量加品味韋縚又請每室加籩豆各六每四時異品以時新菜及珍羞同薦制可之又酌獻酒爵上令用藥汁一升合于古義而多少適中自是常依行焉大曆元年七月五日勑南郊太廟祭器令所司造兩副供用一副貯庫諸壇廟祭器更別造一副諸雜用者亦宜別造不得劫廟及諸壇祭器

廟災變

開元五年正月二日太廟四室崩上素服避正殿迎

神主于太極殿初將幸東都而太廟崩召宰臣宋璟蘇頲問其故對曰今三年之制未畢誠不可幸凡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誡陛下宜增崇大道以荅天意且停幸東都上又召姚崇對曰太廟殿本是苻堅時所造隋文帝創立新都移宇文廟故殿改造此廟歲月滋深朽蠹而毀山有朽壞尚不免推木朽而崩偶與行期相會不爲緣行乃崩且天子以四海爲家陛下爲關中不熟所以爲人行幸上曰卿言正合朕意遂幸東都右散騎常侍褚無量請修德諫曰臣聞尚書洪範傳曰王者陰盛陽微則先祖見其變昔成湯遇旱引事自責云女謁盛耶今太廟毀壞即是先祖見變后宮之中非所幸者親享之后簡出少多以應其變又竊聞左右近臣妄奏云國家太廟其材木本是苻堅時舊殿隋文帝創立新都移宇文廟故殿改造此廟臣按地志隋文帝開皇初創置長安城即造此廟元非苻堅宇文氏所作況我國家及隋文帝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豈復遞取苻堅之舊殿以充太廟者乎此則言僞而辯殊不足採納伏願精選舉用賢良節奢靡輕賦稅緒絕代慎刑罰納諫諍察諂諛夫如是則人和人和則氣和氣和則天地和矣人天和

會災异自銷伏願虔奉神心克謹天誠十月七日伊闕縣人孫平子上封事曰臣竊見今年正月太廟毀此乃躋聖賢之所致也臣按左傳云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蒸嘗禘于廟今日有違于此也昔魯文公二年宗伯弗忌躋僖公于閔公上后致太室壞春秋异而書之今日有同彼也君子以弗忌爲失禮又按五行志書傳公之兄嘗爲閔公臣、居君上是爲失禮也遂太室壞且兄臣于弟猶不可躋之弟上況弟臣于兄豈可躋弟于兄上耶昔莊公三十二年薨閔公二年告禘自薨至禘向有二年春秋猶非之失禮況夏崩冬禘不亦太速乎且太廟中央曰太室尊高象也魯自是陵夷將墮周公之祀臣恐此漸之即太廟毀亦今日將欲陵夷之象墮先帝之祀也斯亦上天祐我唐國此災以陛下去年禘孝和于別室告祭于太廟未祭孝和先祭太上皇此乃與僖閔事同先臣后君也昔躋兄弟上今令弟兄先祭過有甚于古也昔登臣君上今亦如之事豈不同耶昔太室壞今太廟毀變豈不同耶若以兄弟同昭則不合出致別廟若以臣子一例則孝和合進爲昭昔武氏篡國十五餘年孝和挺劍龍飛再與唐祚反正朔

服色咸依正觀故事此即有大功于天下也今禘于
别室是廢先聖之訓棄中興之功下君上臣輕長重
幼昔晉太康五年宣帝廟地陷梁折八年正月太廟
殿陷改作殿宇更營新廟遠致名材雜以銅柱自八
年九月造至十年四月乃成十一月又梁折毀壞此
言之天降災譴非枯朽也晉不知過天下分崩王室
大亂特望天恩少垂詳察速召宰相已下詳議移孝
和入廟何必苦違礼典以同亡晉詔下礼官議太常
博士陳正節馮宗蘇獻等議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
三穆并太祖而七昭穆者父子之位則知七世之親
無兄弟之義矣殷紀成湯至于帝乙父子兄弟十有
二君其正代止六而已易乾鑿度曰殷之帝乙六代
王也此則兄弟不數為代之明據也又殷人六廟親
四并湯而六殷代兄弟四人相次為君若以為代便
當上毁四室如此則無復祖禰之祭矣古之廟位自
禰已上極于太祖雖數諡迭毀隨而上遷三昭三穆
未嘗有闕也又禮太宗無子則立支子之曰為人后
者為之子無兄弟相為后之文所以舍取親取遠屬
蓋以兄弟一體無父子之道故父子曰繼兄弟曰及
礼兄弟不相入廟者假如兄弟代立孫姪承統告享
之日不得稱嗣子嗣孫則當上列亡伯考伯祖下槩
亡姪子姪孫此乃成七廟之位殊不成繼統之義焉
斯又不可之甚也又殷十二代惟三祖三宗明兄弟
相及自别立廟不必繼之七代後漢世祖列序七廟
而惠帝不入其數豈非文帝之嫡兄乎及文武代立
子孫克昌為漢之太宗晉景亦晉文之兄緣景帝絕
嗣不列七廟之數何以知之據永興元年告謚世祖
稱景帝為從祖也若以晉武越次尊崇其父而致廟
壞遂及亂亡何因漢氏遷出惠帝宗尊文帝而享世
二十有四年四百三十殷廟何嘗見崩漢廟未始經
折殷漢之歲委而不言亡晉之災引以為喻是以春
秋書太室壞者乃垂明誡何必閔僖晉太廟所以毁
折者天誅奢麗不以遷廟然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辨
貴賤之差也父子相繼一萬人之心也昭穆列序重
繼統之義也今孝和皇帝若與聖真皇帝相亞在廟
止成六世何以辨貴賤乎亂嗣滅何以宗後代乎昭
穆失序何以成繼統之義乎況國家遠遵殷之湯甲
近法漢之成帝特以孝和實中興之明主開百代不
毁之廟别立寢廟未以寧神嚴時蒸嘗與國終始有
何不可乎平子云太廟崩緣躋聖賢所致引僖公後

堯還居閔公之上務為逆祀取類當今然孝和升新
寢之後聖真皇帝方上祔高宗斯則未嘗一日躋居
孝和之上引茲為證豈非誣罔朝廷耶平子不識忌
諱肆其狂瞽危言高論謗訕朝廷引衰晉之朝比聖
明之代言偽而辯礼所不容狀入久不決上令宰臣
召平子與禮官對定可否博士固執前議平子口辯
所引咸有經據獻等又不能屈之時蘇頲知政事以獻是從祖之兄頲
黨之議竟不行平子上論不宜遂已平子為廬州都城縣尉議者以平子之議是也
至德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新作九廟神主于長安殿
安置上親享之先是京師宗廟被焚上在彭城原使人陷沒于鳳翔先作神主及是迎享
初肅宗將復宮闕遣左司郎中李巽先行告廟之禮
工部尚書顏真卿謂礼儀使崔器曰春秋時新宮焚
魯成公三日哭今太廟為盜焚毀宜築壇于野皇帝
向東哭然後遣使事竟不行又曰告廟祝文稱嗣皇
帝上皇在蜀稱嗣可乎遽奏改之中旨嘆重宣芳焉
先是御史大夫嚴郢為協律郎知東都太廟時安祿
山陷東都郢潛奉九廟神主于私第至〻德三年東
都收復有司備法駕迎神主歸于太廟以功遷大理
司直廣東初代宗自陝將還尚書右丞顏真卿請皇
帝先謁五陵廟然後還宮宰相元載謂真卿曰用捨
在相不言者何罪朝廷事豈堪公破除耶
建中二年二月復肅宗神座于寢宮初寶應中西戎
犯京師焚建陵之寢至是始創復焉
元和十一年正月宗正寺奏建陵黃堂南面再景門
去年十一月被賊斫破門戟四十七竿詔曰所由闕
于周防致爾侵犯各據事狀宜有科懲知山門押官
決六十削一任官驍騎三衛並決四十陵令馬叔罰
一季俸料陵丞李建罰一月俸宗正卿李上公罰一
月俸
大中五年十二月景陵有賊驚動斫損神門戟架等
至六年四月下詔曰景陵神門盜傷法物其賊既抵
極法官吏等須有懲責宗正卿及陵令縣令已從別
勑處分京兆尹邪㦸不能肅清封部責歸之義其何
以逃宜罰二月俸料其日貶宗正卿李文舉為睦州
刺史陵令姜閱為岳州司馬奏先縣令裴讓為隨州
司馬權知縣事主簿張行之為邵州司戶陵丞李咸
停見任仍殿三選所由節級等科責
光啟元年三月中書門下奏曰伏以前年冬月有震
儀致廼幸主司宗祐廹以倉惶移蹕鳳翔未敢陳奏
今將廻鑾輅皆舉典章清廟再營孝思式備伏請降

勑命委所司參詳典禮修奉詔從之修奉太廟使宰相鄭延昌奏太廟大殿十一室二十三間十一架功績至大兼宗廟制度有素難爲損益今不審依元料修奉爲復更有商量下禮官詳議太常博士殷盈孫議曰如依元料難以速成況帑藏方虛須資變禮務以至德二年以新修太廟未成其新造神主權于長安殿安置便行享告之禮如同宗廟之儀以俟廟成方爲還祔今京城除充大內及正衙外別無殿宇伏聞先有詔旨欲以少府監大廳權充今廟其廳五間伏緣十一室于五間之中陳設滋狭請更接續建成十一室間以備十一室薦向之所其三太后即于監內取西南屋三間以備三室告享之所詔從之其年十二月僖宗再幸寶鷄其太廟十一室并祧廟八室及孝明太皇太后等別廟三室神主緣室法物宗正寺官屬奉之隨駕至鄠縣爲盜所刼三年二月車駕自興元還京以宮室未備權駐鳳翔太常禮院奏皇帝還宮先謁大廟今宗廟焚毀神主失墜請准例修奉者禮官議曰按春秋新宮災三日哭傳曰新宮宣公廟也三日哭禮也按國史開元五年正月二十日太廟四室摧毀時神主加存迎奏于太極殿安置玄宗素服避正殿寶應元年肅宗還京師以宗廟焚毀于光順門外設次向廟哭歷檢故事不見百官奉慰之時然上既素服避殿百官奉慰亦合情理務循故事比祔參詳恐須宗正寺具宗廟災毀神主失墜事由申奏皇帝素服避殿受慰訖輟朝三日下詔委少府監擇日依禮改造別聖神主詔從之

縁廟裁制上

乾封元年六月二十三日詔朕每惟宗廟至敬虔誠祼享而二等一奠情有未安思革舊章用崇嚴配自今已後宗廟薦享爵及籩簋登鉶各宜別奠其餘牢饌並依常典

儀鳳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太常以仲春告祥瑞于太廟上令禮官徵求故實太常博士賈大隱對曰古者祭以首時薦用仲月近代相承元日奏祥瑞二月然後告太廟蓋緣告必有薦便于禮也又撿正觀已來勑令無文禮司因循不知所起上令依求行焉

開元十五年二月十五日勑享宗廟差左右丞相尚書嗣王郡王攝三公行事若人數不足通取諸司三品已上長官自餘祭享差諸司長官及五品已下清官至二十三年正月二十日自今已後有大祭宜差

丞相特進少保少傅尚書賓客御史大夫攝行事至
二十五年七月八日勑太廟每至五饗之日應攝三
公令中書門下及丞相師傅尚書御史大夫嗣王郡
王中揀擇德望高者通攝餘司不在差限至二十七
年二月七日制宗廟致敬必先于如在神人所依無
取于非族其應太廟五享宜于宗子及嗣王郡王中
揀擇有德望者令攝三公行事其異姓官更不須差
攝
二十一年二月十日勑太廟九室室長各三人于見
任齋郎中揀擇有景行諳閑儀注者送名禮部奏補
仍給厨食滿十年與官至天寶十載正月十日赦文
廟者皃也取象存焉是禮由情因心則感太廟宜制
內官以備嚴奉仍于廟外造一院安置庶中閫極之
思無忘事生之禮宜于舊中宗廟院安置內官其室
長停不須吏補（內官自肅宗尅復京城後遂廢）至乾元元年四月二
十八日宗正卿李遵奏每室准格各置室長三人至
十年並皆與官中間李彭奏停伏望准格更置勑旨
依至正元元年四月十三日勑准建中三年二月二
十三日勑東都祠祭既停其郊社齋郎不合更置並
停者其東都太廟齋郎室長請准郊社例停廢

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勑宗廟祭享籩豆宜加麞
鹿鶉兔野雞等料夏秋供腊春冬供鮮仍令所司祭
前十日具數中省准料令殿中省供送至天寶三載
四月十六日詔祭神如在傳諸古訓以多為貴著在
禮經腶脩之儀盖昔賢之尚質甘旨之品亦孝子之
盡誠既切因心方資變禮其已後享太廟宜料外每
室加常食一牙盤仍令所司務盡豐潔至十一載閏
三月二十九日勑每月朔望日宜令尚食薦太廟每
一室一牙盤內官薦享仍五日一開門洒掃至正元
十二年十月十三日勑太廟九室及昭德皇后廟每
日朔望兩享祭食共一十臺盤先是尚食造供令月
八日中書門下奏宜進止宜令宗正與太常計會各
令所司辦集不須更待尚食供送
天寶三載四月五日詔須四時有事于太廟兩京同
日告享雖卜吉辰俱遵上日而義深如在礼或有乖
自今已後兩京宜各別擇吉日告享九載十一月勑
自今已後每親告獻太清太微宮及太廟改為朝獻
所由行事為薦獻迎陵為朝拜告宗廟與祭天地饗
祀祝文改昭告為昭薦以為告者臨下之制故也
正元元年十一月有事于郊廟太常博士陸贄奏請

准禮用柷板祭畢焚之
六年正月七日祭官有緦服既葬公除及聞哀假滿
者請許吉服赴宗庙之祭其同宮未葬雖公除者請
依爾禁之

唐會要卷第十七

唐會要卷第十八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
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
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實封四百戶
臣王溥纂

緣廟裁制下　配饗功臣　雜錄

緣廟裁制下

正元九年九月制昭德皇后庙神座櫝改用紫初昭
德庙櫝出自禁中因以赭黃至是太常卿裴郁奏請
九室神座櫝並請用昭德色上謂以尊從卑不許
十二月太常博士韋彤裴堪等議曰謹按禮經前代
故事宗庙無朔望祭食之儀園寢則有朔望上食之
禮國家自正觀至開元修定禮令皆遵舊典至天寶
十一年三月初別令上食朔望進食于太庙自太庙
已下每室奠饗其進尊之禮內官主之在臣禮司並
無著令或云當時祀官王璵不本禮意妄推緣生之
義請用褻私之饌此則可薦于寢宮而不可瀆于太
庙一時之制久未變更至今論禮者貶王璵之議伏
奉今月八日進止其朔望進食宗正與太常計會辦
集者伏以陛下虔奉宗庙齋心自中事歸有司各令

盡敬然後詳議故寔臣得竭誠謹按祭統云夫祭者
非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怵而奉之以禮由是
物牢有定制籩豆有定數盡天生地長之物極昆虫
草木之異可薦者莫不咸在先王以此享宗廟交神
明全孝敬也若生之食飲膳羞八珍有品可嗜之饌
隨好所遷美脆旨甘皆為褻味先王以此晏賓客接
人情示慈惠也則知薦享宴會于文已殊聖人別之
以異為敬今若以熟食薦太廟恐違禮本又祭義曰
祭不欲數〻則煩〻則不敬祭不欲疏〻則怠〻則
忘是故禘祠烝嘗感時致享此聖人備就之中制也
今園寢每月二祭不為疏也太廟每歲五饗不為數
也則人臣執事在疏數之間得盡其忠也若今牲牢
俎豆之司更脩膳羞盤盂之饌朔日月半將以為常
環四時之中雜五饗之禮為數既甚黷亦隨之難曰
不然臣不信也夫聖王之制必師于古訓不敢以孝
思之極而過于禮不敢以褻膳之多而褻于味伏願
陛下遵開元萬代之則省天寶權宜之制園寢之上
得極珍羞宗廟之中請依正禮臣等忝司禮職敢罄
愚衷上令宣示宰相臣等曰此禮已經先朝所定朕
未敢遽有改移待更商量期于允當至元和十四年
二月太常丞王涇上疏請去太廟朔望上食詔令百
官詳議開元禮太廟每歲禘祀烝嘗　凡五饗天寶
末玄宗以尚食饌每朔望具常饌而令宮闈令上食
于太廟後遂為常由是朔望不視朝比于大祀故也
國子博士史館修撰李翱奏議曰國語曰王者日祭
禮記曰王立七廟皆曰祭之周禮不載日祭月祭唯
四時之祭禘祀烝嘗漢氏皆雜而用之蓋遭秦火礼
經爐滅編殘簡缺漢乃求之先儒穿鑿各申已見皆
託古聖之名以信其語故其記各不同也古者廟有
寢而不墓祭秦漢始建寢廟于園陵而上食焉國家
因之而不改正觀開元禮並無宗廟日祭月祭之禮
蓋以日祭月祭既已行于寢陵矣故太廟之中每歲
五饗六告而已不然若房玄齡魏徵之徒皆一代名
臣窮極經史豈不見國語禮記有日祭之辭乎斯足
以明矣伏以太廟之享籩豆牲牢三代之通禮是貴
誠之義園寢之奠改用常饌秦漢之權制乃食味之
道也今朔望上食于陵寢循秦漢故事斯為可矣若
朔望上食于太廟豈非用常褻味而貴多品乎且非
禮所謂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意也傳稱屈到嗜芰
其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薦芰其子

屈建命去芰而用羊饋籩豆脯醢君子是之言事祖考一義不當以其生存所嗜為獻蓋明非食味也然則薦常饌于太廟無乃與薦芰為比乎且非三代聖王之所行也況祭器不設俎豆祭官不命三公執事者惟宮闈令與宗正卿而已謂之上食可也安得以為祭乎且時饗于太廟有司攝事祝文曰孝曾孫皇帝臣某謹遣太尉臣名敢昭告于高祖神堯皇帝祖妣太穆皇后竇氏時維孟春永懷罔極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嘉蔬薦嘉醴齊敬修時饗以伸追慕尚享此祝詞也前饗七日質明太尉誓百官于尚書省曰某月某日 時享于太廟各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凡陪饗之官散齋四日致齋三日然後乃可以為祭也宗廟之禮非敢擅議雖有知者其誰敢言故六十餘年行之不廢今聖朝以弓矢既櫜禮樂為大故下百寮使得詳議臣等以為正觀開元禮並無太廟上食之禮以礼斷情罷之可也至若陵寢上食採國語禮記日祭月祭之詞因秦漢之制循而存之以廣孝道如此則經義可據故事不遺大禮既明眾息異論可以繼二帝三王而為萬代法與其瀆禮越古貴因循而憚改作猶天地之相遠中

書舍人武儒衡議曰臣謹按開元禮太廟九室每年惟五饗六告祭用牲牢俎豆而已劉歆祭義曰大禘則終王壇墠則歲貢二祧則時享曾高則月祀祖禰則日祭國語云王者日祭月祭饗時類歲祀此則往古之明徵國朝之顯據蓋日祭者薦新也言物有可薦則薦之不必卜擇時也故叔孫通云右有常果今櫻桃方熟可以為獻由是惠帝取以薦宗是不卜日矣當時叔孫通之言且曰有常果即明古禮非漢創也月享者告朔也論語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以為不可則告朔必具牲牢明矣春秋又譏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此則月祭殷周已降皆有之也薦園寢者始于秦代漢氏因之而又改人君三年之祭以日易月喪紀既已二十七日而除則朔望奠酹不復親執故既葬之後移之園陵祠殿月遊衣冠取象平生務從豐潔所以陵寢朔望上食與太廟日祭月享本旨不同今王涇所引太廟同日時設祭以為越禮臣竊謂王涇但宜論太廟陵寢朔望奠祭可廢之旨不當以用日時為議何者漢宗園陵一百六十七所郡國祠祝豈不與宗廟同日同時者乎在禮既祭于室又繹于祊蓋廣乎求神者也則宗廟陵寢嘗灼同

時理固無害又韓皐引漢官儀古墓祭（韓皐議狀據不獲）臣據周禮塚人之職凡祭墓則為之尸古亦墓祭但與漢家陵寢不同耳安得謂之無哉又王涇狀以太廟設祭別加常饌以為褻味而韓皐則云法饌依經固非瀆敬臣按春官大宗伯以三獻祼饗先王三者謂解牲體薦血腥灌之以鬱鬯者也又祭義曰祭之日君牽　牲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割牛尚耳膟膋祭腥敬之至也夫豈謂常饌耶蓋盡其禮焉蓋盡其禮而無過失焉所以然也是簠簋有數籩豆有數雖多更聖賢不敢加也今夫常饌危人羞之膳夫雖之縁以薦香雜以鹹柔不具有司之享瀆神明于媟近意雖不褻而事已褻矣況古者天子立七廟又為壇墠以祭去祧之主近則起土遠則掃地置遞遠而彌尊益敬而益簡臣以為陵廟近也親〻也朔望奠獻尚潔務豈宜備當膳以廣孝也宗廟遠也尊〻也禘祫時饗告朔薦新豈宗古制以正禮也惟太廟望祭無所本據蓋異時有司因其陵寢有朔祭望祭以為宗廟既有朔祭則望祭亦合行之殊不知宗廟朔祭乃告朔也臣以為宜罷此耳仲尼三年無改于父之道蓋言理有更改則三年之外斯可矣天寶之令行于一時者哉今陛下紹十聖之景光廓八紘之氣祲風掃長彗神驅大妖銷金戟以厚晨直玉斗而序政愽採群議詳求典經將欲成一王之教垂萬代之法安可曰陵寢緣情所象之禮瀆宗廟薦鬯設饌之儀甚不然也事竟不行

元和元年十二月禮儀使高郢奏六典凡駕行幸有夜警晨嚴之刑令署司所申是弄警亦呼為嚴相承已久樂官不能辨伏奏開元禮皇帝時饗太廟及上辛祈穀于圜丘皆于正殿致齋第三日欲赴行宮前七刻五刻二刻有三嚴之儀並無五更三點以前四嚴及駕至橋一嚴之文伏請勒停准禮依時刻三嚴又其時所設宮懸〻而不作鑾駕進發不明鼓吹至祀日太廟饗禮畢鑾駕欲發及南郊行事鑾駕還宮之時然後各有三嚴皇帝既還大次停一刻須槌一鼓為嚴三刻須槌二鼓為再嚴五刻須槌三鼓為三嚴往例儀注皆准此禮鼓吹署所申並與礼文不同又都不知准禮是行事畢有三嚴之制伏以立禮之旨務于精誠鑾駕出宮在祀前之日猶懸而不作不鳴鼓吹況祠所齋潔明發行事此夜誠合清淨不應鉦鼓諠譁真鼓吹署所申四嚴及臨上壇一嚴伏請

勅停其行事畢後南郊迴請准礼依時刻三嚴太廟宿其夜不嚴及南郊迴于明德門裏鼓吹引駕至丹鳳門

二年九月中書門下上言先王制禮皆有著定之文後人沿情或拘一時之敬過有不及遂至于煩黷有司恭酌礼意若無釐革稍黷舊章其太廟諸陵薦新諸陵節日遣使臣等商量請每除太廟時饗及朔望上食諸陵朔望奠親陵朝晡奠外餘享祀及忌日告陵等並停其果實甘橘蒲桃芰梨遠方所進並請遣使于諸陵薦獻果實之中甘瓜時異亦請上薦其餘瓜果四時新物並委陵令與縣司計會及時薦獻其傳使亦停制可

三年四月太常禮院上言太廟時享及告廟朔望薦食同日謹按禮經祭不欲數伏以太廟禘祫祭礼重于時享准禮時享與禘祫同月即其月但行禘祫不行時享蓋不欲煩是先禮重者今時享重于朔望薦食稽求礼情恭輕重于時享之月朔望薦食亦合便停若兩礼並行即祭恐煩黷伏請每至時享及臘享但行享禮其月朔望薦食請停餘月一准舊例如告廟日與朔望薦食日同伏請先行告禮然後薦食即異黷數有節合于禮令從之

四年九月監察御史劉遵古奏太廟五享攝祭三公等伏准開元二十五年七月八日勅每至五饗之日應攝三公令中書門下及丞相師傅尚書御史大夫兼嗣郡王擇德望高者通攝諸司不在差限者伏以太廟攝祭公卿准勅令先差僕射尚書及師傅等如無此色官然合次差諸司三品比來吏部因循不守勅文用人稍輕伏請起今年冬季已後勅吏部准勅差定如僕射尚書等闕即差京師三品職事官充勅宜依十五年六月勅令月一二日祔享太廟闕憲宗皇帝室祝版劉睿宗皇帝室祝版句當點檢弁進署官知廟宗正少卿嗣寧王季子鴻監察使監察御史崔鋭太常博士王彥威等各得狀勅宗廟之禮嚴肅是先薦告之詞精審爲功方將升祔安可九室皆同既已祧遷室宜四昭咸在季子鴻專司廟事錯進祝文罪有根源理難降減宜停任見博士既失于詳定御史又曠其監臨若不薄懲恐乖至當王彥威罰兩月俸料仍削一階崔鋭罰一季俸料仍削兩階餘並釋放已後有禮合變文事宜中節者太常博士不得更務舊例致令差殊當舉嚴科別有處分故事將

祔禮先告于廟庭跪奉八室曰以今吉辰某皇帝神
主祔謁遂奉神主請第七室祔享而不再告享畢祔
于第九室設安神之奠而謟之然則告太廟者以孫
祔于祖尊不得伸也是時憲宗神主升祔宰臣不詳
稽典今有司再告祔禮于太極殿禮官執議不過遣
屬宗正寺進祝版誤以憲宗尊號為屬宗御史博士
職當省察不知其誤宰臣蕭俛之下詔罰而變其
舊禮時甚非之
長慶元年七月監察使監察御史路群奏今月九日
孟秋享太廟攝太尉國子祭酒韓愈准式于太廟
致齋令本寺監省有違格式勅宜罰一季俸太和二
年享敬宗皇帝祝文称皇孝弟太常博士崔龜從奏
議曰臣審詳孝字載考礼文儀本主于子孫理難施
于兄弟按礼記卜虞之文子孫曰哀兄弟曰某然則
虞之称哀與祭之称孝其義一也于祖禰則礼宜称
孝于伯仲則止可称名又東晉温嶠議宗廟祝詞言
孝字非子孫則不称若旁親則言告敢當時朝議咸
以為宜今臣工考称經無兄弟称孝之義下徵晉史
有不称旁親之文臣謂享敬宗廟宜去孝弟而字從
之

五年五月太廟第四室六室缺漏上怒罰宗正卿李
銳將作監王堪乃詔中使補葺之右補闕韋温上疏
曰臣聞吏舉其職國家所以治事歸于正朝廷所以
尊太設制度立官司事存典故國有經費而最重者
奉宗廟也伏以太廟當修詔下逾月有司弛慢曾不
用心宜黜慢官以懲不恪之罪擇可任者責以繕完
之功此則事歸于正吏舉其職也而聖思不勞百職
無曠今慢官不恪止于罰俸憂矜所切使委內官是
許百司之官公然廢職以宗廟之重為陛下所私群
官有司便同委弃此臣竊為聖朝惜也事関宗廟皆
書史冊苟非舊典不可率然伏乞更下詔書委所司
營繕則制度不紊官業交修疏奏乃罷中使修葺
開成五年五月太常礼院奏宣懿皇太后祔廟伏准
開元禮有皇后祔廟牲牢樂懸與太廟享一室礼同
今宣懿皇太后饗礼伏請宣下勅旨宜依其年六月
太常禮院奏宣懿皇太后寶冊函按晉大武帝追尊
簡文鄭太后問晁琥璽綬歸藏何處徐邈荅詔云臣
按太始元年追尊四年太后崩及開陵合葬其綬藏
于陵中是元不埋之也臣謂今藏于廟中宜合前事
准國朝故事讓皇帝及增諸太子寶冊等並隨神主

于庙中安置勑旨宜依
大中三年十二月詔曰太常博士學稠所進狀言追
尊順宗憲宗謚號礼官請别造神主及改題事請集
通儒詳定者宜令都省集議聞奏于右是司郎中楊
發都官郎中盧搏都官員外郎劉彦謨等五人議曰
臣等伏以粟主升祔之後在禮無改造之文亦無重
加尊謚改題神主之例求之曠古爰無其文周加太
王季歷文王但以德合王周遂加王號未聞改謚易
主且文物大備礼法可稱最在两漢並元其事光武
皇帝中興定都洛陽遣大司馬鄧禹入關奉高祖已
下十一帝后神主至洛陽當草昧之時兵力艱之事
遣奉迎時神主不合新造故也事歷魏晉下及周隋
雖易代一旅之君亦有講學知禮之士皆不聞加謚
追尊改主重題書在史策可覆視也今惟引東晉重
造鄭太后神主事爲證伏以鄭太后本琅邪王妃先
後已祔琅邪邸庙其後毋以子貴將升祔太庙賀循
請重造新主改題皇后之號備礼告祔當時用之伏
以諸侯庙主與天子庙主長短不同若以王妃八寸
之主上配至極礼似不同時謟神貪君之私用此謬
禮改造神主此量晉事又絶非宜且宣懿非穆宗之
后寔武宗之母以子之貴已祔别庙正爲得礼享薦
無虧今若徙祀至尊題主稱爲太后因臣因子正得
其宜今乃别造新主題去太字即是穆宗正儷之後
臣下追致妃嬪之禮黷亂正經實驚有識臣當時並
列朝行知其謬戾伏以漢律擅論宗庙者以大不敬
論又其將無詔下訪遂黙塞不出言今又欲重用東
晉謬禮黷媟聖唐大典猥蒙下問故敢盡言又謹徵
盛唐前例甚有明文國史云武德元年五月備法加
于長安通義禮舊廟奉迎宣簡公懿王景皇帝神主
升祔太庙既言于舊廟奉迎足明必奉舊主矣其加
謚追尊之禮自古本無其事自則天皇后攝政之後
累、有之自此之後數用其禮歷檢國史並無改造
及重題之文若重題易主不書于策臣等以爲郎當
告新謚于庙而止不重題易主明矣今改造神主自
古並無其事惟重題之禮國史有開元初太常卿韋
縚奏以宗庙題后主云天后聖帝武氏一庙二帝事
不師古請剷去舊號直題云則天順聖皇后武氏詔
從之則不知其時剷去舊號題乎追用何代之礼耶
今礼之疑者決在聖慮伏俟奏聞以臣等所識當以
新謚與冊告于陵庙正得其宜神主不改造不重題

為得禮中書門下上言改造改題並無所據酌情順理題則為宜況今士族之家通行此例雖尊卑有異而情理則同望就神主改題則為通允勅旨宜依

配饗功臣

正觀禮祫享功臣配享于庙庭禘享則不配後時令之祫禘之日功臣並得配享初太常卿韋縚等議功臣祫享之日配享于庙庭禘及時饗則皆不預其議遂行至開元初復令禘之日亦皆配饗非舊典也

高祖廟六人　贈司空淮安靖王神通贈司空河間元王孝恭尚書右僕射鄖鄖公殷開山贈民部尚書渝襄公劉政會並正觀十四年十月十五日勅贈司徒周定公武士彠顯慶四年三月七日勅文明元年停贈太子太師魏國公裴寂贈禮部尚書魯國公劉文靖並天寶六載正月十三日勅

太宗廟七人　贈太尉梁文昭公房玄齡贈司徒申文獻公高士廉贈尚書左僕射蔣忠公屈突通並正觀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勅至永徽四年二月房玄齡以子遺愛及停配享贈太尉鄭文正公魏徵神龍二年閏二月十五日勅太尉趙國公長孫無忌贈司徒衛景武公李靖司空萊成公杜如晦並天寶六載正月十二日勅

高宗廟六人　贈太尉正武文公李勣贈開府儀同三司北平定公張行成贈揚州大都督高陽恭公許敬宗贈尚書右僕射高堂忠公馬周並垂拱二年正月十一日勅其許敬宗神龍二年閏二月一日有勅停尚書右僕射河南文忠公褚遂良贈司徒蓨縣憲公高季輔贈司空樂城文獻公劉仁軌並天寶六年正月十二日勅

中宗廟八人　侍中燕國公桓彥範侍中平陽懿王敬暉中書令漢南郡王張柬之贈太尉博陸文獻王崔玄暐中書令南郡王袁恕己並開元六年六月二十二日勅贈司空梁文惠公狄仁傑贈尚書左僕射齊正公魏元忠贈太子少保琅耶郡公王同皎並天寶六載正月十二日勅

睿宗廟二人　贈司空許文正公蘇瓌尚書左丞相徐文獻公劉幽求並開元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勅

玄宗廟三人　贈太師燕文正公張說贈太子少師代國公郭元振中書令趙國公王琚撿年月未獲

肅宗廟二人　贈太師韓文憲公苗晉卿大曆四年十月七日勅贈太尉獻穆公裴冕元和四年八月勅

代宗廟一人　贈太尉汾陽忠武王郭子儀建中二年十二月勅

德宗廟二人　贈太師西平忠武王李晟贈太尉忠烈公段秀實並元和四年八月勅贈太師忠武公渾瑊元和四年九月四日勅

憲宗廟四人　贈司徒宣懿公杜黃裳贈太師裴度會昌六年十月勅贈司徒威武公高崇文太尉李愬會昌六年十一月勅

蘇氏駁議曰配食之義用旌元勳讓協經綸功成締御名君臣義重終始禮崇生成帶礪之恩死陪嚴敬之祀國章憲章三代垂範百王配饗功臣必資故實惟肅宗一室理有未安且肅宗北狩之時師統一旅初至靈武人心尚搖裴冕于草創之中建大義以勸進肅宗登宸極之後故物情于有君收募驍雄整倫文物十萬之師坐致三千之儀無闕定社稷計先天下心獨處廟堂親承睿等盍其踰月房太尉乃來洎乎隔年苗太師方至論之前後較然可知語以勳勞不言而辨且裴冕贈太尉制詞云臨喪之儀不及于小殮從享之禮將配于大蒸敢徵前祠以裨闕典謂誠佐命蕭何首出于漢朝配饗議功裴寂豈遺于高廟若以苗太師徙祀之後裴太尉乃亮則合同享廟庭豈不雅符前例

雜錄

正觀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有司言將行禘祭請集禮官學士等議太常卿韋挺等一十八人議曰古之王者富有四海而不朝夕上膳于宗廟者忠其過禮也故曰春秋祭祀以時思之至于臣有大功享祿其後子孫率禮絜粢豐盛禴祀蒸嘗四時不輟國家大祫又得配焉所以昭明其勳尊崇其德以勸嗣臣也其禘及時享功臣皆不應及故周禮大功之官皆配大蒸而先儒皆以大蒸為祫祭高堂隆庾蔚之等多遵鄭學未有將為時祭者又漢魏祫祀皆在十月晉朝礼官欲用孟秋殷祭右僕射孔安國啟彈坐免官者不一梁初誤禘功臣右丞何佟之駁議武帝允而依行降暨周齊俱遵此義竊以五年再殷合諸天道一大一小通人雅論小則人臣不及大則兼及有功今禮禘無功臣誠謂理未可易乃詔改令從禮秘書監顏師古議曰禮按祫者合食禘乃禘祭禘小于祫理則非宜商書稱從與大享周禮著祭于大蒸是知小祀不及功臣其事又無可疑魏晉已降未嘗釐革

今欲改更寔謂非宜六經莫見斯文三雍不揚其跡
悠悠之論蔑足云也又尋古之配祭皆在于冬撤其
時月孟明非禘況乎臣之立功各因所奉享祀之日
從立升配禘之爲祭自于本室廟未毀者不至太祖
之庭君既不來而臣獨當祀列對揚尊極乃非所事
豈容山河之誓務乎殷重霜露之感徒于簡畧論情
即理孰曰可安今請祫配功臣禘即不及依經合義
進退爲允
元和四年八月詔曰朕聞昔日之佐制物者咸有大
功惟五官以配五帝自時厥後有國家者莫不以輔
翊社稷之勳登名大烝陪享清廟苟非茂德孰允成
儀贈太師晃望重巖廊時爲材幹靈武艱阻首贊經
綸宣力股肱平心愒毗佐戡定之成業推翼戴之嘉
猷贈太師晟識精韜鈐神假雄武建中飛孽躬殲爰
虔垂緝武狠致威罇俎刷宮廟之塵殲廻日月之光
揮贈太尉秀寔氣全柔剛節固金石克渠僭逆潛獗
根萌矯命還師哀及決死紓阽危于怵迫挫狂狡之
姦謀並材爲時生用當運否感雲龍而應變炳辰象
以降靈光復寰區振揚風槩勳庸藏于盟府寵飾備
于前朝光陰不追威烈如在朕頃因郊祀妥舉典常
俾差茂勳以配殷祭惟威有一德允屬乎三臣庶昭
示于將來式崇恩于既往晃宜配于肅宗廟庭晟秀
實宜配饗德宗廟庭九月四日詔曰旌勸是先允協
念功之義薦嘉昊舉幸遂配饗之儀贈太師渾瑊鍾
秀誕靈逢時翼聖銘鏤金石帶礪山河績既著于先
朝業宜光于後胤俾之從祀用表遺勳宜配享德宗
廟庭
會昌六年十月太常禮院奏十月十三日太廟祫享
廟庭配享功臣得修撰官朱儔狀自高祖至德宗每
室並有功臣配饗伏以憲宗皇帝誅遷淮蔡剷定河
朔武功英畧赫粹中興啟沃謀謨必資元輔其配享
功臣伏請聞奏定名降下勅旨宜令尚書省御史臺
四品已上兩省五品已上同詳議聞奏都省議曰伏
以憲宗皇帝玄德英猷邁越千古神機睿算恢復四
荒既戮惠騈琳聯珠闘翳春求良輔果集大勳乃復
淮蔡之妖巢刈河朔之餘孽皇威震耀寰宇和寧偃
武修文我無遺事陛下宗嚴享礼爰軫孝思將舉元
勳以顯丕績臣等伏以故司徒兼中書令贈太師裴
度天縱公忠道弘匡濟始處司言之任屢陳憂國之
誠嘗因別召深得聖旨乃貳邦憲使于藩方處嫌疑

者盡付心誠懷碩慮者必得腰領俄升相位專任大
事遂乃擒元濟梟師道承元劾順劉總叩頭門者程
權來朝同捷就戮盖憲宗有知人之明而度盡致君
之道也于是息瘡痏拉本根區宇無癡擇之俗元和
爲盛明之代薰灼天下將明帝圖古往今來無所與
讓即宜祇配聖德光揚大勳詳考功行無先于度勅
旨舉朕以憲宗皇帝道協中興威加寰海闡啟聖德
則有杜黃裳弼成功業則有裴度宜同配享祀其月
勅論功配食文武宜兼元和一朝武臣功力最高者
定一人與裴度同配享憲宗皇帝室十一月勅李愬
有平蔡之績高崇文有收蜀之功較量二臣勳勞最
重宜以李愬高崇文同配享獻宗廟庭

大中三年四月中書門下奏武德已來宰輔名跡在
上等者及配享功臣子孫伏以勲得之後慶賞所延
每有恩制多令訪錄將以興廢繼絕尊賢報功事歸
獎勸義主沉隱近日諸家自論頗衆吏官曹闕合用
者稱縱欲比擬亦未詳悉應前件兩色子孫准前後
制勅令捜訪與官者望許于吏部陳狀便委磨勘如
審是嫡嗣未有官名者具狀聞奏非時與一人解褐
官如有出身已曾任官選日優與處分如自以才行
嘗登科第及是諸房子孫不承祭祀并先因存獎以
授正官者並不在限即冀所加恩例式協本條勅旨
宜依

四年五月宗正少卿李從易奏伏以周禮設六功之
官皆配烝祭漢晋已降或以祫配國朝禘祫二享功
臣皆得配于廟庭盖以崇勳表忠亦冀招賢廣類者
也故是武德已來功臣列在祀典三十八人俾其接
罇俎之榮列君臣之位祭神如在神因祭來况宗廟
合祀之時元勳配享之禮苟非誠敬曷表告虔切見
今年四月十三日禘享功臣配食者單度暴露列在
殿庭雖有風雨亦不移避仰惟國之大典畢棊至此
伏讀國史開元十七年玄宗詔昭陵朸像見太宗立
于神遊殿前及寢宮闕室中罄欬之音又于寢宮門
外設奠以祭陪陵功臣將相蕭瑀房玄齡等如聞蹈
舞之聲事驗神徵光揮史冊憬易乘敬則何以上副
高祖太宗待魏劉房杜之本意也臣本官宗司專奉
廟事庶修職業不敢因循伏讀自今已後勅有司先
事修備幕次及新潔席褥以申如在之敬用展報功
之恩

唐會要卷第十八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禄大夫守司空兼門
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
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實封四百户
臣王溥纂

廟隷名額　孝敬皇帝廟　儀坤廟
諸太子廟　公主廟　百官家廟

廟隷名額

太廟署舊隷太常（官有令丞各一員）至開元二十一年二月三日勅宗廟所奉尊敬之極因以名署情所未安宜令禮官詳擇所宜奏聞至五月十六日太常少卿韋縚奏曰謹按經典窮尋令式宗廟享薦皆主奉常別置司薦事非稽古其太廟署望廢省本寺專奉其事許之至開元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勅正設官定司屬籍而陵寢崇敬宗廟惟嚴別隷太常殊乖本系奉先之旨深所未安自今以後諸陵廟署並隷宗正寺其宗正官屬並擇宗子為之來以前奉園廟敦敘親親我之宗盟異姓為後至天寶十二載五月十二日太廟及諸陵署依舊隷太常寺至德二載十一月二日陵廟並依宗正寺收管至永泰元年二月十九日勅諸陵廟署並隷太常寺至大曆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勅諸陵廟並宜依舊宗正寺撿校

孝敬皇帝廟

儀鳳二年四月二日勅孝敬皇帝神主再著之後宜祔于太廟之夾室遷祔之日神主遍朝六廟仍令礼官考覈前經發揮故實其為儀制副朕意焉至神龍元年六月十五日祔孝敬皇帝神主于廟號義宗景雲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礼儀使中書令姚元之等奏稱准礼先帝即合祔廟其太廟第七室皇昆義宗孝敬皇帝哀皇后裴氏神主伏以義宗未登大位追尊神龍之初乃令升祔春秋之義國君之位未踰年也不合列敘昭穆又古者祖宗各別立廟孝敬皇帝恭陵既在洛陽州望于東都別立義宗之廟祔孝敬皇帝及哀皇后神主有司以時享祭則不違先旨又協古制在此神主望入夾室安置伏願以義斷恩式存禮典從之

開元六年正月二十六日將作大匠韋湊上疏曰臣聞禮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廟百代不毀故殷曰太宗太戊中曰宗武丁曰高宗周文王武王漢則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其後代有稱宗皆以方制海

內德澤可宗列于昭穆期于不毀務宗之義不亦大
乎況孝敬皇帝位止東宮未嘗南面聖道誠冠于儲
副德教不被于寰瀛立廟務宗恐非合禮況別起寢
廟不入昭穆稽諸祀典何義務宗以臣庸識竊謂不
可望更令所司詳議務合于禮于是太常請以本謚
孝敬為廟號從之至七年十月九日祔孝敬皇帝神
主于東都從善里新廟（故殿未置）良至十八年九月八日
勅緣祫享孝敬神主當廟自為享祭大曆十四年十
二月有司言孝敬皇帝尊非正統且不列于昭穆今
廟廢而主存請毀之遂瘞主于廟（其廟自天寶後祠享久絕）

讓皇帝廟

開元二十九年十一月辛未太尉寧王憲追謚曰讓
皇帝又追贈妃元氏為恭皇后立廟于京城啟夏門
內立政坊廟制如德明四時有司行事至天寶三載
四月勅讓皇帝今後四祭宜為大祀上元二年礼儀
使太常卿劉晏奏讓皇帝廟請停四時享獻每至禘
祫日則一祭焉樂用登歌一部牲牢樽豆之禮同太
廟一室之儀
開成四年三月中書門下奏伏以讓皇帝睿宗之子
玄宗之兄位止列藩功非及物玄宗情深同氣恩起
權宜贈王者之尊名申友于之私分別廟宇以時
蒸嘗求之古先則匪經制比及肅宗之代歲月未深
禮儀使杜鴻漸言其不可四時享獻從此並停每至
禘祫之年猶令一祭伏以禘祫之禮義理甚明祫謂
合祭祖宗禘謂審諦昭穆讓帝親非正統名是贈加
久從禘祫頗此乖爽臣等又以睿宗之尊玄宗之功
德皆以親盡祧去藏主于夾室之中而讓帝宗祀依
然廟宇仍舊曾無昭穆之序而有禘祫之儀惟情與
理俱所未可況自建立于今九廟比章懷孝敬名位
猶輕與德明興聖則尊卑頓異豈可因循不毀享獻
無窮者也伏以今年夏禘祭俯臨輙敢舉明時　廢
革如或以臣等所見不至乖殊望下禮官詳議聞奏
其年四月太常寺奏議曰臣等伏以讓皇帝追尊位
號息出一時別立廟祠不涉正統既非昭穆禘祫所
及又無子孫享獻之儀宜親盡則殊歲久常革杜鴻
漸所議禘祫之月時一祭者蓋以時近恩深未可頓
忘故也今睿宗玄宗既已祧去又文敬等七太子其
中亦有追贈奉天承天皇帝之號皆已停廢則讓帝
之廟不宜獨存臣等參詳伏請准中書門下狀便從
廢毀沿情定禮寔謂協宜制從之

儀坤廟

先天二年十月六日祔昭成肅明二皇后于儀坤廟
（廟在親仁里）
開元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昭成皇后祔于太廟至八
月九日勅肅明皇后依前儀坤廟安置初欲祔于太
廟太常博士陳正節等以肅明皇后不合與昭成皇
后配祔于睿宗遂奏議曰臣聞于礼宗廟父昭子穆
皆有配座每室一帝一后禮之正儀自夏殷而來無
易茲典伏惟昭成皇后真姒之德已配食于睿宗則
肅明皇后無帝母之尊自合別立一廟謹按周禮云
奏夷則歌中呂以享先妣者姜嫄也姜是帝嚳之妃
后稷之母特立廟名曰閟宮又禮論云晉伏系之議
云晉簡文鄭宣配既不配食乃築宮于外歲時就廟
享祭而已今肅明皇后神主祔于睿宗之室惟留肅
明皇后神主于儀坤廟八月二日勅儀坤廟隸入太
廟不宜須置官屬至二十一年正月六日遷祔肅明
皇后神主于太廟其儀坤廟為肅明觀

諸太子廟

舊制諸贈太子廟令各一人從八品上丞一人正九
品下錄事以下准隱陵署例神龍二年十一月十九
日嗣雍王守禮奏勅賜臣父廟號陵園乞隸太常寺
仍請安國相王書額
開元三年右拾遺陳正節以諸太子廟不合官供祀
享上疏曰王者祀典義存德功猶且遠廟為祧去壇
為墠親盡則毀此皆為繼體之君爲尚非斯文並從
咸秩伏見章懷太子四廟遠則從祖近則堂昆並非
有功于人立事于代而獲廟相薦獻禋違時事不師
古以克永代臣實疑之今章懷太子等乃為陵廟分
署官寮八處修營四時享祭物須官給人必公差合
樂登歌咸同列帝夫金奏所以頌功德登歌所以颺
輝光以感神祇以和邦國故詩曰鐘鼓既設一朝享
之錫有功也若使無功而頌無德而飾乃以姑洗為
宮蕤賓為羽聲含六代或類五郊奏咸和以降神歌
肅雍以延祉使是舞詠非度金石乖儀謹按周禮始
祖以下猶稱小廟未知此廟厥名維何臣請八署司
存員寮且省四時祭祀供給咸停臣又聞磐石維城
既闡封建之典別子為祖非大小之宗其四陵廟等
應須祭祀者並令承後子孫自修其事崇此正典冀
合禮經上令有司集羣官詳議奏聞駕部員外郎裴
子餘議曰謹按前件四廟等並前皇嫡胤殞身昭代

聖人哀骨肉之深錫蒸嘗之享寔章往昔垂範將來
昔嫄廟列周戾園居漢並位非七代置在一時斯並
前史宏規後賢令範故知父子之愛兄弟之恩情有
所發方崇大教又按春秋狐突遺下國遇太子使登
僕曰將以晉畀秦〻將祀子此則太子之言無後明
矣對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此
則晉有其祀立廟必矣雖史有詳畧而微旨見存又
定公元年立煬宮經傳更無異說鄭玄注云煬公伯
禽之子季氏禱而立其宮也竊以宮廟同號建立不
殊季氏陪臣煬公遠祖因禱立廟尚不為嫌豈與夫
膺聖因心闡揚至化惟篤維親之祀垂永久之法考
之漢儲晉嫡則如彼言乎周廟魯公又如此豈可使
晉求秦祀戾匪漢司所枉者深所宜者鮮竊惟禮理
必不然且嚮以儲后位絕諸侯謚號既崇官吏有典
去羊存朔非禮所安狗利忘禮何以為國大常博士
段同泰議曰伏據隱太子等皆不稟殊恩式創陵寢
一羞蘋藻驟移擅拓豈非睦親繼絕惇往推恩者歟
況漢置園戾晉修虞祀書稱咸秩礼祀百神祔倫嚴
難可略言矣隱太子等並特降綵綸別營祀宇義殊
太廟思出當時借如逝者之錫蘋藻亦猶生者之開
茅土寵章所及誰謂非宜且自古帝王封建子弟寄
以維城之固咸登列郡之榮豈必有功于人立事于
代生者曾無異議逝者輒此奏停雖存歿之跡不同
而君臣之恩何別此則重輕非當情礼宜均坤道固
是難誣人情孰云其可又謹按隱太子是皇帝曾伯
祖本服緦麻章懷是伯父本服周年懿德節愍咸是
皇昆本服大功親並盡廟不合廢又班彪云貢禹毀
宗廟匡衡改郊祀皆教復紛紜不定者何禮文缺微
古今異制各為一家未易可編定也按匡衡之議戾
太子等以親未盡不毀斯則遠覽青史無可廢之文
上因望枝有深根之美一朝廢罷竊為不可臣愚以
為置之則綴族廢之則收恩綴族則廟存收恩則享
絕事關聖慮奏定為宜
禮部尚書鄭惟忠等二十七人議隱太子等四廟
諸祠如舊陵廟既在官不可剗其府史等各請減半
從之
開元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勅贈太子頃年官為
立廟并致享祀雖欲歸厚而情且未安蒸嘗之時子
孫不及若專令官祭是以疎間親遂比為常豈為敦
孝其諸贈太子有後者但官置廟各令子孫自生祭

其署及官悉停若無後者宜依舊至天寶六載正月十一日敕又諸廟之主禮有遷于合祭同昔則祔義亦取于旁通其華懷節懿惠文惠宣等太子雖官爲立廟比來子孫自祭或時物有闕禮儀不備宜與隱太子及懿德太子列次諸室簡擇一寬處同爲一廟應緣祭事所須及樂饌並令官供每差祭官宜准常式仍都置廟令仍自餘所廢廟官宜停按韋述兩京記此廟地本是慶萬等六州即後爲乾封縣移于永樂坊神龍初遂立爲懿德太子廟其後諸太子廟比各別坊今並移就此廟歸爲七太子廟也

上元二年二月禮儀使太常卿杜鴻漸奏議曰讓帝七太子廟等停四時享獻每至禘祫之月則一祭焉樂用登歌一部時獻俎禱之禮同太廟一室之儀

正元十五年九月置文敬太子廟于常安坊祭令各一人四時獻葬太子家令爲祭主牲牢樂饌所司供備太常博士一人相禮至太和四年四月太常寺奏文敬太子廟准太和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勅停裸獻從太和二年四時享獻並停伏准七太子及靖恭太子例廟享既絕神主理合埋瘞從之

元和元年太常寺奏七太子廟文敬恭懿太子兩京皆是旁觀伏詳禮經無文享祀官所設深恐非宜其兩京官吏並請勅停其屋宇請令宗正等勾當者勅旨依准其見任官至考滿日停其日又勅文敬太子廟量留令一員府史一人三衛二人餘並停

寶曆二年二月太常奏進文敬太子廟在常安坊惠昭太子廟在懷真坊各置官吏四時置享禮經無文況元廟遞遷族屬彌遠推恩降殺裸獻宜勅停又贈奉天皇帝廟贈正順皇后廟及永崇坊隱太子以下七室同爲一廟并贈靖恭太子亦祔此廟凡此置制皆是追崇或狗一時且非禮意日月既尋停其神主望准故事瘞于廟庭情禮終始不失經訓請下官議起居郎劉敦儒議曰謹按禮記云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又曰王下祭殤五又曰有陰厭有陽厭陰厭謂嫡殤也祭注云謂宗子之殤祭于奧爾雅云西南隅謂之奧此明幼殤而死故祭于祖廟陰闇之處也陽厭謂祭庶殤也疏云祭于宗子之家祖廟之由當室顯露之處故曰陽厭所以明嫡庶也遍此以往則不祭矣伏以惠昭太子位登儲闈業當主鬯于親則高祖神堯皇帝之宗子屬則于皇帝爲伯祖父雖礼文于旁親無服而骨肉之恩不移于宗子若 室于德宗皇帝廟內于西南隅還祔神主以

特牲展祭不舉樂無　俎去玄酒不告利成康合古
禮若唯魏晉故事即晉愍懷太子殤太子哀太孫沖
太孫皆于祖廟北牖而置陰室藏時祔享以至親盡
今國以變三代之典從東漢之制九廟既有周殷之
隘一室難修處奧之儀況別陰室供為變礼儀前享
獻于事為宜其廟請不感禮官或云惠昭太子棄東
宮之日已過殤年若合樑享宜同正祭臣以為古處
于奧今祭祀于廟雖不以成而列亦過殤之礼矣又
或云若此成人合有主後臣以為惠昭太子當亂皆
在宮中若未勝冠自宜抱奠又有以同姓為尸者今
祖令宮正宗屬主奠即雅符祀典矣其文敬太子生
非繫本之重殁有追命之崇今于皇帝為曾叔祖非
大功之親詳礼經為庶子而服屬已遠列于常祀寔
為非經請依太常所奏又隱太子以下神主或累朝
嫡嗣或聖代名藩今者子孫用昔名列土因緣食祿
亦謂承家各令自列廟祧用仲嚴配臣伏詳開元中
勅諸贈太子有後者咸令自主其祭今請復行此祭
各使子孫奉迎神主歸祔私廟庶別子為祖祔列國
不祧之尊其無後之廟及正順皇后神主即請依太
常所奏其贈奉天皇帝神主既有常號礼不可黷盖
王者不享于下士諸侯不敢祖天子之儀縱有主後
法不當亦請依太常所奏制享從之
開成三年二月兵部尚書判太常卿事王起等奏唯
堂帖天寶初置七太子廟異室同堂國朝故事足以
師法今欲以懷懿太子神主祔惠昭及悼懷太子廟
宜選太常寺典礼官同議狀者伏以三代已降廟制
不同光武為據立一堂神主異室親盡廟毀宗廟遞
遷昭穆遞遷此盖祖宗之廟也然則太子廟出于近
代或散在他處別置一室或尊序列共立一堂伏准
國初太子廟各在諸坊天寶六載敕文章懷節愍惠
莊惠宣等太子宜與隱太子列次同為一廟號七太
子廟應緣祭事並令官給又准大曆三年五月以靖
恭太子神主祔七太子廟加一室令懷懿太子以姪
祔叔享獻得宜請于惠昭太子廟添置一室擇日升
祔從之
大中六年十一月太常博士白弘儒奏伏以惠昭太
子廟(元和七年立)悼懷太子廟(太和四年立)懷懿太子廟(開成三年
入惠昭太子廟)莊恪太子廟(開成三年立)前件太子四室共置三
廟每當修飾至其費用極多四時奠享所司雖必豊
潔三處行事人力寔謂勞煩將欲求其便宜莫若移

就一廟且今太廟九室尚在一處太子各置廟宇禮
寔非宜伏以莊恪太子廟地寔高敞建立又新只添
一間可容三室所費益寡其利寔繁非止即安可以
永逸請待修理畢擇日備禮遷諸太子神主皆祔莊
恪廟中列位次居匪失彝倫之叙祀事同享無虧長
幼之儀其廢廟瓦木極多諸廟添修計亦合足其廢
廟官等未得資者望許非時參選臣官守 職忝
恭詳事閒禮又合當舉請勑白弘儒所奏頗謂得宜
令太常卿集禮官重議聞奏于是禮院奏議曰伏以
列聖祖宗尚同太廟追册儲嗣不合別祠盖以年月
各殊寵息有異歲時已久即宜改更况春秋薦享之
時禮樂牲牢之用重煩人力寔謂皇居今擬從畢就
尊勑置年月即合移懷懿太子以下三廟就惠昭太
子廟地既卑多有浸濕非可經久莊恪太子廟地居
高敞屋寬廣若移同一廟只要增置廟室謹詳遷就
誠謂久安增其便宜移廟未虧于典故今列次增室
祔禮尊常酌中之道可行申奠之儀不失臣與官寮
等集議請依弘儒所奏事誠允當寔舉舊章奏勑宜
依

公主廟

正元十五年七月十五日追册故唐安公主為韓國
正務公主故義章公主為鄭國莊務公主後詔令所
司擇地置廟祔祭之日官給牲牢禮物太常博士一
人賛相四時仲月則子孫自脩其禮正務廟在靖安里正元十七年
十一月十四日追祔神主于廟莊務廟在嘉會里正元十七年三月二十五日追祔神主于廟莊務正務
二主德宗皇帝愛女悼念甚特為立廟推制也

百官家廟

侍中王珪通貴漸久而不營私廟四時蒸嘗猶祭于
寢貞觀六年坐為法司所 太宗優容之因為立廟
以愧其心廟在永樂坊東北角正元八年修唐安寺移于寺西
開元十三年勑一品許祭四廟三品許祭三廟五品
許祭二廟嫡士許祭一廟庶人祭于寢
天寶元年四月太子太師致仕蕭嵩以私廟逼近曲
江因上表請移就他處其詞曰臣嵩言昨日大將軍
高力士奉口宣倘令存問以臣私廟逼近曲江人物
諠雜非安神之所許臣移轉更就幽閑久慚臣田園
知無力手擬令將作與臣營造伏蒙殊渥感戴交深
臣叨沐朝榮獲崇私廟禮尊祖考祖奉蒸嘗而地接
勝遊城連禁御伏以神道静謐久議遷移豈謂理會
事宜天從人願聖情下逮玄奬曲成遂使澤及幽明

慶沾存殁丘山易負恩惠難勝令旨已令下手移拆
訖所令官作並敢當之臣為衰老自拙将拜十數日
來加風氣發動猶尚虚暇未堪拜伏不獲詣闕奉謝
批答云卿立廟之時此地閑僻今傍江修築舉國勝
遊與卿同之須避喧雜事資改作遂令官司承已拆
除終須結構已有處分無假致辭建中宰臣楊炎不
知其事又買之為廟炎既與盧杞嚴郢有隙因密奏
曰此地有王氣是以玄宗勅蕭嵩拆已成之廟今炎
復興之必有異圖杞後賛其言上大怒既竄于崖州
遂殺之

十載正月十日赦文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
士一廟今三品以上乃許立廟永言廣敬載感于懷
其京官正員四品清望官及四品五品清官並許立
私廟

正和三年勅贈太傅馬燧祔廟宜令所司供少牢乃
給鹵簿

元和二年六月淄青節度使李師道立私廟追祔曾
祖々父三代及兄師古神主詔下太常議曰伏以師
古雖是師道親兄師古身存之日先未祔廟今廟因
師道而立即師道便合是百代不遷之宗謹按封爵
令傳襲之制皆子孫以下相繼並無兄弟相繼為後
之文則明師古神主不合入師道之廟若師古男自
有四品三品官兼有封爵准開元礼合持三年喪終
礼祭畢後別立廟宇設師古神主座行祔祭之礼自
承宗祀庶合礼經勅旨依奏

七年十一月太子少傅判太常卿事鄭餘慶建立私
廟将祔四代神主廟有二夫人疑于祔配請既詳議
定修撰官太學博士韋公肅議曰古者一娶九女所
以于后無二嫡自秦漢以下不行此禮遂有再娶之
說前娶後繼並是正嫡則偕祔之義于礼無嫌謹按
晉驃騎大将軍温嶠相繼有三妻疑並為夫人以問
太學博士陳舒議以妻雖先歿榮辱並隨夫也礼祔
于祖姑祖姑有三人則各祔舅之所生如其礼意三
人皆夫人也秦漢以來諸侯不復一娶九女既生娶
以正礼殁不可貶自後諸儒咸用舒議且嫡繼于古
則有殊制于今則無異昔今王公再娶無非礼聘所
以祔配之議不得不同至于卿士之家寢祭亦二妻
位同几席豈廟享之禮而有異乎是知古者廟無不
嫡防姪娣之爭競今無所施矣古之繼室皆媵妾也
今之繼室並嫡妻也不宜援古一娶九女之制也而

使子孫祭享不及或曰春秋聲子不入魯侯之廟如之何謹按魯惠公先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聲子之姪娣非正也自不合入魯公之廟明矣又武公生仲子則仲子歸于魯生桓公而惠公薨立宮而奉之追成父志別為公也尋求礼意則當然矣未見前例如之何謹按晉南昌府君廟有荀氏薛氏景帝有夏侯氏羊氏聖朝睿宗廟有昭成皇后竇氏肅明皇后劉氏故太師顏魯公祖廟有夫人殷氏繼夫人柳氏其流甚多不可悉數畧稽禮文叅諸故事二夫人並祔于禮為宜

寶曆二年七月十二日太禮院奏狀奉四月二十八日勅前同州朝邑縣尉韓約進狀請祔亡父故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贈太子太保皐神主祔礼院議定聞奏者謹按禮經諸侯二品以上祠四廟五品以上祠三廟今據韓皐祖休先已立先祖廟主室今子孫見繼昭穆享祭皐父況是衆子官至二品身歿後長子群官至國子司業已別立禰廟祔況神主入廟令子孫承襲自為一宗皐是況次子官雖一品身歿無升祔廟又伏准礼記云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若皐子約官至五品清資郎合別置禰廟祔皐神主自列昭穆庶合礼經勅旨依奏

會昌五年二月初自今以後百寮不得于京城内置廟如欲于坊内置者但准古禮于所居處即不失敬親之禮

大中五年四月武昌軍節度使檢校户部尚書韋損奏臣四代祖湊開元中于上都立政坊立廟至建中四年亡失木主其廟屋及樹並在今臣官階至三品合立私廟請祔享前件廟勅旨宜依先是韋損之門吏左司員外郎揚師復以此事問于礼官太常寺主簿韋端貫對曰准何修之礼問答云始安靖王廟東城事亂神主不存廢事祠來久今欲造木主升祔于禮如何荅曰新造木主成便合奉迎入室當設酒脯之奠然後即安也又准禮文武官二品以上祠四廟五品以上祠三廟今韋尚書官至三品自合得立三廟緣四代祖河東節度使先立私廟太師已曾祔廟訖至建中四年失木主自後子孫位卑其祠久廢今韋尚書官位三品准祠祭令各立三廟即合祭太師中丞及使尹三神主使合營造廟宇以安木主令河東節度使舊廟木主亡失廟宇見存其河東節度是四代神祖不合更祭今祔太師以下三神主于其廟

在礼無嫌
其年十一月太常礼院奏據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崔龜從奏臣官准式合立私廟伏准會昌五年二月一日勅旨百官並不得京内置廟如欲于京内置廟者但准古禮于所居處置即不失敬親之礼者伏以武宗時縁南郊行事見天門街左右諸坊有人家私廟遂令禁斷其本不欲令御路左右有廟宇許令私第内置則近北諸坊漸逼宮闕十年之内悉是人家私廟令若人家居第寛廣或隣里可呑併者必使置廟以展孝思或居處褊狭隣近無可開廣者便是終身廢廟享之業公私情禮皆極不便國朝二百餘年在私家側近者不過三數家今古殊礼頗為褻黷其餘悉在近南遠坊通行已久今若縁南路不欲令置私廟却合居處建立廟宇即須種植松栢及白楊樹近北諸坊窮恐非便以臣愚見天門街左右諸坊不許置廟其餘園林遠坊本是隙地并舊是廢廟者許令建立則天門街側近既無私廟近北諸坊又免百官占地立廟并官至三品盡得升祔祖祢無乖礼經中外官寮已至三品者皆望有此釐革伏請下太常礼院重定立廟制度及去處應得　礼可遵行事無乖當奉今月一日勅宜依所奏下太常礼院詳審制度分析奏聞者伏以事云如存典礼攸重令百官悉在京師者不許于京内置廟則蒸嘗之礼難獲躬親孝思之心或乖薦奠若悉令于居處置廟又縁近北諸坊便于朝謁百官第宅布列坊中其間雜以居人棟宇悉皆連接令廣開則鄰無隙地廢廟貌則闕礼敬親若令依會昌五年勅文盡勒于所居置廟恐十數年間私廟漸逼于宮墻齊人必欲于呑併且具詳未異便公私今請夹天門街左右諸坊不得立私廟其餘園外遠坊任取舊廟及擇空閑地建立廟宇應立廟之初先取礼司詳定兼請准開元礼二品以上祠四廟三品祠三廟三品以上不須爵者四廟外有始封祖通祠五廟三品以上不得過九架並厦兩頭其三室廟制合造五間其中三間隔為三室兩頭各厦一間虚之前後並虚之每室中西壁三分之一近南去地四閒開一埳室以石為之可容兩神主廟垣合開南門東門並有門屋餘並准開元礼及西臺礼為定制其享獻之禮除依古礼用少牢特牲饋食外有設時新及今時熟饌者並聽仍請永為定式勅旨宜依

天祐三年十月兩浙節度使錢鏐請依本鎮立三代
私廟從之

唐會要卷第十九

唐會要卷第二十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
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
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實封四百户
臣王溥纂

陵議　親謁陵　公卿巡陵

陵議

貞觀九年高祖崩詔定山陵制度令依漢長陵故事務在崇厚時限既促功役劳弊祕書監虞世南上封事曰臣聞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高光顯珍寶貝物以厚其親然審而言之高文厚壠珍物畢備此適所以爲親之累非曰孝也是以深思遠慮安于菲薄以爲長久萬代之計割其常情以定之耳昔漢成帝造延昌之陵制度甚厚功費甚多諫議大夫劉向上書曰孝文帝居霸陵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釋之所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以薄葬又漢氏之法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以一

分入山陵武帝歷年長久比葬陵中不得容物霍光暗于大体奢侈過度其後至更始之敗赤眉入長安破茂陵以物猶不能盡無故聚厥百姓為盜之用甚無謂也魏文帝于首陽東為壽陵作終制其略云昔尭葬壽陵因山為体無封樹無立寢殿園邑為棺槨足以藏骨為衣衾足以朽肉吾營此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藏金玉銅鐵一以瓦器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是無不掘之墓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乃燒取玉押金鏤骸骨並盡可不重痛哉若違詔妄有變改使我為戮屍于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鬼而有知將不福汝以為永制藏之宗庙魏文此制可為達于事矣向使陛下德止于秦漢之君臣則緘口而已不敢有言伏見聖德高遠尭舜猶所不逮而俯與秦漢之君同為奢泰捨尭舜殷周之節儉此臣所以尤戚戚也今為丘壠如此其内雖不藏珍寶亦無益也萬代之後人但見高墳太塚豈謂無金玉也臣之愚計以為漢之覇陵既因山勢雖不起墳自然高敞今之所卜　勢郎平不可不起宜依白虎通所陳周制為三仞之墳其方中制度事事減少事竟之日刻石于陵側書今封大小高下之式明器前須皆以瓦木合于礼文一不得用金銀銅鐵使後代子孫並皆遵奉一通藏之宗庙豈不美乎

且臣下除服用二十七日已依覇陵今為墳壠又以長陵為法恐非所宜伏願深覧古今為久長之慮書奏不報世南又上疏曰漢家即位之初便營陵墳近者十餘歲遠者五十年方始成就今以數月之間而造數十年之事其于人力亦已劳矣又漢家大郡五十萬户即日人衆未及往時而功役與之一等此臣所以致疑也又公卿上奏請遵遺詔務從節儉太宗乃謂中書侍郎岑文本曰朕欲一如遺詔朕臣子之心不忍頓為儉素如欲稱朕崇厚之志復恐百代之後不免有廢毁之憂朕為此不能自決卿等平章必令得所勿置朕于不孝之地因出虞世南封事付所司詳議以聞司空房玄齡等議曰謹按高祖長陵高九丈光武陵高六丈漢文魏文並不封不樹因山為陵窃以長陵制度過為宏侈二丈立規又傷矯俗光武中興明主多依典故遵為成式寔謂攸宜伏願仰遵顧命俯順礼經詔曰朕既為子卿等為臣愛敬罔極義猶一体無容固陳節儉陷朕于不義也今便敬依來議于是山陵制度頗有減省

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昔漢家皆先造山陵既達始
終身復親見又省子孫經營不煩費人功我深以此
為是古者因山為墳此誠便事我看九嵕山孤聳廻
繞因而傍鑿可置山陵處朕實有終焉之理乃詔曰
礼記云君即位而為　莊用云息我以死豈非聖人
遠鑒深識著之典誥恐身後之　子〻孫〻尚習流
俗猶循常礼加四重之櫬伐百杞之木勞擾百姓崇
原墳陵今先為此制務從儉約于九嵕之上足容一
棺而已木馬塗車土桴葦籥事合古典不為世用又
佐命功臣義深舟楫追念在昔何日忘之漢氏將相
陪陵又給東園秘器篤終之義恩意深厚自今以後
功臣密戚乃德業佐時者如有薨亡宜賜塋地一所
及以秘器使窀穸之時喪事無闕至二十三年八月
十八日山陵畢 陵在[illegible]泉縣因九嵕層峯鑿山南面深七十五丈為玄宮緣山傍岩架梁為棧道懸絶百仞環繞二百三十步始達玄宮門頂上亦起遊殿文德皇后即玄宮後有五重石門其門外于雙棧道上起舍宮人供養如平常及太宗山陵畢宮人欲依故事留棧道惟舊山陵因使閻立德奏曰玄宮棧道本留擬有今日今既始終永畢與前事不同謹按故事唯有寢宮安供養奉之法而無陵上侍衛之儀望除棧道固同山岳上鳴咽不許長孫無忌等援引禮經重有表請乃依奏
上欲闡揚先帝徽烈乃令匠人琢石寫諸蕃君長貞
觀擒中伏歸和者形狀而刻其宮名 突厥頡利可汗左衛大將軍阿

史那咄苾突厥利可汗左衛大將軍阿史那什鉢苾突厥乙彌泥孰俟利苾可汗左屯衛大將軍阿史那李思摩突厥答布可汗右衛大將軍阿史那社尔薛延陀眞珠毗伽可汗吐蕃贊普新羅樂浪郡王金貞德吐谷渾河源郡王烏地拔勒豆可汗慕容諾曷鉢亀茲王訶黎布失畢于闐信焉耆王龍突騎支高昌王左武衛將軍驍智勇林邑王范鎮利婆羅門帝那伏帝國王阿羅那順等十四人列于陵司馬北門内九嵕山之陰以旌武功及又刻石為常所乘破敵馬六匹于闕下也
神龍元年十二月將合葬則天皇后于乾陵給事中
嚴善思上表曰臣謹按天元房録葬法云尊者先葬
卑者不合于後開入臣伏聞則天大聖皇后欲開乾
陵合葬然以則天皇后卑于天皇大帝欲開陵合葬
即是以卑動尊事既不經恐非安穩臣又聞乾陵玄
宮其門以石閉塞其石縫鑄鐵以固其中今若開陵
其門必須鐫鑿然以神明之道體尚幽玄今乃動衆
加功誠恐多所驚黷又若别開門道以入玄宮即往
者葬時神位先定今更改作為害蓋深又以修築乾
陵之後國頻有難遂之則天皇后擁萬幾二十餘年
其難始定今乃更加營作伏恐還有難生但合葬非
古著在古昔在礼經緣情為用無定依准況今事有
不安豈可復循斯制伏見漢時諸陵皇后多不合葬
魏晋之後祢皆不長雖受命應期有因天假然循机
享德亦在時文但陵墓所安必資勝地後之胤嗣用

託靈根或有不安孫嗣固難長享伏望依漢朝之故事改魏晉之頹綱于乾陵之傍更擇吉地取生墓之法別起一陵既得從葬之儀又成固本之業伏以合葬者緣人私情不合葬者前修故事若以神道有知幽塗自得通會若以死者無知合之複有何益然以山川精氣上為星象若葬得其所則神安後昌若葬失其宜則神危後損所以先哲垂範具立葬經欲使生人之道必安死者之神永奉伏望少迴大眷俯覽臣言行昔古之明規割私情之愛欲使社稷長享天下永安疏奏百官詳議尋有勅令准遺詔葬之

開元十七年玄宗因拜橋陵至金粟山覩岡巒有龍盤鳳翔之勢謂左右曰吾千秋後宜葬于此地後遂追先旨葬焉

天寶十三載二月制獻昭乾定橋五署改為臺令丞各升一階自後諸陵例皆稱臺又至德九年八月六日前興定陵署焦士炎上表請永康興寧二陵為署勅令中書門下召礼官定其可否太常礼院奏以礼記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上文言追王王季下又言上祀先公足明追者全用天子之禮先公惟祀事得用故鄭玄注言追王〻季者以追起焉又言追王者改葬之矣葬且猶改則其餘可知伏以景皇帝並是追尊皆用天子之禮陵臺之號不合有殊從之

建中元年德宗即位將厚奉元陵刑部員外郎令狐峘上疏諫曰臣聞傳曰近臣盡規礼記曰事君有犯而無隱臣讀漢書劉向傳曰見論王者山陵之誡良之史稱萬古芬芳何者聖賢之心勤儉是務必求諸道不作無益故舜葬蒼梧不變其肆禹葬會稽不改其列周武葬于畢陌無丘壟之處漢文葬于霸陵因山谷之勢禹非不忠也啟非不順也周公非不悌也景帝非不孝也其奉君親皆從微薄耳宋公始為厚葬用蜃灰益車馬其臣華元樂舉春秋書為不臣秦始皇葬驪山魚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珍寶之藏不可勝計千載非之宋桓魋為石槨夫子曰不如速朽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張釋之對孝文曰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漢文帝霸陵皆用瓦器不以金銀為飾由是觀之有德者葬愈薄無德者葬愈厚昭然可覩矣陛下自臨御天下聖政日新進忠去邪減膳節用不珍雲物之瑞不近鷹犬之娛有司給物悉依元祐利于人也遠方底貢惟供祀

事薄于已也故澤州奏慶雲詔曰以　　爲嘉祥邑
州奏金坑詔曰以不貪爲寶恭惟聖慮無非至理而
獨六月一日制節文云緣應山陵制度務從優厚當
竭帑藏以供費用者此誠仁孝之德切于聖衷伏以
尊親之義貴于合禮陛下每下明詔發德音追蹤唐
虞超邁周漢豈取悅凡常之口有違賢哲之心與失
德之君競于奢侈者也臣又伏讀遺詔曰其喪儀制
度務從儉約陛下恭順先志動無違者若制度優厚
豈頒命之意也疏奏優詔從之
正元十四年四月詔曰昭陵舊寢宮在山下置來多
年曾野火燒爇摧毀略盡其宮尋移在瑤臺寺側今
屬通年欲議修理緣供水稍遠百姓勞弊今欲于見
往行宮處修造所冀久遠便安又爲改移舊制恐在
所未周宜令中書門下百官同商量可否聞奏于是
吏部員外郎楊於陵議曰伏以陵園宮寢非三代之
制自秦漢以來有之但相行沿於陵旁制寢未聞去
陵有遠近步數之節在漢宣元之後諸儒韋玄成匡
衡等迭建陵寢之議或興或廢亦無明徵陛下嚴恭
禋祀至誠至慎俯擇羣議上參天心則葺修之理可
得指事而言也竊以陵寢經界在栢城之內非遠于
陵也若諸陵寢宮皆因高有定制去陵有定限則縱
非太宗之寢雖遠并象皆宜循舊不可移也如但止
于栢城之內去陵遠近不一則昭陵舊寢焚爇既盡
行宮所卜展敬多年今便于側近循造不出栢城之
內則與諸陵寢廟復何異也議者或以太宗創業垂
統功德巍巍寢宮舊規不合變易復山上已毀之地
則爲展孝就山下載安之所則爲遠陵甚不然也何
者因陵建寢當時之事也秉變改作順時之宜也夫
園塋本于安靜緣建彰于動作燎火之恐當不安矣
版築之勞斯爲勤矣將欲崇閟宇于荒廢興大役于
密邇處非聖靈之所遷依匠々財力之費曾何足計
是則曩時之創立以近爲便今日之改制以便爲宜
奚必于栢城封域之中生近陵之嫌也伏惟陛下處
奉祖宗盡心園寢上以追孝敬下以庇蒸黎臣識
陋學淺莫探往制蓋竭所見謂宜改修太常博士韋
彤奏議曰歷代禮書及國朝故事未見有不可改移
之禮先王建都立邑以安人也有不便則爲之遷況
其有故乎伏以文皇寢園頃遭焚爇遂奉仙駕又移
舊宮事則因災非無故也歲月傳叙神御已安就其
修建可謂至順且陵旁置寢是秦漢之法擇其高爽

務取清嚴去陵遠近本無著定是以今之制置里數
不同各于栢城隨其便地又非皆在山下也臣訪聞
昭陵舊寢經久之後人行遂少林莽隱蔽逕路欹危
伏以玄宮尚幽所奉宜靜今若必須仍舊土木無功
不惟負載至難亦恐喧囂太逼天道以變通則久聖
人以遵時為禮今陛下孝思所切營建惟新是則通
于神明豈伊常情所及聖旨所示謂于瑤臺寺左側
是必于昭陵栢城之內不在瑤臺寺明矣既不越封
兆而力役易從傍近泉井則膳羞愈潔規模一定垂
之無窮酌其便宜誠為允當初正月中令有司修葺
陵寢以昭陵舊宮先因火焚毀故詔百官詳議〻者
多云舊宮既被焚爇請移就山下或有議請修舊宮
者上意亦不欲遠移由是復以山下為定于是遣右
諫議大夫平章事崔損充修八陵使及所司計料獻
昭乾定泰五陵各造屋三百七十八間橋陵一百四
十間元陵三十間惟建陵不復創造修葺而已所緣
寢陵中帷幄林褥一事以上並令制置上親閱焉
寶曆二年二月太常奏追尊孝敬皇帝以下四陵宜
傳朝拜事孝敬皇帝恭陵讓皇帝惠陵奉天皇帝齊陵承天皇帝順陵前件四陵
昔年追尊大號皆是恩制緣情而行當時已不合經
典今乃二時朝拜上擬祖宗功以情礼之差過猶不
及謹按禮記及歷代礼文并國朝故事皇帝旁親無
服又云五代而親屬盡伏以四陵親非祖宗事無功
德緣情權制礼合變更有司因循尚為常典況今宗
廟之上遷代數遠尊卑降殺朝謁須停勅旨依奏

親謁陵自開元十七年後無親謁陵事

貞觀十三年正月一日太宗朝于獻陵先是日宿設
黃麾使周衛陵寢至是質明七廟子孫及諸侯百寮
蕃夷君長皆陪列于司馬門內太宗至小次降輿納
履哭于闕門西面再拜慟絕不能興礼畢改服入于
寢舍執鞭閱視高祖及先后服御之物匍匐牀前悲
慟左右侍御者莫不歔欷初甲辰之夜大雨雪及太宗入陵悲號嗚咽百辟哀慟有須雲出于玄陵之上紙而游布天地晦明礼畢太宗出自寢宮步過司馬門泥行二百餘步于是風靜雪止天色開霽咸以為孝感之所致焉
永徽六年正月一日親謁昭陵文武百官宗室子孫
並陪上降輦易服行哭就位再拜擗踊禮畢又改服
奉謁寢宮其從聖宮妃嬪大長公主以及趙二國大妃先于神座左右侍列如平生
上入寢宮踊絕于地進至東階西面再拜號慟久之
乃進太牢之饌加珍羞具品引太尉無忌司空勣越
王正趙王福曹王明及左右屯衛將軍程知節並入

執爵進俎上至神座前拜哭奠饌　先帝先后衣服
拜辭訖行哭出寢北門乃御　輦還宮
開元十七年十一月十日上朝于橋陵陵在奉先縣至壖
垣西闕下馬悲泣步至神午門號擗再拜悲感左右
禮畢還
詔曰黃長軒臺漢尊陵邑名教之地因心則在宜進
奉先縣職望班員一同赤縣所管萬三百戶以供陵
寢即為永例十二日朝于定陵如橋陵之礼陵在富平縣
時每發行宮將謁天尚未曉給事中劉彤疏上諫曰
將事發軫蹕猶曛黑紅塵四合白刃交馳往來不相
知左右不相識假令有敗車逸馬枯木朽株則変在
不慮患生所忽不可輕也伏願慮及細微以安宗社
拜陵之日必假朝光凡百歡心普天幸甚制曰朕夙
敬之志惟在昧爽卿重慎之誠欲及辨色國体宜爾
用納衷言然要須早朝稍盡夜漏耳十三日朝于獻
陵十六日朝于昭陵陵在醴泉縣掌事者仿像造觀太宗主神遊殿前及入上寢宮
闕室中謦咳之音上又令寢宮門外設奠以祭昭陵
功臣將相蕭瑀房玄齡等數十人如闕其林騎之群
十九日朝于乾陵陵在奉天縣諸陵各取側近六卿百姓
以供養寢陵之役
公卿巡陵

顯慶五年二月二十四日上以每年二時太常卿少
卿分行二事陵重人輕文又不備鹵簿威儀有闕乃
詔三公行事太常卿少卿為副太常造鹵簿事畢則
納于本司仍著于令
景龍二年三月右臺御史唐紹以舊制元無諸陵起
居之禮惟貞觀式文但以春秋仲月命使巡陵太后
遂行每年四季之月及忌日降誕日遣使往諸陵起
居准諸故事元無此禮遂上表曰臣伏以既安宅兆
禮不祭墓所謂送形而往山陵為幽靜之宮迎精而
返宗庙為享荐之室但以春秋仲月命使巡陵鹵簿
衣冠禮容必備自天授以後時有起居因循至今乃
為常事起者以起動為称居者以居止為名恭侯動
止蓋非陵寢之法宜可以事上之道行之于時望停
四季及忌日降誕日并節日起居陵使但准二時巡
陵庶得義合禮經陵寢安謐手勅荅曰乾陵每歲正
旦冬至寒食遣外使去二忌日遣內使去其諸陵並
依來表
開元十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勅每年春秋二時公卿
巡陵初發准式其儀仗出城欲至陵所十里內還具
儀仗所須馬以當界府驛馬充其路以供遞車兩來

載儀仗推輅三十人餘差遣並停所司別供須依常式

二十七年八月十二日勅古者分命公卿巡陵率皆乘輅以備其儀雖則是常不可廢闕而事有違妄亦在變通宜令太僕寺司每陵各支輅兩乘并儀仗等送之陵所貯掌既免勞煩無虧肅敬其公卿出城日如常儀至陵所准此

二十八年七月十八日制伏以八代祖宣皇帝七代祖光皇帝六代祖景皇帝五代祖元皇帝自昔追尊號謚務古有則而陵寢所奉須廣彝章其建初起運二陵仍准興寧陵例署置官及陵戶自今以後每歲至春秋仲月宜分命公卿准諸陵例分往巡謁仍命所司准數造輅于陵署收掌以充脩禮之用其建初啟運興寧永康等四陵年別四時及八節委所由州縣數與陵署相知造食進獻

天寶六載八月一日勅每年春秋二時巡謁諸陵差公卿各一人奉禮郎一人右校署令一人其奉禮郎右校署令自今以後宜停至陵所差縣官及陵官攝行事其巡陵儀式宜令太常寺修撰一本送令當陵縣收掌長行用仍令博士助教習讀臨時讚相永為常式

正元四年二月國子祭酒包佶奏每年二月八日差公卿等朝拜諸陵伏見陵臺所由引公卿至陵前其禮簡略因循已久恐非盡敬謹按開元禮有公卿拜陵舊儀望宣傳所司詳定儀注稍令脩禮以為永式勅旨宜令所司酌禮量宜取其簡敬于是太常約用開元禮制及勅文舊例修撰五月勅旨施行所司先擇吉日公卿持輅車鹵簿就太常寺發至陵所司于陵南北步道東設次西向北上公卿等到次奉禮設公卿位于北門外之左西向陵官在公卿位東南執事官又于其南西向北上設奉禮位于陵官西西面贊者二人在南少退謁者引公卿出次就位贊引諸官就位立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在位者俱再拜謁者引公卿贊引引諸官出次以奉行畢退復位奉祭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在位者皆拜謁者引公卿贊引引諸官各就次以還若須洒掃及芟薙修理即隨事處分其奉禮郎與謁等應須攝揖請准天寶六載八月勅所管縣及陵官博士助教等充又准開元皇帝行諸陵即設太牢之饌其公卿朝拜脩奉巡捺之禮並無牲牢元和元年正月禮儀使杜黃裳奏二月公

卿拜諸陵准禮太上皇昇遐准祭天地社稷其拜陵
及諸事祀並合權停制曰可
長慶元年六月二十七日吏部奏公卿拜陵通取尚
書省及四品以上清望官中書省及諸司五品以上
清望官及京兆少尹充從之三年正月御史臺奏應
差定拜陵公卿伏請除准式假外如吏部差定奏下
後稱疾患事故者望同臨祭出齋例論罰人應拜陵
公卿正衙辭後並合當日出城迺來因循轉不遵守
動經累日止宿于家受命不恭莫甚于此臣請申明
舊制因事制酌宜計其道程前後辭發奏可

記曰按開元禮春秋二仲月司徒司空巡陵春則
掃除枯朽秋則芟薙繁蕪掃除者當發生之時欲
使茂盛也芟薙者當秋殺之時除去擁蔽且慮火
災也今巡陵公卿皆持斧擊樹三發謂之告神其
為不經一何甚也

唐會要卷第二十

唐會要卷第二十一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
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
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實封四百戶
臣王溥纂

緣陵禮物　諸僭號陵（皇后諸陵議）
諸陵雜錄　陪陵名位

緣陵禮物

舊儀注品物時新將堪供進所司先進太常令尚食
相知簡擇仍以滋味與斯物相宜者配之冬魚等凡
五十六品

永徽二年七月二十九日有司言謹按獻陵三年之
後每朔望上食冬夏至伏臘清明社等節日亦准朔
望上食東月之後改復平常昭陵所司上食請依獻
陵故事從之

景龍二年二月太常博士彭景直以為諸陵每日奠
祭乖于古禮上疏謹按三禮正文無諸陵日祭之事
雖著宗廟月祭之禮故祭法云天下有王建國置都
設為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為親踈多少之數是故王
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

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正去祧爲壇去壇爲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則此礼典明文義可求崇直又按禮論譙周祭志云天子之廟始祖及高祖曾祖祖考皆每月朔望加薦以象平生朔食也謂之月祭二祧之廟無月祭此譙周所著與古義礼相祔近亦無日祭之文今諸陵祭有朔望并節日料則古禮殷事之義也諸節日猶古薦新之義故鄭玄注礼記云殷事朔日月半薦新之奠也又註儀禮月朔月半猶平常之朝夕也大祥之後即四時焉此則古者祭皆在廟近代以來始初朔望及諸節日祭于陵寢在廟惟曰時正享及臘爲五享前所奏定並依古廟正文更不旁外傳旁據禮經更無日祭惟漢七廟議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王皇　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又園中各有寢殿日祭于寢月祭于廟時祭于便殿至元帝時貢禹以爲太煩奏請罷郡國廟丞相韋玄成等議七廟外寢園皆無復祭奏可議者亦以祭不欲數數則瀆宜復古禮四時祭于廟丞相匡衡亦奏七廟迭毀之義帝從之又數復數改劉歆以爲禮去事殺引春秋外傳云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祖禰則日祭曾祖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至後漢陵寢致祭無明文以言魏氏三祖及晉皆不祭于墓至于江右亦不崇園寢及宋齊梁陳其祭無聞臣以爲三礼者不刊之書懸諸日月外傳所記不與經合不可依憑國家率由典章討論正理摸事作法垂裕將來擇善而行依經爲允其諸陵日祭請准礼停疏奏上謂侍臣曰礼官奏言諸陵准禮不合日別進食但礼因人情事有沿革陵寢如昨秖薦是常乃據日月之期請停朝夕之奠今覽此奏哀慕增懷乾陵宜依舊朝晡進奠昭獻二陵每日一進必若所司供辦辛苦可減朕膳以爲常式

開元二年四月十五日勅頃者別致鷹狗供奉山陵至于料度極多費損有乖儀式無益崇嚴其諸陵所有供奉鷹狗等並宜即停（高宗時置）三十三年四月獻昭乾定橋恭六陵朔望上食歲冬至寒食各設一祭如節祭共朔望日相逢依節祭料橋陵除此日外仍每日進半口羊食二十八年七月十八日勅其建初啟運興寧永康四陵每年四時八節委所司別與陵署相知造食進獻

天寶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勅朕纂承丕業肅恭祀事至于諸節常修薦享且詩著授衣令存休澣在于臣

子猶及恩私恭事園陵未標令式自今以後每至九
月一日薦衣于陵寢貽範千載庶展孝思仲但夏端
午事無典實傳之淺俗遂乃務風況乎以孝導人因
親設教變遊衣于漢紀成獻服于礼文宜宣示庶僚
令知朕意
大曆十四年九月禮儀使顏真卿奏曰按後漢礼儀
志云古不祭墓漢諸陵皆有園寢承秦所爲也建武
以來關西諸陵但四時特牲祠每帝幸長安諸陵乃
太牢祠自洛陽諸陵至靈帝皆以晦望二十四氣伏
社臘及四時祠無每日上飯其親陵一所宮人隨鼓
漏理被枕具與洛陽諸陵及親陵降殺不同之文也
又春秋傳曰祖祢則日祭曾高則月祭二祧則時享
壇墠則歲貢大禘則終王固以親疏相推遠近爲制
又祠部式獻昭乾定橋恭陵並朔望上食歲及冬至
寒食各設一祭唯橋陵除此日外每日供半口羊充
荐是則玄宗之于親陵與諸陵且有異矣今請元陵
除朔望及節祭外每日更供半口羊充荐准祠部式
供擬泰陵建陵則但朔望及歲冬至寒食伏臘社日
各設一祭每日更不合上食制曰可
元和元年七月礼儀使杜黄裳奏引故事豐陵日祭
崇陵唯朔望節日伏臘各設一祭制可
十五年四月禮儀使奏按禮文令式皇祖以上至太
祖陵寢朔望上食其元日寒食冬至臘社日各設一
祭皇考陵朔望及節祭外每日進食今豐陵合停日
祭景陵日祭如式制曰可　其年五月殿中省
奏尚食局供景陵千味食數肉魚肉委　皆肥鮮
掩　之後薰蒸頗極令請移魚肉食于下宮以時進
饗仍令尚藥局據數以香藥代之勃脯醢猪犢肉等
皆宜以香藥代其酒依舊供用
諸僭號陵
神龍二年四月十二日贈后父故上洛郡王玄正爲
豐王廟號褒德陵置六品八品丞各一員（韋庶人父也）
獠氏曰天寶九年有詔發韋氏冢而平之其將差
長安縣尉薛榮先專知及見銘志發冢日月與葬
日月同舊爲陵號榮先又與專知官薛榮先名同
自開及開元四十五年而兆應若是足表僭濫過
分殃咎宿成有以戒將來暴興者其中寶玉已經
盜發罄矣而抵擲狼狽徒生嘆嗟又足以誡將來
厚葬者也
三年三月二日制令武氏崇恩廟依舊享祭仍置五

品令七品丞昊順二陵署令丞如太廟其年七月武
崇訓將葬監護使司農少卿趙履溫諷安樂公主奏
依永泰公主例為崇訓造陵制許之給事中盧粲駁
奏曰伏尋陵之稱為本屬皇王及諸君自有國以來
諸王及公主墓無稱陵者唯永泰公主承恩特葬事
越常塗不合引以為名左傳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
人魯王哀榮之典誠別承恩然國之名器豈可妄假
借比貞觀以來諸王舊例是得豐厚手勅曰安樂公
主與永泰公主無異緣此特為陵制不煩固執粲又
奏曰臣聞陵之稱謂施于尊極不屬王公以下且魯
王若欲論親等第則不親于守礼之父雍王之墓尚
不稱陵豐王則不可曰尚主而加號且君之舉事則
載于方冊或稱之往典或考目前朝臣歷檢貞觀以
來駙馬墓無得稱陵者且人君之礼服絕于朞蓋為
不獨子其子陛下以膝下之恩愛施及其夫贈之儀
哀榮足備其得使上下無辨君臣一貫者哉又
安樂公主承兩儀之澤履福祿之源指南山以錫年
仰北辰而永庇魯王之葬車服有章加等之儀備有
常數塋兆之稱不應假永泰公主為名非所謂垂範
將則來作則群辟者也上無以荅竟從粲奏先是武氏昊陵

順陵置守戶五百人梁王三思及魯王崇訓墓各置守戶六十人又韋氏褒德廟置守戶至
景龍三年三月十六日太常博士唐紹上疏曰謹按
昊順二陵恩勅特令依舊因隨前例守戶與昭陵數
同又先代帝王陵戶准式二十人今雖外氏特恩亦
須附近常典請准式量減取足防閑度無逾上之嫌
不失尊崇之道又親王守墓舊制例准得十人梁魯
等故知贈之與正義有抑揚禮不可踰理須裁制請
遂加贈不可越于本爵准令贈官用蔭各減正官一
同親王墓戶各置十人為限又太廟宿衛准配正兵
縱令壖內掃除還以其兵應役褒德別廟戶兼配軍
人既孟煩勞又虧常典縱使恩加極礼須准太廟汾
陰別置百人亦請停廢疏奏不納至景雲元年七月
一日廢昊陵順陵二名至二年五月五日復昊順二
陵太平公主所請至先天二年正月二十七日又廢並稱天
原王墓

皇后諸陵議

大曆十三年七月將葬正懿皇后命起陵寢于章敬
寺後當遊幸近地左右莫敢言于是右補闕姚南仲
上疏曰臣聞人宅于家主宅于國夫長安城陛下皇
居也分布十二辰即章敬寺北當帝城寅山之地陛

下本命之所在其可穿鑿興動而建陵墓乎此非所宜一也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盖松栢尚靜靈祇貴幽是以古帝前王之葬后妃莫不憑丘原遠郊郭夫豈不愛割情而已今則西偪宮闕南迫康莊事非國經義背神理若使近而可見殁而復生雖在西宮待之可也如當月歸土魂無不之章敬之北竟何所益空勞思想極乖王度示之兆庶彰于愛垂之萬代損于明則此非所宜二也夫帝王者居高明燭幽滞登臺榭候雲物晨鑒東作遊觀夏苗先皇所以因龍首之岡建望春之殿盖為此也今若築陵其下種栢其中森然目前動傷宸慮天心一傷數日不平天子之尊豈不自惜且匹夫向隅滿堂為之不樂萬乘不樂國人其可歡心乎伏惟正懿皇后坤德配天母慈逮下宮六是式九族載和故得家道克昌令聞不朽陛下所以切軫旒扆久俟蓍龜始謚之以正懿終待之以既近臣竊惑焉且皇后生而至賢殁而至靈豈願以墳之故累陛下聖明哉非所以務述右德光被下泉也今國人皆曰正懿皇后之陵逼于城下有主上將日有而時望焉乃有損于聖德無益于正懿將欲寵之而反辱之此非所宜三也凡此數事寔玷大猷天下咸知准臣獻議人皆愛死臣獨愛君伏惟陛下熟計而取其長也夫以帝王之貴令出惟行悔意于一時之間挾德于十載之後陛下三光同耀五岳比崇方得偃武靖人登封頌聖一誤于此所傷寔多臣恐道路是非史官褒貶大明忽虧于掩蝕至德翻後于堯舜不其惜哉今指事尚還改卜何害避當寅之位遠穿神之居抑皇思之殊眷成正號懿之美號天下幸甚其疏奏上感悟超加南仲五階賜銀印朱紱

元和十一年三月莊憲皇太后山陵禮儀使李逢吉上言昊天上帝五帝方上帝皇帝祇神州社稷之祀謹按礼記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按周礼及開元礼圜鍾之均六變天神皆降林鍾之均八變地祇皆出謹按不廢天地之祭謂不敢以卑廢尊也將祭必作樂者所以降神也苟有所闕則祭不成礼伏請准元和元年二月勅用樂如舊三年之內不祭宗廟山陵祔廟後四時饗祀如式制曰可

開成五年二月祭穆宗妃常氏追謚為宜懿太后武宗母也時後初嗣位後追謚之 初武宗欲啟穆宗陵祔葬中書門下奏曰園寢已安神道貴靜光陵 已二十餘載福陵

近又修崇窃惟孝思足章嚴奉今若載曰合祔須啟
二陵或慮聖陵不合未合先旨又以陰陽避忌㝎有
所疑不移福陵㝎合典礼從之乃詔就舊陵增築仍
依舊名曰福陵
會昌五年二月翰林待詔楊士端奏義安殿大行皇
太后陵地准今月五日勅奉光陵准經今年太歲在
乙丑季土王年不宜于　陵相城內與功動土宜于
先陵封外東西北三面有地平穩處別擇置陵吉制
曰可其年三月太常寺博士崔立上言伏准正月二
十九日勅陵寢外其並約莊憲皇后山陵制度者
伏以莊憲皇后合祔豐陵不別置宮殿今義安皇太
后于先陵東別擇陵地與莊憲皇后祔礼不同其宮
寢并諸色官員等今與詳定官等同商量伏恐合議
建置勅旨宜並不要置

陪陵名位

舊制凡功臣密戚請陪陵葬者聽之以文武分為左
右而列（墳高四丈以下三丈以上）若父祖陪陵子孫從葬者亦如
之（若宮人陪葬則陵戶為之成墳凡諸陵皆数留守領甲士與陵令相知巡警左右兆域內禁人無淂葬埋古墳則不毀之）

獻陵陪葬名氏　楚國人妃萬氏館陶公主河間
王孝恭襄邑王神符清河王誕韓王元嘉彭王元則
道王元慶鄭王元懿虢王元鳳鄧王元亨徐王元禮
滕王元嬰鄧王元裕魯王元夔霍王元軌江王元祥
密王元曉并州總管張綸宗國公樊興平原郡公主
長揩譚國公丘和巢國公錢九隴刑部尚書劉德茂
刑部尚書沈叔安

昭陵陪葬名氏　越國太妃燕氏趙國太妃楊氏
紀國太妃韋氏賢妃鄭氏才人徐氏鄭國夫人彭城
郡夫人蜀王愔趙王福紀王慎越王正嗣紀王澄曾
王明蔣王惲清河公主駙馬程知亮晉國公主駙馬
革思安豫章公主駙馬唐善識新興公主駙馬長孫
曦蘭陵宮公主駙馬竇懷哲高密公主駙馬段綸
長樂公主駙馬長孫沖遂安公主駙馬王大礼南平
公主駙馬劉玄懿衛陽公主駙馬阿史那社爾新城
公主駙馬韋政舉城陽公主駙馬薛瓘長廣公主駙
馬楊師道襄城公主駙馬蕭銳長沙公主駙馬竇盧
讓安康公主駙馬獨孤彥雲臨川公主駙馬周道務
普安公主駙馬史仁表中書令馬周中書令岑文本
并南方情中書令崔敦禮英國公李靖虞國公温彥
博宋國公蕭瑀申國公高士廉梁國公房玄齡鄭國

公魏徵高陽公許敬宗趙國公長孫無忌莒國公唐
儉吏部侍郎馬載戶部尚書李大亮兵部尚書房仁
裕礼部尚書張復徹國子祭酒孔穎達礼部侍郎孔
志約工部侍郎孔元惠太常卿褚亮礼部尚書虞世
南工部尚書閻文德吏部侍郎姜晦太常卿姜皎殿
中監唐嘉會學士姚思濂衛尉卿魏叔玉光祿大夫
姜遠秘書監岑景倩宗正卿李芝芳光祿卿房光義
并原南州別駕　暉咸陽縣　曜衛尉卿房光敏
并男閻州刺史誕清河郡主婿鴻臚卿竇廷蘭金
州刺史盧正　洪州刺史吳黑闥晉州刺史裴藝寧
州刺史竇義節衛州刺史蕭鄴吏部郎中馬覲幽州
都督長孫敞原中都督李政明臨淮公李規琊琊公
王琛常山公李倩千金公李儼中山王李琚汝州別
駕房漸左清道率房恒江夏王道宗雍州長史李撝
夔國公弘基觀國公楊仁恭原州都督史幼虔陝王
府司馬史擣謙莒國公豆盧行業西平郡王李琛簡
州刺史李震安南都督姜簡薛國公阿史那忠鄂國
公尉遲敬德嘉國公周仁護丹陽公李客師麃門公
梁建方鄖國公張士貴胡國公秦叔寶周國公鄭仁
泰將軍薛咄摩大將軍蘇泥熟大將軍漢東公李孟

嘗蔣國公盧大將軍尉遲寶琳大將軍阿史那道真
大將軍丘行恭大將軍賀蘭整大將軍張世師大將
軍許洛仁大將軍張延師大將軍琊琊王駙大將軍
懷德公于伯億左金吾大將軍梁仁裕大將軍史大
奈大將軍王波利大將軍姜確大將軍可汗阿史那
步真大將軍史奕大將軍李森大將軍阿史那德昌
大將軍公孫雅靖右監門將軍執失善左金吾大將
軍房先忠內侍張阿難撲野軍都督渾大寧于闐王
尉遲先盧國公程知節將軍仇懷古將軍杜君綽將
軍麻仁靖將軍曾何遂將軍元仲大將軍豆盧承基
將軍斛斯正貴將軍徐定成將軍康野將軍段志玄
將軍薛萬將軍元思玄將軍李承祖將軍薛承慶右
衛郎將軍尉遲昱左衛郎將姜昕中郎將段存奐天
冊府記室薛牧右衛大將軍李思摩薩寶王贊普新
羅王女德真初長孫無忌自于昭陵封內先造墳墓
至上元　年九月七日許歸葬
乾陵陪葬名氏　章懷太子賢懿德太子重潤澤
王上金許王素節邠王守禮義陽公主新都公主永
泰公主安興公主特進王及善中書令薛元特進劉
審礼部尚書左僕射豆盧欽望左僕射劉仁軌左衛

將軍李謹行左武衛將軍高侃
定陵陪葬名氏　節愍太子重俊宜城公主長寧公主城安公主定安公主永壽公主并駙馬韋鐬駙馬王同皎
橋陵陪葬名氏　惠宣太子業惠莊太子撝惠文太子範金仙公主梁國公主鄎國公主駙馬李思訓
泰陵陪葬名氏　贈揚州大都督高力士
建陵陪葬名氏　尚父汾陽王郭子儀
元陵　無陪葬
崇陵　無陪葬
豐陵　無陪葬
景陵陪葬名氏　惠昭太子寧孝明太后鄭氏懿安太后郭氏賢妃王氏
光陵陪葬名氏　恭僖太后王氏正獻太后蕭氏
莊陵陪葬名氏　悼懷太子普
章陵　無陪葬
端陵陪葬名氏　賢妃王氏
正陵陪葬名氏　婕妃柳氏
簡陵　無陪葬
靖陵　無陪葬
和陵　無陪葬
讓皇帝惠陵陪葬名氏　鄭王瑀嗣寧王琳同安王珣蔡國公主

貞觀八年詔曰佐命功臣義深舟檝或定謀帷幄或推身行陣同濟艱危克成鴻業追念在昔何日忘之漢氏將相陪陵又給東園秘器篤終之義恩意深厚自今以後功臣密戚及德業佐時者如有薨亡宜賜塋地一所及以秘器使窀穸之時喪事無闕十一年十月二日又詔曰諸侯列葬周文陳創其禮大臣陪陵魏武重申其制去病佐漢還奉茂鄉之榮夷吾相齊終託牛山之墓斯蓋往聖垂範前賢遺則存曩昔之宿心篤始終之大義也皇運之初時逢交泰謀臣武將等先朝特蒙顧遇者自今以後身薨之日所司宜即以聞並於獻陵左側賜以墓地并給東園秘器二十三年八月二十八日詔曰周室姬公陪于畢陌漢廷蕭相附彼高園寵錫墳塋闡諸前代從窆陵邑信有舊章蓋以懿戚宗臣類同本之枝幹元功上宰猶在身之股肱今宜聿遵故實取譬拱辰庶在鳥耘之地無虧魚水之道宜令所司於昭陵南左右廂封量取地仍即標誌疆域擬為墓所以賜功臣其有父祖

陪陵子孫欲來從葬者亦宜聽許
永徽六年詔其祖父先陪獻陵子孫欲隨葬亦宜聽
許
元和九年五月左金吾衛大將軍郭釗奏亡祖故尚
父子儀陪葬建陵欲于墳所種植楸松勒如過年月
通便陵寢修營宜令所司計其栽種

諸陵雜録

讓皇帝惠陵　在京兆府奉先縣界天寶元年正
月葬
承天皇帝順陵　在京兆府咸陽縣界大曆三年四
月七日葬
殤帝無陵號　在京兆府武功縣
孝敬皇帝恭陵　在河南府緱氏縣界上元二年八
月十九日葬初修陵蒲州刺史李仲寂充使將成而
以玄宮狹小不容送終之具遽欲改拆之留役滑澤
等州丁夫數千人過期不遣丁夫恚苦夜中投塼瓦
以擊當作官燒營而逃遂遣司農卿韋机續成其功
机始于隧道左右開便房四所以貯明器于是樽節
禮物校量功程不改玄宮及期而就
奉天皇帝齊陵　在京兆府昭應縣界元年建寅
月六日葬
宣懿太后韋氏福陵　在京兆府萬年縣界
惠安太后王氏壽陵　在京兆府萬年縣界
元昭皇后晁氏慶陵　在京兆府萬年縣界
昭宗太后王氏安陵　在京兆府萬年縣界
息隱太子建成陵　在京兆府長安縣界
恭懿太子佋陵　在京兆府長安縣界
昭靖太子邈陵　在京兆府萬年縣界
文敬太子謜陵　在京兆府昭應縣界
惠昭太子寧陵　在京兆府昭應縣界
莊恪太子永陵　在京兆府昭應縣界
恭安太子倚陵　在京兆府昭應縣界
永徽三年四月進獻昭二陵令為從五品丞為從七
品
景龍二年三月十一日勑諸陵所使來往宜令所支
預料所須送納陵署仍令署官檢校隨事供擬不得
差百戶私備支承
開元二年昭成皇后靖陵在洛陽上令舅希瑊往樹
碑上曰其須取第一手遂令魏知古宣旨令中書侍
郎蘇頲為碑文頲因極言帝王及后禮無神道碑近

則天皇后崇尚家代猶不敢務碑刻爲述聖紀且事不師古動不合法若靖陵獨建即陛下祖宗之陵皆須追建上從其言而止

二十三年十二月三日勅諸陵使至先立封封内有舊墳墓不可移改自今以後不得更有埋葬大曆十四年十月代宗山陵靈駕發引上號送于承天門見轀輬不當道指丁未間問其故有司對曰陛下本命在午故不敢當道上號泣言曰安有枉靈駕而謀身利乃命直午而行

元正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勅諸陵栢城四面各三里内不得葬如三里内一里外舊塋須合祔者任移他處

元和元年十二月太常奏隱太子章懷懿德節愍惠莊惠文惠靖恭昭靖凡太子陵代數已遠官額空存今請除陵戶外並停從之二年正月停諸陵留守四年閏三月二十八日勅諸陵臺令每季集宜令正衙辭見八年七月宗正卿至詞奏永康興寧順三陵及諸太子陵並詣三百步外任人興墓從之十五年二月山陵使奏准崇陵例當使合置副使兩員李翱官是宗卿職奉陵寢按行陵地公事已終便請兼充副使專于陵所句當從之

大和八年七月大雨雹定陵東廊下地裂一百三十七尺深五尺詔宗正卿李仍叔啓告修塞

會昌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勅節文諸陵栢栽今後每至歲首委有司于正月二月七月八月四箇月内擇動土利便之日先下奉陵諸縣分明榜示百姓至時與設法栽植畢日縣司與守塋使同點檢據數牒報典折本戶税錢

文德元年僖宗晏駕以左僕射平章事孔緯充山陵使祔廟畢准故事不入廟上遣中使日赴延英合令依舊視事

唐會要卷第二十一

唐會要卷第二十二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寔封四百户臣王溥纂

社稷　祀風師雨師雷師壽星等
岳瀆　前代帝王　龍池壇

社稷

舊儀注祭犧牲不得捶扑傷殞死則埋之若有創病者別卜

武德九年正月親祀太社記曰吉日惟戊親祠太社率從百僚以祈五穀今既南畝俶載東作方興州縣致祀宜盡祗肅四方之人咸勤殖藝別其姓類命為宗社京邑庶士臺省群官里閈相從共遵社法以時供祀各申祈報具立節文明為典制

咸亨五年三月十日詔春秋二社本以祈農比聞除此之外別立當宗及邑義諸色等社遠集人衆別有聚斂遞相承糾浪有徵求雖于吉凶之家小有畢助在于百姓非無勞擾自今以後宜令官司禁斷

神龍元年五月詔于東都建置太社禮部尚書祝欽明問禮官博士曰周礼田主各用所宜之木今太社主用石何也礼官太常少卿韋叔夏國子司業郭山暉太常博士張齊賢尹知章議曰春秋傳曰君以軍行　社釁鼓祝奉以從書曰不用命戮于社之主蓋用石為之奉謂將行也是鄭玄以社主用石崔靈恩三禮義宗曰社之神用石以土地所主最為寔故用石也又呂氏春秋云殷人之礼其社用石後魏書云天平四年四月太社石主遷于社宮是社主用石古有明說周礼田主各用所宜之木者彼謂人間之社非太社也又檢舊社主長今尺六寸方一尺六寸付禮官博士等議其制度礼官韋叔夏等又議曰社主制度長短在礼無文且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謂之社事則社之神主可載而行今詳議以為主既可載明非過重案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韓詩外傳云天子大社方五丈諸侯半之蓋以五是土數故壇方五丈其社主望准五數長五尺准陰之二數方二尺剡其上以象物生方其下以象地體埋其半以根在土中而本末均也則神道設教法象有憑其尺請用古尺又撿舊社稷壇趾四方設以方色准中央數尺以黃土韋叔夏等又議曰韓詩外傳云天子太社廣

五尺各分置四方色訖上冒以黃土說者云冒以黃
土者象王者覆被四方據此則合用黃土遍覆壇上
今撿舊壇之上亦依方色唯中央數尺飾以黃土則
是覆被之道有所不及既乖舊制望請准古改造于是
以方色飾壇之四面及四陛其上則以黃土覆之祝
欽明又建議曰周頌載芟篇敘曰春籍田而祈社稷
也礼記天子為籍千畝諸侯籍百畝即此緣有籍田
自為立社王社侯社因此有名卿大夫以下無籍田
所以成群置社籍田壇祭止是王社社者直云籍田
近日改名先農之祭不知王社根本魏代妄設三牢
群說紛紜乍毀乍立晉氏徒云有廢不知仍在籍田
千畝共述其日因久不詳經典致此謬詳今者創立
社稷理宜政名典故請改儀注及式將先農以為帝
社使人聽不惑古義具存移前代之末學秉當今之
準繩豈不美歟諸礼官當加詳議礼官韋叔夏博士
張齊賢等議曰謹按祭法云王者立大社然王社所
祭之處書傳無文漢書郊祀志漢與已有官社未立
官稷遂于官社後立官稷以夏禹配食官社以后稷
配食官稷臣瓚云案高紀立漢社稷所謂太社也時
又有官社配以夏禹所謂王社也見漢祠令而未立
官稷至此始立之光武中興不立官稷相承至今魏
以官稷為帝社故摯虞議曰魏氏故事立大社帝社
是也晉初或廢或置皆不言當時所置之處或云兩
社同處王社在大社之西崔氏皇甫氏並云王社在
籍田引詩籍田而祈社稷為證本謹案衛宏漢舊義
春始東耕于籍田官祀先農則神農也又五更要義
云立壇于田所以祠先農壇之制度如壇魏秦議云
風伯雨師靈星先農與社稷為國之六神晉大始四
年上耕于東郊以太牢祀先農又周隋舊儀及皇庙
新禮先農皆祭帝神農配以后稷是則皇社先農其
來自遠各在祀典不可合而為一今欲崇立帝社實
會禮經望于籍田之中別立帝社帝稷配以禹棄則
先農帝社兩祠咸秩協載芟之義符祭法之文祝欽
明又議曰籍田之祭本是王社承前若祠先農共是
句龍后稷烈山之子亦謂之農周棄繼之皆祀為稷
共工之子后土王名湯既勝夏欲遷不可社稷主祭
唯此二神祭法所載祀典皆自皇帝以下羲農二皇
不列常祀豈有社稷祭上敢炎皇正經典籍曾無此
語曆淺諸儒妄為曲說假如蜡主先穡鄭玄云若神
農徒見易之揉木即云若神農耳如其遠推遂古唐

蜡在神農前將為先穡有何不可此亦鄭之謬妄不尋祭法根源後儒守株即以為定始立社稷祈報准祭共工烈山神農來報大功何不遠取祈報即明三皇以上朴略洪荒帝王之道無取為教魏秦靜者又何知社稷先農妄分為二且六宗之義先儒猶且紛然六神之言秦靜憑何分析習俗達謬殊不可依豈有一籍田中置四壇墠先農王社同實異名一種后稷句龍道更無形影分祭四牢徒費豈是爾愛其羊又言漢祀禹神此義更殊未得若將禹平水土功大句龍成湯革夏社時何不替句龍祀周棄既將易夏禹寧可獨遺漢德不逮殷湯祀禹無乃為謟後王更無遵用明其一時謬僻禮官今欲效僻張禹無乃迂于前以王社沒于先農欲依祀典正號令乃更加兩祀亦恐剩謬增多退傳禮官更重詳度其依經勿據俗儒于是羊敍夏張齊賢等又奏曰謹按經典無先農之文語記祭法云王自為立社曰王社先儒以為其社在籍田之中詩在芟云春籍田而祈社稷是也永徽年中猶名籍田垂拱以後删定始改為先農與社未是一人妄有改張以惑人聽其先農壇請改為帝社壇以應禮記王社之義其祭先農禮改為帝社禮准令用孟春吉亥祀后土以句龍氏配之從之于是改先農壇為帝社壇于帝社壇西置帝社壇禮同太社太稷其壇不備方色所以異于太社也至開元定禮除帝稷之議祀神農氏于壇上以后稷配至今以為常典也

開元十九年正月二十日勅普天華土崇德報功饗祀惟殷封割滋廣非可以全惠養之道協靈祇之心其春秋二時社及釋奠天下諸州府縣等並停牲牢惟用酒脯務存修潔足展誠敬自今以為常式至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勅春秋祈報郡縣常礼比不用牲豈云血祭陰祀貴臭神何以歆自今以後州縣祭祀特以牲牢宜依常式其年六月二十八日勅大祀中祀及州縣社稷依式合用牲牢餘並用酒脯至正元五年九月十二日國子祭酒包佶奏春祭社稷准礼天子社稷皆太牢至大曆六年十月三日勅中祀少牢社稷是中祀至今未改勅旨宜准礼用太牢天寶元年九月九日勅社為九王之尊稷乃五穀之長春祈秋報祀典視尊如聞祭官祇事不全備礼朕永惟典故務在潔誠俾官吏之盡心庶蒼生之蒙福今後祭官等廢事之間陪宜精潔兩京委御史臺諸

郡委採訪使有違犯者其錄聞奏其社壇側近仍禁
樵牧其百姓私社亦宜與官社同日致祭所由撿校
三載二月十四日詔社稷列爲中祀頗紊大猷自今
以後社稷及日月五星並升爲大祀仍以四時致祭
諸星爲中祀長慶三年正月祠部員外充太常礼院
修撰王彦威奏謹按礼云社者神地之道也郊特牲
而社稷太牢鄭玄以爲國中之神莫貴于社故前古
爲大祀至天宝三載二月十四日勑云祭祀之典以
陳至敬名或不正是相奪倫况社稷孚祐百代蒙福
列爲中祀頗紊大猷自今以後昇爲大祀爾後因循
又依開元禮爲中祀然而牲用太牢太尉攝行事祭
之日不坐並是大祠之義　知列爲中祀是因循謬
誤教人報本未極崇嚴有因之儀唯此厭屈今請准
勑昇爲大祠庶合禮中從之開成五年十一月吏部
奏准四年正月詔書大祠並差三品以上官充祭太
社大稷攝司徒司空並合差三品官行事伏緣諸司
三品官員額絶少其中或有假故無官可差其每年
祭太稷攝司徒司空請准舊例取左右庶子少詹事
及諸司少卿監通攝制可
　祀風師雨師雷師及壽星等

天寶四載七月二十七日勑風伯雨師濟時育物謂
之小祀頗紊彝倫去載衆星以爲中祀永言此義固
合同升自今以後並宜升入中祀仍令諸郡各置一
壇因春秋祭祀之日同申享祠至九月十六日勑諸
郡風伯壇請置在社壇之東雨師壇在社壇之西各
稍北三數十步其壇卑小于社壇造其祀風伯請用
立春後丑祀雨師立夏後申祀所祭各請用羊一籩
豆各十簠簋俎一酒三斗應緣祭須一物已並以當
群公廨社利充如無即以當處官物充其祭官准祭
社例取太守以下充五載四月十七日詔曰發生振
蟄雷爲其始畫卦陳象威物效靈氣寔本于陰陽功
大施于動植今雨師風伯久列于常祠唯此震雷未
登于群望其以後每祭雨師宜以雷師同壇祭共牲
別置祭器至正元二年四月二十三日詔問礼官其
風師雷師祝版署訖合拜否太常博士陸淳奏曰以
是小祠准禮又無至尊親之祭文今雖請御署拔詳經
據並無拜礼詔曰風師雨師爲中祠有烈祖成命况
在風雨至切蒼生令礼雖無文朕當屈己再拜以申
子育之意仍永爲常式本是小祀開元禮無樂章及升爲中祀乃用登歌一部天寶以來嘗借天帝樂章用之本太常卿董晉奏請補其闕至正元六年五月十四日詔秘書監包佶補之

雨師亦准此風師壇舊在通地門外道北二里正元
三年閏五月二十一日以宫城壹時勑于宿敬又近
章敬寺恐神靈不安詔有司于滻水東擇地移之其
年七月二十一日遣太常少卿裴郁致祭告移之
四年四月詔有司自開元以來升風師雨師為中祀
假郊廟樂章未奏撰遂令于邵等分撰之六年五月
以風師雨師武成王等樂章付有司施行之
元和十五年太常礼院奏來年正月三日皇帝有事
于南郊同日立春後丑祀風師按周禮大宗伯官猶
以燎祀風師鄭玄云風箕星也故令礼立春後丑于
城東北就箕星之位為壇祭之礼祀昊天上帝于圜
丘有神咸秩箕星從祀之位在壇之地三等伏以皇
帝有事南郊徧祭之義百神咸在其五方帝并日月
神州以下緣對昊天上帝皇帝祇尊不得申並為從
祀悉無上公行事并御署祝版之儀風師既是星神
厥降之儀使當陪祭如非遇郊祀其特祭如常儀
開元二十四年七月十二日有上封事者言月令云
八月日會于壽星祠于大社壇享之勑曰宜令所司
特置壽星壇常以千秋節日修其祀典二十六日勑
壽星壇宜祭老人星及角亢七宿著之常式

嶽瀆

武德二年十月二十九日親祠華岳舊儀嶽瀆以上
祝版御署訖北面再拜證聖元年有司上言曰伏以
天子父天而母地兄日而姊月于礼應有再拜之儀
謹按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天子無拜公侯之禮
臣還以為夫尊卑之序其日月以上請依舊儀五岳
以下署而不拜制可之
開元十一年四月二十六日勑霍山宜崇飾祠廟秩
視諸侯蠲山下十户以為洒掃晉州刺史春秋致祭
二十五年十月八日勑三時不害百穀用成遂使京
坻遍于天下和平之氣既無遠而不通種祀之典亦
有祈而必報宜令中書令李林甫等分祭郊廟社稷
尚書左丞相裴耀卿等分祭五岳四瀆至二十八年
十月三日勑感而遂通神之鑒也祈而必報礼之經
也今農以畢功歲則太稔京坻之積寰海攸同用陳
蠲潔之薦以答明靈之祉宜令侍中牛仙客等分祭
郊廟社稷岳瀆等其四海四鎮及名山岳瀆使有道
路由過者亦宜便祭至天寶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詔今歲西成頗為善熟宜令光祿卿嗣鄭王希言等
分祭五岳其四瀆名山並委所由郡長官擇日致祭
至天寶七載十一月十七日朕祇肅郊祀祈在三農
冀幽贊之有憑必昭報而無闕宜令工部尚書郭虚

巳等分祭五岳四瀆八載九月三十日詔揚禱豊穰
群官樂業思崇聖秩用展虔誠宜令崇正鄉褒信王
璆分祭五岳四瀆又至天寶十載二月二十一日遣
嗣吳王祇等分祭五岳四瀆具行册礼至元二年八
月詔太常卿裴郁等十人各就方鎮祭岳瀆等舊礼
皆因郊祀望而祭之天寶中始有遣使祈禱之祀至
德中又加西嶽金天王中嶽中天王及諸岳瀆王公
之號今用遣使之禮非正也其年五月十五日太常
卿董晋奏五岳四瀆伏准開元禮每年各以五郊迎
氣日祭之其祝版並合御署自上元元年中祠小祠
一切權停自後因循不請御署其祝版欲至饗祭日
所司准呈先進取御署附驛發遣勅旨宜依仍委所
司每至時先奏附中使送往十二年二月太常博士
裴堪奏謹按舊儀嶽瀆以祝版御署訖北面再拜証
聖元年有司上言曰伏以王者父天而母地兄日而
姊月于礼應有再拜之儀謹按五嶽視諸侯之禮其
日月以上請依舊儀五岳以下署而不拜制可至元
修礼五岳四瀆皇帝無親祭禮儀其祝文皆云嗣天
子某謹遣某官敢昭告于某岳某瀆之神讀訖皆申
再拜祭五龍神但云献官再拜此則有司行事皆有
拜文今臣與禮官等通詳典制暨辨所宜　聞禮擬
于時議則求古無文可質正者則推類以明之臣愚
以為三才之尊各申所極尊有所統礼亦宜差若無
比視何以辨等故礼云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
餘山川視伯子男議者以岳瀆既比公侯則礼如人
臣矣其于祭也則人君不合有拜臣之儀謹按五經
通義云星辰　月五岳四瀆皆　地之別神從官也
因郊而祭者緣天地之意亦欲及之也又礼記云非
其臣則答拜鄭玄主云不臣人之臣也則星辰嶽瀆
既是天地從官恐人君不得如公侯之禮而臣下之
也何以言之王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星辰視昆弟
岳瀆視公侯以此明之星辰岳瀆是天地之臣也伏
視人臣也陛下與天地為子遣使申祭恐不合令受
天父母地從官之拜宜有以答之故開元禮祭岳瀆
祝文皇帝稱名又云謹遣于義有必拜之文是國家
著禮以明神為教不以臣下為礼以臣等所見並請
依證聖元年定制有司行事須申拜禮

前代帝王

顯慶二年七月十一日太尉長孫無忌議曰謹按祭
法云聖王之制禮也法施于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

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又堯舜禹湯文武皆有功烈于人及日月星辰人所瞻仰非此族也不在典祀惟此帝王合與日月同例常加祭享義在報功爰及隋代並尊師與其漢高祖祭法無文但以前代及今多行秦漢故事始皇無道所以棄之漢高興章法垂于後自隋以上亦在祠例大唐稽古垂化罔羅前典惟此一礼咸秩未申令新禮及令無祭先代帝王之文今請幸遵故定修附禮文令三年一祭仍以仲春之月祭唐堯于平陽（以契配之）祭虞舜于河東（以皋陶配）祭夏禹于安邑（以伯益配）祭殷湯于偃師（以伊尹配）祭周文王于酆（以太公配）祭武王于鎬（以周公召公配）祭漢祖于長陵（以蕭何配）詔可麟德二年車駕東幸將封岱嶽十一月至滎陽　祭紀信墓追贈驃騎大將軍

開元二十一年正月一日詔自古聖帝明王岳瀆海鎮用牲牢餘並以酒脯充奠祀其年十一月六日雲州置魏孝文帝祠堂有司以時享祭（州有魏故明堂遺趾乃于其上置廟焉）

天寶二年三月二十八日追尊皐陶為德明皇帝涼武昭王為興聖皇帝各與立廟每歲四季月享祭至寶應年禮儀使杜鴻漸請停四時享獻三載五月二十二日置周文王廟以同德十人四時配享六載正月十一日勑三皇五帝創物垂範永言龜鏡宜有欽崇三皇伏羲（以句芒配）神農（以祝融配）軒轅（以風后力牧配）五帝少昊（以蓐收配）顓頊（以玄冥配）高辛（以稷契配）唐堯（以羲仲和叔配）虞舜（以夔龍配）其擇日及置廟地量事營立其樂器請用宮懸祭請用少牢仍以春秋二時致享共置令丞令太常寺檢校

七載五月十三日詔上古之君存諸氏號雖事先書契而道著皇王緬懷厥功寧王咸秩其三皇以前帝王宜于京城內共置一廟仍與三皇五帝廟相近以時致祭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有巢氏燧人氏其祭料及樂請准三皇五帝廟以春秋二時享祭歷代帝王肇跡之處未有祠宇者所由郡置一廟享祭仍取當時將相德業可稱者二人配享夏禹王都安邑（今夏縣以虞伯益秩常伯夷配）殷王湯都亳（今穀縣以阿衡伊尹左相仲虺配）周文王都酆（今咸陽縣先有廟以師尚父齊太公望配之）周武王都鎬請入文王廟同享（太師周公太保召公配）秦始皇帝都咸陽（丞相李斯將軍王翦配）漢高祖起沛（今彭城縣太傅張良相國蕭何配）後漢光武皇帝起南陽（司徒鄧禹將軍耿弇配）魏武皇帝都鄴（侍中荀彧太尉鍾繇配）晉武帝都故洛陽（司空張華大將軍羊祜配）後魏道武皇帝起雲中（太尉長孫

(嵩尚書崔玄伯配)周文帝起文翊(尚書蘇綽大將軍于謹配)隋文帝封隋
漢東(僕射高熲大將軍賀若弼配)令郡縣長官春秋二時擇日粢
盛蔬饌時菓配酒脯潔誠致祭其忠臣義士孝婦烈
女史籍所載德行彌高者所在宜置祠宇量事致祭
殷相傅說(汲郡)殷太師箕子(汲郡)宋公微子(睢陽郡)殷少師
比干(汲郡)齊相管夷吾(濟南郡)晉卿羊舌叔向(絳郡)魯卿季
孫行父(魯郡)鄭卿東里子產(滎陽郡)燕上將軍樂毅(上谷郡)
趙卿藺相如(趙郡)楚三閭大夫屈原(長沙郡)漢大將霍光
(平陽郡)漢太傅蕭望之(萬年縣)漢丞相邴吉(魯郡)蜀丞相諸
葛亮(南陽郡)以上忠臣一十六人周太王子吳太伯(吳郡)
伯夷叔齊(河東郡)吳延陵季札(丹陽郡)魏將段干木(陝郡)齊
高士魯仲連(濟南郡)楚大夫申包胥(富水郡)漢將軍紀信
(華陽郡)以上義士八人周太王妃太姜(新平郡)周王季妃
太任(扶風郡)周文王妃太姒(張安縣配文王之廟)享魯大夫妻敬
姜(魯郡)鄒孟軻母(魯郡)陳宣孝婦(睢陽郡)曹世叔妻大家(扶風
郡)以上孝婦七人周宣王齊姜(長沙郡)衛太子恭姜(汲郡)
楚莊樊姬(富水郡)楚昭王女(富水郡)宋公伯姬(睢陽郡)梁宣
高行(陳留郡)齊杞梁妻(濟南郡)趙將趙括母(趙郡)漢成帝
班婕妤(扶風郡)漢元帝馮昭儀(咸陽郡)漢太傅王陵母(彭城
郡)漢御史大夫張湯母(萬年縣)漢河尹嚴延年母(東海郡)

漢淳于緹縈(濟南郡)以上烈女一十四人並令郡縣長
官春秋二時擇日準前致祭歷代帝王廟每所差側
近人不課戶四人有闕續填仍關戶部處分至十二
載七月二十八日有勅停廢九載十一月十六日周
武王漢高祖于京城京內　置一廟并置官吏
正德二年八月道士李國正奏皇室仙系修崇靈路
請于昭應縣南三十里山頂置天華上宮露臺天地
三婆父皇道君太古天皇中古伏羲媧皇等祠堂并
置洒掃宮戶一百人又于縣之南義扶國故湫置祠
堂並許之昭應縣令梁鎮上疏其畧曰天地婆父祀
典無文言甚不經義無可取若陛下特與天地祖宗
之廟必上天黜向背之責又夫湫者龍之窟也龍得
水則神無水則螻蟻之匹也故知水存則龍在水竭
則龍亡今湫竭已久龍安所存何必崇飾祠宇豐潔
奠　其三皇五帝則兩京及所都之處已建宮觀祠
廟時設齋醮饗祀其湫既竭不可更置祠堂又不當
更為天地建立祖宗廟臣並請停其三皇道君天皇
伏羲女媧等既先各有廟望于本祠依禮齋祭制曰
可
大曆五年四月鄜坊節度使臧希讓上言坊州軒轅

皇帝陵闕請置廟四時饗祭列于祀典詔從之

永泰二年五月詔道州舜廟宜蠲近廟兩京充掃除（從刺史元結所請也）

元和十四年正月勅周文王武王祠宇在咸陽縣宜令有司精加修飾

天祐二年六月十五日封楚三閭大夫屈原為昭靈侯舜帝二妃祠為懿節祠

龍池壇

開元二年閏二月詔令祠龍池六月四日右拾遺蔡孚獻龍池篇公卿以下一百三十篇太常寺考其詞合音律者為龍池篇樂章共録十首（紫微令姚元崇右拾遺蔡孚太府少卿沈佺期黃門侍郎盧懷慎殿中監姜皎吏部尚書崔日用紫微侍郎蘇頲黃門侍郎李乂工部侍郎姜晞兵部侍郎裴漼等文為樂章）十六年詔置壇及祠堂每仲春將祭則奏之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有龍見于興慶池因祀而見也勅太常卿韋縚草祭儀縚奏曰臣謹按周禮以騶虞祭四方百物發祭曰能出雲為風雨者皆曰神龍者四靈之畜亦百物也能為雲雨亦曰神也礼有公食大夫饗之文即生曰食亦曰饗矣其饗之日合用仲春之月易曰震為龍震者東方春用于時二月也饗之法請用二月有司筮日池傍設壇官致齋設籩豆如祭雨師之儀以龍致雨也其牲用少牢樂用鼓鍾奏姑洗歌南呂鄭玄云風師雨師及小祀用此樂凡六變者三變而致鱗物今享龍亦請三變舞用　舞樽用散酒以一獻周礼曰凡祭郡小祀用之也詔從之

二十三年五月一日宗子請率月俸于興慶宮建龍池聖德頌以紀符命望令皇太子中書令張九齡礼部尚書李林甫充檢校使從之五日宗子請令寧王憲題額侍中裴耀卿充撰勒使（至天寶二年五月五日又皇建主殿中監衆信王璆撰文皇太子書并題額）

正元六年六月復祭五龍壇

元和十二年四月上以自春以來時雨未降正陽之月[illegible]遂幸興慶宮堂祈雨忽有[illegible]鶴浮沉水際群類翼從左右咸異之俄而不見方悟龍神之變化遂相率蹈舞稱慶後大雨果下

唐會要卷第二十二

唐會要卷第二十三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實封四百户臣王溥纂

武成王廟　寒食拜掃　緣祀裁製
牲牢　忌日

武成王廟

開元十九年四月十八日兩京及天下諸州各置太公廟一所以張良配享春秋取仲月上戊日祭諸州賓貢武舉人准明經進士行鄉飲酒禮每出師命將辭訖發日便就廟引辭仍簡取自古名將功成業著弘濟生人准十哲例　享至乾元元年九月十二日太常少卿于休烈奏臣一　因秋享漢祖廟見傍無侍臣享太公廟有張良在側伏以子房生于漢楚翊奉高祖坐籌帷佐天下考其年代不接太公自古配食廟庭陪葬陵寢皆取當時佐命同受哀榮太公人臣不合以張良配享請移于漢祖廟勑旨依

上元元年閏四月十九日勑文定禍亂者必先于武德拯生靈者諒在于師正昔周武創業克寧區夏惟師上父寔佐興王況德有可師義當禁暴稽諸古昔爰崇典礼其太公望可追封為武成王有司依文宣王置廟仍委中書門下擇古今名將准文宣王置亞聖及十哲等享祭之典一同文宣王至建中三年閏正月二十五日禮儀使顏真卿奏武成王廟用樂臣伏以自太公封武成王追封之禮與諸侯王名位義同廟庭用樂合准諸侯之數今請每至釋奠奏軒懸之樂勑旨宜付所司至七月十一日史館奏伏表今年五月十五日勑武成王廟配享人等宜令史館參詳定名聞奏者又准開元十九年四月勑宜揀取自古名將十人充十哲漢太子少傅張良先以配享齊大司馬田穰苴吳將軍孫武魏河西太守吳起燕昌國君樂毅秦武安君白起漢淮陰侯韓信蜀丞相諸葛亮尚書右僕射衛國公李靖司空英國公李勣七十二弟子齊將孫臏越相國范蠡趙將信平君廉頗齊將管仲齊將安平君田單趙將馬服君趙奢大將軍武安君李牧秦將王翦漢相平陽侯曹參梁王彭越右丞相絳侯周勃太尉條侯周亞夫大司馬冠軍侯霍去病大將軍長平侯衛青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前將軍李廣後漢太傅高密侯鄧禹大司馬廣平侯吳漢征西將軍夏陽侯馮異建威將軍好畤侯耿弇執金吾寇恂佐將軍膠東侯賈復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太尉新豐侯段熲魏太尉鄧艾征東將軍晉陽侯張遼太尉槐里侯皇甫嵩蜀前將軍壽亭侯關羽車騎將軍西鄉侯張飛吳南郡太守周瑜南郡太守孱陵侯呂蒙大司馬陸抗丞相陸遜晉征南將軍南城侯羊祜鎮南將軍當陽侯杜元凱撫軍將軍襄陽侯王濬太尉長沙公陶侃車騎

將軍康樂侯謝玄前秦丞相王猛前燕太宰慕容恪宋司空武陵侯檀道濟征虜將軍王鎮惡後魏太尉長孫嵩北齊左僕射太原慕容紹宗右丞相咸陽王斛律光梁太尉王僧辯周大冢宰宇文献太傅燕國公于謹右僕射鄭國公韋孝寬陳司空南平公吳明徹隋尚書令越國公楊素右武侯將軍宋國公賀若弼上柱國新義公韓擒虎上柱國太平公史萬歲皇朝司空河間王孝恭右武侯將軍鄂國公尉遲敬德右武衛大將軍邢國公蘇定方禮部尚書聞喜縣公裴行儉夏官尚書王孝傑佐武大將軍韓國公張仁亶兵部尚書中山郡公王晙兵部尚書代國公郭元振太尉臨淮王李光弼太尉汾陽王郭子儀

天寶六年正月勅鄉貢武舉人上省先令謁太公廟

每拜大將及行師尅捷亦宜告捷

貞元二年二月刑部尚書知刪定關播奏上元詔擇古今名將十人于武成王廟配饗如文宣廟之儀伏以太公古稱大賢令其下置亞聖賢之有聖于義不安且孔門十哲皆是當時弟子今所擇名將年代不同于義既乖于事又失臣請刪去名將配享之儀及十哲之稱從之四月詔武成王廟樂章並未奏撰宜令于邵等撰進四年八月十三日兵部侍郎李紓奏准開元十九年勅置廟以張良配享准式以太常卿少卿丞等充三獻官祝文云皇帝遣某官敢昭告于至上元元年追贈為武成王享祭之典一同文宣王有司因差太尉充獻兼進礼于親署臣以今月三日蒙差攝祭方覩廟儀伏以太公即周之太師張良漢之少傅聖朝列于祀典已極褒崇載在祠詞必資折衷理或過當神何敢當今者屈禮于至尊施敬于臣佐每謂御署並稱昭告于上下之祭竊謂非宜一同文宣王恐未為允臣以為文宣王垂教百代宗師五常三綱非其訓不明有國有家非其制不立故孟軻稱有生人以來一人而已由是正素王之法加先聖之名樂用功懸獻差太尉尊師崇道雅合正經且太公述作止于六韜勳業形于一代豈可擬其盛德均其殊禮哉前件祝文請自今更不進署其敢昭告請准式差太常卿以下詔令百寮集議闡奏兼大理卿于頎等四十六人議同李紓尚書右司侍郎中嚴況等議曰謹按李紓所奏援引訓典比量礼度祝文輕重之殺獻官尊卑之節誠至當矣推而廣之抑未盡也夫人名數號先聖所以褒崇哲令德之人謂其言可以範圍其行可以施百代其業可以振千古苟未至也則不虛美其于太公兵權奇計之人異當殷辛失德八百諸侯皆歸于周時惟鷹揚以為佐命在周有大功矣于殷謂之何哉祀典不云乎法施于人則祀之如仲尼之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書定禮樂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後王及學者皆宗師之可謂

法施于民矣貞觀中以其兵家者流始令磻溪立廟開元中漸著上戊釋奠之禮其于進寵不為薄矣上元之際執事者苟以兵戎之急遂尊武成封王之號擬議于文宣王優劣萬殊不可以訓礼不云乎擬人必于其倫太公之于聖人非倫太史公以韓非與老子同傳人到于今非之高祖封韓信為侯自恥于絳灌等列況聖朝褒美之務其可雷同乎愚以為宜去武成及王字依舊令為齊太公廟人無間言矣享獻之事餘依李紓所奏刑部員外郎陸淳等六人議曰臣聞統天下者礼法也救天下者權數也拯難者常以權變礼以數易法有國者則尚德而賤數尊礼而畮權何者礼法行則人安其分務于脩身權數騁則人思變常務于苟得安其分理之源也思變常亂之本也故救一時之弊者事不可貽于將來垂萬世之法者道必不行于當代切以武成王殷臣也見紂之暴不能諫而佐武王以傾之于周則社稷之臣矣于殷謂之何哉且夫尊其道者必師其人必尚其行使天下之人入是廟也登是堂也稽其人可以思見師其道所由致法則俾夫立節死義之士安所措其心乎聖人所以尊堯舜賢夷齊不法揖文不賛伊呂先之以敬讓導之以禮樂蓋謂此也使武成之名與文宣為偶權數之畧與道德齊衡恐非不刊之典也臣愚謂宜罷上元追封立廟之制依貞觀于磻溪置祠令有司以時享奠斯得禮之正也左領軍大將令狐建等二十四人議曰當今兵革未偃宜崇武教以尊古重忠烈以權今欲有貶損恐非激勸之道也追尊王位以時祠之為武教之至若不尊其禮則無以重其教也文武二教固同並立廢亦不可況其典禮之制已歷三聖今欲改之恐非其宜也至九月十六日有勑以上將軍以下充獻官餘依李紓所奏

天祐二年八月十三日中書門下奏遷都以來武成王廟元來置立今請改為武名王選地建造其制度配享皆准故事從之

寒食拜掃

龍朔二年四月十五日詔如聞父母初亡臨喪嫁娶積習日久遂以為常亦有送葬之時共為歡飲遞相酬勸酣醉始歸或寒食上墓復為歡樂坐對松檟曾無戚容旣玷風猷並宜禁斷

開元二十年四月二十四日勑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相傳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廟享何以用展孝

思宜許上墓用拜掃禮于塋南門外奠祭撤饌訖泣辭食餘于他所不得作樂仍編入禮典永為常式

二十九年正月十五日勑凡庶之中情禮多闕寒食上墓便為燕樂者見任官典不考前資殿三年白身人決一頓

貞元四年正月詔比來常參官請假往東郊拜掃多曠廢職事自今以後任遣子弟以申情禮

元和三年正月勑朝官寒食拜掃又要出城並任假內往來不須奏聽進止

長慶三年正月勑寒食掃墓著在令文如聞比來妄有妨阻朕欲令群下皆遂弘誠自今以後文武百官有墓塋域在城外并京畿內者任往拜掃但假內往來不限日數有因此出城假開不到者委御史臺勾當仍自今以後內外官要覲親于外州及拜掃並任准令式年限請假

大和三年正月勑文武常參官拜掃據令式五年一給假宜本司准令式處分如登朝未經五年不在給假限八年八月勑釐革應緣私事並不許給公券今臣等商量惟寒食拜掃著在令式衛恩乘驛以表哀榮違遲聖旨重頒新命其應緣私事及拜掃不出府界假內往來者並不在給券限庶存經制可久遵行從之

開成四年二月中書門下奏常參官寒食拜掃奏進止准往例給公券者臣等謹按舊制承前常參官應為私事請假于州往來並給券牒

緣祀裁製

舊儀每祭籩豆之數各異至顯慶二年始一例大祀籩豆各十二中祀每十小祀各八

舊儀注大祀中祀並前七日十日小祀並前五日筮日皆于太廟南門之外卜吉而行之其遇廢務日並不迴避

貞元十五年十二月一日太常卿齊抗等奏每年大中小祀都七十祭其四立二分二至臘上辛吉亥等日蓋為氣節也其後寅後申後亥後丑等日蓋謂星次也伏以氣行有時刻星位有次舍或定用日或定用辰不可改移請依舊制其或有別禱祭即是太卜署擇日請並准四月六日勑廢務日不用遂為故典

舊儀注無日蝕廢祭之文元年建丑月祠部奏曰來年建寅月一日祈穀祀昊天上帝是月司天臺預奏其日太陽虧時禮儀使于休烈奏曰臣謹按曾子問

曰當祭而日食其祭也如之何夫子曰接祭而已矣
雖至未殺則廢漢初平四年正月當祭南郊日蝕又
將冠禮博士孫與八座議以為正月元日太陽虧而
冠有裸獻之禮有金石之樂是為闕突不肅見異不
怵惕也望陛下太常別擇日其二日祭太一准禮儀
物同祠祈既緣日蝕各守本司亦望同下太常更擇
日制曰可
舊制每歲大中小祀凡七十九祭皆冠定日辰著為
祀典其與本文相當則祭更不卜日三十四祭准禮
但言時月不定日辰太卜署至時擇日

正月一十二祭

上辛祈穀祀昊天上帝于圜丘祀前一日祭高祖一
室立春日祀青帝于東郊亥日享先農于東郊立春
後丑日祀風師于國城東北立春日祭東岳天齊王
東鎮東安公東海廣德王東瀆長源公以上准礼令著定日
薦獻大青宮享太廟祀九宮貴神于東郊以上至時卜日

二月十祭

上丁釋奠文宣王上戊釋奠武成王春分祀朝日于
東郊社日祭太社太稷以上准禮令著定日祭五龍壇登馬祖
開氷井祭司寒之神祭東氷井西氷井享文敬太子
惠昭太子廟並同日以上至時卜日

四月十祭

立夏日祀赤帝于南郊立夏後申日祀雨師雷師于
國城西郊立夏日祀南岳司天王南鎮永興公南海
廣利王南瀆廣利公以上著定日期薦獻太青宮享太廟雩
祀昊天上帝于圜丘祀前二日告太宗一室以上至時卜日

五月四祭

夏至日祭皇地祇于方丘祭前二日祭太宗一室以上
著定日期祭先妣享文敬太子惠昭太子廟以上至時卜日

六月四祭

季夏土王日禮黃帝于南郊同日祭中霤中岳中天
王以上著定日期是月後祭廣德王

七月八祭

立秋日祭白帝于西郊立秋後辰日祀靈星于國城
西南立秋日祭西岳金天王西鎮成德公西海廣潤
王西瀆靈源公以上著定日期薦獻太清宮享太廟以上至時卜日

八月八祭

上丁釋奠文宣王上戊釋奠武成王秋分祀夕月于
西郊社日祭太社太稷以上著定日期祭馬祖享文敬太子
惠昭太子廟以上至時卜日

九月二祭

季秋大享明堂享前二日告憲宗一室以上至時卜日

十月十祭

立冬祀黑帝于北郊立冬後亥日祀司中司命司人司祿于國城西北立冬日祭北岳安天王北鎮廣寧公北海廣澤王北瀆清源公以上著定日期薦獻太清宮享太廟祭神州地祇于北郊祭前二日告高祖一室以上至時卜日

十一月六祭

冬至日祀昊天上帝于圜丘祀前二日告太祖一室以上著定日期貢舉人謁先師祭馬步享文敬太子惠昭太子廟以上至時卜日

十二月六祭

寅日蜡祭百神于南郊卯日祭太社太稷辰日臘享太廟奏祥瑞以上著定日期季冬太清宮奏祥瑞藏氷祭司寒東氷井西氷井並同日用以上至時卜日

開元九年六月五日太常奏曰伏准唐禮祭五岳四瀆皆稱嗣天子祝版皆進署切以舜典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則不合稱嗣天子及親署其祝文伏請稱皇帝謚遣某官某　致祭于岳瀆之神從之

二十三年正月七日勅承前所給明衣多于齋夕付物既不先造徒有其名自今以後明衣絹布並相前五日先給付監察使具點閱仍永為常式至大歷六年十一月三日勅自今以後五品以上及監察御史太常博士宜准式給明衣絹及浴巾餘准常例其布絹支左藏庫青苗物充其月二十日詔自今以後有大祭宜差丞相特進少保少傅尚書賓客御史大夫攝行事至天寶七年六月八日勅自今已後每差攝祭官宜令吏部揀擇朝廷有德望者充

天寶五年五月專知祠祭使王璵奏諸色祭官等並寬縱日久不惧刑憲當祭之日或違泥雨或值節序盡皆請假曾無形迹今後皆私自察訪寔無故事妄請假及不肅敬者録名奏聞望加貶責應緣行事或稍後到小疎遺望請董事大小便牒所司奪其俸祿勅旨從之九年十一月三日制曰春秋祭享用存昭敬祝史陳信必在正辭苟名位之或乖于上下而非便承前有事宗廟皆稱告享兹乃臨下之辭頗乖尊上之義靜言斯稱殊未為允自今以後每親告享太清太微宮改為朝獻有司行事為薦享諸　陵改為朝拜有司行事為拜陵應緣諸事告宗廟者並改

爲奏其郊天后土及諸祀祝文云敢昭告並改爲敢
昭薦以爲告者臨下之制故也式崇變礼庶表　心
宣事中外令知朕意其載四月二十九日制頃者每
祀黄帝乃就南郊義寔有乖禮亦非便稽諸體式理
固不然宜于皇城内西南就坤地改置黄帝壇朕當
親祀以昭誠敬仍令中書門下與禮官等更深詳定
聞奏至十二月三日詔礼神以玉奠取其誠精潔表
心温潤合德自馮紹正奏後有司用珉禮所謂君子
貴玉而賤珉不可用也况國家之富有萬方之助祭
宣于天地宗庙奠玉有虧自今以後禮神六器宗庙
奠玉並有真玉諸祀用珉如以玉難得大者寧小其
制度以取其真
寳應三年五月四日吏部尚書劉晏奏諸色祠祭委
禮儀使撰禮料爲常式祭前應撿祭器及饌物明衣
有不在者所由量事料决其行事官若出齋宫及不
到明衣及料不得妄制曰可
上元元年四月敕文有司所立秋祝之法或移于歲
或移于人君人之心寧所忍也自今以後削去其法
其中祀下祀并雜祭禮等一切停其諸應合祭礼列
于常典所用祭料一依古制務從減省以副朕心至

正元年二月十七日太常卿崔縱奏立春後丑日祀
風師立夏後申日祀雨師立秋後辰日祀靈星立冬
後亥日祀司中司命司人司禄准上元元年制中祀
小祀一切　停至永泰二年有勅優風師雨師其靈
星司中司命等壇至今猶廢勅旨靈星等壇宜令所
司准開元礼配享
大曆七年八月礼儀使楊綰奏祀官祀前一日從齋
所集于太常寺一時赴祭所如祭在皇城内者則不
集制從之仍永爲常式至十四年六月十八日太内
皇城留守張景所奏得御史臺牒景風安上等門每
至祀祭日緣祭言到尚書省授誓誡了赴朝准舊例
合早開又准監門式皇城門無文早開勅旨自今以
後祠祭授誓誡官其日既赴尚書省不須入朝貞元
六年正月詔書官有私喪公除者聽赴宗庙之祭初
御史監察者閔白禮凡有緦麻以上喪不得享薦于
是吏部奏申明曰令使行之可守九月褖服既葬公
除及聞哀　滿者請許告服赴宗庙之祭其同宮未
葬雖公除者請依前禁之輕重有倫以一王法從之
八年七月將作監元旦當攝太尉薦祭享昭德皇后
庙以私其忌日不受誡誓爲御史劾奏令尚書與禮

官法官集議于是尚書右丞相盧遵等奏曰謹按禮
記玄大夫士將奉祭于公既視濯于父母死猶是奉
祭也又按唐禮散齋有大功喪致齋有周親喪齋中
疾病則還家不奉祭祀皆無忌日不受誓戒之文雖
假寧令忌日有給假一日春秋之義不以家事辭王
事令一旦以假寧常式而廢揖祭新命酌其輕重誓
戒則祀之嚴按其禮式忌日乃循常之制詳求典據
緣薦獻不宜以忌日為辭由是亘坐罰
元和三年四月太常禮院上言太廟時享乃告廟朔
望薦食同日謹按禮經不欲数伏以太廟禘祫祭礼
重于時享准禮時享與神祫同月即其月但行禘祫
不行時享盖不欲煩是禮先重者今時享望于朔望
薦食詳求礼情叅酌輕重于是享之月其朔望薦食
亦合便停若两禮兼行即祭恐煩黷伏請每至時享
及臘享但行享禮其月朔望薦食請停餘月一准舊
制如告庙日與朔望薦食日同伏請先行告禮然後
薦食即異踈数有節合于礼中從之
長慶二年十一月監察使監察御史蘇景胤奏祠祭
稱定出齋宮等舊例准庙参不到四品以上罰二千
文五品以上罰一千文伏緣所罰稍輕更請加罰詔
曰郊庙之儀本于恭恪罰輕生慢須議稍加自今以
後有臨祭出齋者宜罰一月俸仍委監察使每具所
罰官名銜聞奏
太和九年十一月兵部尚書判太常卿充礼儀詳定
使王起請創造礼神元寶玉奏議曰邦國之礼祀為
大事拜璧之儀經有前規謹按周禮祀天地四方以
蒼璧礼天黃琮礼地青珪礼東方赤璋礼南方白琥
礼西方玄璜礼北方又有四珪有邸以礼天两圭有
邸以礼地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凡此九品器皆礼神
之玉也又云以禋祀昊天上帝鄭玄云禋煙也為玉
幣祭訖燔之而升煙以報陽也今與開元禮儀同此
則焚玉之驗也又周禮掌國之士鎮太寶器若大祭
訖事而藏之此則收玉之証也梁代崔靈恩撰三礼
義宗玄凡祭天神各有二玉一以礼神一則燔之礼
神者訖事却收祀神者與牲俱燎則靈恩之義合于
禮經今國家郊天地祀神之玉常用礼神之玉則無
臣等請下有司精求良玉創造蒼璧黃琮等九器祭
訖則藏之其燎玉即依常式從之

牲牢

武德元年十一月九日詔祭祀之本皆以為身窮民

事神有乖正直殺牛不如禴祭明德即是馨香望古推今民神一揆其祭圓丘方澤宗廟以外並可止用少牢舊用者宜用特牲待時和年豐然後克修常禮

開元二十二年正月一日勅自古聖帝明王岳瀆海鎮祭用牲牢餘並以酒脯充奠

天寶二年閏二月勅祭必奉牲礼有歸脤非將興施惠之教以廣神明之福比來脤肉所進頗多自茲以後即宜少進仍分賜祭官及應入衙常參官廚共食

六載正月赦文祭祀之典犧牲所備將有達于虔誠蓋不資于廣殺自今以後每大祭祀應用騂犢且令所司量減其數仍永為常式其年起請天地合祭四時各用二犢五常迎氣各用一犢冬至圓丘用一犢夏至方澤用一犢九宮貴神四時祭每祭各用一犢神州用一犢太廟五享每用一犢東京准上文宣王三祭每祭各用一犢東京三祭五岳每載一祭每用一犢右據舊料每載用犢五百一十四頭今請減一百六十五頭既用三十九頭餘祠享並請停用犢至上元二年九月二十二日赦文國之大事郊祀為先貴其至誠不美多品黍稷雖設猶或非馨牲牢空多未為能享圓丘方澤任依常式宗廟諸祠但臨時獻熟用懷明德之馨庶合西隣之祭其年起請昊天上帝太廟各太牢一羊豕各三餘祭隨事而供（太廟羊豕舊各九頭）

大曆六年十二月三日勅五方上帝九宮並大祠朝日夕月百神大社先農釋奠並中祠自今以後太社用犢中祠用豬羊各一委所司支給送太常寺入滌其副准前

正元十八年五月太僕奏每年四季送太常入滌羊犢送後或稱羸死准式埋訖　真偽難明伏以　色羊犢甚難擇揀如有病死者望還太僕卿准敕送替葬易辯明永為常式制曰可

忌日

貞觀十九年太宗親征高麗以五月五日行以遼陽既屬高祖忌日八座奏言臣等謹按禮云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樂此所謂星廻歲改親沒同辰思其居處不為樂事今陛下親御六軍已登寇境庶務繁擁伏待制決可以尊先聖之常經畧近代之一志望請所有軍机要切百司依式聞奏手詔答曰今既戎旅大軍事不可失在機速所以仰順古風俯從

今請神功元年七月清邊道大摠管建安王攸宜破

契丹凱還欲以是日詣闕獻俘內史王及善以為軍
將入城例有軍樂今既國家忌月請備而不奏鳳閣
侍郎王方慶奏曰臣按礼經但有忌日而無忌月晉
務帝納后用九月其月是康帝忌月于時疑不定下
太常礼官荀訥議稱只有忌日無忌月若有忌月即
有忌時忌歲益無礼據當時從訥所議軍樂是軍容
與常樂不等臣謂振作于事無嫌
正元五年八月勅天下諸上州並宜國忌日准式行
香十二年五月詔先聖忌辰終經叙慰感里之內固
在肅恭而乃遽徒燕遊歡酒作樂既乖祀法須有所
懲前邠州長史郭煦宜于袁州安置前南郭縣尉郭
暅于郴州安置魯自虔配流永州其駙馬郭曖王仕
平仍令勒歸私第先是初經代宗忌辰駙馬諸親悉
詣銀臺奉慰及廻王仕平遂邀駙馬郭曖張昭贊張
怙及曖女壻嗣許王昭曖堂弟煦暅用教坊音聲入
曾自虔並于宅中歡樂上怒之因有此詔尋亦許曖
及士平出入
永貞元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昭成皇后竇氏按國
史長壽二年正月二日崩其時緣則天臨御用十一
月建子為歲首至中宗復舊用夏正即正月行香廢
務日須改正以十一月二日為忌
元和元年正月修撰官太學博士韋公肅上疏曰准
禮無忌月禁樂今太常及教坊以正月是國家忌月
停習郊廟享宴之音中外士庶咸罷慶樂伏尋經典
切恐非宜臣謹按禮記有忌日不樂無忌月之文漢
魏以降代襲斯旨惟晉務帝將納后以康帝忌月下
禮議官荀訥王洽曹眈王彪之並當時知禮者皆稱
有忌日無忌月若有忌月即有忌時忌歲益無礼據
時從其議伏以仍前所禁皆有二十五月之中今既
遠礼須改革臣又聞曉人立法必守先王之常經
企及脩就不違聖哲之明訓下盡群言上留玄鑒不
以私懷而踰于礼節又記曰禪月徒樂明王制礼漸
去其情不應以追遠而立礼反重也今太常停習郊
廟之樂是反重而慢神有司禁中外之音是無故而
去樂詳其前典情理不倫考其沿襲又無所據倘陛
下正因循之越度法經典之明文得礼之儀傳于史
册天下幸甚詔傳中書門下令召太常卿與礼官等
學官詳議可否中書門下奏曰忌日太常寺及教坊
悉停閱習中外士庶亦皆禁斷准禮及歷代典故並
無忌月禁樂請依常教習者勅旨宜依其士庶之家

亦宜准此

開成四年十月戶部侍郎崔蠡奏臣伏以國忌行香事不師古聖心求理動法典章臣頃于延英奏陳頗有釐革陛下令史官尋討起置無文昨日閣中再承顧問雖因循未變亦無損于盛朝而除去不經異流著于異日勅旨朕以郊廟之礼奉在祖宗備物盡誠庶幾昭格忝惟忌日之感所謂終身之憂而近代以來歸依釋老徵二教而設食會百辟以行香將以仰奉聖靈冥資福祐有異皇王之術頗乖教義之宗昨因崔蠡奏論遂遣討尋本末經文令式曾不該載世俗因循雅重釐革其京城及天下州府國忌日寺觀設齋行香起自今以後並宜停其月御史臺奏請國忌日天下依舊不舉樂不視事不鞭笞伏以道釋二教漫澶虛無陛下靡所歸依誠契至理但以列聖忌日行香及茲修崇示人廣孝兼以天下州縣不舉樂不視事不鞭笞以此海內蒼生常知列聖廟諱今既停罷行香之後勅內又無其日徹樂廢公止行如舊之文伏恐遐遠之地迷其所向使與居常之日率皆無殊臣思此事終關聖慮礼曰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謂不舉吉事也伏願陛下睿留想若以設齋資福事涉不經起今罷之已有詔旨其日天下州縣不舉音樂不視公事不行鞭笞伏請重下明制依前遵守則凡在遐陬達于蠻貊不忘廟諱有裨孝礼之源勅旨設齋行香近已釐革過客停務自有典常臺司舉奏意在詳審宜依至宣宗即位之初先以列聖忌辰行香既久合申冥助用孝思其京城及天下州府諸寺觀國忌行香一切仍舊

大和七年二月勅准令國忌日惟禁飲酒舉樂至于科罰人吏都無明文但緣其日不合釐務官曹即不得決斷刑獄大小笞責在礼律固無所妨起今後縱有此類臺府更不要舉奏（均王傅王湛男損國忌日於私第決責人為御史臺所奏遂下此勅）

十五年五月太常礼院奏睿宗神主祧遷其六月二十日忌并昭成皇后十二月二日忌准禮合廢從之

開成四年五月太常寺奏今月二十二日祀先農于東郊其日與穆宗皇帝忌日同大和七年十二月八日季冬蜡祭百神與敬宗皇帝忌日同准其年十二月六日勅近廟忌辰奏樂非便冬季蜡祭又不可移變禮從宜　古有明據宜令其日懸而不樂庶叶典

經今月二十二日祀先農欲准先勅權而不樂往之
天祐二年八月八日太常禮院奏今月十二日昭宗
皇帝忌其日百官閤門奏慰後赴寺行香請爲永式
從之

諱

武德九年六月太宗居春宮揔萬幾下令曰依禮二
名義不偏諱尼父達聖非無前旨近代以來曲爲鄙
制兩字兼避廢闕已多率意而行有違誥令其官號
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兩字不連續者並不須
避
永徽二年十月七日尚書左僕射于志寧奏言依禮
舍故而諱新故謂親盡之祖今皇祖弘農府君神主
上遷請依禮不諱從之
顯慶五年正月一日詔孔宣設教正名爲首戴聖貽
範嫌名不諱比見抄寫古典至于朕名或缺其點畫
或隨便改換恐六籍雅言會意多爽九流通義指事
全違誠非立書之本自今以後繕寫舊典文書並宜
使成不須隨義改易
延和元年賈曾除中書舍人固辭以父名忠同音議
者以爲中書是曾司名又與曾父音同字別于禮無
嫌曾乃就職
永正元年十二月改淳州爲嚴州睦州還淳縣爲清
溪縣橫州淳風縣爲從化縣淳于姓改爲于以音與
憲宗名同也論者以古不諱嫌名若禹與雨丘與區
臨文不諱若文王名昌武王名發周詩曰克昌厥後
又曰一之日觱發魯莊公名同春秋曰同盟于幽宣
公名午書曰陳侯午卒之類是也今古時變故廣避
爲初憲宗爲廣陵王順宗詔下將冊爲皇太子數日
兵部尚書王紹上陳請改名紹本名與憲宗諱同時
君子非之曰皇太子亦人臣也東宮之臣當請改耳
奈何非其屬而遽請改名以避東宮豈爲禮事上耶
左司員外郎李藩曰歷代故事皆因無經學之臣而
失之卒不可復正多此類是時常貫之爲監察御史
名與東宮同獨不請改既而下詔以陸淳爲給事中
改名質克皇太子侍讀貫之不得已乃上疏改其名
大臣溺于風俗以爲細事而不正之非故事也
開成元年十一月中書舍人崔龜從奏前龔王府參
軍宋昂與御史同十年不改昨日參選追驗正身改
更稍遲殊戾勅旨宜殿兩選
會昌六年四月二十日勅中外官寮有名與御名同

者及文字點畫相似今後即任奏改音韻相近文字點畫不同不在奏改之限

咸通十二年七月侍御史李駱以奏狀内字與廟諱音同罰一季俸復執奏曰臣按礼記不諱嫌名又職制律諸犯廟諱嫌名不坐注云若禹與雨謂聲則同而字則異也今若受罰是違典例乃免之

天祐元年二月二十九日中書門下奏太常寺止敕兩字敕上字犯御名請改曰肇從之

唐會要卷第二十三

唐會要卷第二十四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實封四百戶

臣王溥纂

受朝賀　諸侯入朝

朔望朝參（常朝日附）　廊下食

受朝賀

舊制元日大陳設（皇太子獻壽次上中書令奏諸州表黃門侍郎奏祥瑞戶部尚書奏諸州貢獻礼部尚書奏諸蕃貢獻太史奏雲物侍中奏礼畢然後中書令又與供奉官獻壽時殿上皆呼萬歲按舊儀闕供奉官獻壽礼但依位次立礼畢竟無拜賀開元二十五年李林甫等具舊儀奏而行之冬至亦然）

貞觀十三年十月三日尚書左僕射房玄齡奏天下太平萬機事簡請三日一臨朝詔許之至二十三年九月十一日太尉無忌等奏請視朝坐日上報曰朕登大位日夕孜孜尤恐擁滯衆務自今以後每日常坐其後至永徽二年八月二十九日下詔來月一日太極殿受朝此後每五日一度太極殿視事朔望朝即永為常式

顯慶二年二月太尉長孫無忌等奏以天下無虞請

隔日視事許之
聖曆三年正月制朝官有期喪大功未葬不得朝賀
神龍元年二月朝則天皇帝于上陽宮因勒每十日
一朝左臺侍御史盧懷慎上表曰臣聞昔漢祖受命
五日一朝太公于櫟陽宮今日陛下豈不欲爲此乎
臣度其事業與此有異夫漢祖起布衣登皇極有天
下尊歸于父故行于此耳今陛下守文繼統嗣武開
基奉三聖之休烈當千齡之寶命順天立極蓋曰其
常不知何爲更用此道遠自三王洎乎夏殷聖帝明
王臣所覽見未有此用者陛下安所取哉臣聞事不
師古匪說攸聞禮煩則瀆抑其有義況應天去提象
綫至二里餘騎不得行列車不得方軌于茲屢出假
令愚人萬一有犯屬車之塵者陛下雖罪之何及縱
使萬全亦非重慎之道也臣望陛下徙今以後遵其
内朝一則有暢于清溫二則無煩于出入敬慎之道
誰曰不然必長至在辰元正布曆應天納祐行慶有
期則顒陛下脩法駕周羽儀然後出朝亦示天下大
禮也居常之日切顒陛下思之其年四月二十七日
上以時屬炎暑制令每隔日不坐右拾遺新恒上疏
諫曰臣聞昔漢制反支日亦通奏事又光武在軍躬
自覽疏明帝撫運夜必讀書豈以四氣炎寒妨于政
理況陛下紹登大位初啟中興六合之内莫不延首
傾聽威恩未著忠信未孚勤勞者未達冤滯者未舉
逋逃者未還浮僞者未息惠之國用凋敝倉廩空虛
獄訟猶繁澆淳尚雜外逼寇調發未寧内切飢寒
衣食不足人思陛下企望太平久矣陛下固宜兢、
業、居安慮危絶嗜慾之源從清靜之化宵衣旰食
以答蒼生之望簡賢任能以救蒼生之弊使天下翕
然一變化俗奈何以其微熱遂闕一日萬幾之事六
合之内家到戶說必謂陛下安其宮室重其晏閑怠
于黎庶怠于聽政復何以達堯心于天下復何以垂
令範于後代臣愚切爲陛下有所嘆息
開元八年九月初正冬朝會宴見蕃國王臨軒設樂
懸陳車輅備鹵伏其朝日受朝儀注藏事其年十一
月十三日中書門下奏曰伏以十四日冬至一陽初
生萬物潛動所以自古聖帝明王皆以此日朝萬國
觀雲物礼之大者莫逾是時其日亦祀圜丘皆令聽
攝官行事質明既畢日出視朝國家以來更無改易
緣修新格將其日祀圜丘遂改用小冬日受朝若親
拜南郊受賀須改既令攝祭理不可移伏請改正從

之因勅自今以後冬日受朝永為常式至天寶三載十一月五日甲子冬至勅伏以昊天上義帝在尊嚴恭惟祭典每用冬至既于是日有事圜丘更受朝賀寔深兢惕自今以後冬至宜取以次日受朝仍永為常式至永泰二年十一月三日詔以十三日甲子冬至令有司祭南郊于含元殿受朝賀至建中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初宜以冬至受朝賀

天寶六載十二月二十七日勅中書門下奏承前諸道差使賀正十二月早到或有先見或有不見其所賀正表但送省司又不通進因循日久于禮全乖望自今以後應賀正使並取元日隨京官例序立使見通事舍人奏　其表直送四方館元日伏下候一時同進勅旨依

大曆九年十一月八日勅故源王發引還神廢冬至朝賀

十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勅元日門下侍郎奏祥瑞宜停至正元四年十一月十三日中書侍郎李泌奏冬至朝賀請准元日中書令讀諸方表勅旨宜依

建中元年十一月朔御宣政殿朝集使及貢士見自兵興以來典禮廢墜州郡不上封內外不會同者二十五年至此始復舊典一州府計至者百七十有三二年正月朔御含元殿四方貢獻列為庭實復舊例也

正元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勅昔者聖賢仰觀法象因天地交會之序為父子相見之儀沿襲成風古今不易王者制事在于因人酌其情而用中順其俗而為禮感覩之義既行父子之間資事之情豈隔君臣之際中鄉思士自我為初自今以後每年五月一日御宣政殿與文武百寮相見京官九品以上外官因朝奏在京者并聽就列宜令所司即量定儀注頒示仍永編禮式（本以五月一日陰生臣子道長君父道衰非善月也因創是日朝見之儀初欲冕服）

（御宣政殿屬塗潦以常服御紫宸殿）乃至元和三年四月詔五月一日御宣政殿受朝賀禮儀停（先是創有此禮自後亦不多行至是上以術數之說礼經不載遂罷之）九年正月朔上御製紫宸殿受朝賀賦退覲伏歸營詩十一年十一月日南至不受朝賀以司徒馬燧出葬故也

會昌二年四月中書門下奏元日御含元殿百官就列惟宰相及兩省官皆未索扇前立于檻欄之內及扇開便侍立于御前三朝大慶萬拜稱賀惟宰相侍臣同列冒武夫竟不拜至尊而退酌于禮意事未得中臣等商量請御殿日昧爽宰相兩省官對班于香

宗前後扇開通事贊兩省官再拜訖遂升殿侍立從
之
咸通四年五月朔晏延鶴于上清殿非常例也

諸侯入朝

貞觀元年十一月梁州都督竇軌請入朝上曰君臣共事情猶父子外官久不入朝情或疑懼朕亦須數見之問以人間風俗許令入朝至十五年正月上謂侍臣曰古者諸侯入朝有湯沐邑芻禾百車待以客禮漢家故事爲諸州刺史郡守創立邸舍于京城頃聞都督刺史充考使至京師皆賃房與商人雜居既復礼之不足必是人多怨嘆至十七年十月一日下詔令就京城閒坊爲諸州朝集使造邸第三百餘所上親觀焉至永淳　年閒中飢乏諸州邸舍漸ゝ殘毀至神龍元年司農卿趙履溫希覌權要奏請出賣並盡至建中元年十月一十九日勅每州邸第令本州量事依舊營置至三年五月十四日戶部奏若令州府自買事又煩費伏請以官宅三十所分配共住過事却收勅旨宜依二十年有司上言按漢儀注朝賀正月常一王四侯十餘歲一至又按史記諸侯王朝凡四見留長安不過三十日今諸王入朝者甚多非謂示之簡要弘之禮節既乖古制有虧前典臣請每歲二王入朝禮畢還藩敢以義請從之

顯慶二年十二月勅諸都護刺史入朝日及新授赤縣因使在京朝會一事以上並同京官

先天二年十月勅諸蕃使都府管羈縻州其數極廣每州遣使朝集頗成勞擾應須朝賀委當蕃都督與上佐及管內刺史自相通陽明爲次第每年一蕃令一人入朝給左右不得過二人仍各分領諸州貢物于都府點檢一時錄奏開元八年十月勅諸督刺史上佐每年分蕃朝集限十月二十五日到京十一月一日見其年十一月十二日勅諸州朝集使長官上佐分蕃入計如次到有故判司代行未經考者不在禁限其員外同正員次正官後集

十四年二月勅嶺南五府管內郡武安萬安等三十二州不在朝集之限其承前貢物者並附都府貢進

十八年十一月勅靈勝涼相代黔巂豐洮朔蔚嬀檀安東疊廓蘭鄯甘肅瓜沙嵐鹽翼戎慎威西牢當郎茂雟安北庭單于會河岷扶拓安西靜悉姚雅播容燕順忻平靈臨薊等五十九州爲邊州揚益幽潞荊泰澧廣桂安十二州爲要州都督刺史並不在朝集

之例
二十二年十一月勑諸朝集使十日一參朔望依常
式應須設食等惟例處分
永春元年正月宰臣王縉等奏春秋之義臣子一例
今後有大臣入朝百寮望請朝罷于中書行相見之
禮其晏餞准故事于鴻臚亭集從之時上優罷大臣入覲之日建百
官朝罷行相見之礼
大曆十四年六月勑諸州刺史入計如式
建中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勑諸州府今年朝集使宜
且權停其貢物及文解等准例令考典赴一都
正元十三年徐州節度使張建封來朝及命歸鎮上
御製詩以賜之敕守共所重才賢生為時宜自淮授鉞肩當雖入覲辰遊悉臨軒慰
來思忠誠在方寸感激陳情辭報國爾所向恤人余是資歡晏不盡懷車馬當還期穀雨將應候行春
未遲勿以千里遠而云無已知又命中使齎所執鞭以賜之曰以鄉
中節歲寒不移故賜此鞭以表之十七年閏正月夏
州節度使石僕射韓全義來朝自入覲及歸不見不
辭于正朝時全義自夏州節度使為蔡州招討及敕吳少誠全義至闕不見不亂于正朝也
元和十四年八月魏博節度使田弘正來朝賜晏于
麟德殿其大將三百餘人賜物有差
十五年二月勑淄青統押海蕃每年皆有朝事比差
部領人数技多今後差官正試相兼不得過五人
長慶四年勑節度觀察使入朝不得別有進獻
會昌元年六月勑東　節度使鄭復雖務有疾擅離
本道宜釋放以後藩鎮如更違越必舉憲章
大中五年正月勑自今以後諸道節使防禦經畧等
使有請覲者但先献表章請得詔旨許允即任進發
務使行止之際臨時不失事機

二王三恪

武德元年五月二十二日詔曰革命創業礼楽變于
三王修廢継絶德澤隆于三代是以鳴條克罰杞用
夏郊牧野降休宋承殷祀爰及魏晉禪代相仍山陽
賜號于當塗陳留受封于典午上天廻睠擇曆朕躬
隋氏順時遜其寶位敬承休命敢不對揚永作我賓
宜開土宇其以莒之酅邑奉隋帝為酅公行隋正朔
車旗服色一依舊章仍立周後介國公其為二王後
至二年五月酅公薨追崇為隋帝謚曰恭
貞觀二年八月制曰二王之後礼數宜崇寢廟不嚴
廪餼多闕非所以追崇先公代式敬國賓可以令所
司量置國官營立廟宇
永昌元年十一月一日制以周漢之後為二王仍封

舜禹成湯之裔為三恪至 神龍元年五月十日制宜
依舊以周隋為二王後
開元三年二月勅二王後每年四時享廟牲及祭服
祭器並官給及帷幄几案有闕亦官給主客司四時
省問子孫雖同正三品蔭隋後每年給絹三百疋米
粟三百石周後每年賜絹二百疋粟二百石並春秋
支給仍准見承襲人親兄為分襲者與三分餘各一
分兄弟有得職事官者其物即還見襲人十五年閏
九月勅二王後為賓者會賜同京官正三品其夫人
亦同諸王公以下無子孫以兄弟為會曾經侍養者
聽承襲贈爵者亦准此若死王事雖不曾經侍養亦聽承襲
又二王後犯罪當除爵者改立次賢
天寶七載五月十三日制自古帝王建邦受命必敬
先代周備礼文既存三恪之位漢從損益惟立二王
之後自茲以降且復因循將廣繼絕之恩式弘復古
之道宜于後魏子孫中擇揀灼然相承者一人封酅
介公例立為三恪
九載六月六日處士崔昌上封事推五行之運國家
上承周漢其周隋不合為二王後請廢詔下尚書省
集公卿議昌負獨見之明群議不能屈會集賢學士
衛包抗表陳論議之夜四星聚于尾宿天象昭然上
心遂定乃求殷周漢後為三恪廢韓介酅等公以昌
為贊善大夫包為虞部員外郎至十二年五月九日
魏周隋依舊為三恪及二王後復封韓介酅等公其周
漢魏晉齊梁帝王廟依舊祭六月九日崔昌衛包等
貶官太和五年正月酅國公揚元溙奏臣先祖隋文
帝等陵四所在鳳翔一所揚州兩所京兆府一所准
去年四月九日勅二王後介國公先祖陵例每陵每
月合給看守丁三人鳳翔府已蒙給丁訖其京兆府
及揚州未蒙准勅例給勅旨各令州府准元勅處分
開成五年十月勅介公宇文士元亡宜輟今月五日
朝參使為常式
會昌三年八月中書門下奏二王後為國賓又是一
品前年方輿輟朝請編入令式從之

朔望朝參

貞觀二十二年十月八日令百寮朔望日服袴褶以
朝
永徽元年十月五日京官文武五品依舊五日一參
神龍元年四月十四日初令文武官五品以上每朔
望參日升殿食

先天二年十月勅文武官朝參着袴褶珂繖者其有不着入班者各奪一月俸若無故不到者奪一季祿其行香拜表不到亦准此頻犯者量事貶降其衣冠珂繖乃許着到曹司

開元中蕭嵩奏每月朔望皇帝受朝于宣政殿先列仗衛及文武四品以下于庭侍中進外辦上乃步自序西門出升御座朝罷又自御座起步入東序門然後放仗散臣以爲宸儀肅穆升降俯仰衆人不合得而見之乃請備羽扇于殿兩廂上將出所司承旨索扇〻合上座定乃去扇給事中奏無事將退又索扇如初令以常式

開元二十五年御史大夫李通奏每至冬至及緣大禮應朝參官并六品清官並服朱衣餘六品以下官許通着袴褶如有緣故准式不合者朱衣袴褶者其日聽不入朝自餘應合著而不着者請奪一月俸以懲不恪制曰可

天寶三載二月三十日勅百官朔望參應服袴褶并着珂繖至閏二月一日宜停自今以後每逢此閏仍永爲常式

六載九月二十一日勅自今以後每朔望朝晩于常儀一刻進外辦每座喚仗奏朝官從容至閤門入至陣外不須趨走百司無事至午後放歸無爲守成宜知朕意

十二載十一月十三日御史中丞吉温奏請京官朔望朝參者朱衣袴褶五品以上着珂繖制曰可

十三載九月御史中丞吉温奏朔望朝參望自今以後除仗衛官外餘官不到兩人以上者及本司官長各奪一季祿五人以上者奏聽處分至冬應合着袴褶并珂繖若不具者請准勅彈奏從之

十四載三月一日勅常參官分日入朝尋勝宴樂

乾元三年四月十五日勅員外郎五品以上常參官自今以後非朔望日許不入賊平之後依舊常參（時安史據河洛故也）

廣德二年九月一日勅朝官遇泥雨准儀制令停朝參軍國事殷若准式停恐有廢闕泥既深阻許延三刻傳點待道路通依常式以後亦宜准此

大曆七年六月御史大夫李栖筠奏伏以朝廷之儀義當祇肅令者以手力資錢比俸祿舊罰請准永泰元年八月勅爲定其一司之中有三人以上是參官其日並不到者本司長官請罰一月手力資錢其一月內三度不到者雖每度有罰亦准前罰一月資錢

每月仍便于左藏庫折納其有久不朝謁并假過百
日以上者望令本司錄奏如相容隱臺司訪察彈奏
餘請依後勑處分從之
又文武常參官或有晚入并全不到及班列失儀查
御史臺錄名牒所由奪一月俸經三度以上者彈奏
准開元二十二年三月勑如聞朝官伏下多則門及
中書門下不散自今以後宜令臺司糺察除公事見
宰相一切從正門出違者彈奏又准乾元元年勑朝
參官無故不到奪一月祿正元二年八月一日御史
中丞竇參奏准儀制令兩合停伏以軍國事殷恐有
廢闕請令每司長官一人入朝有兩員并副貳亦許
分日其夜甚雨至明不止許令伏下後到外廊食訖
入中書其餘官及王府長官並請停朝任于本司勾
當公事泥雨經旬亦望准此
七年十一月詔常參官入閤不得奔走其有周以下
喪者禁縿服朝復衣綾袍金玉帶初金吾將軍沈房
有弟喪公服不衣縿服入門上問宰臣董晉對曰准
式朝官有周以下喪者許服絶縵衣不合淺色上曰
南班何得有之對曰因循而然又曰在式朝官皆以
綾爲袍五品以　服金玉帶取其文綵華飾以奉上
也昔尚書郎含香此意也
八年十月復命金吾置門籍
十二年四月御史中丞王顏奏吏部兵部礼部侍郎
郎中員外郎共一十三員起去年十一月一日至今
年三月三十日並不朝臣此謂選限內不朝寔恐拾
勑去三月二十一日敕前件官並闕奉慰臣刺中書
門下省并兵部吏撿勑格無文伏以國朝故事開元
以前自假節日百官盡入朝至天寶五載始放旬節
假日不入近年又賜分日伏緣優貸之厚有攺慢易
之愆詔自今以後吏部兵部尚書侍郎除試人詮注
唱官并礼部侍郎兵部南曹官試人及入宿日其餘
朝參等官並准式尋爲吏部兵部礼部奏舉詔又可
之
十三年正月御史臺奏請司常奏文官隔假三月以
上並横行奏假其武班每月先配九參比來或經冬
至及歲寒食等三節假滿不足本配入日並不横行
事寔乖闕請從自今以後每經三節假満縱不是本
配入日亦請依文官例參從之其年六月十二日勑
卿等朝謁是常或陰雨不聞鼓聲則不免奔波走馬
忽有墜損深軫朕懷自今以後縱鼓聲差池亦不得

走馬及時暑猶甚雨雪泥濘亦量放朝參
十五年四月膳部郎中歸崇敬以百官朔望朝服袴褶非古禮上疏曰按三代典禮兩漢史籍並無袴褶之制亦未詳所起之由隋代以來始有服者不歸古請罷之奏可

元和元年三月准吏部兵部尚書侍郎郎官并禮官侍郎御史中丞武元衡奏前件等司近起十月至來年三月稱在先選舉退內不奉朝參令式無之程欲斯闕一年之內半歲不朝去正元十二年中丞王顏奏勅釐革辭在明文尋又因循輙自便改若以兵部禮部舉選限內事繁郎中書門下御史御臺度支京兆府公事至重朝請如常而況旬節已賜休常參又許分日一月之內纔奉十月朝參其間甚熱甚寒皆蒙預放臣以為王顏舉奏甚詳當時勅文處分甚備請准正元十一年四月勅旨自今以後永為常式他年妄改條請委臺司彈奏庶使班行式序典法無虧依奏

二年十二月御史臺奏文武常參官准乾元元年三月勅如有朝堂相弔奏及鞠拜待漏行立不序談笑喧譁入閤門執笏不端行立遲慢至班列立不正趨拜失儀言語微喧穿班伏出閤門不即就班無故離位廊下食行坐失儀語闌入朝及退朝不從正衙出入非公事入中書每犯奪一月俸今商量舊條每罰各減一半有犯必舉不敢寬容如所由指揮尚牴拒節非郎請准舊例錄奏貶官從之

四年十月御史中丞李夷簡奏准正元十二年四月中丞王顏元和元年三月中丞武元衡奏兵部吏部禮部侍郎官每年舉選限內不奉朝參又今年所造選格不詳勅文復請明日朝參臣合彈奏勅宜准正元十二年四月勅處分

九年十二月勅起來年正月以後每朔望日刑部侍郎郎中員外大理卿少卿及中丞一人時對其日宰相并次對中朝官並不用來

十年三月壬申朔御延英殿召對宰臣故事朔望日御宣政殿見群臣謂之大朝玄宗始以朔望陵寢薦食不聽政其後遂以為常今之見宰臣時以事召也

其年六月勅御史臺自今以後常參官每入班以見到人名銜進來其朔望及隻日勿進是月詔自今以後許寅後二刻傳點及　賀明後朝騎尚在街中者特坐紫宸殿久之而朝班未至因命宰臣宣諭之乃

復時命宰臣戒九御史以中丞裴度遇盜故也

十四年二月詔朔望據錢多少每貫罰二十五文仍委御史臺糺察聞奏大中四年十月望不視比之大祠故也

大和元年六月勅文武常參官朝參不到御史中丞魏謩奏准兵部吏部禮部三司尚書侍郎等官一十三員主舉選試五箇月不朝參近已降流聞奏訖奏勅前後勅文處分有司不合妄更奏論准正元十二年元和四年彈奏前件三司除試人及入宿外並不合不朝參勅文曾未經年三司復此論奏今具前後勅文如前勅者本是五箇月不朝今許不過一兩月奏不權放亦恐擁滯准兵部選事勞逸尤與吏部不同選限內遇公事繁併日在兵事尤勝臺尋常不在放朝參限

天祐二年十二月勅漢宣帝中興五日一聽朝歷代通規宜為常式今後每月只許一五九日開延英計九度其入閤日仍于延英日一度指揮如有大段公事中書門下具牓子奏請開延英不拘日數

三年六月勅文武百寮每月一度入閤于正殿正觀大殿朝廷正衙正王之辰受群臣朝賀比來視朔未正規儀今後于崇勳殿入閤

廊下食

貞觀四年十二月詔所司于外廊置食一頓出國朝故事正史撿不載

正元二年九月舉故事置武班朝參其廊下食等亦宜加給

唐會要卷第二十四

唐會要卷第二十五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實封四百戶

臣王溥纂

輟朝　雜錄　百官奏事
親王及百官行立位
文武百官朝謁班序

輟朝

開元十八年十二月左丞相燕國公張說薨輟朝五日廢元日朝會

二十九年十一月寧王憲薨輟朝十日

正元十五年七月以黔府觀察使王礎卒輟朝一日故事團練觀察使卒未有廢朝者自礎始焉其年九月義成軍節度使盧群卒輟朝故事節度使卒從省先廢朝然后除代至是先除尚書右丞李元素然后輟朝非也十六年以徐泗濠等州節度使張建封卒輟朝近例節度使帶僕射以上卒輟朝三日尚書以上之下都團練觀察使則否洎正元八年嗣曹王皋下一年李自長皆以節使度帶尚書卒各輟朝三日至十四年樊澤以僕射卒輟朝一日十五年黔府觀察使王礎卒時為輟朝一日（以供不走載盡）

元和九年六月丙子天德軍經略使周懷義卒輟朝一日經略使廢朝自懷義始也

大和九年七月太常博士崔龜從奏大臣薨輟朝日伏以廢朝軫恒義重君臣所貴及哀尤宜旬亦信自頃以來輟朝非奏報之時備禮于數日之外雖遵常制似不本情臣不敢遠徵古書請引國朝故事貞觀中在環卒有司對仗奏聞太宗責其乖禮岑文本既歿其夕為罷　嚴張公謹之亡哭之不避辰日是知惻悼之意不宜過時臣謂大臣薨禮合輟朝縱有疑務急速便殿須召宰臣不臨正朝無與事體如此則由衷之信載感于幽明循情之文無虧于禮典太常寺奏定伏以近日文武三品以上官薨卒皆為輟朝其間有未經親重之官今任又是列散者為之禮變誠恐非宜自今以後文武三品以上非曾任將相及曾在密近宜加恩禮者餘請不在輟朝其餘並請依元勅又中書門下奏覆古有當祭告喪義在申請同體過時而哭于理為乖禮院所請合輟朝者各以聞哀之時明日請依餘酌太常寺所奏別具品例輕重進

定謹按儀制令百官正一品喪皇帝不視事一日又准官品令太師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以上正一品太子太師太子太傅太子太保以上從一品侍中中書令以上正二品左右僕射太子少師太子少傅太子少保三京牧大都護上將軍統將以上從二品門下中書侍郎六尚書左右散騎常侍太常宗正卿左右衛及金吾大將軍左右神策神武龍武羽林大將軍內侍監以上正三品御史大夫殿中祕書監七寺卿國子祭酒少府監將作監京兆河南尹以上從三品緣令式舊文三品以上喪殞通有輟朝之制伏以君臣之間禮情所及事必繫于委遇官則以時重輕一用舊儀成乖中道臣等參酌色目如前其留守節度觀察都護防禦經畧等使並請各據所兼官為例依奏其年九月中書門下奏近奏定合輟朝官品勅已尋行其致仕官多是優禮合同正觀勅例未該須有處分自今以後其致仕官如非曾任三品以上正官及歷四品清望並不在此例依奏勅應官至丞郎亡殁合有廢朝況班在諸司三品之上自今以後宜准諸司三品官例處分因尚書左丞庾敬休薨乃降是勅也

太和八年七月太僕卿段伯綸秀寔之子自古殁身以利社稷無如秀寔者文宗乃特加贈仍輟朝一日以禮忠臣之嗣

會昌三年八月中書門下奏親王公主葬日准德宗以前實錄並合輟朝一日請自今以後准故事處分又京官一品尚書省二品及時舊相方鎮此位比來同刺史曾任監例輟朝一日恐輕重不倫起今後並望輟朝兩日又二王後為國賓又是一品前年方與輟朝請綸又令式又駙馬登朝之初例除四品既是國家不合繫于品秩望輟前一日並依奏

大中十一年右羽林統軍鄭光卒上之元舅也詔贈司徒輟朝三日御史大夫李景儉上疏曰鄭光是陛下親舅外族之愛誠軫聖心今以輟朝之數比于親王公主即前例所無緣有似不可施用何者先王制禮所貴防微大凡人情于外族則深于宗屬則薄先王制禮割愛厚親據開元礼外祖父母親舅喪止服小功五月若親伯叔親兄弟即服齊縗周年所以疎其外而密于內也有天下者尤不可使外戚强盛今鄭光輟朝日數望速改詔命輟朝一日或兩日示其升降有差恩礼無僭垂之百王永播芳烈疏奏乃詔罷朝兩日

雜録

開元元年十二月勅諸文武官三品以上及中書黄門侍郎若遇雨聽著雨衣及帽至殿門外并聽著出入又諸文武三品以上帶職事者欲向田莊不出四面関者不須辭見致仕朝望朔者准此

二年閏二月七日勅每受朝日平明後仗未下前皇城内正南街宜斷人馬來往

十五年十月勅文諸道遥授官自非路使即不須赴謝

天寶十三年七月勅自今以後應正衙引辭官當日不發委御史臺察訪聞奏

正元十三年六月詔自今以後時暑及雨雪泥潦亦量放朝參

十五年正月丁亥不視事以公卿等朝拜諸陵故也初是月七日拜陵官發其日本視事遣會董晋卒廢朝至六年二月公卿拜陵發日遂不親視事迄今曰循行之

元和元年三月御史中丞武元衡奏中書門下御史臺五品以上官尚書省四品以上官諸司正三品以上官及從三品職事官東都留守轉運塩鐵節使觀察都團練防禦招討經畧等使河南尹同華州刺史諸衛將軍三品以上官除授皆入閤謝其餘官許于宣政南門拜謝便退從之

三年六月百官初入待漏院候禁門啟入朝故事建福望仙等門昏而閉五更而啟與諸里門同時至德中有土蕃自　吾伏亡命因勅晩閉宰相待漏太僕寺車坊至是始合有司各據班品置院于建福門

五年十二月義武軍節度使張茂昭舉族歸朝至京師故事獲日不坐是日特開延英

十四年八月上謂宰臣曰今天下雖漸平尤須勤于政理若遇休暇頻不坐朝有事即詣延英請對勿拘常拘制

十五年正月十三日延英閣宰臣及群官姓對已而上却不坐以中書侍郎令狐楚有事于太清宮故也

其年十月下元假召宰臣對于延英議邉事也

大和七年正月戸部侍郎庾敬休奏當司未有待漏院令請于塩鐵度支待漏院側創造依奏

九年八月御史臺奏應文武朝參官新除授及諸道節度觀察經畧防禦等使及入朝赴鎮並合取初朝謝日先就廊下參見臺官然後赴正衙辭謝或有于

除官之日及朝覲到城忽遇連假三日以上近例便許于宣政門外見謝訖至假開亦須特到廊下參臺官者請自今以後如遇連假已見謝訖至假開亦須特到廊下參臺官依奏

開成元年正月勅自今以後每遇入閤日次對官未要隨班並出並于東階松樹下立待宰臣奏事退令齊至香案前各奏本司公事左右史待次對官奏事訖同出其年五月中書門下奏自今以後除刺史並望延英對了奏發日限促不過坐日許于臺司通狀待延英開日辭了進發從之

三年二月御史臺奏宣自今以後遇延英開假中謝官委司臺前一日依官班具名列奏如先奏即不在中謝限又勅新授方鎮延英開日便令中謝其兩省官中謝即不在今本司前一日奏聞餘依其年三月堂帖奉宣新授刺史于閤內及延英中謝不必須候延英開其月中書門下奏僕射尚書侍郎左右丞並監九等大卿監准開成元年三月勅每遇延英開並令候對如入閤日班退後各紫宸殿前東西松樹下依位立本司有公事即聞奏者伏以兩衙坐日宰臣及決對官奏事此及退朝已是辰巳之間若更祗候即廢闕公務今日延英面論並請停罷如須顧問隔宿及臨時宣召必不稽遲依奏其年十月莊恪太子薨中書門下奏輟朝合至月末舊無起居之禮頗乖臣子之心臣等商量隔三日一赴延英進問起居應協情禮從之

四年正月中書門下奏尚書省四品以上官及諸卿監等遇兩衙坐日宜令兩人循環于閤內及延英祗候者勅前件官等若當待制之日重差定恐廢妨公事起今以後合祗候官請不在待制之限依奏其年二月御史中丞高元裕奏伏以近日丞郎以上官未就食之前時有務疾便請先出請自今合候對官遇延英開日有事要與宰臣商量者即請拜食後先出仍事須前牒臺司或年齒衰遲不任每度就食者量許三度伏下後先出其餘官不在此限如違請每月終一度具名聞奏依奏

百官奏事

舊制六品以下官奏事皆自稱官號臣姓名然後陳事通事舍人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則不稱官號

貞觀四年五月五日上謂房玄齡等曰君于臣子情亦無別前如晦亡朕為不視事數日惻愴之念任環

比豈有內外殊異所司不進狀乃對仗便奏此豈識
朕意如朕子弟不幸死亡 公等可如此奏耶今日後
不得如此
永徽二年十二月詔五品以上上封事不能進聽仗
下面奏
景龍二年二月七日勑仗下奏事人宜對中書門下
奏若有秘密未應揚露及太史官不在此限至三年
二月二十六日勑諸司欲奏大事並向前三日錄所
奏狀一本先進令長官親押判官對仗面奏其御史
彈事亦先進狀至開元五年九月十二日詔比來百
司及諸使奏陳皆待仗下頗乖公道須有革正自今
以後非灼然秘密不合彰露者並令對使如丈書浩
大理丈雜著仍先進狀其太史官自依舊例至六年
七月二十八日詔曰百司及奏事皆合對仗公言比
日以來多仗下獨奏宜申明舊式告語令知如緣曹
司細務及有秘密不可對仗奏者聽仗下奏
開元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勑五品以上要官若緣
兵馬要事須面奏陳聽其餘常務並令進狀
興元元年九月上謂宰臣曰近者朝官諫言都不陳
奏時之利病何以知之自今每正衙及延英坐日常
令朝官三兩人面奏時政得失庶有弘益
正元十四年二月太常鄉齊抗奏元日朝賀奏事戶
部礼部尚書司天監奏開元禮並令于橫班同群官
拜訖然後依次奏事自後並未拜以前先就階上立
奏事畢隨例便退既無礼度則有闕儀今請依開元
禮部戶部尚書以上于南班再拜訖便隨上 公升于
階就東向位立准儀注奏事以補舊儀可之
十八年七月嘉王府諮議高弘本正衙奏事自理逋
債因下勑曰比來百官每于正衙奏事至于移時為
弊亦甚自今以後不須于正衙奏事如要陳奏者並
于延英進狀請對正衙奏事不易之制貞觀之間政理道講陳政事其後正衙奏御
凡在列位無不上達令弘本曠理罪之可也因人而廢其事不可
長慶二年七月御史臺奏文武常參官閣內奏事近
年無例昨者威衛將軍高扶援引德音迴出班位緣
非彈奏本條未敢舉勘起今以後其文武常參官應
有諫論合守進狀常例有違即請奏彈從之
會昌元年六月勑今後應有朝官及上封事人進章
表論人罪惡並須證驗明白狀中仍言請付御史臺
不得更云請留中不出如軍國要機事關密切不在
此例

親王及朝臣行立位

貞觀十二年正月十五日礼部尚書王珪奏言三品以上遇親王于途皆降乗違法申敬有乖儀注上曰卿輩皆自崇貴卑我兒子乎特進魏徵進曰自古迄茲親王班在三公之下今三品皆天子列卿乃八座之長爲王降乗非王所宜當也求諸故事則無可憑行于今又乖國憲上曰國家所以立太子者擬以爲君也然則人之修短不在老幼設無太子則母弟次立以此而言安得輕我子也徵又曰殷家尚質有兄終弟及之義自周以降立嫡以長所以絶庶孽之窺窬塞禍亂之源本爲國者宜知所慎于是遂可珪奏

開元六年八月一日右散騎常侍褚無量上疏曰臣謹詳諸史氏案以礼經有親〻之義尊〻之道所以重王室敬耆年今陛下纘舊惟新睦親尚齒朝義品列宜更申明至若命以嗣主用崇主祭養夫國老盖在乞言會于朝班合從上列准令嗣主正一品令乃居庶官之次頗爲閑雜須有甄明臣伏見開府儀同三司在三品前立望請嗣王亦與開府同行諸致仕官各于本司之上則重親尚齒典禮式存五日勅九族既務百官有序至于班列宜當分位嗣王寔先于主祭國老有貴于乞言比在朝儀尚爲閑雜非所謂睦親敦舊之義也嗣王宜與開府儀同三司等致仕官各居本司之上用永爲常式

七年八月勅諸王入朝及別恩追至朝參日未入閤于使逅處坐仍令所司陳設

建中元年十一月詔親王出閤就本列至正三年七月詔宗廟尚爵朝廷尚官令嗣群王爵雖居高官或在下列于上官之上非制也至四年七月勅自今以後嗣群王列于本官之下也

至元二年十月九日御史臺奏每有慶賀及須上表並合上公行之如無上公郎尚書令僕以下行之其嗣王合隨宗正若有班立位合依三品

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勅今後嗣群王列于官班之上庶子宜在鄉之上

文武百官朝謁班序

正元二年六月御史中丞竇參奏起今以後班七人以上同日不到者請具名聞奏從之其年九月五日勅應文武百官朝謁班序

中書門下侍中中書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各以本官序、供奉官左右散騎常侍門下中書侍郎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起居郎及舍人左右補闕左右拾遺通事舍人在横班序若

入閤即各隨左右省其御史大夫中丞侍御史（左右）殿中侍御史（左右）通事舍人（分左右立）看撗行參賀辭見（御史大夫在散騎常侍之上在諫議大夫之下）中丞御史臺（御史大夫在三品官之上別立中丞在五品官之上別立）留守副元帥都統節度使觀察使都團練都防禦使并大都督大都護持節兼者即入班在正官之次餘官兼者各從本官班序（御史在六品班之後也）諸使司下無本官准援內供奉裏行者即入班亦在正官之次有本官兼者各從本官班序如本官不是常參官并憲官是攝者惟御史班中辭見殿中省官監少監尚衣尚舍尚輦奉御分左右隨繖扇立若入閤亦如之

一品班　三太三公太子三太嗣群王散官開府儀同三司國公等同班

二品班　尚書左右僕射太子三少京兆河南牧太都督大都護散官特進光祿大夫爵開國郡公開國縣公并上柱國同

三品班　六司尚書太子賓客九寺卿國子祭酒三監京兆等七府尹詹事親王傅中都督上都護下都護都督上州刺史五大都督府長史上都督府都護散官金紫光祿大夫爵開國侯勳上護軍下護軍

四品班　尚書左右丞六司侍郎太常少卿宗正少卿左右庶子祕書少監餘七等少卿國子司業少府將作少監京兆河南太原少尹少詹事左右諭德家令更率令僕親王長史司馬鳳翔等少尹中州刺史下州刺史大都督護司馬散官正議大夫通議大夫大中大夫中大夫爵開國伯勳官上輕車都尉

五品班　尚書諸司郎中國子博士都水司使者萬年等六令太常宗正祕書丞著作郎殿中丞尚食尚藥尚舍尚輦奉御大理正中允左右贊善中書舍人洗馬親王諮議散官中散大夫朝請大夫朝散大夫爵開國子開國男勳官上騎都尉

武班供奉宣政殿前立位　從北千牛連行立次千牛中郎將次千牛將軍一人次過狀中郎將一人次接狀中郎將二人次押柱中郎將一人次又押柱中將一人次排階中郎將一人次又押散手仗中郎將一人以上在橫街北次南金左右大將軍

入閤升殿　夾階座左右從南千牛將軍一人次千牛郎將一人次千牛將軍一人次千牛連行立柱外過狀中郎將一人接狀中郎將一人次押柱中將一人排階中郎一人階下排散手仗中郎將一人金吾

將軍分左右立
應當上合入閤人各依前件立其不入閤人各依本
職事立非當上人遇合參日並從本官品第班序其
入閤升殿除千牛衛將軍中郎將外餘並以左右中
郎將充其諸衛及率府中郎將不得升殿
一品班　群郡王散官驃騎大將軍爵國公
二品班　散官輔國大將軍鎮國大將軍爵開國郡
公開國縣公勳官　上柱國柱國
三品班　左右衛左右金吾衛左右驍衛左右武衛
左右威衛左右將軍衛左右監門衛左右千牛衛大
將將軍諸衛將軍散官冠軍大將軍雲麾將軍爵開
國侯勳官上護軍護軍
四品班　左右千牛衛左右監門衛中郎將親勳翊
衛中郎將太子左右衛太子左右衛司率清道內率
監門副率太子親勳翊衛中郎將上府折衝都尉中
府折衝都尉散官忠武將軍壯武將軍宣威將軍明
威將軍爵開國伯勳上輕車都尉輕車都尉
五品班　親勳翊衛郎將太子親勳翊衛郎將親
王典軍親王府副典軍下府折衝都尉上府果毅都
尉散官定遠將軍寧遠將軍游騎將軍游擊將軍爵
開國子開國男勳官上騎都尉騎都尉
尚書省官　據周禮先敘六官唯六典尚書為百官
之本今每班請以尚書省官為首
東宮官王府官外官　東宮官既為宮臣請在上臺
官之次左府官又次之三太三少賓客右庶子王傅
既為師傅賓相不同官屬請仍舊
太常宗正丞　並隨寺望合在秘書丞上
尚食奉御尚藥奉御　本局既隸殿中省合在殿中
丞之下
諸王府官　行例合以王長幼為序

檢校官兼官及攝試知判等官　並在同類正官
之次其有行守檢校兼試攝判等官職事者即依正
官班敘除留守副元帥都統節度觀察使都團練都
防禦使并大都督大都護持節兼外餘應帶武職事
位在西班仍各以本官品第為班序
含光殿前龍馬道下敘班　舊典此意惟合于通乾
觀象門南敘班自李若水任通事舍人奏更于龍尾
道下敘班既非典故今請停
文武官行立班敘　通乾觀象門外序班武次文至
宣政門文由東門而入武由西門而入至閤門亦如

之其退朝即並從宣政西門出
文官充翰林學士皇太子侍讀諸王侍讀武官充禁軍職事准舊例並不常朝參其翰林學士大朝會日准興元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敕朝服班序宜准諸司官知制誥例在集賢史館等諸職事者並請朝參訖各歸所務
辭見宴集班列先後　請依天寶三載七月二十八日禮部詳定所奏敕令式令諸文武官朝參行立二王後位在諸侯王上餘各依職事官品為序職事同者以齒致仕官各居本色之上若職事與散官勳官合班列文散官在當階職事者之下武散官次之勳官又次之官同者異姓為後若以爵為班爵同者亦准此其男以上任文武官者從文武班若親王嗣王任卑者職事仍依本品郡王班三品以下職事者在同階品上自外無文武官者嗣王在太子太保下郡王次之國公在正一品下郡公在從三品下縣公在正四品下侯在從四品下伯在正五品下子在從五品上男在從五品下即前官被召見及赴朝參致仕者在本品見任上以理解者在同品下其在本司參集者各依職事諸散官三品以上在京者正東朝會依百官例自餘朝集及別使臨時聽
儀制令　諸在京文武官職事九品以上朔望日朝其文武官五品以上及監察御史員外郎太常博士每日常參武官五品以上仍每月五日十一日二十一日二十五日參三品以上九日十九日二十九日又參當上日不在此例其長上折衝果毅若文武散官五品以上直諸司及長上者各准職事參其弘文館崇文館及國子監學生每季參若雨露失容及泥潦並停諸文武九品以上應朔望朝參者十月一日以後二月二十日以前並服袴褶五品以上著珂傘周喪未練大功未葬非供奉及宿衛官皆聽不趁常參文武官准令每日參自艱難以來人馬劣弱遂許分日望許依前分日參待戎事稍平加其俸祿即依常式其武官准令五品以上每月六參三品以上更加三參須並停廢今請准令卻復舊儀其朔望朝參及弘文館崇文館國子監學生每季參等請續商量聞奏以前御史中丞竇參等奏伏奉今年四月三日敕宜付所司與御史臺以近日體例參議札文務從簡正詳定訖聞奏者臣等准敕詳定如前敕旨二品武班宜以左右金吾等下六衛上將軍依次為班

首其檢校官兼及拜試知判等本官二品以上者位
望崇重礼異羣僚宜依本班朝會餘依十三年十月
徐泗節度使張建封入朝覲詔參令入大夫班亦優
礼也二十年十月御史中丞武元衡奏准正元二年
班序勅使下三院御史在本官是常參官兼者即入
本官班如内供奉裏行即入御史班緣使下御史近
例並不在内供奉班内請自今以後諸使下御史内
供奉者入閤日并依宣政殿前班位次員外郎之後
在正臺監察御史之上使爲常式從之
二十一年五月御史臺奏准正元二年九月班序勅
已有定制其攙行位次請一切依本班先後如遇雨
泥廊下立班即依舊位又常參官辭見班令緣史御
史多帶兼官高下不等今請兼大夫者在諸司四品
之上丞廊及供奉官五品之下兼中丞者在諸司五
品之上供奉官五品之下兼侍御史者在諸司六品
之上供奉官六品之下兼殿中監察在諸司七品之
上及供奉官本品之下如本官帶常參官拜御史者
依本官班序仍舊例准入辭見如本官不是常參官
拜御史者不在此例又諸文武官朝參行立各依職
事官品爲序者緣有檢校官高職事官卑及嗣王郡
王任職事官高卑不等今請應檢校僕射尚書以上
及嗣王郡王任職事官者一切在職事本品之上又
准紫宸門外班除供奉官其餘一切宣政殿前班序
登階後任依舊位如違請准乾元元年三月勅奪一
月俸依奏
元和元年四月御史中丞武元衡奏正元二年御史
中丞竇參奏凡諸使兼憲官職除元帥都統節度使
觀察都團練防禦等使餘並列在本官之位請自今
以後常參官御史大夫中丞者准檢校省官例立在
本品同類官之上從之
會昌二年十月中丞李回奏准元和元年四月勅常
參官兼御史大夫中丞立在本品同類官之上自後
尚書諸司侍郎兼憲官與左右丞不常並置至于序
立式有所疑臣伏請依前遵守永爲之制依奏尚書
左丞孫簡奏伏以班位等差本係品秩近者官兼臺
省立位稍違頗繁彝制理亦未通今據臺司重舉元
和元年所奏勅常參官兼大夫中丞者准檢校官立
在左右丞之上者承前列曹侍郎兼大夫者至少准
京兆尹杜〻帶此官其京兆尹之從三品至今班位
只在本品同類官從三品卿監之上在太常宗中正

卿三品之下其尚書左丞是正四品上戶部侍郎是四品下今戶部侍郎兼大夫只合在本品同類官從三品卿監之上在太常宗正卿三品之下其尚書左丞是正四品上戶部侍郎是正四品下今戶部侍郎兼大夫只合在本品同類官正四品下諸曹侍郎之上不合在正四品丞郎之上與京兆尹在正二品卿監之下無異又據尚書右丞是正四品下吏部侍郎是正四品上今吏部侍郎是正四品上今吏部侍郎班位在右丞之下蓋以右丞官居省轄職在糺繩吏部侍郎品秩雖高猶居在下推此言之則左丞品秩既高又處綱轄之地戶部侍郎雖兼大夫豈暇居其上令據散官自將侍郎上至開府特進每品從上下名級各異則從上下又不得謂之同品今取于理切近者用以比方今京兆河南司錄及諸州錄事參軍皆捴紀律糺正　曾與尚書省左右丞綱紀六典畧同設使諸曹掾因其功勞朝廷就加臺省官立位豈得使在司錄及錄事參軍之上施于州縣尚謂非宜況在朝廷寔為倒置且尚書左丞自置此官職業至重按六典得彈射八座主省內禁令及宗廟祠祭之事御史糺劾不當得彈奏之豈可不究是非輕為措置令臺司所奏但言　例曾不揣摩事若循理雖無往例亦合遵行事若非宜雖有往例便合改正今據元和元年臺司所奏勑戶部侍郎兼大夫班位合在兵部侍郎之上在左右丞吏部侍郎之下今若因循往例不宜改正遣戶部侍郎兼大夫位在左右丞之上則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班位合在太常宗正卿之上不唯有紊典章寔恐重違元勑謹具正元二年以後勑旨如前伏乞重賜參詳庶合事理勑旨緣御史臺與臺省各執所見曰此須為定制其宜令兩省官詳議聞奏

三年二月庫部郎中知制誥崔于奏兼御史大夫中丞一班位奉勑宜令兩省官詳議聞奏者伏以御史大夫中丞掌邦國憲法朝廷紀綱兼此官者皆以所領務重時為寵獎近來諸司侍郎兼大夫者並在左右丞之上相承不改　之已久況今使下監察御史裹行朝謝之時列在左司郎中之上以此參比足可辨明況奉去年十月勑御史大夫進為正三品寺丞進為正四品下郎官望等裹九重往時酌從宜之文定可久之法合崇憲聯試叶朝儀請准前例諸行侍郎兼御史大夫中丞者在尚書左丞之上勑宜依准

于等所奏

唐會要卷第二十五

唐會要卷第二十六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
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脩國史上柱
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實封四百戶
臣王溥纂

册讓　舉人自代　讀時令　命婦朝皇
后應儀副附　皇太子冠　皇太子加元服
皇太子見三師禮　不許與諸王及公主
抗禮　鄉飲酒　大射　講武　牋表例
侍制官 侍讀附

册讓

正觀八年勅拜三師三公親王尚書令雍州牧開府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左右僕射並臨軒册授太子三少侍中中書令六尚書諸衛大將軍特進鎮國大將軍光祿大夫太子詹事九卿都督及上州刺史在京者朝堂受册至先天元年並停

顯慶元年九月二十七日勅拜三師三公親王尚書令雍州牧開府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左右僕射侍中中書令諸曹尚書諸衛大將軍特進領軍鎮國大將軍光祿大夫太子詹事太常卿都督及上州刺史

在京者詣朝堂受册至景雲九年八月十四日勅左
右丞相侍中中書令六尚書已上欲讓者聽餘並不
領至開元中宰相李林甫奏兩省侍郎及南省諸司
侍郎左右丞雖是四品職在清要亦望聽讓
大曆十四年五月臨軒册尚父子儀于宣政殿自神
龍已來册禮久廢准天寶末册楊國忠爲司空至是
復行
正元三年四月御宣政殿備禮册拜太尉李晟受册
訖具羽儀乘輅謁太廟遂赴上于尚書省故事臨軒
册拜三公中書令讀册侍中奏禮畢如闕即宰相攝
之時宰相張延賞欲輕其禮始奏令兵部尚書崔漢
衡攝中書令讀册左散騎常侍劉滋攝侍中奏礼畢
臨軒册命宰臣不親行事自此始也（延賞素與晟有隙至是故特降減其禮欲以輕之也）

舉人自代

武德五年三月勅令京官五品已上及諸州摠管刺
史各舉一人其有至行者録才用未申亦許聽自舉
其陳藝能當加顯擢授以不次
顯慶四年十一月詔凡百官僚郡公卿尹除命多辤
飾上自茲已後宜各舉所知以自代仍具才行送轉
中書省敘用
弘道元年正月京官六品已上清望官及諸州岳牧
各以已之職推讓三人並以名聞隨即升擢
上元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勅文每除京官五品已上
正員清望官及郎官御史諸州刺史皆令推薦一兩
人以自代仍具録行能聞奏當其所舉以行殿最
建中元年正月五日赦文常參官及節度觀察防禦
軍使城使都知兵馬使諸州刺史少尹赤令畿令并
七品已上清望官及大理司直評事授訖三日內于
四方館上表讓一人以自代其外官委長吏句當附
驛聞奏其表付中書門下每官闕即以見舉多者量
而授之
至元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新授三日內上表舉人自
代者比來所舉少有揀寔殊乖求才之意自今已後
每舉人皆令指陳其承前事跡分析言之
元和六年十月中書門下奏准建中元年勅常參官
舉人後便具所舉人薦狀上中書門下如官缺于此
選擇進擬從之
咸通四年正月勅中外官宜准建中元年勅授官後
三日舉一人自代

讀時令

正觀十四年正月二日命有司讀春令詔百官之長
升太極殿列坐而聽焉
長安四年司礼少卿崔融上表曰臣伏見去年元日
明堂受朝讀時令謹按讀時令自魏晉已來創有
此禮每歲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讀五時令帝
升御坐各服五時之色尚書令已下就位南書三公
即奉時令就位伏讀凡五時皆如之所以祗迎天和
至宋朝亦行斯理此後尋廢迄至國初但存讀令之
文亦不行其事自陛下御極創建明堂舊典缺本莫
不補緝每至元日受朝布政因以時令之礼附于元
日行之令布政等礼已停不合更讀時令所司因循
去年元日尚讀有乖古典事類停廢臣謹與鸞臺鳳
閣考古詳議已停讀訖不敢不奏
開元二十六年四月一日命太常卿韋縚每月進月
令一篇是後每孟月朔日上御宣政殿側置一榻東
西置案令韋縚坐而讀之諸司官長每升殿列坐聽
焉歲餘罷之
乾元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立春御宣政殿命太常
卿于休烈讀春令常參官五品已下並升殿坐而聽
之
正元六年二月制自今已後每至四孟月迎氣之日
令所司宣讀時令朕當與百辟卿士舉行之
大和八年六月中書門下奏漢丞相魏相奏云陰陽
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聖賢未有不由者也請
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方各至一時時至明言所職
宣帝納用遂制太平國開元中詔令春夏秋冬常令
以孟月于正殿受朝讀時令天寶已後盛典久廢災
沴之作實恐由斯臣等商量來年正月依禮讀時令
命太常寺先撰儀法務于簡便從之

命婦朝皇后

國朝命婦之制皇帝妃嬪及皇太子良娣以下為內
命婦公主及王妃已下為外命婦王之母妻為妃
永徽五年十一月武后初立群臣命婦朝皇后國子以來
始有此禮舊儀冬至元日百官不于光順門朝賀皇后至
乾元元年張皇后遂行此禮〻儀使二部侍郎于休
烈先奏曰據周禮有命夫朝人主命婦朝女君自永
徽五年已來則天為皇妃始行此禮其日命婦又朝
光順門朝官命婦並入雜處殊為失禮有詔乃停
寶景四年六月勅文武官五品已上母妻未受邑號

告身者不在朝會之限其月勅宗族命婦第一第二第三品並每月二十六日參又諸親命婦非應朝參及須辭見謝者皆不得輒奏其會即所司錄人數送內侍省內謁者監前一日奏其日平明于宮城門外車馬集內謁者監點引至命婦朝堂下車訖又典定然後奏帳訖各報所由若辭見參謝及有獻奉亦準明至宮門整比一時摠奏如勅追喚者隨至聞奏又親諸親五等已上內命婦才人已上并外命婦朝參乘馬者聽乘至命婦朝堂從人數准乘車例即入內者令一人監門校尉內侍省高品官對看然後六柱國入若從內出准此其下從入者即監搜若有婦人（宴日等）男婦並不得入諸親第一第等次親王太妃、、下從婦女六人扶車三人散使二人外命婦二品已下上從婦女二人扶車親王及太妃、、公王遣阿姊及內監參下從扶車散一人諸親及外命婦朝賀辭見、、參謝入內從聽依前件至內命婦朝堂及夫子官品高于等從高（仍並不得乘擔子其尊屬年老特賜擔子者不在此例）又外命婦品大長公主長公主並視正一品郡主視從一品縣主視正三品王妻為妃（嗣王郡王母妻亦同）文武官一品及國公（其非始封者帶三品已上者同）母妻為國夫人三品已上母妻為郡夫人四品若勳官二品有勳母妻為郡君五品若勳官三品有封母妻為縣君帶職者若勳官四品有封母妻為鄉君其母邑號皆加太字各視夫子之品即夫子兩有官及爵或准一人有官及爵者皆聽從高蔭及內命婦四品已上母並加邑號一品二品母為正四品郡君三品四品母並為正五品縣君（東宮命嬪亦准此其會朝依命婦例）自外婦人不因夫子號別加邑號者夫人云某品郡君某縣君鄉君並准此諸因夫子應授妃已下者見任官從本司無本司從大貴陳牒所司申奏給告身其申奏者所司總為抄奏若未給授而夫子薨卒者不在給限諸庶子有五品已上官封者若嫡母在所生之母不得為太妃已下無者聽之承重者不合又諸親婦人并命婦應長參者每月二十六日及歲冬至寒食五月五日並命所司于命婦朝堂供養入諸命婦朝參若行立次第各准夫子（同班則母在上）非二王後夫人及職事五品已上命婦並不在朝參之例散官三品已上及王若國公得朝參者母妻准夫子例當參自有制者依當參諸蕃人三品已上母妻應加邑號者並授諸外命婦每朝參光政景運永安等門車馬兩門放出入

元和元年十月太常奏外命婦參賀皇太后儀制自
今已後每年元日冬至外命婦有邑號者并準式赴
皇太后所居宮殿門進名參賀其立夏立秋立冬并
進名參如泥雨即停依奏
二年七月勑每年元日冬至立夏立秋立冬日外命
婦朝謁皇太后自有儀常不合前却自今已後諸公
主郡縣主宜委宗正四句當常參官母妻御史臺句
當如違太子奪一月俸無故頻不到者有司具狀聞
奏
十五年二月太常寺奏內外命婦請至朝賀參奉前
五宗正寺光祿內侍省計會進名御史臺具集日牒
牒諸司餘準元和元年勑處分依奏
長慶四年三月禮儀使奏故事命婦有邑號者正至
四立並合行起居之禮緣其日兩宮起居若依舊章
事涉煩褻今請正至日即詣興慶宮起居訖詣光順
門起居制可
天祐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勑冊皇太后內外命婦比
合朝賀今緣命婦未有完字慮或闕禮依若準舊
儀恐難集事宜令各據章表稱賀

皇太子冠

正觀五年正月有司上言皇太子將行冠禮宜用二
月為吉請追兵備儀注上曰今東作方興恐妨農事
令改用十月太子少保蕭瑀奏稱準陰陽家用二月
為勝上曰陰陽拘忌朕所不行若動靜必依陰陽不
顧禮義欲求福祐其可得乎若行所行皆遵正道自
然當與吉會且吉凶在人豈假陰陽拘忌農時甚要
不可暫失
開元六年侍中宋璟上表曰臣伏以太常狀以皇太
子冠準東宮典記有上禮之儀謹按上禮非古從南
齊後魏始有此事而垂拱神龍更扇其道群臣斂錢
獻食君上厚賜答之姑息施恩方便求利每緣一事
有此再煩齊魏乃胡虜之風故不足放後車轍有前
車之戒應當取遵皇太子冠乃盛禮自然合有錫賚
上臺東宮兩處妄會非不優厚其禮儀上停

皇太子加元服

正觀八年二月三日皇太子加元服
永徽六年二月五日皇太子加元服內外文武官為
父後者賜爵一級
顯慶四年十月十二日皇太子加元服
開元八年正月十一日皇太子將加元服十二日太

子謁太廟十三日宴百官于太極殿
皇太子見三師禮
正觀十二年七月禮部尚書王珪兼魏王師上問黄
門侍郎韋挺曰泰昨與珪相見若爲禮節挺對曰見
師之禮拜荅如儀訖王問珪忠孝珪荅曰陛下王之
君也事君思盡忠陛下王之父也事父思盡孝忠孝
之道可以享天祐餘芳可以垂後業王曰忠孝之道
已聞教矣願聞所集荅曰漢東平王蒼云爲善最樂
上曰我常語泰汝之事師如事我也泰每先拜珪、
亦以師道自居物議善之
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上謂房玄齡蕭瑀曰太子三
師以德導人者也若師禮卑則太子無所取則于是
詔令撰三師儀注太子出殿門迎先拜三師荅拜每
門讓三師坐太子乃坐與三師書前名惶恐後名惶
恐再拜其年皇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有奪嫡之漸内
外議擬上惡之謂侍臣曰當今朝臣忠謇無踰魏徵
我遣傅皇太子用絶天下之望及草詔曰徵其辭乎
皆曰徵已拜侍中必不受師傅上曰徵識吾此意當
不固辭及詔爲太子太師徵自陳有疾詔荅曰漢之
太子四皓爲助我之賴卿即其義也知公疾病當臥
護之即拜而奉詔其年四月英公勣爲特進太子詹
事乃同中書門下三品上謂勣曰我兒新登儲兩卿
舊長史今已宫事相委故有此授屈資勿怪也以孫
思之無越卿者公往不遺李密今豈有遺朕哉勣雪
涕致詞以謝
是月詔宰臣劉洎岑文本褚遂良往東宫與皇太子
遊處爲賓客初洎上疏以皇太子初立宜尊師重學
與正人遊故上嘉歎行焉
大和八年十月太常禮院奏今月十七日皇太子與
太師相見請前一日開崇明門内外門所司陳設依
奏
開元三年四月勅宜令師保賓客詹事左右春坊五
品已上官每至朔望日伏下　與前件官請崇明謁
見皇太子其一官兩員已上者任分番如遇陰雨休
假其輟放並權停
其年八月勅太子太師鄭覃每月與賓客詹事左右
春坊五品已上官謁見皇太子宣令每月更添一日
以二十六日二十一日詣崇明門謁見若遇陰雨休
假其輟朝放朝即取以次雙日餘准今年四月勅處
分九月勅太子太師及東宫每月二十六日詣崇明

門謁見皇太子宜停

不許公主與諸王抗禮

正觀十一年中書舍人高季輔上疏曰臣切見密王元曉等事懿親陛下友愛之懷義高古昔分以車服委以藩維須依禮儀以副瞻望比見帝子拜諸叔諸叔亦荅拜王爵雖同家人有禮豈合如此顛倒昭穆伏望一垂訓誡永循彝則

顯慶三年正月二十一日詔父母之尊人倫以及舅姑之敬禮經攸重苟違斯義有斁彝倫如聞公主出適王妃作嬪舅姑之父母皆降禮荅拜此乃子道亡替婦德不修何以式序家邦儀刑列闢自今已後可明加禁斷一依禮法

神龍元年二月十五日制曰朕臨茲寶極位在崇高負扆當陽雖受宗枝之敬退朝私謁乃用家人之禮近代已來罕遵軌度王及公主曲致私情姑叔之尊拜於子姪違背禮典情用憮然自今已後宜從革弊安國相王及鎮國太平公主更不得輒拜衛王重俊兄弟及長寧公主等宣示尊屬知朕意焉

鄉飲酒

正觀六年詔曰比年豐稔閭里無事乃有惰業之人不顧家產朋遊無度酣宴是耽危身敗德咸由于此每覽法司所奏因此致罪寔繁有徒靜言思之良增軫歎自匪澄源正本何以革茲俗弊欲富約之軌物詢諸舊章可見錄鄉飲酒一卷頒行天下每年令州縣長官親率長幼齒別有序遞相勸勉依禮行之庶家識廉恥人知敬讓

唐隆元年七月十九日勅鄉飲酒禮廢爲日已久宜令諸州每年遵行鄉飲酒禮

開元六年七月十三日初頒鄉飲酒于天下令牧宰每年至十二月行之至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上疏曰州牧縣宰所寄者宣揚禮樂典冊經籍所教者返古還淳上奉君親上安鄉族聖朝制禮作樂雖行之日久而外州遠郡俗習未知徒聞禮樂之名而不知禮樂之寔切見鄉飲酒頒于天下比來惟貢舉之日畧用其儀閭里之間未通其事臣在州之日率當州所管縣一一與父老百姓勸遵行禮樂奏歌至白華華黍南陔由庚等章言孝子養親及羣物遂性之宜或有泣者則人心有感不可盡誣但州縣久絕雅聲不識古樂伏計太常具有樂器太樂久備和聲望天下二十五大州簡有性識人于太常調習雅聲仍

付笙竽琴瑟之類各三兩事令比州轉次造習每年各脩禮儀准令式行禮稍加勸奬以示風俗二十五年三月勅應諸州貢人上州歲貢三人中州二人下州一人必有才行不限其數其所貢之人將中送一日行鄉飲酒禮牲用少牢以現物充

大射

武德二年正月賜群臣大射于玄武門四年八月賜五品已上射于武德殿

正觀三年三月三日賜羣臣大射禮于武德門

五年三月三日賜文武五品已上射于武德殿

六年三月三日賜群臣大射于武德殿

十一年三月三日引五品已上大射于儀鳳殿

十六年三月三日賜百僚大射于觀德殿其年九月九日又賜文武五品已上射于玄武門

永徽三年三月三日幸觀德殿賜羣臣大射

五年九月三日御丹霄樓觀三品已上行大射禮四日賜五品已上射于來光門樓以觀之

麟德元年三月三日展大射禮（自後遂不行此禮）

景雲二年諫議大夫源乾曜請行射禮上表曰臣聞聖王之理天下也必制禮以正人情人情正則孝于家而序于國此道不替無不理也故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是以古之擇士先觀射禮所以明和容之儀非取樂一時夫射者別正邪觀德行中祭祀辟兇戎古者哲王莫不遵襲臣竊見數年以來射禮便廢或緣所司惜費遂使大射亦虧臣愚以爲所廢者物所全者禮故孔子云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伏望令聖人之教今古常行天下幸甚

先天元年九月九日御安福門觀百僚射至八日乃止

開元四年三月三日賜百官射（時金部員外郎盧廙與職方員外郎李蕃供非非善射者雖引滿俱不及垛而互言工拙蕃戲曰與盧箭俱三十步左右不曉蕃箭去垛三十步盧箭去身三十步也）八年九月七日制賜百官九日射給事中許景先駮奏曰近以三九之辰頻賜宴射已著格令猶降綸言但古制雖存禮章多缺官員累　帑藏未充水旱相仍繼之師旅既不足以觀德又未足以威邊耗國損人且爲不急夫古之太平以射選士諸侯以射飾禮樂以射觀容志故有騶虞貍首之奏釆蘩釆蘋之樂天子則以備官爲節諸侯以射會爲節卿大夫以循法爲節士以不失職爲節皆審志固行德美事成陰陽克和景副成作故諸侯貢士亦試于射

宮容禮有虧則黜其地是以諸侯君臣皆重意于射
射之禮也大矣哉今則不然衆官既多鳴鏑亂下以
苟獲爲利以偶和爲能素無五善之容頗失三侯之
禮况官厚秩禁衛崇班勲盈累千其筭無數近河南
河北水潦處多林胡小蕃見寇郊壘聖人憂勤招恤
猶未能安今一箭偶中見一丁庸調用之既無惻隱
獲之固無恥懃考古循今則爲未可且禁衛武官隨
番許射能中的者必有賞焉此則訓武習戎時亦不
闕待寇寧歲捴率由舊章則愛禮養人天下幸甚疏
奏遂罷之至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三日勑大射展禮
先王創儀雖沿革或殊而遵習無曠往有陳奏遂從
廢寢永鑒大典無忘舊章將射侯以觀德豈愛羊而
去禮緬惟古詞罔不率由自我而闕何以示後其三
九射禮卽宜依舊遵行以今年九月九日賜射于安
福樓下（自此已後射禮遂廢）

講武

武德元年十月四日詔殺氣方嚴宜順天時申耀威
武可依别勑大集諸軍朕將躬自巡撫親臨按閲至
八年十一月十日講武于同官縣
正觀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皇帝從太上皇閲武于
城西
顯慶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講武于滻水之南行三
驅之禮上設次于尚書臺以觀之（許州長史封道弘奏尚書臺本曰漢南郡太守馬融講尚書于此因以爲名今陛下親降此臺以觀按習請改爲講武臺從之）
五年三月二十八日講武于并州城北上御飛閣引
羣臣臨觀之左衛大將軍張延師爲左軍左右驍武
等六衛左羽林騎士屬焉左武侯大將軍梁建方爲
右軍威凌武侯等六衛右羽林騎士屬焉一鼓而示
衆再鼓而整列三鼓而交前左爲曲直圓鋭之陣右
爲方鋭直圓之陣三挑而五變步退而騎進合而各
復其位許敬宗奏曰延師整而監建方敢而鋭皆良
將也李勣曰甲胄精新將士齊力觀之者猶震恐况
當其事乎上曰講閲者安不忘危之道也梁朝衣冠
甚盛文物亦多侯景以數千人渡江一朝瓦解武不
可黷又不可棄此之謂也
麟德二年四月二十五日講武于邙山之陽上御北
城樓以觀之
聖曆二年十月欲以季冬講武有司稽緩延入孟春
麟臺監王方慶上疏曰謹按禮記曰月令孟冬之月
天子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此乃三時務農一時

講武以習射御角技才力蓋王者常事安不忘危之
道孟春之月不可以稱兵　者干戈甲冑之總名兵
共金也金性剋木春盛德在木而舉金以害盛德逆
生氣也孟春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雪霜大摯首種不
入蔡邕月令章句云太陰新休少陽尚微而行冬令
以遺水氣故水潦至而敗物也雪霜大摯折傷者也
太陰干時雨雪而霜故太傷首種首種謂宿麥也麥
以秋種故謂之首種入收也春為　寒所傷故至夏
麥不成長也孟春講武是行冬令以陽故犯陰氣害
發生之德臣恐水潦敗物雪霜損稼夏麥不登無所
收入也伏望天恩不違時令孟冬教習以順天道制
答曰循覽所陳深合典禮若違卿意此乃月令虛行
停起直言用依奏表
先天二年十月十三日講武于驪山之下徵兵二十
萬旌金甲耀照天地列大陣于長川坐作退進以金
鼓之聲節之三軍出入號令如一上親援戎服持大
槍立于陣前兵部尚書郭元振以虧失軍容坐于纛
下將斬之宰臣劉幽求張說跪于馬前諫曰元振翊
戴上皇有大功于國雖犯軍令不可加刑伏願寬宥
以從人望及捨之配流新州給事中知禮儀使唐紹
以草軍儀有失斬之上既怒唐紹左右龙望寬之會右金吾將軍李邈遽請宣勅斬
之時人痛惜紹而深咎邈尋有制罷邈官遂擯廢終身薛訥為左軍節度衆以
元帥及禮官得罪諸部頗亦失敘惟訥及解琬軍不
動上令輕騎召訥等至軍門不得入禮畢特加慰勞
開元八年八月勅國家偃武教修文德百年于茲矣
自運屬清平人忘爭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
禮我所未暇且五材並用誰能去兵四方雖安不可
忘戰故周禮以軍禁糺邦國以蒐狩習戎旅不教人
戰是謂棄之宜差使于兩京及諸州簡取千萬人務
求灼然驍勇不須限以蕃漢皆放番後差科准令團
伍教練辨其旗物簡其車徒習攻取進退之方陳威
儀貴賤之等俾失少長有禮疾徐有節持以　懐
服持以保大定功協于師正以弘武倫應須翔集及
有蠲免所司明為條制仍別作優當法聞奏至德二
年八月御鳳翔府門大閱三年正月御翔鸞閣習武
自後遂廢
大中六年五月勅天下軍府有兵馬處宜選會兵法
能弓馬人充教練使每年依禮教習仍于其時申兵
部

牋表例

舊例上所及下其制六天子曰制曰勅曰牒皇太子曰令親王公主曰教尚書省
下州州下縣縣下鄉皆曰符下之逮上其制有六上天子曰表其近臣亦為狀上
皇太子曰牋啟于其長為之有品也上公文皆為牒庶人之言曰辭諸司相質問
有三曰關關通其事曰刺曰移移其事于他司移則通判之官皆曰連署
正觀十九年正月上征遼發定州皇太子奏請飛驛
遞表起居又請遞勅垂報許之飛驛奏事自此始也
其年五月十日高士廉劉洎等表稱皇太子與百官
書疏先無幹式請定其儀詔凡是處分論事之書皇
太子並畫令太子左右庶子已下署姓名宣奉行書
案畫日其餘與諸親友師傅等不在此限
天册二年二月一日勅自今已後施勅行制及內外
官司奏狀文案並大字至聖曆元年四月十一日制
勅公文錢物倉庫計贓科罪傳符過所各依式及別
勅作大字餘尋常文按解牒進奏並依常式
景龍三年二月有司奏皇帝踐祚及加元服皇太后
加號皇后皇太子立及元日則吏若京官五品已上
在外者並奉表疏賀其長官無者次官五品已上賀
表當州遣使餘並附表令禮部整比送中書錄帳總
奏又應上表啟及奉狀並大書一行不得過一十八
字其署名不得大書諸奏軍國事者並須指陳寔狀
不得漫引古今凡須奏請者皆為表狀不得輒牒中
書省若事少者即于表內具陳使盡事情若多不可
盡書者任于事前作一事條表內不須重述
景雲二年六月勅南衙北門及諸門進狀及封狀意
見及降墨勅並于狀上書一題時刻夜題更籌
先天二年三月三十日誥制勅表狀書奏牋牒年月
等數作一十二十三十四十字
開元二年閏三月勅諸司進狀奏事並長官封題進
仍令本司牒所進門并差一官送進諸奏事亦准此
中書門下御史臺不須引牒其有告謀大逆者任自
封進除此之外不得為進如有違者弃先決杖三十
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勅胡書進表並令西蕃所由州
府翻訖封進
十一年七月五日勅三都留守兩京每月一起居北
都每季一起居並遣使即行幸未至所幸處其三都
留守及京官五品已上三日一起居若暫出行幸發
處留守亦准此並遞表
二十三年八月儀制令皇帝天子夷夏通稱陛下對忠上表
通稱至尊臣下內外通稱乘輿服御所稱車駕行幸所稱諸赴車駕所及
諸行在所皇太子已下率土之內于皇帝皆稱臣皇

后已下率土之內于皇帝太皇太后皇太后皆稱妾六宮以下率土婦人于皇后皆稱妾也　百官上疏于太皇后太后皇太后稱殿下自稱皆曰臣百官及東宮對皇太子皆稱殿下上啟表同百官自稱名宮官自稱臣

天寶十年十一月五日勅比來牧守初上准式附表申謝或因使使或有差官事頗勞煩亦資取置自今已後諸郡太守等謝上表宜並附驛遞進務從省便至十三載十一月二十九日詔自今已後每載賀正及賀赦表並宜附驛遞進不須更差專使

會昌五年八月御史臺奏應諸道官內州合進元日冬至端午慶陽等四節賀表自今已後其管內州並仰付當道專使發遣仍及時催促同到如闕事知表狀判官罰本職一月俸料發表訖仍先于急遞中申御史臺除四節外非時別有慶賀使司使牒支郡取表狀急遞至上都奏委留至上都委留後官進奏緣使司賀表先來其表郡表則待齊到一時付遞中發遣如前却亦准四節制例處分舊例支郡不賀者即不用聚表賀奏

大中三年應邊鎮及諸道奏事表時有不題事由舊制引進狀內每具所奏事由時屬鎮節將以討伐黨項羌兵機急速恐外人先知因此有此請自後諸道率多為例亦無正勅及中書門下處分

待制官

正觀元年閏三月二十九日太宗謂蕭瑀曰朕好少弓矢自謂能盡其妙近得良弓十數以示弓工曰此皆非良材也朕問其故曰木心不正則脉理皆邪弓雖剛勁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弓矢定天下四方用弓多矣而有天下日淺得為理之意固未及于弓弓猶失之何況于理自是遂延耆老問以政術京官五品已上更宿中書而者太宗每延與語詢訪外事務知百姓疾苦政教之得失焉

永徽六年十一月五日詔禮部尚書弘文館學士許敬宗每日待制于武德殿之西門

顯慶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引諸色目舉人謁見下詔策問之凡九百人　李巢張昌宗秦相如崔行功郭待封五人為上第令待詔弘文館每坐日令五人隨仗供奉

文明元年九月五日勅文宗京官五品已上清官每日于章善明福門各一人待制證聖元年左衛胄曹參軍員半千充使吐蕃辭日則天謂之曰久聞卿名

謂是古人不意乃在朝列境外小事不足煩卿宜且
留待制也遂與王　石抱忠並爲弘文館學士仍與
著作佐郎踏敬淳分日于明德門待制
先天三年十月五日勑京清官及朝集使六品已上
每日兩人隨仗待制供奉及宿衛官不在此例至開
元十四年七月詔曰比令百官更直待制斯于諫議
時納箴規不聞一言甚無謂也凡百僚庶宜体朕懷
各盡昌言以副虚佇于是太子左庶子吳兢等各上
疏極言得失．
永泰元年三月一日勑惟政之難非賢物乂必籍于
衆允執其中實使羣材用弘庶績朕以國步未康朝
經或闕思與文武蓋臣咨謀善道尚書左僕射冕右
僕射英乂太子少傅遵慶太子少保兼御史大夫志
直太子詹事兼御史大夫臧希讓左散騎常侍楊璀
撿校刑部尚書王昂撿校刑部尚書崔渙吏部侍郎
李季卿王廷昌禮部侍郎賈至杞王傅吾令琟等並
集賢待制．
大曆十四年六月八日門下侍郎崔祐甫奏伏以先
天二年令羣臣直日待制以備顧問自今已後准元
勑文官一品以下更直待制待奉事官盡

然後趨出便于內節有食待進止至酉時後放陛
下閑暇之際時有召問庶或上裨聖教政季勑宜依
其待制官每日未時放歸至建中二年五月二日勑
宜令中書門下兩省分置待制官三十員仍于見任
前資及同正兼試九品已上官中簡擇文學理道兵
鈐法度優深者具名聞奏度支據品秩量給俸錢并
置本收利供廚料所須干力什物廳宇等并計料處
分左拾遺史館修撰沈既濟上疏論之曰伏以陛下
今日之理患在官煩不患員少患在不問不患無人
且中書門下兩省官自常侍諫議補闕拾遺總四十
員及常參待制之官日有兩人皆備顧問亦不少矣
中有二十一員尚闕人未充他　缺職累倍其數陛
下若謂見官非才不足以議則當選求能者以待其
人若欲廣務聰明畢杖淹滯則當擇其可者先補缺
員則朝無曠官俸不徒費且夫置錢息利是有司權
宜非陛下經理之法今官三十員皆給俸錢幹力廚
料什器建造庭宇約計一月不減百萬以他司息利
准之當以錢二千萬爲之本方獲百萬之利若均本
配人當復除二百户反復計之所損滋甚當今閱輔
大病皆爲百司息錢傷人破產積于府縣寔思改革

以正其源又臣嘗計天下財富耗斁之大者唯二事焉最多者兵資次多者官俸其餘雜費十不當二事之一所以黎人重困杼柚猶空方斯緝熙必藉裁減豈俾閑官復爲冗食籍舊而置尤可省也若之何加焉疏奏從之

正元元年八月二十八日勅宜令每日待制官各陳所見一條狀下後封進覩古畧兼補闕拾遺有足匡時固宜無隱如事煩細非理道所切者不須其年十二月詔延英視事日令常參官七人對見問以時政有訐忤及不遺事理者悉優容以遣之

三年四月詔常參官各以所見封進每坐日三四人陳奏利害

七年十月詔自今已後每御延英殿令諸司長官二人奏本司事俄又令常參官每日二人引見訪以政事謂之延對

元和元年四月正衙待制官兩員御史中丞武元衡奏本置前件官以備顧問比來多不奏事有閒虛設又正員七年更有次對官雖議兩置去歲已停今雅以六品已下清官前列恐非盡善伏請自今已後兼以中書門下省御史臺拾遺監察御史及尚書省六品諸司四品已上職事官東宮師傅賓客詹事及王府諸傅等每坐日兩人待制正衙退後令于延英候對以爲常式勅中書省御史臺官故事並不待制如要論奏但于延英候對餘依

其年九月詔自今兩省官每日令一人對

三月起居舍人鄭隨次對面奉進止令宜與兩省供奉官自今已後有事則進狀其次對宜停

四年十月御史臺奏應諸色請對官及待制自今已後並令前一日進狀來者伏以延英開日羣臣皆不前知還陛下坐時方進狀請對或本司各有要事便得聞奏令遣應候對官前一日進者以尋常公事不假面論但表章足以陳露倘臨時恐有切務文字不可進言吏候後坐動踰數辰處置之間便有不及又請狀入之時須在外前如後時者聽不收覽依奏

太和二年九月應合待制官御史臺奏舊例諸司官輪署牒前三日具名銜報臺省司前一日具名銜聞奏近皆逼日方報録奏常恐失時請自今已後如不是先陳牒請假臨時不署牒者請准朝叅不到例一任加罰如併三度違犯即具名聞奏依奏

開成五年三月勅制法官朔望不要候對（初二年八月文宗御）

延英對刑部郎中千東王合大理少卿李韋紓等自後朔望即對刑法官以詳重輕也
至大中三年十月宣待制官與諫官法官循環對

侍讀

開元三年七月勑朕每讀史籍中有關疑宜選耆儒博碩一人每日侍讀遂命光祿卿馬懷素右散騎常侍褚無量更日入

開成元年十一月宰相李石奏太子有侍讀諸王亦曰侍讀無降殺之禮今後請改為諸王講讀從之

大中十二年四月以諫議大夫鄭韋兵部郎中李鄴為鄆王侍讀居十六宅後數日改充夔王已下五王侍讀居大明宮仍五日一人乾符門講讀懿宗即位遂寢其事

唐會要卷第二十六

唐會要卷第二十七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實封四百戶
臣王溥纂

行幸

武德六年四月幸故宅改為通義宮九年三月幸昆明池習水戰

正觀五年正月幸左藏庫賜二品已上帛盡重而出焉

六年三月十五日幸九成宮監察御史馬周上疏曰伏見勑以四月二日幸九成宮臣竊惟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所宜朝夕視膳而晨昏起居今所幸宮去京三百餘里鑾輿動軔嚴蹕經旬非可以旦暮至也脫太上皇情或思感而欲即見陛下者將何以赴之且車駕今幸本為避暑而往然則太上皇尚留熱所而陛下自逐涼處溫凊之道臣切未安勑書既出事已成就願示速返之期以開衆惑

其年七月幸興慶宮賦詩詩在雅樂

其年冬幸洛陽至灞上命祭漢文帝至華陰祭漢太

尉揚震上自爲文曰謂司空無忌等曰昔朕在隋朝
數〻經此買飧而飲賃舍而宿自平定禍亂君臨四
海越十餘載不涉此塗今者出關六軍猜道自省德
薄甚增祇懼上承文帝餘業海內殷阜若止西京去
來起至領敢不預萬姓行役無休身戮國滅爲天下
笑雖帝祚長短委以玄天而福善禍淫亦由人事豈
直其君而已近侍之臣相次誅戮若欲君臣長久國
無危敗君有違失臣須極言我聞卿等言縱不能當
時即從再三思量終擇善而用無忌等拜舞稱賀
七年上將幸九成宮散騎常侍姚思廉進諫曰陛下
高居紫極寧濟蒼生應須 以欲從人不可以人從欲
然則離宮遊幸此秦皇漢武之事非堯舜禹湯之所
爲也上諭之曰朕有氣疾熱便頓劇故非情好遊幸
甚嘉卿意
十一年二月九日幸洛陽至十二年二月五日還京
十二月幸河北縣觀砥柱因令勒名于上以陳盛德
二十日幸蒲州刺史趙元楷課父老服黃紗單衣迎
謁路左盛飾廨宇修營樓雉欲以求媚又潜飼羊百
餘口魚數千頭將饋貴戚上知而數之曰朕省河洛
經歷數州凡有所須皆資官物卿飼羊養魚雕飾院

宇此乃亡隋弊俗不可復行當識朕心改卿舊態十
四年上欲幸同州校獵櫟陽縣丞劉仁軌上疏曰四
時蒐狩前王常典事有沿革未必因循今年甘雨應
時秋稼甚盛盡力收穫月半猶未畢功貧家無力下
禾始擬種麥直據尋常科喚田家已有所妨今既祇
供頓事無之修理橋道縱大簡略費一二萬而百姓
收斂寔爲狼狽臣願陛下少留萬乘之尊垂聽 戒
之說退延旬日收刈總了則人盡閒暇家得康寧鑾
駕徐動公私交泰上降璽書勞之十九年正月上征
遼親率領六軍發洛陽至定州詔皇太子監國至幽
州大饗軍士車馬渡遼圍遼東城破之以其城爲遼
州又進次安市城依山大戰虜其將帥因名所幸山
爲駐蹕山遂還命中書侍郎許敬宗爲文刻石以記
其跡敬宗曰聖人與天地合德山名駐蹕蓋天意也
乘輿不復東矣初上將發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曰
臣徧求史籍訖于近代爲人之主無曰伐遼人臣往
征則有之矣漢則楊僕魏代則毋丘儉王頎司馬懿
猶爲人臣慕容真僭號之子皆爲其主長驅高麗虜
其人畜剷城平基陛下立功同于天地美化包于古
昔自當超邁百王豈止俯同六子陛下昔翦平寇逆

大有爪牙年齒未衰尤堪任用雅陛下之所使亦何行而不克今太子新立年寔幼少白餘籓屏陛下所知今一朝棄金湯之全渡遼海之外臣每三思煩懸並集特乞天慈一垂省察

二十年正月幸晋祠樹碑製文

二十一年九月太宗辟人從兩騎幸故未央宮逢一衛士佩刀去車馬駕至惶懼待罪太宗謂之曰所司之失非汝之罪今若付法當死者便數矣因赦去之

永徽五年車駕幸萬年宮中夜山水暴至衝突玄武門宿衛者散走右領軍郎將薛仁貴曰安有天子一有急輙敢懼死遂登門扺叫喚以警宮內上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寢殿上使謂仁貴曰賴卿得免淪溺始知有忠臣也至上元中召謂曰往九成宮遭水無卿已為魚矣

顯慶二年閏正月十四日幸洛陽勅每事儉約道路不許修理是日微雨至灞橋御馬蹶御史中丞許圉師劾進馬官監門將軍斛斯政則罪合死刑請付法上曰馬有蹶失不可責人特原之

三年十月十七日上因于古長安城遊覽問侍臣曰朕觀故城舊址宮室似與百姓雜居自秦漢已來幾代都此禮部尚書許敬宗對曰秦都咸陽郭邑連跨渭水故云渭水灌都以象天河至漢惠帝始築此城其後苻堅姚萇後周並都之上又問曰昆明池是漢武帝何年開敬宗對曰武帝遣使通西南夷而為昆明國所蔽故因鑿之舊澤以穿此池用習水戰元狩三事年也上曰撿秦漢已來歷代宮室處所以聞

龍朔元年九月幸天宮寺以高祖龍潛時舊宅故也

麟德二年十月二十九日發東都赴東岳十一月二十日至濮陽上問右丞相竇德玄曰濮陽奚墟信良邑也古謂之帝丘何也德玄不能對禮部尚書許敬宗策馬前曰臣能知之昔者顓頊寔居此地以王天下其後昆吾氏因之至春秋時衛成公自楚丘徙居之既是顓頊所居故謂之帝丘爰在漢晋隸于京師臣聞有德者啟其國士失道則喪其疆宇自古名都美邑居之者不一姓故有國有家者不可不慎也上曰濟水與濟源斷絕不可屬何故然對曰禹貢道兗水東流為濟入于河自此潛地流不過河而南侵出為滎澤又潛流至曹濮之間散出平地漸合而東流為汶水自南注之古者五行皆有官守水官不失其職故辯其味與色潛流復出合而更分皆能識之尚書所載與今同矣上曰濟水細微而獨四瀆何也對

曰爾雅云瀆者獨也言不因餘水能獨赴海故也且
天有五星運而為四時地有五岳流而為四瀆人有
五事用而為四枝五陽數也陽者光曜陰晦昧故晨
星潜伏而難見濟水潜流而數絶狀雖微細其實尊
也上稱善敬宗退而告人曰大臣不可無學我以德玄不能對心實恥之德玄聞之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善守其拙不强其所不能我所能也英國公李勣曰敬宗多聞信美矣德玄之言亦善也
總章二年八月一日詔以十月幸涼州時隴右虛耗
議者咸云車駕西巡不便上聞之召五品已上謂曰
帝王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此蓋常禮朕暫欲幸涼
州如聞在外咸謂非宜何也宰臣已下莫有對者詳
刑大夫來公敏曰陛下巡幸涼州巡宣王略求之故
實未虧令典但隨時度事臣下竊有所疑既是明制
施行所以不敢塵黷奉勅故問敢不盡言近高麗雖
平扶餘尚梗兼西道經略兵尤未停且隴右諸州人
户猶少供億鑾駕擬備稍難臣聞在外實有竊議上
曰卿等既有此言我止渡隴存問故老蒐狩即還竟
下詔停西幸無何擢公敏黃門侍郎賞能直言也
調露元年九月七日幸并州以度支郎中狄仁傑為
知頓使并州長史李知玄以道出妬女祠俗云盛衣
服過者必致風雨雷電之災遂發數萬人别開御道
仁傑曰天子之行千乘萬騎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
患妬女之害遽令罷之上聞嘆曰真大丈夫
聖曆三年七月幸三陽宮有胡僧邀駕看葬舍利上
許之千乘萬騎咸次于野内使狄仁傑跪于馬前曰
佛者夷狄之神君主天下之主當重闈難見居安慮
危上路崎嶇既為難衛庸僧詭惑何足是憑且君舉
必書不可不慎上中路而還曰庶成吾直臣之氣也
長安四年正月幸西京洛陽縣尉楊齊哲上書諫曰
臣聞古先哲后咸以為獨智不可以在已專欲不可
以違衆所以樹振徽謗懸鼓納諫思聞過而從善全
直言而沃心用能綱紀天下統成大業經曰無為而
理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安人之道貴于省事陛下
以大定元年冬廻蹕咸京長安三年冬還洛邑四年
又將西幸聖躬得無窮于車轝乎士卒得無弊于暴
露乎扈從僚屬僦裝而不濟隨駕商旅栖泊而匪寧
東周之人咸懷嗟怨昔者周穆王欲周行天下使皆
有車轍馬跡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陛下
玉琯四周金輿王駕車轍馬跡雖未出于内都巡狩
省方事不師于五載雷動天轉海運山移儼彼六龍
歲違千里此亦近于刑人之力失安人之道臣用有

疑此邦父老抗表留駕陛下告以吐蕃和親爲詞臣愚以爲未得也況吐蕃蕞醜西隔咫尺自京到洛會不崇朝陛下乃欲務其艱遠遽然從之夫千鈞之弩尚不爲鼷鼠發机況萬乘之君輕爲邊戎枉駕夫人至賤而不可簡至愚而不可欺經曰可畏非人是人不可欺也今陛下此言是欺下也使國史何以書之臣材才淺學切爲陛下籌之陛下今幸長安也乃是背逸就勞破益爲損何者神都帑藏儲粟積年充実淮海漕運日夕流衍地當六合之中人悦四方之會陛下居之國無損費長安府庫及倉庾事空鈌皆藉洛京轉輸價直非率戶徵科其物盡官庫酬給公私糜耗盡亦滋多陛下居之是國有損費人疲重係由此言之陛下之居長安也山東之財力日匱在洛邑関西百姓賦役靡加背逸就勞破益爲損殷監不遠伏維念之又王敬授民時所重惟穀今陛下鑾輅以明年正月即塗歳首是就更之初駕行非務農之意無乃不可乎

神龍二年十月十七日勅行幸每頃人宿兵及三衛並令伍伍相保其押官責名品明作文簿别送典金吾

景龍二年十二月幸新豐温湯廻幸兵部尚書韋嗣立山庄封爲逍遙公改鳳凰原爲清虚原鸚鵡谷爲幽棲谷

四年五月上微行與后觀燈于都邑因幸中書令蕭至忠宅令宮女數千人看燈多有逃逸其年四月又幸龍慶池泛舟宴侍臣

開元五年正月十日幸東都石散騎常侍褚無量陳意見上表曰臣聞巡方問俗大化所先故帝舜巡狩望秩山川徧于群神漢景帝巡狩祠黄帝于橋山章帝東巡祠帝尭于成陽武帝巡狩望祠虞舜于九疑景帝幸甘泉郊泰畤幸河東祠后土高祖過魏祠無忌之墓過趙封樂毅之後章帝巡狩至沛祠桓譚之冢魏武祠喬玄之墓自古巡狩咸致享祀畧而言之有如此者伏願陛下行幸所過之處有名山大川丘陵墳衍古之帝王及忠臣烈士備在祀典皆合致祭望令所管州縣據圖經具録先報又天子巡狩所至之處命太師陳詩以觀人好惡不敬不孝削地黜爵有功于人加秩進賞盖慮夫州牧縣宰德化未敷下情不得上通故親問風俗臣又聞尭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今河東地也誠以聡明文思光宅天下

堯之道也明四目達四聰舜之德也奠山川定貢賦
禹之功也雖其人已沒而其教克明陛下將幸東都
仍從北路豈不覲覽聖跡想像遺風且人主行幸禮
必有名請下制書曉示天下知取北路之意自古受
命之君必興滅繼絕崇德報功故禮曰武王克殷未
下車而封帝舜之後于陳下車而封大禹之後于宋
漢武帝過洛陽以周子南君封于周後漢高祖撥亂
日不暇給猶修祀六國成帝追蕭何曹參周勃靳歙
夏侯嬰陳平張良等一百餘人皆復爵紹家傳之不
絕周以藩屏為約事在繼代漢以山河為誓義存長
久臣又聞之存人之國大于救人之災立人之後重
于封人之墓伏願駕到東都先崇繼絕唐初已來至
于今日有功臣名相並加收敘其有正嫡已絕請傳
支庶故殷朝繼及無廢近親周室興亡貴存身後繼
高嗣者累葉豈專鄧禹之正胤嗣平陽者累世何必
曹參之嫡孫臣愚謂生有其功死非其罪者雖在黎
庶並聽承襲臣所上事如堪收錄伏願裁之及車駕
至永寧縣峭谷馳道隘陋車騎停擁河南尹李朝隱
知頓使戶部侍郎王怡並失其部署上令黜之侍中
宋璟奏曰陛下富有春秋方事巡狩一以整隘致罪
大臣臣恐將來人受艱弊于是遽命捨之璟拜謝曰
陛下責之是恐歸于上而恩出于下請且使待罪于
朝然後詔復其職則進退得其度矣上深善之
十一年正月二日發東都北巡二十五日至并兵部
尚書張說進言曰太原是國家大業所起陛下宜因
行幸振威耀武并建碑紀德以申永思之意若便入
京路由河東有漢武脽上后土之祀此禮久闕歷代
莫能行之願陛下紹斯墜典以為三農祈穀此誠萬
姓之福也上從其言
十二年十一月四日幸東都十日至華州命刺史徐
知仁與信安王禕勒石于華岳祠南之通衢上親制
文及詩舊路在岳北因是移于岳南也至十三年七月七日碑成乃
打本立架張于應天門以示百寮
十三年十月十一日發東都赴東岱十三日至嘉會
頓上按獵引諸蕃酋長入仗並與之弓箭侍奉左右
時有兔起于御馬前上引弓傍射獲之突厥朝命使
阿史那德吉利發便下馬捧兔蹈舞謂譯者曰
天可汗神武天上則有人世無也上因問飢不對曰
仰觀聖代如此十日不食猶為飽也自是常令突厥
入仗馳射起居舍人呂向上疏諫曰鴟梟不鳴未為

瑞鳥猛虎雖服皇齊馴獸由是醜性毒行久務常積
也夫突厥者正同此類今陛下放其頃劾雜以従官
赴封禅之禮参玉帛之會詔許侍遊召入禁伏賜以
馳逐操弓乗馬飛鏃于前同獲獸之樂儻此等各懐
犬吠交肆盜憎荆卿詭動何羅竊至蹔逼嚴蹕猜胃
清塵縱單于為臨穹廬為涔何塞過責伏願勿復親
近使有分限待不失常歸于得所孰不幸甚太子左
庶子吴兢諫曰陛下縁自洛邑告禅岱宗行經數州
屢以畋獵為事伏恐外荒之攸漸識非致治之所急
况登封告成禮容甚大伏願罷此畋遊之事光倫文
物之儀又正觀時太宗文皇帝凡有巡幸則博選識
達古今之士以在左右每至前代興亡之地皆問其
所由　為鑒誡伏陛下遵而行之則與夫騁奔馬于
澗谷要狡獸于叢林不慎垂堂之危不思馭朽之變
安可同年而較其優劣也　　二十年十月十二日
自東都幸太原至太行坂路隘　　禅車問左右曰車
中何物左右奏曰禮天子出則載禅車以従先王之
制也上曰焉用此命焚之（天子出杜無禅自此始也）
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勅兩京行幸縁頓所須應
出百姓者宜令每頓取官錢一百千文作本取利充

仍令所由長官專句當不得抑配百姓
正元三年十二月上獵于新店幸野人趙光奇家問
曰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仍歲頗稔何不樂乎對
曰蓋由陛下詔令不由于人所以然也前詔云于税
之外悉無他徭今非兩税而誅求者殆過之後詔
云和糴于百姓曾不識一錢而强取之始云所糴粟
麥納于近次今則遣致于京西破產奉役不能支也
百姓愁苦如此何有于樂乎雖頻降恤隱之詔而有
司多不奉之亦恐陛下深在九重未之知也上咸異
之因詔除其家
七年七月幸章敬寺賦詩曰招提邇皇邑復道連重
城法筵會早秋駕言訪禅扃嘗聞仙教清浄宗無生
七珍匪吾寶萬行未球成名相既雙寂繁華奚所榮
金風扇微凉遠烟凝翠晶松院静苔色竹房深磬聲
境幽真慮恬道勝外物輕意識本非悦含毫空復情
百寮畢和亦書于壁其後京兆尹薛珏請以上詩序
皇太子書刻于石而填之以金従之
十二年四月左右千軍使奏云鑾駕去冬巡幸諸營
于銀臺門外立碑以紀聖迹可之其碑立于子傍門
外高二丈二尺

元和十五年六月時以皇太后居興慶宮穆宗皇帝
六宮侍行迴幸左神策軍賜物有差自後凡三日纍
幸左神策軍及晨暉樓九仙望仙等門觀角觝諸戲
其年七月幸安國寺觀盂蘭會
其年八月幸勤政樓問人疾苦九月幸魚藻池大張
樂觀競渡
十一月二十日將幸華清宮溫湯宰臣疏請罷行御
史大夫李絳率百僚與常侍崔元畧等又疏諫三請
不從又伏延英門及暮方退二十一日上以天未辨
色由復道而往即日還宮闕
十二月幸右軍擊鞠遂畋于城西
長慶二年十月上由復道幸咸陽止于善因佛寺儔
錢百萬縣令絹百尺其年十一月太后幸華清宮石
甕寺命景王率禁軍五百騎侍翌日上幸華清宮迎
太后遂狩于驪山
四年二月上初聽政羣臣展入閤之儀退朝幸飛龍
廐
寶曆二年二月將幸東都勅撿修東都已來舊行宮
上自臨御已來常欲東幸宰臣等無不見（躰）上意蓋堅
常正色謂宰臣曰朕去意已定李逢吉頓首言曰陛
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天下一家何往不可臣等以
為不可者以干戈未甚戢邊鄙未甚寧切恐國人之
心搖矣伏惟稍迴聖慮天下幸甚上竟不聽乃命撿
計人情大擾百執事相繼獻疏亦不省會裴度自興
元入朝因別對奏云國家建立都邑蓋備巡遊然自
艱難已來此事遂絕今東都宮闕營壘廨宇悉已荒
廢陛下必欲行幸須緩修葺上曰如卿言即不去亦
得何止後期遂罷行計
其年三月上幸魚藻宮觀競渡六月幸凝碧池觀魚
太和四年八月幸梨園會昌殿觀新樂
九年八月幸左軍龍首殿因幸梨園含元殿大合樂
開成元年三月幸龍首池觀內人賽雨因賦暮春喜
雨詩曰風雲喜際會雷雨遂流滋薦幣虔陳禮動天
寶精思漸侵九夏日復在三春時震霧垂朱闕飄飄
入綠墀郊坰既沾足黍稷有豐期百辟同康樂萬方
佇雍熙
大中十一年正月車駕將幸華清宮時兩省官進狀
論奏乃下詔曰朕以驪山近宮真聖廟貌聽政之暇
或議一行蓋崇禮敬之心非以盤遊為事卿等援經
據古列狀獻章深覩盡忠已允來請

咸通十二年五月幸安國寺賜講經僧沉香高坐

唐會要卷第二十七

唐會要卷第二十八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
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
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實封四百戶

臣王溥纂

蒐狩　祥瑞上

蒐狩

武德元年六月二十四日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書曰陛下龍舉晉陽天下響應計不旋踵大位遂隆陛下勿以唐得天下之易不知隋失天下之不難也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既爲竹帛所拘何可恣情不慎凡有蒐狩須順四時旣代天理物安得非時妄動

五年十二月九日諫議大夫蘇世長從幸涇陽之華池校獵上謂朝臣曰今日畋樂乎世長曰陛下遊獵薄廢萬機不滿十旬未爲大樂高祖色變旣而笑曰狂發耶世長曰爲臣私計即狂爲陛下國計即忠矣

八年十月二十日校獵于周氏陂秦王文學褚亮以寇亂漸平每冬畋狩遂上疏諫曰陛下旰食思政廢寢憂人用農隙之餘遵冬狩之禮獲車之所遊踐虞

旗之所涉歷絅惟一面禽止三驅縱廣成之獵士觀上林之手搏斯固畋弋之常規而皇王壯觀至于親廹猛獸臣竊惑之何者筋力驍悍爪牙輕健連弩一發未必挫其畏心長戟纔撝不能當其憤氣雖復孟賁抗左夏試當前卒然驚駭事生慮外如或近林藪未填坑谷駭屬車之後來犯官騎之清塵小臣怯懦私懷慄慄陛下以至聖之姿垂將來之教降情納下無隔直言敢緣天造冒陳丹懇上納之

其年十二月高祖謂侍臣曰蒐獵以供宗廟朕當躬其事以申孝享之誠于是狩于鳴犢泉之野

正觀五年正月十三日大蒐于昆明池夷落君長從上謂高昌王麴文泰曰大丈夫在生樂事有三天下太平家給人足一樂也草淺獸肥以禮畋狩弓不虛發箭不妄中二樂也六合大同萬方咸慶張樂高宴上下歡合三樂也今日王可從禽明當歡宴耳

其年十月二十日上將逐兔于後苑左領軍執失思力諫曰天授陛下為華夷父母何得自輕倘使萬一馬有顛蹶將若之何上傾而異之又將逐兔思力乃脫帶刀跪而固請上為之止焉

十一年十月射猛獸洛陽苑群豕突出林中上引弓四發殪四豕有雄彘突及馬鐙民部尚書唐儉投馬搏之上拔劍斷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理之陛下以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于一獸上納之因為罷獵特進魏徵上表諫曰臣聞漢孝武帝好格猛獸司馬相如諫曰力稱烏獲捷言慶忌人誠有之獸亦宜然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雖烏獲逢蒙之伎不得用而枯木朽株盡為難矣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臣伏聞車駕近出親格猛獸晨趍夜還以為萬乘之尊闇行荒野踐深林汚豐草甚非萬全之計願陛下割　情之娛罷格獸之樂則天下幸甚至十一月十五日狩于濟源之陵山上曰古者先驅以供宗廟今所獲鹿宜令所司造脯醢以充薦享秘書監虞世南諫曰陛下因聽覽之餘辰順天道以殺伐將欲摧班碎掌親御史軒窮猛獸之窟穴盡逸材之林藪夷凶剪暴以衛黎元收革擢羽用充軍器舉旗效獲式遵前古然黃屋之尊金輦之貴八方之所仰德萬國之所係心清道而行猶戒銜橛斯蓋重慎防微為社稷計也是以馬卿直諫于前張昭變色于後臣誠微末敢忘斯義宜　所殪已

多頒禽賜獲皇恩亦溥伏願時息獵車且韜長戟不
拒蒭蕘之請降納涓澮之流祖裼徒搏　之羣下則
貽範百王永光萬世
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狩于驪山時陰寒晦暝圍
兵斷絶上乘高望之欲捨其罰恐虧軍令乃廻轡入
谷以避之
永徽元年高宗出獵在路雨因問諫議大夫谷那律
曰油衣若為得不漏對曰能以瓦為之必不漏矣上
大悅因此不復出獵
龍朔元年十月五日狩于陸渾縣六日至飛山頓高
宗親御弧矢獲四鹿及兎數十頭既次御营望見大
官烹羊欲供百官之膳因問侍中許圉師曰朕目擊
彼羊在于格下見其無罪就戮非無惻怛之情今欲
以死獸易之可乎圉師曰昔宋文侯見人欲將牛以
釁鐘因曰我觀此牛觳觫似無罪而就死地乃不釁
鐘陛下取已死之鹿代欲刲之羊則堯舜之用心也
遂釋其羊不殺九日又于山南布圍大順府果毅王
萬興以鄭先促圍集衆欲斬之上謂侍臣曰軍令有
犯罪在不赦但恐外人謂我耽好畋獵輕棄人命又
以其經從征遼有功特令放免上于是製冬狩詩

總章二年九月車駕自九成宮還京仍西狩校習自
麟遊西北達岐梁虞吾潤至雍為兩圍殿中侍御史
杜易簡言賈忠監圍山阜縣灘鷸推筞不得整停凡
五日而合勅奏將軍劉玄意黃河上等處斷圍玄意
竟抵罪黃河上圍日軍容齊整詔特原之
先天元年十月七日幸新豐獵于驪山之下至十一
月三日侍中魏知古上詩諫曰常聞夏太康五子訓
禽荒戒后羿冬狩三驅威禮張順時鷹隼擊講事武
功揚奔走未及去翻飛豈暇翔非熊從渭水瑞翟想
陳倉此欲誠難縱茲遊不可常子雲陳羽獵僖伯諫
漁宗得失鑒齊楚仁恩念禹湯雍熙諒在宥亭毒非
多傷辛甲今為史虞箴遂孔彰手制曰卿所進獵渭
濱十韵三復研精良增歎美子向溫湯觀省風俗時
因暇景掩　而吹開一面之羅展三驅之禮無情校
獵　慕前禽卿有箴規輔予不逮合賜物十五段以
申勸獎
開元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大蒐于鳳泉湯制曰今四
方無事百穀有成因孟冬之月臨右輔之地戒茲五
技爰脩三驅非謂獲多庶存除害一昨長圍已合大
綏未擧而夜闌朔風天降微雪狐裘且御未免祁寒

鶉衣不充寧堪深露朕為父母育彼黎元中宵耿然
明發增惕其圍兵並放散各賜布二端綿一屯
七年十月右補闕崔向上疏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
垂堂百金之子立不倚衡況居大寶之位也哉陛下
宜保萬壽之體副三靈之望安可輕出入重盤遊乎
天子三田前古有訓豈惟為乾豆賓客庖廚者哉亦
將以閱兵講武誡不虞也詩美宣王之田徒御不驚
有聞無聲謂畋獵時人皆銜枚有善聞而無諠譁也
又曰悉率左右以燕天子為悉驅禽順其左右之宜
以安待王射也則知大綏將下亦有禮焉側聞畋于
渭濱有異于是六飛馳騁萬騎騰躍衝翳薈蹴蒙蘢
越嶄嶮靡拂髮紅塵坐昏白日將暗毛群擾攘羽旅
繽紛左右戎夷並中勇敢攢鏑亂下交刃霜飛而降
尊亂卑爭捷於其間豈不殆哉夫環衛而居恭容校
待清道而出行人尚驚如有墜駕之虞流矢之變
窮則搏鳥窮則攫陛下復何以當之哉靜言思之臣
深陛下戰慄也書曰不畏入畏又曰從諫則聖惟陛
下深思遠慮以誠後圖則天下孰不幸甚
正元十一年十二月臘日畋于苑中止其多殺行三
驅之禮軍士無不知感畢事幸神策軍左廂勞饗軍
士而還
元和三年七月上謂宰臣曰朕昨因閱秋稼行苑至
東祇以鷹犬自隨本非田獵于時雖覺行人聚觀亦
無傷稼之意而諫官在外章疏頗煩了何為示卿等
知否李吉甫對曰陛下念黎元親問禾黍究閭里之
疾苦知稼穡之艱難此則聖主憂勤天下幸甚但以
弧矢前驅鷹犬在後田野縱觀見車徒之盛以為萬
乘校獵傳說必多諫諍之臣義當守職既有聞見理
合上諫供嘿則懷尸素之慙獻言又懼觸鱗之禍果
決以諫寔謂守官正當嘉尚非足致詰夫蒐狩之制
古今不廢必在三驅有節無馳騁之危戒銜橛之變
既不殄物又不數行則禮經所高固非有害然逐兔
呼鷹指蹤之樂忘危履險易以溺人故老氏譬以發
狂昔賢以為至誡陛下每與臣等討論古昔追踪先
聖固當棄常俗之末務詠聖祖之格言願以猶物為
心克己為慮則昇平可致聖祚無疆群臣異議不禁
自息上曰卿言是也朕亦深悟矣
五年十一月上頻出遊畋吏部郎中柳公綽欲因事

諷諫乃献醫箴一篇曰天布寒暑不私于人品類既一崇高以均惟謹好愛能保其身清淨無瑕輝光以新寒暑渦天地之間決肌膚之外好愛溢耳目之前誘心誠之内端潔為隄奔射亦敗氣行無間隙不在大膺聖之姿清明絶俗心正無邪志高寡慾謂天高矣氣衆晦之謂地厚矣横流瀆之聖情超遥萬方頼之飲食所以資身也過則生患衣服所以務徳也侈則生慢惟過與侈心則隨之氣與心流疾亦同之望心不感孰能移之畋遊恣樂流情蕩志馳騁劳形况咤蕩　天下之重從禽為戲不養其外前修所忌聖心非之孰敢違之東氣而生皆慾以萌氣雖有患氣凝則成必衰貞智必誘蕩情去彼煩慮在此誠明醫之上者理于未然患居慮後防處　事先心静樂行体和道全然後能徳恩萬物以享徳億年聖人在上各有攸處庶政有官羣藝有署臣司大醫敢告諸御帝深嘉納之

長慶四年三月敕文鷹犬之流本備蒐狩委所司量留多少其餘勒州府更不用進来

會昌元年十月車駕幸咸陽校獵

二年十月校獵于大白原諫議大夫高少逸于閤内論奏曰陛下校獵太頻出城稍遠萬機廢弛晨去暮歸況方用兵師尤宜停止上改容劳之逸少退上謂宰臣曰諫官甚要朕時聞其言庶幾減過也

祥瑞上

儀制令諸祥瑞若麟鳳亀龍之類依圖書大瑞者即隨表奏其表惟言瑞物色目及出處不得苟陳虚飾告庙頒下後官百表賀其諸瑞並申所司元日以聞其鳥獸之類有生獲者放之山野餘送太常若不可獲及木連理之類有生即其圖書上進詐偽瑞應者徒二年若災祥之類史官不實對者三等

武徳元年七月新豊鸚鵡谷水清世傳此水清天下平開皇初暫清復濁至是復清

七年閏七月十三日長安古城監渠水生監色紅白而味甘状如方印

八年三月十三日赤雀巣于殿門

九年四月二十五日甘露降于中華殿之桐樹泫如冰雪以示羣臣

正觀二年九月三日詔朕每見諸方表奏符瑞慙惧增深且安危在于人事吉凶繋于政術若時主昏虐靈貺未能成其美如理道休明庶徵不能致其悪以

此而言未為可待今以後麟鳳龜龍大瑞之類依舊
表奏自外餘瑞冝申所司其大瑞應奏者惟録瑞物
色目及出見處所更不得苟陳虛詞
十二年六月六日滁州言野蠶成繭徧于山阜至十
三年野蠶又食槲葉成繭大如柰其色緑凡收六千
五百七十石至十四年六月又收八千三百石
十四年二月十四日陜州刺史房仁裕奏所管界内
二百餘里正月元日河水變清四日乃止
十六年四月二日皇太子初立有雄雉飛集東宮明
德殿前上問褚遂良是何祥也遂良對曰昔秦文公
時有童子化為雉雌鳴于陳倉雄者鳴于南陽童子
言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以為寶鷄祠漢光
武得雄遂起南陽而有四海陛下舊封秦王故雄雉
見于秦地此所以彰表明德也上大悅曰立身之道
不可無學
十七年九月皇太子寢室中產素芝十四莖莖為龍
鳳之形
十八年十月八日山南獻木連理交錯玲瓏有司羅
目一丈之餘并枝者二十餘所司徒長孫無忌曰自
嘉祥雜遝陛下推而勿居遂令史臣閣筆無以示
後因相率拜賀上曰朕觀古之帝皇覩妖災則懼而
修德者福自至見祥瑞則逸而行惡者禍必臻今瑞
應之來朕當勞心苦力以荅天地耳何煩致賀
二十年十一月汾州上言青龍白龍見白龍吐物初
在空中有光如火至地陷入地二尺掘之則玄金也
二十一年正月玉華宮李樹連理隔澗合枝
顯慶四年八月二十五日司勲員外郎源行守家毛
桃樹生李桃太子詹事李寬等上表陳賀上謂侍臣
曰凡厥休祥雖云美事若其不寔取笑後人朕嘗見
先朝說隋煬帝好聞祥瑞嘗有野雀集于殿上校尉
唱云此是鸞鳥有衛士報云村野之中大有此物校
尉乃笞衛士仍奏為鸞煬帝不究實虛即以為瑞仍
名此殿為儀鸞殿至今未弭人之舉措安可不思
今李寬等所言得無類此凡祥瑞之體理須明白或
龍飛在泉衆人同見雲色雕綺觀者非一如此之輩
始號嘉祥自餘虛寔難明不足信者豈得妄想牽率
稱賀闕前
龍朔三年十月十六日降州麟見二十六日含光殿
前麟趾見至來年正月一日改元麟德
長壽二年正月元日大雪質明而晴上謂侍臣曰俗

云元日有雪則百穀豐未知此語故寔丈呂左丞姚璹對曰氾勝之書云雪是五穀之精以其協和則年穀大穫又宋孝武帝大明五年元日降雪以為嘉瑞上曰朕御萬方心存百姓如得年登歲稔此即為瑞雖獲麟鳳亦何用焉

三年十一月一日陳州上言苑丘縣鳳凰集衆鳥數萬前後翔從行列齊整色別為羣三日遂改元儀鳳

開元十三年九月十三日潞州獻瑞應圖上謂宰臣曰朕在潞州但靖以恭職不記此事今既因請編録卿喚取藩僚舊邸問其實事然後修圖上又為宰臣曰往昔史官惟記灾異將令王者懼而修德故春秋不書祥瑞惟記有年聖人之意明矣遂勑天下諸州不得更奏祥瑞至大曆十四年閏五月十四日澤州進慶雲圖制曰朕以時和年豐為嘉祥以進賢為忠為良瑞如慶雲靈草異木自今已後並不須進諸道亦宜准此

十九年四月一日揚州奏穭生稻二百一十五頃再熟稻一千八百頃其粒如常稻無異

天寶三載三月六日武威郡奏番禾縣嘉瑞鄉天寶山有醴泉湧出石化為瑞麵遠近貧乏者取以給食遂改番禾縣為寶縣

大曆二年嶺南節度使徐浩奏十一月二十五日當管懷集縣楊雁來乞編入史從之先是五嶺之外翔雁不到浩以為陽為君德雁隨陽者臣歸君之象也

五年九月太原奏文水縣冬蚕成繭

八年七月解縣安邑西生乳鹽戶部侍郎韓滉判度支請薦于清廟編之史冊從之至十二年十一月賜號寶慶靈池

興元元年八月亳州真元縣大空寺李樹植來十四年長一丈八尺今春枝忽上聳高六尺周迴似蓋九十餘尺先天觀玄元皇帝太后陵槐樹下有靈泉湧出上有雲氣五色黃龍再見于泉中

正元八年正月鄂州觀察使何士幹獻白鹿上曰朕初即位郎上祥瑞士幹致白鹿其為我何還之彼當慚懼留之遠近復獻竟不視遂放于苑中焉

十年正月西川奏當管甘露降松栢樹竹藂等二千四百四十二處

其年懷州奏獲白雀二

十一年二月同州進五色鷹八月潞州進白鵲

十一月潭州進赤烏

十二年七月東都留守奏苑內生芝草一株是月河陽進白鸜鵒二

十八年八月滄州言白龍見

唐會要卷第二十八

唐會要卷第二十九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禄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實封四百戶

臣王溥纂

祥瑞下　追賞　節日

祥瑞下

永正元年八月荊南進毛龜二詔曰朕以所寶爲賢至如嘉禾神芝奇禽異獸蓋虛美也所以建武形于詔令春秋不書祥瑞但准令式申報有司不得輙有聞獻珍禽奇獸亦宜停進

元和二年八月中書門下奏諸道草木祥瑞及珍禽異獸等准永正元年八月勅自今已後宜並停進者伏以貢獻祥瑞皆緣臘饗告廟及元會奏聞若例停奏進即恐闕于盛禮准儀制令其大瑞即隨表奏聞中瑞下瑞申報有司元日聞奏自今已後望准令式從之

七年十一月梓州上言龍州界嘉禾生有麟食之每來一鹿引之羣鹿隨焉光華不可正視使畫工就圖之并嘉禾一函以獻

九年八月夏州奏修城掘得釜大小二百五十四如新器物伏以鑄釜之用火化是因今大軍始集此物自出望宣付史館從之

十年四月滑州上言青龍見于新開河其年五月臨碧縣使奏壽昌殿南獲白鹿麑進之

十三年八月鹽鐵使奏郾城上蔡等三縣生葽草引蔓結實味甘人賴為食

長慶元年正月二有事丁卯虹出東省門日抱珥五色宰臣俱拳宮並于駕前稱賀其年六月鄆州奏濮州雷澤縣界有烏巢因風墜二鴝鵒引而哺之

其年七月壽昌殿內搘拄上產玉芝一莖長六尺九月靈州奏黃河清從硤口至定遠界二百五十里見底

二年五月有自吐蕃至者稱隴上自玄歲已來出異獸如猴而腰尾皆長色青赤迅猛見蕃人即捕而食之過漢人則否

三月二日詔近日諸道多奏祥瑞自今已後除合准式申奏外餘一切不可得妄有進獻其年七月幽州奏當李樹兩根並生相去七寸連理其樹去地二尺合為一幹向上一條外分布枝葉高一丈三尺有寔二百二十一顆

四年五月緇青奏登州蓬萊山谷間約四十里野蠶成繭其絲可織

太和元年十一月河中奏當官虞鄉有白虎入雲峯觀據瑞應圖義獸也一名騶虞王者德至鳥獸澤洞幽冥則見今并圖奉進二年福建進瑞粟一千莖中書門下奏伏以陛下勤求理本澄清化源不以靈芝白雁為瑞應方將時安人和為嘉瑞宸翰昭宣輿情斯屬伏請自今已後祥瑞但中有司更不令進獻依奏

四年八月太原節度使柳公綽奏雲蔚代三州山谷開石化為麵人取食之

六年七月廣州奏慶雲見

開成二年十月陳許奏界內野蠶自生桑上三遍成繭連綿九十里百姓收拾得並抽絲得絲綿并織成紬絹

三年五月勑朕以慈惠恭儉為休徵以人和年豐為上瑞至于嘉穎連理之祥飛禽走獸之異出于郡國來獻闕庭讓美推功非予所尚歲晏奏陳于清廟元正列上于太廟探討古今亦無明據恭惟靈聖豈俟

聞薦諸道應有三等祥瑞並不得更有聞奏亦不要
申牒所司其獵饗太廟及薦獻太清宮并元日受朝
奏祥瑞儀注並停　　大中二年七月十六日福建
觀察使殷儼進瑞栗十一莖莖有五六穗中書門下
奏請今後諸道所有瑞物但報有司不在進獻從之
六年九月二日淮南節度使杜悰奏海陵高郵兩縣
百姓于官河中漉出得異米煮食呼為聖米
十一年十二月舒州吳塘堰有衆禽成巢闊七尺高
一丈而水禽山鳥鷹隼鸞雀之類無不馴狎于其中
乾符三年三月奉天鎮上言金龍晝見自河昇天
文德元年九月雲昭殿前穿井得甘泉
天祐元年九月二十日汴州進白兎一
其年七月河南府奏穀水村地內嘉禾合穗

追賞

正觀十七年十一月詔曰天下宜賜酺三日自漢魏
以來或賜牛酒牛之為用耕稼所資多有宰殺深爭
惻隱其男子年七十已上量給酒米麵
先天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勑賜酺合宴止欲與人同
歡廣為聚歛固非取樂之意今後宴會所作山車旱
泉船綵樓閣寶車等俱是無用之物並宜禁斷
開元十八年正月二十九日勑百官不須入朝聽尋
勝遊宴衛尉供帳太常奏集光祿造食自宰臣及供
奉官嗣王郡王諸司長官少卿少監少尹左右丞侍
郎郎官御史朝集使皆會焉因下制曰至春末已來
每至假日百司及朝集使任追遊賞至十九年二月
八日勑至春已來每至假日宜准去年正月二十九
日勑賜錢造食逐勝遊賞至二十年二月十九日許
百僚于城東官亭尋勝因置撿校尋勝使以厚其事
至二十五年正月七日赦文朝廷無事天下大和百
司每旬即休假並不須入朝曾任追勝為樂至天寶
十載正月十七日勑自今已後非惟旬及節假百官
等曹務無事之後任追遊宴樂至十四年三月一日
許常恭官分日入朝尋勝晏樂二十二年六月勑自
今已後宜所聽五日一辰盡其歡晏餘兩日但休假
而已任用當處公廨不得別更科率兼有宰殺採捕
等
天寶八載正月勑令朝廷無事思與百辟同茲宴賞
其中書門下及百官等共賜二萬匹其外官取當處
官物量郡大小及官人多少節級分賜至春末已來
每旬日休假任各追勝為樂

貞元一年五月詔曰令兵革漸息夏麥又登朝官有
假日遊宴者令京兆府不須聞奏
四年九月二日勅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前
件三節日宜任文武百僚擇地追賞為樂每節宰相
已下及常參官共賜五百貫　翰林學士共賜一百
貫左神威神策龍武等三軍共賜一百貫金吾英武
威遠及諸衛將軍共賜一百貫　各有諸道奏事官共
賜一百貫委度支每節前五日准此數支付仍從本
年九月九日起給永為定制
十四年正月勅比來朝官或有諸處過從金吾衛奏
自今已後更不須聞奏
元和二年十二月宰臣奏宣如聞百官士庶等親友
追遊公私宴會乃晝日出城餞送每慮奏報人未舒
自今已後各暢所懷務從歡泰
天祐二年三月勅命宰臣文武百寮自今月二日後
至十六日令取便勝選追遊

節日

顯慶二年四月十九日詔曰比至五月五日及寒食
等諸節日并有勸慶事諸王妃公主及諸親等營造
衣物雕鏤雞子以進正觀中已有約束自今已後並
宜停斷
龍朔元年五月五日上謂侍臣曰五月五日元為何
事許敬宗對曰續齊諧記云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
羅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
漢建武中長沙區回白日忽見一士人自稱楚三閭
大夫謂區回日常所遺多為蛟龍所竊今若有惠可
以練樹葉塞筒并五采絲縛之則不敢食矣今俗人
五月五日作糉并帶五采絲及練葉皆汨羅遺風上
曰我見一記有云　五色絲可以續命刀子可以辟
兵此言未知真虛然亦俗行其事今之所賜住者使
續命行者使辟兵也
神龍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制自今應是諸節日及生
日並不得輒有進奉又所在五月五日非大功已上
親不得輒相贈遺
景雲二年十一月勅太子及諸王公主諸節賀遺並
宜禁斷惟降誕日及五月五日任其進奉仍不得廣
有營　但進衣裳而已諸親及百官一切不得進
開元十七年八月五日左丞相源乾曜右丞相張說
等上表請以是日為千秋節著之甲令布于天下咸
令休假羣臣當是以日進萬壽酒王公戚里進金鏡

縷帶士庶以結絲承露囊更相問遺村社作壽酒樂
名賽白帝報田神制曰可至天寶二載八月一日刑
部尚書兼京兆尹蕭炅及百寮請改千秋節為天長
節制曰可至寶應元年八月三日勑八月五日本是
千秋節改為天長節其休假三日宜停前後各一日
二十六年六月勑五月五日細碎雜物五色絲筭並
宜禁斷　二十六年正月勑比來流俗之間每至
寒食日皆以鷄鴿鴨等更相餉遺既順時令固不合
禁然諸色雕鏤及造假花果及樓閣之類並宜禁斷
天寶十年三月二十六日勑禮標納火之禁語有鑽
燧之文所以變理寒燠節宣氣候自今後寒食並禁
火三日
乾元元年九月三日上降誕日宜為天平地成節休
假三日至寶應元年九月一日其休假三日宜停前
後各一日
永泰元年太常博士獨孤及上表曰臣聞天有春夏
秋冬之氣時也時有分至啟閉之候節也至若寒食
巳上端午重陽或以因人崇尚亦播風俗況曆運光
啟聖人降生固宜紀載誕之辰與八節同號故玄宗
生自命曰天平地成節並以飲食宴樂布慶萬方使
賜及同軌風流後代陛下纂祖宗之純懿與天地同
德禮樂必循憲章咸脩而誕聖日未有嘉名伏願以
十月十二日為天興節王公士庶上壽作樂並如開
元乾元故事表奏不報建中元年四月癸卯上誕之
日也初代宗時每歲端午及降誕日四方貢獻者數
千悉入內庫及是上以為非旨不納
正元四年九月重陽節賜宰臣百寮宴于曲江亭帝
賦詩錫之云早衣對庭燎躬化勤意誠時比萬机暇
適與佳節并曲池潔寒流芳菊舒金英乾坤爽氣澄
臺殿秋光清朝野慶年豐高會多歡聲永懷無荒誠
良士同斯情仍勑中書門下簡定有文辭士應制同
用清字上自考其詩以劉太真李紓等四人為上等
鮑防于邵等四人為次張蒙殷亮等二十三人為下
李晟馬燧李泌三宰相詩不加考第
五年正月十一日勑四序嘉辰歷代增置漢宗上巳
晉紀重陽或說禳除雖因舊俗與衆宴樂誠洽當時
朕以春芳發生候維仲月句萌畢達天地同和俾其
昭蘇宜均陽茂自今已後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內
外官司並休假一日先勑百寮以三令節集會今宜
吉制嘉節以徵之更晦日于往月之終揆明辰于來

月之始請令文武百寮以是日進農書司農獻穜稑之種王公戚里上春服士庶以 相遺村社作中和酒祭句芒神聚會宴樂名為饗句芒祈年穀仍望各下州府所在頒行

六年二月百官以中和節宴于曲江亭上賦詩以錫之其年以中和節始令百官進太后所撰兆人本業記三卷司農獻黍粟種各一升

八年正月詔在京宗室每年三節宜集百官例宴會若大選集賜錢一百千非大選集錢三分減一人詔三節宴集先已賜諸衛將軍錢其率已下可賜錢百千

九年二月中書門下奏狀以中和節初賜宴錢給百官宰臣已下于曲江合宴供辦為府縣之弊請分給是錢令諸司各會于佗所從之自是三節宴悉分矣

十二年二月以寒食節御麟德殿內宴于宰臣位後施畫屏風圖漢名臣仍紀其嘉言美行題之于下其年四月庚午上降誕之日近歲常以此時會沙門道士于麟德殿講論至是無君儒官詩論三教

十四年三月上巳日賜宰臣百宴官于曲江亭時徐州節度使張建封來朝上寵遇之時令與宰相同搨而食

十五年九月詔自今已後二月一日九月九日每節前放開居一日

永貞元年十二月太常奏太上皇正月十二日降誕並請休假一日從之

元和二年正月詔停中和重陽二節賜宴其上巳日仍舊

其年二月御史大夫李元素太常卿高郢等上言玄宗肅宗降誕日據太常博士王涇奏按禮經及歷代典故並無降誕日為節假之說惟國朝開元十七年左丞相源乾曜以八月五日是玄宗降誕之辰請以此日為千秋節休假一日羣臣因獻甘露萬歲酎酒士庶村社宴樂由是天下以為常乾元元年太子太師韋見素以九月三日肅宗降誕之辰又請以此日為天平地成節休假一日自後代宗德宗順宗即位雖樂別置節日每至降誕日天下亦皆休假臣以為乾曜見素等所奏以為節假者蓋當時臣子之心

喜君父聖壽無疆以為榮

慶今園陵既修升祔將畢謹尋禮意不合更存休假之名請付尚書省集百官與學官參議勅宜依者臣

等聞君子之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故可言不可
行君子不言伏以玄宗肅宗代宗德宗順宗五聖威
靈在天已久而當時慶誕猶存正可言不可行之禮
請依王涇奏議並停制可檢首議臣名不獲
四年閏三月勅其諸道進獻除降誕端午冬至元正
在以上貢修其慶賀其餘雜進除二日條所供外一
切勒停如違越者所進物送納左藏庫仍委御史臺
具名聞奏
七年二月癸卯降誕日宰臣舊例進衣一副惟李吉
甫方固恩澤别進馬二匹賜通天犀帶以荅之
九年十月勅停臘日京兆府饗狐兎進獻
十五年七月勅今月六日是朕降誕之辰奉迎皇太
后宫中上壽其曰　賜于光順門内殿與百官相見
永為常式後竟以禮無所據罷之
長慶元年七月六日勅自降誕之辰百官于紫宸殿
稱賀畢詣昭德門外命婦光順門並進名奉賀皇太
后緣去年降誕稱賀百官與命婦遂集光順門羣情
以為非便故改其儀
二年九月勅蕃客等使皆遠申朝聘節過重陽宜共
賜錢二百貫文以充宴賞仍給太常音樂
其年九月尚書左丞兼集賢學士韋綬曰奏重陽日
百官有曲江宴時請以修撰校理等自為一會從之
仍别賜宴錢
三年三月勅内侍省每年巳上重陽日如有百官宴
會郡宜每節賜錢五百十貫文令度支支給
其年四月中書門下奏皇帝降誕日准故事休假一
日從之
其年五月詔停諸親端午恭賀
太和五年勅端午節辰方鎮例有進奉其雜綵匹段
許進生白綾絹
七年十月中書門下奏請以十月十日為慶成節著
于甲令是日上于宫中奉迎皇太后與昆弟諸王宴
樂羣臣詣延英門奉觴上千萬壽天下州府並置宴
一日從之
開成元年二月京兆尹歸融奏俻近上已准故事曲
江賜宴今緣兩公主出降府司供帳事殷望請改日
上曰去年重陽取九月十九日未失重陽之義今宜
取十三賜宴
二年九月勅慶成節朕之生辰不欲屠宰宴會蔬食
任陳脯醢仍為永制至四年復令其日肉食

其年九月勅慶成節宜令京兆府准上巳重陽例于曲江會文武百官其延英奉觴宜停

三年十月京兆府奏慶成節及上巳重陽百官于曲江亭子宴會緣觴函隻諸以舊船上扶木為舫子過會拆放還節即用者勅其上巳節置慶節及重陽節停

五年四月中書門下奏請以六月一日為慶節休假三日著于令式其天下州府每年常設降誕齋行香後便令以素食宴樂惟許飲酒及用脯醢等京城內宰臣與百官請就大寺共設僧一千人齋仍望田里借教坊樂官充行香慶讚各移本廚蕙下令京兆府別置歌舞依奏（是年文宗崩武宗纂嗣以慶誕日為慶陽節）

會昌元年二月勅我聖祖降誕昌辰宜改為降聖節休假一日其年六月中書門下奏慶陽節准勅其日設齋錢臣等請以百官共率料錢三百貫文充從之

二年五月勅令年慶陽節宜准例中書門下等並于慈恩寺設齋行香後以素食合宴仍別賜錢三百貫文委度支給付令京兆府量事陳設不用追集坊市歌舞

六年六月中書門下奏請以降誕日為壽昌節天下州府並置宴二日以為慶樂前後休假三日永著令式從之

龍紀元年二月中書門下奏請今月二十二日降聖日為嘉會節

天祐元年八月中書門下奏皇帝誕降誕日請為乾和節從之

唐會要卷第二十九

唐會要卷第三十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實封四百戶臣王溥纂

大內　弘義宮　通義宮　慶善宮
太和宮　洛陽宮　大明宮　玉華宮
九成宮　奉天宮　三陽宮　興慶宮
華清宮　諸宮　雜記

大內

武德元年五月二十一日改隋大興殿為太極殿改隋昭陽門為順天門至神龍元年二月改為承天門顯慶五年八月有抱屈人齎鼓于朝堂訴上令東都置登聞鼓西京亦然

景雲元年十月二十一日以京大內為太極宮

弘義宮

武德五年七月五日營弘義宮初秦王居中承乾殿高祖以秦王有剋定天下功特給殊禮別命此宮以居之至九年七月高祖以弘義宮有山林勝景雅好之至正觀三年四月乃徙居之改為太安宮六年二十三日太宗正位于太極殿監察御史馬周上疏曰臣伏見太安宮在城之西其墻宇門闕之制方之紫極尚為卑小臣伏以皇太子之宅猶處城中太安乃至尊所居更在城外雖太上皇遊心道素志存清儉陛下重違慈旨愛惜人力蕃夷朝見及四方觀者有不是瞻仰焉臣願營築雉堞修起門搂務從高敞以稱萬方之望則大孝昭乎天下矣

通義宮

武德六年四月二十四日幸龍潛舊宅改為通義宮祭元皇帝于舊寢以元正皇后配享上悲不自勝也于是置酒高會詔曰爰擇良辰言遵邑里禮同過沛事歸等譙故老咸臻旅姻斯會肅恭薦享咸慶兼集焉其年十二月九日勅以奉義監為蹕龍宮即高祖舊居

慶善宮

武德元年十月十八日以武功舊宅為武功宮至六年十二月九日改武功宮為慶善宮太宗誕于此宮至正觀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太宗幸慶善宮賦詩在樂奏其年諫議大夫蘇世長侍宴于披香殿酒酣奏曰此殿隋煬帝所作耶何雕麗之若此高祖謂曰卿好諫似直其心實詐豈不知此殿是我所造何須設詭而疑煬帝乎世長曰臣實不知若陛下作此誠非所宜臣昔在武功幸常陪侍見陛下宅宇纔蔽風霜當此之時

亦為是令初有天下而于隋宮之內又加雕飾欲撥其亂寧可得乎

太和宮

武德八年四月二十一日造太和于終南山正觀十年廢至二十一年四月九日上不豫公卿上言請修廢太和宮厥地清涼可以清著等臣請徹俸祿率子弟微加功力不日而就手詔曰此者風虛頗積為弊至深況復炎景蒸時溫風鑠節沉痾屬此理所不堪久欲追涼恐成勞擾今卿等有請即相機行于是遣將作大匠閻立德　順陽王第取材瓦以建之包山為苑自栽木至于設幄九日而畢功因改為翠微宮正門北開謂之雲霞門視朝殿名翠微殿寢名含風殿并為皇太子鄉別宮正門西開名金華門殿名安喜殿

洛陽宮

武德四年十二月七日使行臺僕射屈突通焚朝元殿應天門紫微觀以其大著至正觀三年太宗將修洛陽　部尚書戴冑諫曰關中河外近置軍團富室强丁並從戎旅重以九成作使餘丁向盡去京二千里內先配司農將作假有　餘勢何足紀亂離俯爾戶口單弱一人就役舉家便廢入軍者督其戎杖從役者責其僱粮盡室經營多不能濟以臣愚慮恐致怨嗟今丁役既盡賦調不入費用不止帑藏空虛且洛陽宮殿足蔽風雨數年功畢亦謂非晚若頻修營恐傷勞擾上嘉之因謂侍臣曰戴冑于我無骨肉之親但以嘉直勵行情深体事國有机要無不上聞至

年六月二十二日發卒又修洛陽宮給事中張玄素諫曰陛下承百王之末屬彫弊之餘必欲節以禮制陛下宜以身為先東都未幸其即令補葺豈民人之所望也陛下初平東都之始層樓廣殿皆令撤毀天下翕然同心欣仰豈有初則惡其侈靡今乃襲其雕麗臣每承德音未即巡幸此則事不急之務成虛費之勞國無兼年之積何用兩都之好臣聞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衆離又乾陽畢功隋人解体以陛下今時功力何如隋日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深恐其于煬帝者矣願陛下思之無為由余所笑則天下幸甚上大悅謂房玄齡曰本修洛陽意在便于百姓今玄素上表實亦可依必事理須行露坐亦得何若繕修宜即停之

顯慶元年勅司農少卿田仁汪因舊餘　修乾元殿

高一百二十尺東西三百四十五尺南北一百七十六尺至麟德二年三月十二日所司奏乾元殿成其應天門先亦焚之及至造成號為乾天門神龍元年三月十一日避天后號為應天門唐隆元年七月避中諱改為神龍門開元勅又為應天門天寶二年十一月四日又改為乾天門垂拱四年二月十日拆乾天殿于其地造明堂至開元二十一年九月十日于明堂舊址造乾天殿上元二年高宗將還西京乃謂司農少卿韋弘機曰兩都是朕東西之宅也見在宮館隋代所造歲序既淹漸將頹損欲修殊費材力為之奈何弘機奏曰臣曹司舊式差丁採木皆有雇直今戶奴採斫足支十年所納丁庸及蒲荷之直在庫見貯四十萬貫用之市材造瓦不勞百姓三載必成矣上大悅乃召弘機揖東都將少府兩司使事漸營之于是弘机之始造宿宇高山等宮其後上遊于洛之水北乘高臨有登眺之美乃勅弘机造一高館及成臨幸即今列岸修廊連亘一里又于澗曲疏建陰殿机得古銅器似盆而淺中有蠡起準鯉之狀魚開有四字長宜子孫至儀鳳四年車駕入洛乃移御之門即今之上陽宮也尚書左僕射劉仁軌謂御史狄仁傑曰古之陂池臺榭皆在深宮裏城之內不欲外人見之恐傷百姓之心也弘机之作列岸修廊在于　之外萬方朝謁無不覩之此豈致君堯舜之意哉弘机聞之曰天下百司各奉其職輔弼之臣則思獻替之事府藏之臣行詔守官而已吾不敢越分也

大明宮

正觀八年十月營永安宮至九年正月改名大明宮以備太上皇清　公卿百僚爭以私財助役至龍朔二年高宗染風痺以宮內湫濕乃修舊大明宮改名蓬萊宮北據高原南望爽塏六月七日制蓬萊宮諸門殿亭等名至三年二月二日究雍同岐幽華寧鄜坊涇　絳晉蒲慶等十五州率口錢修蓬萊宮二十五減京官一月俸助修蓬萊宮四月二十二日移仗就蓬萊宮新作含元殿二十五日始御紫宸宮聽政百僚奉賀新宮成也初遣司稼少卿梁孝仁監造悉于亭院列白楊樹左將尉大將軍契止苾阿力入宮中雖觀孝仁指白楊曰此本易長不過三二年宮中可得蔭映何力卷不但誦古詩白揚多悲風蕭蕭愁煞人意謂此特冢墓木也孝仁遽令伐去之更植桐指謂人曰禮失求之于野固不虛也東臺侍郎張文瓘諫曰人力不可不惜百姓不可不養、、之逸則富以康使之勞則怨以叛秦皇漢武廣事四夷多造宮室致使土崩瓦解戶口減半臣聞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人因常懷于有仁陛下不

制之于未亂之前安能救于既危之後百姓不堪其弊必御名楊雞殿鑒不遠近在隋朝臣願稍安撫之無使生怨上深納其言

永隆二年正月十日王公已下以太子初立獻食勅于宣政殿會百官及命婦太常博士袁利貞上疏曰伏以恩旨于宣政殿上兼設命婦坐位奏九部伎及散樂並從宣政門入臣以為前殿正寢非命婦宴會之處象闕路門非倡優進御之所望請命婦會于別殿九部伎從東門入散樂一色伏望停省若于三殿別所自可備極恩私上從之改向麟德殿至開元十六年五月六日唐昌公主出降有司進儀注于紫宸殿行五礼右補闕施敬本左拾遺張烜右拾遺李鋭等連名上疏曰竊以紫宸殿者漢之前殿周之露寢陛下所負黼扆正黄屋饗萬國朝諸侯又臣至敬之所猶玄極可見不可得而升也昔周女出降于齊而以魯侯為主但有外館之法而無路寢之事今欲紫宸殿會禮郎當臣下拜行禹入庭醮升于牖主人授

遠巡紫座之間賓使就筵登降赤墀之地又據主人辭稱我子有事至于寡人之室言詞僭越事理乖張既黷威靈深虧典制其門名納采等並請權于別所上納其言移于光順門外設次行禮

咸亨元年三月四日改蓬萊宮為含元殿長安元年十一月又改為大明宮十二月一日改含元殿為大明殿神龍元年二月復改為含元殿

上元二年七月延英殿當御坐生玉芝一莖三花親制玉靈芝詩三章章八句曰玉殿肅肅靈芝煌煌重英發秀連葉分房宗廟之福丕其耿光元氣產芝明神合德紫微間彩白蘂呈色載啟瑞圖庶符皇極天心有眷王道惟幸生芳本當我寢旅効此靈質貴其實玉獻獻神惟不愛道亦無求瑞拱思維永荷天休

建中元年九月將作監言請修內廊是歲孟冬為魁剛不利修作大史請卜他時上曰啟塞從時詎安之書勿 乃命修之

正元三年十二月初作玄英門觀于大明宮北垣

玉華宮

正觀二十一年七月十三日勅造玉華宮于坊州宜君縣之鳳凰谷正門曰南風門殿名玉華殿皇太子所居南風門東正門日嘉禮門殿名輝和殿正殿瓦覆餘皆葺之以茅意在潔務從儉約至永徽二年九月三日廢玉華宮以為佛寺苑內舊是百姓田並還

本主至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太宗以穎造離宮
務從甲儉終費人力謂侍臣曰唐堯茅茨不剪以為
儉德不知堯之時無瓦為蓋桀紂之為若于無瓦之
晨為茅茨者未為儉德不剪之言蓋書史粉飾之耳
朕今御衆揆于微風之日立茅茨于有瓦之時將為
節儉自當不謝古者昔宮室之廣人役之勞切以此
再思不能無愧其月餘充容上表曰妾聞為政之本
貴在無為竊見土木之工不可兼遂北闕初見南營
翠微曾未逾時玉華後興因山藉水非無架築之勞
損之又損頗有工力之費終以茅茨示約猶興木石
疲民假使和雇取人不無煩擾之弊是以卑宮菲食
聖王之所安金屋瑤臺驕主之為麗故有道之君以
逸〻人無道之君以樂〻身願陛下使之以時則力
不竭矣用而息之則人斯悅矣
二十二年四月太宗御製玉華宮銘詔令皇太子已
下並和

九成宮

永徽二年九月八日改九成宮為萬年宮至乾開二
年二月十日改為九成宮三年四月將作大匠閻立
德造新殿成移御之日謂侍臣曰朕性不宜熱所司
頻奏請造此殿既作之後深惧人勞今既暑熱朕在
屋下尚有流汗匠工暴露事亦可愍所以不令精妙
意者祇避炎暑耳長孫無忌曰聖心每以恤人為念
天德如此臣等不勝幸甚
五年三月幸萬年宮上謂太尉無忌曰此宮非直涼
冷宜人且去京不遠殿雖以十年屋宇無多損壞昨
者不易一椽一瓦便已可安不知公等得　曹
司廨署周足否乃親制萬年宮銘并序七百餘字羣
臣請刊石建于永光門詔從之

奉天宮

永淳元年七月造奉天宮　仍置嵩陽縣監察御
史李善感諫曰自古帝皇莫不以登　事天皇以
封泰山告泰平致群瑞則與三皇五帝比崇但數年
時　稔百姓餓死道路相望兼四夷交侵日有徵
發天皇恭默思謹方便營造宮室勞役不已天下聞
之莫不失望臣闇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臣忝任御史
是國家耳目竊以此為憂上雖優容之竟不納其時承平
已又諫諍殆絕善感既進諫書時人甚稱之
弘道元年十二月遺詔廢之
文明元年二月改為嵩陽觀

三陽宮 興泰宮附

聖曆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造三陽宮于嵩陽縣
久視元年七月三日右補闕張說以車駕在三陽宮
不時還都上疏曰陛下出萬乘幸離宮暑退凉歸未
降還旨愚臣固陋非為長策請為陛下陳其不可三
陽宮至洛城一百六十里有伊水之隔嶗坂之峻過
夏涉秋水潦方積道壞山險不通轉運河廣無梁咫
尺千里扈從兵馬日費資給連兩弥旬恐難周濟陛
下太倉武庫並在都邑紅粟利器蘊若丘山柰何去
宗廟之上都安山谷之僻處是猶倒持劍戟示人鐏
柄夫禍變之生在人所忽故曰安心樂成無行所悔
今國家北有胡寇覘邊南有夷獠騷徼關西小旱耕
稼是憂安東近平輸濟方始臣願陛下及時旋軫天
下羣生莫不幸甚
長安四年正月二十二日毀三陽宮取其材木造興
太宮于壽安縣之萬安山左拾遺盧藏用上表諫曰
臣愚雖不達時變竊讀書見自古帝王之迹衆矣臣
聞土階三尺茅茨不剪采椽不斵者堯舜之德也卑
宮室菲飲食盡力于溝洫者大禹之行也惜中人十
家之產而罷露臺之制者漢文之明也並能垂名無
窮為帝皇之烈豈不克念徇物博施濟衆以臻于仁
恕哉今陛下崇臺邃宇離宮別舘亦已多矣更窮人
之力一事土木臣恐議者以陛下為不愛人務奉己
也左右近臣多以順意為出朝廷具寮皆以犯忤為
患至令陛下不知百姓失業百姓亦不知左右傷陛
下之仁也小臣固陋不識忌諱敢冒死上聞乞下臣
此章與執政者議其可否

興慶宮

開元二年七月二十九日以興慶里舊邸為興慶宮
初上在藩邸與宋王等同居于興慶里時人號曰五
王子宅至景龍末宅內有龍池湧出日以浸廣望氣
者云有天子氣中宗數行其地命泛舟以駕象踏氣
以厭之至是為宮為後于西南置樓西面題曰花萼
相輝之樓南面題曰勤政務本之樓至二十五年玄
宗謂諸王曰我自奉先帝宮室不敢有加時〻補葺
已愧于勞人矣惟興慶創制乃朝廷百　卿士以吾
舊邸因卻修建不免羣卿考室之詞以採庶民子來
之請亦所以表休徵之地新作南樓本欲察甿俗採
風謠以防壅塞是亦我闢四門達四聰之意時有作
樂宴慰不徒然也又因大哥讓朱邸以成花萼相輝

之美歷觀自古聖帝明王有所興作欲以助教化也
我所冀者式崇敦睦漸漬薄俗令其知信厚爾至十
六年正月三日始移仗于興慶宮聽政
二十年六月廣花萼樓築夾城至芙蓉園十二月三
日毀東市東北角道政坊西北角以廣花萼樓前
天寶十載四月二十一日興慶宮造交泰殿成
元和十四年三月詔左右軍容各以官健二千人修
勤政樓
太和三年十月勅修南內天同殿十三間及勤政樓
明光樓
大中五年詔修明義樓

華清宮

開元十一年十月五日置溫泉宮于驪山至天寶六
載十月三日改溫泉宮為華清宮至天寶九載九月
幸溫泉宮改驪山為會昌山至七載又改為昭應山
仍于秦坑儒之處立祠以祀遭難諸儒
天寶元年十月造長生殿名為集靈臺以祀神六載
十二月發馮翊華陰等郡丁夫築會昌羅城于湯所
置百司
七載十二月二日玄元皇帝降于朝元閣改為降聖
閣八載四月新作觀風樓

諸宮

武德七年五月十七日造仁智宮于宜州宜君縣
正觀三年八月上每日視于西宮公卿奏以宮中卑
濕請立一閣上曰若遂來請糜費良多昔漢文帝將
起露臺而惜中人十家之產朕德不逮于漢帝而所
費過之豈為人父母之道哉竟不許十一年正月十
四日新作飛仙宮七月二十日廢明德宮及飛山宮
之玄圃以分給遭水之家
十七年八月五日宮襄城宮初太宗將幸洛陽遣將
作大匠閻立德訪可清暑之地以建離宮遂于汝州
西山前臨汝水傍通廣城擇以置宮焉役功一百九
十萬雜費稱是至十五年三月七日幸襄城宮及至
暑熱甚又多毒虺太宗大怒九日免立德官而罷其
宮分賜百姓
顯慶五年四月八日于東都苑內造八關涼宮五月
二十二日改為合璧宮儀鳳三年正月七日于藍田
縣新作涼宮宜名萬全年宮弘道元年十二月七日
遺詔廢之　四年五月十九日造紫桂宮于澠池
縣西至永淳元年四月十三日改芳桂宮弘道元年

遣詔廢之
長安二年六月于雍州永安縣置凉宫以永安爲名
仍令特進武三思充使營造
景龍三年十月勑宫城皇門京城門禁苑門左右内
外各給交魚符一合巡魚符一合左廂給開門魚一
合右廂給閉門魚一合皆左符付監門掌交番巡察
每夜并非時門閉則用之
開元十一年正月十四日改潞州舊宅爲飛龍宫
雜記
武德三年七月八日勑隋代離宫别館遊幸所並廢
九年六月改東宫弘禮嘉福等門爲重光宣明門
長安二年正月十七日太子左庶子王方慶上言請
准舊制改東宫殿及名門與皇太子名同者上疏曰
謹按史籍所載人臣與人主言凡上表未有稱皇太
子名者當爲太子皇儲其名尊重不敢斥所以言西
晉傑射山濤啓事稱皇太子而不言名濤中朝名士
必詳典籍故不稱名應有憑準朝官尚猶如此宫臣
諱則不疑今東宫殿及門名皆有觸犯事合論啓廻
避甚難孝敬皇帝爲太子時改弘教門爲崇教門沛
王爲皇太子改崇賢館爲崇文館皆避名諱以尊礼
典此則成例足爲軌模上從之
神龍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有司奏以宫殿名與沛
王諱同者悉改焉遂改昭慶殿章德殿昭賢僕庙
三年八月二十一日改玄武門爲神武制勝樓
開元二十六年正月六日修望春宫至十月兩京路
行宫各造殿宇及屋千間
正元三月三日造會慶亭于麟德殿前
四年十月二十五日户部侍郎班宏奉勑修延喜樓
築夾城五年正月十九日宏又修玄武樓
十二年八月六日户部尚書裴延齡奉勑修望山樓
至十三日又令築望仙樓東夾城
其年十二月度支郎中兼御史中丞副知度支蘇弁
奉勑改造三殿前會慶亭
十二年九月上謂户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齡曰朕以
浴堂院殿一所損壞欲换之而未能裴延齡曰陛下
自有本分錢物用之不竭上驚曰本分錢物何也對
曰准禮經天下賦税三分一分充乾豆一分充賓客
一分充君之庖廚乾豆者供宗庙也亦不用分賦則
至于諸國蕃客及廻紇馬價皆極簡儉庖廚之餘其
數尚多陛下本分也用修十數殿亦不合疑何况一

堂耶上領之而已又奏近于同州檢得一谷村木數
可千條皆長七八十尺上曰人聞天寶中側近木長
五六十尺者尚無今何近處忽有此木延齡曰生自
開輔蓋為聖時豈前時合得有也其姦佞如此
元和二年六月詔左神策軍新築夾城置玄化門晨
輝樓　三年十月勅修南內宮墻舍共一千六百間
五年十一月上謂宰臣曰朕以禁中書殿歲久傾危
欲漸修葺緣國用未足每務簡儉至于車服飲食亦
畏奢侈不知竟可營造否權德輿對曰仲尼謂大禹
卑宮室菲飲食惡衣服為無間以漢文帝欲起露臺
以百金中人十家之産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
以臺為遂止是以文帝之代四海富庶俗知禮讓今
陛下至誠恭儉有過前王當為天下幸甚
六年四月詔毀興安門南行亭
十二年四月詔右神策軍以衆二千築夾城自雲韶
門過芳林門西至修德里以通于興福佛寺其年五
月新造蓬萊池周廊四百間
十三年四月詔六軍使創修麟德殿之右廊是月後
龍首池起承暉殿雕飾綺煥徒植佛寺之花木充焉
十五年二月詔于西廊內開便門以通宰臣自閤中
赴延英路
其年七月新作永安殿及寶慶殿修日華門通乾門
并朝堂廊舍八月發神策六軍二千人浚魚藻池
其年十月發右神策兵各千人于門下省東少陽院
前廊墻及造樓觀
長慶元年五月禁中造百尺樓時帑藏　寔內外多
事土木之工屢興物議喧然
寶曆元年五月神策軍于苑內古長安城中修漢未
央宮掘地獲白玉一張六尺其年九月勅長春宮莊
宅宜令內莊宅使營
大和元年四月詔毀昇陽殿東放鴨亭望仙門側看
樓十間並敬宗所造也
二年八月勅修安福及南殿院屋宇一百八十八間
又修兩儀殿及甘露殿共一百七十二間
九年七月勅造紫雲樓于芙蓉北垣
其年九月內出新造紫雲樓彩霞亭額左軍中尉仇
士良以鼓吹迎于銀臺門時上好詩每吟杜甫曲江
行云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緑乃知天寶
已前曲江西面皆有行宮臺殿思復昇平故事故為
樓殿壯之

會昌元年三月勅造靈符應聖院五年正月造仙臺其年六月修望仙樓及廊舍共五百三十九間
大中元年二月勅修百福殿院八十間其年七月勅親樓瑞雍和殿别造屋宇廊舍七 百間二年正月勅修右銀臺門屋宇及南面城墻至獻武樓
天祐二年四月勅自今年五月一日後常朝出入取東上閤門或遇奉慰郎開西上閤門永為定制其年五月四日勅改東都延喜門為宣仁門重明門為興教門長樂門為光政門光範門應天門乾化門為乾元門宣政門為敷政門宣政門為觀政門 日華門為左延福門月華門為右延福門方壽門為萬春門積慶門為興善門 章門為膺福門金法門為延義門金鑾門為千秋門延和門為章善門以保寧殿為文思殿其見在門名與京門同名並宜復洛 舊門名

唐會要卷第三十

唐會要卷第三十一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實封四百户

臣王溥纂

輿服上

裘冕 章服品第（內外官章服附） 雜錄
冠 巾子 魚袋

裘冕

舊制天子之服則有大裘冕衮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通天冠武弁爵弁黑介幘白紗帽平幘翼善冠之服（並出于殿中省）皇后之服則有褘衣鞠衣鈿釵禮衣之制（並出于內侍省）太子之服則有衮冕具服遠遊冠公服遠遊冠烏紗帽弁服平巾幘進德冠之服（並出于左春坊）太子妃之服則有褕翟鞠衣鈿釵禮衣（並出于左春坊）凡王公第一品服衮冕二品服鷩冕三品服毳冕四品服絺冕五品服玄冕六品至九品服爵弁

武德四年七月定制凡衣服之令天子之服有二等天裘冕衮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通天冠武弁黑介幘白紗帽平巾幘白帢是也

顯慶元年九月十九日修禮官臣無忌志寧敬宗等
言准武德初撰衣服令乘輿祀天地服大裘冕無旒
臣勘前件令是武德初撰雖馬周禮理極未安謹按
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南至被裘以象天戴冕藻十
有二旒則天數也而此二禮俱說周郊與裘大裘事
乃有異按月令孟冬天子始裘明以禦寒理非當暑
若啟蟄祈穀冬至報天行事服裘義歸通 至于孟
夏迎氣龍見而雩炎熾方隆如何服之謹尋歷代唯
服袞章與郊特牲義旨相協周遷輿服志云漢明帝
永平二年詔採周官禮記始制天地服惟天子備十
二章沈約宋書志云魏晉郊天亦皆服袞宋魏周齊
隋禮令祭服悉同斯則百王通典炎涼無妨復與禮
經事無乖舛今請憲章故實郊祭天地皆服袞冕其
大裘請停仍改禮令又撿新禮皇帝祭社稷絺冕四
旒衣三章祭日月服玄冕三旒衣無章謹按令文是
四品五品之服此三公亞獻皆服袞衣孫卿助祭服
毳及鷩斯乃乘輿章數同于大夫君少臣多殊為不
可據周禮云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五帝亦如
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
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祀諸小祀則玄冕又云公侯
伯子男孫卿大夫之服袞冕已下皆如王之服所以
三禮義宗遂有二釋一云公卿大夫助祭之日所服
之服降王一等又云悉與

禮惟從
俗則命為制令詔曰乃秦皇之故事猶可以適于今
矣若夫義取隋時則出稱警入稱蹕乃漢朝之舊儀
猶可以行于後矣亦何取變周公之軌物改宣尼之

法度者哉由是竟寢知機所請
開元十一年冬將有事于南郊中書令張說奏稱准令皇帝祭昊天上帝服大裘之冕事出周禮取其質也永徽二年高宗享南郊用之顯慶元年修禮改用衮冕事出特郊牲取其文也自則天已來用之若遵古制則其用大裘若便于時則衮冕為美令所司造二冕呈進上以大裘衮冕著又無旒既不可通用于寒暑乃廢而不用之自是元正朝會用衮冕及通天冠大祭祀依郊牲亦用衮冕自餘諸服雖著在令文架不施用
二十六年肅宗為皇太子受冊太常所撰儀注有服絳紗衮之文太子以為與大皇帝所稱同上表辭不敢當請有司以易之上令百官詳議尚書左丞相裴耀卿太子太師蕭嵩等奏曰謹按衣服令皇太子具服有遠遊冠三梁加金附蟬九首施珠翠黑介幘纓綏犀簪導絳紗衮白紗中單皂領褾撰白裙襦方心曲領絳紗蔽膝革帶劍佩綬等謁廟還宮元日冬至朔日入朝釋奠則服之其絳紗衮則是冠衣之內一物之數與裙襦劍佩等無別又于貴賤之差尊卑之異則冠為首飾名制有殊旒及裳綬章之數多少有別自外不可事々差異亦有上下通服名制是同禮重則具服禮輕則從省令以至敬之情有所不敢衣服不可減省稱謂須更變名望所撰儀注不以絳紗衮為稱但稱為具服則尊卑有差謙光成德議奏上手勅改為朱明服下所司行用焉

章服品第

舊儀有服亦名具服一品已下五品已上陪祭朝享朝拜表大事則服之六品已下唯無劍佩綬又有公服亦名從省服一品已下五品已上朔望朝謁及見東宮則服六品已下無分鞶囊復佩又九品已上朔望朝參者十月一日已後二月三十日已前並服袴褶五品已上着珂傘
正觀四年八月十四日詔曰冠冕制度以備令文尋常服飾未為差等是于三品已上服紫四品五品已上服緋六品七品以綠八品九品以青婦人從夫之色仍通服黄至五年七月十一日勅七品已上服龜甲士臣十花綾其色綠九品已上服綠布及雜小綾其色青至龍朔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孫茂道奏准舊令六品七品着綠八品九品着青深青亂紫非卑品所服望請六品七品着綠八品九品着碧朝參之處

並依此服非朝參處所服黃徒之
咸亨五年五月十日勅如聞在外官人百姓有不依
令式遂于袍衫之內著朱紫青緑等色短衫襖子或
于閭野公然露服貴賤莫辨有蠹彝倫自今巳後衣
服下上各依品秩上得通下下不得僭上仍令所司
嚴加禁斷
上元元年八月二十一日勅一品巳下文武並帶手
巾筭袋刀子磨石其武官欲帶手巾筭袋者亦聽文
武三品巳上服紫金玉帶十三銙四品服深緋金帶
十一銙五品服淺緋金帶十銙六品服深緑七品服
淺緑並銀帶九銙八品服緑九品服深青並鍮石帶
八銙庶人服黃銅鐵帶六銙前令九品巳上朝參及
視事聽服黃以洛陽縣尉抑廷服黃夜行為部人所
毆上聞之以章服紊亂故以此詔申明之朝參行列
一切不得著黃也
大明元年九月五日詔八品巳下舊服青者並改為
碧
神龍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勅停京官六品巳下著緋
袴褶令各依本品為定
景雲二年四月二十四日赦文令內外官依上元元
年勅文武官咸帶七事謂佩刀刀子契苾眞噦厥針筒大食等袋鞊鞢其
腰帶一品至五品並用金六品至七品並用銀八品
九品並有鍮石
開元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勅百官所帶筭袋等每朔
望參日著外官衙日著餘日停其年七月二十五日
勅珠玉錦繡既令禁斷准式三品巳上飾以玉四品
巳上飾以金五品巳上飾以銀者宜于腰帶及馬鐙
酒杯杓依式自外悉斷
十九年六月勅應諸服袴褶者五品巳上通用紬綾
及羅六品巳下小綾除幞頭外不得服羅縠及著獨
窠綾婦人服飾各依太子五等以上諸親婦女及
五品巳上母妻通服紫九品巳上母妻通服朱五品巳
上母妻依腰襻乳緑聽用錦繡流外及庶人不得著
紬綾羅縠五色綵䌽履其襴色衣不過十二破渾色
衣不得六破帽子皆大露面不得有掩蔽正朝會及
大礼陳設事緣供奉官拜官者並宜拜官服之
元和十二年六月九日太子少師鄭餘慶奏內外官
合服朝服入祭服者其中五品多有疑惧此則約職
事官令後其職事官是五品者雖帶六品巳下散官
即有劍珮綬其六品巳下職事官縱有五品巳下散

官並不得服劍珮綬
龍紀元年十一月將有事圜丘上宿齋于武德殿宰
臣百寮朝服于位時兩中尉楊復恭及兩樞密皆朝
服侍上太常博士錢珝李綽等奏曰今皇帝赴齋內
臣朝服覩詳國朝政事及近代禮令並無內官朝服
助祭之文若須要冠服請各所兼正官隨資品依令
式服本官之服從之

內外官章服附

舊制凡授都督刺史皆未及五品者並聽著緋珮魚
離任則停之若在軍賞緋紫魚袋者在軍則聽服之不
在軍不在服限若經敘錄不合得者在軍亦停之
開元三年四月敕宰臣自朝廷出鎮請朝官至侍御
史已上者即許兼受章服使為久例
其年八月詔駙馬都尉從五品階自今已後宜准令
式仍借紫金魚袋駙馬都尉借紫自此始也
四年二月二十三日詔彰施服色分別貴賤苟容借
濫有乖儀式如聞內外官絕無官者許着綠不以為
事又軍將在陣賞借緋紫本是從戎裝飾之服一得
之後遂別造長袍遞相倣傚又入蕃使別敕借緋紫
者使回合停自今已後衙內宜專定殿中侍御史糾
察天授二年八月二十日左羽林大將軍建昌王攸寧賜紫金帶九月二十六日除納言依舊著紫帶金龜借紫自此始也
八年二月二十日敕都督刺史品卑者借緋及魚袋
永為常式
二十五年五月三日敕緋紫之服班命所崇以賞有
功不可借濫如聞諸軍賞借人數甚多曾無甄別是
何道理自今已後除灼然有戰功外餘不得輒賞
大中元年九月中書門下奏幕府遷授章服正元元
年之間使府奏職至侍御史然兼省官至于章服皆
却近日奏殿中及戎率使請朱紫數事俱行其
中自綠綬金皆非典故今請自侍御史待年月足後
更奏始與省官至于朱紫許于本使府有事績尤異
者然後許奏請惟副使行軍奏職特加先著綠使許
緋餘不在此限三年五月中書門下奏增秩賜金紫
雖有故事如觀察使奏刺史善狀並須指事而言不
得虛為文飾其諸道副使判官如事績尤異然後許
奏論惟副使行軍先著綠使許賜緋其餘不在此限
者諸使奏請或資品淺尚即請章服或賜緋考幾又
請賜紫准令人仕十六考職事官散官皆至五品始
許着緋三十考職事官四品散官三品然許衣紫除

臺省清要牧守常典自今已後請約官品為例判官
上撿校五品者雖欠階考量許奏緋副使行軍　官
至侍御史已上者縦階考未至亦許奏緋如已撿校
四品官兼中丞先賜緋經三周年已上者兼許奏紫
其有職事尤異関錢穀者須指事上言監察已下量
與減年限進改殿中以上然後可許賜章服公事尋
常者不在奏限依奏

雜録

乾封二年二月禁工商不得乗馬
神龍二年九月儀制令諸一品已下食器不得渾金
玉六品已下不得用渾銀
大和元年五月勅衣服器用車乗第室侈儉之制近
日頗差宜准儀制令品秩勲労仍約今時所宜撰等
級送中書門下参酌聞奏
三年九月勅両軍諸司内官不得着紗縠綾羅等衣
服
六年六月制度勅條礼部式親王及三品已上若二
王後服色用紫飾以玉五品已上服色用朱飾以金
七品已上服色用緑飾以銀九品已上服色用青飾
以鍮石應服緑及青人謂經職事官食禄者其用勲
官及爵直司依出身品各仍聽珮刀礪紛帨流外官
及庶人服色用黄色以銅鐵其諸朝會宴會服飾各
依所准品又請一品二品許服玉及犀班犀服青碧
者許通服緑餘依礼部式又應三省御史臺両京諸
司及諸道在城職常官等不許用本官本品例並不
得服犀玉又車馬不得飾以金銀又袍襖衫等曳地
不得長二寸已上衣袖不得廣一尺三寸已上婦人
制裙不得闊五幅已上裙條長曳地不得長三寸已
上襦袖等不得廣一尺五寸已上又六典及礼部式
諸文武官赴朝諸府道従職事一品及府三品及散
官二品三騎四品五品二騎六品已上一騎其散官
及以理去官五品已上不得過四騎若京城之外不
在此限今約秩職事官一品　二品及中書門
下三品五騎中書門下御史臺五品尚書省四品三
騎四品五品両騎鞍通用銀装六品一騎通用鍮石
装散官及以理去官者五品已上不得過一騎其若
在京城外及勲績顯著職事繁重者不在此限七品
已上非常参官並不得以馬従未仕者聽乗蜀馬鞍
用烏漆装又請一品二品九騎三品七騎四品五騎
五品両騎其京城内應職事繁重者不在此限六品

以下非常參官不得馬從其六品已下上常參官周
親未在仕者聽乘馬餘未仕者聽乘蜀馬小馬鞍用
烏漆裝其胥吏雜人色人不在此限其鞍韉裝飾據
所司條流用銀者四品已下並不得許用舁頭押胯
其用銀及鍮石者並不得鬧裝其軍容隊仗要資華
飾不在此限餘並請依所司條流又制節度使准儀
令制諸軍一品已下五品已上皆通用幰六品已下
皆不得用幰者今非冊拜及婚會並不得用幰又准
少府式公主出降犢車兩乘一銅裝又准鹵簿令外
命婦一品厭翟車從車六乘二品三品白銅飾犢一
乘從車四乘四品白銅飾犢車乘從車兩乘者今附
前件令式參酌令時之宜且婦人本合乘車近來率
用檐子今請外命婦一品二品中書門下三品母妻
金銅飾犢車檐子舁不得過八人三品金銅飾犢車
檐子舁不得過六人（非尚書省御史臺郎白銅舁不過四人也）以四品五
品銅飾犢五白銅飾檐子舁不得過四人省吏及商
賈妻並不得乘奚車及檐子其老者聽葦夆車及兜
籠舁不得過二人庶人准此伏緣白銅先以近斷今
請庶人合用白銅者通用鍮石其省吏及商賈妻女
老病者聽乘座車及革夆餘並准所司條流勑旨並
依奏又奏婦人高髻險粧去眉開額以金銀過為首
飾並請禁斷仍請勑依正元中舊制勑下後諸司及
州府榜示限一月內改革及吳越之間織造高頭草
履亦請切加禁絕任以彩帛縵成高頭及平頭小花
草履即任依舊餘請准所司條流又奏准營繕令三
公已下舍屋不得施重栱藻並三品已上堂舍不得
過五間七架廈兩頭門屋不得過三間五品已上堂
舍不得過五間七架廈兩頭門屋不得過五間兩架
仍通作烏頭大門勳官各依本品六品七品已下堂
舍不得過三間五架門屋不得過一間兩架非常參
官不得造抽心舍及施懸魚對烏瓦獸乳梁裝飾其
祖父舍宅門蔭子孫者雖蔭盡聽依仍舊居住其士
庶公王第宅皆不得造樓閣臨人家近者不守勑文
因循製造自今後伏請禁斷又庶人所造堂舍不得
過三間四架門屋一間兩架仍不得輙施裝飾又准
律諸營造舍宅于令有違者杖一百雖會赦　皆令
改去之其物可賣者聽賣若經赦百日不改去及不
賣者論如律又奏商人乘馬前代所禁近日雕鞍銀
鐙從以童騎最為僭越請一切禁斷庶人准此師僧
道士除　維及兩階大德餘並不得乘馬又諸部曲

客女奴婢服絶紬絹布色通用黄白飾以銅鐵客女
及婢通服青碧聽同庶人熏許服夾纈丈夫許通服
黄白如屬諸軍諸使諸司及屬諸道仕依本色日流
例其女人不得服紅紫爲裙及銀泥罨畫繡等飾請
依令式又制度内衣服車乘器用等室等其請職掌
官等並請約文武官例各委本道本軍大使以職掌
高下約爲等第比類聞奏又應諸色條流請委御史
臺知彈御史而巡使東都留守京兆河南尹留臺御
史外州府長史准條流月日切加糾察如違没入所
犯仍量加决責其常参官具名聞奏其在城諸使各
委本司勾當不及者委臺司覺察聞奏勅旨理道所
聞制度最切其喪葬婚嫁吉凶禮物雖不在條件之
内亦要所司准令令式勾當仍加捉搦其禁軍伏衛
雜錦及諸道節鎮等使軍裝衣服即不在此限餘並
依奏
其年七月度支户部鹽鐵三司奏准今年六月勅令
三司官典及諸色場庫所由等其孔目勾撿勾覆支
對勾押攤遣旨引進庫官門官等請許服細葛布折
造及無紋綾充衫及袍襖依前通服綠闇銀藍鐵充
腰帶不得乘毛色大馬鞍轡鞦鐙用鍮石其驅使官
有正官及在城及諸色倉場官等情許服細葛布折
造及庶人紋綾充衫袍依前服緑藍鐵充腰帶乘小
馬鞍轡銜鐙用鍮石其驅使官未有正官及與行接
令史等請許麤葛布及宜施等充衫襖亦請依前通
服綠銅鐵腰帶乘蜀馬其鞍用烏漆鐵聽　每司各
許三人著緑布衫其不行接令史并書手服白仍並
不許乘馬及馬從通引官許衣前麤紫絁及紫布充
衫袍藍鐵腰帶乘小馬鞍用烏漆鐵踏鐙其行官門
子等請許依前服紫麤布絁充衫襖藍鐵腰帶仍不
許乘馬其騾綱等緣常押驢騾于諸州府般運及送
遠軍衣賜須應程期請許依前麤紫絁充襖藍鐵腰
帶乘驢中出塞即請許乘粗壯馬餘並不得違元勅
捧手及諸色小所由所請服白布衫及應向外監院
職掌所由請勅下後約有使條流遞減一等處分除
此外餘並准元勅處分依奏
七年八月九日勅今年十月服冬衣後其衣服與馬
並宜准大和六年六月十七日勅處分如固違制度
九品已上量加黜責其布衣五年不得選舉
開成四年二月淮南觀察使李德裕奏臣管内婦人
衣袖先濶四尺今令濶一尺五寸裙先曳地四尺五

寸令減三寸從之

五年六月御史中丞黎植奏伏以朝官出使自合驛馬不合使乘擔子自此請不限高卑不得輙乘擔子如病即任所在陳牒仍申中書門下及御史臺其擔夫自出錢雇節度使有病亦許乘擔子不得便乘卧舉宰相三公師保尚書令正省僕射及致仕官疾病者許乘之餘官並不得乘限其擔子任依漢魏故事准載步輿步之制不得更務華飾其三品已上官及刺史赴任有疾亦任所在陳牒許暫乘疾瘥日停不得驛中停止人夫並須自雇又中書門下奏臺司所奏條流擔子事更須商量其常參官或是諸司長吏品秩高者有疾及筋力綿怯不能控馭望許牒臺暫乘擔子疾損勒停其出使郎官中路遇疾令自雇夫者若所請稍逺計費極多則撿身不合貸借輕賚則不濟所要無備則不可支持如中路遇疾者所在飛牒申奏差替去以此商量庶爲折衷餘請依御史臺所奏

冠

唐制親王服遠遊三梁冠五品已上兩梁冠九品已上一梁冠武官凡中書門下九品已上服武弁平巾幘御史服法冠武德四年七月勑折上巾軍旅所服即今幞頭是也自後紗帽漸廢貴賤用之故事全復皂而向後幞髮俗謂之幞頭周武建德中裁爲四腳其年十二月高祖問秘書丞令狐德棻曰丈夫冠婦人髻竟爲高大何也對曰在人之身冠髻爲上所以古人方諸君子昔東晉之末君弱臣强江左之事莫不衣小而裳大及宋武正位之後君尊而臣卑儀亦變改此卽近事之徵

正觀八年五月七日太宗初服冠異善賜貴臣進德冠因謂侍臣曰幞頭起于周武帝蓋取便于軍容耳今四方無虞當偃武事此冠頗採古法兼類幞頭乃宜常服至開元十七年廢不行用

開元十九年六月勑應五品已上行六者冠去琪珠

二十五年工部太常寺衣冠祭服并幘諸司供奉官衣冠履舄等所司七年一替三年一給未滿三年有損壞者並自修理

乾元元年十月一日知司天臺事韓穎奏五品正奉勑創置其官職配五方上稽五緯臣請冠上加一星珠衣從本方正色每至正東朔望會及諸大礼即服以朝見仍望永爲恒式勑旨依　正元七年十一月

上問冠冕于宰臣時董晉對曰古之人服冠冕者動
有珮玉之響以節步也故大禹惡衣服而致美于紱
冕上然之

巾子

武德初始用之初尚平頭小樣者
天授二年則天内宴賜羣臣高頭巾子呼為武家諸
王樣景龍四年三月内宴賜宰臣已下内樣巾子其
樣高而踣皇帝在藩時所冠故時人號為英王踣樣
開元十九年十月賜供奉及諸司官長羅巾及官樣
圓頭巾子

永泰元年裴冕為左僕射自創巾號曰僕射樣
大和三年正月宣令諸司小兒勿許裹大巾子入内

魚袋

永徽二年四月二十九日開府儀同三司及京官文
武職事四品五品並給隨身魚袋
五年八月十四日勅恩榮所加本命緣品命帶魚之
法事彰要重豈可生平在官用為褒飾纔至亡沒便
即追收尋其始終情不可忍自今以後五品已上有
薨亡者其隨身魚袋不須追收
咸亨三年五月三日始令京官四品五品職事佩銀
魚是日出内魚袋　賜之垂拱二年正月二十日敕
文諸州都督刺史並准京官帶魚袋
天授元年九月二十六日改内外官所佩魚為龜至
神龍元年二月四日京文武官五品已上依舊式佩
魚袋
久視元年十月十三日職事三品已上龜袋宜用金
飾四品用銀飾五品用銅飾上守下行皆依官給
神龍元年九月十七日敕文嗣王郡王有階級者許
佩金魚袋至開元元年八月二十日諸親王長子先
帶　王官階級者亦聽著紫佩魚袋
二年八月制京文官五品已上依舊式佩銀魚
景龍三年八月令特進佩魚散職佩魚自此始也
蘇氏記曰自永徽以來正員官始佩魚其離任
及致仕即去魚袋員外判試并檢校等官並不佩
魚至開元八年九月十四日中書令張嘉貞奏曰
致仕官及内外官五品已上檢校試判及内供奉
官見占闕者聽准正員例許終身佩魚以為榮寵
以理去任亦許佩魚自後恩制賞緋紫例兼魚袋
謂之章服
景雲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敕文魚袋著紫者金裝著

緋者銀裝

開元二年閏二月勅承前諸軍人多有借緋及魚袋者軍中卑品此色甚多無功實深非道理宜勅諸軍鎮但是從京借并軍中權借者並委勅到收取待立功日據功合得郎將以上者委先借後奏其靈武和戎大武幽州鎮軍赤水河源湖海安西定遠等軍既臨賊衝事藉懸賞量軍大小各付金魚袋一二十枚銀魚袋五十枚並委軍將臨時行賞

唐會要卷第三十一

唐會要卷第三十二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實封四百戶

臣王溥纂

輿服下

笏　異文袍　輅車　輿雜記

幕羅　戟　雅樂上

笏

武德四年七月十六日詔五品已上執象笏已下執竹木笏舊制三品已上前挫後直五品已上前挫後屈武德已來一例上圓下方

其日勅凡笏周制七周禮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晉宋以來謂之手板自西魏後五品已上通用象竹六品以下兼用竹木近雖尚書郎執笏公卿但以手板後周保定四年百官始執笏至晉宣時內外婦人執笏其拜俛伏興

開元八年九月諸笏三品已上前屈後直五品已上前屈後挫并用象九品已上竹木上挫下方男以上聽依品爵執笏餘百官亦依例

異文袍

武德四年七月十六日勅三品已上服大科紬綾及羅其色紫飾用玉五品已上服小科紬綾及羅其色朱飾用金六品已下服細布雜小綾交梭及雙紃其色黃六品七品飾銀八品九品鍮石流外庶之人服紬絁布其色通用黃白飾用銅鐵

天授三年正月二十二日內出繡袍賜新除都督刺史其袍皆刺繡作山形繞山勒回文銘曰德政惟明職令思平清慎忠勤榮進躬親自此每新除都督刺史必以此袍賜之

延載元年五月二十二日出繡袍以賜文武官三品已上其袍文仍各有訓誡諸王則飾以盤石及鹿宰相飾以鳳池尚書飾以對鴈左右衛將軍飾以對麒麟左右武衛飾以對虎左右鷹揚衛飾以對鷹左右千牛衛飾以對牛左右豹韜衛飾以對豹左右玉鈐衛飾以對鶻左右監門衛飾以對獅子左右金吾衛飾以對豹文銘背各為八字回文其思曰忠正正直崇慶榮職文昌翊政勳彰慶陟懿仲順彰義忠慎光廉正躬奉謙感忠勇

開元十一年六月勅諸衛大將軍中軍郎將袍文千牛衛瑞牛文左右衛瑞馬文驍衛大虫文武衛鷹文威衛豹文領軍衛白澤文金吾衛辟邪文監門衛獅子文每正冬陳設朝日著甲會日著袍

正元七年三月初賜節度觀察使等新制時服上曰頃來賜衣文綵不常非制也朕今思文俾有定務節度使文以鶻銜綬帶取其武毅以靖封內觀察使以鴈銜威儀取其行列有序冀人人有威儀也

其年十一月九日令常參官服衣綾袍金玉帶至八年十一月三日賜文武常參官大綾袍

大和六年六月勅三品已上許服鶻銜瑞草鴈銜綬帶及對孔雀綾袍襖四品五品許服地黃交枝綾六品已下常參官許服小團窠綾及無紋綾隔織獨織等充除此外應有奇故異制袍襖綾等並禁斷其中書門下省尚書省御史臺及諸司三品官並勅下後許一月日改易應諸司常參官限勅下後兩月日改易除非常參官及供奉官外州府四品已上官許通服綵布仍不得有花文一切禁斷其花綵布及紬綾除供御服外委所在長史焚毀訖聞奏其不可服綵布者許勅下後限一月並須改易

輅車

武德初著令天子鑾輅五等玉金象革木以供服乘
用之屬車十乘指南車記里鼓車白鷺車鸞旗車辟
惡車皮軒安車耕根車四望車羊車
正觀元年十一月始加豹尾車黃鉞車通為十二乘
也以為儀仗之用駕大行幸則分前後施于鹵簿之
内若大陳設則分左右施于儀仗之中高祖太宗大
禮則乘大輅高宗不喜乘輅每有大禮則御輦至則
天以為常玄宗中以輦不中礼廢而不用舊制輦有
七一曰大鳳輦二曰大芳輦三曰仙遊輦四曰小輕
輦五曰方亭輦六曰大玉輦七曰小玉輦轝有三一
曰五色轝二曰常平轝其用如七輦之儀三曰腰轝
則常御焉
開元十一年冬祀南郊乘輅而往礼畢騎還自是行
幸郊祀皆騎于儀仗之内其五輅腰轝陳于鹵簿而
已
正元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户部侍郎裴延齡奏進
止修造法駕御輅排城等
元和十年十月止閑新作指南車記里車于麟德殿
會昌六年十一月太僕寺奏請重修御輅鼓法駕等
車二十四乘并調馬拖車一十三乘

乘車雜記

正觀十三年上幸九成宮時中郎將結社率及犯御
營馬騎得踰長幕宿衛官拒之方敗走太宗乃遣造
馬漆盾于三衛幕外編以為城于盾面綵畫為獸頭
咸外向令馬騎見之不敢進遂為永式至顯慶三年
九月二十四日有司奏請造排車七百乘擬車駕行
幸運載排城上以為勞煩乃令于舊　築牆為固
顯慶元年十月左僕射于志寧奏請駕行日須三部
張設更造九十連帳及三梁等上曰九十連帳非惟
營造費功又大須車牛運轝朕坐小帳足以自安行
日止用兩部帳幕不須辦三部其殿中帳幕兩部外
宜迴與衛尉無忌奏曰陛下每事儉約非惟不造大
帳又減一部事多省約彌彰聖德抃舞稱賀
二年十一月詔朕近尋殿中舊帳寶鞍轡甚多既非
所須徒煩貯掌其殿中供奉及妃嬪已下寶鈿弁金
裝鞍轡韉韂等並宜令毀剔各依儀式須賜人者量
留
開元十五年七月勑殿　按　繖扇及諸司雜物須
修理造作者本司送至作所修理訖自往請受不得
進匠就本司其不可送作司者給匠修理其物應納

庫藏亦本司自送
天寶元載正月勅黄鉞古秉以金為飾金者應五行
之數其黄鉞宜改為金鉞戚武之儀也
七載正月二十八日太常卿韋縚奏御案褥牀帳望
去紫用赤黄制曰可十載七月勅近改旗幟為赤黄
以符土德其諸衛隊仗緋色者宜令所司依内出黄
色様即造其槍亦用赤獨木仍依本色不須更染別
色長一丈四尺為限其軍諸職掌有先用火焰緋幡
處宜各依一様送付諸道准此改換先用赤色宜停

冪䍦

武德初繫齊隋舊制婦人多著冪䍦雖發自戎夷而
全身鄣蔽至永徽已後稍有帷帽施裙到頸即漸為
淺露矣龍朔三年有勅禁斷初雖暫息旋又仍舊
咸亨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又勅下百官家口咸是士
流至于衢路之間豈可全無鄣蔽比來多著帷帽遂
棄冪䍦曽不乘車別坐檐子遞相倣效寖成風俗過
為輕率深失禮容前者已令漸改如聞猶未止息理
須禁斷自後不得更然

戟

景觀三年七月皇后表請婦人不因夫子而加邑號
者請同見任職事官聽子孫用蔭門施棨戟制從之
開元八年九月勅廟社宮門正一品開府儀同三司
嗣王郡王上柱國柱國帯職事二品已上及京兆河
南尹大都督上都護開國及護軍帯職事三品若下
都督諸州門其門戟幡有破壞五年一易百官門不
在官易之限竟者募就進納若子孫合給者聽准數番
不足更給其以理去任及改為四品官非被貶責並
不合追收玄宗朝衛尉卿張介然為河隴行軍司馬
因入奏上言曰臣今三品合立棨戟臣河東人若得
本鄉立之百代榮盛上曰卿且將戟歸故鄉朕更別
給卿戟列於京宅本鄉戟介然始也檢年月未獲 天寶六
載四月八日初改儀制令廟社門宮殿門每門各二
十四戟東宮每門各十八戟一品門十六戟嗣王郡王
右上柱國柱國帯職事二品散官光禄大夫已上鎮
軍大將軍上各同職事品及京兆河南太原尹大都
督大都護門十四戟上柱國柱國帯職事三品上護
軍帯職事二品若中都督上州上都護門十二戟國
公及上護軍 帯職事三品若下都督中下州門各
十戟並官給
上元元年閏正月宰臣呂諲令立戟有司送戟至宅

或曰此吉慶之事不宜以凶服受之謹遂擢釋禒服
衣吉當中而拜識者譏其失禮
正元四年七月詔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李愿為
銀青光祿大夫兼太子賓客仍賜上柱國以晟功高
故寵異之賜勳俾與父並例門戟
五年十二月十九日中書門下奏應請列戟準儀
制令正一品開府儀同三司嗣王郡王并勳官上柱
國等帶職事三品已上並許列戟准天寶六載勅
六年四月六日勅文散官光祿大夫鎮軍大將軍已
上各司職事品近日散試官便帶高階者衆恐須商
量者伏請准舊制令本文取帶三品已上正員職事
官為定勅旨宜依
元和六年十二月勅立戟官階勳悉至三品然後中
請仍編于格令
又勅立戟官京兆尹小柱國賜紫金魚袋元義方朝
議大夫戶部侍郎權軍賜紫金魚袋盧坦立戟雖令
式所著似有闕文造次而行殊違審慎宜令各罰一
月俸料其戟仍令所司收納左司郎中陸則勾撿不
精禮部員外郎元佑等守官假器其過尤深各罰一
季俸料緣兵興以來勳賞超越其所立戟須有明文
宜令所司准舊制待官階勳並至三品然後中請仍
編于格令近例戰官率有銀青階而義方獨據令文上柱國柱國三品者十二戰無以階勳之文牒有中請有司不能皆准式立戰之後轉為四品官者自非敗受兼削勳階其戰不奪既而盧坦以爵任宜州刺史是三品兼大護軍又請立戰並以列子門議者以坦居四品官狀亦無據吏部尚書鄭餘慶以為不可臺司彰離無詰札部狀務令文紬孤言勳官並不言自正元已來主戰一十八人並無銀青已下階遂以上關故皆連坐續勳陸則及崔元佑一李俸料
十一年十月禮部奏武軍〻節度使李愿奏云正元
三年立戟一十二竿經今三十餘年戟竿及衣幡破
壞准儀制令官戟五年一換勅旨李愿立戟年深務
要修換有司詳撿在格無文以其家承忠勳身著勞
効特宜賜與用示恩榮即與重換其戟收納舊者
十五年三月左右神策軍護軍中尉馬進潭梁守謙
左右監門衛將軍魏簡陳弘慶劉承偕韋元素仇士
良李攸用李朝晟等奏臣等准格令合有棨戟之榮
事下禮部而員外郎賈餗以為進潭等三人合立棨
戟其陳弘慶已下六人緣官是員外郎置與節文不
同奏罷之
長慶二年十月以禮部尚書韋授為山南西道節度
使辭曰請門戟十二戰自持赴鎮從之
咸通二年楊汝士與請于位皆至正卿所居靜恭里

兄弟並列門戟時人榮之

天祐四年太常禮院奏兩浙節度使錢鏐受冊訖舊立門戟一十二枝合准禮例更添四枝仍五年一易從之

記曰按禮祭法上古祭名不聞有戟神節度神近代受節于置一室朔望必祭之拜之非也凡戟天子三十四諸侯十令之藩鎮古之諸侯也在其地則施于公門有爵位崇顯者亦許列之私第尚祭之拜之不經之甚也

雅樂上

高祖受禪軍國多務未遑改樂府尚用隋氏舊文至創武德九年正月十日始命太常少卿祖孝孫考正雅樂正觀二年六月十日樂成奏之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作蓋聖人緣物設教以為撙節理之興替豈此之由御史大夫杜淹對曰前代興亡寔由于樂陳之將亡也為玉樹後庭花齊之將亡也而為伴侶曲行路聞之莫不悲泣所謂亡國之音也以是觀之蓋樂之由也太宗曰不然夫音聲感人自然之道也故歡者聞之則悅憂者聽之則悲悅之情在于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其民必苦然苦心所感故聞而則悲耳豈樂聲哀怨能使悅者悲乎今玉樹後庭花伴侶之曲其聲具存朕當為公奏之知公必不悲矣尚書右丞魏徵進曰古人稱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樂在人和不由音調上然之初孝孫以陳梁舊樂雜用吳楚之音周齊舊樂多涉胡戎之伎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而作大唐雅樂以十二律各順其月旋相為宮按禮記大樂與天地同和詩云太平之音安以樂其政和故制十二和之樂合三十一曲八十有四調祭圜丘以黃鐘為宮方澤以林鐘為宮宗廟以太簇為宮五郊朝賀饗宴則隨月用律為宮(初隋但用黃鐘一宮惟扣七鐘餘五鐘虛懸而不扣及孝孫建旋宮之法扣鐘皆復無虛懸矣)凡祭天神奏元和之樂地祇奏順和宗廟奏永和天地宗廟登歌俱奏肅和皇帝郊臨奏太和上公出入奏舒和皇帝札會登歌奏昭和郊廟俎豆入奏雍和皇帝而祭享酌酒讀祝文及飲福胙奏　五郊迎氣各以月律而奏其音又郊廟祭享奏化康凱安之舞(周礼旋宮之義亡絕已多莫能知之一朝復古自孝孫始也)

正觀初張文收善音律嘗覽蕭吉樂譜以為未甚詳悉乃取歷代沿革截竹為十二律吹之乃盡旋宮之義太宗召文收于太常令與少卿祖孝孫恭定雅樂

大樂有古鍾十二近代惟用其七餘有五鍾俗號啞
鍾莫能通者文收吹律調之聲皆響徹時人咸服其
妙尋授協律郎文孝孫孝文收復採三禮更加釐革
依周禮祭昊天上帝以圓鍾為宮黃鍾為角太簇為
徵姑洗為羽奏元和之舞若封泰山同用此樂皇地
祇方丘以黃鍾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
奏順和之舞禪梁父同此樂禘祫宗廟以黃鍾為宮
大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鍾為羽奏永和之舞五郊日
月辰星及類上帝黃鍾為宮奏元和之曲大蜡大報
以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等調奏元和順元

永和之舞明堂雩以黃鍾為宮奏元和之曲神州社
稷籍田宜以太簇為宮雨師以姑洗為宮山川以蕤賓為宮
並奏順和之曲饗先妣以夷則為宮奏永和之舞大
饗讌奏姑洗蕤賓二調皇帝食舉以月律為宮並奏
休和之曲皇帝郊廟出入奏大和之曲臨軒出入奏
舒和之樂並以姑洗為宮皇帝大射以姑洗為宮奏
騶虞之曲皇太子奏狸首之曲皇太子軒懸以姑
洗為宮奏永和之曲凡奏黃鍾歌大呂奏太簇歌應
鍾奏姑洗歌南呂奏蕤賓歌林鍾奏夷則歌中呂奏
無射歌夾鍾凡黃鍾蕤賓為宮其樂九變大呂林鍾

為宮其樂八變太簇夷則為宮其樂七變夾鍾南呂
為宮其樂六變姑洗無射為宮其樂五變中呂應鍾
為宮其樂四變天子十二鎛侯伯子男五卿六大夫
四士三然後樂教大備
正觀十四年六月一日詔曰殷薦祖考以崇功德比
雖加以誠潔而廟樂未稱宜令所司詳諸故實制定
奏聞秘書監顏師古議曰近奉德音俾令釐革嘉名
創立寔宜允副伏惟皇祖弘農府君宣簡公懿王並
積德累仁重光襲軌化覃行葦慶流瓜瓞詩云濬哲
惟商長發其祥言殷之先祖久不深智虞夏二代發

其祥也三廟之樂請同奏長發之舞其登歌則各為
辭太祖景皇帝迹肇沮漆教漸幽岐胥宇之志既勤
靈臺之萌始附詩云君子萬年永錫祚胤令遐遠之
期惟天所命長與福祚流于子孫廟樂請奏永錫之
舞世祖元皇帝丕承鴻緒克紹宏猷實啟番昌用集
寶命易大有彖曰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
言德應乎天道行不失時剛健靡滯文明不犯也廟
樂請大有之舞高祖大武皇帝應奏期啟曆揖讓受
終奄有四方以齊七政介以景福申茲多祐武式崇
勿替誕保無疆易曰文明終始六位時成謂終始之

道皆能大明故不失時成六位也詩有大明之篇務
文王有明德廟樂請奏大明之舞文德皇后厚德載
物凝輝麗天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言神道　静
柔順利正資生庶類皆暢達也廟樂請奏光大之舞
給事中許敬宗議曰臣聞七廟觀德義冠于宗祀三
廟在天式彰于嚴配前聖所履莫大于茲鐘律革音
播鏗鏘于享薦羽籥成列申蹈厲于蒸嘗爰至典司
加崇稱號循聲　實敬闡尊名謹倫樂章式昭纂範
皇祖弘農府君宣簡公懿王廟樂請同奏長發之舞
太祖景皇帝廟樂請奏文明之舞文德皇后廟樂請
奏光大之舞七廟登歌請每室別奏詔曰可
麟德二年十月二十四日詔國家平定天下革命創
制紀功旌德久被樂章　郊祀四懸猶用干戚之舞
先朝作樂韞而未申其郊廟享宴等所奏宮懸文舞
宜成功慶善之樂皆著履執拂依舊服袴褶童子冠
其武　宜用神功破陣之樂皆依甲持戟其執纛之
人亦著金甲人數並依八　仍量加簫笛等于懸南
列坐若舞即與宮懸合奏其宴樂內二色舞者仍依
舊別設
咸亨四年十一月十五日上自製樂十四首有上元
二儀三材四時五行六律七政八風九宮十州得一
慶雲之曲詔有司諸大祀享並奏之
上元三年十一月三日勅新造上元之舞先令大祀
享皆將陳設自今已後圓丘方澤太廟祀享然後用
此舞餘祭並停
儀鳳二年十一月六日太常少卿韋萬石奏據正觀
禮郊享日文武奏元和順和等樂其舞人著委貌冠
服手執籥翟其武舞奏凱安其舞人著平冕手執干
戚奏麟德二年十月勅文舞改用功成慶善樂武舞
改用神功破陣樂并改器服但以慶善不可降神神
功破陣樂又未入雅樂雖改用器服其舞依舊　今
不改事既不安恐須別有處分詔曰舊文舞武既不
可廢並器服總宜依舊若饗作上元舞曲仍奏神功
破陣樂及功成慶善樂并殿庭用舞並用須引出懸
外而作其安置舞曲直更商量作安穩法并錄凱安
六變法象奏聞二十二日萬石又與刊正樂官等奏
曰謹按凱安舞是上觀年中所造武舞准正觀礼及
令禮但郊廟祭享奏武舞之樂即用之凡有六變一变
象龍興于野二变象尅靖關中二变象東夏服挂四
变江淮宁謐五变象獫狁讋服六变復位兵圓振旅
謹按正觀礼祭享曰武舞惟作六變亦如周之大武

成樂上謹按樂有因人而作者則有因人而正如
禮云諸侯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懸興揖讓而升
堂升堂而樂闋是也有著成數者數終則止不得取
行事賒促為樂終早晚即禮云三闋六成八變九変
是也今禮奏武舞六成而數終未正既非師古不可
依行武舞凱安望請依古禮及正觀禮六成樂止立
部伎內破陣樂五十二編修入雅樂只有兩編名曰
七德立部伎內慶善樂七編修入雅樂只有一編名
曰九功上元舞二十九編令八雅樂一無所裁每見
祭享日三獻已終上元舞猶自未畢令更加破陣樂
慶善樂恐酌獻已後歌舞更長其雅樂內破陣樂慶善
樂及上元舞三曲並望修改通融令長短與禮相務
冀望于事為便破陣樂有象武事慶善樂有相文事
按古六代舞有雲門大咸大濩大夏等是古之文舞殷
之大　周之大武是古之武舞先儒相傳國家以揖
讓一得天下則先奏文舞若以征伐得天下則先奏
武舞望請應用二舞曰先奏神功破陣樂次奏功成
慶善樂先奉勅于圜丘方澤太廟祀享日則用上元
舞臣據見行禮欲于天皇酌獻降復位已後即作凱
安六變樂止其神功破陣樂功成慶善樂上元之舞
三曲待改修訖以次通融作之即新舊並行前後有
序詔從之
開元八年九月瀛州司法參軍趙慎言論郊廟用樂
表曰祭天地宗廟樂合用商音又周禮三處大祭俱
舞商調鄭玄云此舞商調者祭商樂商堅剛也以臣
愚智斯義不當但商金聲也周家木德金能尅木作
者去之今皇唐土王即殊周室五音損益須逐便宜
豈可將木德之儀施土德之用又說者以商聲配金
即作剛柔理解殊不知聲無定性音無常主剛柔之
體實由其人人和則音柔人怒則聲烈故禮稱怒心
感者其聲粗以厲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祇如宮聲
為君商聲為臣豈以臣位配金金為臣道便為剛乎
是知周制無商不為堅剛見闕盖以扶木德德金行
故國祚靈長後業昌蔵下代三十八年八百是去金
之應也即人神之心可見剛柔之理全乖原夫聖人
之情詳夫作者之旨車服器械為易代之通規郊禋
聲調避德王之刑尅此不疑之理也其三祭並請加
商調去角調又郊廟三舞人不依古制未協人神按
周禮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咸大濩大武是知古
之舞者即諸侯子孫容服鮮麗故得神祇降福靈光

燭坛之舞人並容貌蕞陋屠沽之流用以接神欲求
降福固亦難矣有隋之祭猶以品子為之號為二舞
郎逮乎聖朝遂變斯制誠頓革茲近誤考復古道其
二舞人望取品子年二十已下顏容修正者先令太
常博士主之准國子學給科行事之外習六樂之道
學五禮之儀經十周年量文武授散官號曰雲門生
又按周禮奏太簇歌應鐘以享地祇注云地祇謂神
州社稷也太簇陽也位在寅應鐘陰也位在亥故斗
建亥則日月會于寅斗建寅則日月會于亥是知聖
人之制取合于陰陽歌奏之儀用扶于交會今之祭
社即乖古法乃下奏太簇上歌黃鐘俱是陽律上下
歌奏不異仍是陽合于陽ゝ時違其禮經抑亦乖于
會合其社壇歌黃鐘望改為左鐘又五郊上人舞人
衣服合依方色按周禮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
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
禮北方是知五天帝德色王不同四時文物各隨方
變　以同色相感同事相宜陰陽交泰莫不由此今
祭器茵褥總隨于五方五郊衣服獨乖其方色舞者
常持皂飾工人恒服絳衣以臣愚知深為不便但五
行相尅賢愚共悉絳為火色有忌于金方旱為水位
則防于火德事理乖迕居然可明其工人舞人依望
各依方色其宗廟黃色仍各以所主色褾袖又以樂
理身心禮移風俗請立樂教以化兆民周禮曰以樂
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其國子諸生望教以樂經
同于禮傳則人人知禮家家知樂然風移俗易灾害
不生其經樂章日雖詳稍乖旨要望委通明博識修
撰訖然後頒下二十五年太常卿韋縚令博士韋逌
直樂季尚冲樂正沈元福郊社令陳虔申懷操等銓
叙前後所行用樂章為五卷以付大樂鼓吹兩署令
工人集之時太常四相傳有燕樂五調歌詞各一卷
或云正觀中侍中楊恭仁趙方等所銓集詞多鄭衛
皆近代詞人雜詩至是縚又令大樂令孫玄成更加
整革編為七卷
開元三年詔燕國公張說改定樂章上自定聲度說
為之詞令太常樂工既集賢院教習數月方畢因定
封禪郊廟詞曲及舞至今行焉司徒　祐論曰夫音
生于人心ゝ慘則音哀心舒則音和然人心復因音
之哀和亦感而舒慘故韓娥曼聲哀哭一里愁悲曼
聲長歌衆皆喜抃斯之謂也是則哀樂喜怒敬愛六
者隨物感動播于形氣叶律呂諧五聲舞也者詠歌

不足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動其容象其事而謂之樂樂者聖人之所樂可以善人心焉古之諸侯卿大夫無故不撤樂士不去琴瑟以平其心以暢其志則和氣不散邪氣不干古先哲后立樂之方也周衰政失鄭衛是興秦漢以還古樂淪缺代之所存韶舞而已下不聞振鐸上不聞謳謠但更其名示不相襲知音復寡罕能制作而況古雅莫尚胡樂薦臻其聲怨思其狀迂怪方之鄭衛又何遠乎夏自永嘉戎羯迭亂事有先兆其在于茲正觀初作破陣樂舞有發揚蹈厲之容歌有粗和振發之音以表興王之盛烈何謝周之大武豈近古相習所能思爾哉而人聞胡戎之樂久而未革古者因樂以著教其感人深乃移風俗將欲閑其邪正其頹雅樂而已矣太宗文皇帝留心雅正勵精文教命考隋氏所傳南北之樂梁陳盡吳楚之聲周齊皆胡虜之音乃命太常卿祖孝孫正宮調起居呂才習音韻協律郎張文收考律呂平其散濫為之折衷西漢以來郊祀明堂有夕牲迎神登歌等曲近代加祼地迎牲飲福酒今夕牲祼地不用樂公卿攝事又去飲福酒之樂周享神諸樂多以夏為名宋以永為名梁以雅為名後周以夏為名隋氏曰之國朝以和為名旋宮之樂久喪漢章帝建初二年鮑鄴始詳之順帝陽嘉二年復廢累代習黃鐘一均變極七音則五鐘廢而不擊謂之啞鐘孝孫謂旋宮之法造十二和樂合四十曲八十四調至開元中又造三和樂製文舞武舞文舞朝廷謂之九功舞武舞朝廷謂之七德舞樂用鐘磬柷敔晉鼓琴瑟箏筑笙簫笛箎塤鐃鐸舞拍舂牘等謂之雅樂唯郊廟元會冬至及冊命大禮則辨其曲度章服而分始終之次二十九年六月太常東封太山日所定雅樂其樂曰元和六變以降天神順和八變以降地祇皇帝行用太和之樂其封泰山登歌奠玉幣用肅和之樂迎祖用雍和之樂酌酒飲福用福和之樂送文迎武用和之樂亞獻終獻用凱安之樂送神用夾鐘宮元和之樂禪社首送神用林鐘順和之樂享太廟迎神用永和之樂獻祖宣皇帝酌獻用光大之舞懿祖光皇帝酌獻用長發之舞太祖景皇帝酌獻用大政之舞世祖元皇帝酌獻用大成之舞高祖神堯皇帝酌獻用大明之舞太宗文武皇帝酌獻用崇德之舞高宗天皇帝酌獻用鈞天之舞中宗孝和皇帝酌獻用大和之舞睿宗大聖真皇帝酌獻用景雲之舞撤豆用

雍和之舞送神黃鐘宮永之樂臣以樂之殘缺積有歲時自有事東巡親謁九廟聖情慎禮精祈感通皆祠前累月考音律請編入史冊萬代施行乃下制曰王公卿士及有司頻詣閤上言請以唐樂為名者斯至公之事朕安得而辭焉然則大咸大韶大濩大夏皆以大事字表其樂章今之所謂宜曰大唐樂

唐會要卷第三十二

唐會要卷第三十三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實封四百戶

臣王溥纂

雅樂下　太常樂章　凱樂　讌樂

清樂　散樂　破陣樂　慶善樂

諸樂　四夷樂 東夷二國樂 西戎五國樂 南蠻諸國樂 北狄三國樂

雅樂下

乾元元年三月十九日上以太常舊鐘磬自隋以來所制五聲或有差錯謂太常少卿于休烈曰古者聖人作樂以應天地之和以合陰陽之序和則人不失禮物不疵癘且金石絲竹樂之器也比親享郊廟每聽樂聲或宮商不倫或鐘聲失度可盡將鐘磬來朕當于內自定太常進士集樂工考試數日審知差錯然後令再造及磨刻二十五日一部先畢召太常樂工上臨三殿親觀考擊皆合五音送太常二十八日上又于內造樂章一十章送赴太常郊廟歌之

廣明初黃巢干紀樂工淪散金奏幾亡及昭宗即位將親謁郊廟有司進造樂懸詢于舊工莫知制度時

太常博士殷盈孫安周官考工記究其樂洗于鼓鉦舞之法用筭法乘除鑄鐘之輕重高低乃定懸下編鐘正黃鐘九寸五分位應鐘三寸三分半凡四十八等口項之量經𢺋之圍悉為圖進遣金工依法鑄之凡二百四十口修奉使宰臣張濬求知聲者令先校定石磬合而擊拊之八音克諧觀者聳聽時議者論樂懸之架不同濬復奏議曰臣伏準舊制太庙含元殿並設宮懸三十六架太請宮南北郊社稷及諸殿庭並二十架今修本樂懸太庙合造三十六架臣令恭議請依古禮用十二架伏自兵興以來雅樂淪缺將為修奉事實重難變通宜務于酌中損益當循于宰儉臣聞諸舊史昔武王定天下至周公相成王始暇制樂魏初無樂器及伶人後稍得登歌會舉之樂明帝文明末詔增益之成和中鳩集遺逸尚未有金石之音至孝武太元中四廟金石始備郊祀猶不舉樂宋文帝元嘉九年初調金二十二年南郊始設登歌廟舞亦闕孝武建元中有司奏郊庙宜設備樂始為詳定故後魏孝文太和初司樂上書陳樂章有闕請集羣官議定廣修器數正立名品詔雖行之仍有殘缺隋文幾作太常議正雅樂九年之後唯奏黃鐘一宮郊廟止用一調據礼文每一代之樂二調並奏六代樂凡十二調修其餘聲律皆不復通高祖受隋禅軍國多務未遑改創樂尚用隋氏舊文武德九年命太常考正雅樂正觀二年考畢上奏蓋其事大故歷代不能速成今俯逼郊天式脩雅樂制度之間亦宜撙節伏準儀秘宮懸之制陳鑄鐘十二架當十二辰之位甲丙庚壬各設編鐘一架乙丁辛癸各設編磬一架合為二十架樹建鼓于四隅當乾坤艮巽之位以象二十四氣宗庙殿庭皆用此制無間异同周漢魏晋宋齊六朝並用二十架隋氏平陳檢架故事乃設三十六架國初因之不改高宗皇帝初成蓬萊宮充庭七十二架寻乃有之則簨簴架太多本近于侈止于二十架正協禮經從之古制雅樂宮懸之下偏鐘四架十六口近代三十四口正声二十倍声十二各有律呂凡二十四声登歌一架亦二十四鍾雅樂淪滅至是復高

· 太常樂章

太清宮薦獻大聖祖玄元皇帝奏混成之舞

天寶元年四月十四日有司奏請降神用混成之樂送神用太一之樂、章十一撿撰文名姓未獲

饗德明興聖皇帝廟酌獻並奏長發之舞樂章九叓侍郎李紓撰獻祖宣皇帝室酌獻奏光大之舞

正觀十四年秘書監顏師古議皇祖弘農府君宣簡
公懿皇三廟之樂請同奏長發之舞至開元十三年
封禪定廟樂改用光大之樂章闕
懿祖光皇帝室酌獻奏長發之舞　開元十三年
定議依舊用長發之樂至正元十四年四月太常奏
與德明興理獻祖廟並同用宮懸祭月享之樂章闕
太祖景皇帝室酌獻大政之舞　正觀十四年秘
書監顏師古定議請奏永錫之舞給事中許敬宗議
奏大有之舞至開元十年改定用大　之舞樂章闕
世宗元皇帝室酌奏用大成之舞　正觀十四年
秘書監顏師古定議請奏大成之舞許敬宗改用大
成之舞樂章闕
高祖大武皇帝室酌獻奏大明之舞　正觀十四
年秘書監顏師古議奏大明之舞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室酌獻奏崇　之舞
先是文德皇后廟樂正觀十四年顏師古請奏光大
之舞許敬宗議同及大宗祔廟遂停光大之舞樂闕
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室酌奏獻鈞天之樂舞
中宗孝和大聖大昭孝皇帝室酌獻奏大和之舞
睿宗玄真大聖大興孝皇帝室酌獻奏景雲之舞

已上廟正觀十四年六月日顏師古許敬宗已定樂
廟舞之號次開元二十九年六月十日太常又奏准
十三年封禪日有司所定九廟酌獻用舞之號皆列
于次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室酌獻奏廣運之舞
中書令郭子儀撰樂章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室酌獻奏惟新之
舞　吏部尚書劉晏撰文章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室酌獻奏保大之舞　中書
令郭子儀撰樂章
德宗神武孝文皇帝室酌獻奏文明之舞　尚書
左丞平章事鄭餘慶撰樂章
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室酌獻奏大順之舞
中書侍郎平章事鄭絪撰樂章
憲宗聖神章武孝皇帝室酌獻奏象德之舞　中
書侍郎平章事段文昌撰樂章
穆宗睿聖文思孝皇帝室酌獻奏和寧之舞　中
書侍郎平章事牛僧孺撰樂章
敬宗睿武昭愍孝皇帝室酌獻奏大鈞之舞　中
書侍郎韋處厚撰樂章

文宗元聖昭獻孝武皇帝室酌獻奏文成之舞　中書侍郎崔珙撰樂章
武宗至道昭肅孝皇帝室酌獻奏大成之舞　中書侍郎李回撰樂章
宣宗聖武獻文孝皇帝室酌舞號　撿未獲
懿宗昭聖恭惠孝皇帝室酌舞號　撿未獲
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室酌舞號　撿未獲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室酌獻奏咸寧之舞　撰樂人闕
享讓皇帝廟樂章六　吏部侍郎李紓撰
饗諸太子廟樂章六　撿撰姓名未獲
儀坤廟樂章十二　散騎常侍徐彥伯撰
惠昭太子廟樂章六　左散騎常侍歸登諫議大夫杜羔給事中李逢吉孟簡職方郎中知制誥王涯等共撰
悼懷太子廟樂章六　撿撰姓名未獲
莊恪太子廟樂章六　給事中裴泰章蕭澣等共撰
祀五帝樂章十五　顯慶元年左僕射于志寧撰
立春日祀青帝壇降神奏角音之舞六變立夏日祀赤帝壇降神奏徵音之舞六變季夏土王祀黃帝壇降神奏宮音之舞六變立秋日祀白帝壇降神奏商音之舞六變立冬日祀黑帝壇降神奏羽音之舞六變夏至日祭皇帝祇樂章三奏順和之舞六變　開元十二年禮部侍郎賀知章撰祭神州地祇樂章三奏順和之舞八變　正觀七年太府卿蕭璟撰
春分日祀朝日樂章三奏元和之舞六變　顯慶元年禮部侍郎許敬宗撰　至乾元元年　中書舍人徐佶又撰祭大社大稷樂章四　正觀十七年左僕射于志寧撰　祭風師樂四章降神奏元和之舞　正元六年秘書監包佶撰　祭雨師雷師樂章奏元和之舞正元六年秘書監包佶撰　蜡祭百神樂章而降神奏豫和之舞　禮部侍郎許敬宗撰
祭先農樂章三奏豐和之舞二變　顯慶三年太子洗馬郭瑜撰　祭先蠶樂章二奏永和之舞　顯慶三年太子洗馬郭瑜撰　釋奠樂章八文宣公廟宣和之舞　顯慶三年國子博士范頵等撰　武成王廟樂章五奏宣和之舞三變　正元六年原王傅于邵撰
祀九宮貴樂章六奏元和之舞　撿撰人未獲
祭龍池樂章十　開元　年內出編入雜樂十六年

築壇于興慶宮以仲春之月祭之紫微姚元崇等撰
殿庭元日冬至朝會樂章七元日迎送皇帝奏太和
開元十三年侍中源乾曜撰
群官行奏舒和上公上壽奏休和　顯慶五年中書
侍郎李義府撰　皇帝受酒登歌奏昭和中宮朝會
樂章四皇后正和再奏中書侍郎李義府撰
東宮朝會樂章五迎送皇太子奏永和　中書侍郎
李義府撰　太子受酒登歌奏昭和
鄉酒飲樂章十七按撰人名未獲
鹿鳴三奏南陔一奏嘉魚四奏崇丘一奏關雎五奏
鵲巢三奏太射樂章四按撰人姓名未獲
皇帝射騶虞二奏王公射貍首一奏迎送皇帝入閣
奏太和

凱樂

大和三年八月太常禮院奏謹按凱樂鼓吹之歌曲也周官大司樂王師大獻則奏凱樂注云獻功之樂也又司馬之職師有功則凱樂獻于社注云兵樂曰凱司馬法曰得意則凱樂所以示喜也左氏傳載晉文公勝楚振旅凱以入魏晉以來鼓吹曲章多述當時戰功是則歷代獻必有凱歌太宗平東都破宋金剛其後蘇定方執賀魯李勣平高麗皆提俘其陳設乃奏歌曲之儀如後凡命將征伐有大功獻俘馘者其日備神策兵衛于東門外如獻俘常儀其凱歌用鐃吹二部（笛篳篥簫笳鐃每色二人歌工二四人也）樂工等乘馬執樂器次第陳列如鹵簿之式鼓吹令丞前導分行于兵馬俘馘之前將入都門鼓吹振作迭奏破陳樂應聖期賀朝歡君臣同慶樂等四曲破陳樂詞曰受律辭元首相將討叛臣咸歌破陳樂共賞太平人應聖期詞曰聖德期昌運雍熙萬寓清乾坤資化育海嶽共休明闢土欣耕稼銷戈遂偃兵殊方歌帝澤執贄賀昇平賀朝歡詞曰四海皇風被千年德水清戎衣更不著今日告功成君臣同慶樂詞曰主聖開昌歷臣忠奉大猷君看偃革後便是太平秋候行至大社及太廟門工人下馬陳列于門外據周禮大司樂注云獻于祖大司馬云先凱樂獻于社謹詳禮義則社廟之中似合奏樂伏以尊嚴之地鐃吹讙譁既　明文武垂廟敬今請並于門外陳設不奏歌曲候告獻禮畢復導引奏曲如儀至皇帝所御樓前兵仗旌門外二十步樂工皆下馬徐行前進兵部尚書介冑執鉞于旌門內中路前導周禮師有功則大司馬左執律

右秉鉞以先凱樂注云律所以聽軍聲鉞所以示將
威令吹律聽聲其術久廢　以秉鉞以存禮文吹協
律郎二人公服執麾亦于門外分導鼓吹令丞引樂
工等至位立定太常卿于樂工之前跪其官臣某奏
事請奏凱樂協擧麾鼓吹大振作編奏破陣樂等四
曲樂闋協律郎偃麾太常卿又跪奏樂畢兵部尙書
太常卿退樂工等並旋門外立訖前後引俘馘入獻
及稱賀如別儀（別有儀注）獻俘如俘因引出方退伏請宣
付　司編入新禮仍令樂工教習依奏

讌樂

武德初未暇改作每讌享因隋舊制奏九部樂一讌
樂二淸商三西凉四扶南五高麗六龜玆七安國八
疎勒九康國至貞觀十六年十二年宴百寮奏十部
先是代高昌收其樂付太常乃增九部爲十部伎今
通典所載十部之樂舞扶南樂祗有天竺樂是見南
蠻樂其後分爲立坐二部立坐部伎有八部一安樂周
平齊所作周代謂之城舞二太平樂亦爲之五方師
子舞三破陣々樂四慶善樂五大定樂亦謂之八紘
同軌樂太宗平遼時作也六上元樂高宗所作也七
聖壽樂太后所作舞時行列成字々有聖超千古道
泰百王皇帝萬年寶作彌昌人先聖樂玄宗所造自
安樂已下每奏皆擂大鼓同用龜玆樂並立奏之其
大定樂加以金鉦雅慶善樂獨用西凉樂最爲閑雅
其破陣上元慶善三舞皆易其衣冠合之鐘磬以享
郊廟自天后臨朝此禮遂廢神龍二年八月勅立部
伎舞人以後更不得改補入諸色授坐部伎有六部
一讌樂張文收所作也又分爲四部有景雲慶善破
陣承天等樂二長壽樂武太后長壽年所作三天壽
授樂武太后天授年所作四鳥歌萬歲樂武太后所
作因養吉了鳥嘗稱萬歲故爲樂以像之五龍池樂
玄宗所作帝在藩邸時居崇慶坊宅中經雨地忽爲
池及即位以宅爲宮故爲樂以樂其祥六小破陣樂
玄宗所作生于立部伎舞用四人被之金甲自長已
下皆用龜玆樂人皆著靴唯龍池用雅樂而舞鐘磬
舞人盡躡履行其樂章又有破陣樂詞七首中和樂
詞五首五方師子詞五首南詳舞聖樂詞五首聖壽
荷皇恩詞樂四首聖壽樂詞四首大定樂詞六首上
元樂詞一十五首文武順聖樂詞九首正觀末有裴
神符者妙解琵琶作聖蠻奴大鳳傾盃樂三曲聲度
清美太宗深愛之高宗末其伎遂咸于是詔天后至

神龍之際大增加立坐部伎部諸舞尋亦廢之

清樂

清樂九代之遺聲其始即清商三調是也並漢氏已來舊曲樂器製度并諸歌章古調與魏　　　者皆被史籍自晉氏播遷其音分散不復存于內地符堅滅涼得之傳于前後二秦及宋武定關中收之入于江南及隋平陳後獲之隋文聽之善其節奏曰此華夏正聲也因更損益去其哀怨考而補之乃置清商署總謂之清樂至煬帝乃立清樂西涼等為九部隋室喪亂日益淪缺天后朝猶有六十三曲合其詞者有白雪公莫巴渝明君明之君鐸舞白鳩子夜吳声四時歌前溪阿子歡聞團扇懊惱白紵玉樹後庭花春江花春江月夜長史變丁督護讀曲烏夜啼石城莫愁襄陽栖烏夜飛估客揚叛兒雅歌驍壺常林歡三洲採桑堂堂泛龍舟等三十二曲明之君雅歌各二首四時歌四首合三十七首又七曲有聲無詞上林鳳鶵平調清調瑟調平折命嘯通前四十四篇在焉見通無當江南之巾舞白紵巴渝等衣服各異至梁武改者之宋以江左諸曲謠哇然而從容雅緩猶有士君子之風焉自長安年以後朝廷不重古曲工伎漸缺能合于管絃者惟明君揚叛驍壺春歌白雪堂堂春江花月夜等八曲舊樂章多或數百言明君尚能四十言今所傳二十六宮漸漸訛失與吳音轉遠宜取于吳人使之傳習開元中有歌工李郎子比人也聲調已失云學于前才生郎子亡後清樂雅歌一曲詞典而音雅自周隋以來多用西涼樂鼓舞曲多用龜茲樂其曲度皆時俗所知也唯瑟家猶楚漢声及清調瑟蔡邕五弄謂之九弄惟磬獨存非朝廷郊廟所用故不載自唐虞迄三代舞用國子樂用瞽師漢魏後皆以賤隸為之惟雅樂尚選良家子國家每歲閱司農戶容儀端正者歸之太樂與前代樂戶聲人歷代滋多至于萬數

散樂

散樂者歷代有之其名不一非部伍之聲俳優歌舞雜奏總謂之百戲跳鈴擲劍透梯戲繩緣竿弄拋珠大面撥頭窟礧子及幻伎激水化魚龍齊王捲衣笮鼠夏育扛鼎巨象行乳神龜負岳桂樹白雲畫地成以之類至于斷手足剔腸胃之術自漢安帝幼伎始入中國其後或有或亡至國初通西域復有之高宗惡其驚俗勅西域關津不令入中國其百戲後魏道

武明元二帝增修之每大設于殿前後周武帝保定初罷之至宣帝復召之作殿庭晝夜不息隋文時並放遣之煬帝大業二年又總追集于東都命太常教習每歲正月于建國門內廊八里為戲場百官起棚夾觀昏以繼曉十五日而罷兩都各一親王主之自彈弦吹管以上萬八千人玄宗以其非正聲置教坊于禁以處之若尋常饗會先百其坐立部樂名太常上奏御注其下會曰先奏坐部伎次奏立部伎以奏蹀馬次奏散樂（然後奏部次第並取當時進止）舊制之內散樂一千人其數各繫諸州多少輪次隨月當番遇閏月六番人各徵資錢一百六十七文一補之後除考假輪年次外不得妄有破除正觀二十三年十二月詔諸州散樂太常上者留二百人餘並放還　神龍三年八月勅太常樂鼓吹散樂音声人並是諸色供奉乃祭祀陳設嚴警鹵簿等用須有矜恤宜免征徭雜科

破陣樂

正觀三年正月三日宴群臣奏秦王破陣樂之曲太宗謂侍臣曰朕昔在藩邸屢有征伐世間遂有此歌豈意今日登于雅樂然其發揚蹈厲雖異文容功業由之致有今日所以被于樂章示不忘本也尚書右僕射封德彝進曰陛下以聖武戡難立極安人功成化定陳樂象德寔弘濟之盛烈為將來之壯觀文容習儀其得為此太宗曰朕雖武功定天下終當以文德綏海內文武之道各隨其時公謂文容不如蹈厲斯為過矣七年正月七日上製破陣樂舞左圓右方先偏後伍魚麗鵝貫箕張翼舒交錯屈伸首尾回互以象戰陣之形起居郎呂才依圖教樂工一百二十人披甲執戟而習之九舞三變每變為四陣有來往疾徐擊刺之象以應歌節數日而就其後令魏徵虞世南褚亮李百藥改制歌詞更名七德之舞十五日奏之于庭觀者覩其抑揚蹈厲莫不扼腕踴躍懍然震悚武臣列將咸上壽云此舞皆陛下百戰百勝之形容于是咸稱萬歲

永徽二年十一月二日上祀南郊黃門侍郎宇文節奏言依舊儀明日朝羣臣陳樂懸請奏九部樂上曰披甲而舞者情不忍觀所司更不宜設言訖慘愴久之至顯慶元年正月一十五日詔改破陣樂舞為神功破陣樂臣儀鳳三年七月八日上在九成宮咸亨殿宴韓王元嘉霍王元軌及南北軍將軍等樂作太常少卿韋萬石奏言破陣樂舞者是皇祚發跡所由

宣揚祖宗盛烈傳之于後永永無窮自太皇臨御四
海寢而不作既緣聖情感愴羣臣不敢開言臣忝職
樂司廢缺是懼依禮祭之日天子親總干戚以舞先
祖之樂與天子同樂也今破陣樂久廢群下無所稱
述將何以發孝思之情臣望每大晏會先奏此舞以
先祖宗之功烈上瞿然改容俯遂所請樂闋上歔欷
久之顧謂韓王等曰不見此樂垂三十年乍此觀聽
實深哀感追思往日王業艱難朕今嗣守洪業豈可
忘武功也古人云富貴不與驕奢為期而驕奢自至
朕謂時見此舞以自誡既無盈滿之過非謂歡樂陳
奏之耳侍臣咸稱萬歲先是每奏神功破陣樂及功
成慶善樂二舞上皆立對至永淳元年二月太常博
士裴守貞議曰竊惟二舞肇興謳吟攸屬義均韶夏
用兼賓祭皆祖宗盛德而子孫享之詳覽傳記未有
皇王立觀之禮況升中大事華夷必集九服仰垂拱
之安百蠻懷率舞之慶甄陶化育莫非神化豈于樂
府别中嚴敬臣等議每奏二舞時天皇不合起立詔
從之

慶善樂

正觀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幸慶善宮在武功縣即高祖旧宅也宴
從臣于渭濱其宮即大樂降誕之所上賦詩十韻云
壽丘惟舊跡酆邑乃前基粵余承累聖懸弧亦在茲
弱齡逢運改提劍鬱匡時指麾八荒定懷柔萬國夷
梯山咸入款駕海亦來思單于陪武帳日逐衛文梘
端扆朝四岳無為任百司霜節明秋景輕冰結水湄
芸黄遍原隰禾穎即京坻共樂還鄉宴歡比大風詩
賞賜閭里有同漢之宛沛焉于是起居郎吕才播于
樂府被之管弦名曰功成慶善樂之曲令童兒八佾
皆冠進德冠紫袴褶為九功之舞每名馬讌及國有
大慶與七德之舞皆進于庭

諸樂

太常梨園別教院法歌樂章曲等王昭君樂章思歸
樂一章傾盃樂一章破陣樂一章聖明樂一章五更
轉樂章玉樹後庭花樂章從龍舟樂章萬歲長生樂
樂章飲酒樂一章鬭百草樂章雲韶樂章二十章諸樂
並不言調數目者 上雲曲自然真仙曲明一曲難思曲平珠
曲無為曲有道曲調元曲立政曲獻壽曲高明曲闡
大曲儀鳳曲同和曲閑雅曲多稼曲金鏡曲
正觀四年景雲見河水清協律郎張文收採古朱雁
才天馬之義制景雲河清歌曰讌樂奏之管弦為諸

樂之首（今元會第一奏者是也）

顯慶二年以琴中雅曲古人歌之近代以來此聲頓絕令所司修習舊曲至三年十月八日太常丞呂才奏按張華博物志白雪是天帝使素女鼓五絃琴曲名以其調高人和遂寡自宋玉以來迄今千祀未有能歌白雪曲者臣令准勑依琴中舊曲定其宮商然後教習並合于歌輙以御製雪詩爲白雪歌詞又樂府奏正曲之後皆有送曲聲君臣　賡事彰前史輙取侍中許敬宗等奉賀雪詩十六首以爲送聲各十六節上善之仍付太常編于樂府　龍朔元年三月一日召李勣任雅相許圉師張廷師蘇定方阿史那忠于闐王伏闍雄上官儀等宴于征遼東城門觀屯營新教之舞名之一戎大定樂皆新征遼東以象用武之勢調露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御洛城南樓賜宴太常奏六合還淳之舞

延載元年正月二十三日製越古長年樂一曲大足元年天后幸京師同州刺史蘇瓌進聖王還京樂舞御衛宮樓觀之賜以束帛令編于樂府

天寶十三載七月十日改諸樂名

太簇宮時號沙陀調龜茲佛曲改爲金華洞真因度王改爲歸聖曲承天順天景雲君臣相遇九真九仙天册永昌樂永代樂慶雲樂東樂長壽樂　及萬國歡封禪曜日光舍佛兒胡歌改爲欽明引河東婆改爲藥山蔚俱倫僕改爲寶倫光色俱騰改爲紫雲騰摩醯首羅改爲歸真火羅鶻鴿盐改日蛤盐羅刹末羅改爲合浦明珠急苏駿改爲無疆壽莫刹耶改爲玉京春阿箇樂陀改爲天元昭慶急急兹佛曲改爲急金華洞真蘇莫遮改爲萬宇清舞仙鶴乞婆婆改爲仙雲昇

太簇商時號太食調破陣樂大定樂英雄樂歡心樂山香年年樂武城昊平樂輿明樂黃驄騾人天雲倦白雲遼帝釋婆野婆改爲九野歡優師改爲泛金波半射改爲高唐雲半射改爲祲改爲慶惟新耶婆色鷄改爲師巖寶鷄野鵲盐改爲神鵲盐捺利梵改爲布陽春蘇禪

太簇羽時號般涉調大和萬壽樂天統九勝樂元妃貞元妃急元妃太監女采樂貞女采樂貞女采樂山水白鶴郎刺耶改爲芳桂林移師都改爲大仙都借沙魚改爲躍泉魚俱倫毗改爲日重輪蘇剌耶改爲未央年比鉢羅改爲芳桂苑達磨支改爲泛蘭叢悉

伱都改為瓊臺花春揚柳天禽寶引蘇利邪胡波改
為寶廷引
太簇角大同樂六合來庭安平樂戎服來賓安公子
紅藍花　林鍾宮時號道調道曲垂拱樂萬國歡
九仙步虛飛仙景雲欽明引玉京寶輪光曜日光紫
雲騰山剛改為神仙急火鳳改為舞鹽
林鍾商時號小食調天地大寶迎天歡心樂太平樂
破陣樂五更轉聖明樂奏白雲陵波神九成樂汎龍
舟月殿禪曲英雄樂山鄉會羅仙迎祥翊聖司晨寶
雞九野歡詫陵加胡歌改來賓引胡殘改儀鳳蘇羅
密改昇朝朝陽墳婆特改芳花堤撥洛背陵改為北
戎還淳汎金波借席改為金風厥磨賊改為慶淳風
慶惟新
林鍾羽時號平調火鳳真火鳳舞媚娘長命西河三
臺監行天急行天濮陽女神白馬春揚柳無愁改為
長領因地利支胡歌改為玉闕引大仙都春臺東秫
羅為祥雲飛文明新造勝蠻奴改為塞塵清
林鍾角調紅藍花綠沉杯赤白桃李花大白紵堂一
十二時天下兵改為符來蘇黃鍾改宮大封山樂
黃鍾商時號越調破陣樂天授樂無為傾盃樂文武
九華急九華大疊瑞蟬曲比樂歸淳慶淳風杜蘭烏
多田改為蘭炎老壽改為長寶壽春鶯囀吹急蘭山
高麗改為來賓引初婆地胡歌改為靜邊引婆羅門
改為霓裳羽衣歸思達年雞胡歌改為金方引昇朝
陽三部羅改為三輔安黃鍾羽時號黃鍾調火鳳春
揚柳飛仙大仙都天統思歸達菩提梵改為祠洞靈
章明鳳樂直明鳳阿藍推百舌鳥放馬濮陽女中呂
商時號雙調破陣樂太平樂傾盃樂大輔樂迎天樂
蟬曲山香月殿大百歲老壽改為天長寶壽五更轉
同昌還城樂慶惟新金風泛金波司晨寶雞金方引
俱磨尼佛改紫府洞真神雀鹽北洛歸淳
南呂商時號水破陣樂九野歡泛金波凌神昇朝陽
蘇莫遮欽心樂蟬曲來賀引天地大寶五更轉
金風調蘇莫遮改為感皇恩日天月天風天木天火
天五天婆伽兒改為流水芳菲
司空國中左相希烈奏中使輔璆琳至奉宣進止令
臣將新曲名一本立石刊于太常寺者今既傳之樂
府勒左墅珉仍望宣付所司頒示中外勅旨所請依
正元三年四月河東節度使馬燧獻定難曲御麟德
殿閱試之十二年十二月昭義節度使王虔休獻繼

天誕聖樂表曰臣伏見開元中天長節是日四海歡娛萬方獻壽切以陛下降誕之辰有惟新之曲適遇知音臣遣成綴天誕聖樂一曲大抵以宮爲調表五音之奉君也以土爲德知五運之居中也凡二十四遍法二十四氣而成一歲之功也不聞慆遝之聲以什中和之樂其曲譜同進上先是太常大劉玠流落至潞州慶休因令造此曲以進今中和樂起于此

十四年二月上自制中和舞是也又奏九部樂及禁中歌舞妓者十數人布列在庭上製中春麟德殿會百僚觀新樂詩仍令太子書示百官序曰朕以中春之首紀爲令節聽政之暇韻于詩歌象中和之容作中和之舞聊復成篇以言其志詩曰芳歲肇嘉節物華當仲春乾坤既昭泰烟景含氤氳德淺荷玄貺樂成思治人前庭列鍾鼓廣殿延群臣八卦隨舞意五音轉曲新頓非咸池奏庶叶南風薰式宴禮所重浹歡情必均同和詩在茲萬國希可親中書門下等稱賀謝賜觀製中和樂詩請付所司頒示天下仍編入樂府之中可之

大和八年十月宣太常寺準雲韶樂舊用人數令于本寺閱集進來者至開成元年十月數成其年太常卿李程進上至三年武德司奉宣索雲韶樂縣圖二軸進上光化四年正月宴于保寧殿上制曲名曰讚成功時盐州雄毅軍使孫德昭等殺劉季述帝反正乃制曲以褒之仍作樊噲排君難戲以樂焉

四夷樂

周禮鞮氏掌四方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和而歌之讌亦如之國家以周隋之後與陳比齊接近故音聲歌舞雜有四方云

東夷二國 高麗 百濟

高麗百濟樂宋朝初得之至後魏太武滅北燕亦得之而未具周武滅齊威振海外二國各獻其樂周人列于樂部謂之國伎隋文平陳及文康禮曲俱得之百濟正觀中滅二國盡得其樂至天后時高麗樂猶二十五曲正元末唯能習一曲衣服亦漸失其本風失其百濟至中宗時工人死散開元中岐王範爲太常卿復奏置焉文康禮曲者東晉庾亮殁後伎人所作因以亮謚爲樂之名流入樂府至正觀十一年熙去之今亡矣

南國諸侯 扶南 南詔 天竺 驃國

扶南天竺二國樂隋代全用天竺列于樂部不用扶

南因煬帝平林邑國獲扶南工人及其匏琴付隨不可用但以天竺樂轉寫其聲

南詔樂正元十六年正月南詔異牟尋作奉聖樂舞因西川押雲南八國使韋皐以進時御麟德殿以閱之竺驃國樂正元十八年正月驃國王來獻凡有十二曲以樂工三十五人來朝樂曲皆演釋氏經論之詞驃國在雲南西與天竺國相近故樂多演釋氏之詞每為曲皆齊聲唱各以兩手十指齊開齊斂為赴節之狀一指一仰未嘗不相對有類中國柘枝舞驃一作僄其西別有弥臣國樂舞亦與驃國同多習此伎以樂後制使袁滋郗士美至南詔並皆見此樂

西戎五國 高昌 康國 龜茲 安國 部勒

高昌樂西魏與高昌通始有此樂至隋開皇六年來獻聖明曲至太宗朝討其國盡其得樂（事見十部伎門也）龜茲樂自呂光破龜茲得其聲呂氏亡其樂分散至後魏有中原復獲之至隋有兩國龜茲之號凡三部開元中大盛于時曹婆羅門者累代相承傳其業至孫妙達尤為北齊文宣帝愛之每彈常自擊胡鼓和之及周武帝娉突厥女為后西域諸國皆來賀遂荐有龜茲部勒康國安國之樂

北狄三國 鮮卑 吐谷渾 部落稽

北狄樂皆馬上樂也鼓吹本軍旅之音自漢以來揔隸鼓吹署至後魏始有此歌即魏史所謂真人歌是也周隋之代與西涼樂雜奏今存者五十三章其名目可解者數章而已（鮮在通典）按今太角即後魏簸邏迴是也其曲多可汗之詞又吐谷渾亦鮮卑別種之歌曲皆鮮卑匈奴中出也但虜音不可曉耳與北歌較之其音異開元中歌工長孫元忠習北歌相傳如此雖譯者不能通知其詞虜者既難曉雖久亦失其琢唯琴有胡笳之聲大角者今吾所掌工人謂之角手備鼓吹之列

唐會要卷第三十三

唐會要卷第三十四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暨修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實封四百戶

臣王溥纂

論樂　雜錄

論樂

武德元年六月二十四日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書曰百戲散樂本非正聲有隋之末大見崇用此謂淫風不可不改近者太常官司于人間借女帬襦五百餘具以充散樂之服云擬于玄武門遊戲切恐量非貽厥孫謀為萬世法也又論語曰樂則韶舞以此言之散樂定非功成之樂如臣愚見請並廢之則天下幸甚至其年十月拜舞人安比奴為散騎侍郎既在朝列禮部尚書李綱諫曰臣按周禮大樂胥不得參于士伍雖復才如子野妙等師襄皆終身繼世必不易其業故魏武帝欲使禰衡擊鼓先解朝服露體而擊之曰不敢以先生之法服為伶人衣惟齊末高緯封曹妙達為王安馬駒為開府有國家者以為殷鑒今新定天下之業起義功臣行賞未徧高才碩學尤滯草萊而先令胡舞致位五品鳴玉曳組趍馳廊廟恐非創規模貽子孫之道也

四年九月二十九日詔太常樂人本因罪譴沒入官者藝比伶官前代以來轉相承襲或有衣冠繼緒公卿子孫一霑此色累世不改婚姻絕于士庶名籍異于編甿大耻深疵良可矜愍其大樂鼓吹諸舊樂人年月已久時代遷移宜並蠲除一同民例但音律之伎積學所成傳授之人不可頓闕仍令依舊本司上下若已經仕宦先入班流勿更追補各從品秩自武德元年配充樂戶者不在此例樂工之雜士流自茲始也太常卿竇誕又奏用音声博士皆為大樂鼓吹官僚于後箏簧琵琶人白明達　夫等積勞計考並至大官自是声伎入流品者蓋以百數

正觀六年監察御史馬周上疏曰臣聞致化之道在于求賢審官為政之本必于揚清激濁故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是言慎舉之為重也臣見王長通白明達本自樂工輿皁雜類韋槃提斛斯正則更無他材解獨調來格今陛下以服未一周久停六律稽象德于太廟寢祈福于近郊何以昭永歷于上玄停成功于先聖考之典禮恐或未安臣以漢魏喪禮以日易月者蓋為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

樂必崩是也以樂因陽來禮由陰作樂崩則陽伏禮
廢則陰慝風雨或違菜蕨遂闕豈　之祠有謗兆庶
于是不安所以度諫閣之舊儀遵遣時之新禮斯實
符至公于天下割臣痛于私情祈社稷之永安康宗
廟之長享孝道之大何以加之使漢魏之禮未懸則
當自我作古況其得禮之變詎可越而不從伏請依
太常所請許其教習其年正月享西京太廟太樂令
裴知古謂萬年令元行冲曰金石諧和當有吉慶之
事其在唐室子孫乎其月中宗即位復國為唐二年
三月并州清源縣尉呂元太上疏曰比見都邑城市
相率為渾脫駿馬胡服名為蘇莫遮旗鼓相當軍陣
之勢也騰逐喧譟戰爭之象也錦繡誇競害女工也
徵斂貧弱傷政體也胡服相效非雅樂也渾脫為號
非美名也安可以禮儀之朝法虜之俗軍陣之勢列
庭闕之下切見諸王亦有此好自家刑國豈若是也
詩云京邑翼〻四方是則非先王之禮樂而將則四
方者斯實愚臣之所未諭也夫樂者動天地感鬼神
移風易俗布德施化重犬戎之曲不足以移風也非
宮商之度不足以易俗也無八佾之制不足以布德
也非六代之樂不足以施化也四者無一何以教人

臣本凡愚不識忌諱忠于國者以臣為讜言佞于朝
者以臣為誹謗惟陛下少留意焉
先天元年正月皇太子令宮臣就率更寺閱女樂太
子舍人賈曾諫曰臣聞作樂崇德以感人神韶夏有
容咸英有節婦人媟黷無厠其間者昔魯用孔子幾
致于霸齊人懼之饋以女樂魯君既受孔子遂行戎
有由余秦強國富秦人反間遺之女樂戎王耽悅由
余乃奔斯則大聖名賢疾之已久矣良以婦人為樂
必務治容哇奴動心蠱惑喪志上行下效淫俗將成
敗國亂人寔由茲起殿下監撫餘閑宴賜多豫後庭
妓樂蠱惑有之至于所司教習彰示羣僚謾妓淫聲
寔虧睿化伏願並令禁斷至　開元二年八月七日
勑自有隋頹靡
繼使衛鄭齊華有能可取止可厚
賜錢帛以富其家豈得列在士流過授官爵遂使朝
會之位萬國來庭鄉子伶人鳴玉曳綬與夫朝賢君
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臣切恥之岑文本謂所親曰我見馬君論事多
矣援引事類抑揚古今舉要刪蕪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加一言不可減昔之蘇張終賈之儔耳
永徽元年正月有司奏依禮祀郊廟皆奏宮懸比停
教習恐致廢忘伏尋故實兩漢升祔之後庶事如故

國之大禮祀典爲先今既踰年理宜從吉者不難習寔慮不調誠敬有虧致招罪責並從之

上元元年九月高宗御含元殿東翔鸞閣大酺當時京城四縣及太常音樂分爲東西朋雍王賢爲東朋王顯爲西朋務以角勝爲樂中書侍郎郝處俊諫曰臣聞禮所以示童子無誑者恐其欺詐之心生也伏以二王春秋尚少意趣未定當須推多尚美相待如一今忽分爲朋造相誇競且俳優小人言辭無度酣樂之後難爲禁斷恐其各爭勝負譏誚失禮非所以遵仁義示和睦也上矍然曰卿之遠識非衆人所及也遂令止之調露二年皇太子使樂工于東宮新作寶慶之曲成命工者奏于太清觀始平縣令李嗣眞謂道士劉槩輔儼曰此樂宮商不和君臣相阻之徵也角徵失位父子不協之兆也殺聲既多哀調又苦若國家無事太子受其咎矣居數月而皇太子廢爲庶人槩儼奏其事擢嗣眞爲太常丞使知五禮儀注嗣眞私謂人曰禍猶未已主不親庶務事無巨細決于中宮將權與人收之不易宗室雖衆皆在散位居中制外其勢不敵我恐諸王藩翰 爲中宮所蹂踐矣有隋以來樂府有堂堂之曲再言堂者是唐氏再受命也中宮僭擅復歸子孫則爲再受命矣近日閭里又有側堂堂撓堂堂之謠側者不正之辭撓者不安之稱我見患難之作不復久矣

神龍元年正月給事中嚴善思上表曰臣伏見太常奏公除後請習樂以供郊廟事祀奉勅不允臣與衆官詳審以爲樂府氣化所以感天地動鬼神調五行均四序故哲王垂制救之樂章六變而神祇降饗九成而祖考今時政凋缺徵聲遍于鄭衛衍色矜于燕趙廣場角牴長袖從風聚而觀之寖以成俗所以戎王奪志夫子遂行也朕方大變澆訛用除災蠹春蒐技樂事切驕淫傷風害政莫斯爲甚既違令式尤宜禁斷

二年正月胡僧婆陀請開方門燃百千燈其夜太上皇御安福樓門觀樂凡四日方罷是月又追作先天元年大酺太上皇御諸樓觀之以夜繼晝盡月不息左拾遺嚴挺之疏諫乃止大曆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禮儀使吏部尚書顏眞卿奏謹按周禮大司樂職云諸侯薨令去樂大臣死令弛樂鄭注云謂藏之弛謂釋下也是知哀輕者則釋哀重者則 又晉元后秋崩武帝至寶元年饗萬國不設樂晉博士孔恢議

朝廷　懸而不樂怏以為宜郡三縣設樂既不作則
不宜懸國喪尚近謂金石不可陳于庭伏請三年未
畢朝會不設懸如有大臣薨殁則量事輕重懸而不
作勅付所司永正元年十月太常奏內外公私聲樂
祠等漢魏已來既葬祔廟之後皆復其常朝行之以
為故事今德宗皇帝用十一月四日行升祔之禮訖
事請皆如舊詔可

雜録

武德元年拍國參軍盧子年獻琵琶萬年縣法曹孫
伏伽上疏曰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動則左史書
之言則右史書之既為竹帛所拘進情不慎盧子年
所獻類蒙賞勞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
非王臣陛下必有所欲何求不得陛下所少者豈此
物哉

顯慶元年正月御安福門觀大酺有伎人欲持刀自
刺以為幻戲詔禁之

龍朔元年正月禁娼人倡優雜戲皇后所請也二月
六日勅太常寺六日停教音樂太宗皇帝文德皇后
忌日故也

乾封元年五月勅音聲人及樂戶祖母老病應侍者
取家內中男及丁壯好手者充若無所取　丁其本
文樂署博士及別教子弟應充侍者先取戶內人及
近親充

如意元年五月二十八日內教坊改為雲韶府內文
學館教坊武德以來置在禁門內

神龍二年三月并州請源縣尉呂元泰上疏曰臣謹
按洪範曰謀　君能謀事則燠寒順之何必裸露
形體澆灌衢路鼓舞跳躍而索寒也禮曰立秋之月
行夏令則寒暑不節夫陰陽不調政令之失也休咎
之意君臣之感也理均影響可不戒哉

其年九月勅三品已上聽有女樂一部五品已上女
樂不過三人皆不得有鍾磬樂令凡教樂淫聲過聲
凶聲慢聲皆禁之淫聲者若鄭衛過聲失哀樂之節
凶聲者亡國之音若桑間濮上者慢聲惰慢不恭之
聲也

景雲三年左拾遺韓朝宗諫曰傳曰辛有適伊川見
被髮野祭者曰不及百年此期戎乎其禮先亡矣後
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以其中國之人習戎狄之
事一言以貫百代可知今之乞寒濫觴胡俗伏乞三
思籌其所以至先天二年十月中書令張說諫曰韓

宣子適魯見周禮而歎孔子會齊數倡優之罪列國如此況大朝乎今外國請賀選使朝謁所望接以礼樂示以兵威雖曰戎狄不可輕易焉知無駒支之辯由余之賢哉且乞寒潑胡未聞典故裸體跳足盛德何觀揮水投泥失容斯甚法殊魯禮褻比齊優恐子羽柔遠之義樽俎折衝之道願擇蒭言特罷此戲至

開元元年十月七日勅臘月乞寒外蕃所出漸浸成俗因循已久自今已後無問蕃漢即宜禁斷

開元二年上以天下無事聽政之暇于梨園自教法曲必盡其妙謂之皇帝梨園子弟

其年十月六日勅散樂巡村特宜禁斷如此有犯者并容止主人及村正決三十所由官附考奏其散樂人仍遞送本貫入重役

二十三年勅內教坊博士及弟子須留長教者聽用資錢陪其所留人數本司量定申者為簿音聲內教坊博士及曹第一第二博士房悉免雜徭本司不得驅使人音聲人得五品已上勳依令應除簿者非因征討得勳不在除簿之列

天寶十載九月二日勅五品已上正員清官諸道節度使及太守等並聽當家畜絲竹以展歡娛行樂盛時覃中外

大曆十四年五月詔罷梨園伶使及官冗食三百餘人留者隸太常

永正元年九月詔除教坊樂人授正員官之制

元和五年二月宰臣奏請不禁公私樂從之時以用兵權令斷樂宰臣以為大過故有是請至六月六日詔減教坊樂官衣糧

六年太子少傅兼判太常卿鄭餘慶奏太常習樂請復用大鼓從之先是德宗自南山還宮緣有懷光吐蕃之虞都下人情驚擾遂詔太常習樂去大鼓至是復用之

八年四月詔除借宣徽院樂人官宅制自正元以來選樂工三十餘人出入禁中號宣徽長入供奉皆假以官第每奏伎樂稱旨輒厚賜之及上即位令分番上下更無他錫至是敕所借其年十月汴州節度使韓弘惟獻聖朝萬歲樂曲譜凡三百首

十四年正月詔徙仗內教于布政里十五年賜教坊本錢五千貫文

長慶四年三月賜教坊樂官綾絹三千百五疋又賜錢一萬貫以備行幸樂官十三人並賜紫衣魚袋

其年八月以太常卿趙宗儒爲太子少師先是太常有師子五方之色非膏朝聘饗不作焉至是教坊以牒取之宗儒不敢違以狀白宰相以事正有司不合關白而宗儒憂恐不已宰相責以怯懦故換秩焉

寶曆二年九月京兆府奏伏見諸道方鎮下至州縣軍鎮皆置音樂以爲歡娛豈惟誇盛軍戎實因接待賓旅伏以府司每年重陽上巳兩度　及大臣出領藩鎮皆須求雇教坊音聲以申宴餞今請自于當府當已錢中每年方圓三二十千以充前件樂人衣粮伏請不令教坊收管所冀公私永便從之　京兆尹劉栖楚所請也栖楚出河北　率不讀書史乖于識曾不知從前非物力不足而闕于制置也蓋以京邑四方取則之地務繁權重豈以聲樂倡優方鎮宴遊雜爲事哉失之甚矣屬宰臣有黨于栖楚者遂可其奏時議惜之

大和九年文宗以教坊副使雲朝霞善吹笛新聲變律深愜上旨自左驍衛將軍宣授兼　府司馬宰臣奏府　府司馬品高郎官不可授伶人上面稱朝霞之善左補闕魏謩上疏論奏乃改授潤州司馬

開成三年四月改法曲爲仙韶曲仍以今官所處爲仙韶院　四年三月勅每月賜仙韶院樂官料錢一千貫文支用不盡令數內宜停三百貫文

會昌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勅鄭文京畿諸院太常樂及金吾角手今後只免正身一人差使其家丁並不在影庇限

三年十二月京兆府奏近日坊市聚會或動音樂皆被臺府及軍司所由恐動妄有申聞自今以後請皆禁斷從之大中六年十二月右巡使盧潘等奏准四年八月宣約教坊音聲人于新授觀察節度使處求乞自今以後許巡司府州縣等捉獲如是屬諸使有牒送本管仍請宣付教坊司爲遵守依奏

咸通中伶官李可及善音律尤能轉喉爲新聲辭聽者無倦京師屠沽少年效謂之拍彈時同昌公主除喪懿宗與郭妃悼之可及爲歎百年舞曲舞人皆盛飾珠翠仍畫魚龍地衣以列之曲終樂闋珠翠覆地詞語悽惻聞者流涕又常于安國寺作菩薩蠻舞上益憐之可及常爲子娶婦帝賜酒二銀樽啟之乃金翠也時宰相曹確中尉李屢論之懿宗不納至僖宗即位宰相崔彥昭奏逐死于嶺表

唐會要卷第三十四

唐會要卷第三十五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實封四百戶臣王溥纂

學校　褒崇先聖（先師已下附）　釋奠

經籍　書法

學校

武德元年十一月四日詔皇族子孫及功臣子弟于祕書外省別立小學　貞觀五年以後太宗數幸國學太學遂增築學舍一千二百間國學太學四門亦增生員其書 等各置博士凡三千二百六十員其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以經業無何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于是國學之內八千餘人國學之盛近古未有

光宅二年拜州　陳子昂上疏曰臣竊獨有私恨者陛下方欲興崇大化而不知國家太學之廢積以歲月久矣學堂蕪穢略無以詩書禮樂　聞習者陛下明詔尚未及之愚臣所以私恨也臣聞天子立太學所以聚天下賢英為政之首故君臣上下之禮于是興焉揖讓樽俎之節于此生焉是以天子得賢臣由此也今則荒廢委而不論而欲睦人倫興禮讓失之于本而求之于末豈可得哉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奈何天子之政而　禮樂哉陛下何不詔天下胄子使歸太學而習業乎斯亦國家之大務也

聖曆二年十月鳳閣舍人韋嗣立上疏曰臣聞禮記曰化人成習俗必由乎學學之于人其用蓋博故立太學以教于國設庠序以化于邑王之諸子卿大夫士之子及國俊選皆造焉故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學而成者國家自永淳以來二十餘載禮樂廢散胄子衰缺時輕儒學之官莫存章句之道貴門後進競以僥倖升堂寒族常流復因凌替毀業考試之際秀茂罕發驗之臨人何以從政又垂拱以後文明在辰盛典鴻休日書月至因藉際會入仕尤多陛下誠能下明制發德音廣開庠序大敦學校三館生徒即令追集王公已下子弟不容別求仕進皆入國學服膺訓典崇飾館廟尊尚師儒盛陳奠菜之儀宏敦講說之會使士庶觀聽有所發揚弘獎道德于是乎在則四海之內靡然向風矣

神龍二年九月勅學生在學各以長幼爲序初入學
皆行束脩之禮于師國子本學各絹三疋四門學絹
二疋俊士及律書筭學州縣各絹一疋皆有酒酺其
束脩三分入博士二分助教以每年國子監所管學
生國子監試州縣學生當州試並選藝業優長者爲
試官仍長官監試其試者通計一年所受之業口問
大義十條得八已上爲上得六已上爲中得五以上
爲不及其學九年（律生六年）則不貢舉者並解退其徒縣
向州者年數下第並須通計服閱重仕者不在計限
不得改業

開元二十一年五月勅諸州縣學生年二十五已下
八品九品子若庶人生年二十一已下通一經已上及未
通經精神通悟有文詞史學者每年銓量舉送所司
簡試聽入四門學充俊士即諸州人省試不第情願
入學者聽國子監所管學生尚書省補州縣學生長
官補（州縣學生）諸州縣學生　習正業之外仍令兼習吉
凶禮公私有禮事處令示儀式餘皆不得輒使許百
姓任立私學其欲寄州縣受業者亦聽
二十六年正月十九日勅古者鄉有序黨有塾將以
弘長儒教誘進學徒化人成俗率由于是其天下州
縣每鄉之内各里置一學仍擇師資令其教授
正元三年正月右補闕宇文炫上言請京畿諸縣鄉
村廢寺並爲鄉學并上制書事二十餘件疏奏不報
大和七年八月勅教鄭文應公卿士族子弟取來年
正月以後不先入國學習業者不在應明經進士之
限
會昌五年正月制公卿百官子弟及京畿内士人寄
客修明經進士業者並宜隷于太學外　學及士
人並宜隷名所在官學

襃崇先聖（先師已下附）

武德二年六月一日詔曰盛德必祀義在方册達人
命世流慶後昆　姑姬旦　翊周邦創設禮樂大明
典憲啟生民之耳目窮法度之本源粤若宣尼天資
濬哲四科之數應代不刊三千之徒風流無歇惟茲
二聖道生人宗祀不脩孰明褒尚宜令有司于國子
監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仍博求其後具
以名聞詳考所宜當加爵土
正觀二年十二月尚書左僕射房玄齡國子博士朱
子奢建議云武德中詔釋奠于太學以周公爲先聖
孔子配享臣以周公尼父俱是聖人庠序置奠本緣

夫子故晉宋梁陳及隋大業故事皆以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歷代所行古人通允伏請停祭周公升夫子為先聖以顏回配享詔從之

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脩宣尼廟于兗州給戶二十充享祀焉

三十一年二月十五日詔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 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子慎何休王肅王輔嗣杜元凱范甯等二十一人代用其書垂于國胄自今有事于太學並令配享尼父廟堂

顯慶二年七月十一日太尉長孫無忌等議曰按新禮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未准正觀二十一年以孔子為先聖更以左丘明等二十一人與顏回俱配尼父于太學並為先師今據永徽令文改用周公為先聖遂黜孔子為先師顏回丘明並為從祀謹按禮記云凡學春官釋奠于先師鄭玄注曰官謂詩書禮樂之官也先師者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可以為師者又禮記曰始立學釋奠于先聖鄭玄注曰若周公孔子也據禮為定昭然自別聖則非周即孔師則偏善一經漢魏以來取舍各異顏回夫子互作先師宣父周公迭為先聖求其節文遞有得失所以正觀之末新降綸言依禮記之明文酌康成之奧說正夫子為先聖加衆儒為先師永垂制于後昆革往代之紕繆而今新令不詳制旨輙事刊改遂違明詔但成王年幼周公踐極制禮作樂功比帝王所以舜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為六君子又說明王孝道乃述周公嚴配此即姬旦鴻業合同王者祀之儒官就享實貶其功仲尼生衰周之末拯文喪之弊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弘聖教于六經闡儒風于千世故孟軻稱生靈以來一人而已自漢已降奕葉封侯崇奉其聖迄于今日胡可降茲上哲僻入先師且丘明之徒見行其學貶為從祀亦無故事今請改令從詔于義為先其周公仍依別禮配享武王詔從之

三年文宣王廟樂詔用宣和之舞國子博士范頵撰樂章

乾封元年正月三十日追贈孔子為太師至天授元年封孔子為隆道公揔章元年二月一日顏回贈太子少師曾參贈太子少保至太極元年二月十六日追贈顏回為太子太師曾參為太子太保並配享孔子廟至開元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詔曰弘我王

化在乎師儒能發此道啟迪含靈則生人以來未有，
如夫子者也所謂自天攸縱將聖多能德配乾坤身
揭日月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經美政教
移風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到于今受其賜不其
猗歟嗚呼楚王莫封魯公不用俾夫大聖才列陪臣
栖遑旅泊固可歎矣年祀寖遠光靈益彰雖大有褒
稱而未為崇峻不副于實人其謂何夫子既稱先聖
可追諡為文宣王令三公持節册命其後嗣褒聖侯
改封嗣文宣王皆周公南面夫子西面坐今位既有殊豈
宜依舊宜稱其隆典永作成式其兩京國子監及天
下諸州夫子南面坐十哲等東西行列且門人三千
見稱十哲褒夫衆美實越等夷暢玄聖之風規發人
倫之耳目豈宜褒贈以寵賢明其顏子既云亞聖須
優其秩(顏子贈兗國公閔子騫贈費伯冉伯牛贈鄆侯仲弓贈　侯冉有贈徐侯子路贈衛侯宰
我贈齊侯端木子貢贈黎侯子游贈吳侯卜子夏贈魏侯)又夫子格言參也稱魯
雖居七十之數不載四科之目　參乎十哲終未殊
于等倫久稽先旨俾循舊位庶乎禮得其序人
二十七日命尚書右丞相裴耀卿攝太尉持節就
國子廟册命畢所司奠祭亦如奠釋之禮又遣太子
少保崔琳往東都就廟行册禮二十一日勑兩京及

兗州舊宅廟像宜改服袞冕其州及縣廟宇既小但，
移南面不須改其衣服兩京樂用宮懸春秋二仲上
下令三公攝行事七十子亞宜追贈(曾參贈成伯顓孫師陳伯澹臺滅明江伯宓子賤單伯原憲原伯公冶長莒伯南宮适郯伯公皙哀郳伯曾蒧宿伯顏路杞伯商瞿蒙伯高柴共伯漆雕開滕伯公伯寮任伯司馬牛向伯樊遲　伯有若卞伯公西華邵伯巫馬期鄭伯梁鱣梁伯顏幸蕭伯冉孺郜伯曹卹豐伯伯虔鄒伯公孫龍黃伯冉季東平伯秦子南少梁伯漆雕哆武城伯顏子驕琅邪伯漆雕徒父須句伯駟赤北徵伯商澤睢陽伯石作蜀郈邑伯任不齊任城伯夏首亢伯公良孺東牟伯后處營丘伯秦冉彭衙伯奚容蒧下邳伯公肩定新田伯顏襄臨沂伯鄡單銅鞮伯句井疆淇陽伯罕父黑乘丘伯秦商上洛伯申黨邵陵伯公祖子之期思伯榮子期雩婁伯縣成鉅野伯左人郢臨淄伯燕伋漁陽伯鄭子徒滎陽伯秦非汧陽伯施常乘氏伯顏噲朱虛伯步叔乘淳于伯顏之僕東武伯原亢萊蕪伯樂欬昌平伯廉潔莒父伯顏何開陽伯叔仲會瑕丘伯狄黑臨濟伯邽巽平陸伯孔忠汶陽伯公西輿如重丘伯公西蒧祝阿伯)
制曰道可褒豈限今古追贈之典
旌德有焉夫子十哲之外曾參六十七人同升孔門
傳習經術子之四教爾實行之親授微言試揚大義
是稱達者不其盛歟欽若古風載崇立聖至于十哲
被寵章而曾子之倫未有　謂稱宜亞四科之士以
流五等之封俾與先師咸膺盛禮
神龍元年正月一日赦文諸州孔子廟堂有不向南
者改向正南其年五月二十八日制鄒魯之邑百戶
為太師隆道公采邑用供薦饗

太極元年詔給宣尼廟三十戶以供洒掃
開元八年三月十八日國子司業李元瓘奏言京國
子監廟堂先聖孔宣父配坐先師顔子　其像見生
立侍准禮授坐不立授立不跪況顔子道亞生知才
先入室改當配享其儀見立請據禮文合從坐侍又
四科弟子閔子騫等並服膺儒術親承聖教雖復列
像廟堂不參享祀謹　祠　何休等二十一賢猶
霑從祀豈有升堂入室之子獨不霑配享之餘望請
春秋釋奠列享在三十二賢之上七十子者則文翁
之壁尚不闕如有國庠遂無圖繪請令有司圖形于
壁兼為立贊庶敦勸儒風理列曾參孝道可崇獨授
經于夫子望准三十二賢從享詔曰顔回等十哲宜
為坐像悉令從祀曾參大孝德冠同列特為塑像坐
于十哲之　因圖畫七十弟子及三十二賢于廟壁
上以顔子亞聖親為製贊書于石仍令當朝文士分
為之贊題其壁焉
蘇氏曰記曰撿正觀顯慶年勅並稱三十二賢又
撿太極開元年勅郎稱三十二賢將前勅及學令
比類于服屬之下有　賢未知何年月附入
建中三年閏正月以文宣王三十七代孫齊卿為兗
州司馬襲文宣王
元和四年二月以文宣王三十八代孫惟昉為兗州
參軍十三年正月以文宣王三十八代孫惟晊襲文
宣王會昌二年十月以文宣王三十九代孫策為國
子監丞襲文宣王
大中三年十一月國子祭酒馮審奏文宣王廟始太
宗立之睿宗書額武后初政之日改篆題大周請削
去從之
大順元年二月宰臣兼國子祭酒孔緯奏文宣王祠
廟經兵火焚毁有司釋奠無所請內外之臣各于奉
官料錢上每一緍抽千文助修國學從之
釋奠
武德七年二月十七日幸國子學親臨釋奠引道士
沙門與博士雜相駁難久之
正觀十四年二月十日幸國子監親臨釋奠
二十年二月詔皇太子于國學釋奠于先聖先師皇
太子為初獻國子祭酒張後胤為亞獻光州刺史拇
司業趙弘智為終獻既而就講弘智演孝經忠臣孝
子之義右庶子許敬宗上四言詩以美其事
二十一年中書侍郎許敬宗等奏按禮記文王世子

凡學官春釋奠于先師鄭玄注曰官謂詩書禮樂之
官也彼謂四時之學將習其道故儒官釋奠各于其
師既非周家行禮所以不及先聖至于春秋二時合
樂之日則天子親學命有司典秩節攝祭先聖先師
焉秦漢釋奠無文可撿至于魏氏則使太常行事自
晉宋已降時有親行而學官為主全無典實且名國
學樂用軒懸罇俎威儀並皆官備在于臣下理不合
專況凡在小神猶皆遣使行禮釋奠既准中祀據理
必須稟命今後國學釋奠令國子祭酒為初獻況詞
稱皇帝謹遣仍令司業為亞獻國子博士為終獻其
諸州刺史為初獻上佐為亞獻博士為終獻縣學縣
令為初獻丞為亞獻博士既無秩請主簿通為終獻
若缺並以次差攝州縣釋奠既請遣刺史縣令親為
獻主望准祭社給明衣修附禮令為永式學令祭以
太牢樂用軒懸六佾之舞並登歌一部與大祭祀相
遍改用中丁州縣常用上丁無學祭用小牢
總章元二月二十九日皇太子弘釋奠于國學
開耀元年二月十九日皇太子釋奠國學
永隆二年二月皇太子親行釋奠之禮
景隆二年七月皇太子親釋奠于國學有司草儀注
令從臣皆乘馬著衣冠太子左庶子劉子玄進議曰
古者自大夫已上皆乘車而以馬為騑服魏晉已
降迄于隋世朝士又駕牛車至如李廣北征解鞍憩
息馬援南伐據鞍顧盼則鞍馬之故行于軍旅戎服
所乘貴于便習者也按江左官尚書郎而輒乘馬則
為御史所彈又顏延年罷官後好騎馬出入閭里當
世稱其放誕此則專車憑軾可擐朝衣單馬御鞍且
從褻服求之近古燃然之明驗也襃衣博帶革履高
冠本非馬上所施自是車中之服且言長裾廣袖襜
如翼如鳴珮紆組鏘鏘奕奕馳驟于風塵之內出入
于旌棨之間倘馬有驚逸人從顛墜遂使屬車之右
遺履不收清道之傍絓驂 續因以受嗤行路有損
威儀其乘馬衣冠切謂宜從廢改皇太子令付外宣
行仍編入令以為常式
太極元年二月二十八日皇太子親釋奠開講 延國
子司業褚無量執經
開元七年十一月十一日以貢舉人將謁先師質問
疑義勅皇太子及諸子宜行齒胄禮二十一日皇太
子謁先聖皇太子初獻亞獻終獻並以胄子充有歡
騎常侍褚無量講孝經并禮記文王太子篇初詔侍

中宋璟為亞獻中書侍郎蘇頲為終獻及臨享上思
齒胄之義乃改焉
十一年九月七日勅春秋二時釋奠諸州府並停牲
牢惟用酒脯自今已後永為常式
二十六年正月勅諸州鄉貢見訖令引就國子監謁
先師學官為之開講質問疑義所司設食弘文崇文
兩館學生及監內舉人亦聽參焉遂為常式每年行
之
二十八年二月五日勅文宣王廟春秋釋奠宜令三
公行禮著之常式二十日國子祭酒劉瑗奏准故事
釋奠之日群官道俗皆合赴監觀禮依故事著之常
式制可
建中三年二月國子司業歸崇敬奏上丁釋奠其日
准舊例合集朝官講論五經文義自大曆五年以前
常行不絕其年八月以後權停講論今既日逼恐須
復依舊奏正元二年二月釋奠自宰臣以下畢集于
國學〻官升講座陳五經大義及先聖之道九年九
月太常奏以十一月舉貢人謁先聖今與親享太廟
日同准六典上丁釋奠若與大祀同日即用中丁謁
先師請別擇日從之十五年四月歸崇敬為膳部郎
中奏時議每年春秋二時釋奠祝版御署訖北揖面
而立以為禮太重按大戴禮師尚父授周武王丹書
武王東面受之請恭酌輕重庶得其宜
元和九年十一月禮部貢院奏貢舉人見謁訖先師
准格學官為開講質定疑義常恭及致仕官觀禮舊
例至時舉奏詔宜謁先師餘權停自後雖每年舉奏
並不復行

經籍

武德五年秘書監令狐德棻奏今承喪亂之餘經籍
亡逸請購募遺書重加錢帛增置楷書專令繕寫數
年間群書畢備至正觀二年秘書監魏徵以喪亂之
後典章紛雜奏引學者校定四部書數年之間秘府
粲然畢備乾封元年十月十四日上以四部群書傳
寫訛謬並亦缺少乃詔東臺侍郎趙仁本兼蘭臺侍
郎李懷儼東臺舍人張文瓘等集儒學之士刊正
然後繕寫
文明元年十月勅兩京四庫書每年正月據舊書聞
奏每三年比部勾覆具官典及攝官替代之日據數
交領如有欠少即徵後人
景雲三年六月十七日以經籍多缺令京官有學行

者分行天下搜檢圖籍
開元三年右散騎常侍褚無量馬懷素侍宴言及内
庫及秘書墳籍上曰内庫書皆是太宗高宗前代舊
書省比日常令宫人主掌所有欠缺未能塡補篇卷
錯亂耳撿甚雜卿試爲朕排　至七年五月降勑于
秘書省昭文舘禮部國子監太常寺及諸司幷官及
百姓等就借寫之及整比四部書成上令百姓官人
入乾元殿東廊觀書無不驚駭七年九月勑比來書
籍缺亾及多錯亂良由簿曆不明綱維失錯或須披
閲難可披尋令麗正殿寫四庫書各于本庫每部爲
目録其有與四庫書名目不類者依劉歆七畧排爲
七志其經史子集及人文集以時代爲先後以品秩
爲次第其三教珠英旣有缺落宜依舊目隨文修補
十九年冬車駕發京師集賢院四庫書總八萬九千
卷經庫一萬三千七百五十二卷史庫二萬六千八
百二十卷子庫二萬一千五百四十八卷集庫一萬
七千九百六十卷其中雜有梁陳齊周及隋代古書
正觀永徽麟德乾封總章咸亨舊本　二十四年
十月車駕從東都還京有勑百司從官皆令減省集
賢書籍三分留一貯在東都至天寶三年六月四庫
更造見在庫書目經庫七千七百七十六卷史庫一
萬四千八百五十九卷子庫一萬六千二百八十七
卷集庫一萬五千七百二十卷從三年至十四年庫
續寫又一萬六千八百四十三卷天寶三年七月勑
先王令範莫越于唐虞上古遺書　稱于訓誥雖百
篇奥義前代或亡而六體奇文舊規尤在其爲書應
古體文字並依今字繕寫施行其舊本仍藏書府其
載十二月勑自今已後宜令天下家藏孝經一本精
勤教習學校之中倍加傳授州縣官長明申勸課焉
十一年十月勑秘書省檢覆四庫書與集賢院計會
塡寫
正元七年十二月秘書監包佶奏開元禮所與月令
相涉者請選通儒詳定從之
開成元年七月分察使奏秘書省四庫見在新舊書
籍共五萬六千四百七十六卷並無文集及新寫文
書自今已後所與補舊書及别寫新書並隨日校勘
並勒創立文案别置納曆隨月申臺並外察使每歲
末計課申數具状聞奏從之
太和三年正月秘書省據御史臺牒准開成元年七
月勑應寫書及校勘書籍至歲末聞奏者令勘揩書

等從今年正月後應寫書四百一十七卷四年二月
集賢院奏大中二年正月一日以後至年終寫完貯
庫及填缺書 三百六十五卷計用小麻紙一萬一
千七百七張五年正月秘書省牒報御史臺從今年
正月已後當司應校勘書四百五十二卷

書法

太宗嘗于晉史右軍傳後論之曰鍾書布纖濃分疏
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體古而不今字長而逾
制獻之雖有 風殊 新巧疏瘦如凌冬之枯樹雖
槎枒而無屈伸拘束若嚴家之餓隸惟羈羸而不放
縱蕭子云無丈夫之氣行々如 春蚓步々如綰秋
蛇臥王濛于紙中坐徐偃于筆下以茲播美豈濫名
耶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
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結狀若斷而復
連風翥龍蟠勢若 而還直玩之不覺為倦覽之莫
識其端心務力追此人而已
正觀六年正月八日命整理御府古今工書鍾王等
真迹得一千五百一十卷至十年太宗嘗謂侍中魏
徵曰虞世南死後無人可與論書徵云褚遂良下筆
遒勁甚得王逸少體太宗即日召命侍讀嘗以金帛
購求王羲之書跡天下爭貴古書詣闕以獻當時莫
能辨其真偽遂良備論所出一無舛誤
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太宗自謂真草書屏風以示
群臣筆力遒勁為一時之絕（初購求人間書凡真行二百九十紙裝為七十
卷草二十紙裝為八十卷每聽政之暇則臨看之）嘗謂朝臣曰書學小道初
非急務時或留心猶勝異日凡諸藝業未有學而不
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惰不能專精耳朕少時為公子
頻遭陣遘義旗之始乃平寇亂執金鼓必自指揮觀
其陣即知強弱每取我弱對其強以我弱對其弱敵
犯我弱追奔不踰百數十步我擊其弱必突過其陣
自背而反擊之（無不大潰）多用此制勝思得其理深也我
今臨古人之書殊不學其形勢惟在求其骨力及得
骨力而形勢自生耳然我知所為皆先作意是以果
能成也初置弘文館選貴臣子弟有性識者為學生
內出書命之令學又人間有善書追徵入官十數年
間海內從風至十八年二月十七日召三品已上賜
宴于玄武門太宗操筆作飛白書群臣乘酒就太宗
手中相競散騎常侍劉洎登御牀引手然後得之其
不得者咸稱洎登牀罪當死請付于法太宗笑曰昔
聞使侍辭輦今見常侍登牀

正觀十八年五月太宗為飛白書作鸞鳳蟠龍等字筆勢驚絕謂司徒長孫無忌吏部尚書楊師道曰五日舊俗必用服翫相賀朕今各賜君飛白扇二枚庶動清風以增美德

龍朔二年四月上自為書與遼東諸將謂許敬宗曰許圉師常自愛書可于朝堂開示圉師見而驚喜私謂朝官曰圉師見古迹多矣魏晉已後惟　三王然逸少少力而妍子敬妍而少力今見聖迹兼絕二王鳳翥鸞廻實古今書聖

神功元年五月上謂鳳閣侍郎王方慶曰卿家多書合有右軍遺迹方慶奏曰臣十代再從伯祖羲之書先有四十餘卷正觀十二年太宗購求先臣並以進訖惟有一卷見在今亦進訖臣十一代祖道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曇首七代祖僧綽六代祖仲寶五代祖騫高祖規曾祖褒并九代三從伯祖晉中書令獻之已下二十八人書共十卷上之上御武英殿示群臣仍令中書舍人崔融為寶章集以敘其事復賜方慶當時以為榮

開元六年正月三日命整理御府古今工書鍾王等真跡得一千五百一十卷十六年五月內出二王真迹及張芝張昶等古迹揔一百六十卷付集賢院依文搨兩本進內分賜諸王初正觀中搜訪王羲之等真跡人間古本異集令魏徵虞世南褚遂良等定其真跡及小王張芝等亦各隨多少勒為卷帙以正觀字為印印縫及卷之首尾其草迹又令褚遂良真書小字貼紙影其古本亦有是梁隋官本者梁則滿騫徐增朱异等隋則江揔姚察等署記太宗又令魏褚等卷下更書名記其後蘭亭一本相傳云將入昭　又一本長安神龍之際太平安樂公主奏借出入搨寫因此遂失所在開元五年勅陸元悌魏哲劉懷信等檢挍見摸裱為兩卷揔八十卷餘並墜失元悌又云前代名賢押署之跡惟以己之名氏代焉上自書開元二字為印以印記之王右軍凡一百三十卷小王二十卷張芝張昶書各一卷右軍真行書惟有黃庭告誓等四卷存焉

元和十四年九月考功郎中蕭祐進古今書畫二十卷

開成三年以諫議大夫柳公權為工部侍郎依前翰林侍書學士公權初學王書徧閱近代筆法體勢勁媚自成一家上　西明寺金剛經碑備有鍾王歐虞

褚之體之太宗夏日與學士聯句上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上吟久之因令題于殿壁字方圓五寸帝曰鍾王復生無以加焉帝召升殿御前書三紙軍容使西門季玄捧硯樞密使崔巨源過筆一紙真書十字曰魏夫人傳筆法于王右軍一紙行書十一字曰永禪師真草千字文得家一紙草書八字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常許硯以青州石硯爲第一言墨易 絳州墨硯次之

唐會要卷第三十五

唐會要卷第三十六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實封四百戶

臣王溥纂

修撰　氏族　番夷請經史

附學讀書

修撰

武德七年九月十七日給事中歐陽詢奉勑撰藝類聚成上之

正觀五年九月二十七日秘書監魏徵撰羣書理要上之太宗欲覽前王得失爰自六經訖于諸子上始五帝下盡晉年徵與虞世南褚亮蕭德言等始成三五十卷上諸王各賜一本之十三年十一月三日揚州長史李襲譽撰忠孝圖二十卷奏之

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詔以特進魏徵所撰類禮賜皇太子及諸王并藏本于秘府初徵以禮經遺秦滅學戴聖編之條流不次乃刪其所謂說以類相從爲五十篇合二十卷上善之賜物一千段

十五年正月三日魏王泰上括地志百五十卷上嘉之賜物一萬段其書宜付秘閣初泰好學愛文章司

馬蘇勗勤奉表請修撰詔許之于是大開館宇廣召
時俊遂奏引著作郎蕭德言秘書郎顏胤記室參軍
蔣亞卿功曹參軍謝偃等人物輻輳門庭若市參捐
僕過盛欲其速成于是分道諸州披撿跡錄凡四年
而成其年四月十六日太常博士呂才及諸陰陽學
者十餘人撰陰陽書凡五十三卷并舊書行者四十
七卷詔頒下之太宗以陰陽書行之日久近代以來漸至訛僞穿鑿既甚拘忌亦多遂令有司總令修撰其妄穿作拘忌者才敘之曰易曰上古穴居
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蓋取諸大壯逮于殷
周之際乃有卜擇之文故詩稱相其陰陽書云卜惟

洛食此則卜宅吉凶其來尚矣至于近代師巫更加
五姓之說言五姓者謂宮商角徵羽等天下萬物悉
配屬之行事吉凶依此為法至于張王等為商武庾
等為羽欲以同韻相求及其以柳為宮以趙為角又
非四聲相管其間亦有同是一姓分屬宮商復有複
姓數字徵羽不別驗于經典本無斯說即陰陽書亦
無此語直是野俗口傳竟無所出之處惟按　與經
云黃帝對于天老乃云百姓之言且黃帝之時不過
姬姜數姓暨于後代賜族者多至如管蔡郕霍魯衛
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並是姬姓孔子殷宋華向

蕭虞皇甫並是子姓苗裔自餘諸國推例皆然因宮
分投布茨未知此等諸姓是誰配屬宮商又檢春秋
以陳衛及秦並同水族齊鄭及宋皆為火姓或承所
出之祖或繫所屬之星或取所居之地亦非宮商角
徵共相管攝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又取祿命
曰謹按史記賈宋忠誼司馬季主云夫卜筮者高談
祿命以悅人心矯言禍福以盡人財又按王充論衡
云見骨體而知命祿見命祿而知骨體此則祿命之
書行之久矣言多或中人乃信之今更研尋本非實
但以積善餘慶不假建祿之吉積惡餘殃豈由劫

殺之灾皇天無親常與善人福之所應其猶影響故
有夏多罪天命勦絕宋景修德妖孛夜移學也祿在
豈待生當建王憂勤損壽不闕月值空亡長平坑卒
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歷陽成湖
非獨何魁之上蜀郡炎曔豈由災厄之下今時有同
建祿而貴賤懸殊共命胎而夭壽更異按春秋魯桓
公六年九月魯莊公生今撿長曆莊公生當乙亥之
歲建申之月以此推之莊公乃當祿之空亡依祿命
書法合貧賤又犯句絞六害背驛馬生身剋驛馬驛
馬三刑當此生者並無官爵火命七月生當病鄉為

人尫弱身合挫陋今按齊詩譏莊公倚嗟昌兮頎若長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惟有問命一條法當長壽依撿春秋莊公薨時計年四十五矣此則祿命不驗一也又按史記秦莊襄王四十八年始皇帝生宋忠注云因正月生為此命政撿襄王四十八年歲在壬寅此年正月生者命當背祿法無官爵假得祿合奴婢尚少始皇又當破驛馬生驛馬三刑身剋驛馬法當望不到命金命正月生當絕下為人無始有終而弥吉今撿史記始皇乃是有始無終老更弥凶唯建命生法合長壽計其崩時不過五十祿命不驗二也撿漢武故事武帝以乙酉歲七月七日平旦時亦當祿空亡下法無官爵雖向驛馬尚隔四辰依祿命法少無官榮老而方盛今驗漢書武帝即位年始十六末年以後戶口減半祿命不驗三也又撿後魏書云高祖孝文皇帝興元元年八月生今按長曆其年歲在丁未以此推之孝文皇帝背命并驛馬三刑身剋驛馬依祿命書法無官爵當父死中生法當生不見父今撿魏書孝文皇帝身受其父之禪禮云嗣主位定于初喪踰年之後方始正號是以天子無父事三老也孝文受禪異于常理禮則為天子以事其親而祿命倒云不合識父祿命不驗四也又按沈約宋書云宋高祖癸亥三月生依此推祿與命並當空亡依祿命書法無官爵又當子墓中生惟宜嫡子假有次子法當早卒今據宋書高祖長子先被篡弒次子義隆享國多年高祖又當祿祖下生法得嫡孫財祿今撿宋書其孫劉劭劉濬並為篡宋幾失宗祧祿命不驗五也敘葬書曰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以薪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禮云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見也然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以其復土事畢長為感慕之所窀穸禮終永作魂神之宅朝市遷變豈得先測于將來泉石交侵不可先　于地下是以謀及龜筮庶無後艱斯乃備于慎終之禮曾無吉凶之義暨于近世已來加之陰陽葬法或選年月便利或量墓田遠近一事失所禍及死生巫者利其貨賄莫不擅加妨害遂令葬書一術乃有百二十家各說吉凶拘而多忌且天覆地載乾坤之理備焉一剛一柔消息之義詳矣或成晝夜之道感于男女之化三光運于上四氣通于下斯乃陰陽之大經不可失于斯須也至于喪葬之吉凶乃附此為妖妄傳云王者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

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經時而葬士逾月而葬此貴賤不同禮亦異數欲使同盟助事有期量事制宜遂為常式法既一定不得違之也故先期而葬謂之不懷後期而不葬譏之　禮此則葬有定期不擇年月一也春秋又云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至戊午襄禮禮經善之禮記云卜葬先遠日蓋選月終之日所以不避懷也今檢葬書以己亥之日用最凶謹按春秋之際此日葬者凡有二十餘件此則葬日不擇日二也禮記云周尚赤大事用平旦殷尚白大事用日中夏尚黑大事用昏時鄭玄注云大事者何謂喪葬也此則直取當代所尚不擇時之早晚春秋又云鄭鄉子産又太叔葬鄭簡公于時司墓大夫室當葬路若壞其室即平旦而堋不壞其室即日中而堋子産不欲壞室而待日中子太叔云若至日中而堋恐久勞諸侯大夫來會葬者然子産既云博物君子太叔乃為諸侯之國選之大事無過喪葬必是義有吉凶斯等豈得不用今乃不問時之得失惟論人事可否曾子問云葬逢日蝕捨其路左待明而行所以備非常也若依葬書多用乾辰二時並起半夜此即文與禮違今檢禮傳葬不擇時三也葬書云富貴官品皆由

安葬所致年命延促亦由墳壠所招然今孝經云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日慎一日則澤及于無疆有德不建而人無援此則非由安葬吉凶而論福祚延促臧孫有後于魯不關葬得吉日若敖絕祀于荊不由遷厝失所此則安葬吉凶不可信用其義四也今之喪葬吉凶皆依五姓便利古之葬者並在國都之北兆域既有常所何取姓墓之義趙氏之葬並在九原漢之山陵散在諸處上利下利蔑爾不論大墓小墓其義安在及其子孫富貴不絕或與三代同風或分六國而王此則五姓之義大無稽考吉凶之理何從而生其義五也且人臣名位進退何常亦有初賤而後貴亦有始泰而終否是以子文三已令尹展禽三黜士師葬一定更不迴改冢墓既成曾不革易何因名位無變安故之官爵弘之在人不由安葬所致其義六也野俗無識皆信葬書巫者誑其吉凶愚人因此僥倖遂使擗踊之際擇葬地而希官品荼毒之秋選葬時以規財祿或云辰日不宜哭泣遂　爾而受弔問或云同屬忌于臨壙乃吉服而不送其親聖人設教豈其然也葬書　至于斯其義七也

蘇氏曰令世之人正惑于此故載呂才駁議用矯
正之庶乎惑者少悟也
正觀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尚書左僕射申國公士
廉等撰文思博要成凡一千二百卷詔藏之秘府同
撰人特進魏徵中書令楊師道中書侍郎岑文本禮
部侍郎顏相時國子司業朱子奢給事中許敬宗國
子博士劉伯莊太常博士呂才秘書監房玄齡太學
博士馬嘉運起居舍人褚遂良晉王友姚思康太子
舍人司馬宅相秘書郎宋正人
二十三年正月二十日太宗撰帝範十三篇賜皇太
子顏諝王公曰　躬闕政之道備在其中矣
永徽三年三月三日符璽郎顏揚庭上其父師古所
撰匡謬正俗八卷令付秘閣
顯慶元年十月詔禮部尚書弘文館學士許敬宗等
修東殿新書上曰畧看數卷全不如抄撮文書又日
月復淺豈不是卿等用意至此因親製序四百八十
字
二年六月上製元首前星維城股肱諭令敬宗等注
釋名天曰訓至三年正月五日修新禮成一百三十
卷頒于天下其年五月九日以西域平遣使分往康
國及吐火羅等國訪其風俗物產及古今廢置畫圖
以進令史官撰西域圖志六十卷許敬監領之書成
學者稱其博焉十月二日許敬宗脩文館詞林一千
卷上之
六年正月二十七日右內率府錄士參軍崇賢馬真
學士李善上注文選六十卷藏于秘府
龍朔元年六月二十六日許敬宗等撰累壁六百三
十卷上之三年十月二日皇太子弘遣司元太常伯
竇德玄進所撰瑤山玉彩五百卷上之詔藏書府
儀鳳元年十二月二日皇太子賢上所注後漢書初
太子右庶子張太安洗馬劉訥言洛州司户參軍格
希玄學士許叔牙成玄一史藏諸周寶寧等同注范
曄後漢書詔付秘書省
調露二年二月一日詔故符璽郎李延壽撰政典一
部寫兩本一本付秘書省一本賜皇太子
永隆元年十二月太史李淳風進注釋五曹孫子等
十部等經分爲二十卷
垂拱二年四月七日太后撰百寮新誡及兆人本業
記頒朝集使
大定元年十一月十二日麟臺監張昌撰三教珠英

一千三百卷成上之初聖曆中以上御覽及文思博
要等書聚事多未周備遂令張昌宗召李嶠閻朝隱
徐彥伯薛曜　魏知古于季子王無競沈佺期
王適徐堅尹元凱張說馬吉甫元希聲李處正高備
劉知幾房元陽宋之問崔湜常元旦楊齊哲富嘉謩
蔣鳳等二十六人同撰于舊書外更加佛道二教及
親屬姓名方域等部
開元七年五月左庶子劉子玄上議令之所注老子
是河上公注其序云河上公者是漢文帝時人結草
菴于河曲因以為號以所注老子授文帝因冲空上
天不經之鄙言流俗之虛語漢書藝文志注老子者
有三家河上所釋無處闕焉王弼諸旨為優請黜河
上公升輔嗣所注司馬徵亦注云漢史實無其人然
所注以養神為宗以無為為體請河王注令學者俱
行從之
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左散騎常侍元行冲上群書四
部錄二百卷藏之內府凡二千六百五十五部四萬
八千一百六十九卷分為經史子集四部經庫是殷
踐猷王愜編史庫韋述余欽子庫毋煚劉彥直集庫
王灣劉仲其序例韋述撰其後毋煚又畧為四十卷
為古今書錄
十年六月二日上注孝經頒于天下及國子學至天
寶二年五月二十二日上重注亦頒于天下
十二年詔康子元等注解東封儀注以進
十五年五月一日集賢學士徐堅等纂經史文章之
要以類相從上制名曰初學記至是上之 欲令皇太子及諸王
檢事綴文
十七年九月十一日上令左丞相張說脩八陣圖十
卷及經二卷成
十九年二月禮部員外郎徐安正等撰文府二十卷
上之其年十二月十一日侍中裴光庭上瑤山往則
維成前軌各一卷止上以賜皇太子及慶王
二十三年正月勅中書令張九齡光祿卿韋縚與禮
官就集賢院撰籍田儀注
其年三月二十七日上注老子并脩疏義八卷并製
開元文字音義三十卷頒示公卿
二十七年二月中書令張九齡等撰六典三十卷成
上之百官稱賀
天寶十四年四月內出御撰韻英五卷付集賢院行
用

其年十月八日頒御注道德經幷疏義分示十道各
令巡內傳寫以付宮觀
乾元二年十一月四明山人沈若進廣孝經十卷撰制
秘書郎集賢院待詔
大曆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刑部尚書顔眞卿撰
韻海鏡原三百六十卷表獻之詔付集賢院
建中元年十月濠州刺史張鎰撰五經微旨十四卷
孟子音義三卷上之
正元十一年八月國子司業裴澄撰乘輿月令十二
卷上之
十二年二月夏州節度使韓潭進統載四十卷
其年十月昭義節度判官賀蘭正九進用人權衡輔
佐記各十卷纂選衡鏡三卷
意典文每覽前代興亡得失之事皆三復其言又讀
正觀開元實錄見太宗撰金鏡書及帝範上下篇玄
宗撰開元訓誡思繼前躅遂採尚書春秋後傳史記
范班漢書三國志晏子春秋吳越春秋新序說苑等
書君臣行事可爲龜鑑者集成十四篇一曰君臣道
二曰辨邪正三曰誡權諍四曰戒微行五曰任賢臣
六曰納忠諫七曰愼征伐八曰愼刑法九曰去奢泰
十曰崇節儉十一曰奬忠直十二曰脩政敎十三曰
諫田獵十四曰錄勳賢分爲上下卷上自製其序曰
前代君臣事跡至是以其書寫于屛風列之御座之
右書屛風六扇于中宣示宰臣李藩裴洎曰朕近撰
此屛風親所觀覽故令示卿藩等進表稱賀
八年二月宰臣李吉甫撰元和州縣郡國圖三十卷
百司舉要一卷成上之吉甫又常緻錄東漢魏晉元
魏周隋故事訖其成敗損益因爲六代略凡三十卷
分天下諸鎭絕域山川險易故事各寫其圖于篇首
爲五十四卷號爲元和郡國圖
九年四月撿校左拾遺李渤撰御戎新錄二十卷上
之
十二年十二月翰林學士沈傳師等奏元和辨謗略
兩部各十卷一部進上一部請付史館從之其年慶
州刺史馬摠進武德至正元年奏議二十卷
十三年六月宰臣袁滋撰雲南紀五卷上之其年八
月洛陽尉禮院撿討官王彥威撰元和曲臺新禮三
十卷上之自開元二十一年至元和十三年正月已
前新撰十四年十月左僕射平章事賈耽撰郡國別
錄六卷通錄四卷上之十一月西川節度使常皐進

開復西南夷事狀十卷
十七年七月太常寺進大唐正元新集開元後禮二十卷其年十月宰臣賈耽撰海內華夷圖一軸并序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上之耽好地理學四方之使自蕃方來者必問其土地山川之所終始凡三十年間既備因撰海內華夷圖廣三丈縱三丈二尺率以一寸折一百里人有披圖以問其郡人者皆得其實無虛詞焉
十九年二月淮南節度使杜佑撰通典二百卷上之其書凡九門取食貨十二篇禮一百篇樂七篇兵六篇刑七篇州縣十四篇邊防十六篇佑多該涉尤精歷代之要脩通典識者知其必登公卿之位其既出遂行于時　杭州刺史蘇弁撰會要四十卷弁與兄冕纘國朝故事為是書弁先聚書至二萬卷皆手自刊正今言蘇氏書次于集賢芸閣焉給事中陸贄著集注春秋二十卷君臣圖翼三十五卷上之
元和二年十二月李吉甫等撰元和年國計簿十卷上之總計天下方鎮凡四十八道管州府二百九十五鎮縣一千四百五十三見定戶二百四十四萬二百五十四其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涇原　夏靈鹽河東易定魏鎮冀范陽滄州淮西淄青等一十五道合七十一州並不申戶口數自四年四月給事中馮伉著三傳異同三卷其年七月製制君臣事迹十四篇上以天下無事留定禮典舊儀不同者謹備集錄并禮勒成三十卷
其年十二月秘書少監史館脩撰馬宇撰鳳池錄五十卷成上之
長慶元年十一月商州刺史王公亮進新撰兵書一十八卷　二年四月翰林侍講學士韋處厚路隨撰六經法言三十卷成上之
寶曆元年三月翰林侍講學士高重崔郾進纂要十卷
二年五月秘書省著作郎韋公肅注太宗文皇帝帝範一十二篇上之
太和元年六月國子直講徐郾上周易新義三卷
八年四月集賢學士裴潾撰通選三十卷
其年九月宰相李德裕進御要臣畧次柳氏舊史
九年五月御集春秋左氏列國經傳三十卷其年宰臣蕭集賢大學士李宗閔進宣與校理脩撰等撰五常傳二十卷并目錄一卷進上

二年二月戸部侍郎王彥威以所撰唐典七十卷上之起武德終永正　其年十月勅改天后朝所撰三教珠英為海內珠英

開成三年八月右拾遺韋籌進唐書唐史辭表共五通

會昌二年七月宰臣李德裕進異域歸忠傳兩卷

大中五年十一月太子詹事姚思康撰通史三百卷上之統史自開闢至隋末編年纂帝王美政善事詔令可則于時者必載于時政監戒益和糴賑貨錢陌兵數虜貴賤損用兵利害邊事戎狄無不備載下至釋道燒煉妄求無驗皆叙之矣

其年十二月太子詹事姚思康又撰帝王政統十卷上之

七年十月尚書左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崔玄上續會四十卷脩撰官楊紹復崔瑑薛逢鄭言等賜物有差

氏族

氏族者古史官所記故官有世胄譜有世官過江則有僑姓王謝袁蕭為大東南則有吳姓朱張顧陸為大小東則有郡姓王崔盧鄭為大關中亦有郡姓韋裴柳薛楊杜為大代北則有虜姓元長孫宇文陸源竇為大各于其地自尚其姓為四姓今流俗相傳獨以崔盧李鄭為四姓加太原王為五姓不經之甚也

武德元年高祖嘗謂內史令竇威曰昔周朝有八柱國之貴吾與公家咸登此職今我已為天子公為內史令本同末異無乃不可乎威曰臣家者在漢朝再為外戚至于後魏三處外家今陛下龍興復出皇后臣又階緣戚里位忝鳳池自惟叨濫曉夕兢懼高祖笑曰此見關東人崔盧為婚猶自矜伐公不亦貴乎三年高祖嘗從容謂尚書右僕請禮記一我李氏昔在隴西富有龜玉降及祖禰姻婭帝王及舉義兵四海雲集纔涉數月升為天子至如前代皇王多起微賤劬勞行陣下不聊生公後世胄名家歷職清要豈若蕭何曹參起自刀筆吏也惟我與公千載之後無愧前脩矣

蘇氏議曰創業君臣俱是貴族三代以後無如我唐高祖八柱國唐公之孫周明懿隋元正二皇后外　娶周太師竇毅女毅則周太祖之婿也宰相蕭瑀陳叔達梁陳帝王之子裴矩宇文士及齊隋駙馬都尉竇威楊恭仁封德彝竇抗並前朝師保之胤其將相裴寂唐儉長孫順德屈突通劉政會竇軌竇琮柴紹殷開山李靖等並是貴胄子弟比

夫漢祖蕭曹韓彭門第豈有等級以計言乎
武德中李守素與虞世南論及氏族初言江左世南
獨相酬對及言北地諸姓次第如流陳其事業皆有
援證世南但撫手而已不復能答歎曰肉譜定可畏
許敬宗曰肉譜非雅名也世南曰昔任彥升善談經
籍梁代稱為五經笥今日號倉曹為人物笥矣守素以諳
特氏族時人謂之肉譜
正觀十二年正月十五日脩氏族志一百卷成上之
先是山東士人好自矜誇以婚姻相尚太宗惡之以
為甚傷教義乃詔吏部尚書高士廉御史大夫韋挺
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令狐德棻及四方士大
夫諳練族姓者普責天下譜牒諸史傳考其真偽以
為氏族志以崔幹為第一等書成太宗謂曰我與山
東崔盧家有豈舊嫌也為其世代衰微全無官人
物販鬻婚姻是無禮也依托富貴是無恥也我不解
人間何為重之我今定氏族者欲崇我唐朝人物冠
冕垂之不朽何因崔幹為二等合二百九十三姓千
六百五十一家分為九等頒于天下
顯慶四年九月五日詔改氏族志為姓錄上親製序
仍自裁其類例凡二百四十五姓二百八十七家以
皇后四家酅公介公贈台司太子三師開府儀同三
司僕射為第一 . 等文武二品及知政事者三品
為第二等各以品位為等第凡為九等並取其身及
後亂若親兄弟量計相從自餘枝屬一不得同譜初正
觀氏族志稱為詳練至是許敬宗以其書不取皇明后武氏本望李義府又恥其家無名乃奏改之于是委禮部侍郎孔志約著作郎楊仁卿太子洗馬史玄道太常丞呂才等十二人商量編錄遂立格以皇明得五品者盡入　　入格者縉紳士大夫咸以為耻識者號其書為勳格李義府入奏故正觀氏族志焚之
長安四年鳳閣舍人劉知幾撰劉氏三卷推漢氏為
陸終苗裔非堯之後彭城叢亭里譜劉出自宣帝豈
帝曾孫司徒居巢侯劉愷之後不承楚元王交皆按
據明曰前代所誤雖為流俗所譏學者要 、專
神龍元年五月十八日左散騎常侍謂雖文皇帝帝
聞姓氏之初世本著其義昭穆之序曁冊
書之年應勢明宗系之說齊梁之際王貫述衣冠之
源使夫士庶區分懲勸攸寄昭之後世寔為盛典臣
今願敘唐朝之崇脩氏族之譜使九圍仰止百代承
風豈不大哉上從之遂令尚書左僕射魏元中工部尚書張錫吏部侍郎蕭至忠岑
義兵部侍郎崔湜刑部侍郎孫堅工部侍郎劉　左補闕吳兢等重脩
至先天二年三月柳冲奏所脩姓族錄成上之凡二

百卷又于令判定至開元二年七月二十一日畢上之

上元二年九月二十一日敕文其氏族並得之久遠有餘俗諱及僻疾同聲者宜改與本族望所出大姓任自遂便穩其時拒房琯孫改姓姜氏

乾元元年著作郎賈至撰百家類例十卷其序旨曰以其婚姻承家冠冕盡備則存譜大譜所紀者惟尊官清昳傳記本元分為十卷裒列百氏其中須有部折各于當族注之通為百氏以龍西李氏為第一至正元中左司郎中邦芳論氏族序四姓則分甲乙丙丁頒之四海区族則先山東載在唐曆

永泰二年十月七日宗正卿吳王祇奏脩史館太常博士邦芳撰皇室永泰譜二十卷上之

大曆三年正月二十四日太子中允李良佐及諸房譜依舊姓獨孤氏從之

元和七年七月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王涯撰姓纂十卷上之

開成四年正月勅大理寺少卿李衢脩撰王后譜諜

其年閏正月勅翰林學士邦璪脩續皇家永泰譜以永泰初璪祖考為史官常撰皇家永泰譜二十卷成上之至是復令璪脩續其書焉

大中六年十二月宗正寺奏得當司修國譜官李弘簡伏以德明皇帝之後吳聖皇帝以來宗枋有序昭穆無差近日脩撰寧多紊亂遂使冠履僭儀玄黄失位數從之內昭序便乖令請宗子自常叅官并諸州府及縣官等各俱具始封建諸王及五代祖及見在子孫録一家状送圖譜院仍每房納于官取高處昭穆取尊即轉送至本寺所磨勘屬籍稍獲精詳依奏

蕃夷請經史

垂拱二年二月十四新羅王金政明遣使請禮記一部并雜文章令所司寫吉凶要禮并文舘詞林採其詞涉規誡者勒成五十卷賜之

開元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命有司寫毛詩禮記左傳文選各一部以賜金城公主從其請也秘書正字于休烈上表投昭諫匭言曰臣聞戎狄國之寇也經籍國之典也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晉東平王求史記諸子漢朝不與蓋以史記多兵謀諸子雜詭術夫以東平帝之懿戚尚不欲示征戰之書況西戎國之遠蕃焉可貽經典之事且魯秉周禮齊不加兵吳獲乘車楚屬奔命俾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必不得已請去春秋當周德既衰諸侯強盛則有以臣召君之事取威定霸之謀若與此書國之患也表入勅下

中書門下議侍中裴光庭等曰西戎不識禮經心昧德義頻負明約孤背國恩今所請詩書隨時給與庶使漸陶聲教混一車書文軌大同斯可使也休烈雖見情偽變詐于是乎生而不知忠信節義于是乎在上曰善乃以經書賜與之

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渤海遣使求寫唐禮及三國志晉書三十六國春秋許之

附學讀書

神龍元年九月二十一日勑吐蕃王及可汗子孫欲習學經業宜附國子學讀書

永徽二年正月十四日國子祭酒蕭昕上言請從儒學以正風教其月二十九日勑曰頃以戎狄方急虞于經略太學空設諸生盖寡絃誦之地寂寥無聲函丈之間殆將不掃念每及此甚用憫焉其諸道節度觀察都防禦使等朕之腹心各鎮方面誠兹子弟各奉義方并宰相朝官及神策六軍欲習業者自今已後並令補國學生欲其業重籯金器成琢玉日新厥德世不乏賢其中身雖有官欲附學讀書者聽其學官委中書門下即揀擇堪為師範者充學生員數多少所習經業考試第等并所供糧及緣費理各委本司作事件聞奏

開成元年六月勑新羅宿衛生王子金義宗等所請留任學生員仰准舊例留二人衣糧准例支給

二年三月渤海國隨賀正王子大俊明并入朝學生共一十六人勑渤海所請生徒習學宜令青州觀察使放六人到上都餘十人勒迴又新羅差人朝宿衛王子并准舊例割留習業學生并及先任學生等共二百十六人請時服糧料又請舊任學習業者放還本國勑新羅學生內許七人准去年八月勑處分餘時服馬畜糧料等既非舊例並勒還蕃

唐會要卷第三十六

唐會要卷第三十七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實封四百户臣王溥纂

五禮篇目　　禮儀使　　服紀上

五禮篇目

武德初朝廷草創未遑制作郊祀享宴悉用隋代舊制至貞觀初詔中書令房玄齡秘書監魏徵禮官學士脩改舊禮著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十二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六篇國恤禮五篇總一百三十篇分爲一百卷初玄齡與禮官建議以爲月令蜡法唯祭天宗謂日月已下近代蜡五天帝五大帝五地皆非古典今並除之神州者國之所託餘八州則義不相及近代通祭九州今唯祭皇地祇及神州以正祀典又皇太子入學及太常行山陵天子大射合朔陳五兵于太社農隙講武納皇后行六禮四孟月讀時令天子上陵朝廟養老于辟雍之禮皆周隋所闕凡增二十九件餘並依古禮七年正月二十四日獻之詔行用焉

蘇氏曰五禮等威三代沿革蓋上聖有作情必諭于吉凶後世遵行事豈變于文質源清則流永根正則苗長我唐始基刊定禮樂去亡隋之繁雜備前古之雅正作萬代法成四海家光闡皇猷永固帝業而脩禮官不達厲旨坐守拘忌近移凶禮實于末篇斯爲佞矣房梁公魏鄭公庶務事殷一心有限雖統其事無暇參詳爲禮官所誤不然者白圭無斯玷矣暨乎永徽之初再脩典禮遂刪去國恤禮以爲預凶事非臣子之所宜言此又乖也且禮有天子即位爲俾歲一漆而藏焉漢則三分租賦而一奉陵寢周漢之制豈謬誤耶是正禮也且東園秘器曾不廢于有司國恤禮文便謂預于凶事何貴耳而賤目背實而向聲有以見敬宗義府之大佞也

永徽二年議者以貞觀禮未備又詔太尉長孫無忌中書令杜正倫中書侍郎李義府中書侍郎李友益黃門侍郎劉祥道許圉師太子賓客許敬宗太常少卿韋琨太常博士史玄道符璽郎孔志約太常博士蕭楚材孫自覺賀紀等重加緝定勒成一百三十卷二百九十九篇至顯慶三年正月五日奏上之高宗

自為之序詔中外頒行焉初五禮儀注自前代相公吉凶偹舉蕭楚材孔志約
以國恤禮為預凶事非臣子之宜言敬宗義府深然之于是刪而定之其時以許敬宗李義府用事其所
損益多涉希旨學者紛議以為不及正觀禮至上元三年二月勅五禮行
用已久並依正觀年禮為定至儀鳳二年八月又詔
顯慶已來新脩禮多不師古其五禮並宜依周禮行
事自是禮司益無憑每有大事皆參會古今禮文臨時撰定
開元十年詔國子司業韋縚為禮儀使專掌五禮十
四年通事舍人王嵒疏請撰禮記削去舊文而以今
事編之詔付集賢院學士詳議右丞相張說奏曰禮
記漢朝所編遂為歷代不刊之典今去聖久遠恐難
改易今之五禮儀注正觀顯慶兩度所脩前後頗有
不同其中或未折衷望與學士等更討論古今刪改
行用制從之初令學士右散騎常侍徐堅左拾遺李
銳太常博士施敬本等撿撰歷年不就說卒後蕭嵩
代為集賢學士始奏起居舍人王丘撰成一百五十
卷名曰唐開元禮二十九年九月頒所司行用焉
元和十三年八月禮官王彥威集開元二十一年已
後至元和十三年五禮裁制勅格為曲臺新禮上疏
曰臣聞禮之所始及損益之文布于前書不敢悉數
開元中命禮官大臣改撰新禮五禮之儀始備又按

自開元二十一年已後迄于聖朝垂九十餘年矣法
通沿革禮有廢興或後勅已更裁成或當寺別稟詔
命貴徒權變以就便宜又國家每有禮儀大事則命
禮官博士約舊為之損益脩撰儀注以合時變然後
宣行即臣今所集開元已後至元和十三年奏定儀
制不惟與古禮有異與開元儀禮已自不同矣又撿
脩禮官故事每詳定儀制訖則約文為之禮科以移
貴于百司又約之以供備然後禮事畢舉礼科者名
數之總與儀注相扶而行者也闕一不可臣今所集
脩禮科之卑復具肅給之司存欲使謁者賛引之徒
官長辟除之吏開卷盡在按文易徵其他五禮之儀
式或舊儀所不載而與新創不同者莫不次第編錄
竊以聖朝于元和中集錄又曲臺者寔禮之義故名
曰元和曲臺新礼并目錄勒成三十卷謹詣光順門
奉表以聞伏乞裁下從之

禮儀使

高祖禪代之際溫大雅與竇威陳叔達參定禮儀自
後至開元初奏定禮儀者並不入銜無由撿叙
開元九年正月韋縚除國子司業仍知太常禮儀事
至二十三年二月凡四改官至太常卿並帶禮儀事

又至天寶九載正月除太子少傅方罷禮儀事至天
寶九載正月置禮儀使以太子左庶子韋述為之至
十五載六月更不改易
至德二載閏八月二十九日御史中丞崔器除戶
部侍郎知禮儀事至乾元元年四月太常少卿王璵
兼知禮儀事其月十八日除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充禮儀祠祭等使二年九月七日太常少卿
于休烈除工部侍郎充禮儀使
廣德元年太常卿杜鴻漸充禮儀使
永泰二年八月十三日禮部尚書裴士淹除禮儀使
大曆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勅停禮儀使事歸太常至
七年正月十九日復置使以太常卿楊綰為之
十四年五月二十日吏部尚書顏真卿除禮儀使建
中元年停自後不置每有南郊大禮權置使畢日停

服紀上

正觀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同爨尚有緦麻
之恩而嫂叔無服又舅之與姨親疎相似而服紀有
殊理未為得宜集學者詳議餘有親重而服輕者亦
附奏聞秘書監顏師古議曰竊以舊館脫驂尚云出
涕鄰里有殯且輟巷歌況乎昆季之親嚴親是奉夫
之昆季資業本同遂乃均諸百姓絕于五服當其喪
沒閨門縞素已獨晏然玄黃不改靜言至理殊匪弘
通無益防閑寔開偷薄捐為制服執謂非宜又外氏
之親俱緣于母姨舅一例等屬服尊姨既小功舅乃
緦麻曲生異義茲亦未安愚謂昆季之妻服當五月
夫之昆弟咸亦如之為舅小功同于姨服則親疎中
節名數有倫至如舅姑為婦其服太輕冢婦止于大
功眾婦小功而已但著代之重義特崇饋奠之勤誠
愛慕極著其恩禮有虧慈惠猶子之婦普服大功已
子之妻翻其減降今請冢婦周服眾婦大功既表授
室之親又答執笄之養叔仲之後諸婦齊同則周給
齊平更無窒礙矣侍中魏徵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
與禮官定議曰夫親族有九服紀有六隨恩以厚薄
稱情以立文原夫舅之與姨雖為同氣推之于母輕
重相懸何則舅為母之本宗姨乃外戚他族考之終
極去之彌遠故周王念齊每稱舅甥之國秦伯懷晉
寔切渭陽之詩今在舅服止一時為姨居喪五月循
名展寔逐末棄本蓋古人之情有所未諭今之損益
實在茲乎禮記曰嫂叔之無服蓋推而遠之也禮繼
父同居則為之朞未嘗同居則不為服從母之夫舅

之妻二夫人相為服或曰同爨緦麻然則季父之徒並非骨肉之親服重由乎同爨恩輕在乎異居故知制服雖繼于名蓋亦緣恩之厚薄者也或有長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分飢共寒契闊偕老譬同居之繼父方他人之同爨情義之深淺寧可同日而言哉在其生也愛之同于骨肉及其死則曰推而遠之求之本源深所未喻推而遠之為是則不可生而共居生而共居為是則不可死同行路重其生而輕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其義安在今謹按曾祖父母舊服齊衰三月請加為齊衰五月嫡子婦舊服大功請加為朞衆婦舊服小功今請按兄弟子婦同為大功九月嫂叔舊無服今請服小功五月其弟妻及夫兄亦小功五月舅舊服緦麻請與從母同服小功制曰可

二十三年五月禮部尚書許敬宗奏言伏奉遺詔臣下喪服以日易月皆從三十六日之限但大行在殯皇帝主喪山陵事畢方釋衰絰依禮近臣君服斯服敢緣斯義請延至葬畢後除從之

顯慶二年九月二十九日脩禮官長孫無忌等奏曰依古喪服甥為舅緦麻舅報甥亦同此制正觀年中八座議舅服同姨小功五月而今律疏舅報于甥服猶三月謹按傍親之服禮無不報已非正尊不敢降之也故甥為從母五月從母報甥小功甥為舅緦麻舅亦報甥三月是其義矣今甥為舅使同從母之喪則舅宜進甥以同從母之報脩律疏人不知禮意舅報甥服尚緦麻于例不通理須改正今請脩改律疏舅報甥亦小功又曰庶母古禮緦麻新禮無服謹按庶母之子即是已之昆季昆季為之杖朞而已與之無服同氣之內凶吉頓殊求之禮情深為非理請依典故為服緦麻制從之

龍朔二年八月司文正卿蕭嗣業嫡繼母改嫁身亡請申心制有司奏稱據令繼母改嫁及父為長子並不解官乃下勅曰雖云嫡母終是繼親據禮緣情須有定制何所司議定奏聞司禮太常伯隴西郡王博義等奏議曰細尋喪服母名斯定嫡繼慈養皆在其中唯出母之制特言出妻之子明非生已則皆無服是以令著母嫁之服又出妻之子出言其子以明所生嫁則言母通包養嫡俱當解任並合心喪其不解者唯有繼母之嫁繼母為名止據前妻之子嫡于諸孽禮無繼母之文甲令今既見行嗣業理申心制然

奉勅議定方爲永則令有不安亦須釐正竊以嫡繼
慈養皆非所生出之與嫁並同行路嫁雖比出稍輕
于父終爲義絶繼母之嫁既殊親母慈嫡義絶豈合
心喪望請凡非所生父卒而嫁爲父後者無服非承
重者杖朞並不心喪一同繼母有符情禮無玷舊章
又心喪之制惟施厭降杖朞之服不悉解官而令文
三年齊斬亦入心喪之制杖朞解官交有妻服之外
又依禮庶子爲其母緦麻三月既定所生母服准例
亦合解官令文漏而不言于事終須脩附既以嫡母
等嫁同一令條据情改理爲允愜者依文武官九品
以上議得司衛正卿房仁裕等七百三十六人議請
一依司禮狀嗣業不合解官得右金吾衛將軍薛孤
吳仁等二十六人議請解嗣業官不同司理狀者母
非所生出嫁義絶仍令解職有紊緣情杖朞解官不
甄妻服三年齊斬謬曰心喪庶子爲母緦麻漏其終
制並令文疎舛錯理難因襲望請依房仁裕等議總
加脩附垂之不朽其禮及律疏有相關涉者亦請准
此改正嗣業既非嫡母改醮不合解官詔從之
上元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天后上表曰夫禮緣人
情而立制因時事而爲範變古者未必是循舊者不
足多也至如父在爲母止服一朞雖心喪三年服由
尊降竊請子之于母慈愛特深生養劬勞恩斯極矣
所以禽獸之情猶知其母三年在懷理宜崇報若父
在爲母止一朞自父之敬雖伸報母之慈有缺且齊
斬之制足爲差減更令同以一朞恐傷人子之志今
請父在爲母終三年之服遂下詔依行焉當時亦未
行用至垂拱年中始編入格至開元五年左補闕盧
履冰上言准禮父母爲母一周除靈三年心喪則天
皇后請同父沒之服三年然後始除靈雖則權行有
紊彝俗今陛下孝理天下動合禮經請仍舊章庶協
通典于是下制令百官詳議并舅及嫂叔服不依舊
禮亦令議定刑部郎中田再思建議曰乾尊坤卑天
一地二陰陽之位分矣夫婦之道配焉至若死喪之
戚降殺之等禮經五服之制齊斬有殊考妣三年之
喪貴賤無隔以報免懷之德思酬罔極之恩稽之上
古喪期無數自周公制禮之後孔父刊經已來方殊
厭降之儀以標服紀之節重輕從俗斟酌隨時自古
以來升降不一三年之制說者紛然鄭玄以爲二十
七月王肅以爲二十五月又改葬之禮鄭玄云服緦
麻三月王肅云訖葬而除又繼母出嫁鄭玄云皆服

王云徒子繼育乃為之服又無服之殤鄭玄云子生一月哭之一日王肅云以哭之日易服之月鄭王等祖經宗傳各有異同荀摯采古求遺互為損益方知去聖轉遠殘缺彌多也故曰會禮之家名為聚訟寧有定哉而父在為母三年行之已逾四紀編之于格服之已久前王所是疏而為律後王所是著而為令何必乖先帝之旨阻人子之情虧仁孝之心背德義之本而欲服之周年與伯叔母齊焉與姑姊妹同焉夫三年之喪如白駒之過隙君子喪親有終身之憂何況再周乎服之有制使愚人企及衣以斬衰使見之摧痛以此防人人猶有朝死夕忘者以此制人人猶有釋服從吉者方今漸歸淳朴須敦孝義抑賢引愚理資寧戚食稻衣錦所不忍聞禮記云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不能毋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今據齊斬升數麤細已降何忍節制減至于朞使後代士盡忘枯骨循古未必是依今未必非也又男及嫂之服豈太宗之制行之百年矣輒為刊復貴則有疑于是紛議不定屢氷又上疏曰禮女在室以父為天出嫁以夫為天又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本無自專抗尊之法則喪服四制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理之也所以父在為母服朞者避二尊也伏惟陛下正持家國理孝天下而不斷于宸衷詳正此禮但隨末俗傾念兒女之情臣恐後代復有婦奪夫政之敗者疏奏未報屢氷又上表曰臣聞夫婦之道人倫之始尊卑法于天地動靜合于陰陽陰陽和而天地生成夫婦正而人倫式序自家形國牝雞無晨四德之禮不愆三從之義斯在則喪服四制云天無二尊以一理之也故父為母朞者見無二尊也准舊儀父在為母一周立靈再周心喪父必三年而後娶者達子之志焉豈先聖無情于所生固有意于家國者矣原夫上元肇年則天已潛秉政將圖僭篡先自崇光請升慈愛之喪以抗尊嚴之禮雖齊衰之儀不改而几筵之制遂同數年之間尚未通用天皇晏駕中宗蒙塵垂拱之初始編入格垂拱之末果行聖母之僞符載初之元遂啟外氏之深

孝和雖則反正韋氏復効晨鷄孝和非意暴崩韋氏旋即稱制不蒙陛下英算宗廟何由克復且臣所獻者盡請正夫婦之綱豈忍忘子母之道諸議所非者大凡只論罔極之恩喪也寧戚禽獸識母而不識父豈得與伯叔母服同豈得與姑姊妹等此

並道聽而塗說之言未習先王之旨又安足以議經邦理俗之禮乎臣莿狀草畧議者未識臣之懇誠謹重以聞請付中書門下商量處分左散騎常侍元行冲奏議曰古之聖人徵性識本緣情制服則有申厭天父天夫故斬衰三年情理俱盡者因心正極也生則齊體死則同穴狀陰陽而配合同兩儀之化成而妻喪杖朞情禮殺者盖遠嫌疑尊乾道也父為嫡子三年斬衰而不去職者盖尊祖重嫡崇禮殺情也資于事父以事君孝莫大于嚴父故父在為母罷職齊周而心喪三年謂之尊厭者則情申而禮殺也斯制也可以異于飛走別于華夷羲農堯舜莫之易也文武周孔所同尊也今若捨尊厭之重虧嚴父之義畧純素之嫌貽非聖之責則事不師古有傷名教矣嫂叔不服避嫌疑也若引同爨之緦以忘推遠之迹既乖前聖亦謂難從謹詳三者之儀並請依古為當自是百寮議竟不決至七年八月二十六日詔曰周公制禮當歷代不刊況子夏為傳乃孔門所受格令之内有父在為母齊衰三年此有為而為非為重厭之義與其改作不如師古諸服紀宜一體依喪服之文自是卿士之家父在為母行服不同識者是非紛然元行沖謂人曰聖人制厭降之禮豈不知母恩之深但尊祖貴祢欲其遠別禽獸近異夷狄故也人情易摇淺識者衆一紊其度其可止乎至二十年蕭嵩與學士改脩五禮又議請依上元元年勅父在為母齊衰三年為定及頒禮乃一切依行焉

聖曆元年太子左庶子王方慶書問太子文學徐堅曰女子年幼稚而早孤其母貧屢不能守志携以適人為後夫之所鞠養及長出嫁不復同居母後夫亡欲制繼父服不知可否世上士庶此例皆是至于服紀有何等差前代通儒若為議論堅答曰儀禮喪服季父同居齊衰朞謂子無大功之親而所適者以貨財為之築宫廟歲時使之祀焉者異者也鄭玄曰大功之親同財者築宫廟于家之外神不歆非族也以恩服耳未嘗同居則不服也小戴禮記繼父服並有明文斯禮經之正說也至于馬融王肅賀循等並稱達禮更無異文雖傳玄著義以為父無可繼之理不當制服此禮甡書之後俗儒妄造也袁准作論亦以為此則自制文亂名之大者竊以父為天地愛敬斯極豈宜醜貌繼以他人哉然而藐爾孤女不能自立既隨其母託命他宗本族無鞠養之人因託得存其世嗣在其生也實賴其長育及其死也頓同之行路

重其生而輕其死篤其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豈應如是故衰傳之駁不可為同居者施焉昔朋友之死同爨之喪並制緦麻詳諸經典比之于此蓋亦何嫌繼父之服宜依正禮今女子母攜重適寄養他門所適慈流情均膝下長而出嫁始不同居此則筭撫之儀無不畢備與築宮立廟寔無異焉蓋有繼父之道也戴德喪服除日女子適人者為繼父服齊衰三月不分別同居異居梁氏集說亦云女子適人者為繼父服齊衰服繼父與不同居者同今為服齊衰三月窃為折衷方慶深善其答

其年四門博士王玄感云三年之喪合三十六月鳳閣侍郎張柬之駁曰三年喪二十五月不刊之典也春秋魯僖公三十年十二月乙巳薨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左傳云禮也此則春秋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尚書伊訓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祀于先王奉嗣王欽見厥祖孔安國注云湯以元年十一月崩據此二年十一月小祥三年十一月大祥故太甲中篇云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此尚書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禮記曾子問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小記云再朞之喪三年也九月之喪四時也七月之喪三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此禮記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儀禮士虞禮云期而小祥又朞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此禮周公所制則儀禮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此四驗並禮經正文或周公所制或仲尼所述吾子豈得以禮記戴聖所脩輒欲排毀也議者以柬之所駁頗合于禮典

神龍元年五月十八日皇后表請天下士庶出母終者全制服三年至天寶六載正月十二日敕文五服之紀所宜企及三年之數以報免懷齊斬之紀雖存出母之制顧復之慕何申孝子之心其出嫁之母宜終服三年開元二十三年正月十八日敕文服紀之制有所未通宜令禮官學士詳議具奏太常卿韋縚奏曰謹按喪服舅緦麻三月從母小功五月傳曰何以小功以名加也堂姨舅母恩所不及外祖父母小功五月傳曰何以小功以尊加也舅緦麻三月並以親情而服屬疎者外祖正尊同于從母之服姨舅一等服則輕重有殊堂姨舅親既未疎恩絕不相為服舅母來承外族同爨之禮不加竊以古意猶有所

未暢者且以外祖小功此則正尊情甚親而服屬疏者也請加至大功九月姨舅儕類親既無別服宜齊等請為舅加至小功五月堂姨舅疎降一等親舅母從服之例先無服制之文並望加至袒免望付尚書省集衆官吏詳議務從折衷永為典則太子賓客崔沔議曰竊聞大道既隱天下為家聖人因之然後制禮教之所設本于正家家道正而天下定矣正家之道不可以二總一之義理歸本宗父以尊崇母以厭降豈忘愛敬宜存倫序是以內有齊斬外服皆緦尊名所加不過一等此先王不易之道也前聖所志後賢所傳其來久矣昔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正觀修禮時改舊章漸廣渭陽之恩不尊洙泗之典及弘道之後唐隆之間國命再移于外族此則禮亡徵兆因斯見矣天人之際可不戒哉開元初補闕盧履冰進狀論喪服輕重勅令僉議于時衆議紛拏各安積習太常禮部奏依舊定陛下運稽古之思發獨斷之明開元八年特降別勅一依古禮事符典故人知向方式固宗盟社稷之福更圖異議竊所未詳願守八年明旨以為萬代成法職方郎中韋述議曰上自高祖下至玄孫以及其身謂之九族由近以及遠稱情以立文差其輕重遂為五服雖則或以義等或以名加教有所存理不踰等百王不易三代可知日月同懸咸所仰也謹按儀禮喪服傳曰外親之服皆緦鄭玄謂外親異親正服不過緦麻外祖父母小功五月以尊加也從母小功五月以名加也舅甥外孫中外昆弟皆依本服緦麻三月若以匹敵外祖則祖也舅則伯叔父也父母之恩不殊而獨殺于外氏聖人之心良有以也喪服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父母同等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聖人究天道而厚于祖禰繫姓族而親其子孫近則別于賢愚遠則異于禽獸由此言之母黨比于本族不可同貫明矣且家無二尊喪無二斬人之所奉不可二也特重于大宗者降其小宗為人後者減其父母之服女子出嫁殺其本宗之喪蓋所存者遠而所抑者私也及若外祖及舅更加一等堂舅及姨列于服紀之內則中外之制相去幾何廢禮徇情所務其本且五服有上殺之義必循源本方及條流伯叔父母本服大功九月並以其出于祖其服不得過于祖也從祖祖父母從祖

父母從祖昆季皆小功五月以其出于曾祖其服不得過于曾祖也族祖父母族父母昆季皆緦麻三月以其出于高祖其服不得過于高祖也其堂舅姨既出于外曾祖若為　制服即外曾祖父母及伯叔父母亦宜制服矣外祖加至大功九月則曽祖合至小功高祖合至緦麻若舉此而舍彼事則不均棄親錄踈理則不順推而廣之是與本族無異矣服皆有報則堂外甥曽孫姪女之子皆須服矣聖人豈薄其骨肉背其恩愛情之親者制服乃輕蓋本于公者尊于私存其大者畧其細義有所斷不得不然苟可加也

亦可減也往聖可得而非則禮經不可得而隳矣先王之制謂之彝倫奉以周旋猶恐失墜一紊其叙庸可正乎且舊章淪胥為日已久所存無幾又欲棄之雖曰未達不知其可請依儀禮喪服為定禮部員外郎楊仲昌議曰臣闡儀禮曰外服皆緦又曰外祖父母以尊加從母以名加並為小功五月其為舅緦麻鄭文正公已議同從母例加至小功五月詎今之所加豈異前旨雖文正賢也而周孔聖也以賢改聖後學何從堂舅堂姨舅母並升為袒免則何以祖述禮經乎如以外祖父母加至大功則豈無加報于外孫

乎如以外孫為報大功則本倫情之所沿何所不至理必然也禮不云乎無輕議禮況無喪服之紀先王大猷奉以周旋以匡人道一詞舉措千載是遵涉于異端豈曰弘教伏望各依正禮以厚儒風太常所請增加愚見以為不可戶部郎中楊伯成右監門錄事參軍劉秩並同是議與沔等畧同議奏上又謂侍臣等曰朕以為親姨舅服小功則舅母于舅有三年之喪是愛我而厚其服制情則母舅之服不得全降于舅宜服緦麻堂姨舅令古未制服朕思敦睦九族引而親之宜服袒免又鄭玄注禮記曰同爨緦若比

堂姨舅于同爨親則厚矣又喪服傳云外親之服皆緦亦是不隔于堂姨舅也若以所服不得過本而復為外曾祖父母及伯叔祖父母服制亦何傷乎是皆親〻敦本之意卿等更熟詳之侍中裴耀卿中書令張九齡禮部尚書李林甫等奏曰外族之親無厭降外舅既為舅母制服舅母還合報之夫之外甥既合報服則與夫之姨舅以類是同外甥之妻不得無服所增者頗廣所引者漸踈微臣愚蒙猶有未達上又手制曰從服有六此其一也降殺之制禮無明文此皆自身率親用為服數所在抑引盡是推恩朕情未

有安故令詳議非欲苟求變古以示不同卿等以爲外族之親禮無厭降報服之節所引者疎且姨舅者屬從之至近也以親言之則亦姑伯之匹敵也豈可所引者疎而降所親服者又婦從夫者也夫之姨舅夫既有服從夫而服尤是睦親寔欲令不肖者及賢者俯就卿等宜熟詳之耀卿等奏曰陛下體至仁之德廣推恩之道將弘引進以示睦親再發德音更令詳議臣等謹按大唐新禮親舅加至小功與從母同服此盖當時特令不以輕重遞增盖不欲參于本源愼于變禮者也今聖制親姨舅小功更制舅母緦麻堂姨舅袒免等服取類新禮垂示將來通于物情自我作古則群儒風議徒有稽留並望制施行從之

唐會要卷第三十七

唐會要卷第三十八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寔封四百戶

臣王溥纂

服紀下　奪情　葬　辰日

雜記

服紀下

正元二年十一月德宗王皇后崩上及百官已釋服唯皇太子及舒王誼晃以下則吾將及三年之制也

初禮官議大行皇后喪服節拜太常博士柳冕等士人奏請皇太子依魏晉故事爲大行皇后喪服既葬而虞〻而卒哭〻而除心喪終制則存獻降之禮既而事下中書宰臣君問禮官曰令豈可令皇太子衰服侍膳直至于既葬乎博士張薦等請依送齊皇后爲父母喪三十日公除例爲皇太子喪服之節既及公除諸于正內則服椽　至本院衰麻如故庶允通變之情宰臣具以聞奏右補闕穆貞上疏曰臣謹按禮經蕭微近古皇太子居母后之喪並無降殺之禮雅西晉杜元凱有既葬除服之論盖穿鑿詭詞以

時主議不足為後王法也臣愚以為遵三年之制
則太重從三十日之服則太輕雅行古之道以周年
乃得禮之中矣詔宰臣更與所司議之宰臣以務質
所奏召問禮官而不言質名禮官鄉晃張薦對曰准
禮三年之喪無貴賤一也豈有父母貴賤而差降喪
服節乎且禮有公門脫齊衰開元亦云皇后為父母
服十三日其稟朝二日則十三日而除為皇太子為
外祖父母服五日其從朝二日則五日除所以然者
恐喪服侍奉有傷至尊之意也故從權制變昭著國
章公門縗義亦在此豈皆為金革乎皇太子今若抑
哀公除墨務朝覲至本院依舊縗麻酌而變通庶可
傳繼宰臣然其對遂命太常卿鄭叔則草議奏曰准
禮子為母齊衰杖周更無貴賤降殺之別伏以聖上
以大中立教以至孝興理憲章古道肅慎禮文皇太
子稟訓膺哲因心孝敬緣情酌禮復古為宜准禮既
葬卒哭十一月小祥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至于昏
定晨省問安視膳不可服衰麻露近宸扆伏請每詣
正內覲謁變服墨務歸至本院依舊縗麻庶適變通
允叶情禮上令宰臣召務質議焉對曰雖不能遂皇
太子三年之志且遠依古禮猶愈魏晉之文請降制
命宜行于外亦不妨皇太子在內墨縗也制可之
其月詔百官及宗室諸親舉哀兩儀殿臨畢百辟素
服視事及大殮成服百官服三日及甲辰之夕釋之
用晉文明皇后崩天下發哀三日止之義其文武六
品已上非常參官及士庶等各于本家素服臨外命
婦各于本家素縗朝夕臨五日
六年正月詔百官有私喪公除者听赴宗廟之祭初
御史監察者以開元禮凡有緦麻以上喪不得饗廟
移牒吏部告以奏差祭官有私喪者于是吏部奏曰
准禮諸侯絕周大夫緦者所以敘旁親不敢廢大宗
之祭事則緦不祭者謂同官未葬欲人之吉凶不相
瀆也魏晉已來降變而從權緦已上喪服內衣縗謂
之喪服假滿則吉謂之公除凡既葬公降則無事不
可故江右譚殷仲堪並云既葬公降廢祭者非也故
其時公除者則行公祭蓋大夫不敢以家事辭王事
春秋之義也令國家行公除之令既以即吉于祭無
令私家之祭則無廢者公家之祭則猶禁之是有司
限文進退雅谷若以服為禁即懼虧祭禮若以例奏
差則懼違令文先生立禮所以進人為善也立法所
以禁人為非也彼公除者人思君親莫不欲祭使子

得祭其父孝莫大焉臣等祭其君義莫重焉苟祭而不許是禁人為善也苟私祭不禁則公祭無嫌是則垂之空文不若行其變禮令請中明舊令使行之可守凡有慘服既葬公除及聞哀假滿者許吉服赴宗廟之祭其同未葬雖公除者請依前禁之庶輕有重倫以一王法從之八年九月以前太子賓客李愿為太子賓客前衛尉少卿李愬為韶王傅愿愬皆太尉晟之子居母喪既大祥而除官晟以二子未禪訪于諸相趙璟陸贄謂曰故事有大祥授官者皆終禪而後朝請晟乃奏行之

正元十一年河中府倉曹參蕭據狀稱堂兄姪女子適李氏壻見居喪今時俗婦為舅姑服三年恐為非禮請禮既詳定垂下詳定判官前太常博士李岩議曰謹按大唐開元禮五服制度婦為舅姑及女子適人為其父母皆齊衰不杖周稽其禮意抑有其由也蓋以婦人之道以專一不得自達必繫于人故女子適人服以夫斬而降其父母喪服傳曰女子以適人為父母何以周也婦人不二斬婦人從人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先聖格言歷代不易以此論之父母之喪尚止周歲舅姑之服無容三年且服者報也雖有加降不甚相懸故舅姑為婦大功九月以卑降也婦為舅姑齊衰周年以尊加也其父母舅姑除變之節十二月小祥除服絰十三月大祥除衰寢去絰十五月而禪逾月從吉

永正九年九月禮儀使奏孫為祖母合服齊衰五月漢魏以來時君皆行易月之制皇帝為曾太皇太后況氏合五日而除內外百寮並令從服以五日為制其在興慶宮當侍奉太上皇者十三日而除從之

開成三年十月中書門下奏皇太子今日十六日薨十六日舉貴賤咸遵金革之事始有　縗絰此輩小人先無俯就猶有在其上者最以企及若遣釋服作樂則甚紊禮經帶　理音又全虧國體豈以其居家不能報禮遂欲曹司約為非法萬石身居禮樂之官輒昧吉凶之本媮之卒士理恐未安既乖風化之源請舉糺繩之典萬石請付法司科斷音聲人請亭追至開元十三年車駕將赴東岳太常追孝假音聲人從駕華州刺史楊瑒奏曰臣竊孝經傳喪記有文歷代相因損益無替斯事體大人誰敢違國家孝理天下起蹤百王焉可以苴絰之人叶鐘磬之樂既傷往

敎復玷靖默良史見書雖爲直筆臣職惟宣化期不
奉詔上嘉之調露二年中書舍人歐陽通起復本官
每入朝必徒跣至城門外然着靺鞢而朝直宿在省
則席地藉藳非公事不言亦未嘗啟齒歸必衣衰絰
號慟無常國朝奪情者多矣惟通能合典禮
長安三年正月二十六日勅三年之喪自非從軍要
籍者不得輒奏請起復至廣德二年二月二十一日
勅三年之喪謂之達禮自非金革不可從權其文官
自今已後並許終制一切不得輒有奏聞
景龍三年以前工部侍郎張說起復爲黃門侍郎說
乞終喪制三表許之其年十一月以前昭容上官氏
起復爲婕妤
正元十三年七月張茂宗將尚公主太常博士裴堪
上疏曰伏見駙馬都尉張茂宗猶在母喪聖恩念其
母亡遺表乃許公主今年八月出降乃令茂宗借吉
就昏者伏以夫婦之義人倫大端所以關雎冠詩之
首者王化之先也天屬之親孝行爲本所以齊衰在
服之重者人道之厚也聖王知二端爲訓之本不可
變也故制昏禮曰納采問名納吉納徵皆主人几筵
听命于廟哀二十八日公除臣等參詳憲照太子例

盖緣在公除內今從舉哀日數至二十八日十三日
滿合公除不合更待數朝日滿臣等商量望令百寮
二十九日橫行參假便赴延英奉慰勅旨宜依
會昌五年正月兵部尚書歸融奏伏覩義安殿皇太
后遺令皇帝三日不聽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
祥二十七日釋服者皇帝遵奉遺二日將欲施行臣
等商量事貴得中禮從順變伏以宣懿皇太后常奉
太皇太后之命追徽尊名祔配廟室今之議禮合有
等衰伏請皇帝降服朞行以日易月之制十三日釋
服其內外臣寮亦請以此除釋至于营奉陵寢制度
法物即請准舊例更無降制從之
大中六年十月詔有司宰臣周親椽故欲行宣弔之
禮宜令參酌太常禮院奏伏宰臣周親如是伯叔及
親兄弟或會居重任或位列朝行七品已上官則請
行宣弔之禮如年齒幼官位卑及其餘周親事並請
不用遣使庶輕重之宜有節降殺之義得中若宣弔
例以朞年伏慮有煩聖聽從之

奪情

武德二年正月四日尚書左丞崔善奏曰欲求忠臣
必于孝子此爲時多金革頗遵墨縗之義丁憂之士

例從起復無職之輩不復戚容如不糺劾恐傷風俗
至九月制曰文官遭父母喪聽去職
儀鳳二年十一月六日太常少卿韋萬石奏太常博
士弟子等有遭憂者請百日之後量追赴上奉勅依
侍御史劉思立奏曰竊以移風易俗莫善于樂睦親
化人莫先于孝所以三年之禮務事立禮通謂之嘉
所以上承宗庙繼嗣也又制喪禮曰創臣者其日久
痛甚者愈遲二年之喪二十五日而畢務情立文通
謂之　凶以送死者以復生有節也然後夫義婦听
父慈子孝馴致不失臻于太和歷代寶之以為至教
昔魯侯改服晉襄墨縗事重于奪情義許其權變又
兵法鑿門而出以喪處禮之以情相因倖或有類若
茂宗釋縗服而衣冠褰去堊室而行親迎雖云輟哀
借吉是以亦凶瀆禮實惟失先王之重典抑亦為國
家之與法儻茂宗留侯免喪則日月非遠今公主指
朝下嫁又儀注有嫌固不可廢重而就輕捨大而取
小伏惟皇帝陛下体天撫運統天立法何嘗不守先
王之至德徃聖之明謨下盡群言上泝立鑒彝倫式
序懿範昭明所以八表肅清四夷歸化方弘禮義之
　曰大敦名教之時于無為之朝有興議之事眾情
未遠疑懼交深伏願抑茂宗亡母之誠顧典章不易
之義待其終制然後賜婚放天情于至難察有司之
懇守垂之史冊聖德弥光則天下幸甚
大中五年八月宰臣奏伏以通喪三年臣庶一致金
革無避軍旅從權近日諸使及諸道多奏請與人吏
職掌官　進奏官等起復因循既久訛弊轉深非唯
大啟倖門寔亦頗素朝典臣等商量自今已後除持
勅及翰林并軍職外其諸司諸使人吏職掌官并諸
道進奏官並不在更請起復授官限其間或要籍驅
使官任准舊例舉追署職令句當公事侍服闋日即
徃依前奏官從之
十二年二月以前右金吾將軍鄭漢璋前鴻臚少卿
鄭漢卿並起復授本官以國舅光之子也
　葬
舊制銘旌三品已上長九尺五品已上長八尺六品
已下七尺皆書云其官封姓名之柩舊制凡詔喪大
臣一品則鴻臚卿護其喪事(二品則少卿三品丞一人往皆命司儀以示制)
舊制應給鹵簿職事四品已上散官二品已上及京
官職事五品已上身婚葬皆給之舊制碑碣之制五
品已上立碑(螭首龜趺上高不過九尺)七品已上立碑(圭首方趺趺上不過)

凡四若隱淪道素孝義著聞雖不仕亦立碣凡石人石
獸之類三品已上用六五品已上用四
武德六年二月十二日平陽公主葬詔加前後鼓吹
太常奏議以禮婦人無鼓吹高祖謂曰鼓吹是軍樂
也往者公主于司竹舉兵以應義軍既常為將執金
鼓有克定是以周之文母列于十亂公主功參佐命
非常婦人之匹也何得無鼓吹宜特加之以旌殊績
至景龍二年十二月皇后上言自妃主及五品已上
母妻并不因夫子封者請自今婚葬之日特給鼓吹
宮官准此左臺侍御史唐紹上疏諫曰竊聞鼓吹之
作本為軍容昔黃帝涿鹿有功以為警衛故掆鼓曲
有靈　吼鵰鶚爭名墜崖壯士怒之類自昔功臣備
禮適得用之文夫有四方之功所以恩加寵錫假如
郊祀天地誠是重儀惟有宮懸而無案架故知軍
樂所備尚不給于神祇鉦鼓之　豈得接于閨闈雖
戚公主王妃以下葬禮有團扇綵幃錦障之色加之
鼓吹歷代無聞又准令主官婚葬先無鼓吹京官五
品得借四品鼓吹儀今特給五品已下母妻五品官
則不當給限便是班秩本因夫子儀飾乃復過之事
非倫次難為定制參詳義理不可常行請停前敕各

依常典至元年建卯月三日婚葬鹵簿據散官封至
一品事職官正員三品并駙馬都尉許隨事量給餘
一切權停
太極元年六月右司郎中唐紹上疏曰臣聞王公已
下送終明器等物具標格令品秩高下各有節文孔
子大明器者備物而不可用以芻靈者善為俑者不
仁傳曰俑者面目機發似于生人者也以此而葬殆
將于殉故曰不仁者王公百官競為厚葬偶人象馬
雕飾如生徒以炫燿路人本不因致禮更相扇動破
產傾資風俗流行下兼士庶若無制奢侈日增望請
王公已下送葬明器皆依令式並陳于墓所不得衢
路舁行
開元二年六月二日勅緣喪葬事非宗舊德別有處
分不得輒請官供四年七月王仁皎葬其子駙馬都
尉守一請同昭成皇后父竇孝諶故事墻高五丈一
尺侍中宋璟中書侍郎蘇頲上表曰臣聞儉德之恭
侈惡之大高墻乃昔賢所誡厚葬寔君子所非則知
奢侈過度故非達識故周孔設齊斬緦免之差衣衾
棺槨之度賢者就俯不肖者企及或云竇太尉墻最
高取則不遠者縱令往日無極言者其事偶行令出

一時故非常式豈若蒼庶人父追加王位擅作酆陵榻不旋踵為天下笑況今之所設先作于紀綱情既無窮故為之制度不因人以搖動不變法以愛憎所謂金科玉條蓋以此也儻中宮情不可奪陛下不能若違即准令一品合陪陵葬者墻高三丈已上四丈已下降勅使同陪陵之例即極是高下得宜臣忝樞近不敢不奏

二十九年正月十五日勅古之送終所尚乎儉其明器墓田等令于舊數内遞減三品已上明器先是九十事請減至七十事五品已上先是六十事請減至四十事九品已上先是四十事請減至二十事庶人先無文請限五十事皆以素為之不得　及金銀銅錫其衣不得用羅錦繡畫其下帳不得有珍禽奇獸魚龍化生其園宅不得廣作院宇多列侍從其輀車不得用金銀花結綵為龍鳳及垂流蘇畫雲氣其別勅優厚官供者准本品數十分加三等不得別為華飾其墓田一品塋地先方九十步今減至七十步墳先高一丈六尺減至一丈四尺三品墓田先方七十步減至五十步墳先高一丈四尺減至一丈二尺其四品墓田先方六十步減至四十步墳高一丈二尺減至一丈一尺五品墓田先方五十步減至三十步墳先高一丈減至九尺六品已下墓田先方二十步減至十五步墳高八尺減至七尺其庶人先無步數請方七步墳高四尺其送葬祭盤不得作假花菓及樓閣數不得過一牙盤

大曆五年五月十五日勅應准勅供百官喪葬人夫幔幕等三品已上給夫一百人四品五品五十人六品已下三十人應給夫須和雇價直委中書門下文計處置共幔幕鴻臚衛尉等供者所須戴幔幕張設人並合本司自備如特有處分定人夫數不在此限

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勅如聞士庶在外身亡將櫬還京多被所司不放入城自今已後不須止遏

正元九年十二月故太尉西平郡王太師晟備禮葬于鳳政原是日廢朝上御南望春宮臨祭令中使宣弔于柩車文武常參官皆素服送至長樂坡哭拜于路時太常卿裴郁草儀設引令式書隔品致敬之文乃請宰臣及二品已上官者哭而不拜禮官失也

十一年十一月勅故司徒兼侍中贈太傅燧今月九日葬七日祭引百官不須入朝便于城外送發引

十三年五月宗正卿嗣義王獻奏簡王府諮議參軍

嗣寧王子澥葬請鹵簿臣等議以子澂官卑不合特
給詔令給
其年七月勅自今已後嗣王贈葬日宜令所司並供
鹵簿仍永為常式
十四年十一月勅自今已後應緣喪葬俱給鹵簿即
逐便于街中宿幔
元和三年五月京兆尹鄭元奏修王公士庶喪葬節
制一品二品三品為一等凡命婦各准本品如夫子
官高所從夫子其無邑號者准夫子品蔭子孫未有
官降損有差其凶器悉請以瓦木為之是時厚葬成
俗久矣雖詔命頒下事竟不行
六年十二月條流文武官及庶人喪葬三品已上明
器九十事四神十二時在內園宅方五尺下帳高才
三尺共置五十舁挽三十六人輀車因聞輾車油幰
朱絲網絡兩廂畫龍幰竿諸末庯流　　　深衣輴車
誌石車任畫雲氣不得置幰竿額帶等方相車除載
方相外及魂車除幰網裙簾外不得更別加裝飾並
用合轍車轜竿九尺不得安火珠帖金銀立鳥獸旗
幡等五品已上明器六十事四神十二時在內園宅
方四尺下帳高方二尺共置三十舁減至石車輀竿
減四尺旒蘇減二十道帶減一重披引鐸翣各減二
挽歌一十六人並無朱絲網絡方相用魌頭車轜竿
減一尺魂車准前九品已上明器四十事四神十二
時在內園宅方三尺下帳共置二十舁減轜車轜車
幰竿減三尺旒蘇減一十五道披引鐸翣各減二帶
減一重挽歌十人毒縣竿減一尺幃額魌頭魂車准
前已前明器並用瓦木為之四神不得過一尺餘人
物等不得過七寸並不得用金銀雕鏤帖毛髮裝飾
其散試官但取試官次第如散官品卑者即據試官
品第五品已上遞降一等六品已下依本官制度內
侍省品秩高各隨本族有章服者紫同三品緋同五
品已上綠及應官並同九品已上命婦及文武官母
妻無邑號命婦各准本品如夫子高官聽從夫子無
邑號者各准夫子品輀車准令合用綠及紫色有品
蔭家子孫未有官品者三品已上降三等五品已上
降二等九品已上降一等所用品蔭以祖父為日升
降庶人明器一十五事共置三舁喪車用合轍車幰
竿減三尺旒蘇減十道帶減一重幃額魌頭車魂車
准前挽歌鐸翣四神十二時　請不置所造明器

並令用瓦不得過七寸以前刑部尚書燕京　葬
給素有章程歲月滋深名教差異使人知禁須重發
明　制庶可經久伏以喪葬條件明示所司如五
作及工匠之徒　獲之後自今准前後勑文科繩所
由不得廢之喪孝之家妄有路拑獲只坐工人亦不
得句留令過時日勑旨宜依
十五年閏正月時宰相公卿僉議憲宗皇帝山陵前
勑用十二月二十八日太遠侍詔僧惟英請改用五
月十九日太常博士王彥威復奏曰臣按禮記七月
而葬國朝故事高祖六月而葬太宗四月而葬高宗
九月而葬中宗六月而葬睿宗五月而葬順宗七月
而葬玄宗肅宗二聖山陵以聖誕吉凶相屬有司懼
不給故並十二月而葬蓋有為而然非常典也今國
哀在正月并閏至六月即合禮經七月之數按春秋
之義天子告廟不志葬〻必其時也舉天下而葬一
人其道不疑故過期不葬春秋譏之待詔楊士端遠
卜十二月二十八日令許葬訖而虞凡虞用九日虞
訖而卒哭卒哭而祔廟並擇日行事計至來年正月
中旬方畢即改元及朝賀賜之禮須發于始
　自國哀以至虞祔凶毀之儀首尾十四月國朝

且　故事豈惟禮經不合設臣謹恭詳禮文用六
月為使
長慶三年十二月浙西觀察使李德裕奏應百姓厚
葬及于道途盛　祭奠蕙設音樂等閭里編甿罕
知教義生無孝養可紀歿以厚葬相矜哭借者祭奠
奢靡仍以音樂榮其送終或吉社相資或息利自辦
生業以之皆空習以為常不敢自廢人戶貧破抑此
之由今百姓等喪葬祭並不許以金銀錦繡為飾及
陳設音樂其葬物涉于僭越者動　結社之類任
充死亡喪服粮食等用伏以風俗之弊誠宜改張緣
人心　莫肯循守綠知變革尋則懲違臣今已
施行人稍知勸若後人不改　清伏請臣當道自
今已後如有人却置准法科罪其官吏已下不能
　級懲責仍請常委出使郎官御史訪察所異遐遠
之俗皆知憲章勑旨宜依
太和元年十月勑故太尉王武俊妻晉太夫人李氏
以武俊橫流之中極定奔潰屬當葬事宜加贈卹宜
令有司特給儀伏事
會昌元年十一月御史臺奏請條流京城文武百寮
及庶人喪葬事三品已上輀用闊轍車方相魂車誌

石車並須合轍由幰旒旐等任准令式挽歌三十六
人六鐸六翣明器並用木為之不得過一百事數內
四神不得過一尺五寸餘人物等不得過一尺并止
七十舁內外官同五品已上輀車及方相䰠車等同
三品准不得置誌石車其轜車油幰等任准令式挽
歌十六人四鐸四翣明器不得過七十事數內四神
不得過一尺二寸餘人物不得過八寸并止五十舁
內外官同九品已上轜車䰠車等並同合轍車其方
相䰠頭並不得用楯車及誌石車其輀車除油幰旒
旐等各准令式外不得用繒綵結絡裹服器葵飾挽
歌一十人一鐸二翣明器不得過一尺餘人物不得
過七寸并止三十舁內外官同散試官等任于階官
之中取最高品第五品已上遞降一等六品已下依
令品有品蔭家子孫未有官者用三品已上蔭者降
三等用五品已上蔭者降二等用八品已上蔭者降
一等用九品者不降仍並須是祖父母蔭內外官同
工商百姓諸色人吏無官者諸軍人無職掌者喪車
䰠頭同用合轍車喪車不用油幰旒旐等飾薦不得
以繒綵結絡及金　　挽歌鐸翣並不得置喪車之
前不得以鞍馬為儀其明器任 以瓦木為之不得過

二十五事四神十二時並在內每事不得過七寸并
十 伏以喪葬之禮素有等差庶士之家近年遵守
踰越既甚麼　　臣忝職憲司理當禁止雖每令舉
察亦恣謗隨生苟全廢糺純又職責並至　　以承
前令式及制勅皆緣務從儉省減剋過多遂令人情
易踰禁將求不犯實在稍寬臣酌量舊儀創立新制
所有高卑得禮置給　　免令無知之人更懷不
足之意伏乞聖恩宣下京兆府令准此條
　作行人散牓城市及諸城門令知所守如有
違犯先罪　　供造行人賈之主　　其哭
木永無僥差以前條　　件臣尋欲陳論伏　　進
止　　已于延莫且奏聽勅　　旨宜依
　　辰日
正觀六年二月御史大夫韋挺論風俗失禮表曰臣
聞父母之恩是天創巨之痛終身何已至于喪服之
數哭泣之哀聖人作範布在　　世祿之家鮮克由
禮今朝廷貴臣縉紳士族衣冠逓襲教義是聞丁
　重喪拘攣俗忌至辰日不哭謂之重喪信陰陽之
書惑吉凶之說忽仁孝之至道忘聖哲之丕訓浸以
成俗為日已久有數皇風事須懲革至四月茹國公

張公謹卒太宗聞之將出次發哀有司奏子在辰不可哭太宗曰君臣之義同于父子情發于衷安避辰日遂哭之

· 雜記

聖曆元年十月鳳閣侍郎王方慶奏言准令朞喪大功未葬並不得恭朝賀仍給假不恭宴會比來朝官不依禮法身有哀慘陪列朝賀手舞足蹈公違憲章名教既虧實玷皇化請申明更令禁斷詔曰可

唐會要卷第三十八

唐會要卷第三十九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實封四百戶

臣王溥纂

定格令　議刑輕重

定格令

高祖初入關除苛政約法十二條唯制殺人劫盜背軍叛逆餘並蠲除之

武德元年六月一日詔劉文靜與當朝通識之士因隋開皇律令而損益之遂制為五十三條務從寬簡取便于時其年十一月四日頒下仍令尚書令左僕射裴寂吏部尚書殷開山大理卿郎楚之司門郎中沈叔安內史舍人崔善為等更撰定律令十二月十二日又加內史令蕭瑀禮部尚書李綱國子博士丁孝烏等同修之至七年三月二十九日成詔頒于天下大略以開皇為准正五十三條凡律五百條格入于所律他無所改正正觀十一年正月十四日頒新格于天下凡律五百條分為十二卷減　入徒者七十一條令為三十卷二十七篇一千五百九十條

格七百條以為通式至永徽二年閏九月十四日上新刪定律令格式太尉長孫無忌開府儀同三司李勣尚書左僕射于志寧尚書右僕射行成侍中高季輔黄門侍郎宇文節柳奭尚書右丞段志玄吏部侍郎高敬言刑部侍郎劉燕客太常少卿令狐德棻給事中趙文中書舍人李友益刑部郎中賈敏行少府監丞張行實大理丞元紹太府丞王文端等同修勒成律十二卷令三十卷式四十卷頒于天下遂分格為兩部曹司常務為留司格天下所共者為散頒格散頒格下州縣留司格本司行用至二　年五月詔律學未有定疏每年所舉明經遂無憑准宜廣召解律人　義疏奏聞仍使中書門下監定參撰律疏成五十卷太尉長孫無忌司空李勣尚書左僕射于志寧刑部尚書唐紹大理卿段志玄尚書右丞劉燕客御史中丞賈敏行等同撰四年十一月九日上之詔頒于天下龍朔二年二月改易官名勅司刑太常伯源直心等重定格式唯改曹局之名而不易篇第至麟德二年奏上之至儀鳳二年三月九日又刪輯格式畢上之尚書左僕射劉仁軌尚書右僕射戴至德侍中張文瓘中書令李敬玄太子左庶子郝處俊黄門侍郎來恒太子右庶子高智周吏部侍郎裴行儉馬戴兵部侍郎蕭德裴炎工部侍郎李義琰刑部侍郎張楚金右司郎中盧律師等至垂拱元年三月二十六日刪改格式加計帳及勾帳式通舊式成三十卷又以武德以來垂拱已前詔勅便于時者編為新格二卷內史裴居道　官尚書岑長倩鳳閣侍郎韋方質與刪定官袁智弘等十餘人同修則天自製序其二卷之外別編六卷堪為當司行同為垂拱留司格時韋方質詳練法理又委其事于咸陽縣尉王守愼有法理之才故垂拱格式　詳密其律惟改二十四條又有不便者大抵仍舊至神龍元年六月二十七日又刪定垂拱格及格后勅尚書左僕射唐休璟中書令韋安　騎常侍李懷遠禮部尚書祝欽明尚書右丞蘇瓌兵部郎中姜師度戶部郎中狄光嗣等同刪定至神龍二年正月二十五日前制勅為散頒格七卷又刪補舊式為二十卷表上之制令頒于天下

景龍元年十月十九日以神龍元年所刪定格式漏略命刑部尚書張錫集諸明閑法理人重加刪定至景雲元年勅又令刪定格令太極元年二月二十五

日奏上之名爲太極格戶部尚書岑義中書侍郎陸象先左散騎常侍徐堅右司郎中唐紹刑部員外郎邵知新大理丞陳義左衛長史張處斌大理評事張名播左衛倉曹叅軍羅思貞刑部主事閻義顓等同脩開元三年三月又勑刪定格式令上之名爲開元格六卷黄門監盧懷愼刑部尚書李義紫微事郎蘇顓紫微舍人李延祚給事中魏奉古大理評事高智韓静綫縣丞侯郢璡瀛州司法叅軍閻義顓等同脩至七年三月十九日脩令格仍舊名曰開元后格吏部尚書宋璟中書侍郎蘇頲尚書左丞盧從愿吏部侍郎裴漼慕容珣戶部侍郎楊滔中書舍人劉令植大理司直高知静　州司功叅軍侯郢璡等同脩十九年侍中裴光庭中書令蕭嵩以又格後制勑行用之后與格文相違于事非便奏令有司刪撰格后長人勑六卷頒于天下二十五年九月一日復刪輯舊格式律令中書李林甫侍中牛仙客中丞王敬從前左武衛冑曹叅軍崔冕衛州司戶叅軍直中書陳承信酸棗縣尉直刑部俞元杞等共加刪緝總七千九十八條一千三百二十四條于事非要並刪除之二千一百八十條隨事損益三千五百九十四條仍舊不改

總成律十二卷律疏三十卷式二十卷開元新格十卷又撰格式律令事類四十卷以類相從便于省覽奉勑于尚書都省寫五十本頒于天下二十五年九月三日兵部尚書李林甫奏今年五月三十日已前勑不入新格式者並望不任行用限至元年十月尚書省進正元定格后勑三十卷留中不出至元和二年七月詔刑部侍郎許孟容大理少卿謝登吏部郎中房式兵部郎中熊執易度支郎中崔光禮部員外郎韋貫之等刪定開元格后勑其月刑部奏改律卷第八爲關　至十年十月刑部尚書權德輿奏自開元二十五年脩格式律令事　處分長行勑等自大暦十四年六月元和二年正月兩度制刪之並施行伏以諸司所奏苟使一時事非經久或舊章旣其徒吏煩文獻獄理重輕繫人性命其元和二年准制刪定至元和五年刪定畢所奏三十卷歲月最近伏望且送臣本司其元和五年已后續有勑文合長行望令諸司錄送刑部臣請與本司侍郎郎官叅詳錯綜同編入本續其閒奏庶人知守法吏絶舞文從之至十三年八月鳳翔節度使廣慶等詳定格后勑三十卷左司郎中崔郾吏部郎中陳諷禮部員外郎

敬休著作郎王長文集賢校理元從質國子博
士林寶用脩上其乎刑部侍郎許孟容將乂等奏詔
删定格后勑勑成三十卷刑部侍郎删伯芻等考定
脩爲三十卷、至長慶三年正月刑部奏請户部郎中
王正司門員外郎齊推詳正勑格從之其月又請奏
本司郎中裴潾司門郎中文格本司員外郎孫革王
永大理司直揚倞與本司尚書崔植侍郎景重詳正
勑格奏可至開成元年三月刑部奏伏准今年正月
日制刑法科條頗聞繁冗主吏縱捨未有所徵宜
擇刑部大理官即令商量條要害重修格式務于脩

當煩去冗長以正刑名者伏以律令格式著曰
漢歷代增脩皇朝正觀開元又重删定理例精
詳難議刊改自開元二十六年删定格令后至今九
十餘年中外百司皆有奏請各司其局不能　公
其間或恩出一時使爲永式前后矛盾是非不同吏
緣爲姦人受其屈伏見自正元已来累曾别勑選重
臣置院删定前后數四徒涉歷三十歲　未堪行令
若只令刑部大理官商量重脩格式遍煩冗長伏恐
姦吏緣　偽文伏請但集蕭所删定建中已来制
勑分明比類删去前后相矛盾及理例重錯者條流

編次具奏數聞奏行用所删去者伏請不焚官同封
印付庫收貯仍慎擇法官法置省等所斷刑獄有不
當者官吏重加貶黜所異人知自効吏不敢欺上副
陛下哀矜欽恤之言者宜依至大中五年四月刑部
侍郎　等奉勑修大中刑法　六十卷起正
觀二年六月二十日至大中五年四月十三日凡二
百二十四年雜勑都計六百四十六門二千一百六
十五條至十年五月左　府倉曹叅軍張
集律ゝ令格式條件相類者一千二百五十條分
爲一百二十門號曰刑法統類上之

景龍三年八月九日初應酬功賞須依格式格式無
文然始比例其制勑不言自今以後及永爲常式者
不得攀引爲例文明元年四月十四日勑律令格式
爲政之本内外官人退食之暇各宜尋覧仍以當司
格令書于　事之壁俯仰觀瞻使免遺忘
元十四年九月三日勑如聞用例破勑及令式深
非道理自今已後不得使
正元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刑部侍郎韓洄奏刑部掌
律令定刑名　大理及諸州應奏之事並無諸
司尋撿格式之文比年諸司每有與奪若出撿頸下

吏得生奸法直因之輕重又先明勅當司格令並書
于廳事之壁此則百司皆合自有程式不唯刑部獨
有典章訛舛日深事須改正勅旨宜委諸書司各以
本司雜錢置所要律令格式其中要節仍准舊例錄
在官廳壁左右丞句當事畢日聞奏其所諸司于刑
部檢事待本司寫格令等了日停
寶曆二年十月大理卿裴向進前本司丞盧紓所撰
經法要錄十卷
大和四年七月大理卿裴誼奏當寺格後勅六十卷
得丞謝登狀准御史臺近奏從今已后刑部大理寺
詳斷刑獄一切取后勅爲定
會昌元年九月庫部郎中知制誥溥于　等奏准刑
部奏犯贓官五品已上合抵死刑請准獄官令賜死
于家者伏請永爲定式勅旨宜依

議刑輕重

武德九年八月吏部尚書攉撿挍左武侯大將軍長
孫無忌被召不鮮佩刀入東上閤門尚書右僕射封
德彛議以監挍尉不覺合死無忌誤帶人徒三年罰
銅二十斤詔從之大理少卿戴冑駁之挍尉不覺與
無忌帶人同爲誤耳臣子之于君不得無誤准律云
供　不如法者皆死陛下若錄功捨
非憲司　若當罪法
太宗曰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也何得以無忌
國親使欲阿之更令重議德彛執議如初冑又駁曰
挍尉緣無忌致罪法當輕若論其過誤　其情一
也生死頓殊敢以固請乃免挍尉死刑
其年九月盛開選舉或有詐偽資蔭者上令自首不
首者死俄有詐　大理少卿戴冑斷流上曰朕下
勅不首者死今斷流示天下以不信卿欲賣獄乎冑
曰陛下當即殺之非臣所及今既付所司臣不敢虧
法上曰卿自守法而　我失信耶冑曰法者國之所
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當時怒之所發耳陛下發一
朝之忿而許殺之既知不可寘之于流此乃忍小忿
而存大信若忍忿違信臣竊爲陛下惜之上曰法有
所失公能正之朕何憂也
正觀元年三月蜀王府法曹參軍裴弘獻駁律令不
便于時者三十事弘獻于是與房玄齡建議以爲古
者五刑刖居其一及肉刑既廢制爲死流徒杖笞五
等以備五刑今復設刖是謂六刑然減死意在于寬
刖足又加煩峻乃與八座定議奏聞于是又除斷趾

法改為加役流三千里作三年又舊條兄弟分后蔭
不相及連坐俱死祖死孫配流會有同州人房強弟
任統軍于岷州以謀反伏誅強從坐太宗嘗錄囚徒
聞其將死令百寮詳議玄齡等復定議曰按禮孫為
王父尸案令祖有蔭孫之義然則祖孫親重而兄弟
屬輕應重反流合輕翻死據禮論情深為未愜請定
律祖孫與兄弟緣坐俱配流其以惡言犯法不能為
害者情狀稍輕兄弟免死配流為允從之
十一年五月上閱大理寺卿劉德威曰近来刑綱稍
密何也對曰誠在君上不由臣下主好寬則寬好急
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則反是失入
則無辜失出則獲大罪所以吏各自愛競執深文畏
罪之所致且太宗然其言由是失入者各依律文
十六年七月勑令後自害之人據法加罪仍從賦役
自隋季政亂徵役多人不聊生又称為手足以避征戍或自折無賴之徒尚習未除故立此例
十八年九月茂州童子張仲文忽自稱天子只署其
流輩數人為官司大理以為指斥乘輿雖會赦猶斬
太常卿攝刑部尚書韋挺奏仲文所犯止當妖言今
既會赦止當免死上怒挺曰　十五年懷州人吳至
浪入先置鉤陳口稱天子大理刑部皆言指斥乘輿
咸斬處斬今仲文稱妖仍同罪异罰卿乃作福于下
而歸虛于上耶挺拜謝趨退自是憲司不敢以聞數
日刑部尚書張亮復奏仲文請依前以妖言論上謂
亮曰韋挺不識刑典以重為輕當時怪其所執不為
處斷卿今日復為執奏不過欲自取則正之名耳屈
法要名朕所不尚亮默然就列上因謂之曰爾無恨
色而我有猜心夫人君含容屈在于我可申君所請
屈我所見其仲文宜處以妖言二十一年刑部奏言
准律謀反大逆父子皆坐死兄弟處流此則輕而不
懲望請改重法制遣百寮詳議司議郎敬播議曰昆
季孔懷天倫雖重比于父子情理已殊生有异宜之
文死則别宗之義今有高官重爵本蔭惟逮子孫胙
土析圭餘光不及昆季豈有不霑其蔭輒受其辜背
理違情恐為太甚必其反茲春令連彼秋荼創次骨
于道德之辰建深文于刑措之曰臣將不及物誰謂
宜詔從之
永徽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華州刺史蕭齡之前任廣
州都督受左智遠及馮盎妻等金銀奴婢等詔付羣
臣議奏上怒令于朝堂處盡御史大夫唐臨奏曰臣
聞國家大典在于刑賞古先哲王惟刑是恤今天下

太平合用堯舜之典比來有司多行重法叙勲必須
刻削論罪務從重科非是憎惡前人止欲自爲身計
令議斷之之事有輕有重者至流輕者請除名以斷
之受委大藩贓罪狼藉原情取事死有餘辜狀旣遣
詳紛須近法臣竊以律有八議並依周禮舊文　其
罪異于衆臣所以待制議法王族刑于餅廢所以議
親刑不上大夫所以議貴明知重其親貴議欲緩刑
非爲嫉其賢能謀致深法今議官必于常法之外議
令入重正與堯舜相反不可爲萬代法臣旣廢法官
不敢以聞詔遂配流嶺南

神龍元年正月趙冬曦上書臣聞夫今之律者昔乃
有千餘條近者隋之姦臣將弄其法故著律曰犯罪
而律無正條者應出罪則舉重以明輕應入罪則舉
輕以明重立夫一條而廢其數百條自是迄今竟無
刊革遂使死生罔由乎法律輕重必由乎愛憎受罰
者不知其然舉事者不知其犯臣恐賈誼見之必爲
之慟哭矣夫立法者貴乎下人盡知則天下不敢犯
耳何必飾其文義簡其科條哉夫科條省則下人難
知文義深則法吏得使下人難知則暗陷机穽矣安
得無犯法之人哉法吏得使則比附而用之矣安得

無其法之臣哉臣請律令格式復更刊定其科條言
罪直書其事無假文飾其以准加減比附量情及舉
輕以明重不應得爲而爲之類　勿用之使愚夫愚
婦聞之必悟則相率而遠之矣亦安有知而故犯哉
苟有犯者雖貴必坐則宇宙之內肅然咸服矣故曰
法明則人信法一則主尊書曰刑于無刑誠哉是言
開元十年十月前廣州都督裴伷先下獄中書令張
嘉正奏請決杖兵部尚書張說進曰臣聞刑不上大
夫以近于君也故曰士可殺不可辱臣　秋巡邊中
途聞姜皎朝堂決杖流欽三品亦有　不宜決杖

廷辱以卒伍待之且律有八議勲貴在焉　伷先旣
不可輕豈可決罰上然其言嘉正不可退而說曰何言事之深也說曰宰相者時來即爲豈顧長　若貴臣盡當可杖但恐吾等行當及之此言非爲伷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
天寶六年正月十三日勅自今已后所斷絞斬刑者
宜削除此條仍令法官約近例詳定處分
上元元年十二月十四日刑部奏准名律注云獄成
謂贓狀露驗及尚書省斷訖未奏疏曰贓謂所犯之
贓見獲本物狀謂殺人之類得狀爲驗雖在州縣並
爲獄成若尚書省斷訖未奏即刑部覆訖未奏亦爲
獄成今法官商量若款自承伏已經聞奏及有勅付

法刑名更無可移者請獄成臣令與法官當加詳議
將爲穩使如天恩允許仍永爲常式勑旨依二年六
月十四日刑部奏謹按五刑笞杖徒流死是也今准
勑除削絞死唯有四刑每定罪傾降死刑不免還計
斬絞勑律平用法理難明又應決重杖之人令式先
無分析京城知是蠹害決者多死外州見流嶺南決
不至死決有兩種法開二門勑旨斬絞刑宜依格律
處分至寶應元年九月八日刑部大理奏准式制勑
處分與一頓杖者決四十至到與一頓及重杖一頓
並決六十無文至死者望請式處分又制勑或有令
決痛杖一頓者式文既不載杖數請准至到與一頓
決六十並不至死勑旨依至建中三年八月二十七
日刑部侍郎任宏奏其十惡中惡逆已上四等罪請
准律用刑其餘犯別罪應合處斬刑自今已后並請
決重杖一頓處死以代極法重杖既是死刑諸司使
不在奏請決重杖限勑旨依
元和二年十一月斬李錡并男師回于子城西南隅
初詔書削錡屬籍宰臣鄭絪李吉甫等議其所坐親
疏未定乃召兵部郎中蔣武問曰詔罪錡一房當是
大功內耶武曰大功是錡堂兄弟即淮安王神通之
下錡即淮安王五代孫也淮安有大功于國陪陵配
饗事著史冊今若以　罪而上累淮安
非也吉甫又問曰錡親兄弟當連坐否武曰錡親
幽之子若幽累著功勳死于王事即事錡
之兄弟徒坐若幽使當籍沒者于典禮亦所未安宰
臣頗以爲然
十四年五月勑李師古當經任特以始終雖是師道
近親典重宜有差降其妻裴氏及女宜于鄧州安置
又勑李宗奭李于兗限自抵誅夷用戒猖狂合從孥
戮故其微細貸以刑章特示令弘載寬緣坐其妻常
氏及男女等先投在掖庭並宜放出前數日上謂宰
臣曰李師古雖自襲祖父然朝廷待以始終其妻于
師道即嫂叔也雖曰逆人親屬量其輕重宜降等又
宗奭雖抵嚴憲其事情比之大逆亦有不同其妻士
族也今與其子女俱在掖庭于法皆似過深卿等曾
畱意否崔群對曰聖情仁惻罪止凶魁其妻子近屬
僥獲寬恕實合弘覆之道上遂出之准法逆人親屬
得原免者唯止一身至是其奴婢資貨悉令還付
長慶二年四月刑部員外郎孫革奏准京兆府申雲
陽力人張洽欠羽林官騎康憲錢米懲理之洽乘醉

拉憑氣息將絕憑男買得年十四將救其父以蹴角
觝力人不敢揮解遂將木鍤擊蹴之首見血后三日
致死者准律父為人所毆子往救擊其人折傷減比
鬬三等至死者依常律即買得合當死刑伏以律令
者用防兇暴孝行者以開教化今買得救父難是性
孝非暴擊張蹴是心切非兇以髫丱之歲正父子之
親若非聖化所加童子安能及此王制稱五刑之理
必原父子之親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周書所以訓諸
罰有權今買得生被皇風幼符至孝哀矜之宥伏在
聖慈職當讞刑合申善惡謹先具事由陳奏伏冀下
中書門下商量勅旨康買得尚在童年能知子道雖
殺人當死而為父可哀若徒沈命之科恐失原情之
義宜付法司減罪死一等處分
寶歷三年京兆府有姑鞭婦致死者奏請斷以償死
刑部尚書柳公綽議以尊毆卑非鬬也且其子在以
妻而戮其母非教也遂減死焉
大和四年十二月刑部員外郎張諷大理少卿崔杞
等奏議親議貴事其一議親曰皇帝至太皇太后皇
后親有內外服同者皆在議條伏以親疎之序既有
等衰即雨露之恩皆宜沾洽此 實皇王 天猷自家刑
國親九族叶萬邦之旨也近者絳州刺史裴鋭所犯
贓罪至深陛下以太皇太后之親下尚書省集議此
乃陛下知刑賞之理重與衆共之伏請今後親有任
刺史監臨守犯贓罪者得蒙減死者必重其過宜以
贓罪爲汙累定刑流決外其后子孫並不得任理人
官及爲監主守庶得家知其耻人革非心其一議貴
曰謹按禮經貴謂近于君也非獨高秩厚俸之爲貴
令后刺史非在朝文武職事三品官任者于所部犯
職抵死罪並不得以刺史品秩議貴徵司議條免所
犯罪如先任在朝三品合在議條者即准議親條決
流外子孫者未得任理人官及臨主守如有法官及
本官推官不詳官品妄有引議請科違勅罪其功勤
賓故等有犯贓罪同者並請准親貴之法勅官必任
親賢貴無宜輕捉罰不及嗣經訓具有明文若坐子
孫處傷事理此一節宜且仍舊餘依
六年五月興平縣　官興因醉殺人而亡官捕其父
因之興自歸有司請罪京兆尹杜宗御史中丞宇文
鼎以興自首免父之囚其孝可將請制死詔兩省官
参議皆言殺人者死古 今共守興不可免久不決上
竟　　等議免死決杖八十配流靈州

開成三年五月刑部奏准今年二月八日赦書官典犯罪不在此限者伏以律載贓名其數有六官典有犯並刑科刑其間有入己者罪即懸別今請監主守將官物私自貸用并借貸人及百端欺詐等不在赦限如將官物還充公用文記分明者並請原免勅旨宜依

會昌元年十二月都省奏准開成五年十二月十四日中書門下奏准律竊盜五疋已上加役流今自京河南尹建于敬守所在為政寬猛不同或以百錢以下繫踣或至數十千不死輕重既違法律多以救禁為名法自專行人皆異政然嚴禁則盜賊屏息閭里皆安政緩則攘竊盜行平人受弊定其取捨在峻典刑自今已后天下州府竊盜賊計贓几貫須處極法臣等商量望委中書門下五品已上尚書省四品已上御史臺五品已上與京兆尹同議奏聞仍編入格令所冀選懦者政無寬縱剛者刑不至殘各奉朝章法歸畫一其強盜賊法律已重不在此限仍委出使郎官御史及度支鹽鐵巡院察訪務令遵守不得隱違者伏以竊盜本無死刑遂使刑法不一臣等既奉詔旨敢不盡心臣請自今已后大不應竊盜賊贓至絹三疋即處極法如未滿二疋即任節級科處不失罪人其計贓數即請准律以所在上估絹為定其兩京及軍府浩穰之地或事繫一時制斷有异則請許量情定罪務在得中自然法禁不虧刑名可守勅旨朝廷施令所貴必行合于事情方可經久自今已后竊盜計贓至錢一貫已上處極法抵犯者便准法處分不得以救禁為名其奴婢本主及親戚同居行盜並許減等任長吏酌度輕重處分如再四抵犯及有徒党頗重懲不在此例

三年十二月澤潞劉積平欲定其母裴氏罪令百寮議之刑部郎中　　議曰周禮司寇之職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稾漢律云妻子沒為奴婢鍾繇曰自古帝王罪及妻子又晉朝議在室之女從父母之　　既適之婦從夫嫁之罰謹按奴婢舂稾罪罰之類名則為重而非罪刑然事非出一時法由情斷裴氏為惡有素為奸已成分衣固其人心中令安其逆志臣等叅議宜從重典從之

五年正月三日制節文據律已去任者公罪流已下勿論公罪之條情有輕重苟涉欺詐豈得勿論自后公罪有情狀難恕並不在務論之限大中四年正月

勑攘竊之興起于不足近日刑法頗峻盜竊
一千便處極法輕人性命重彼貨財既多殺傷
且乖教化况非舊　　改具會昌元年二月
二十六日勑宜令所司重詳定條流
」請依建中三年三月十四日勑
每有盜賊贓絹三疋　　已上決殺數不充量
情科處
五年十月勑令后有官典犯贓及諸色取受但是全
未發覺已前能經陳首即准律文與減等如知事發
已有明兆雖未被追捕勘問亦不許陳首之限
乾符四年正月五日勑法律有去任勿論之條頗為
僥倖令后應刑
吏所犯諸罪五年之后去任勿論五年內同見任官
例追收據事定刑

唐會要卷第三十九

唐會要卷第四十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
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
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寔封四百戶
臣王溥纂

君上愼恤　　臣下守法　　定贓估
論赦

君上愼恤

武德二年二月武功人嚴甘羅行劫為吏所拘高祖
謂曰汝何為作賊甘羅言飢寒交切所以為盜高祖
曰吾為汝君使汝窮乏吾罪也因命捨之
正觀七年十月三日殿中監盧寬持私藥入尚食廚
所司議當重刑上曰祗是錯誤遂赦之
三年三月五日大理少卿胡演進每月囚帳上覽焉
問曰其罪聞亦有情或有可矜何用皆以律斷對曰
原情宥過非臣下所敢上謂侍臣古人曰鬻棺之家
欲歲之疫非惡于人而利于棺故今之法司覆理一
獄必求深　　欲成其考今作何得使平先王珪奏曰
但選良善平恕人斷獄允當者賞之即姦偽自息上
曰古者斷獄必訊于三槐九棘之官今三公九卿即

其職也自今天下大辟罪皆令中書門下四品已上
及尚書議之至三月十七日大理引囚過次到岐州
刺史鄭善果上謂胡演曰鄭善果等官位不卑縱令
犯罪不可與諸囚同列令自三品已上犯罪不須將
身過朝堂聽進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制決罪人不
得鞭背初太宗以暇日閱明堂見五臟之系咸附于
背乃嘆曰夫箠五刑之最輕者也豈容以最輕之刑
而或致刑之古帝王不悟不亦悲夫即日遂下此詔
五年八月二十一日詔死刑雖令即決仍三覆奏在
京五覆奏遂以決　一日三覆奏決曰三覆奏準犯
惡逆者一覆奏著于令初河內人李好德風疾瞀亂
妖妄之言詔大興丞張蘊古按其事蘊古奏好德頗
病有徵法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蘊古貴屬
相州好德兄厚為其刺史情在阿縱遂　而悔之
遂有此詔矣至上元元年閏四月十九日赦文自今
已後其犯極刑宜令本司依舊三覆
其年十一月九日勅前勅在京決死囚日進蔬食自
今已後決外州囚第三日亦進蔬食因謂三品已上
曰令曹司未能奉法在下仍多犯罪數行刑戮使朕
數食空飯公等豈不為媿宜各存心　盡匡救

六年十二月十日親錄囚徒于死罪三百九十人歸
于家令明年秋來就刑其後應期畢至詔悉原之
七年十二月十二日詔三品已上犯公罪流私罪徒
送問　須追身
總章二年五月十一日上以常法外先決杖一百名
致殞斃乃下詔曰別于律外決杖一百者前後　五
十九條決杖既多或至于死其五十九條內有盜竊
及蠹害尤甚者今後量留一千二條自餘四十七條
並宜停
開元十二年四月勅比來犯盜先決一百雖非死刑
大半殞斃言念于此良用惻然今後抵罪人合
杖並從寬決杖六十一房家口移隸磧西其嶺南人
移隸安南江淮人移隸廣府劍南人移隸姚嶲州其
磧西姚嶲安南人各依常式
天寶元年二月二十一日勅官吏律準應枉法贓十五
疋合絞者自今已後特宜加至二十疋仍即編諸律
著為不刊
四年八月十二日勅刑之所設將以閑邪法不在嚴
貴于知禁今後應犯徒罪者並量事宜于諸軍効力
正元八年十一月勅比來所司斷罪拘守科條或至

死刑猶先決杖處之極刑法吏此傷殘惻隱之懷寔
所不忍自今已後罪之死者先決杖宜停
十三年四月勅農事方興時雨猶少言念因繫慮有
滞冤京城百司及畿內有禁囚李士政等六人合處
極法從寬典宜各決四十配流諸州其餘禁繫者委
御史臺與諸司計會勅到五日內疎理訖聞奏
元和四年二月勅自今已後在京諸司應決死囚不
承正勅並不得行決如事迹兇險須速決遣并有特
處分者亦令一度覆奏時右街功德使吐突承璀牒
京兆府稱奉勅令杖死殺人僧惠寂府司都不覆奏
故有是詔 八年九月詔書減死戍邊前代美政量其
遠近宜有便宜自今已後兩京及關內河南河東河
北淮南山西東西兩道州府犯罪繫囚除大逆及手
殺人外其餘應入死罪並免死配流天德五城諸鎮
有妻兒者亦任自隨又緣頃年以來所有配隸或非
重辟使至遠遷有司上陳又煩年限今後如有輕犯
更不得配流五城
開成四年五月勅京城百司及府縣禁囚動經歲月
推鞠未畢其有絶小事者 數十月不逮窮詰延
時盡由官吏因循致茲晋獄炎蒸在候冤滞難堪

宜付御史臺委裴元裕選強明御史三兩人各本司
分閲文雖 理疎決聞奏如官吏稽慢亦具名御聞
奏
其年十月勅自今已后將勅決死囚不令覆奏者有
司亦須准故事覆奏大和二年二月刑部奏伏准今
年正月三日制刑獄之內官吏用情推斷不平因成
冤濫者無問有贓無贓並不在原免之限又准律文
出入人罪合當坐者不言有贓無贓今請准律科本
罪不得原免勅旨依
三年三月勅京畿之內萬頁聚居觸刑章者多于天
下加以百役牽應由斯致咎若一一不赦則殺其
多應京畿內見禁囚犯死者降一等從流當徒者以
遠近節級遞減一等處分
四年四月勅法寺用法或持巧詐分律兩端遂成其
罪既奸吏得計則黎庶何安今後宜令每書罪定刑
但直指其事不得舞文妄有援引仍須頒示天下長
吏嚴加覺察不得輒用奸吏如有此色當 停解
八年四月勅朕比屬暇日周覽國史伏覩太宗因閲
明堂見五臓之系咸附于背乃下制決罪人不得鞭背
且人之有生計于臓腑針灸失所尚致夭傷鞭撲苟

施能無枉撗況五刑之內笞最為輕生可以至輕之刑至重之命朕恭承丕業思奉貽謀之言念于茲載懷惻隱其天下州府應犯輕罪人除罪狀巨蠹法所難原者其他過誤罪愆及尋常公事違犯並宜准正觀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制處分事　頻背今年以後每立夏至秋已前犯罪人就州府常條之中亦宜量與矜減仍速為疎理不得久令禁繫仍委御史臺切加糾察永為常式

咸通十四年五月勑慎恤刑獄大易格言語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而欲　苛刻務在舞文守臣因循牢閒覩事以此拘繫之輩溢于狴牢逮捕之徒繫于閭牘寔傷和氣用致沴氛況時屬熇蒸化先茂育宜覃赦宥以順生成其諸州府罪人並委本道十日內速理或信任人吏生情繫留觀察使判官本曹官必加懲譴

光化元年八月二十七日勑近日用刑皆膠舊例多觸斧鑽解行鞭笞今後應天下州縣科斷罪人切須明于格律不得以軍法戮人

臣下守法

武德四年王世充竇建德平大赦天下既而責其黨與並令還配治書侍御史孫伏伽上表諫曰今年十三日發雲雨之制既云常赦不免皆赦除之非直赦其有罪亦是于天下斷當許以更新因何世充建德部下赦後又欲遷之此是陛下自違本心欲遣下人若何取法如臣愚見經赦合免責詣欲還配者並請放之則天下幸甚

正觀元年太宗　止奸吏乃遣人以財物試之有司門令史受餽絹一匹上怒將殺之　部尚書裴矩諫曰此人受賂誠合　誅但陛下以物試之即行極法所謂陷人于罪恐非道德齊禮之義上納其言謂百寮曰矩能庭折不肯面從每事如此天下何憂不理

其年溫州司户參軍抑雄于隋資妄加階級人有言之上令其自首若不首與爾死罪因言是真竟不肯首大理推得其偽處雄死罪少卿戴冑奏據法止合徒上曰我以與其斷當但與死罪冑曰陛下既不即殺付臣法司罪不至死不可酷濫上作色遣殺冑言之不已至四五然後赦之仍謂之曰曹司但能為我如此守法豈畏濫有誅夷也

七年貝州鄃縣令裴仁軌私役門夫上欲斬之殿中侍御史李乾佑奏曰法令者陛下制之于上率土遵

之于下與天下共之非陛下獨有也仁軌犯輕罪而
致極刑便乖畫一之理臣恭憲司不敢奉制
十四年尚書左丞韋悰句司農木橦七十價百姓者
四十價奏其乾沒上責有司召大理卿孫伏伽亟書
司農罪伏伽曰司農無罪上驚問之伏伽曰只為官
木橦貴所以百姓者賤百姓無由賤矣但見司農寺
識大體不知其過也上乃悟顧謂韋悰曰卿識　不
遠伏伽遠矣遂罷司農罪焉
永徽元年正月有洛陽人李弘泰誣告太尉長孫無
忌謀反上令不待時而斬之侍中于志寧上疏諫曰
陛下情篤功臣恩隆后戚以無忌橫遭誣告事並是
虛故戮告人以明賞罰竊據左傳聲子曰賞以春夏
刑以秋冬順天時也又按禮記月令曰孟春之節無
殺昆蟲省囹圄去桎梏無肆掠止獄訟又漢書董仲
舒曰王者欲有所為宜求端于天道之大　在于
陰陽、為德陰為刑　殺為　主生陽常居大夏
而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于虛　不用之
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伏惟陛下暫迴聖慮
察古人言俯蒙垂納則生靈幸甚疏奏從之
上元三年九月七日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中
郎將范懷義並為斫昭陵柏木大理奏以官減外並
除名上特令殺之大理丞狄仁傑執奏稱不當死上
引入謂曰善才斫陵上柏是我不孝必須殺之仁傑
又執奏上作色令出仁傑進曰臣聞逆龍鱗忤人主
自古以為難臣愚以為不然居　紂則難　堯舜
時則易臣今幸逢堯舜不懼比干之誅昔漢文時有
盜高廟玉環張釋之廷諍罪止弃市魏文將徙其人
辛毗引裾而諫亦見納用且明主可以理奪忠臣不
可以威懼今陛下不納臣言臣恐瞑目之後羞見釋
之辛毗于地下也陛下作法懸之于象魏徒罪死罪
其有差等豈有犯罪極刑即令賜死法既無常則萬
姓何以措手足陛下必欲變法請從今日為始古人
云假使盜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之今陛下以昭
陵一株柏殺二軍　千載之後謂陛下為何主此臣
所以不敢奉詔殺善才陷陛下于不道上意乃解謂
仁傑曰既能為善才正我豈不能為我正天下也
神龍元年正月韋月將上變告武三思謀逆中宗大
怒命斬之大理卿尹思政以法生之月執奏以為不
可行刑竟決杖流嶺南三思令所由因以非法害之
思政又固爭之三年節愍之誅武三思事變之後其

詿誤守門者並配流未行單氏有黨密奏請書誅之
上令鞠斷大理卿鄭惟忠奏曰今大獄始決人心未
寧若更改推必遞相驚恐則反側之子無由自安遂
依舊斷
開元二年八月監察御史蔣挺有所犯勑朝堂杖之
黄門侍郎張廷珪執奏曰御史憲司　望耳目之官
有犯當殺即殺當流即流不可決杖　以可殺不可辱
也
十八年四月　　日冀州武強縣令裴景仙犯乞取贓
積五千匹事發上大怒令集衆殺之大理卿李朝隱
奏曰景仙緣是乞贓罪不至死又景仙曾祖故司空
寂往屬締構首參元勲載初年中家陷非罪凡其
兄弟皆被誅夷唯景仙獨存今見承嫡據贓未當死
坐准犯猶入議條十世宥賢功寔宜録一門絶祀情
或可哀願寛暴市之刑俾就投荒之役則舊勲不棄
平典斯允手詔不許朝隱又奏曰有斷自天處之極
法生殺之柄人主合專輕重有條臣下當守枉法者
枉理而取十五匹便抵死刑乞取者因乞為贓數千
匹止當流坐若今乞取得罪便處斬刑後有枉法當
科欲加何辟所以為國惜法欺守律文非敢以法隨
人曲矜仙命射免魏苑驚馬漢橋初震皇赫竟徒廷
議皇威不能制而法貴有常又景仙曾祖定為元勲
恩倍常数若寂勲都弃仙罪特加則叔向之賢何足
稱者若敖之鬼不其餒而捨罪念功並垂天聽遂決
杖一百配流
元和三年三月御史中丞盧坦奏前山南西道節度
使柳晟授任方隅所寄尤重至于赦令理合遵行一
　帰朝固違明旨復修貢賦有紊典章伏請付法又
奏前浙東觀察使閻濟美到城亦有進献當時勘者
称離越州后方見赦文道路已遥付納無處既經恩
赦須為商量將誡来者之心必擧贖刑之典已書罰
訖伏准今年正月制自今已後諸道長吏有離任赴
闕庭者並不得取本道財物妄称進奉苟有違越必
擧憲章柳晟等既違新令不敢不奏上曰山南所進
與柳晟不相関先釋放訖閻濟美制書頒下之時尋
離本道身已在近物須有帰以此奏請進納非赦文
所革之意其罰亦宜釋放坦既奏晟濟美二人皆當
罪上召坦等褒慰久之曰晟等所献皆是家財朕已
許原不可失信坦奏曰赦令陛下大信也天下皆知
之今二臣違令是不畏法陛下奈何受小信而失大

信于上曰朕已受之如何想曰歸之有司不入內藏使四方知之以昭聖德上嘉納之

六年九月富平縣人梁悅為父報仇殺人自投縣請罪勑復讎殺人固有彝典以其申寃請罪視死如歸自詣公門發于天性志在徇節本無求生寧失不經特减死宜决一百配流循州于是史官職方員外郎韓愈獻復讎議曰伏奉今月五日勑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大端有此異同固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伏以子復父讎見于春秋見于禮記見于周官見于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詳于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讐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讐則人將倚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于聖人然而行之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者也丁寧其義于經而深沒其文于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于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讐也如百姓相讐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于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讐者書于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讐必先言于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為復讐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于今者或為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于今者又周禮所稱將復讐先告于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于官未可以為斷于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讐者事發具其事白下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旨矣

八年二月僧鑒虛付京兆府决重杖一頓處死仍籍其財產鑒虛在正元中以講說丐歛用貨利交歡貴恣為姦濫事發中外掌權者欲便搖動之有詔初命釋其罪時御史中丞薛存誠不受詔翌日又宣旨吾要此僧面詰其事非赦之也存誠又奏曰鑒虛陛下欲召之請先賜臣然後取上嘉其有守遂令杖殺之

開成二年八月上御紫宸殿召御史中丞狄兼謩問李伯展獄如何兼謩奏曰不知陛下疑何事李伯展盧行簡及和州知場官盧玄度已結奏訖並合處極法臣是法官只有法陛下若欲原宥時降恩命得上

嘉嘆之日從前法不一是向背大臣不守
定贓估
開元十六年五月三日御史中丞李林甫奏天下定。
贓估互有高下如山南絹賤貴賤處計贓不至三百
即入死刑貴處至七百已上方至死刑即輕重不侔
與刑安寄請天下定贓估絹每疋計五百五十價為
限勅依其應徵贓入公私依常式至上元二年正月
二十八日勅先准格例每犯五百五十價估當絹一
疋自今已後應定贓數宜約當時絹估並准實錢康
叶從寬俾在不易刑部尚書盧正已奏
天寶六載四月八日勅節文其贖銅如情願納錢每
斤一百二十文若欠負官物應徵正贓及贖物無財
以備官役折庸其物雖多止限三年一人一日折絹
四疋若會恩其物合免者停役
上元二年正月勅名例律許贓者皆據犯處當時物
價及上絹估許功庸者計一人一日為絹三尺牛馬
驢騾車亦同其舡及碾磑邸店之類各依當時賃直
庸雖多各不得過其本價自今已後應定贓數宜約
當時絹估並准實錢
元和三年正月勅今後應坐贓及他罪當贖者諸道
委觀察判官一人專句當及時申報如敢違不申者
節級科貶如罪不係奏官長量情處置者其贓但准
前申送御史臺充本色給用仍差御史一人專知贓
贖不得以贓罰名其觀察判官差定後先具名聞奏
大和九年十月大理丞周太玄奏准旨條云雜物依
上估絹結贓所犯若干疋並無估定計折字者伏以
鑒利物與兩稅物好惡有殊一例科決處憂有屈今
請盜換兩稅紬綾絹等物請依元盜換疋數結罪科
斷更不估定如盜換監利物雜麻布蕉葛疋段絲綿
紙及諸色進貢物不是兩稅疋段等請准法式估定
數依上絹結贓科斷勅旨依奉
大中六年閏七月勅應犯贓人　平贓定估等取所
犯處及所犯月上絹之價假有蒲州盜監雋州事發
監以價使依令懸平即蒲州中估之監准蒲州上絹
之價于雋州決斷之類縱有賣價貴賤不同　同依
估為定其年十月中書門下奏其犯贓人平贓定估
等其外州府比者雖准律文取當處上估絹或有不
出土絹處絹有出處亦慮結獄之時須為勘估因其
貴賤便生異端兼以州府絹價除果閬州外無貴于
宋亳州上估絹者則外州府不許有土絹及無土絹

廢並請一例取宋亳州上絹估每匹九百文結計如
所取得絹已費使及不記得色目即請取犯處市肆
見償當處中估絹價平之如不出絹處亦請已當處
見貲雜州中估絹價平之處推勘有准斷覆無疑從
之
八年三月十五日勅估絹結贓天下一例依上都以
一千一百文九十為陌計贓絹一匹

論赦宥

正觀二年七月上謂侍臣曰凡赦唯及不軌之輩古
言者小人之幸君子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凡養
稂莠者傷禾稼惠奸宄者賊良人昔文王作罰刑茲
無赦夫小人者大仁之賊故我有天下已來不甚放
赦今四海安靜禮義興行數赦即愚人常冀僥倖唯
欲犯法不能改過當須慎赦
證聖元年獲嘉縣主簿劉幾道上表曰臣聞小不忍
亂大謀小人者大仁之賊切以赦之為用復何益于
國哉若乃皇業權輿天地初闢嗣君即位黎元更始
則時藉非常之慶申以再造之恩必求之政術猶為
未允況乃時非變革代屬清平而輒降彼謬恩原茲
罪罰者乎是以歷觀夐古兩漢舊事逮衛儒學之伎
才吳漢谿諧之良輔至于讜言規主惟願勿赦劉先
主亦嘗謂諸葛亮曰我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
啟告理之道備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叔季玉父子
歲歲赦宥何益于理及後主嗣業蜀赦漸多故孟
于衆中責費褘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
也今主上仁賢百寮稱職有何旦夕之急而數惠奸
宄之徒上違天時下違人理豈其鵠之美所望于明
德哉自是蜀政凌遲浸以彫弊自家皇受命赦宥之
澤可謂多矣近則一年再降遠則每歲無遺至若違
法悖禮之徒無賴不仁之輩編户則寇攘為業當官
則贓賄是求莫不公然故犯了無疑憚設使身嬰桎
梏跡寓狴牢而元日之朝指其天澤重陽之節佇降
皇恩如其忖度或果釋免且下愚不移習性難改雖
頻肆眚每放自新而見利忘義終焉不易用使俗多
頑悖時罕廉隅為善者不沐恩光作惡者獨承徼倖
若乃方正直言之士守善嫉惡之夫每欲攬轡埋輪
效鷹鸇而報國褰帷露冕去蟊賊以安人而遍赦無
以效其功闔恩無所施其巧古語云小人之幸君子
不幸其斯之謂也伏望遠覽匡吳陳鄭之說近尋劉
葛費孟之談而今而後頗節于赦

開成元年五月上御紫宸殿問宰臣曰為政之道自古所難宰臣李石曰但朝廷法令即理上曰凡犯罪遇人不得赦宥

唐會要卷第四十

唐會要卷第四十一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暨修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實封四百戶

臣王溥纂

斷屠釣　左降官及流人　酷吏

雜記

斷屠釣

武德二年正月二十四日詔自今已後每年正月九月及每月十齋日並不得行刑所在公私宜斷屠釣

如意元年五月禁天下屠殺

聖曆三年斷屠殺鳳閣舍人崔融議曰春生秋殺天之常道冬狩夏苗國之大事豺祭獸獺祭魚自然之理也一乾豆二賓客不易之儀也上自天子下至庶人莫不擇鸞刀羔之鶴雋所以充庖廚故能幽明感通人祇輯穆百王千帝殊途同歸今若禁屠宰斷弋獵三驅莫行一切不許便恐違聖人之達訓紊明主之善經一不可也且如江南諸州乃以魚為命河西諸國以肉為齋一朝禁止信生勞弊富者未革貧者難堪二不可也加又貧賤之流刲割為事家業儻失

命不全雖數日復一人終慮未能總絶但益恐嚇
唯長姦欺外有斷屠之名内識鼓刀者衆勢利依倚
請託紛紜三不可也雖好生惡殺是君子之用心而
考古會今非國家之大體但使順月令奉天經造次
合禮儀從容中刑典自然人得其性物遂其生何必
革改方為盡善
景龍　年遣使江淮分道贖生以所在官物充直中
書舍人李義上疏曰江南水鄉採捕為業魚鼈之利
黎元所資雖雲雨之私有沾于末類而生成之惠未
洽于平人何則江湖之饒生育無限府庫之用支供
易殫費之若少則所濟何成用之儻多則常支有闕
在于拯物豈若憂人且生育之徒唯斯　視鼓刀日
在網罟年滋施之一朝營之百倍未若廻救贖之錢
物減貧無之徭賦治國愛人其福勝彼
景龍二年九月八日勅烏雀昆蟲之屬不得擒捕以
來贖生犯者先決三十宜令金吾及縣市司嚴加禁
斷
先天元年十二月勅禁人屠殺鷄犬
二年六月勅殺牛馬驢等犯者科罪不得官當蔭贖
公私錢隸犯者先決杖六十然後科罪

開元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勅諸州有廣造簺滬取
魚並宜禁斷
二十二年十月十三日勅每年正月七月十月三元
日起十三日至十五日並宜禁斷宰殺漁獵
二十三年八月十四日勅兩京五百里内宜禁捕獵
如犯者王公已下録奏餘委所司量罪決責天寶五
載七月二十三日河南道採訪使張倚奏諸州府今
後應緣春秋二時私社望請不得宰殺如犯者請科
違勅罪從之
六載正月二十九日詔令屬陽和布氣蠢物懷生在
于含養必期遂性其滎陽僕射陂陳留蓬池自今已
後特宜禁斷採捕仍改僕射陂為廣仁陂蓬　池福源
池
七載五月十三日赦文自今已後天下每月十齋日
不得輙有宰殺
至德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勅三長齋月并十齋日
並宜斷屠釣永為常式
乾元元年四月二十二日勅每月十齋日及忌日並
不得採捕屠宰永為常式
建中元年五月勅自今已後每年五月宜令天下州

嚴禁斷採捕弋獵仍令所司斷屠宰永為常式并委
州府長吏嚴加搦捉其應合供陵廟並依常式
正元六年正月二十八日勅每年中和節及九月九
日自今已後遍節放三日開屠
開成二年八月勅慶成節宜令內外司及天下州府
但以素食不用屠殺永為常式
會昌四年四月中書門下奏正月九月五月斷屠伏
以齋月斷屠出于釋氏緣國初風俗猶近梁陳卿相
大臣頗遵此教又弛禁不一只斷屠宰殺驢牛其
數不少皷刀者坐獲利厚糾察者皆受賄財近來人
情共知此弊臣等商量正月一歲之首萬物生育之
初請起元日斷三日每遇列聖忌日斷一日家國崇
玄祖之道竭嚴奉之誠既以　開其風即須參用其
　仍望准開元二十二年十月二十日勅正月七月
十月三元日各斷屠三日餘望並停緣斷屠日數既
少法令所宜畫一望委御史臺列條流聞奏從之
大中二年二月制爰念農耕是資牛力絕其屠宰須
峻科條天下諸州屠牛訪聞近日都不遵守自今已
後切宜禁斷委所司州府長官并錄事參軍等嚴加
捉搦如有牛主自殺牛并盜竊殺者宜准乾元元年
二月五日勅先決六十然後准法科罪其本界官吏
不鈐轄即委所在長吏節級重加科責庶令止絕
五年正月勅畿甸及天下州府應屠宰牛犢宜起大
中五年正月一日　三年內不得屠宰仍切加禁斷
如郊廟饗祀合用牛犢者即以諸畜代之其年五月
勅壽昌節天下不得屠殺
咸通十一年六月敕文其京城久旱未降雨間宜權
斷屠宰
天祐元年九月勅乾和節文武百寮諸軍使諸道進
奏官准故事于寺觀設齋不得宰殺祇許酒菓脯醢

左降官及流人

正觀十四年正月二十三日制流罪三等不限以里
數量配邊要之州十五年四月勅犯反逆免死配流
人六歲之後仍不听仕
垂拱四年十一月一日勅犯罪之色授以文武遠官
年考未滿方便解退者宜令依舊重任續前考滿
長壽三年五月三日勅貶降官並令于朝堂謝仍容
三五日裝束至任日不得別攝餘州縣官亦不得通
計前後勞考
開元七年三月十六日勅左降入考未滿間重有犯

應解免及放歸田里者並申奏吏據狀輕重量貶若是五流及餘犯自依常法

十年六月十二日勅自今已後性、格及勅應合決杖人若有便流移左貶之色決訖許一月內將息然後發遣其緣悪逆指斥乘輿者臨時發遣

天寶五載七月六日勅應流貶之人皆負譴罪如聞在路多作逗遛郡縣阿容許其停滯自今已後左降官量情狀稍重者日馳十驛已上赴任流人押領綱典畫時遞相分付如是更因循所由官當別有處分

十三載二月九日赦文左降官承前遭憂皆不得離任孝行之道而未　通情禮之間深可哀恤如有此數類並宜放還仍申省計至服滿日准法處分自今已後編入常式

乾元元年二月五日勅節文其左降官非反逆緣坐及犯悪名教枉法強盜贓如有新年八十已上及患在牀枕不堪扶侍無更兄弟者許停官終養其流移人亦准此

建中三年正月勅諸色流貶人及三降官身死並許親屬收之本貫殯葬其造蠱毒移鄉人不在此限

其年四月御史臺奏天下斷獄一切請待鞫報以正刑名唯除殺人當罪自徒以上結竟者並徒置邊州京兆尹嚴郢駁奏曰臣伏以徒置邊州者流之異名流罪者有三等一例移配或恐永當其死罪除殺人之外有十流悪重罪造為刻印　主典偽用印及強盜　大等若一切免罪徒邊于法太輕不足懲戒其徒罪條目至多或鬬毆爭競小傷損或夫妻離異不和義絕或養男別姓或立嫡違式或私行度關或相冒合戶如此之類不可悉數今一切徒邊與十悪造偽同等即輕重懸殊又准刑部格京城殷雜憸犯百端觸網陷刑徒罪偏廣若皆送覆繫滯寔多其徒已下罪非除免官當及勅杖者宜准外州縣例量事處分令若天下徒悉申所司　皆待讞報法司斷結准式有程州縣禁囚動盈千百計每月徒配必不啻五六十人此則百姓動搖刑章紊撓又邊州及近邊犯死及徒流者復何以處伏請下刪定使詳覆然後施行從之

正元三年五月詔停省天下州府官員其左降官仍舊

十一年五月左降官于邵劉剔並量移授官故事量移六品已下官皆吏部旨授至是特授之

元　年閏十二月廬州奏量移官司戶參軍員外

置同正員顔頵母在揚州十二月二十七日身亡令
請奔喪者准正元十八年五月十九日勅自今已後
流人在降官猶遣憂奔喪者宜令所司先奏聽進旨
八年正月刑部侍郎王瑨奏天德軍五城及諸邊城
配流人等臣竊見諸處配流人每逢恩赦悉得歸還
准前件流人皆被流本道重奏稱要防邊遂令沒身
終無歸日又見比年邊城犯流者多是胥徒小吏
或是鬬打輕刑據罪可原在邊無益伏請自今已後
流人先流人等准格例滿日六年後並許放還冀抵
法者足以悛懲滿歲者絕其愁怨從之

十二年四月勅應左降官流人不得補職及留連宴
賞如擅離州縣具名聞奏
其年七月勅自今已後左降官及責授正員官等並
從到任後經五考滿許量移今日以前左降官等及
量移未復資官亦宜准此處分考滿後委本任處州
府具元貶事例及到州縣月日申刑部勘責牒吏部
量資望遠量移官仍每季具名聞奏并申中書門下
其曾任刺史都督郎官御史并五品已上及常參官
刑部檢勘其所犯事由聞奏中書門下商量處分其
月勅左降官等考滿量移先有勅令因循日久都不

舉行遂使幽遐之中恩澤不及自今已後左降官及
責授正員官等宜並從到後經五考滿量移今日已
後左降官等及量移未復資官亦宜准此處分如是
本犯十惡及指斥乘輿妖言不順假托休咎及運餘
累及贓賄數多情狀稍重者宜具事由奏聞其曾任
刺史都督郎官御史五品已上常參官刑部檢勘具
元犯事由聞奏并中中書門下商量處分未滿五考
以前遇恩赦者准當時節處分其復資度數准元和
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勅諸道左降官等經五滿　日
許量移者具貶降官日授正員官或無責授並請至
五考滿歲後許本任處申闕并餘左降官緣任處州
府多是遐遠至者滿日其有申牒稽遲致留滯者其
刺史本判官錄事參軍等並請准天寶貞元兩度勅
文依舊支給其本犯十惡等罪已有正名仍請依舊
從之
其年十月勅自今已後流人不得因事差使離本處
十四年十一月吏部奏令請應責授官前制已改轉
者各勒依令任考數停替日便放東西合選時任自
參選不要更有檢轄庶使人無凝滯事有指歸勅旨
依奏

長慶元年正月三日制應比官失爵及放還流人如
先有莊田不經沒官被人請射作主如本主及子孫
到並委州府却還務令安業
四年四月刑部奏准其年三月三日起請准制以流
貶兩移輕重相懸貶則降秩而已流為擯死之刑部
論理條件聞奏令謹詳赦文流為減死貶乃降資量
移者却限年數流放者便議歸還准今年三月赦文
放還人其中有犯贓死及諸色免死配流者如去上
都五千里外量移於近處如去上都五千里已下者
則約一千里內與量移近處如經一度兩度移六年
未滿者更與量移亦以一千里為限如經三度兩度
量移如本罪不是減死者請准制放還如左降官未
復資遇恩滿五考者請元和十二年九月勑與量移
又准今年正月德音諸色流人與減一年除藏外滿
五年即放還投敘其配流在德音已後者不在減限
又天德五城流人准
長慶元年正月三日制以十年為限又限准三月十
二日勑縱逢恩赦不在放歸限今請待十年滿即放
歸仍任取配流日計年數不在援引德音減年之限
制可之

開成元年二月勑其別勑貶責降資授正員員官及
曾經誤累停免未經引用者並與進改左降官有事
情可恕才用足稱者中書門下量才處分
四年五月勑諸州府有責授六品已下正員官起今
已後宜委吏部許終四考滿與替仍先具事由申中
書門下取指撝不得同尋常員闕使用
其年十月五日勑鄭文令後流人宜准名例律及獄
官令有身名者六年已後聽敘無官爵者六年滿日
放歸
會昌六年五月赦書節文應徒流人在天德振武者
官中量借種糧併令耕田以為生業
大中三年六月勑先經流貶罪人殁于貶所有情非
惡逆任經刑部陳牒許令歸葬絕遠之處仍量事給
棺櫬
四年正月勑徒流人比在天德者以十年為限既遇
鴻恩例 減三年但使循環添換邊不闕人次第放
歸人無悲苦其秦原威武諸州諸關先准格徒流人
亦量與立限止于七年如要住者亦聽
其年十一月勑收復成維扶等三州建立已定條令
制置一切合同其已罪配流人宜准秦原威武等州

流人例七年放還

其年五月御史臺奏起請赦書節文流人該恩例須磨勘文書雖曰放還尚爲拘絆其人經三度量移者赦書後委所在長吏子細檢勘無可疑者便任東西訖具名聞奏臣今條流其流人每々量移之時請委刑部具先流甚處相承牒准赦文當日放東西訖具名聞奏其流人未有處分者請委刑部准此磨勘牒報本道并其事由報臺庶免留滯五年十一月中書門下奏今後有配長流及奔罪合死遇恩得減等者並勒將妻同去有兒女情願者亦聽如流人所在身死其妻等並許東西州縣不在句留情願住者亦聽

乾符二年九月十六日勑應殘疾篤廢犯徒流罪或是連累即許徵贖如身犯罪不在免限其年十五已下者准律文處分

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刑部侍郎李景莊奏配州府流人流刑三等流三千里至流三千里每五百里爲一等准律諸犯流應配者三流俱役一年稍加役流三千里役三年役滿及會赦免役者即于配所從戶口例今後望請諸流人應配者依所配里數無要重城鎮之處仍逐罪配之唯得就近勑旨從之

酷吏

載初元年九月來俊臣主制大獄每鞫囚不問輕重多以醋灌鼻禁地牢中或盛之于甕圍炙以火絕其饑粮至于抽衣絮以噉之者又令寢處糞穢備諸苦毒但入新開獄者自非身死絕不將出每有制書赦宥因徒俊臣必遣獄吏盡殺之然後宣示公卿入朝默遣收捕故每出必與家人訣曰不知重相見否

其月于都城麗景門內別置推事院（謂之新開獄）作大枷凡有十號一曰定百脉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即承五曰失魂魄六曰實同反七曰反即是八曰死豬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王弘義戲謂麗景門爲門竟門）

天授二年正月御史中丞知大夫事李嗣真以來俊臣等用法嚴酷上疏曰臣聞陳平事漢祖謀疎楚君臣乃用黃金五萬斤行反間之術項王果疑臣不陳平反間遂行今告事紛紜虛多實々少當有兇慝焉知必無陳平先謀疎陛下君臣後謀國家良善陛下昨語臣云我比來已作此意是愚臣管測先天而天弗違至如羅織之徒即疎開之漸陳平反間其遠乎哉王制曰凡用刑史以獄成告于止正听之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听之棘林之下與孤卿大夫公侯

伯子男以獄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听之三公以獄成又告于王王三宥之然後制刑臣竊見比日獄官一單車使推　萬事即定法家隨斷不令重推或有臨時使決不待聞奏此權由臣下非審慎之法儻有冤濫何由可知況乎九品之官專命推覆既不在秩官官者審復不由門下事非可久物情駭惧老子云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今者假此威權便是覭國家之利器也不可不慎

長壽元年有上封事人言嶺南流人有陰謀逆者乃遣司刑評事萬國俊攝監察御史就案之若得反狀便許斬決國俊至廣州徧召流人擁之水濱以次加戮三百餘人一時併命然後鍛鍊曲成反狀仍誣奏云　道流人咸有怨望若不推究為變不遙則天然其奏又命攝監御史劉光業王德壽鮑思恭王大正屈正錡等分往劍南黔中安南嶺南等六道案鞫流人于是光業誅七百人德壽五百人其餘少者不減數百人時與來俊臣相次受制推究大獄又與侯思正王弘義郭霸衛遂忠等招集告事者數百人共為羅織以陷良善又造羅織經一卷其意旨皆網羅前人織成反狀海內震惧道路以目麟臺正字陳子昂上書曰臣聞之聖人出必有驅除蓋天人之符應休命也日者東南微孽敢謀亂常陛下順天行誅罪惡咸服豈非天意欲彰陛下神武之功哉而執事者不察天心以為人意惡其首亂唱法合誅屠將息奸源窮其黨與遂使陛下大開詔獄重設嚴刑冀以懲創勸于天下大或流血小禦魑魅今朝廷惶惶莫不自固海內傾聽以相驚恐愚臣昧焉竊恐非五帝三皇伐罪弔人之意也頃年已來伏見諸方告密囚量因百千輩大應所告以揚州為名及其窮竟百無一實遂使奸臣之黨快意相讐睚眦之嫌即稱有密一人被訟百人滿獄使者推捕冠蓋如市或謂陛下愛一人而害百人天下唱之莫知寧所休願念之即天下幸甚萬年縣主簿徐堅上疏曰臣聞書有五聽之道慮失情實也今著三覆之奏恐致虛枉也比見有勅勘當反逆命使者得實便行決殺人命至重死不可生儻萬分之中有一不實欲訴無路懷枉誰明歆恨吞聲赤族從戮豈不痛哉此不足肅姦逆而明刑典適所以長威福而生疑惧臣望絕此處分依法覆奏則死者甘伏知泣辜之恩生人歡悅見評刑之意鳳閣舍人景嗣立上疏曰臣聞堯舜之日畫其衣冠

文景之時幾致刑措歷茲千載以為美談今使四海
多銜冤之人九泉有抱痛之鬼並自揚蔡之後刑獄
漸興用法之伍務于窮竟違生相率數不絶遂使巨
姦大猾伺隙秉間內包豺狼之心外示鷹鸇之跡陰
圖諸結共相影會御名似是之言成不赦之罪皆深
為巧詆恣行楚毒人不勝痛使乞自誣公卿士庶連
頸受戮道路籍籍　雖知非辜而鍛鍊已成辯占皆合
經皋陶為理于公定刑　　污宮毀柩猶未塞責雖
陛下仁慈哀念恤獄緩死及覽辭狀便以周密皆謂
勘鞫得情是其實罪雖欲寬舍其如法何于是小乃
身誅大則族滅相緣共坐者不可勝言此豈宿御名警
嫌將申服復皆徒圖苟成功效有求官賞當時猶傳
謂為羅織弄法侮文傷人寔甚且如仁傑元忠俱懼
枉陷被勘鞫之際亦皆以自誣向非陛下至明無以
省察則葅醢之戮已及其身欲望輸忠聖世安可復
得陛下擢而升之遂名為良輔國之棟幹稱此二人
何乃前非而後是耶誠由枉陷與甄明耳陛下備録
垂拱已來伏法者並追還官爵緣累之徒普霑恩造
如此則天下皆知彼所陷罪元非陛下之意監察御
史魏靖上疏曰夫酷吏者資矯佞以事君行刻薄以臨
下矯佞似乎用意刻薄類乎無私侮憲害公弄權僥
法臣見周興來俊臣等恣思騁暴縱虐含毒嬰疾在
位安忍朝臣罪遂情加刑隨意改當其時也囹圄如
市朝廷以目既而訢靈不昧冤魂有託窮見來俊臣
身處極法者以其羅織良善屠陷忠良籍没以勸將
來明戮以謝天下臣又聞之道路上至聖主傍洎貴
臣明知有羅織之事矣使臣既死推者獲功胡元禮
超遷裴談受榮賞中外稱慶朝野載安破其冤者既
能賞不逾時被其陷者豈可封冤累歲且稱及之徒
頂反狀唯據片辭即請行刑拷楚妄加疑似何限臣
又聞之郭霸自刺而唱快萬國俊被　　而遽亡崔獻
可臨終舉手頂李仁敬將死舌至于臍備在人謠
不為虛說伯有晝見殆無以過此亦羅織之一據也
臣以至愚不識大體倘使平反者數人衆共詳覆來
俊臣等所推大獄庶鄧艾獲申于今日孝婦不濫于
昔時　　　　來俊臣所推鞫人身死籍沒
者令三司重撿勘有冤濫者並皆雪免聖曆元年則
天謂侍臣曰往者來俊臣等推制獄朝臣遞相牽引
咸承反逆中間疑有枉濫更遣近臣就獄親問皆得
手狀承引不虛近日俊臣後更無聞有反者然則已

前受戮者不有冤濫耶夏官侍郎姚元崇對曰比破
家者皆是枉酷自誣告者特以為功天下號為羅織
甚于　　陛下令近臣就獄親問者近臣亦不得自
保何敢動搖今日已後臣之一門百日保見在內外
官吏無反者乞陛下得告狀收掌更不須推則天大
悅曰以前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為淫刑之主
萬歲通天二年九月初契丹平命神兵道大總管河
內王懿宗按撫河內諸州懿宗所過殘酷有犯法應
死者必生取膽然後殺之雖流血盈庭言笑自若先
賊帥何阿小攻陷冀州亦多屠害士女故時人號懿
宗阿小為西河語曰唯此兩河殺人最多娛之甚矣
神龍元年三月二日制故司僕少卿徐有功執事平
恕追贈越州都督特授一子官又以劉光業王德壽
王處正劉景陽屈正銘丘神勣來子珣周興來俊臣
魚承曄王景昭索元禮傅遊藝王弘義張知默裴籍
仁霍侯思止郭霸李敬仁皇甫文備鮑思恭等二十
三人自垂拱已來任濫殺人所有官爵並令追奪唐
奉一李秦授依前配流至開元二年二月一日勅周
利止裴談張福正張思敬王承劉暉揚允婁暉封行
　　　默衛遂忠公孫琰鍾思廉等十三人
皆為酷吏比周興來俊臣思上等事跡稍輕並宜放
歸草澤終身勿齒至十三年三月十一日勅周酷吏
來子珣等身在者宜長流嶺南遠身沒子孫亦不許
仕
嘉言魚承曄皇甫文備傅遊藝宜配嶺南身沒子孫
亦不許仕進
元年建子月御史中丞敬羽貶夔州刺史初肅宗將收大以
姓官多以失出得自虛敬羽以深文巧詆相
為中丞皆為上親信乃作大枷有既尾楔犹為枷寞
以囊捺羣以貶扉獲之因至臨扻鑷鏈者拔
于萬之
以親刑死又有節文裴弄罪　亦以陛聞當時
　　曰毛敬裴畢
正元二十一年二月貶京兆尹李實為通州長史實
為京兆尹自國衰已後殘害人吏悉不聊生無辜斃
踣者甚眾及謫日市井歡呼充磔闔道獲免
元和十四年七月沂海觀察使王遂為眾所殺遂初
到鎮好以汙俗詆將卒日反殘害賊害怒不中理其
將王弁秉人心不堪率眾為亂遂竟遇害始遂每有
笞撻其杖率過制既遇禍監使封其杖來獻命中出
示于朝以作誡焉
雜記

正觀十一年正月勅在京禁囚每月奏自立春至秋
分不得奏決死刑十三年八月四日勅自身體髮膚
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比來訴競之人即自刑害耳目
自今以後犯者先決四十然後依法
十六年十月二十六日詔盜賊之作為害實深州縣
官人多求虛譽苟言盜發不欲陳告鄉村長正知其
此情遞相勸止十不言一假有被論先　物主變反
鄭伍久要縲絏有一于斯寔虧正化自今已後勿使
更然
永徽五年三月制州胥吏犯贓一匹已上先決一百
然後准法
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詔投匿名書國有常禁凡厥
寮庶咸應具悉近遂有人向朝堂之側投書于地藏
其姓名誣人之罪朕察其所陳皆極虛妄此風若扇
為蠹方深自今已後内外法司及別勅攝事宜並依
律文勿更別為酷法其匿名書亦宜准律處分
永淳二年二月制官人犯決經斷後得雪者並申尚
書省詳定若前被枉斷及有妄雪者具狀聞奏
延載元年勅盜公私尊像入大逆條盜佛殿內物同
乘御物

神龍三年八月七日勅反逆緣坐人應沒官者年至
十六已上並配嶺南遠惡州為城奴
景雲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勅新授官已上者不得更
訴屈
開元三年二月勅禁別宅婦人如犯者五品已上貶
遠惡　婦人配入掖庭
四年正月六日勅除長官以外因公事責決罰不過
十下其使及專執當者不得過二十
二十二年十月九日勅犯罪逃走者其贓即先徵納
後捉獲推勘贓數減少不在却還之限
天寶五載十一月五日其偽畫印宜用偽刻印鑄印
之例處分永為常式
九載十二月二十九日勅責情杖專知官有二十減
十下自今已後判司縣令一人犯奪太守一季祿丞
簿尉一人有犯與縣令中下考三人已上既量事貶
黜至建中元年二月十五日勅責情杖宜准格式處
分
正元六年十一月八日勅自今已後太守縣令有犯
贓者宜令加常式一等
至元年建丑月二十一日京兆尹魏少遊奏令長職

在親人丞簿尉有犯無不委悉比來各相蒙蔽悉拘
人情百姓艱辛職由于此今已後丞簿尉有犯贓私
連坐縣令其罪減所犯官二等典遞相管轄不得非為
勅旨依天下諸州准此
乾元元年二月五日勅節文州縣佐官已下笞杖不
得過十下已上須取長官處分
廣德元年七月十一日勅節文應天下刑獄大理正
斷刑部詳覆下中書門下處分
元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御史臺奏決囚准令以未
後者不得申時如州府及諸司已至未後者許至來
日仍請勅本司官准制與御史同監引決從之
長慶二年九月勅應犯贓罪今後不得以散試官當
罪
元和三年四月勅應勳官及六品已下階宜准散試
官例不得當罪
大中五年四月應勅諸道州府及京諸司所有推勘
奏狀宜令具小節目狀于大狀前同進（令天下謂之小狀自此始）
也
七年四月六日勅法司斷罪每脊杖一下折法杖十
下臀杖一下折笞杖五下則吏無逾制法守常規

唐會要卷第四十一

唐會要卷第四十二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脩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實封四百戶臣王溥纂

曆　渾儀　測景　地震
日蝕　月蝕　、、

曆

武德元年五月太史令庾儉丞傅奕上言東都道士傅仁均能為曆算于是下詔令仁均與儉等議造唐曆是歲九月曆成仁均奏新術七事其一曰昔洛下閎以漢武太和元年歲在丁丑更曆起元元在丁丑今大唐以戊寅年受命甲子日登極所造之曆即上元之歲〻在戊寅命日又起甲子以三元之法一百八十去其積歲武德元年戊寅為上元之首則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懸于今日其二曰堯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前代造曆莫能允合臣今創法五十餘年冬至輙差一度則却檢周漢千載無違其三曰經書日蝕毛詩為先十月之交朔蝕辛卯臣今立法却推得周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蝕即明其中間並皆符合其四曰春秋命曆序丑魯僖公五年壬子朔日冬至諸曆莫能符合臣今造曆却推僖公五年春正月壬子朔日冬至則自斯以降並無差爽其五曰古曆日蝕或在于晦或在二日月蝕或有望前或在望後臣今立法月有三大小則日蝕常在于朔月蝕常在于望却檢魯史並無違爽其六曰前代造曆命辰不從子半命辰不起虛中臣今造曆命辰起子半命度起于虛六度命辰得中于子符陰陽之始會曆術之宜其七曰前代諸曆月行或有晦酉東見朔已酉朓臣今已遲疾定朔永無此病蹤奏上善之擢拜仁均　侍郎尋改太史令明年遂施行戊寅元曆至武德三年太史奏正日望及二月八月朔當蝕比不効其後中書令封德彝奏言曆誤吏部郎中祖孝孫考其得失孝孫使算學士博王孝通以甲辰曆法駁仁均所謬仁均援引答難孝孫乃畧去尤疏闊者餘依仁均舊時武德六年九月詔大理卿崔善為考正曆數善為所改凡三十餘條至正觀元年將士郎李淳風又奏駮太史曆十有八事詔下善為課二家得失其七改從淳風餘一十一條並依舊也十四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初太史令傅仁均定曆以癸亥為朔旦

詔下公卿八座詳議公卿已下奏曰伏見李淳風表
稱古曆分日子半勘得今歲十一月甲子
　　　　　　　　　　至故太史令
傅仁均欲苟異張曹玄法減餘稍多子初爲三刻用
乖天正又南宮子明薛頤等並云自初及半日月全
未相風子午之法推校春秋已來發度薄蝕事皆符
合奉勑付所司及者詳加考定謹與國子祭酒孔頴
達等一十一人尚書八座參議得失雖仁均定朔事
有微差淳風推校理尤精密請從淳風議至十八年
太史丞李淳風與司曆侯士通等上言故太史令傅
仁均武德初二曆代已來日月薄蝕或差于朔望者
此由一月大一月小晦朔或致参　所制法三大
三小日月之蝕必在朔望今依仁均造法一十九年
　　　　　九月後四月頻大即仁均之術
于古法有違詔令集諸解曆者詳之能取定其後制
令所造曆還依傅仁均平朔法迄于麟德元年至二
年　月二十日以秘閣郎中李淳風所撰麟德曆頒
于天下詔曰朕仰　　瞻傍總五家去其繁衍裁
以要審古所未通令即備載而改之初占曆歲推甲
子得于天正合朔之夜應以嘉祥五緯若連珠二曜

如合此捘晨升平可致昔洛下閎漢曆律云後八百
歲當有聖人定之自大　我持年八百事當仁朕亦
何讓宜即宣布永爲詔範可名曰麟德來年　行用
之又太史婁曇羅上經緯曆法九卷詔令與麟德曆
相參行
乾道元年十二月太史頒曆是月當小盡去八月有
勑來年正月宜用朔故加癸未爲三十日癸未
神功二年閏十月二十六日制改正月爲閏月十臘
月二日爲正月一日臘月詔曰頃者所司造曆以臘
月爲閏稽考史籍便乖舊章遂令歲之中晦仍見月
重更尋討果差一日可以今月爲閏十月來月爲正
月是歲得甲子合朔冬至
神龍元年太史丞南宮說奏麟德曆加時浸疎遠詔
更理乙巳曆至景中成之
開元十六年八月十六日特進張說進開元大衍曆
命有司行用之（先是九年太史頻奏日蝕不動詔沙門一行刊定律曆上本行頃下至麟德洎十五年一行定詔成之曰編以勒成一部經章千卷長曆五卷曆議十卷立成法天竺九曆二卷古今曆書二十四卷例奏章一卷凡五十二卷）
乾元元年六月十七日頒山人韓穎等所造新曆每
節後加舊曆西　代宗用郭獻之五紀曆

德宗用徐承嗣　正元曆
元和二年二月司天造新曆成獻之詔名元和觀象曆

渾儀圖

正觀初李淳風上言靈臺候儀是後魏儀　法制疎略難爲占步上因令淳風改造渾儀鑄銅爲之至七年三月十六日直太史將仕郎李淳風鑄渾天黃道儀成奏之置于凝暉閣其制度以銅爲之表裡三重下據准基如十字末樹鼇足以表四極焉　第一儀名六合儀有天經雙規金渾緯規金渾規相結于四極之內備二十八宿十干十二辰經緯三百五十五度

第二儀名三辰儀圓徑八尺有璿璣規黃道規月遊規天宿短度七曜所行並備于此轉于六合之內

第三儀名四遊儀玄樞爲軸以連玉衡遊筩而貫約矩地軸傍轉于內又玉衡在玄樞之間而南北遊仰以觀天之辰宿下以識器晷度因撰法志七卷以論前代渾儀得失之差

開元八年六月十五日左金吾衛長史南宮說奏渾天圖空有其書今君象陰臣象君宜轉動臣宜安靜今晉州地震彌旬不休將恐女謁用事大臣陰謀且晉陛下本封今地震焉尤彰其應伏願深思遠慮以杜其萌

開元二十二年二月十八日秦州地震金倉部員外郎韋伯陽宣慰又令左丞相蕭嵩致祭山川所損家委隨事處置聞奏（先是秦州百姓聞州西北地下殷殷有聲俄而地震廨宇及居人廬舍悉崩毀地裂而復合連時不定計殺官吏及百姓四千餘人）

至德元年十一月河西地震有聲圻裂陷廬舍張掖酒泉尤甚二年三月河西地又震

大曆四年二月十六日夜京師地震有聲如雷

建中四年三月甲子京師地震生毛或白或黃有長尺餘者其年五月辛巳夜京師地又震

正元三年十一月京師地夕三震巢鳥驚散東都閿輔地並震

四年正月庚戌上御丹鳳門宣赦是夕京師地震辛亥又震丁卯又震庚午又震詔脩政以荅天譴癸酉又震甲戌又震乙亥又震是月金州房州地震尤甚江溢山裂屋宇摧壞至二月辛未又震甲申又震乙酉又震丙申又震己未京師又震庚午又震三月甲寅又震四月丙寅又震八月甲午又震其聲如雷上

謂宰相曰朕寡德數震當脩政道以荅災譴甲午又
震
九年四月辛酉京師地震有聲如雷河中関輔尤甚
壞屋壁廬舍或地裂湧出水
十年夏四月戊申京師地震癸丑又震
十三年七月乙未司天監奏今日午時地震從東來
須臾止
元和七年八月京師地震上謂宰臣曰昨者地震草
樹皆動搖何祥也宰相李絳曰在昔玄元皇帝以大
聖明曆通于天人之理因周三川之震云天地之氣
不過其序若過其序人政亂也政乖錯則天感陰陽
之　臣既脩九曜占書要須量校星象望請造兩
枚一進內一畱曹　許之至九年太史頻奏日
蝕不效詔改新曆沙門一行奏云今欲創曆立元須
知黃道進退請更令太史測候星度有司云承前唯
依赤道推官无黃道遊儀无由測候時率府兵曹叅
軍梁令瓚待制于麗　書院因起遊儀　採甚為
精審一行乃上言曰黃道遊儀古有其術而其器以
黃道隨天運動難用常儀格之故昔人潛思皆不能
得令梁令瓚創造此圖日道月交莫不自然契合既于

推步尤要望就書院更以銅爲之庶得考驗星度無
有在外從之至十二年十月三日造成又上疏曰舜
典云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說者以爲取其運轉者
爲樞持正者爲德皆以玉爲之用齊七政之變知其
盈縮進退失政之所在即　大　儀也自周室衰微
疇人喪職其制度儀象莫有傳者漢興丞相張　律
曆之學至武帝詔司馬遷等更造漢曆乃定東西立
晷儀一漏　十八宿相距星度與古不同故唐都分
天部洛下閎運筭轉曆今　度則其遺法也後漢
永元中左中郎將賈逵奏曰臣前上傳安等用黃道
日月度弦望多合近太史官一以赤道度之不與天
合頗請太史官日月宿簿及星辰婁度與待詔星象
考校奏可得與星待詔姚崇等十二人皆曰星圖有
規法定從黃道官无其器不知施行甘露二年大司
農中丞耿壽昌奏以圖儀度日月行考驗天運日月
行赤道至牽牛東井日行一度月行十五度至婁角
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此前代所共知也是歲永元
四年也明年始詔太史造黃道銅儀冬至日在斗十
九度四分度之一與赤道定差二度史官以校日月
法望難審近而不爲望日銅儀黃道與度運轉難候

驗是以少條其事其後劉洪因黃道渾儀以考月行出入遲速而後世理曆者不遇其法更從赤道命之以驗賈逵所言差謬益甚此理曆者之大惑也今是臺歛儀後魏明元時都匠斛蘭所造規製朴略度刻不均赤道不動乃如膠柱不置黃道進退無准此據赤道月行以驗入曆遲速多者或至十七度小者僅出十度不足以上稽天象敬授人時近秘閣郎中李淳風著法象志備載黃道渾儀法以玉衡旋規別帶日道傍列二百四十九交以推月遊用法頗雜其術竟寢臣伏承恩旨更造游儀使赤道運行以追列舍之變因二分之中以立黃道交于軫奎之間二至陟降凡二十四度黃道之內又施白道月環用究陰陽朓朒之數動合天運簡而易從足以制器垂象永傳不朽于是上親為制銘置之于靈臺以考星度二十八宿及中外官與古經不同者凡數十條又詔一行與梁令瓚及諸術士更造渾天儀鑄銅為之若圖天之象上具列宿赤道及周天度數注水激輪令其自轉一日一夜天轉一周又別立二輪絡在天外綴以日月令得運行每天西轉一匝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凡二十九轉有餘而日月會三百六十五轉而日行匝仍置木櫃以為地平令儀半在地上半在地下晦明朔望遲速有准又立二木人于平地之上前置鐘鼓以候辰刻每一刻則自然擊鼓每一辰則自然撞鐘皆于櫃中各施輪軸鉤鍵交錯關鎖相持既與天道合同當時甚稱其妙鑄成命之曰水運渾天俯視圖置于武成殿前以示百寮无幾而銅鐵漸澀不能自轉遂收置于集賢院不復行

測景

儀鳳四年五月太常博士檢校太史令姚玄辯奏于陽城測影臺依古法立八尺表夏至日中測影有一尺五寸正與古法同

調露元年十一月十一日于陽城周公測影所得圭長一丈二尺七寸

開元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命太史監南宮說及太史官大相元太等馳傳往安南朗蔡蔚等州測候日影迴日奏聞數年伺候及還京與一行師一時校之安南景北極高二十一丈六分冬至日影七尺九寸四分春秋二分影二尺九寸三分夏至影在表南三寸三分影測使者大相元太云交州望極纔出地三十餘度以八月自海中南望老人星殊高老人星下眾星粲然其明大者甚眾史不載莫辨其名大率云南極二十度已上其星皆見自古渾天家為常

沒地中伏而不見之所也蔚州橫野軍北極高四十度冬至影一丈五尺八寸九分春秋二分影六尺六寸二分夏至影在表北二寸九分此二所為中土南北之極其郎兗蔡許河南府滑大原等州各有使往互差不同一行以南北日影校量用句股法筭之云大約南北極相去纔八萬餘里其諸州測影尺寸如左林邑國北極高十七度冬至影在表北六尺九寸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二尺八寸五分夏至影在表南五寸七分安南都護府北極高二十一度六分冬至影在表北七尺九寸四分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二尺九寸三分夏至影在表南三寸三分州武陵北極高二十九度五分冬至影在表北一丈五尺三分定春秋分影在表北四尺四寸七分夏至影在表北七寸七分襄州定春分影在表北四尺八寸蔡州武津館北極高三十度八分冬至影在表北一丈二尺三寸八分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五尺二寸八分夏至影在表北一尺四寸四分許州扶溝北極高三十四度三分冬至影在表北一丈一尺五寸定春秋分影表在北五尺三寸七分夏至影在表北一尺四寸四分河南府告城北極高三十四度七分冬至在表北一丈二尺七寸一分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五尺四寸五分夏至影在表北一尺四寸九分汴州浚儀大岳臺北極高三十四度八分冬至影在表北一丈二尺八寸五分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五尺五寸夏至影在表北一尺五寸三分滑州白馬北極高三十五度三分夏冬至影在表北一丈三尺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五寸六分夏至影在表北一尺五寸七分蔚州橫野軍北極高三十度冬至影在表北一丈五尺八寸九分定春秋分影在表北六尺六寸二分夏至影在表北二尺二寸九分

地震

正觀十三年正月二十二日松叢二州地震壞人廬舍二十年九月十五日靈州地震有聲如雷二十三年八月晉州地震壞人廬舍壓死者五千餘人三日震十一月五日又震、

永徽元年四月一日又震六月十二日又震上以晉地屢震謂群臣曰朕政教不明使晉地屢有震動侍中張行成曰天陽也地陰也陽氣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勝于、是有地震日蝕蓋地載萬物日為君象政有感傷天地變異自是書之示戒月勸後王伏願陛下勉保度恭之誠動以利萬物綏萬方為慮則變異自銷休徵可致

九年三月景辰蔚州地震晝夜八十震壞廬舍死傷者百餘人　十五年閏正月京師地震半刻已下

元和九年四月京師地震屋瓦皆壓二年十一月乙丑京師北震　大中三年十一月京師地震振武天德靈武夏州監州皆奏地大震壞軍城廬舍雲迦鎮使及剌南押防秋兵馬小使並壓死儀卒死者數十

筆

十四年五月庚戌京師地震山谷禽獸驚走
咸通八年五月丁未河中晉絳上言地大震廬舍壓仆傷人有死者
乾符三年雅州奏自六月地震至七月不止壓傷人

日蝕

高祖朝四　武德元年十月壬申朔四年八月丙戌朔六年十二月壬寅朔九年十月丙辰朔

太宗朝十五　貞觀元年閏三月癸丑朔九月庚戌朔二年三月戊子朔七月乙巳朔三年八月己巳朔四年正月丁卯朔六年正月乙卯朔九年閏四月丙寅朔十一年三月丙戌朔十二年閏二月庚辰朔十三年八月辛未朔十七年六月己卯朔十八年十月辛丑朔二十年閏三月癸巳朔二十二年八月己酉朔

高宗朝十二　顯慶五年六月庚午朔乾封二年八月己丑朔總章二年六月戊申朔咸亨元年六月壬寅朔二年十一月甲午朔三年十一月戊子朔上元元年三月辛亥朔調露二年四月乙巳朔十一月壬申朔開耀元年十月丙寅朔永淳元年四月甲子朔十一月庚申朔

天后朝十二　垂拱二年二月辛未朔四年六月丁未朔天授二年四月壬寅朔如意元年四月丙申朔長壽二年九月丁亥朔三年九月壬午朔延載元年九月壬午朔證聖元年二月己酉朔聖曆三年五月乙酉朔久視元年五月己酉朔長安二年九月乙丑朔三年三月壬戌朔九月庚寅朔

中宗朝二　神龍三年六月丁卯朔景龍元年十二月乙丑朔

睿宗朝一　太極元年二月丁卯朔

玄宗朝十七　先天元年九月丁卯朔開元三年七月庚辰朔六年五月乙丑朔七年五月己丑朔九年九月乙丑朔十二年閏十月壬辰朔十七年十月壬午朔二十年二月癸酉朔八月辛未朔二十一年十月己丑朔二十二年十二月戊子朔二十三年閏十一月壬午朔二十六年九月丙申朔二十八年三月丁亥朔天寶元年七月癸卯朔五載五月壬子朔十三載六月乙丑朔

肅宗朝二　上元二年七月己未朔而大星見至德元年十月辛巳朔

代宗朝二　大曆三年三月乙巳朔四年正月庚午

朔

德宗朝七　正元三年八月辛巳朔日有蝕之有司准禮將伐鼓于社未許太常卿董晉奏曰伐鼓于社所以責群陰助陽光也所宣詔命不合經義奏寢不報竟不伐鼓六年正月戊戌朔先是有司奏元日太陽虧遂罷朝會至時不蝕百寮稱賀七年六月庚寅先是司天奏是日太陽虧至時以陰雲不見百寮稱賀八年十一月壬子朔日有蝕之上不視朝司天監徐承嗣奏拠曆數合蝕八分今退蝕三分計減强半准占君盛明則陰匿而潛退請宣示朝廷編諸史册詔付所司十年三月壬寅司天監奏四月癸卯朔太陽虧已後五刻食既未後五刻復滿者舊例合宣行太常博士姜公復狀奏准開元禮太陽虧皇帝不視事百朝會合停勅旨依奏至時陰雲不見百官表賀十二年八月朔十七年五月壬戌朔

憲宗朝五　元和三年七月癸巳上謂宰臣曰昨太史奏太陽虧及朔日上驗如言皆驗其故何也又素服救日之儀有何所憑李吉甫對曰日月運行遲速不齊凡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餘日行一度月行十二度有餘率二十九日半而與日會又月行有南北九道之異或進或退若晦朔之交又南北同道即日爲月之所掩故有薄蝕之變雖自然常數可以推步然日爲陽精當人君之象若君行有緩急即日爲之遲速稍逾常制爲月所掩即陰侵于陽亦猶人君行或失中應感所致故禮記云男教不修陽事不得謫見于天日爲之蝕婦順不修陽事不得謫見于天月爲之蝕古者日蝕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宮之職月蝕則后素服而修六宮之職皆所以懼天戒自省惕也君人者居物之上易爲驕盈故聖人制礼務乾乾夕惕以奉天道苟天倫則天人合應百福來臻陛下恭已爲明日慎一日又顧憂天譴則聖德益固昇平何遠伏望長保曆志以永無疆之休臣等不勝歡感之至因與同列稱賀上深然自言謂吉甫等曰書傳皆言天人交感妖祥應事蓋如卿說且素服救日乃自貶之旨朕自惟不德實惧有以致譴咎載深兢惕卿等當悉心務理匡我不逮也十年八月己亥朔十三年六月壬子朔日蝕

穆宗朝一　長慶二年三月太常禮院奏四月一日太陽虧准開元禮其日廢務皇帝不視事居數日上謂戶部尚書韋綬曰災可攘福可禱乎對曰災可以

德祿宋景公善言而法星爲之退舍是也福不可以
求致故漢文帝于祠祀命有司敬而不祈用能變以
成之災事自致之福著于史傳其理甚明今人或不
愼行以祈災銷媚于神而冀福至神苟有知當因致
譴上深然其言
文宗朝三　太和八年二月壬午朔開成元年正月
丙辰朔二年十二月庚寅朔司天奏是日太陽虧至
時陰雲不見
武宗朝四　會昌三年二月庚申朔四年三月甲寅
朔五年七月甲午朔六年十二月戊辰
宣宗朝一　大中二年五月己未朔
昭宗朝一　天祐元年十月辛卯朔蝕在心宿初度
蝕十五分之三
哀帝一　天祐三年四月癸未朔蝕在胃十三度屬
趙分太常禮院奏准故事伐鼓于社皇帝素服避正
殿百官素服各守本局于廳事前重行每等異位向
日端立候明復而止

月蝕

高祖朝八　武德元年九月丁巳望二年閏二月己
卯望四年十二月丁卯望六年六月庚申望十二月
丁巳望七年十月乙卯望八年四月乙卯望九年十
月庚午望
太宗朝十八　貞觀二年二月壬辰望三年二月丁
亥望八月甲申望四年七月戊寅望六年六月丁酉
望十一月乙未望七年五月辛卯望九年九月戊申
望十一年九月丁酉望十三年正月乙未望十四年
七月庚戌望十二月丁未望十五年十二月乙酉望
十七年十月辛酉望十八年十月乙卯望二十一年
八月庚申望二十二年四月己巳望二十三年十二
月乙酉望
高宗朝二十五　永徽元年六月壬午望十二月辛
巳望二年六月丁丑望十一月甲戌望四年十月癸
巳望五年九月戊子望顯慶二年閏正月甲辰望七
月辛丑望龍朔元年十一月丙午望二年五月甲申
望麟德元年九月庚申望乾封二年閏十二月辛未
望總章二年十二月庚申望咸亨元年六月丁巳望
三年四月壬戌望十月癸丑望四年四月庚午望上
元二年八月丙戌望儀鳳元年二月甲申望二年七
月乙亥望永隆元年九月乙酉望十二月丁未望永
淳元年三月戊申望二月九月庚子望

天后朝十九　文明元年二月丁巳望八月甲午望垂拱二年七月癸丑望三年十月乙巳望四年六月辛巳望永昌元年十月甲子望載初元年四月辛酉望天授二年十月乙酉望長壽二年二月乙亥望證聖元年七月辛酉望通天二年六月乙酉望聖曆二年正月　未望三年正月丙寅望九月辛卯望大足元年九月乙酉望長安二年九月庚辰望三年八月癸酉望四年正月壬寅望七月戊戌望

中宗朝三　神龍元年正月丙申望二年十二月甲申望景龍元年十月己丑望

睿宗朝二　景雲二年八月丁巳望長極元年三月乙卯望八月辛未望

玄宗朝十　開元二年十二月戊辰望三年十二月壬戌望四年六月庚申望五年五月甲寅望六年十月丙子望十年二月丁亥望十一年正月辛巳望七月戊寅望十二年七月癸酉望天寶三年十一月丁未望

肅宗朝二　乾元二年二月癸酉望八月丁卯望

代宗朝二　寶應元年十二月庚申望永泰三年三月辛未望

蘇氏曰載月甚詳然仲尼脩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星之變必書而月蝕不紀解之者云月諸侯道也夷狄象也彼有虧則王者中國之政勝矣故不謂為災或云蓋取詩人彼月而蝕則惟其常之義會要亦國史之支也學于史氏宜取　法春秋以是皆不書

唐會要卷第四十二

唐會要卷第四十三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實封四百戶

臣王溥纂

彗孛　五星凌犯　星聚

流星　山摧石隕　水災上

彗孛

武德九年二月二十三日有孛于胃昴之間二十八日又有星孛于參舌正觀八年八月二十三日有孛于虛危歷于亙十一日乃滅太宗問虞世南曰是何妖也對曰齊景公時有彗見晏嬰對曰穿池畏不深起臺榭畏不高行刑畏不重是以彗為公誡耳景公懼而脩德十六日而星滅臣聞政德不脩雖麟鳳數見終不補也苟政教無闕雖有災變何損于時伏願陛下勿以功高古人而自矜大勿以太平而自驕墮慎終如始彗何足憂太宗曰吾十有八舉義兵二十四定天下二十九即帝位三代以來撥亂之主莫臻于此頗有自矜之意以輕天下之士此吾之罪也上天見變良有是乎秦始皇平六國隋煬帝富有四海既驕且逸一朝而敗吾亦何得自驕也言念于此不覺惕懼魏徵進曰自古帝王未有无災變者但能脩德災變自銷瑫彥博進曰宋公一言　星三徙陛下見變而懼災其銷乎十三年三月二十二日有孛于畢昴

十五年六月十九日有孛于太微犯郎位七月甲戌滅

總章元年四月有彗見于五車上避正殿減膳令內外五品已上各上封事極言得失許敬宗上言星雖孛而光芒小此非國眚不足上勞聖慮請御正殿復常膳不從敬宗又進曰星孛于東北王師問罪此高麗將滅之徵上曰我為萬國之主豈得推過于小蕃哉二十一日星滅

上元二年十月十三日彗見于角亢之南長五尺

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彗見于東井指北河積薪長三尺餘漸向東北光芒益長半天掃中台指文昌宮經五十八日乃滅八月十九日御史大夫畢彥偉卒

永隆二年九月一日萬年縣女子劉靜凝乘白馬着白衣男子從者八九人入太史局昇令廳床座問比見有何災異太史令姚玄辯執之以聞是夜彗見天

市中長五尺漸小向東行出天市至河鼓左旗十七日滅

永淳二年三月十八日彗見于五車之北凡二十五日滅

文明元年七月二十二日西北方有彗長丈餘經四十二日滅

光宅元年九月二十九日有星如半月見西方

景龍元年十月十八日彗見于西方經四十二日滅

二年七月七日有彗于胃昴之間

三年八月八日有孛于紫微宮

太極元年七月四日有彗入太微宮

延和元年六月彗自軒轅入太微至太微至大角滅

時宗以爲彗者除舊布新之象乃下詔傳位太子

開元十八年六月十一日彗見于五車三十日有孛于畢昴二十六年三月八日有孛于紫微垣中歷斗魁十餘日皆陰雲不見

乾元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彗見于東方在婁胃間色白長四尺疾行向東北歷昴畢觜參井鬼柳軒轅宿至太微西右執法星西七尺計滅凡經五十餘日

上元元年閏四月二十一日妖星見于西方長數丈至五月滅

大曆元年十二月十七日彗見于匏瓜侵宦者星長尺餘色漸二旬滅　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彗出于五車長五丈餘六月二十八日滅　七年十二月二十日長

元和十二年正月戊子彗見于畢南指西南凡三百日南近參旗滅長慶元年正月二十一日有孛于東南方二十九日又有孛于辰上

大和二年七月甲辰彗出西攝提南二尺

八年九月辛亥夜彗起太微近郎位西北五尺乃滅

庚申彗復出東方張三尺芒耀甚偉

開成二年二月丙午夜彗出東方長七尺在危西指辛酉彗復出長丈餘直西行稍南指在虛一度半壬戌戊漸長二丈餘廣三尺在女九度三月乙丑夜彗長丈岐分兩尾其一指氐其一掩房至戊申漸長八丈西北行在張十四度勅尚食自云後每一日食料分爲十日仍停內中修造以答天譴

三年十月十九日有彗于辰上長二丈餘二十日又見于辰上長三丈五尺二十一日又見于辰長三丈餘西指軫東南星二十二日又見于辰　三丈五尺

餘西指軫魁
四年正月三十日有彗見于室南歷壁奎婁胃等宿
至閏月二十三日又見于卷舌北凡三十有三日後
二十四日二十五日陰二十六日晴已滅
會昌元年十一月六日有彗見于西南室宿之分凡
五十六日滅　大中十一年九月　木彗出于房長
三尺
元敎二年五月星孛于箕尾歷北斗攝提
天祐二年四月甲辰夜彗起北河貫文昌長三丈在
西北方詔以彗孛謫見　故京畿軍諸司禁囚常數不
原外罪無遞減一等限三月內疎理其年五月乙酉
夜西北彗星長六十餘尺自軒轅大角及天市西垣
光芒　趣其長竟天
五星凌犯
武德五年十二月甲戌白犯軒轅
七年六月二日熒惑犯左執法尚書左僕射蕭瑀上表避位不許
八年九月二十二日熒惑又太微
九年五月傅奕密奏太白于秦　國當有天下高祖
以狀授太宗及太宗即位召　奕謂曰汝前奏事幾
累于我然今日之後但須悉心盡言无　為慮
　十三年五月熒惑犯右執法司空長孫无忌上表請避位不許
十五年二月十五日熒惑逆行犯太微東藩上相　七十
年正月十七日特進魏徵卒四月六日吏部南書　侯君集書
六月十九日南書左僕射高遜位七月二十日司空房玄齡　憂
十七年三月七日熒惑守心前星十九日退
權萬紀及齊州平賜祐死于宅其月二十二日又犯
鉤陳四月一日大理因紇干承基上變告太子承乾漢五元昌等謀及六日太子廢為庶
人元昌五賜死九月二十九日熒惑犯太微西藩上將
十九年九月二十四日太白在太微左執法光芒相
及十二月十四日侍中劉洎賜死
永徽三年六月二日熒惑犯左執法三日太白入大
微犯右執法　四年正月　侍中
流九月十三日右僕射張十二月侍中高
顯慶五年二月三日熒惑入南斗
　元年七月十四日太白犯太微左執法
　三年五月十日熒惑入軒轅
咸亨元年十二月熒惑入太微
上元二年正月九日熒惑犯房星

儀鳳四年四月九日熒惑入羽林
調露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太白經天
長安四年熒惑入月及鎮星犯天關 太史令嚴善思奏曰法有亂臣伏辜且下謀上之象歲餘誅張易之兄弟
神龍二年九月十一日熒惑犯左執法 其月十七日左散騎常侍李懷遠卒
景龍三年六月八日太白晝見于東井
景龍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太白入羽林
太極元年二月三日熒惑入東井四月十三日熒惑
與太白守東井

先天元年八月十六日太白襲月
開元十年七月二十九日熒惑入南井
天寶十三年五月熒惑守心五十餘日
至德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熒惑與太白同犯昴
大曆四年三月三日熒惑守上相經二十一日退入
氐 十一月十九日黃門侍郎同平章事杜 七月三日熒惑犯次相星 十二月四日左僕射同三品裴冕卒
七月十二日熒惑入羽林
九年六月十三日熒惑入太微
正元三年閏五月戊寅太白晝見四十餘日

其年六月癸卯熒惑退行入羽林
六年五月戊辰太白與月并間容一指戊寅熒惑犯
鎮星不及者一十八年十月乙酉太白犯太微左執
法
十年夏四月太白晝見
正元十一年八月熒惑太白犯上將星 其年北平王馬燧薨
二十一年正月己酉太白犯昴
永正元年十二月己酉歲星犯太微西垣
元和十五年七月庚申熒惑退行入羽林
長慶元年八月壬辰太白犯太微西垣戊　入太微
四年二月辛巳太白犯東井北轅三月甲子熒惑犯
歲星壬申太白犯東井八月丁丑熒惑犯鎮星癸未
犯東井丁亥復入東井己丑太白犯軒轅在角
寶曆元年九月癸未太白犯南斗
太和六年九月癸卯熒惑入太微犯右執法
九年八月二日太白犯太微
其年九月八日熒惑犯氐西南星二十八日又犯鉤
鈐
開成元年十月三日熒惑入氐
二年五月十二日太白犯畢十月二十五日又犯房

三年五月五日又犯輿鬼
其年六月一日太白犯熒惑二十八日犯右執法十
月七日又犯南斗
會昌元年九月癸己熒惑犯輿鬼閏九月丁酉貫鬼
宿戊戌在鬼中
二年六月乙丑熒惑犯歲星丙寅太白犯東井
三年七月癸巳熒惑合赤色動搖于井中至八月十
六日犯輿鬼
四年五月戊午太白犯鎮
五年二月五日太白掩昴北側在昴宿一度五月辛
酉太白入畢口距星東南一尺八月七日太白犯軒
轅大星九月二十九日熒惑犯上將星
大中十一年八月熒惑犯東井

星聚

武德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太白辰鎮聚于東井
九年六月十一日辰歲會于東井二十三日辰歲又
會于東井
正觀十八年五月太白辰合于東井
十九年九月太白入太微（時太宗平高麗初下白巖城也）
二十年七月丁未歲星守東壁

景雲二年七月太白鎮同在張宿
太極元年四月熒惑太白同守東井
至德二年四月乙酉太白與熒惑集于東井
乾元元年四月庚戌熒惑與鎮星聚于營室為（張氏皇后）
（太鎮星老女生之象熒惑者大遺官令為立
上天心有）
大曆三年七月五星聚于東井九月肆星聚于井
正元四年乙亥熒惑歲鎮三星聚營室三十餘日
六年閏四月庚戌太白辰聚于東井
元和十一年五月丁卯辰星與歲合東井六月己未
辰星歲星合于東井相去一尺十一月戊子鎮熒惑
合于虛危
十三年八月丁丑太白辰星歲星聚于軫
太和九年八月三日太白熒惑合于角五度
開元四年正月丙辰熒惑太白辰合于斗

流星

武德三年十月三十日有流星墜于東都城南殷殷
有聲高祖謂侍臣曰此何祥也起居舍人令狐德棻
曰昔司馬懿之伐遼東也有流星墜遼東梁水上尋
而其正敗走晉軍追之至其星墜所斬之此即三兇
滅亡之兆也

正觀十二年五月甲辰有星狀如月西南流三丈乃
滅
十八年五月五日有星大如斗出東壁光照聲如雷
景龍二年二月十九日天保星墜于西南有聲如雷
野雞雊
景雲二年八月十七日東方有流星出五車至上台
又歲星犯左執法（正諫罷所職為國寺奴 罷職從之為寺奴不許）
蘇氏議曰吉凶悔吝惟人所召人守中道天不上
變皇不位宰輔名殘國公以諂諛為政事用姦妄
為身計而欲上邀無誠下欺藏獲其可得乎先天
之誅諒天道　昧矣
其年九月十二日北方有流星出中台至相滅（十月三日）
（韋安石郭元振張說 李日知主罷相）
太極元年正月二十一日有流星出太微至相而滅
天寶三年閏二月十七日有星如月墜于東南有聲
元和二年十二月己巳西北角有流星有尾迹散落
亙天
九年四月辛巳北方有大流星尾迹長五丈光照地
至右攝提西三尺滅
十一年正月壬辰夜有流星長二丈餘出天井之西
有尾迹
十三年七月庚寅有星色白尾長一丈五尺東南入
濁八月　未東方一大流星其色赤西流至危滅
十五年五月己亥西北有大流星長二丈餘出北斗
魁南抵軒轅而滅
其年七月癸亥有大流星出鉤陳南至婁北滅
寶曆元年閏七月庚子有流星出北極至南斗柄滅
二年七月丙戌日初出已有流星向南滅八月丙申
北方有大星長四丈餘出王良流至北斗柄滅
長慶元年正月丙辰南方有大流星色赤尾迹長三
丈光明照地出狼星北二尺東北流至七星南三尺
滅
其年六月己丑東方有大流星色黃有尾迹長六七
尺光明照地出參西北西流至羽林滅
二年八月丙子東方有大星西流至昴滅有聲如雷
四年七月丙子有大星出天將軍東北流入濁滅
其年十一月甲午夜西北有流星出閣道至北極滅
太和四年六月辛未南方有流星尾迹凝著天良久
不滅
九年六月二十三日有流星縱横大小約有二十餘

出沒多近天河
開成元年十一月十日西方有流星大如一升器光明照地尾跡凝著天良久不滅出上台經中台西北滅
三年四月二十一日東方有流星尾跡凝著天良久不滅出天市中帛星經宗人星東南滅
其年七月六日未後東北方有流星尾迹光明東流二丈餘滅其聲如雷九月五日上方有流星尾迹凝著天光明照地至室宿向南滅
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從四更至五更上方及四方約有流星大小共二百餘並西流皆有尾迹長二丈或三丈至五丈三月二十三日一更至五更上方及四方有流星大小餘交横出滅
其年八月辛未夜有流星出羽林尾長八十餘尺滅後有聲如雷十月二十六日南方有流星尾迹凝著天光明照地出參右足近九遊南滅
會昌元年六月二十九日從一更至五更有小流星五十餘于四方交横散流七月二日北方有流星光明照地東北流有聲如雷十一月六日上方有大星流光明照地東北流有聲如雷
六年二月丁酉東北流星色赤其光燭地尾迹入大角西流穿紫微
山摧石隕
武德六年七月二十日嶲州山崩逺水咽
正觀八年七月七日隴右山崩大蛇屢見太宗問祕書監虞世南曰是民災異對曰春秋時梁山崩晉侯召宗伯而問焉對曰國左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樂降服出次祝弊以禮焉晉侯從之故得無害漢文帝九年齊楚地二十九山同日崩文帝出令郡國無來獻施恵于天下逺近欢洽亦不為灾後漢靈帝時青虵見御座晉侯帝時大虵長三百步經市入廟今虵見山澤並深山大澤寔生龍虵亦不足怪也惟修德可以銷變上然之
永徽四年八月二十日隕石十八于同州馮翊縣光曜有聲如雷上問于志寧此何祥也當由朕政之有闕也對曰春秋隕石于宋五内史過曰是陰陽之事非吉凶之生自古災變竟不可測但恐物之自然未必關于人事今陛下發書誠懼責躬自省未必不為福也
開元十七年四月五日大風震雷藍田山開百餘步

大曆十三年十一月郴州黄岑山摧震殺　百人

正元十五年正月郴州藍山縣山摧得古鍾四枚

水災

正觀十一年七月一日黄氣竟天大雨穀水溢入洛陽宮深四尺壞左掖門毀宮寺一十九所損六百餘家中書舍人岑文本上疏曰伏惟陛下覽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機上以社稷爲重下以億兆在念明選舉慎刑罰進賢退不肖聞過即改從諫如流爲善在于不疑出令期于必信頤神養性省畋遊之娛去奢從儉減工役之費務靜方内而不求闢土載橐弓矢而無忘武備凡此數者雖陛下行之不怠當轉禍爲福變咎爲祥況水雨之患陰陽常理豈可謂之天譴而係聖心哉特進魏徵諫曰昔正觀之始聞善若驚暨五六年間猶悦以從諫自茲厥後漸惡直言雖或勉強時有所容非復曩時之豁如也謇諤之士稍避龍鱗便佞之徒肆其巧辯謂同心者爲朋黨謂告訐者爲至公謂強直者爲擅權謂忠讜者爲誹謗謂之朋黨雖忠信而可疑謂之至忠雖矯僞而無咎強直者畏擅權之議忠讜者慮誹謗之尤至于竊發生疑技抒致惑正人不得盡其言大臣莫能與之爭熒惑視聽鬱于大道妨理損德其在茲乎而欲免水之災不可得也　十三日詔曰暴雨爲災大水汎溢靜思厥咎朕甚懼焉文武百寮各上封事極言朕過無有所諱諸司供進悉令減省凡所作役量事停廢遭水之處賜帛有差二十日廢明德宮及飛山宮之玄圃院分給河南洛陽遭水户

九月黄河泛溢壞陝州河北縣及太原倉毀河陽中潬白馬坂以觀之

永徽五年六月七日澠池河水泛溢損五千三百家

總章二年七月冀州大雨壞居人屋宇凡一萬三千三百九十家害田四千四百九十六頃九月十八日處州海水翻上壞永嘉安固二縣百廬舍六千八百四十三家溺死人九千七十牛五百頭苗四千一百五十頃

咸亨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婺州暴雨山川泛溺死者五千人

永淳元年五月十四日連澍雨二十三日洛水溢壞天津橋損居人千餘家

文明元年七月溫州大水損四千餘家

如意元年七月一日洛水溢損居人五千餘家

神龍元年七月洛水暴漲壞百姓廬舍二千餘家溺死者數百人八月一日以水災令文武九品已上直言極諫右衛騎參軍宋先務上疏曰伏見明制令文武九品已上直言極諫大哉德音真堯舜之用心禹湯之罪己也臣竊謂天人相與之際休咎冥符之兆有感必通其間甚密是以政失于此變生于彼亦猶影之象形響之赴聲動而輒隨各以類應故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竊見自夏已來水氣勃戾郡國多罹其災去月二十七日洛水暴漲漂損百姓臣謹按五行傳曰簡宗廟廢祠祀則水不潤下夫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嚴配祖宗是故鬼神歆饗多獲福助自陛下光臨寶極綿歷炎涼郊廟遲留時不暇薦山川寂寞未議懷柔水之貽災殆因此發臣又按水者陰類臣妾之道陰氣盛滿則泉迸溢加以虹蜺紛雜澍雨滯霪雖丁厥時而洎常度亦陰勝陽之沴也臣恐　近習或有離中饋之職干外朝之政伏願陛下深思人變杜絕其萌以萬方為念不以声色為娛以百姓為憂不以犬馬為樂整勞宵旰用輯明良豈不休哉夫災変應天實繫人事故日食修德月食修刑若乃雨暘或愆則貌言之咎雩災禜之法存乎禮典今暫降霖雨即閉坊門棄先聖之明訓遵後來之迷術時偶中者安即神耶蓋當屏黜妝津豈陰戢響之日也豈有一坊一市遂能感召皇靈暫開暫閉使欲發揮神道必不然矣何其謬哉至今巷議街談共吁坊門為宰相謂能節宣風雨燮理陰陽天工人代乃為虛談悠悠蒼生復何望哉尚書左僕射唐休璟以水雨為害咎在主司上表曰臣聞天運其工以人代之而理神行其化為政資之以和得其理則陰陽以　失其和則災沴斯作故舉才而授帝惟其難論道于邦　必　自中夏及乎首秋郡國水災屢為人害夫水陰氣也右　理　之　致此陰沴是不能調理其氣而曠居其官乎

位侔殷相宜相關濟川之功猶負明時坐逃皇　思　不　天官故事丞相以天災免職況竊在聖朝臣豈居　所任侍私門冀彌陰咎之徵復免夜行之責

二年四月洛水漲壞天津橋損居人廬舍溺死者數千人

唐會要卷第四十三

唐會要卷第四十四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
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
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實封四百戶
臣王溥纂

水災下　火　雜災變
太史局　木冰　螟蜮　雜錄

水災下

開元八年六月二十一日東都穀洛瀍三水溢損居人九百六十一家溺死八百一十五人許衛等州番州掌閑溺死者一千一百四十八人

十四年七月十七日瀍水暴漲入洛損諸州租船數百艘損租米七十萬二千八百石十八日懷衛鄭汴滑濮大雨人皆巢居死者千計

大曆四年京師不雨水斗米直八百他物稱是命閉市北門置一土臺臺高五尺上置五方壇壇上立一黃幡以祈晴

正元三年閏五月東都河南江陵大水壞人廬舍汴州尤甚揚州江水泛漲四年八月連雨灞水暴溢溺殺渡者百餘人八年八月河北山南江淮凡四十餘州大水漂溺死者二萬餘人又幽州奏七月大雨水深二丈已上漠涿　檀平等五州並平地水深一丈五尺十月徐州奏從五月二十五日雨至七月八日方止平地水深一丈二尺田苗屋宇漂蕩倒塌材閣向盡百姓多就高處及移居鄭郡

十一年復州竟陵等三縣遭郎蜀二江水泛漲沒溺損戶一千六百六十五田四百一十頃

十二年四月福建等州大水六月嵐州暴雨大水深二丈餘損屋宇田苗　十五年鄭滑大水　十九年蔡申光等州水賜物五萬段米十萬石鹽三千石以賑貧民

永正元年九月郎州武陵龍陽二縣江水暴漲漂蕩餘家十一月京兆府長安等九縣山水泛漲害田苗

元和元年十二月幽州徐州水損田苗

二年蔡州上言大水平地深八尺

三年京師大雨水

四年七月渭南縣暴水泛溢漂損廬舍二百一十三戶秋田十有六頃溺死者　人命京兆府發義倉救命　十年正月振武界黃河溢毀東受降　五月饒撫虔吉信五州山水暴風沒毀廬舍虔州　甚深處

四丈餘　八年許州大水摧大嵐山其年六月庚寅京師大風雨毀屋揚尾人有壓死者水積于城南深數丈餘入明德門猶漸車輻辛卯渭水暴漲絶濟者一日時所在霖雨百源皆發川澮多不由故道九年十二月淮南宣州大水十三年五月昭應雨水漂溺居人是月衢州山水湧出三丈餘蕩州郭百姓溺死損田千餘頃是月浮梁樂平二縣暴雨百姓溺死者一百七十人其為漂走不知所在者四千七百戶朗兩稅錢三萬五千貫十一月潤常湖陳許　州以水害閑田不發者萬餘頃又京兆府奏水害田四萬餘頃十二月京兆府水害田苗潤常湖衢陳許六州大水　十二年六月京師大雨含元殿一柱傾市中水深三尺壞坊民二千家河北水災邢洺尤甚平地或深二丈　十三年六月淮水溢壞人廬舍十二月奉先等十一縣水害麥苗　十五年九月滄景大雨敗田三百頃壞屋室二百九十間又江西奏吉州大水長慶二年七月好畤山水泛漲漂損居人三百餘家其月詔陳許兩州災頗甚百姓廬舍漂溺復多言念疲氓豈忘救恤宜賜米粟共五萬石充賑給以度災先于管內見收貯米粟充本道觀察使審勘責所漂溺貧破人戶量家口多少作等第分給聞奏

寶曆元年七月乙酉鄜坊大水其年九月華州暴水傷稼

大和二年六月陳州水害秋稼其年八月京畿奉先等十七縣水　三年七月宋亳水害秋稼

四年九月舒州太湖宿松望江大水災溺民戶六百八十詔本道以義倉斛斗賑貸其年十月京畿河南江南湖南等道大水害稼詔本道節度觀察使出官米賑給　五年六月蘇杭湖三州雨水害稼東川奏玄武江水漲二丈壞　州　人廬舍六年二月以去歲蘇湖大水宜　二十二萬石以本州常平義倉斛斗充給　年十一月滁州奏漲清等三縣四月雨至六月諸山破洪水漂溺戶萬三千八百

開成二年八月山南東道諸州大水田稼漂盡丁酉詔大河西南幅圓千里楚澤之北連亘數州以水潦暴至堤防潰溢既壞廬舍復損田苗言念黎元罹此災沴宜令給事中盧　宣刑部郎中崔瑨宣慰

火

正觀二十三年三月少府監甲弩庫火

證聖元年正月十六日夜明堂災至明並為煨燼

景龍四年二月東都凌空觀殿宇并煨燼唯一真人
獨存目有談迹
開元十八年二月十一日大雨雪俄又震雷飛龍廐
災
天寶二年六月七日應天門觀災延至左右延福門
經日火不滅　九年三月西廟災　十年正月陝州
運船火燒船二百一十五隻損米一百萬石舟人死
者六百人商人船數百隻八月六日京武庫災二十
八間十九架燒兵器四十七萬事
廣德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夜鄂州失火燒船三千
隻延及岸上居人二千餘家死者四千餘人
正元七年四月蘇州火　十三年正月東都尚書省
火
十九年四月家令寺火　二十年四月開業寺火
元和四年三月御史臺佛舍火當直御史李應罰一
季俸
七年六月鎮州甲仗庫火延燒一十三間兵器皆盡
王承宗久畜叛謀至是兇氣稍息　十年四月河陰
轉運院火盜所爲也是日昏暮有盜發于河橋凡數
十人縱發弓矢人吏奔駭因砟毀院門又束藁爇火
以焚之十一月盜焚獻陵寢宮永巷
十一年十一月元陵火罰　李佑一月俸十二月未
央宮及飛龍草場火　十二年五月神
十四年十一月戊寅度支火　十五年正月京師西
市火焚死者衆
大和二年十一月禁中昭德寺火延燒宣政殿之東
垣及門下省至　北風起火勢益甚迨暮方息初火
發上命神策兵士救之公卿内臣于日華門外御史
中丞溫造不到與兩巡使崔蠡姚合等各罰一月
八年五日飛龍神駒中廐火
九年六月西市火
開成四年十二月乾陵火
會昌三年六月萬年縣東市火燒屋宇貨財不知其
數又西内神龍寺火　大順二年七月汴州相國寺
佛閣災是日晚微雨震電寺僧見塊大在三門藤網
中良久火發復飛越前殿延燒佛閣二夕方止
　木冰
儀鳳三年十一月十四日雨木冰其月三十日黄門
侍郎同三品來恒卒四年正月十日户部尚書許圉
師卒二十九年尚書右僕射戴至德卒開元二十九

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雨木冰凝寒凍裂数日不解寧
王憲見而嘆曰此俗謂之樹稼諺曰樹稼達官怕必
有大臣當之吾其死矣二十四日寧王憲薨
大暦二年十一月辛未紛霧如雪草木冰

螟蜮

正觀二年六月十六日終南等縣蝗上至苑中見蝗
掇数枚而呪之曰人以穀為命而汝食之是害于百
姓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爾其有靈但當蝕我无害
百姓將呑之侍臣曰恐致疾遽未諫止上曰所冀兊
災朕躬何疾之避遂呑之自是蝗不為災
開元四年五月山東諸州大蝗分遣御史捕而埋之
汴州剌史倪若水拒御史執奏曰蝗是天災自宜修
德劉聰時除既不得為害袪深寧掲姚崇牒報之曰
劉聰偽主也徳不勝妖今日聖朝也妖不勝徳古之
良守蝗虫避境若言修徳可免彼豈無徳致然今坐
看食苗忍而不救因此饑饉將何自安卒行埋瘞之
法獲蝗一十四萬石投之汴水流下者不可勝数朝
議喧然上復以問崇〻對曰凡事有違經而合道有
反道而揮權者彼庸儒不足以知之縱除不盡猶勝
養以成災上又曰殺虫太多有傷和氣公其思之崇
對曰若殺人救出為禍崇所甘心八月四日勅河南
河北検校殺蝗虫使狄光嗣康瓘敬昭高道昌賈彦
璿等宜令待出盡看刈禾有次序即入京奏事諫議
大夫韓思復以為蝗是天災當修徳以禳之恐非人
力所能剪滅上疏曰臣聞河南河北蝗虫頃日更盛
繁熾經歴之處苗稼都損今漸翻飛向西游食至洛
使命來往不敢昌言山東数州甚為惶懼且天災流
行埋瘞難盡臣望陛下悔過責躬發使宣慰損不急
之務召至公之人上下同心君臣一徳持此誠實以
荅休咎前後驅蝗使等伏望總停上出思復疏以付
姚崇〻乃請思復往山東検屍蝗虫所損之處還且
實奏
正元元年四月自春大旱麥枯死禾無苗関中有蝗
百姓捕之蒸暴颺去足翅而食之五月有蝗起自東
海至西隴抵群飛蔽天旬日不息所至苗稼無遺八
月大旱関中有蝗百姓捕之蒸暴颺去翅足而食人
心大恐　開成二年六月魏博淄青河南府並奏蝗
害稼七月乙酉京兆尹李紳奏蝗入京畿不食民田
詔書褒美仍刻石以紀之
三年八月魏博六州蝗食秋苗並盡

四年十二月鄭滑兩州蝗兖海中都等縣蝗
五年四月鄆州兖海管內並蝗入汝州有虫食苗五
月河南府有黑虫生食田苗汝州管內蝗兖海臨沂
等五縣有蝗虫于土中生子食田苗六月淄青登萊
四州蝗虫生河陽飛出入境幽州管內有地蝻虫食
田苗魏博河南府河陽等九縣沂密兩州滄州易定
鄆州陝府虢州六縣蝗　會昌元年三月鄧州穰縣
蝗　咸通三年五月淮南河南蝗　九年江夏飛蝗
害稼　光啟二年二月荆襄仍歲蝗米斗三十千人
相食

雜災變

正觀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雲陽石燃方丈晝如灰
夜即光見投草木于其上則焚歷年乃止十七年閏
六月司農寺豕生子一首八足自頸分為二体其年
七月京師訛言官遣棖〻殺人以祭天狗云其來也
身衣狗皮指如鐵爪每于暗中捕人必抽肝心更相
震怖皆彀弓矢以自防太宗惡其妖訛遣夜閉諸坊
宣旨慰　諭定
永徽五年七月萬年宮有小鳥生大鳥
龍朔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洛州言猫鼠同居

調露二年突厥温傅等未叛有鳴鵽群飛入塞相繼
蔽野邉人相驚曰此鳥一名雀南飛突厥犯塞之候
也至二年正月還復北飛至靈夏已北悉墜地而死
視之則無頭矣裴行儉問于右史苗神容曰鳥獸之
祥乃應人事何也對曰人雖至靈而稟生含氣同于
萬數故吉凶兆于彼而禍福應于此聖人受命龍鳳
為嘉瑞者初氣同也故漢高斬蛇而驗秦之必亡仲
尼感麟而知己之將死㚟羊在牧殷紂以滅鸜鵒來
巢魯昭出奔蕭舞鶬燕剌誅死大鳥飛集昌邑以敗
是故君子虔恭寅畏動必思義雖在幽獨如承大事
知明神之昭臨懼患難之及己也雉昇鼎耳殷宗則
身以修德　止坐陽賈生作賦以叙命卒無患者德
勝妖也　垂拱元年九月二十四日揚州地生毛如
馬鬣　長壽三年三月大雪鳳閣侍郎蘇味道以為
瑞修表將賀左拾遺王求禮止之曰三月降雪此災
也乃謬為瑞若三月雪是瑞雪臘月雷為瑞雷乎乃
止
龍神二年三月九日洛陽東七里有水影側近樹車
馬皆歷影見水中月餘乃滅四月己亥雨毛于越州
之鄮縣也

景龍元年九月十八日有赤氣竟天其光燭地經三日止

唐隆元年六月八日虹蜺竟天

開元十五年七月四日雷震興教門兩鴟吻欄檻及柱災

蘇氏駁曰東海有魚虬尾似鴟因以為名以噴浪則降雨漢柏梁災越巫上厭勝之法乃大起建章宮遂設鴟魚之像于屋脊畫藻井之文于梁上用厭火祥也今呼為鴟吻豈不誤矣哉

天寶元年十月一日魏郡上言猫鼠同乳經二十六日望編入史冊詔從之

寶應元年七月西北方有赤光亘天貫紫微漸流于東彌漫北方照耀數十里也

大曆三年六月二十四日隴右節度使奏隴州汧源縣趙貴庄猫養鼠衆以為瑞中書舍人崔祐甫上議曰中使吳承倩宣進止以猫鼠示百寮者臣聞禮曰迎猫為其食田鼠也然則猫之食鼠載在禮典以其除害則雖微必錄今此猫鼠而不食仁則仁矣毋乃失其性乎猫受人養棄職不修亦何異于法吏不勤觸邪壃吏不勤扞敵又按禮部式具列三瑞無猫不食鼠之目以茲稱慶臣所未詳

建中四年天下地生毛

正元二年正月大雨雪平地深尺餘雪上有黃黑色狀如浮埃五月　日有黑暈自辰及申方散

四年正月上御丹鳳樓宣赦是日含元殿前階檻三十餘間崩甲士死傷者十餘人又陳留雨木皆大如指長寸餘每木有孔通中所下其立如植二月太僕卿牛犢生六足卿周浩白宰臣李泌請上聞泌戲答之而不許其時京城民家豕生子兩首四足以白御史中丞竇參亦不許上聞七月自陝州至河陰水盡黑其黑水流入汴河止于汴州城下一宿而復又鄭汴二州群鳥皆去界內入田緒李納境內銜木為城高二三尺緒納令焚之信宿復如之鳥口多流血

十年十一月有大鳥飛集宮中食雜骨數月獲之不食而死

十二年十二月大雪平地二尺竹多死環王國所獻犀牛甚珍愛之是　凍死　十七年二月丁酉京師雨雹已亥雨霜戊申夜霆震雨霜庚戌大雨雪雹

元和元年京師大風折樹

三年四月大風毀含元殿西闕欄杆十七間　七月

六日舒州上言桐城縣梅天陂內有青黃白三龍自
陂中乘風雷躍起高二百尺六里入浮塘陂
八年三月丙子大風壞崇陵寢殿鴟吻折門戟六月
四日長安西市有豕生子三耳八足自尾分為二
長慶二年六月乙丑大風震電墜太廟鴟吻霹御史
臺樹皆仆　其年十一月頻雪後恒燠水不冰凍草
木萌發如正二月
四年六月庚辰大風吹敗延喜景風門
寶曆元年十二月乙酉夜有霧起須臾遍天霧上有
赤氣或深或淺久而乃散
開成元年閏五月有群烏萬餘集唐安寺逾月方散
四年四月壬戌有麞出太廟
大中十一年十二月舒州奏有鳥人面綠毛喙皆紺
色其聲曰甘人呼之為甘虫
咸通元年七月戊戌白虹橫亘西方其年十一月丁
酉戌時妖星初出如匹練亘空化為雲而沒在楚分
廣明元年四月大雨雹大風拔京西街樹十二三東
都長夏門內古槐自拔而仆　殿鴟吻皆墮地
中和元年五月大風天雨土　二年七月丙午夜西
北有赤氣如絳竟天其年九月太原上言諸山桃杏
有花結實其年十月西北　無雲而雷名天狗墮
光啟二年九月白虹見西方
光化二年春有白氣竟天如練自西南徹東北而旋
天祐元年四月東京天風雨土跬步不辨物色日暄
稍止是年昭宗移洛陽車駕以其日入京城而有是
變朱氏革命之兆也　其年十一月辛酉日有黃色
白暈旁有青赤紐

太史局

久視元年五月十九日改太史局為渾天監不隸秘
書省天后召尚獻輔拜太史令固辭曰臣久從放誕
不能屈事官長遂改為渾天監至七月六日又改為
渾儀監
長安二年八月二十八日獻輔卒渾儀監依舊為太
史局隸麟臺綠監置官並廢
景龍二年六月二十六日改為太史監罷隸秘書省
景雲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又改為太史局隸秘書省
八月十日又改為太史監十一月二十一日又改為
太史局二年閏九月十日又改為渾儀監
開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又改為太史監十五年正
月二十七日改為太史局隸秘書省

天寶元年十月三日改為太史監罷隸秘書省

乾元元年三月十九日太史監改為司天臺仍置五官正五人司天臺內別置一院名之曰通玄院應有道術人並徵辟到京非有功如周之郇滕如漢之賈澤並不得濫叨名器所以別親疎也先朝敦睦九族一切分王爵命既崇多給力役蓋以天下為私殊非至公馭物之道也太宗曰然朕理天下本為百姓非欲勞百姓以養己之親也于是卒以屬疎降爵惟有功者數人得王餘並封為縣公武德元年六月立世子建成為皇太子封皇子元吉為齊王封宗室子孝基為永安王道玄為淮陽王叔良為長平王神通為永康王神符為襄邑王德良為長樂王道素為竟陵王博乂為隴西王奉國為渤海王八月涼州賊帥以其地來降封為涼王十月封皇從弟琛為襄武王瑗為廬江王十二月封柱國李孝常為義安王

三年六月封皇子元景為趙王元昌為魯王元亨為酆王皇孫承宗為太原王承道為安陸王承乾為恆山王恪為長沙王泰為宜都王

四年二月徙封宜都王泰為衛王四月封皇子元方為周王元禮為鄭王元嘉為宋王元則為荊王元茂越王十二月徙封宋王元嘉為徐王

正觀二年正月徙封漢王恪為蜀王衛王泰為越王昭王祐為燕王

五年正月封皇弟元裕為鄶王元名為譙王靈夔為魏王元祥為許王　元曉為密王又封皇子愔為梁王正為漢王惲為郯王慎為申王囂為江王簡為代王

十年正月徙封趙王元景為荊王魯王元昌為漢王鄭王元禮為徐王徐王元嘉為韓王荊王元則為彭王滕王元懿為鄭王吳王元軌為霍王豳王元鳳為虢王陳王元慶為道王魏王靈夔為燕王蜀王恪為吳王越王泰為魏王燕王祐為齊王梁王

開成五年十二月勅司天臺占候災祥理宜秘密如聞近日監司官吏及所由等多與朝官并雜色人交游既乖慎守須明制約自今已後監司官吏並不得更與朝官及諸色人等交通往來仍委御史臺訪察

雜錄

武德九年八月詔私家輒立妖神妄設淫祀非禮祈禱一切禁斷龜易五兆之外諸雜占亦皆禁止

載初元年六月勅相書及朔計家書多妄論禍福並

宜禁斷

開元十年六月勅百姓不得與卜祝人交游往來

唐會要卷第四十四

唐會要卷第四十五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實封四百戶

臣王溥纂

功臣

武德元年八月六日詔曰朕起義晉陽遂登皇極經綸天下實仗宏材尚書令秦王右僕射裴寂或合契元謀或同心運始並蹈義輕生捐家殉節艱辛備履金石不移論此忠勤理宜優異官爵之榮抑惟舊典勳賢之議宜有別恩其罪非叛逆可聽恕一死及所司進簿尚書右僕射裴寂納言劉文靜加恕二死左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右驍衛大將軍劉弘基都水監文趙恪右屯衛大將軍竇琮衛尉少卿劉政會鴻臚卿劉世龍吏部侍郎殷開山左翊衛大將軍柴紹內史侍郎唐儉庫部郎中武士彠驃騎將軍張平高左驍衛長史許世緒李思行李高遷等並恕一死

三年二月十日詔曰貴爵尚齒列代通規進善優賢有國彝訓尚書左僕射魏國公寂太子少保新昌縣公綱左武候大將軍陳國公抗太常卿鄖國公元璹

納言漢東郡公叔達內史令宋國公瑀兵部尚書蔣
國公通戶部尚書榮陽郡公善果右武侯大將軍羅
侯御史大夫消國公先逸並職司近侍任兼心膂恩
禮所加義從隆渥寂已下奏事及侍立並令升殿其
年三月隋尚舍奉御郭弘道來歸引見帝泣曰臣識
龍顏在天下之先今拜闕庭在衆人之後遂拜同州
刺史每恭見奏事並升殿
九年九月二十四日詔曰褒賢昭德昔王典令旌善
念功有國彝訓吏部尚書上黨縣公長孫無忌中書
令臨淄縣侯房玄齡右武侯大將軍尉遲敬德兵部
尚書建平縣男杜如晦左衛將軍全椒縣子侯君集
等或夙豫謀謨綢繆帷幄竭心傾懇備申忠益或早
從任使契闊戎麾誠著艱難績宣內外義冠終始志
堅金石誓以山河寔允朝議無忌封齊國公玄齡封
邢國公敬德封吳國公如晦封萊國公君集封潞國
公邑各三千戶遣侍中陳叔達于殿階下以名唱之
上謂曰朕敘公卿勳勞量定封邑恐不能盡當宜各
自從叔父淮安王神通進曰義旗初起臣率兵先至
令房玄齡杜如晦等刀筆之人功居第一臣竊不伏
上曰義旗初起人皆有心叔父雖率悍兵未嘗身履
行陣山東未定受委專征建德南侵全軍陷沒及劉
闥翻動望風而破今計勳行賞玄齡等有籌謀帷畫
定社稷之功所以漢之蕭何雖無汗馬指蹤推轂故
得功居第一叔父于國至親誠無所愛但以不可緣
私濫與勳臣同賞耳初將軍丘師利等咸自矜其功
或攘袂指天以手畫地及見淮安王理屈自相謂曰
陛下以至公行賞不私其親吾屬何宜妄訴
正觀六年九月宴于慶善宮時有班居尉遲敬德上
者敬德怒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道宗因解
諭之敬德拳毆道宗目幾眇太宗不懌而罷嘗謂敬
德曰朕舊覽漢史見漢高祖功臣獲罪者多意常尤
之及居大位已來恒欲保全功臣令子孫無絕然卿
居官輒犯憲綱方知韓彭夷戮非漢祖之愆國家大
事唯賞與罰非分之恩不可數行勉自修飭無貽後
悔數年敬德遂飛鍊金石閑居服雲母粉穿築池臺
常奏清商樂以自奉養不與外人交通凡十六年至
顯慶三年十月卒許敬宗請加贈上曰敬德功業誰
之儔也對曰武德末年二凶搆亂經綸中興之業能
置宗廟之安者敬德功當第一太尉無忌曰敬德早
從征伐勳庸明著正觀之初特効殊績比諸將帥超

越等倫季靖南定荊吳北伐突厥內外之功難別論其勳効實宜相準上以為然遂贈司徒并州都督

十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詔曰自古皇王褒崇勲德既勒名于鐘鼎又圖形于丹青是以甘露良佐麟閣著其美建武功臣雲臺紀其跡司徒趙國公無忌故司空河間元王孝恭故司空萊國公如晦故太子太師鄭文正公徵司空梁國公玄齡開府儀同三司鄂國公尉遲敬德特進宋國公瑀故揚州都督忠莊公志玄輔國大將軍褒國公弘基故尚書左僕射蔣國公通故陝東道大行臺尚書右僕射鄖國公開山故荊州都督譙襄公紹故荊州都督邳襄公順德洛州都督鄖國公張亮吏部尚書陳國公侯君集故左驍騎大將軍郯襄公公謹左領軍大將軍盧國公程知節故禮部尚書永興文懿公虞世南故戶部尚書渝襄公劉政會戶部尚書莒國公唐儉兵部尚書英國公李世勣故徐州都督胡莊公秦叔寶等二十四人宜酌故實弘茲令典可並圖畫凌煙閣庶念功之懷無謝于前載旌賢之義永貽于後昆

永徽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勅功臣正觀二十三年已來簡退者特宜同致仕例其太原元從及秦府左右仍各加階先有正四品者不在此例五年二月四日詔屈突通殷開山並贈司空長孫順德贈開府儀同三司竇琮贈特進史大奈贈輔國大將軍溫大雅贈尚書右僕射權弘壽贈太子少師劉政會武士彠並贈并州都督張公謹贈荊州都督李高遷贈梁州都督李思行贈洪州都督張平高贈潭州都督時武昭儀用事贈其父故引功臣以贈之

總章元年二月六日詔太原元從西府舊臣令覩詳覽其為等級贈司徒士彠贈司空開山贈司空淮安王神通并州都督劉弘基贈并州都督劉政會并州都督唐儉左衛大將軍竇琮荊州都督長孫順德梁州都督史大奈贈幽州都督龐卿惲潭州都督錢九隴贈華州刺史柴紹贈潭州刺史張平高贈工部尚書裴寂洪州都督李思行洪州都督秦行師靈州都督許世緒涼州都督李高遷齊州刺史劉義節贈太尉高士廉贈司空屈突通贈大尉房玄齡贈司空杜如晦贈司徒尉遲敬德揚州都督殷志玄益州都督程知節徐州刺史秦叔寶涼州都督宇文士及荊州都督張公謹荊州都督杜君綽荊州都督公孫武達涼州都督李安遠代州都督鄭仁泰荊州李孟嘗

幽州都督獨孤彥雲始州刺史劉師立並爲第一
功臣其家見在朝無五品已上官者子孫及曾孫擢
一人授五品官若先有四品五品者加授子孫等一人
兩階若三品已上加爵三等其第二等功臣見在朝
無五品已上官者其子孫及曾孫擢一人授從六品
若有五品已上者加一人階六品官者加兩階三品
已上官者加爵一等時皇后欲褒崇其父特在功臣
之上故也

神龍元年二月制贈志玄屈突通蕭瑀李靖秦叔寶
長孫順德劉弘基宇文士及殷九隴龐卿惲竇琮元
君璋李子和張平高張公謹梁洛仁安脩仁秦行師
獨孤彥雲藥定方李安遠鄭仁泰杜君璋李孟嘗等
二十六家所食實封並依舊給

其年九月勅自弘道以前經任相三年已上及秦府
晉府寮佐四品已上并食實封功臣雖經罪責不至
破家子孫無任京官者特宜優與一官兵府周府舊
寮五品已上子孫亦宜準此

至德二年十二月十五日赦扈從劍南締名鄉靈武册
勲共三十二人太子太師幽國公韋見素加開府儀
同三司三百户開府儀同三司齊國公加高力士加

封三百户右龍武大將軍潁川公陳玄禮封蔡國公
封三百户左龍武大將軍鴈門男田長文封鴈門郡
公封三百户左龍武大將軍南陽男張崇俊封鴈門
郡公封三百户左羽林大將軍鳳翔伯杜休祥封馮
翊郡公封三百户尚書左僕射裴冕加開府儀同三
司封冀國公封三百户殿中監同正判行軍李輔國
加開府儀同三司行殿中監封五百户宗正卿兼工
部侍郎李遵加特進封鄭國公封二百户鴻臚卿中
軍都虞候李晃加開府儀同三司封保寧郡公封一
百户鴻臚卿同正中軍都知兵馬使管崇嗣封鉅鹿
郡公封三百户右武衛大將軍王栿加特進太原縣
侯封一百户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朔方
軍節度使子儀加司徒代國公封一千户鴻臚卿朔
方兵馬使僕固懷恩封曹國公封二百户右金吾衛
大將軍四鎮伊西北庭行軍兵馬使李嗣業加兼衛
尉卿封虢國公封二百户司徒兼户部尚書太原伊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薊郡公光弼加司空兼兵部尚
書封薊國公封八百户御史大夫兼工部尚書招討
兩京弄定遠武威興平等軍關兼内節度使河西隴
右伊西四鎮行軍兵馬使王思禮加開府儀同三司

封霍國公封五百户太常卿同正兼御史大夫淮南西道節度採訪使潁川郡公來瑱加開府儀同三司潁國公封二百户太僕卿南陽太守知襄陽郡事金鄉公魯炅加開府儀同三司岐國公封二百户京兆尹京畿採訪討會招討宣慰使崔光遠加特進禮部尚書鄭國公封三百户開府儀同三司李光進封范陽郡公封二百户右相苗晉卿加特進行侍中韓國公封五百户憲郡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麟加金紫光祿大夫封褒國公封五百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崔圓加特進行中書令趙國公封五百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南節度採訪使張鎬加銀青光祿大夫南陽縣公太子少師房琯加金紫光祿大夫河南郡公太子少保虢王巨加光祿大夫御史大夫趙國公李峘加金紫光祿大夫户部尚書吏部尚書鄅國公韋陟加光祿大夫禮部尚書李峴加光祿大夫行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封梁國公户部侍郎蘇震加銀青光祿大夫吏部侍郎

大曆十四年閏五月詔司徒兼中書令汾陽郡王子儀宜號尚父兼太尉中書令加實封通前二千户月給千五百人粮二百四馬芻穀

其年六月一日制條武德已來宰相及實封功臣子孫沉翳者量與一人正員官七月二十六日吏部奏請委史館精加撿勘審定名跡至建中元年九月五日史館奏武德已來實封陪葬配饗功臣名跡崇高者

一十一人第一等司空魏國公裴寂納言魯國公劉文靜　太尉趙國公長孫無忌尚書左僕射衛國公李請司空英國公李勣中書令漢陽王張柬之中書令崔玄暐侍中平陽王敬暉侍中扶陽王桓彥範中書令南陽王袁恕己尚書左僕射徐國公劉幽求

二十四人第二等司空河間王孝恭開府儀同三司鄂國公尉遲敬德特進莒國公唐儉輔國大將軍夔國公劉弘基輔國大將軍郯國公長孫順德行臺尚書左僕射蔣國公屈突通行臺尚書右僕射鄖國公殷開山户部尚書渝國公劉政會工部尚書鄜國公武士彠荊州都督譙國公柴紹揚州都督褒國公段志玄右驍騎大將軍郯國公張公謹右領軍大將軍盧國公程知節徐州都督胡國公秦叔寶禮部尚書永興縣公虞世南工部尚書武陽縣公李大亮散騎常侍豐城縣男姚思廉左武侯大將軍邢國公蘇定

方夏官尚書耿國公王孝傑右武衛大將軍韓國公張仁愿光祿卿瑯琊郡公王同晈兵部尚書代國公郭元振尚書右丞相燕國公張說兵部尚書中山郡公王晙等

三十四人第三等司空淮安王通神特進江夏王道宗中書令郢國公宇文士及行臺左僕射鄖國公竇軌太府卿蔣國公劉義節左屯衛大將軍褒武郡公劉師立右驍衛大將軍梁國公安興貴右武衛大將軍申國公安修仁左衛大將軍譙國公竇琮夔州都督息國公張長遜黔州都督夷國公李季和右光祿大夫羅國公張平高左監門大將軍榮國公樊興左武候大將軍郇國公錢九隴右武候大將軍沔陽郡

孫武達左武衛大將軍懷寧縣公杜君綽右驍衛將軍安化縣公龐卿惲涼州都督廣德郡公李安遠涼州都督同安郡公鄭仁泰刑部尚書吳興郡公沈叔安左領軍大將軍虢國公張士貴右衛大將軍安國阿史那杜尒右武衛大將軍瑯琊郡公牛進達輔國大將軍嘉川郡公周護仁右武候大將軍天水郡公丘行恭尚書左僕射宋國公唐休璟右羽衛大將軍遼陽王李多祚吏部尚書齊國公崔日用戶部尚書越國公鍾紹京左武衛大將軍平陽郡公薛訥右金吾大將軍涼國公李延昌光祿卿中國公許乾輔中書侍郎趙國公王琚特進鄧國公張暐等

至德已來將相功効明著已亡歿者

八人第一等尚書左僕射冀國公裴冕吏部尚書清河郡公房琯門下侍郎衛國公杜鴻漸開府儀同三司武城郡王李嗣業衛尉卿顏杲卿常山郡太守袁履謙御史中丞張巡將軍南霽雲

八人第二等太尉臨淮王李光弼兵部尚書涼國公李抱玉司空霍國公王思禮御史大夫劉正臣范陽長史賈循尚書右僕射信都郡王田神功左羽林大將軍薛景先睢陽太守許遠

七人第三等太子太師幽國公韋見素侍中韓國公苗晉卿尚書左僕射趙國公崔圓尚書右僕射辛雲京尚書右僕射扶風郡王馬璘右散騎常侍尚衡太原尹鄧景山

史館奏按史傳考詳事實約為三等具件如前勑旨宜付尚書省百寮與史官對定奏聞

建中元年十二月勑國初以來將相功臣名跡崇高功効明著者宜差次分為二等其月定武德以來宰

臣以房玄齡杜如晦蕭瑀高士廉魏徵王珪戴冑岑
文本馬周劉洎褚遂良于志寧張行成高季輔韓瑗
來濟張文瓘郝處俊李義琰裴炎蘇良嗣狄仁傑婁
師德王方慶王文善魏元忠姚崇朱敬則蘇瓌宋璟
魏知古陸象先蘇　張嘉貞李元紘韓休張九齡三
十七人爲上等竇威陳叔達等四十人爲次等功臣
以裴寂劉文靜長孫無忌河間王孝恭李靖李勣尉
遲敬德屈突通殷開山劉弘基長孫順德唐儉柴紹
段志玄劉政會張公謹程知節秦叔寶虞世南李大
亮蘇定方王孝傑張柬之崔玄暐敬暉桓彥範袁恕
已張仁愿劉幽求崔日用郭元振張說王琚王晙三
十四人爲上等淮安王神通等五十人爲次等至德
已來將相既殁者以裴冕房琯杜鴻漸李嗣業劉正
臣顏杲卿袁履謙張巡許遠盧弈南霽雲十一人爲
上等李光弼等十五人爲次等
二年六月中書令郭子儀自蒲來朝子儀勳伐居最
代宗不名常呼爲大臣洎幸陝還賜以鐵券圖形淩
煙閣及上即位恩禮益厚每謁見乘肩輿入自光順
門以進內殿崇賁近古無匹既病上御紫宸殿命舒
王謨制書省之是日子儀薨上聞傷痛久之爲廢朝
五日冊命曰尊爲尚父官協太師雖爵秩則同而禮
望尤重欽以褒冕旌我元臣聖祖園陵所宜陪葬載
墓重文終之德象山追去病之勳千載如存九原可
作可贈太師仍令所司備禮冊命賻絹三千匹布千
端米麥三千石凶喪所須並令官給及葬上御安福
門臨哭送之百寮陪位特賜謚爲忠武配饗代宗廟
庭
興元元年正月一日赦文諸軍諸使諸道應赴奉天
及進收京城將士等宜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身有
過犯遞減罪三等子孫有過犯遞減二等四月詔諸
軍從奉天隨從將士並賜名元從奉天定難功臣從
谷口已來隨從將士賜名元從功臣
正元、年八月詔九廟配饗功臣封爵廢絶者宜令
紹封以時饗祀
三年三月冊拜李晟爲太尉兼中書令四年詔爲晟
立五廟贈晟高祖之隴州刺史贈高祖蔦澤州刺史
贈祖思恭幽州大都督及令官給牲牢祭器牀帳禮
官贊儀以駙馬尋詔晟長子愿爲嫡自兼監察御史
特拜銀青光祿大夫太子賓客賜上柱國使其得列
棨戟五年九月晟與侍中馬燧召見于延英殿上嘉

其有大勳力乃詔曰昔我烈祖秉乾坤之滌蕩掃隋季之荒屯體元御極作人父母則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左右經綸參翊締搆昭文德恢武功威不庭康不乂用端命于上帝俾懷柔于四方宇宙既清日月既正王業既成太階既平乃圖厥容列于斯閣懋昭績效表式儀形一以無忘于朝夕一以永垂于來裔君臣之義厚莫重焉正元乙巳歲孟秋七月我行西宮睹宏閣崇構見老臣遺像顒然肅然和敬在色想雲龍之叶應感致業之艱難覩彼思今取類非遠且功與時並時為代生苟蘊其材遇其時尊主庇人何代不有在中宗則桓彥範等著匡戴之績在玄宗則劉幽求等申翼奉之勳在肅宗則郭子儀掃殄氛祲今則李晟等保寧朕躬咸盡力肆勤光復宗社繼之前烈夫豈多謝闕而未錄孰謂旌賢況念功紀德文祖所為也在予曷其敢怠有司宜叙年代先後各圖其像列于舊臣之次仍令皇太子書朕是命紀于壁焉庶永播嘉庸昭示天下俾後之來者知元勳之不朽于是史官考其功績第其前後以褚遂良撫定方郭虔俊等二十七人克之復命皇太子書其文以賜晟刻石于門左

七年二月詔授張延男去病澄陽令許遠男峴饒州司馬南霽雲男承嗣溫州別駕顏真卿男頵河中尹曹參軍顏杲卿孫謨左內率府兵曹參軍旌忠烈之後也

九年八月太尉兼中書令西平郡王晟薨上聞之震悼出涕比大斂遣使親致書于柩前曰皇帝遣宮闈令第五守進伸旨于故前太尉兼中書令西平郡王贈太師之靈天祚我邦是生才傑稟陰陽之粹氣定山岳之降靈弘濟艱難保祐王室掃蕩氛祲廓清上京忠誠感于人神功業施于社稷匡時定亂寔賴元勳方將與國同休永為邦翰比嬰疾恙雖歷旬時日冀痊除重期相見卿予在位終致和平豈圖棄餌先徵奄至薨落君臣之義追慟益深循省遺章倍增感切卿一門胤嗣朕必終始保持況愿等兄弟承卿教訓朕之志義豈忘平生卿縱不言朕亦存信比者卿在之日都未見朕深心今朕與卿長乖冥知朕誠志無以為念發言涕零是用躬述數行遣申所懷得盡臨紙遣使不能飾辭魂而有知當體朕意時初城鹽州復鹽池上賜宰臣新鹽惻然思晟命致鹽于靈座又時遣中使至晟第存撫諸子教戒備致每聞其子

愿等有一善上書形于色鴻勲盛業恩寵始終自古及今無與晟比其年十月司徒兼侍中馬燧對于延英殿初燧以足疾許不朝謁是日燧以冬首朝請上召命對無拜而坐謂之曰襄故太尉晟常與公俱來今獨覩公不覺悲慟歔欷久之既而燧請退瘉甚仆于地不能興上親起之送于階命中貴人扶掖燧頓首泣謝而出先是燧自平汴宋魏傳河中其功益高上乃下詔褒美遷光禄大夫兼侍中并賜宸扆台衡二銘并序勒石于起義堂西偏上為題額其恩寵如此

十七年三月成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王武俊薨廢朝五日群臣詣延英奉慰如渾瑊故事太常謚曰威烈上曰武俊竭奉國賜謚忠烈元和二年七月録配饗功臣之後以蘇　瓌孫絳為京兆府司録參軍崔玄暐孫元方張説孫愁並為監察御史狄仁傑孫玄範為右拾遺敬暉孫元亮袁恕己孫師德相次録用焉

四年三月上覧正觀故事嘉魏徵諫諍匪躬詔令京兆尹訪其子孫及故居則質賣更數姓圻為九家矣上愍之出内庫錢二百萬贖之以賜其孫僩及善焉等禁其質賣

六年九月勅奉天定難功臣子孫有犯殺人宜令所司準法其餘並準處分

八年勅張茂昭立功河朔舉族歸朝義烈之風史册攸載如聞身殁之後家無餘財追懷舊勲特越常典宜歲賜絹二千匹春秋二時支給

其年八月詔曰君臣運合故徇國以忘家勸賞義明在褒功而顯節存則酬其爵禄殁則錫其子孫然後忠義不遺典章斯在故磁晋隰等州觀察使檢校兵部尚書康日知故徐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李洧等一十家皆有懋功藏于盟府故命搜訪後裔光賁前人今志寧等或服式著績或徒官有成或投迹軍府之中或滞才州縣之職咸皆甄録各茂官秩庶乎有禄者無忌于丰修懷忠者使知其必報勉膺光寵無替前勞

十五年六月勅以大理正段文通為殿中侍御史前淮南營田副使為殿中侍御史顔顒為部員外郎長安縣丞顔諗　權知大理正渭南縣尉郭承嘏為監察御史並准二月五日制勲閥之後可任臺省官者故有此命

大和二年六月詔曰朕詳觀列聖紀册祖風盛業發
然在前其或遺有功陰政有善否未始不繫乎當時
輔弼常因便殿言諸宰臣勉其承盡叶心推戴且以
去歲乙巳登應門敷大號俾疇賢相以訪遺裔或血
食不繼枋已秉如遂良之委翁　而諱名垂史書仁
傑之恢復廟社事形先覺宋璟之文吏骨鯁功参治
平元紘之守規畫一持成有裕其胄僅存不絕若髮
各授邑吏使其自試其故中書令褚遂良五代孫虔
可汝州臨汝縣尉内史狄仁傑曾孫元封懷州脩武
縣尉侍中宋璟曾孫滶岳州沅江縣封中書侍郎李
元紘曾孫伉鄧州向城縣尉
大中二年正月三日勅鄧文功臣墳墓無子孫者無
子孫代委所在長吏差人巡撿
其年七月十一日史館奏續選堪上淩煙閣功臣除
所有舊貞形并有子孫在中外任官令寫進外三十
七人禮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李峴侍中氷寧
郡公王珪吏部尚書戴胄中書令岑文本中書令馬
周中書令兼脩國史幹瑗侍中兼脩國史郝處俊納
言婁師德文昌左相王及善同鸞臺鳳閣平章事朱
敬則侍中梁國公魏知古尚書左丞中書門下三品
陸象先中書令張九齡司空魏國公裴寂納言魯國
公劉文靜中書令漢陽郡王張柬之中書令博陵郡
王崔玄暐侍中扶陽郡王桓彥範尚書左僕射劉幽
求兵部尚書郭元振吏部尚書房琯常山郡太守袁
履謙北庭行營節度使李嗣業主客郎中河南節度
副使張巡睢陽太守許遠御史中丞盧奕右驍衛將
軍南霽雲中書侍郎蕭華中書郎侍張鎬司徒李勉
平章事監脩國史張鎰門下侍郎蕭復兵部侍郎平
章事柳渾撿校司空平章事賈耽北平郡王馬燧東
都留守李憕敕旨宜令御史臺散牒諸州尋訪子孫
圖寫真形進送
三年四月宰臣奏狀以勲德之後慶賞所延每有恩
制多令訪録所以與廢繼絶尊賢報功事歸勸奬義主
沉翳近日諸家自論衆者吏曹官闕合用者稀緣欲
比擬亦未詳悉應前件兩色子孫準前後制勅令授
訪與官者望許于吏部陳狀使委磨勘如審是嫡孫
嗣未有官名者具状聞奏非時與一正員解褐宜如
有出身及已曾任官者選日優與處分如自以才行
嘗登科第及有諸房子弟不承祭祀并及先因奬録
已授正官者並不在此限即異所加恩例式叶本條

勅旨宜依

咸通九年正月五日安南觀察使高駢奏驩州日南郡北五里有故中書令河南元忠公褚遂良墓前都護崔耿大中六年因訪丘墳別立碑記云顯慶三年殁于海上殯于此地二男一孫祔焉伏乞尋訪苗裔護喪歸葬從之仍勅嶺南各委本道搜訪如有褚氏事跡相類者尋訪聞奏當加優恤乾符六年十月京兆府奏故尚父子儀廟因霖雨側塌勅賜御膳錢三千貫顧丁匠脩築仍令所司明年仲春以太牢祭于廟時禮部員外郎崔祐甫與諫官俱稱過當章疏屢上宰臣亦相次奏之惟中書舍人李拯上疏請行前詔乃以太牢祀之而是非相半

其月勅以故衛國公李德裕孫延古起家為集賢校理

天祐元年七月中書門下奏西都舊有凌煙閣畫圖國初功臣今遷都東京乞委營造一閣圖寫梁王全忠勅旨令于皇城內擇地營造仍賜名天祐旌功之閣

唐會要卷第四十五

唐會要卷第四十六

推忠協謀佐　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脩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實封四百戶

臣王溥纂

前代功臣　封建雜錄上

前代功臣

永徽三年九月詔以周司沐大夫裴融贈尚書左丞封孝琰有功前代擢其子孫旌之

其年五月詔隋儀同三司亞盧繇御史中丞游楚客齊侍中崔季舒給事黃門侍郎裴澤孟標忠烈其子孫令所司量材敘用先是有詔追錄前代忠鯁子孫周相州總管尉遲迥曾孫文禮訴言迥忠于周室為隋所誅上遣議之太常卿江夏王道宗等議皆以迥死節于周宜有甄錄褚遂良進曰竊窺史籍咸以救君難為忠不救則為逆春秋趙穿弑晉靈公趙盾為正卿不討賊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由此言之尉遲迥受周重寄既聞隋文作相稱兵鄴下南通于陳北達突厥頻兵六十餘日不赴國難免其罪惡為幸若謂之忠鯁臣所深惑羣議然之

封建

崔氏曰蘇冕所載封建篇蓋以正觀初太宗文皇帝嘗欲法周漢故事分王以王子弟張地以封功臣諸儒議論紛紜事卒停寢故有表疏可編自後封諸王或王功臣但崇以爵等食其租封而已劉秩所爵設爵無土署官不職者也今子弟功臣封爵者皆列之

高祖受禪以天下未定廣封宗室以威天下皇從弟及姪年始孩童者數十人皆封為郡王太宗即位因舉屬籍問侍臣曰封宗子于天下便乎尚書左僕射封德彝對曰不便歷觀往古封王者今日最多兩漢以降唯封帝子及親兄弟若宗室遠疎者非有功如周之郇滕如漢之賈澤並不得濫叨名器所以別親疎也先朝敦睦九族一切分王爵命既崇多給力役蓋以天下為私殊非至公馭物之道也太宗曰朕理天下本為百姓非欲勞百姓以養己之親也于是卒以屬疎降爵唯有功者數人得王餘並封為縣公

武德元年六月立世子建成為皇太子封皇子元吉為齊王封宗室子孝基為永安王道玄為淮陽王叔良為長平王神通為永康王神符為襄邑王德良為長樂王道素為竟陵王博乂為隴西王奉國為渤海王八月涼州賊帥以其地來降封為涼王十月封皇從弟瑗為襄武王瓊為廬江王十二月封柱國李孝常為義安王

三年六月封皇子元景為趙王元昌為魯王元亨為鄭王皇孫承宗為太原王承道為安陸王承乾為恒山王恪為長沙王泰為宜郡王

四年二月徙封宜都王泰為衛王四月封皇子元方為周王元禮為鄭王元嘉為宋王元則為荊王元茂為越王十二月徙封宋王元嘉為徐王

正觀二年正月徙封漢王恪為蜀王衛王泰為越王楚王祐為燕王

五年正月封皇弟元裕為鄶王元名為譙王靈夔為魏王元祥為許王元曉為密王又封皇子愔為梁王正為漢王惲為郯王慎為申王囂為江山簡為代王

十年正月徙封趙王元景為荊王魯王元昌為漢王鄭王元禮為徐王徐王元嘉為韓王荊王元則為彭王滕王元懿為鄭王吳王元軌為霍王幽王元鳳為豳王陳王元慶為道王魏王靈夔為燕王蜀王恪為

吳王越王泰爲魏王燕王祐爲齊王梁王愔爲蜀王
郯王愼爲蔣王漢王正爲越王申王嚞爲紀王
十一年正月徙封鄶王元裕爲鄧王譙王元名爲舒
王六月徙封任城王道宗爲江夏王趙郡王孝恭爲
河間王許王元祥爲江王
十三年六月封皇弟元嬰爲滕王
二十一年八月封皇子明爲曹王
永徽元年二月封皇子孝爲許王上金爲杞王素節
爲雍王
六年正月封皇子弘爲代王賢爲潞王
顯慶二年二月徙封 爲雍王素節爲郇王
文明元年三月徙封杞王上金爲畢王郇王素節爲
葛王
嗣聖元年改封上金爲澤王素節爲許王
垂拱元年五月封皇子成義爲恒王
其年十一月改封千金王復爲 陵王
三年正月封皇子範爲衛王業爲趙王
聖曆三年十二月封皇太子男重潤爲邵王重福爲
平恩王重俊爲義興王重茂爲北海王
景龍元年五月封韓王元嘉男訥爲嗣韓王故霍王
元軌長子江都王緒男暉爲嗣霍王虢王元鳳男巨
爲嗣虢王故紀王愼男安封郡王鐵成爲嗣紀王故
魯王靈夔孫范陽郡王藹長男道堅爲魯王故曹王
明孫胤爲嗣曹王各賜實封四百户又封皇從兄境
爲歸政郡王膺宗子成器爲蔡王千里爲壽春郡王
禧爲天水郡王初侍中敬暉以唐室中興前武氏諸
王封宗姓爲王爵故有是命也
唐隆元年六月進封皇子衛陽郡王成義爲申王巴
陵郡王隆範爲岐王彭城郡王隆業爲薛王
景雲元年十月以故吳王恪孫禕爲嗣迸王其年九
月封皇太子男嗣眞爲許昌郡王嗣謙爲眞定郡王
先天元年八月封皇太子男嗣升爲陝王嗣直爲郯
王嗣謙爲郢王
開元二年十一月封皇第四子嗣眞爲鄶王第五子
嗣初爲鄂王第六子嗣玄爲甄王
十二年四月封皇再從兄將作大匠瑋爲廣郡王再
從叔 大子員外率使令嗣寄王徽爲濮陽郡王再
從兄太子家令嗣越王琚爲中山郡王勑曰傍繼國
王禮有停廢以朕 封郡王
十三年二月封皇第八子琚爲光王第十二子濰爲

儀王第十三子澧為潁王第十六子澤為永王第十
八子清為壽王第二十子洄為延王第二十一子沐
為盛王第二十二子溢為濟王
二十一年九月封皇子沔為信王泚為義王灌為陳
王澄為豊王潓為恆王漩為梁王滔為利王
二十八年九月封皇太子之子俶為南陽郡王係為
建寧郡王倓為西平王郡僙為新城郡王僩為潁川
郡王又封慶王子僾為新平郡王仲為平原郡王封
棣王子僎為汝南郡王僑為宜都郡王封榮王子俌
為濟陽郡王偕為北平郡王封儀王子侁為豫章郡
王倢為廣陵郡王封永王子偒為襄城郡王封壽王
子伓為河間郡王封延王子倬為彭城郡王封濟王
傑為永嘉郡王
至正二年十二月進封南陽王傑為趙王新城王僅
為彭王潁川王僩為兗王第九男瑤為襄王第十男
佋為興王第十一男偲為杞王第十二男侗為定王
元年建丑月封皇太子第二男邈為益昌郡王第三男
迥為延慶郡王越王長男建為武威郡王第二男逌為
興道郡王彭王長男述為常主郡王
大曆十年二月封第四子述為睦王充嶺南節度支
度營田大使第五子逾為彬王充渭北鄜坊等州節
度大使第六子連為恩王充汴宋等州節度大使第
八子遘為鄜王第十三子造為忻王充昭義軍節
度大使第十四子暹為韶王第十五子運為嘉王第
十六子遇為昭王第十七子遂為循王第十八子通
為恭王第十九子逵為原王第二十子逸為雅王
十四年六月封元子諱為宣王次子謨為舒王信為
通王諒為虔王詳為肅王又封皇子延為益王迅為
隨王又封彭王第三男遠為陽城郡王襄王長男遙
為伊吾郡王杞王長男連為同昌郡王潁王第六男
倬為郇國公延王第八男代為兗國公陳王第五男
佽為潭陽郡王義王第八男似為南川郡王恒王長
男循為清江郡王又封蜀王長男訓為東平郡王睦
王長男譜為恭化郡王長男讚為武都郡王諶為高
翊郡王
建中元年八月封嗣舒王葆為嗣郢王
三年正月封涇王迨男為延德郡王
四年六月徙封彬王逾為丹王鄜王遘為簡王豫章
郡王侁為汧陽郡王
興元元年八月合川郡王李晟改封西平郡王樓煩

郡王渾瑊改封咸寧郡王
正元，年四月改封晉王誼為舒王
四年四月封皇第七子諒為邕王仍拜開府儀同三
司皇太子長子淳開府儀同三司封廣陵郡王二子
渙為建康郡王三子汅為洋川郡王四子洵殿中監
臨淮郡王五子浼秘書監弘農郡王六子沐漢東郡
王七子湜少府監晉陵郡王八子淑國子祭酒高平
郡王九子滋雲安郡王十子準太常卿宣城郡王十
一子湲德陽郡王十五子浥光祿卿河東郡王十六
子況衛尉卿洛交郡王舒王第二子涉太僕寧塞郡
王三子訥太　府卿清河郡王睦王子諷太常卿洪
源郡王丹王子訪宗正卿寧邦郡王恩王子誨大理
卿景城郡王簡王子誼司農卿平恩郡王忻王諸子
太常卿武威郡王韶王子詡鴻臚卿晉昌郡王嘉王子
訢太　卿新安郡王端王子，誠衛尉卿新興郡王
循王子蘐光祿卿平樂郡王
二十一年四月封第十弟誘為欽王第十一弟諴為
珍王男建康郡王汅為均王改名緯臨淮郡王洵為
溆王改名縱弘農王浼為莒王改名紓漢東郡王泳
為密王改名綢晉陵郡王湜為郇王改名總高平郡
王淑為邵王改名約雲安郡王滋為宋王改名結宣
城郡王準為集王改名緗德陽郡王湑為冀王改名
絳河東郡王浥為和王改名綺第十七男絢封衛王
十九男纁封會王二十男綰封福王二十一男紘封
撫王二十三男緄封岳王二十四男紳封袁王二十
五男綸封桂王二十七男繟封翼王庚戌封皇太子
長子寧為平原郡王二子寬為同安郡王三子宥為
延安郡王四子察為彭城郡王五子寰為高密郡王
六子寥為文安郡王
元和元年八月制封皇太子男平原郡王寧為鄧王
同安郡王寬為澧王延安郡王察為深王高密郡王
寰為洋王文安郡王寥為絳王第十男審為建王
長慶元年三月封弟憬為鄜王悅為瓊王惆為沔王
懌為婺王愔為茂王忱為光王協為淄王憺為衡王
㤞為澶王皇子湛為鄂王涵為江王湊為漳王溶為
潁王宜令有司擇禮册命鄂王尋改為景王
太和八年十一月勑改澧王長子漢可封東陽郡王
次男源可封安陸郡王次男潢可封臨川郡王故深
王長男潭封河內郡王次男淑封吳興郡王故絳王
長男洙封新安郡王次男滂封高平郡王故洋王長男

沛封潁川郡王淄王長男幹封許昌郡王沔王長男
瀛封晉陵郡王鄜王長男溥封平陽郡王
開成二年八月敬宗皇帝第二子休復封梁王第三
子執中封襄王第四子言揚封紀王第六子成器封
陳王
五年三月故襄王男宷封樂安郡王故陳王第十六
男儀封宣城郡王
會昌六年五月勅長男溫可封鄆王第二男涇可封
雍王第三男滋可封夔王第四男沂可封慶王
大中二年二月封第五男澤為濮王
三年十一月封憲宗皇帝第十七男惕為彭王
五年封第六子潤為鄂王
六年十一月封憲宗皇帝第十八男惴為棣王
八年封第七子洽為懷王第八子汭為昭王第九子
汶為康王
十一年封第十子灌為衛王第十一子澭為廣王
十四年封憲宗子憺為信王
咸通三年封長子佾為魏王第二子侹為涼王第三
子佶為蜀王四子偘為威王郢王初封封憲宗子憤為榮
王

八年封順宗第二十二子緝為蘄王
十三年封第六子保為吉王第八子倚為睦王
中和元年九月十六日封長子震為建王
光啟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封第二子陞為益王
乾寧元年十月十八日封第二子祤為棣王第三子
禊為虔王第四子禋為沂王第五子禕遂為王
四年　月二十二日封第六子祕為景王第七子祺
為枝王
光化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封第八子禎為雅王第十
子祥為瓊王

封建雜錄上

正觀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太宗以宇內晏清思以致
理謂公卿曰朕欲使子孫長久社稷永安其理如何
尚書右僕射宋國公瑀對曰臣觀前代國祚所以長
久者莫不封建諸侯以為磐石之固秦并六國罷侯
置守二世而亡漢有天下參建藩屏年踰四百魏晉
廢之不能永久封建之法寔可遵行上然之始議永
封裂土之制禮部侍郎李百藥論曰周氏以鑒夏殷
之長久遵黃唐之並建維城磐石深根固本雖王綱
弛廢而枝幹相持故使逆節不生宗祀不絕秦氏背

師古之訓棄先王之道踐華恃險罷侯置守子弟無尺土之邑兆庶罕共理之憂故一夫號澤七廟隳祀臣以為自古皇王君臨宇內莫不受命上玄飛名帝籙締構遇興王之運殷憂屬啟聖之期雖魏武攜養之資漢高徒役之賤非止意有覬覦推之不能去也若其獄訟不歸菁華已竭雖帝堯之光被四表大舜之上齊七政非止情存揖讓守之亦不可固焉以放勳重華之德尚不能克昌厥後是知祚之長短必在天時政或盛衰有關人事宗周卜世三十卜年七百雖淪胥之道斯極而文武之器猶在斯則龜鼎運祚已懸之于杳冥也至使南征不返東遷避逼禋祀如綫郊畿不守此乃陵夷之漸有累于封建焉暴秦運距閏餘數鍾百六受命之主德異禹湯繼世之君才非啟誦借使李斯王綰之輩咸開四履將閭子嬰之徒俱啟千乘豈能逆帝王之勃興抗龍顏之祚命者也然則得失成敗各有由焉而著述之家多守常轍莫不情忘今右理蔽澆淳欲以百王之季行三代之法天下五服之內盡封諸侯王畿千里之間俱為采地是則以結繩之化行虞夏之朝用象刑之典理劉曹之末鍥船求劍未見其可膠柱成文彌所多惑徒知閉門請隧有懼霸王之師白馬素車無復藩籬之援不悟望夷之　未甚羿浞之災復罹高貴之殃寧異申酈之酷此乃欽明昏亂自繫安危固非守宰公侯以成興廢且數代之後王室寖微自藩屏化為仇敵家殊俗國異政強凌弱眾暴寡疆場彼此干侵戈伐狐駘之役女子盡髽崤陵之師隻輪不返斯蓋略舉一隅其餘不可勝數陸士衡方規然云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大邑天下晏然以理待亂斯言謬也而設官分職任賢使能以循良之才膺共理之寄刺舉分竹何代無人至使地或呈祥天不愛寶人稱父母政比神明曹元首方區區然稱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豈容委以侯伯則同其安危任之牧宰則殊其憂樂何斯言之妄也封君列國藉慶門資忘先業之艱難輕自然之崇貴莫不代增淫虐時益驕侈離宮別館切漢凌雲或刑人力而將盡或召諸侯而共樂陳靈則君臣悖禮共侮徵舒宣則父子聚麀　終誅壽朔乃云為己思豈若是乎內外羣官選自朝廷　擢士庶以任之澄水鏡以鑒之年勞優其階品考績明其黜陟爵非代及用賢之路斯廣人無定主附下之情不固此乃愚

智所辯安可感哉至如滅國殺君亂常干紀春秋二
百年間略無寧歲次睢咸秩遂用玉帛之君魯道有
蕩每等衣裳之會縱使西漢哀平之際東漢桓靈之
時下吏淫暴必不至此為政之理可以一言蔽焉陛
下獨照宸衷懷前古將復五等而修舊制建萬國而
親諸侯竊以漢魏以還餘風之弊未盡勛華既往至
公之道斯革請待琢雕成朴以質代文刑措之教一
行登封之禮云畢然後定疆理之制議山河之賞未
為晚焉中書侍郎顏師古論封建表曰伏聞前年陛
下親發聖慮特降明勅博問卿士議欲封建既合事

宜實惟理要然而議者不一各執異端或欲進法殷
周遠遵上古天下之地盡為封國原姓羣官皆錫茅
社或云凋弊之後人稀土廣封建之事蓋未可行此
皆不臻至理兩失其衷臣愚以為當今之要莫不量
其遠近分置王國均其户邑強弱相濟畫野分疆不
得過大間以州縣雜錯而居互相維持永無傾奪使
各守其境而不能為非協力同心則足扶京室陛下
然後分命諸子各就封之為置官寮皆一省選用法
令之外不得擅作威刑朝貢禮儀具為條式一定此
制萬代永久則狂狡絕暴慢之心本朝無怵惕之慮

特進魏徵議曰臣聞三代之利建藩屏保乂皇家兩
漢之大啟山河同獎王室故楚國不恭齊桓有召陵
之舉諸呂御難朱虛奮北軍之謀九服危而復安諸
侯傲而還肅比夫秦之孤立子弟為匹夫魏氏虛名
藩扞若圈囿豈可同年而語哉至于同憂共樂之談
百足不僵之義曹冏六代陸機五等論之詳矣陛下
發明詔封五等事雖盡善特即未達何也自隋亂離
百殃俱起黎元塗炭十不存一始　蒙數至仁以沐
玄澤沐春風而需夏雨一朝棄之為諸侯之隸衆心
未定或致逃亡其未可一也既立諸侯當建社廟禮

樂文物儀衛左右須闕則理必不安粗修則事有未
暇其未可二也大夫卿士咸資祿俸薄賦則官府困
窮厚斂則人不堪命其未可三也王畿千里地稅不
多至于貢賦所資在于侯甸之外今若盡為國邑京
師府藏必虛諸侯朝宗無所取給其未可四也今燕
秦趙代俱帶蕃夷黠羌旅拒匈奴未滅追兵內地遠
赴邊庭不堪其勞將有他變難安易動悔或不追其
不可五也原夫聖人舉事貴在相時時或未可理資
通變敢進芻蕘之議惟明主擇焉六年監察御史馬
周上疏曰伏見詔書令宗室勳賢作鎮藩部貽厥子

孫嗣守其政非有大故則無黜免臣竊惟陛下封之者誠愛之重之欲其所胤裔承守而與國無疆也臣以為如詔旨者陛下思所以安存之富貴之然後使為世官也何則以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子儻有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則兆庶被其殃而國家受其敗正欲絕之則子之文理猶在正欲留之而欒黶之惡已彰與其毒害于見存之百姓則寧使割恩于已亡之一臣明矣然則向所謂愛之者乃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其戶邑必有材行隨器方授則雖其翰翮非強亦可以獲免尤累昔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代者良得其術也願陛下深思其宜使夫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也十一年六月六日詔曰設官司以制海內建籓屏以輔王室莫不明其典章義存于致理崇其賢戚志在于無疆者也今採按部之嘉名參建侯之舊制共理之職重矣分土之寄存矣已有詔書陳其至理繼世垂範貽厥後昆維城作固同符前列荊州都督荊王元景涼州都督漢王元昌徐州都督徐王元禮潞州都督韓王元嘉遂州都督彭王元則鄭州刺史鄭王元懿絳州刺史霍王元軌虢州刺史虢王元鳳豫州刺史道王元慶壽州刺史舒王元明鄧州刺史鄧王元恪[?]州

都督燕王靈夔蘇州刺史許王元祥安州都督吳王恪相州都督魏王恭齊州都督齊王祐益州都督蜀王愔襄州刺史蔣王惲揚州都督越王貞并州都督晉王治秦州都督紀王慎等地居旦奭風聞詩禮或望乃問平早稱才藝並爵崇土宇寵兼車服誠孝之心無忘于造次風政之譽克著于朞月宜冠籓垣胙以休命其所署刺史咸令子孫世世承襲

唐會要卷第四十六

唐會要卷第四十七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
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脩國史上柱
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實封四百戶
臣王溥纂

封建雜錄下　封諸岳瀆　議釋教上

封建雜錄下

正觀十一年六月十五日又以司空長孫無忌為趙州刺史改封趙國公尚書左僕射房玄齡為宋州刺史改封梁國公故司空杜如晦萊州刺史封萊國公特進李靖為濮州刺史改封魏國公特進高士廉為申州刺史改封申國公趙郡王李恭為觀州刺史改封河間郡王同州刺史尉遲敬德為宣州刺史改封鄂國公光祿大夫李勣為蘇州刺史改封英國公左驍衛大將軍段志玄為金州刺史改封褒國公右領軍大將軍程知節為晉州刺史改封盧國公兵部尚書侯君集為陳州刺史改封陳國公任城王道宗為鄂州刺史改封江夏郡王太僕卿劉弘基為郎州刺史改封䕫國公金紫光祿大夫張亮為澧州刺史改封勛國公詔曰周武定業胙茅土于子孫漢高受命誓帶礪于功臣豈止重親賢之地崇其輿禮抑亦固磐石之基寄以藩翰但今之刺史古之諸侯雖立名不同而監統一也故中命有司斟酌前代宜條委共理之寄象賢存代及之典司空無忌等並策名運始功參締構郎令子孫世〻承襲非有大故無或黜免所管食邑並如故其後無忌將之國情皆係戀不願是行辭不獲免謬出怨言以激上怒云臣披荊棘以事陛下今海今寧一乃令世牧外州復與遷徙何異因上表固讓太宗謂之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之通議也意欲公之枝葉翼朕子孫長久藩翰傳之永久情在此耳而公等薄山河之誓發言怨望朕亦安可強公以土宇耶太子左庶子于志寧以古今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竟從志寧議劉秩政典曰我皇帝思侔前古永傳後裔下無山甫將明之才乃聽百藥偏昧之說仲群臣之小讓挫為固之大國數爵無土署官不職王澤不布人無承化遂令刑辟未殫國用不殷權柄擅于后氏社稷絕而復存之由在于取順而難逆絕欲奪之原在于单弱而無所憚此即事之明驗也百藥不詳秦漢晉宋齊隋得失之異謂不足法復忽淳于賈曹劉陸成敗之說委之天命天

之所命人事而已棄人事捨天理滅聖智任存亡也故建侯者所以正家嫡安父子之分使不相猜二豈藩屏王室而已哉夫先王之尚封建也非止責子永久責其從化而省刑放郡建則責督責在則刑生國開則明教明則從化從化之行因乎封建封則諸侯之制與天子儕同儕同而禮殺禮殺然後可宣教化宣化教則仁義長仁義長則尊卑別禍亂息此封建之所以易為理也郡縣之理可以小寧不可以久安可以責成不可以化俗嗚呼上無堯舜猶可也有堯舜之德故廣其澤此何以哉自漢以降雖建失道然諸侯猶皆就國今封建子弟有其名號而無國邑空封官寮而無莅事聚居京華食租衣稅國用所以不足也二十二日勅五等封加開國之稱

十六年皇子年幼者多任都督刺史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曰昔兩漢以郡國理人除郡以外分立諸子割土分疆雜用相制皇唐州縣粗依秦法皇子幼年或授刺史陛下豈不以王之骨肉鎮扞四方此之造制道高前列如臣愚見有小未盡何者刺史都以師民仰以安得一善人部內蘇息遇一不善闔州勞弊是以人君愛恤百姓常為擇賢或稱河潤九里京師蒙福或人興歌詠生為立祠漢宣帝云與我共理者惟良二千石乎如臣愚見陛下王子之內年齒尚幼未堪臨人者留師教以經學一則畏天威不敢犯禁二則觀見朝儀自然成立因此積習漸知為人審堪臨州然後遣出謹按漢明章和三帝能友愛子弟自茲已降取為準的封立諸侯各有國土年尚幼小多留京師訓以禮法垂以恩惠訖三帝代諸王數千百人唯二王稍要自餘餐和染教皆為善人此則前代事已驗惟陛下詳察焉上深納之

大足元年二月冀州人蘇安恒上疏曰臣聞自等明王之孝理天下者不見二姓而俱王當今梁定河內建昌諸王等承陛下蔭覆並得封王臣恐千秋萬歲之後于事非便臣請黜為公侯任以閑簡大聞陛下有二十餘孫今無尺土之封此非久良之計也臣請四面都督府及要衝州郡分上而王之從今年尚幼小未閑養人之術臣請擇立師傅成其孝敬之道將以夾輔周室藩屏皇家使累葉重光饗祀不輟斯為美矣豈不大哉

神龍元年二月十四日追封后父韋玄貞為上洛郡王左拾遺賈虛己上疏諫曰臣聞孔子曰唯名與器

不可以假人且非李氏而王自古盟書所棄今陛下創制謀始垂範將來為皇王令圖子孫明鏡斥後來幾后族有私臣雖庸愚而知不可史官執簡必是直書先朝贈太原王殷監不遠如渙汗既行悔改成命臣望請皇后抗表固辭使天下知弘讓之風彤管著沖謙之德不納

其年五月十五日侍中敬暉等以唐室中興武氏諸王宜削其王爵乃率群臣上表曰臣聞神器者天下之至公必歸于有德王極者域中之大寶必順乎天命歷考前史詳觀帝業皆不並興莫不更王故三皇氏没而五帝氏興夏殷氏息而周漢氏作何則帝王之曆數必應乎五行水盛則木衰木衰則金盛天地之氣運必順乎四時春往則夏來暑退則寒集則知五行之數帝王不可違之則宗社不安生人不理四時之序天地不能變之則霜露不時永旱交錯自有隋失海內分崩天曆之 重歸于唐室萬方樂業荷撥亂之功三聖重光布生成之德可謂有功于四海有德于烝人自則天皇后臨朝御帝圖明目達聰躬親庶政則有讒邪凶孽誣惑曆哲御害宗枝誅夷殆盡忠臣義士寔所痛心自天授之際時務改革武家子弟咸預封建十餘年間室亦榮極于時國家藩屏豈得並封物不兩盛時使然也今神器大寶重歸陛下百姓謳歌欣復唐業臣又聞之業不兩盛事不兩大故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前聖之格言先哲之明誡自皇階及正天命雖新武氏諸王封建依舊生者既加茅土死者仍進賦邑萬夫失望鄉士寒心何則開闢已來空有斯理帝王之道寔無此法陛下縱欲開恩以行私惠豈可違五行曆數乎乖四時寒暑乎又海內衆情朝廷竊議為武氏諸王自計遠將有損何則處之未得所居之寔恐未安陛下雖欲寵之翻乃禍之亦于事未立定分于理不遵古典故也且唐曆有歸周命已去爵重則難保祿輕則易全又武氏諸王並居京華不降舊封天下之心竊將不可陛下縱欲敦崇外戚由流恩貸柔宗廟社稷之計何奈鄉士黎人之議何伏願陛下為社稷之遠圖私情之小愛上崇經邦之要外制遐邇之心又故韓魯霍舒紀澤等諸王並遺非命枉被誅戮今遺孫餘緒雖罕有存者繼絶興亡義無或闕伏望詳擇近親繼其禋祀更開茅土並列于朝豈不固宗社之本凡人靈之願則陛下親々之業貫三光而洞九泉親々之義上有倫

而下有序臣等並承榮寵固竭丹衷既為唐臣冥為
唐討伏乞聖慈俯垂矜納疏奏遂降武三思等為郡
王懿宗等為國
開元八年五月十八日勅準令王妻為妃文武官及
國公妻為國夫人母加太字餘人有官及爵者聽從
高敘但王者名器殊恩或頒異姓妻合從夫授秩甲
令更無別條率循舊章須依柱例自今已後郡嗣及
異姓王母妻宜準令為妃

封諸嶽瀆

垂拱四年七月一日封洛水神為顯聖侯享齊于四
瀆封嵩山為神嶽天中王至萬歲通天元年四月一
日神嶽天中王可尊為神嶽天中皇帝至神龍元年
二月復為天中王先天二年八月二十日封華嶽為
金天王
開元十三年二月封太山神為天齊王禮秩加三公
一等
天寶五載正月二十三日詔曰五方定位嶽鎮總其
靈萬物阜物雲雨極其潤上帝攸宅寰區是仰且岱
宗西嶽先已封崇其中嶽等三方典禮尊崇未齊名
秩來言光被用叶靈心其中嶽封為中天王南嶽封
為司天王北嶽封為安天王
六載正月十二日赦文四瀆五嶽雖差秩序興雲播
潤蓋同利物崇號所及錫命宜均其五嶽既已封王
四瀆當昇公位遞從加等以答靈心其河瀆宜封為
靈源公濟瀆封為清源公淮瀆封為　源公仍令所
司擇日差使告祭
七載十二月九日封昭應山為玄德公
八載閏六月五日敕文封太白山為神應公其九州
鎮山除入諸嶽並外宜封公
十載正月二十三日封東海為廣德公南海為廣利
公西海為廣潤公北海為廣澤公封沂山為安東公
會稽山為永興公嶽山為成德公霍山為應聖公醫
無閭山為廣寧公
上元二年十月改封華山為太山華陰縣為太陰縣
至德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吳山宜改為吳嶽祠享官
屬並準五嶽故事
元和十五年閏正月勅北嶽宜改為鎮嶽避穆宗諱
也
開成二年四月十一日勅如聞京師舊說以為終南
山興雲即必有雨若晴霽雖密雲佗至竟不沾霑況

茲山北面關庭日當顧囑脩其望祀寵褒宜及今聞
都無祀宇炭各湫卻在命祀終南山未脩禮秩狄為
山屬捨大從細深所謂關于興雲致雨之祀也宜令
中書門下且差官設奠先告致禮使令釋立廟屬所
向日以聞然命有司即特建立其年九月勑南山宜
封為廣惠公
三年太常禮院奏準去年十月六日勑終南山封廣
惠公冊命訖宜準四鎮例以本府都督刺史充獻官
者令合每年一祭仍請以季夏土王日祭之應緣祭
事並令本州府備其祀文所司祭前五日送京兆府
乾寧五年十月一日勑封少華山為佑順侯
天祐二年六月十六日勑封洞庭湖君為利涉侯青
草湖君為安流侯

議釋教上

武德七年七月十四太史令傅奕上疏請去釋教高
祖付羣官詳議太僕卿張道源稱奕奏合理尚書右
僕射蕭瑀與之爭論曰佛聖人也奕為此議非聖人
無法請寘嚴刑奕曰禮本事親終于奉上而佛踰城
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以繼體而悖所親
蕭瑀非出空桑乃遵無父之教瑀不能答合掌云地
獄所設正謂是人其後上臨朝謂奕曰佛道玄妙聖
亦可師仰獨不悟何也奕對曰佛是國中桀黠欺誑
夷俗遵尚其道皆是邪僻小人摸寫莊老玄言文飾
妖幻之教耳于百姓無補于國家有害上然之至九
年二月二十二日以沙門道士虧違教跡留京師寺
三所觀二所選耆老高行以實之餘皆罷廢至六月
四日赦文其僧尼道士女冠宜依舊定
正觀八年上謂長孫無忌曰在外百姓大似信佛上
封事欲令我每日將十箇大德共達官同入令我禮
拜觀此乃是道人教上其事侍中魏徵對曰佛道法
本貴清淨以退浮競昔釋道安如此名德符永固與
之同輿權翼以為不可釋惠琳非無寸俊宋文帝引
之升殿顏延之云三台之位可其使刑餘之人居之
今陛下縱欲崇信佛教亦不須道人日到參議
顯慶二年詔曰釋典沖虛有無兼謝正覺凝寂彼我
俱忘豈自遵崇然後為法聖人之心主于慈孝父子
君臣之際長幼仁義之序與夫周孔之教異教同歸
棄禮悖德朕所不取僧尼之徒自云離俗先自遵高
父母之親人倫以極整容端坐受其禮拜自餘尊裕
莫不皆然有傷名教實斁彝典自今已後僧尼不得

受父母及尊者禮拜所司明為法制即宜禁斷
開元二年閏三月三日勅自今已後道士女冠僧尼
等並令拜父母至于喪祀輕重及尊屬禮數一準常
儀庶能正此頹弊用明典則
開元二年正月中書令姚崇奏言自神龍已來公王
及外戚皆奏請度人亦出私財造寺者每一出勅則
因為姦濫富戶强丁皆經營避役遠近充滿損汚藍
且佛不在近于心但發心　慈悲行事盡利使蒼生
安樂即是佛身何用妄度姦人令外壞正法上乃令
有司精加銓擇天下僧尼為濫還俗者三萬餘人

大曆十三年四月勅南東州觀察使李叔明奏請澄
汰佛道二教下尚書省集議都官員外郎彭偃獻議
曰王者之政變人心為上因人心次之不變不因循
常守故者為下故非有獨見之明不能行非常之事
今陛下以維新之政為萬代法若不革舊風令歸正
道者非也當今道士名無實時俗鮮重亂政猶輕唯
有僧尼頗為穢雜自四方之教被于中國去聖人遠
空門不行五濁比丘但行麄法爰自後漢至于陳隋
僧之教滅其亦數四或至坑殺殆無遺餘前代帝王
豈惡僧道之善如此之深也盖其亂人亦已甚矣且

佛之立教清淨無為若以色見即是刑法開示悟入
惟有一門所以二乘之人比之外道況今出家者皆
是無識下劣之流縱其戒行高潔在于王者已無用
矣今明之心甚善然臣恐其奸吏詆欺而去者未必
非留者不必是無益于國不能息姦既不變人心亦
不因人心强制力持難致遠耳臣聞天生蒸民必將
有職遊行浮食王制所禁故有才者受爵祿不肖者
出租稅此古之常道也今天下僧尼不耕而食不織
而衣廣作危言險語以惑愚者一僧衣食歲計三萬
有餘五丁所出不能致此舉一僧以計天下其費可

知陛下日旰憂勤將去人害此而不救奚其為政臣
伏請僧道未滿五十者每年輸絹四疋尼及道女士
滿五十者輸絹二疋其雜色役與百姓同有才智者
令入士還俗為平人者聽但令就役輸課為僧何傷
臣切料其所出不下今之租賦三分之一然則陛下
國之富矣蒼生之害除矣其年五十者請皆免之夫
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列子曰不斑白不知道人年五
十五嗜慾已衰縱不出家心已近道況戒律撿其性
情哉臣以為此令既行僧尼規避還俗者固以太半
其年老精修者必盡為人師斯道釋二教益重明矣

上深嘉之
元和十三年功徳使奏鳳翔府法門寺有護國真身塔〻內有釋迦牟尼佛指骨一節其本傳以為當三十年一開〻則歲豊人安至來年合發詔許之命中使領禁兵與僧徒迎護至京上開光順門以納之留禁中三日乃送京城佛寺王公士庶瞻禮舍施如恐不及百姓有廢業竭產燒頂灼臂而云供養者又有開肆惡子不若焚烙之痛請譎言供養而爇其肌膚蹤是佛骨在所往〻盜發既擒獲皆向之自灼者衆人多廢東作命走京城于是刑部侍郎韓愈上疏極諫曰臣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始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黃帝在位百年〻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〻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〻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〻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〻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而中國未有佛法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壽年數蓋亦不减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事佛而致此也漢明帝時有佛法來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永宋齊梁陳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一餐止于菜菓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群臣材識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事其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聖神英武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為　高祖之志必行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京都僧于鳳翔迎取佛骨御樓以觀舁入大內令諸寺迎送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其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豊之樂人之心為京師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翫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信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賤微于佛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千為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

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于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以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諸侯行弔于國尚巫祝先以桃茢除去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萬代之惑使天下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于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佛如有靈能成禍福凡有殃咎請加臣身上天鑒臨不怨悔疏奏上怒甚閱一日出以示宰臣將加重法裴度崔群對曰韓愈上忤尊聽誠宜得罪然其非內懷忠懇不避黜責豈能至此伏乞稍賜寬容以來諫者上曰愈言我奉佛太過我猶為容之至謂東漢奉佛之後帝王咸致夭促何乖誕也愈為人臣而敢爾狂忽不可赦于是人情驚惋至于國戚亦以罪愈為人臣戒而給事中崔植洎諸諫官皆上疏論救不納遂貶潮州刺史

會昌六年八月制朕聞三代已前未嘗言佛漢魏之後象法寖興是逢季時傳此異俗因緣染習滋蔓傷多以至于耗蠹國風而漸不覺以至于誘惑人心而衆益迷洎乎九有山原兩京城闕僧徒日廣佛寺日崇勞人力于土木之功奪人利為金寶之飾移君親于師資之際違配偶于戒律之間壞法害人莫過于此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飢一婦不織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勝數皆得蠶而衣待農而食寺宇招提莫知紀極皆名卿藻飾僭擬宮殿晉宋齊梁物力凋瘵風俗澆詐莫不由是而致也況高祖太宗以武定禍亂以文理華夏執此二柄足以經邦而豈可以區區西方之教與我抗衡哉正觀開元亦嘗釐革剗除不盡流衍滋多朕博覽前言旁求輿議弊之可革斷在不疑而中外誠臣叶予正意條流至當宜從所陳懲千古之蠹原成百王之典法濟人利衆予不讓焉其天下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餘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四萬餘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為兩稅戶十五萬人隸僧尼屬主客顯明外國之教勒大秦穆護祅二萬餘人還俗不雜

中華之風於戲前古未行已將有待及今盡去豈謂無時驅遊惰不業之徒已踰千萬廢丹艧無用之屋何啻億千自此清淨訓人慕無為之理簡易為政成一俗之功將使六合黔黎同歸皇化尚以革弊之始日用不知下制明庭宜體予志宣布中外咸使聞知

唐會要卷第四十七

唐會要卷第四十八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禄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實封四百戶

臣王溥纂

議釋教下

議釋教下

大中六年十二月祠部奏當司伏準累年赦文及別勅建置佛堂并剃度僧尼等伏以陛下護持釋教以濟羣生自出聖慈孰不知感非欲革飾寺宇廣度僧尼興作勞人匱竭力物近日天下州府未諭聖心建置漸多剃度彌廣相尚以日繫時臣恐黎甿因茲受弊臣職司其局不敢曠官當陛下求理納諫之時是小臣竭肝膽之日伏乞允臣所奏明立新規舊弊去除天下知禁如此見佛法可久民不告勞時宰臣因是上言伏以西方之教清淨為宗拯濟為業國家弘闡已久實助皇風然度僧不精則戒法墮壞造寺無節則損費過多有司舉陳實當職分但須酌量中道使可久行自今後應諸州準元勅置寺外如有勝地名山古跡靈蹤實為可留情為衆所知者即任量事

修建郤　舊名其諸縣有户口繁盛商旅輻湊顧依
香火以濟津梁亦任量事各置院一所于州下抽三
五人住其有山谷險難道途危苦羸車重負須暫憩
留亦任因依舊基郤置蘭若亟須是有力人自發心
營造不得令姦黨因此逐仰欽鄉閭此外更不得輒
有起建如引別勅處分不在此限其僧尼踰濫之源
皆緣私度本教遮止條律極嚴不得輒有建如可容
姦必在禁絶犯者準元勅科斷詑仍具鄉貫姓號申
祠部上文曆其官度僧尼數内有闕即仰本州集律
僧衆同議揀擇聰敏有道性已經脩鍊可以傳習參
學者度之貴在教法得人不以年齒為限若惟求長
老即難奉律儀剃度詑仍具鄉貫姓號申祠部請告
牒其僧中有志行堅精顧壽師遊但有本州公驗即
任遠近遊行在所閲防切宜覺察不使真偽相雜藏
庇奸人制可
咸通二年上以志奉釋氏怠于朝政左散騎常侍蕭
倣上疏論之曰臣聞玄祖之道用慈儉為先素王之
風以仁義為本如　者尚外之教非帝王所能慕也
昔正觀中高祖在東宮以長孫皇后疾亟上言度僧
以資福事后曰佛者異方之教存而勿論豈以一女
女而紊王道乎故諡為文德且毋后之論尚能若此
哲王之心安可及是哉疏奏上甚嘉之
六年尚書右丞李蔚復上疏諫曰臣聞孔丘聖者也
言必稱周任之言符融賢者也議必務王猛之諫誠
以事求師古辭貴達誠陛下自纘丕圖克崇佛事臣
畧採本朝名臣啟之言以證奉佛初終之要天后時
曾營大像狄仁傑諫曰功不使鬼必在役人物不天
來皆從地出中宗時公主貴戚奏度僧尼姚崇諫曰
佛不在外求之于心睿宗為金仙玉真二宮主造二
道宮辛替否諫曰自夏已來淫雨不解穀荒于壠麥
爛于場陛下聖人也遠無不知陛下明君也細無不
見而造不急之觀賈　含之怨又諫造寺曰釋教以
清淨為基慈悲為主三時之月穿地招損命也殫府
單損人也廣殿宇營身也損命則不慈悲營身則不
清淨臣觀仁狄天后時上　公也崇開元時賢相也替
否睿宗之直臣也每覽斯言未嘗不廢奏痛息其言
不行也伏望詳前事之安危覽昔賢之啟奏營繕之
間稍宜停減疏奏優詔嘉之
寺　　西京
開業寺　豊樂坊本隋仙都宮武德元年高祖為尼

明照廢宮置證果寺正觀九年廢寺立爲高祖別庙
就靜安宮儀鳳元年十一月十五日勅廢宮立開業
寺其宮中人内移就獻陵
會昌寺 金城坊本隋海陵公賀若誼宅義寧元年
義師入関太宗領兵于此武德元年因置爲寺
崇義寺 長壽坊本隋延公于銓宅武德三年桂陽
公主爲駙馬趙慈景所立
楚國寺 晉昌坊本隋廢興道寺高祖起義太原第
五子智雲在京爲留守陰世師所害後追封楚因此
立寺
興聖寺 通義坊本高祖潛龍舊宅武德元年以爲
通義宮正觀元年立爲尼寺
龍興寺 頒政坊正觀五年太子承乾立爲普光寺
神龍元年二 改名
興福寺 修德坊本王君廓宅正觀八年太宗爲太
穆皇后追福立爲弘福寺神龍元年改名
西明寺 延康坊本隋越國公楊素宅武德初萬春
公主居住正觀中賜濮王泰泰死乃立爲寺
慈恩寺 晉昌坊隋無漏廢寺正觀二十二年十二
月二十四日高祖春在宮爲文德正后立爲寺故以

慈恩爲名故曰浮圖永徽三年沙門玄奘所立
青龍寺 新昌坊本隋廢靈感寺龍朔二年 城公
主奏立爲觀音寺景雲二年改名
崇敬寺 靜 坊本隋廢寺高祖爲長安公主立爲
尼寺高祖崩後改爲宮以爲別廟後又爲寺
資聖寺 崇仁坊本太尉長孫無忌宅龍朔三年爲
文德皇后追福立爲尼寺咸亨四年後爲僧寺
招福寺 崇義坊本乾封二年睿宗在藩所立其地
本隋正覺廢寺南北門額並睿宗親題之
崇福寺 林祥坊本侍中楊恭仁宅咸亨二年九月
二日以武后外氏宅立太原寺垂拱三年十二月改
爲魏國寺載初元年五月六日改爲崇福寺
光宅寺 光宅坊儀鳳二年望氣者言此坊有異氣
勅令掘得石碯得舍利萬粒遂于此地立爲寺
薦福寺 開化坊半已東隋煬帝在藩舊宅武德中
賜尚書左僕射蕭瑀爲園後瑀子銳尚襄城公主不
欲姑與異居遂于園後地造宅公主卒後官市爲英
王宅文明元年三月十二日勅爲高宗造太后立爲
罔極寺獻福寺至六年十一日賜額改爲薦福寺也
興唐寺 太寧坊神龍元年三月十二日勅太平公、

主為天后立為罔極寺開元二十年六月七日改為
興唐寺
永壽寺　永樂坊景龍三年為永壽公主所立
安國寺　長樂坊景雲元年九月十一日勅捨龍潛
舊宅為寺便以本封安國為名
章敬寺　通化門外大曆二年七月十九日内侍魚
朝恩請以城東莊為章敬皇后立為寺因拆哥舒翰
宅及曲江百司看屋及觀風樓造焉
寶應寺　道正坊大曆四年正月二十九日門下侍
郎王縉捨宅奏為寺以年號為名

東京

龍興寺　寧仁坊正觀七年立為衆香寺至神龍元
年三月改為中興寺右補闕張景佚上疏曰伏見天
下諸州各置一大唐中興寺觀固以式標昌運光賛
鴻名竊有未安芻言是獻至如永昌登封創之為縣
名者是先聖受圖勒石之所陛下思而奉之不令更
改今聖善報慈題之為閣者是陛下深仁至孝之德
古先帝代未之前聞況唐運自崇周親撫政母子成
業周替唐興雖有三朝而化侔一統況承顧復非謂
中興夫言中興者中有阻間不承統曆既奉成周之
業寔揚先聖之資君親臨之厚莫之重中興立號未
孟前規以臣愚見所置大唐中興寺觀及圖史并出
制誥咸請除中興之字直以臣愚見所置大唐中興
寺龍興為名庶望前後君親俱承正統周唐寶曆共
叶神聽上納之因降勅曰文叔之起舂陵少康之因
陶政中興之號理異於茲思革前非以歸事實自今
已後更不得言中興之號其天下大唐中興寺觀諸
如此例並即令改
天宮寺　觀善坊高祖龍潛舊宅正觀六年立為寺
天女寺、教業坊正觀九年置為景福寺武太后改
之
敬愛寺　懷仁坊顯慶二年孝敬在宮為高宗武太
后立之以敬愛寺為名制度與西明寺同天授二年
改為佛授記寺其後又改為敬愛寺
福先寺　遊藝坊武太后母楊氏宅上元二年立為
太原寺垂拱三年二月改為魏國寺天授二年改為
福先寺
長壽寺　嘉善坊長壽元年武后榖齒生髮變大赦
改元仍置長壽寺
崇先寺　證聖元年正月十八日以崇先府為寺開

元二十四年九月一日改為廣福寺
聖善寺　章善坊龍神元年二月立為中興二年中
宗為武太后追福改為聖善寺，內報慈閣中宗為
宗后所立景龍三年正月二十八日制東都改進聖
善寺更開拓五十餘步以廣僧房計破百姓數十家
監察御史宋務光上疎諫曰陛下孝思罔極崇建明
因二木之功莊嚴斯畢僧房精舍宴坐有餘禪宇道
場經營已足更事開拓奪人便利貧者有擠之憂富
者免安堵之所行非急切何至于斯況陽和發生播
植伊始興役丁匠廢業農功一夫不耕必有飢者三
時之務安可奪焉臣聞失鬼神之心可因巫祝而謝
失君長之心可因左右而謝失父母之心可親戚而
謝唯失百姓之心不可解也陛下以萬邦為念何用
傷一物之心應須拓寺請俟農隙疎奏不納
安國寺　宣教坊本節愍太子宅神龍二年立為崇
恩寺後改為衛國寺景雲元年十二月六日改為安
國寺
荷澤寺　宜人坊太極元年二月十七日睿宗在藩
為武太后追佛所立初名慈澤寺神龍二年改為荷
澤寺其時于西京亦立荷恩

奉國寺　脩行坊本張易之宅未成而易之敗後賜
太平公主乳母奉國夫人尋奏為寺
邵成寺　道光坊本沙苑監之地景龍元年韋庶人
立為安樂寺韋氏誅改為景雲寺尋又昭成皇后追
福改為招成寺
花嚴寺　景行坊景雲三年立為寺開元二十一年
改為同德唐興寺正觀二年十二月一日詔有隋失
道九服沸騰朕親總元戎致茲明伐誓牧登陑曾無
寧歲思所以樹立福田濟其營魄可于建義已來交
兵之處為義士凶徒殞身戎陣者各建寺刹招延勝
寺望法鼓所振變炎火于青蓮清梵所聞易苦海于
甘露所司宜量定處所並立寺名支配僧徒及脩院
宇具為事條以聞仍命虞世南李百藥褚遂良顏師
古岑文本許敬宗朱子奢等為碑記銘功業破劉武
周于汾州立弘濟寺宗正卿　李百藥為碑銘破宋
老生于呂州立普濟寺著作郎許敬宗為碑銘破宋
金剛于晉州立慈雲寺起居郎褚遂良為碑銘破王
世充于邙山立昭覺寺著作郎虞世南為碑銘破竇
建德于汜水立等慈寺秘書監顏師古為碑銘破劉
黑闥于洺州立昭福寺中書侍郎岑文本為碑銘已

上並正觀四年五月建造畢
慈德寺　京兆府武功縣慶善宮西百步正觀五年為太穆皇后故並以慈德名之
永徽六年正月三日昭陵側置一寺尚書右僕射褚遂良諫曰關中既是陛下所都自長安而制四海其間衛士已上悉是陛下牙爪陛下必欲秉豐滅遼若不復関中人不能濟事猶此言之理須愛惜今者昭陵為公造寺雖欲早成其功　雖云知顧皆是催迫發遣幽州已北岐州已西或一百里或二百里皆來赴作遂積時月豈其所願陛下昔嘗語弘福寺僧等云我義活蒼生最為功德且又今者所造制度準禪定寺則大弘福寺自不可大于弘福既有東道征役此寺亦宜漸次脩營三二年得成未為遲
乾封元年正月十七日兗州置觀寺各三所其觀以紫雲仙鶴萬歲為稱寺以封岳非煙重輪為名各度二七人
天授元年十月二十九日兩京及天下諸州各置大雲寺一所至開元二十六年六月一日並改為開元寺
景雲二年七月左拾遺辛替否疏諫曰夫釋教以清淨為本慈悲為主故恒體道以濟物不為利欲以損人故恒去已以全真不為營身以害教三時之月掘山穿地損命也殫府虛帑損人也廣殿長廊營身也損命則不慈悲損人則不濟物營身則不清淨豈大聖大神乎臣以為非崇教也自像王西下佛教東傳青螺不入于周葡白馬方行于漢後風流雨散千帝百王飾彌盛而國彌空信彌重而禍彌大覆車繼軌曾不改圖晉臣以奉佛取譏梁主以捨身構隟若以造寺為其理體養人不足以經邦則殷周已往皆暗亂漢魏已降皆聖明殷周已往為其不長漢魏已降為不短臣聞夏為天子二十餘代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代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代而漢受之自漢已後歷代可知也何者有道之長無道之短豈因其窮金玉修塔廟方見享祚乎臣以為減雕琢之費以賑貧人是有如來之德息穿掘之苦以全昆蟲是有如來之仁罷營構之直以給邊陲是有湯武之功減不急之祿以贍廉清是有唐虞之理陛下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來而疎見在失真實而冀虛無重俗人之所為輕天子之功業臣切痛之矣當今出財依勢者盡度為沙彌避役姦訛者盡度為沙彌

其所未度雅貧與善人爾將何以作範乎將何以狃
賦乎將何以力役乎臣以為出家者捨塵俗離朋黨
無私愛是致人以毀道非廣道以求人伏見今之宮
觀臺榭雅京師之與洛陽不增修飾猶恐奢麗陛下
嘗欲填池塹捐苑囿以賑貧人無産業者今天下佛
寺蓋無其數一寺堂殿倍陛下一宮麗壯甚之矣用
度過之矣是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其七八陛下何
有之矣百姓何食之矣臣竊痛之
景龍二年九月并州清源縣尉呂元太上疏曰陛下
六合為家萬邦作宗布慈悲于沙界樹功業于玄劫
蜺旌寶蓋接影都畿鳳刹龍宮相望都邑駈擇氏真
教平等為宗本之以慈悲加之以布施伏願陛下廣
平施之德成有養之恩由營名之資充彊場之費則
如來布施之法也賜之穀帛惠及飢寒則如來　慈
悲之化也經綸既行中外胥悅則如來平等之教也
臣謹按金剛般若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見是
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是知大業之宗声色不見豈
釋迦之意在雕琢之功今之作者臣所未諭三年正
月二十七日宴侍臣近親于梨園內問以時政得失
絳州刺史成珏對曰夫釋教之設以慈悲為主蓋欲
饒益萬姓濟牧羣生若乃邇宇珍臺層軒寶塔耗竭
府庫勞役生人惧非菩薩善利之心或異如來大悲
之旨臣備職方岳叨膺洪運敢陳芻荛狂妄死罪中
書令蕭至忠奏曰方今百姓貧乏邊境未寧府藏內
空倉廩不實誠宜節財用之費省土木之功務存農
事度惜人力寺觀之役寔可且停成珏之言伏希採
納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嗣立上疏曰臣竊
見比者營造寺觀其數極多皆務宏博競崇瓌麗大
則費一二十萬小則尚用三五萬餘略計都用資財
動至千萬已上運轉木石人牛不停廢人功害農務
事既非急時多怨咨故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
不貴異物賤用物人乃足伏誠此言且玄象秘妙歸
于寂苟非修心定惠諸法皆涉有為至如土木雕刻
等雖是殫竭人力但學相誇麁豈関降伏身心凡所
興功皆須掘鑿蟄虫在土種類寔多每日殺傷動即
萬計連年如此損害可知于至道既有乖在生人極
為損陛下豈不誠思之
正元十三年四月勅曲江南彌勒閣宜賜名正名元
壽濟寺
元和二年九月勅成都府宜置聖壽南平二佛寺十

月河中觀察使薛平奏中條山蘭若營之初有兩泉
湧出請賜額爲太和寺從之
十二年二月置元和聖壽佛寺于右神策軍
長慶元年三月劉總請以幽州私第爲佛寺詔以報
恩名之仍遣中官焦仙晟以寺額賜之
會昌五年七月中書門下奏天下諸州府寺據令式
上州以上並合國忌日集官吏行香臣等商量上州
已上合行香州各留寺一所充國忌日行香列聖眞
容便移入合留寺中其下州寺並合廢毀勅旨所合
留寺如舍宇精華者即留如是廢壞不堪者亦宜毀
除但國忌日當州宮觀內行香不必定取寺名餘依
其月又奏請兩街合留寺十所每寺留僧十人勅旨
宜每街各留寺兩所僧每寺各留三十人
六年五月左右街功德使奏準今月五日赦書節文
上都兩街先各留寺兩所依前委功德使收管其所
添寺於廢寺中揀擇堪修建者臣今左街謹具揀擇
置寺八所及數內回改名額分析如後兩所依前名
額興唐寺保壽寺六所改名舊額僧寺四所寶應寺
改爲資聖寺青龍寺改爲護國寺菩提寺改爲保唐寺
清禪寺改爲安國寺緣閤架數少取華陽寺連接充

尼寺二所法雲寺改爲唐安寺崇敬寺右街置八所
二所先準勅留西明寺請改爲福壽寺莊嚴寺八所添
置二所請依舊名額僧　寺一所千聖寺尼寺一所
興聖寺六所請改名僧寺五所化度寺崇福寺永泰
寺改爲萬壽寺清福改爲崇聖寺經行寺改爲龍興
寺奉恩寺改爲興福寺尼寺一所萬善寺改爲延唐
寺謹定揀定添置及改名額分析如前勅旨宜依
大中元年閏三月勅會昌季年并省寺宇雖云異方
之教無損爲政之源中國之人久行其道釐革過當
事體未弘其靈山勝境天下州府會昌五年四月所
廢寺如有宿舊名僧復能修　創一任住持所由不
得禁止二年正月三日勅節文上都除元置寺外每
皆更名添置寺五所東都共添置五所二所尼寺仍
每寺度五十人並荊揚潤汴并蒲襄等八道除元置
寺五所外更添置僧寺一所尼寺一所諸道節度判
史州除元置寺外更各添置一所並充僧寺合度三
十人諸道管內州未置寺處宜置僧尼寺各一所每
寺度三人五臺山宜置僧寺四所　尼寺一所如有
見存者便令修飾每寺度五十人其僧尼年幾限約
并諸條流並準

會昌六年五月五日條例處分

五年正月詔京畿及郡縣士庶要建寺宇村邑勿禁兼許度僧尼住持營造其年七月宰臣奏陛下崇奉釋教臣子皆願奔走處士庶等物力不逮擾人生事望令兩畿及州府長吏與審度事宜撙節聞奏不必廣爲建造驅役黎甿其所請度僧　亦須選有道行爲州縣所稱信者不得容隱兇惡之流却非敬道望委長吏精加揀擇其鄉邑佛堂望且待兵罷後建置爲便十月十七日宰臣等上言近有敕許罷兵後建置佛堂蘭若今邊事寧息必恐奏請繼來若不先議條流臨事恐難止約伏以釋門之教本貴正真奉之精嚴則人用加敬今諸州府寺宇新添功悉未畢百姓等若志願崇奉則宜併力同修自今已後有請置佛堂蘭若者望所在長吏分明曉示待一切畢後或有去州府遠處大縣即許量事建置一所其餘村坊不在更置佛堂蘭若限制可

唐會要卷第四十八

唐會要卷第四十九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實封四百戶

臣王溥纂

像　僧道立位　僧尼所隸
雜錄　燃燈　病坊　大秦寺
摩尼寺

像

久視元年八月十五日將造大像稅天下僧尼人出一錢內史狄仁傑上疏曰今之伽藍制過宮闕功不使鬼必役于人物不天來終須地出不損百姓將何以求生之有時度用之無度編戶所奉充若不充痛切肌膚不辭箠楚逃僧一說矯陳禍福翦髮解衣仍嫌其少亦有離間骨肉事均路人身自納妻謂無彼我皆託佛法詿誤生人里閈動有經坊闤闠亦立精舍化誘倍急切于官徵法事所須嚴于制敕逃丁避罪併集法門無知之僧凡有幾萬且一夫不耕猶受其弊浮食者衆又劫人財臣每思維實所悲痛今之大像若無官助義無得成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旦

有難狩　敕之
大中元年正月成均祭酒李嶠諫曰臣以王法慈敏
菩薩護持唯擬饒益衆生亦要營土木　殿堂佛處
處皆有見在足堪供養无煩更有修營竊見白司馬
坂欲造大像雖稅非户口錢出僧尼不得州縣私承
必是不能濟辦終須科率豈免勞擾但天下編户貧
弱者衆亦有傭力客作以濟餱粮亦有賣舍貼田以
供王役伏聞造像之錢見有一十七萬餘貫若將散
施廣濟貧窮人與一千自然濟得一十七萬餘户拯
飢寒之弊省勞役之勤順諸佛慈悲之心沾聖君亭
毒之意人神胥悦功德無窮方作過後因緣豈如見
在果報垂九霄之澤波萬姓之心聞此恩造誰不感
悦長安四年十月九日勅大像宜于白司馬坂造爲
定仍令春官尚書建安王攸寧充撿挍大像使監察
御史張廷珪諫曰夫佛者以覺知爲義因心而成不
可以諸相也故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見是人行
邪道不能見如來此明真如來不外求也陛下信心
歸依裝其塔廟已遍于天下矣蓋有作于作而行布
施非最上第七希有之法何以言之經云若人滿三
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及恒河沙等身命布施
其福甚多若人于經中受持及四句偈等爲人演説
其佛勝彼如佛所言則陛下傾四海之財殫萬人之
力窮山之木以爲塔極冶之金以爲像雖勞則甚矣
費則多矣而所獲福緣不愈于殫勞之匹夫沙門之
末學受持精進端坐思維理亦明矣臣竊爲陛下小
之今陛下廣樹薰脩又置精舍則經云菩薩所作福
德不應貪着蓋有爲之法不足高也況此營造事殷
土木或開發磅礴峻築階陛或塡塞川澗通轉採斫
碾壓虫蟻動盈巨億豈佛標坐夏之義慜蠢動而不
忍害其生哉今陛下何以爲之又役鬼不可唯人是
營通計功匠率多貧窶朝驅朝役勞筋苦骨簞食瓢
飲晨炊星飯飢渴所致疾疫交集豈佛標徒行之義
慜畜獸而不忍殘其力哉今陛下何以爲之伏惟慎
之重之恩菩薩之行爲利盖一切衆生應如是布施
則經所謂不作色布施不作聲香味觸法布施其福
德若東西南北四維上下虛空不可量思矣何必勤
勤于住相凋蒼生之財崇不急之務臣以時政論之
則宜先邊境蓄府庫養生力以釋教言之則宜救苦
厄滅諸相崇無爲伏惟陛下察臣之愚行佛之意務
以理爲上不以人廢言

建中元年四月妃父王景仙駙馬高怡獻金銅佛像以爲壽上使謂曰有爲功德吾不欲爲久矣舁而還之。

元和五年十月新羅王遣其子獻金銀佛像

主客爲復合令鴻臚寺收管正分析奏來者天下僧尼國朝已來並隸鴻臚寺至天寶二年隸祠部臣等據大唐六典祠部掌天下宗廟大祭與僧事殊不相及當爲務根本合歸尚書省爲鴻臚寺亦未允當又據六典學國朝貢之國七十餘番五天竺國並在數內釋氏出自天竺國今陛下以其非中國之教已有釐革僧尼名籍使令隸主客不隸祠部及鴻臚寺至爲允當從之

六年五月制僧尼依前令兩街功德使收管不要更隸主客其所度僧尼令祠部給牒

雜錄

貞觀二年五月十九日勅章敬寺是先朝創造從今已後每至先朝忌日常令設齋行香仍永爲恒式

開元二年二月十九日勅天下寺觀屋宇先成自今已後更不得創造若有破壞事須修理仍經所司陳牒檢驗先後所詳七月十三日勅如聞百姓家多以僧尼道士等爲門徒往還妻子等無所避忌或詭託禪觀妄陳禍福事涉左道深斁大猷自今已後百官家不得輒容僧尼等至家緣吉凶要須齋者皆依州縣陳牒〻寺觀後依教所云二十九日勅佛教者在乎清淨存乎利益今兩京城內寺宇相望凡欲歸依足申禮敬如聞坊巷之內開鋪寫經公然鑄佛自今已後村坊市等不得輒更鑄佛寫經爲業須瞻仰尊容者任就寺禮拜須經典讀誦者勒於寺贖取如經本少僧爲寫供諸州寺觀亦宜準此

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勅有司試天下僧尼年六十已下者限誦二百紙經每一年限誦七十三紙三年一試落者還俗不得以坐禪對策義試諸寺三階院宜入寺大院

十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勅朕先知僧徒至繁故先塞其源不度人來向二十餘載訪聞在外有三十已下小僧尼宜令所司及府縣檢責處分又會昌五年七月中書門下奏以天下廢寺銅像及鐘磬等委諸道鑄事貨門具衆其月又奏天下士庶之家所有銅像並限勅到一月內送官如違此限並準鹽鐵使舊禁銅條件處分其土木等像並不禁所由不得因此擾人其

京城及畿內諸縣衣冠百姓家有銅像並望送納京兆府自析等已來應有銅像等衣冠百姓家收得亦限一月內陳首送納如輙有隱藏並準舊條處分勑旨宜依八月中書門下奏諸道廢毀寺鉄像望令所在銷為農器鍮石之像望令銷付度支勑旨依

六年八月勑準令年五月三日赦書節文如緣修飾佛像但用土木足以致敬不得用金銀銅鉄及寶玉等如有犯衣冠録名聞奏

僧道立位

正觀十一年正月十五日詔道士女冠宜在僧尼之前至上元元年八月二十四日詔　公私齋會及參集之處道士女冠在東僧尼在西不須更為先後至天授二年四月二日勑釋教宜在道教之上僧尼處道士之前至景雲二年四月八日詔自今已後僧尼道士女冠並宜齊行並集

僧尼所隸

延載元年五月十一日勑天下僧尼隸祠部不須屬司賓

開元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中書門下奏臣等商量緣老子至流沙化胡成佛法本西方興教使同客禮割屬鴻臚自爾已來因循積久聖心以玄元本係移就宗正誠如天旨非愚慮所及伏望過元日後承春承令便宜其道僧等既緣改革亦望此時同處分從之至二十五年七月七日制道士女冠宜隸宗正寺僧尼令祠部檢挍至天寶二年三月十三日僧尼隸祠部道士宜令司封檢挍不須隸宗正寺

元和二年二月詔僧尼道士全隸左右街功德使自是祠部司封不復關奏會昌五年七月中書門下奏奉宣僧尼不隸祠部合係屬各有寺觀自宜住持如聞遠就山林別為蘭若兼亦聚衆公然來往妄託生緣輙在俗家居止即宜一切禁斷

天寶五載二月二十五日京兆尹蕭炅奏私度僧尼等自今已後有犯請委臣府司男夫并一房家口移隸磧西

唐會要卷第四十九

唐會要卷第五十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
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
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實封四百戶
臣王溥纂

尊崇道教　觀　雜錄

尊崇道教

武德三年五月晉州人吉善行于羊角山見一老叟
乘白馬朱鬣儀容甚偉曰謂吾語唐天子吾汝祖也
今年平賊後子孫享國千歲高祖異之乃立廟于其
地乾封元年三月二十日追尊老君為太上玄元皇
帝至永昌元年卻稱老君至神龍元年二月四日依
舊號太上玄元皇帝至天寶二年正月十五日加號
太上玄元皇帝為大聖祖玄元皇帝八載六月十五
日加號為大聖祖大道玄元皇帝十三年二月七日
加號大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皇帝
開元二十九年正月河南採訪使汴州刺史齊澣奏
伏以至道沖虛生人宗仰未免鞭撻孰瞻儀刑其道
士僧尼女冠等有犯望准道格處分所由州縣官不
得擅行決罰如有違越請依法科罪仍書中下考勅
旨宜依五月上夢玄元告休期因令貌寫分送天下
天寶元年正月七日陳王府參軍田同秀上言玄元
皇帝降于丹鳳門之通衢告賜靈符在尹喜之故宅
上遣使就函谷故關尹喜臺西得之于是置玄元皇
帝廟于大寧坊西南角東都置于積善坊臨淄舊邸
廟初成命工人于太白山採石為玄元皇帝望王又
採白石為玄宗理容侍立于玄元皇帝之右衣以王
者袞冕之服又于像東數列白石為李林甫陳希烈
之狀肖犯事又改刻石為楊國忠代為至德中克復
上都盡毀瘞之　其年二月二十日勑曰右今人表
玄元皇升入上聖旨今已後每有薦新先獻玄元廟其
緣告享所奏樂宜令所司詳定奏聞并差宗正寺官
一員及差戶洒掃兩京崇玄學各置博士助教一員
學生一百人資蔭正同國子學例每祠享所齋郎使
以學生充　其年五月宰臣奏兩京及諸郡崇玄學
生等准開元二年正月二十五日制前件舉人合習
道德南華通玄沖虛四經又准天寶元年二月二十
九日制改庚桑子為洞玄真經准諸條補崇玄學生
亦合習讀其洞靈真經人間少本臣近令諸觀寺尋
訪道士全先習者本既未廣業實難成并充玄通虛

二經亦恐文字不定玄教方闕學者宜精其洞靈等
三經望付所司各寫千卷校定訖付諸道採訪使頒
行其貢舉司及西京崇玄學生亦望各付一本令今
各崇玄學人望且准開元二十九年正月詔條考試
其洞靈真經　請業成後准試從之　六月勑大
道先于兩儀天地生于萬物是以賢哲之後咸竭其
誠令後應緣國家制命表疏簿書及所試制策文章
一事已上語指道教之事及天地乾坤之字者並一
切平闕宜宣示中外
九月二十五日勑京西玄元廟改為上太玄元皇帝
宮天下准此至二年三月十二日制聖祖所理本在
諸天將欲降靈固宜取象況惟帝號豈可名言其在
京玄元宮宜改為太清宮東都改為太微宮天下諸
郡改為紫極宮　二年二月勑西京玄元宮及道院
等宜委崇玄館太學士都撿技務在精修勿令喧雜
仍不更銓宗正其道士等名籍任依常式
三月十一日勑古之制禮祭用質明義兄取于南幽
情實緣于既沒我聖祖澹然常在為道之宗既殊有
盡之期須展事生之理自今已後每聖祖宮有詔
宜改用時巳前行禮

四載四月十七日勑此太清宮行事官皆具冕服
及奏樂未易舊名并告獻之時仍陳策祝既非事生
之禮皆從降神之儀具真俗殊倫幽明異數理有非
便亦在從宜自今已後每太清宮行禮官宜改用朝
服兼停祝版改為清詞于紙上且告獻辭及新奏樂
章朕當別自修撰仍令所司具議儀注奏聞
十三載正月十二日令有司每至春日則修薦獻上
香之禮仍永為常式
上元二年正月置漆園監官生員
興元〻年十二月十九日詔以太常卿亞上香光祿
卿終上香改三禮拜為再拜
正元〻年正月二日勑薦享太清宮亞獻太常卿充
終獻光祿卿充仍永為常式
元和九年二月內出道教神仙圖像經法九舉以賜
興唐觀
長慶二年五月勑諸色人中有情愿人道者但能暗
記老子經及度人經灼然精熟者即任入道其度人
經情愿以黃庭經代之者亦听宣令所司具令立文
狀條目限降誕月內投名請試今年十月內試畢
寶曆元年上有事于南郊將謁太清宮長安縣主簿

鄭薊時主役于御院忽于縣之西隅見一白衣老人
云此下有井正道真皇帝過路汝速識之不然罪在
不測薊惶懼領役人修之其廢已陷數尺命發之則
古井存焉驚領之際已失老人所在始悟神告然不
敢告展轉傳布功德使護軍中尉劉弘規以事上聞
上既至宮朝獻畢赴南郊于宮門駐馬宰臣及供奉
官于馬前蹈舞稱賀遂命翰林學士兵部侍郎韋處
厚撰記令起居郎柳公權書石于寘井之上以表神
異名曰聖瑞感應記乃賜薊緋魚袋
會昌元年二月十五日勅玄元皇帝降誕日近覽天
寶二年勅我聖祖澹然常在為道之宗既殊有盡之
期須展事生之禮今太清宮薦告皆用朝謁之儀即
降誕昌辰理難停廢宜改為降聖神節休假百官齋
表貽謀之慶以申嚴敬之誠
其年六月道士趙歸真等八十一人入内于三殿造
九天場使令上食供食駕幸三殿九天壇道場受籙
其月右拾遺王哲進狀請度進士明經為道士不從
其月右補闕劉彥謨又上疏求仙事貶河南府士曹
參軍
二年十一月以道士趙歸真為歸道門兩街都教授
博士時武宗志學神仙歸真承間排毀釋氏言非中
國之教宜盡去之帝然之乃澄汰天下僧尼
五年九月勅取東都弘聖寺改脩太微宮其年十月
勅傳度道門法籙歸衡嶽道士劉玄靜可加銀青光
祿大夫充玄館學士仍賜號廣成先生
其年十一月東都留守奏太微宮畢玄元館真容即
欲移就玄宗正像便合從還伏以聖祖尊崇嚴奉須
備移動之日宜擇良辰伏乞天恩降勅有司擇日奉
勅宜令所司擇日聞奏
六年十月中書門下奏東都新置太微宮初成玄皇
帝王聖容玄宗肅宗王真容今已就位望差石差騎
常侍裴泰章充使薦獻從之
其年九月衡嶽道士賜紫劉玄靜奏皇帝十月十五日
授三洞法籙請禁斷屠釣百司不決死刑伏請宣下
勅旨從之十月十一日至十八日禁斷
大中元年二月道門威儀鄒玄表賜謚通玄先生

觀

京龍興觀　崇教坊正觀五年太子承乾有疾勅道
士秦英祈禱得愈遂立為西華觀垂拱三年改為金
臺觀神龍元年又改為中興觀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復改為龍興觀
昊天觀　全一坊正觀初為高宗宅顯慶元年三月二十四日為太宗追福遂立為觀以昊天為名額高宗題
東明觀　普寧坊顯慶元年孝敬升儲後所立
弘道觀　盡一坊地本修仁坊舊有隋國子學及右屯衛大將軍麥鐵杖宅顯慶二年盡并一坊為雍王第王升儲後永隆元年八月立為觀
崇福觀　頒政坊本楊士達宅咸亨元年九月二十三日皇后為母度太平公主為女冠因置觀初名太清宮垂拱三年改為魏國觀載初元年為崇福觀
太平觀　太業坊本徐王元禮宅太平公主出家初以頒政坊宅為太平觀尋移于此公主君之時頒政坊觀改為太清觀
先天觀　務本坊本司空房玄齡宅景龍二年閏九月十三日韋庶人立為觀名翊聖觀景雲二年改為景雲女冠天寶八年改為龍興道士觀至德三載改為先天觀
景雲觀　修業坊景龍二年韋庶人立為翊聖觀景雲元年改名景雲觀景龍三年四月大理少卿盧懷順上疏曰伏准去年閏九月十三日
勅宜于兩京及荊揚益蒲等州各置景龍翊聖等觀圖樣內出候農隙起作者近聞所在已有起率記一觀將數萬功併而言之為役凡幾日計未見其損歲終或受其弊謹據元勅重人遵道式稽老氏無為者養神亦何在其速就哉又月令云日短至可以伐木今孟夏而採斫林藪夭害昆蟲既違順時之宜且非好生之義失修建塔廟不在朝夕務知稼穡如救水火安可急其所聞有妨農要伏望天恩重申前勅使移此功力咸勤播殖待及有秋式遵撥日又諸州申請欲用當處官錢既違成規亦不可允
景龍觀　崇仁坊中國公高士廉宅西北左金吾衛神龍元年并為長寧公主宅韋庶人敗後遂立為觀仍以中宗年號為名
福唐觀　崇業坊新都公主宅景雲元年公主子武仙官出家為道士立為觀
金仙觀　輔興坊景雲元年十二月十七日睿宗為第八女西寧公主入道置至正德元年四月十四日勅公主改封金仙所造觀便以金仙為名

玉真觀　輔興坊與金仙觀相對本工部尚書竇誕
宅武后時為崇先府景雲元年十二月七日為第九
女昌隆公主立為觀二年四月十日公主改封玉真
所造觀便以玉真為名諫議大夫寧悌原曰臣觀老
尚虛無釋崇寂滅義極幽玄之旨思遊通方之外故
入道孫者則虛室生白靜慮玄門談釋教者則春池
得寶澄心淨域然後法貫群有道兼濟過此以往
莫非邪惑其有篤敬先覺詭飾浮言以模殿為經坊
用層臺為道法皆無功于玄應誠有害于生人梁武
靡穀于前先朝殷鑒非遠咸耳目所接黎元憤怨伏
以公主入道京城置觀雖詔報之誠有妨于天旨而
社稷之計難踰于安人若使廣事修營假飾圖像盡
宇內之功力傾萬國之資儲為服福則非効于先朝
樹怨則取謗于天下又自隋室以降寺觀尤多稗足
東明之域足受淄黃之衆更為建立罕見其宜後請
收其弊未遠上覽善之　　諫曰陛下為公主
造觀將樹功德以祈福祐季夏之辰興土功犯時欲
益反損何功德之有焉況兩觀之地皆百姓之宅卒
然逼迫令其轉移扶老攜幼投竄無所剔椽發瓦吁
嗟道路乖人事違天時起無用之作崇不急之務群
心搖搖衆口籍籍陛下為人父母何以安之臣愚以
以為不可伏願循順人心仰稽天意降德音下明勑
速罷力役收之桑榆則天下幸甚
吏部員外郎崔蒞上奏曰伏承陛下緣兩公主造觀
可為尊德敬道矣割慈忍愛上為七聖崇福下為萬
邦作固豈不願神力潛資靈功密祐社稷永固宗庿
長崇者乎無置功奪其成凶與其敢寧邦致亂脩福
招殃何則季夏事殷時多禁忌斬木發土移石開山
非直古人必是傷物欲益反損求安乃危臣知其否
未見其可然則殺犯不暇何福助之有哉且季夏者
土德正王之月炎陽方暑之月草木茂盛之月昆蟲
繁育之月天地鬱蒸之月黍稷鋤耨之月夫土德正
王之月不可發洩地氣恐犯時禁則必有天殃有天
殃則人心不附禍亂作矣炎陽方暑之月不可興動
版築恐致霖潦則必無成功則人力不在怨望結矣
草木茂盛之月不可以斬伐山林恐非堅定則速蠹
敗速蠹敗則人勞不二　與勸阻矣昆蟲繁育之月不
可以穿鑿原隰恐乖惻隱乖惻隱則必生災變生災
變則人業不安逃亡衆矣天地鬱蒸之月不可以搖
役丁夫恐為疵癘則必多夭枉多夭枉則情人不樂

風俗雜矣黍稷鋤耨之月不可以妨奪農桑恐傷禾
稼則必闕歲計闕歲計則　用不足盜賊聚矣行此
六者謂之六殃書曰德惟善政〻在養人傳曰新作
南門書不時也又曰凡土功龍見而興務成事也大
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此言功作從時者
所以順于天地也詩曰定之方中作為楚宮此言宮
室合時也禮曰季夏之月樹木方盛無有斬伐無搖
養氣不可以興土功妨農事則有天殃違此四者謂
之四犯陛下營兩觀而降六殃損萬人而招四犯欲
將致理不亦難乎臣望順時從人休功罷役俟定中

以建事占水正而備裁所冀天地鬼神降福臣聞漢
明帝永平三年夏大旱是時大起宮室尚書僕射鍾
離意免冠上疏曰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政不節
耶使人疾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苞苴行耶讒夫昌
耶竊見此宮大作人失農時此所謂宮室營也自古
非苦宮室小狹直患人不安寧非應天心請罷勞役
帝善而從之諸作減省即時澍雨今者雖非宮室起
功終是觀寺興造伏望倚從臣請待冬初農得伐木
各宜役功無犯矣必以天文應神理須然用厭機祥
事資先建與其積怨傷國孰若施恩養人往者宋景

一言熒惑猶能退舍但令陛下從諫凶咎定不為災
中書舍人裴漼上疏曰臣按禮記春秋月令曰无聚
大衆无起大役不可興功恐妨農事若號令乖度役
使不時則人加疾疫之危國有水旱之變此五行之
必應也今自春將夏時雨愆期下人憂心莫知所出
陛下雖降哀矜之旨兩都仍有寺觀之作時旱之應
寔此之由且春令告期東作方始正是丁壯就農何
益聖德此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況道德之宗與乎玄
元皇帝其經曰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又曰我好靜而人自正我无事而人自富又曰人

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人之難理以其上之有為此
皆抱素守真薄己厚物輕稅節用清淨无為之旨也
今欲困人病國峻宇雕牆思竭班輸飾窮壯麗以希
至道其可得乎次有駕鶴登天驂龍上漢玉京金闕
自建于神功紫府清都不資于人力廣為廊廡又何
益哉近古修黃老術者漢之文景豈造觀乎寡欲清
心愛人省費此得之矣臣伏見勑停兩觀以救農時
可謂為得矣今承使司市木仍舊又太清觀內所費
不停諸觀修營見將錢物農工所急雖軫皇情國用
將空未聞天聽度支一失天下不安臣忝職司敢忘

寧寢賞懷正族弟詹事府司直維金洗謂懷正曰兄
位極台衮當思獻可替否以輔明主奈何技量瓦木
廁跡工匠之間欲令海内何所瞻仰懷正不能對及
尹思正為匠作大匠懷正謂發夫匠思止𢦏之懷正
大怒思正曰公盛興土木害及黎元受小人之譖輕
辱朝臣今日之事不能苟免請從此辭拂衣而去拄
門不出上聞特令視事及懷正被誅代懷正為御史
大夫

咸宜觀　親仁坊本是睿宗藩國地開元初置昭成
肅明　皇后廟號儀坤後昭成遷入太廟開元四年
九月八日勅肅明皇后前于儀坤廟安置二十一年
五月六日肅明皇后祔入太廟遂為道士觀寶曆元
年五月以咸宜公主入道與太真觀換名焉

太真觀　道德坊本隋秦王浩宅

都元觀　道德坊本隋秦王浩宅天后朝置永昌縣
神龍元年縣廢遂為長寧公主宅景雲元年置道士
觀開元五年金仙公主居之改為女冠觀十年七月
改為都元觀

安國觀　正平坊本太平公主宅長安一年睿宗在
藩國公主奉焉至景雲元年十月立為觀仍以本行
為名十年玉真公主居之改為女冠觀

玄都觀　本名通達觀周大象三年于故城中置隋
開皇二年移至安善坊之日而土木功興臣恐所妨
尤多所益甚少耕夫蠶妾飢寒之源故春秋莊公三
十年冬不雨五行傳以為不時作南門勞人興役伏
望陛下降明制法德音順天時副人望西京公私營
造及諸和市木並請且停則蒼生幸甚

右補闕辛替否上疏曰臣往見明詔自今已後一依
正觀故事且正觀之時豈有今日之造寺營觀加僧
尼道士益無用之勞行不急之務而亂政者也臣聞
出家修道不染人事專其身心以虛淡為高以無為
為妙依兩卷老子視一區夫尊無欲無營不損不害
何必璇臺玉樹寶像玲瓏使人困窮然後為道哉
伏願陛下以兩觀之財為公主代貧乏填府庫則公
主之福德無窮矣不然臣恐下人怨望不減于前朝
矣太極元年二月十七日制為金仙玉真出家造觀
報先慈也外議不識朕意書奏頻煩將為公主所置
其造兩觀宜停其觀使充金仙玉真公主邑司令竇
懷正撿技所有財物瓦木一事已上附公主邑司收
掌朕別更創造終不勞煩百姓此度修營公私無損

若有干謨當寘嚴刑大理少卿韋湊上表曰臣竊計
即時庫物如比日常用備支一世殊恐不足而觀寺
興功土木所料動支踰萬更空竭之必不支一世矣
今所造觀寺者盖謂爲善修德將以禳灾延祥也以
臣寡聞稽諸史策人君修德有異于是昔殷太戊時
桑穀合生于朝七日大拱太戊問于伊陟曰臣聞妖
不勝德帝其修德太戊惧早朝晏退務撫百姓三年
遠方重譯而至者十六國桑穀自枯死殷道中興此
起造寺觀哉宋景公時熒惑守心公召子韋而問焉
子韋曰禍當君雖然可移于宰相曰宰相所與理國
家也無宰相誰乃爲〻理乎曰可移于人公曰人死
寡人將誰爲君曰可移于歲曰歲人飢餓必死爲人
君而殺其人誰以我爲君乎韋曰君有至德之言三
天必三賞君熒惑必三徙舍行七星一星當一年三
十一年矣果如子韋之言此由人發于衷亦非造寺
觀也且修德者行至公于萬姓不狥于一己任忠直
退謟諛輕其賦省其役也自陛下御極修之久矣何
災不禳何祥不至而欲忽生靈之命崇棟宇于空祠
遣足爲坊名玄都觀有道士尹崇通三教積儒書萬
卷開元年卒天寶中道士荆朏亦出道學爲時所尚
太尉房琯每執師資之禮當代知名之士无不由荆
公之門初宇文愷置都以朱雀門街南北盡郭有六
條高披象乾卦故于九三置宮闕以當帝之居九三
立百司以應君子之數九五貴位不欲常人居之故
置玄都觀興善寺以鎮之
三洞觀　醴泉坊本靈應道士觀開皇七年立正觀
二十三年移崇坊移換于此
清虛觀　豊邑坊開皇七年隋文帝爲道士呂師辟
穀餘氣故以清虛爲之名
天長觀　侍賢坊本名會聖觀隋開皇七年隋文帝
爲秦孝王俊所立開元二十八年改千秋觀天寶七
載改爲天長觀
五通觀　安定坊隋開皇八年爲道士焦子順能役
鬼神告隋文受命之符及立隋授子順開府柱國辭
不受當咨謀軍國帝恐其往來疲困每遣近宮置觀
以五通爲名旌其神異也号曰焦天師
崇真觀　新昌坊本李齊古宅開元初置立
興唐觀　長樂坊本司農園地開元十八年造觀其
時有敕令速成之遂折興慶宮通乾殿造天尊殿取
大宮東雲合造門屋樓白蓮花殿造精思堂屋折甘

泉殿造老君殿

昭成觀　頒政坊本楊士建宅咸亨中為太平公主置太平觀尋移于大業坊遂改為魏國觀載初元年改為崇福觀開元二十七年為昭成皇后追福改立此名

九華觀　通義坊開元二十八年蔡國公主捨宅置其地本左光祿大夫李安遠宅開元初為左羽林大將軍李思順宅

玉芝觀　延福坊本越王貞宅為新都公主宅公主捨宅為新都寺廢為鄭王府天寶二年立名為玉芝觀

新昌觀　崇業坊天寶六載新昌公主因駙馬蕭衡亡奏請度為女冠遂立此觀

華封觀　平康坊天寶七載永穆公主出家捨宅置觀其地西北隅本梁公姚元崇宅以東都太平公主宅其後勅賜西都護郭虔瓘今悉並為觀焉

玄真觀　崇仁坊半以東左僕射高士廉宅西北隅左金吾衛神龍中為長平公主宅又吞人數十王既承恩寵加雕飾飛樓綺閣甍絕一時韋氏敗後公主隨夫外住遂奏為景龍觀初欲出賣官估木二十萬山池仍不為數天寶十三載改為玄真觀

福祥觀　布政坊本開府竇珹宅天寶十三載置

宗道觀　永崇坊本興信公主宅賣劍南節度使郭英乂其後入官大曆十二年為華陽公主追福立為觀

元和八年七月命中尉彭忠獻帥徒三百人修興唐觀賜錢十萬使壯其舊制其觀北拒禁城因是開複道為行幸之所是日又命以內庫絹千匹茶千斤為興唐觀複道夫役之賜又以莊宅錢五十萬雜穀千石充修齋醮之費

雜記

永徽四年四月勅道士女冠僧尼等不得為人療疾占卜相

文明元年二月十一日金闕亭置一女冠觀並度內人奉天宮置一道士觀芳桂萬全等各為僧寺各以舊宮為名

其年九月冊玄元皇帝妻為先天太后尊像于老君廟所

先天二年五月十四日勅王公以下不得輒奏請將莊宅置寺觀

開元九年十二月天台山道士司馬承正上言今五岳神祠山林之神非正真之神也五岳皆有洞府有上濟真人降任其職山川風雨陰陽氣序是所理焉冠冕服章佐徒神仙皆有名數請別立齋祠之所上奇其說因勅五岳各置真君祠一所

二十二年十月十三日詔道家三元誠有科誡朕嘗精意久矣而物未蒙福今月十五日是下元齋日禁都城内屠宰自今已後及天下諸州每年正月七月十月三日元日起十三日至十五日並宜禁斷屠宰

二十四年五月十三日勅每年春季鎮金龍王殿功德事畢合献投山水龍壁出日宜差散官給驛送合投州縣便當取處送出准式投告

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勅諸州玄元皇帝廟自今已後每年二月降生日宜準都櫃唐觀例一設齋

二十六年六月一日勅每州各以郭下定形勝觀寺改以開元為額至天寶元年四月八日開元觀王李昭宗奏本觀先是清都觀勅改為開元觀属玄元降符陛下加號往年改額題開元大字今日崇便合兼天寶之名其額望請改為大唐開元天寶之觀勅依其天下諸州　元觀並加天寶字

二十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勅祠部奏諸州縣行道散齋觀寺准式以同華等八年二州郭下僧尼道士女冠等國忌日各就龍興寺觀行道散齋復請改就開元觀寺勅旨京兆河南府宜依舊觀寺為定唯千秋節及三元行道設齋宜就開元觀寺餘依至正元五年八月十三日處州刺史齊黄奉當州不在行香之數伏乞同衢婺等州行香勅旨依其天下諸上州未有行香處並宜準此仍為恒式

二十九年九月七日勅諸道真容近令每州于開元觀安置其當州及京兆河南太原等諸府有觀處亦各令本州府寫貌分送安置至天寶三載三月兩京及天下諸郡于開元觀開元寺以金銅鑄玄宗等身天尊及佛各一軀

天寶元年二月二十二日赦文追贈莊子南華真人所著書為南華真經文子列子庚桑子宜令中書門下更討論聞奏至其年三月十九日宰臣李林甫等奏曰莊子既號南華真人文子請號通真人列子號冲虚真人庚桑子號洞虚真人其莊子文子列子庚桑子並望隨號稱徒之

二年三月二十八日上　司玄元皇帝廟追尊玄元

皇帝父周上御史大夫敬為先天太上皇母益壽氏
號先天太后
其年十二月二十日太子賓客賀知章請為道士還
鄉捨會稽宅為千秋觀至十年八月十五日兩京及
諸郡所有千秋觀寺宜改天長名
四載十月二十三日詔其墳籍中有載玄元皇帝及
南華真人舊號者並宜改正其餘編錄音文等書以
冝道德經在經諸之首南華等經不須編子書
五年二月十三日太清宮使門下侍郎陳希烈奏大
聖祖玄元皇帝以二月十五日降生既是吉辰請四
月八日佛生日准令休假一日從之
七載五月十三日後漢張太師冊贈太師梁正白先
生陶弘景冊贈太保
八載閏五月五日制文宣王與聖祖同時俱為教首
雖考言比德理在難名而問禮序經跡覩授思廣在
三之义用崇德一之尊宜于太清太微宮聖祖前更
立文宣王道像與四真列侍左右其年八月二十日
司封奏道士籍每一載一度來為恒式至德二載十
一月二十七日勅道士女冠宜依前屬司封
正元七年四月吉州刺史閻寀上言請為道士從之
賜名遺榮
元和二年二月詔僧尼道士全隸左右街功德使自
是祠部司封不復關委其年三月詔男丁女工耕織
之本雕墻峻宇耗蠹之源天下百姓或冒為僧道士
苟避徭役有司宜備為科制修例聞奏
大中五年五月河中節度使鄭先奏永樂縣道侯道
華上昇詔改所居道淨院為昇仙院仍賜帛百五疋
以歸房廊
八年八月勅改望仙臺為立思院始會昌中武宗好
神仙之事于大明宮築臺号曰望仙及上即位毅道
士趙歸真以懲其弊是年復命葺之右補闕陳嘏抗
論立罷修營遂改為文思院
十一年九月上命中使齊詔就羅浮山迎道士軒轅
集左拾遺王譜右拾遺薛延傑上疏極諫上謂宰相
崔慎由曰為朕言于諫官雖少翁欒大復生不能相
惑但聞軒轅生高士欲與之一言爾至十二年正月
至京師上召入禁中謂曰長生可致乎對曰徹聲色
法滋味哀樂如一德施周洽自然與天地合德何必
別求長生耶上深嘉美之
唐會要卷第五十

唐會要卷第五十一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實封四百戶

臣王溥纂

官號

侍中　中書令

名稱　識量上

侍中

隋為納言武德元年因隋舊制不改至二年三月十日改為侍中龍朔二年四月四日改為東臺左相咸亨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改為侍中光宅元年九月五日改為納言神龍元年二月四日改為侍中開元元年十二月一日改為黃門監五年九月六日改為侍中天寶二年二月二十日改為左相正德二載十二月十五日改為侍中舊是三品大曆二年十一月九日改為正二品與中書令同

中書令

武德元年為內史令三年改為中書令龍朔二年改為西臺右相至咸亨元年改為中書令開元元年為紫微令五年為中書令天寶二年為右相至德二年為中書令

舊制宰相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長孫無忌魏徵房玄齡皆知門下事）至永淳二年七月中書令裴炎以中書執政事其政事堂令在中書遂移在中書省至開元十一年張說改政事為中書門下其政事印亦改為中書門下之印至德二載三月宰相分直主政事執筆每一人知十日至正元十年五月八日又分每日一人執筆

名稱

武德元年六月裴寂除尚書左僕射知政事

貞觀元年九月御史大夫杜淹除參議朝政三年二月魏徵除秘書監參議朝政四年二月蕭瑀除御史大夫與宰相參議朝政戴胄除民部尚書與左右僕射侍中中書令並平章國計七年十二月岑文本兼中書侍郎專典機密八年十一月詔李靖加特進患若小瘳每三日兩日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九年十一月蕭瑀特進參議政事十月六日魏徵改特進知門下省事朝章國典參議得失十三年十一月劉洎除黃門侍郎參知政事十七年正月李勣除太子詹

事同中書門下三品其年高士廉除開府儀同三司
仍同中書門下平章政事二十二年正月崔仁師除
中書侍郎參知機務永淳元年四月郭大舉等各守
本官並加同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初上欲
用大舉等謂參知政事崔知温曰大舉等歷任尚淺
未可與卿等同名務自是外司四品已下知政事者
以平章事為名務十二月劉齊賢除黄門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神龍元年六月尚書左僕射豆盧欽
望加平章軍國重事景雲三年七月竇懷貞除尚書
右僕射軍國重事宜共平章唐隆元年六月劉幽求

中書舍人參議機務

蘇氏駁曰同中書門下三品是李勣除太子詹事
創有此號原夫立號之意以侍中中書令是中書
門下正三品官而令同者以本官品卑恐位及望
雖不等故立此號與之同等也勣至二十三年七
月還府儀同三司八月又改尚書左僕射並同尚
書門下三品且開府是從一品僕射是從二品又
令同者豈不與立號之意乖乎謹按後漢殤帝以
鄧隲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觀其創置之意亦可
上企三公也可以為證矣永隆二年閏七月崔知
温薛元超除中書令並云同中書門下三品又大
半也

元和二年正月司徒平章事杜佑告老詔起今之以
後每月三度入朝便至中書商量軍國事務亦異延
英殿内決朕虛心

大和四年六月制以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裴
度可司徒平章軍國事待疾損日每三日一度入中
書散官勳封如故度勳望特高以疾在假淹時上將
去相印而又情之故有此詔以示優寵

識量上

正觀五年二月二十日御史大夫杜淹奏諸司文案
恐有稽失請令御史就諸司檢校上問尚書右僕射
封德彝曰此事何如德彝曰分理庶務各有司存御
史見有愆違乃須彈糾若復搜索求疵則太為煩碎
淹默然而止上謂淹曰何不更執論淹曰臣荷重寄
雖思報國至公之理善則從之德彝所執亦是大體
臣伏詳其議更無所論上曰公等各舉其事朕甚悅
之

七年遣使詣西域立葉護可汗未還又別遣使
多齎金銀錢帛將歷諸國市馬侍中魏徵諫曰今發
國使以立可汗為名可汗未立便歷諸國市馬彼必

謂意在市馬不為專立可汗可汗得立則不甚懷恩
不得立為深怨諸蕃聞之必不重中國但額使彼安
寧則諸國之馬不求自至上納其言而止 八年蜀王
妃父楊譽在省競婢為都官郎中薛仁方留身勘問
未及與奪其子為千牛于殿庭陳訴云五品以上不
合留身以是國親故生節目不肯斷決淹歷歲年上
聞之大怒曰知是我之親戚故作如此艱難即令杖
二百解所任官侍中魏徵進曰仁方既是職司能為
國家守法豈可橫加嚴罰以成外戚之私乎此源一
開萬端爭起後必悔之將無所及自古能禁斷此事
惟陛下一人先倫不虞國家之常道豈可以水未橫
流欲自毀隄防臣竊思度未見其可上曰誠如公言
向者寔不思之
十五年太子少師房玄齡尚書右僕射高士廉于路
逢少府少監竇德素問北門近來更有何營造德素
以聞上乃謂玄齡等曰卿但知南衙事我北門小小
營造何妨君事玄齡等拜謝特進魏徵進曰臣不解
陛下責亦不解玄齡士廉拜謝玄齡等既任大臣即
陛下股肱耳目有所營造何容不知責其訪問官司
臣所未解且所為有利害役功有多少陛下所為若
是當助陛下所為不是雖營造當奏罷之此豈使臣
臣事君之道玄齡等不識所守但知拜謝臣亦不解
上深　之　二十年太宗于寢殿側置一令太子居之
絕不令往東宮黃門侍郎褚遂良諫曰聞
文王問安三至必退漢儲侍膳五日乃來前賢作法
規模弘遠禮曰男子十年出就外傳出就于外學書
計數則古之達者豈無慈愛思使成立凡人尚猶如
此況君之世子乎自當春誦夏絃親近師傅體人間
之庶事識君臣之大道況新樹太子莫不欣然既云
廢昏立明須稱天下瞻望而教成之道寔深乖闕不
離膝下常居宮內保傅之說無暢經籍之義蔑如伏
願遠覽殷周近遵漢魏不可頓革事須階漸恒計旬
日半道還宮專學藝以潤身奉芳聲于天下則微臣
雖死猶曰生年上從之　章元年十月七日東天竺
烏茶國長年婆羅門盧伽逸多受詔合金丹上將餌
之東臺侍郎郝處俊諫曰修短有天命未聞萬乘之
主輕服蕃夷之藥昔正觀末年先帝令婆羅門僧那
羅你娑婆寐其本國仙方合長年神藥胡僧既有異
術徵求靈草秘石歷年而成先帝服之竟無異效大
漸之際名醫莫知所為時議者欲歸罪于胡人將申

大數又恐取笑夷狄法遂不行亀鏡若是惟陛下深
察上納之遂不服其藥
儀鳳元年四月上以風疹欲下詔令天后　國政
與宰臣議之中書令郝處俊曰臣聞禮經云天子理
陽道后理陰德外内和順國家以理然則帝之與后
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
序上則謫見于天下則禍成于人昔魏文帝著令雖
有少主尚不許王后臨朝所以追鑒成敗杜其萌也
况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陛下正合謹守宗庙傳
之子孫誠不可持國與人有私于后且曠古以來未
有此事伏乞特垂詳審中書侍郎李義琰曰處俊所
引經典其言至忠聖慮無疑則蒼生幸甚
上元元年九月上御含元殿東翔鸞閣觀大酺時京
城四縣及太常音樂分為東西兩朋帝令雍王賢為
東朋周王亨為西朋務以角勝為樂中書令郝處俊
進諫曰臣聞禮所示重子无誑者恐其欺詐之心生
也伏以二王春秋尚少意趣未定當須推讓美相視
如一今忽分為二朋遞相誇競且俳優小人言辭無
度酣樂之後難為禁止恐其交爭勝負譏誚失禮非
所以導仁義示和睦也高宗瞿然曰卿之遠識非衆
人所及也遂命止之
天授二年大學生王修之上表以鄉有水澇乞假還
上臨軒曰情有所切特宜許之地官侍郎狄仁傑跪
而言曰臣聞君人者當深視高居黈纊塞耳唯生殺
之柄不以假人至于簿書期會之間則有司存之而
已故左右丞已下不勾左右丞相流已上方判以其
漸貴所致况天子乎且學生假蓋一丞簿事耳若特
降一勅則教者相尋胄子三千凡須幾數為恩不普
聚怨方深若聖旨弘慈不欲違願請降明制一以論
之上曰微卿之言何以聞善　如意元年七月洛陽
人王慶遣上表請立武承嗣為皇太子則天命内史
李昭德詰問昭德遂杖殺之因密奏曰承嗣陛下之
姪又為親王不宜處機衡以惑衆庶且自古帝王父
子之間猶有篡奪况姑姪乎臣又聞文武之道布在
方册豈有姪為天子而為阿姑立廟者乎皇嗣陛下
子也陛下正合傳之子孫為萬代計天子之子續莫
重焉陛下承天皇顧託四有天下若立承嗣臣恐天
皇不血食矣則天寤之乃止
神功元年則天嘗召天官侍郎陸元方問以外事對
曰臣備位宰相有大事即奏人間碎務不敢以煩聖

覽、、

聖曆二年九月則天內出梨花一枝示宰臣曰是何祥也諸宰臣曰陛下德及草木故能秋木再花雖周文德及行葦無以過也鳳閣侍郎杜景儉獨曰謹按洪範五行傳陰陽不相奪倫瀆之即爲災春秋云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夏無苦雨今已秋矣草木黃落而忽生此花瀆陰陽也臣恐陛下布教施令有虧禮典又臣等忝爲宰臣助天理物而不和臣之罪也于是再拜謝罪則天曰卿眞宰相也

三年臘月張易之兄弟貴寵威踰分懼不全請計于天官侍郎吉頊、曰公兄弟承恩深矣非有大功于天下大功罕有全者雅有一策苟能行之豈止全家亦當茅土之封耳除此之外非頊所謀易之兄弟涕泣請之頊曰天下思唐德久矣主上春秋已高武氏諸王殊非所屬意公何不從容請相王廬陵以繼生人之望易之乃乘間屢言之則天意乃易既知頊之謀乃召問頊、曰廬陵相王皆陛下子高宗初託于陛下當有所主上意乃追宗焉其事密王命中書宗乃發明遂追贈頊爲御史大夫制詞云絕人謀未緝首陳反正之議克剗祈天之本

長安二年鸞臺侍郎韋安石嘗于內殿賜宴張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數人博于上前言辭犯禮安石奏曰商估賤類不合參登此筵乃顧左右逐出之時坐者失色陸元方退而告人曰向見韋公叱博徒吾等爲之寒心此眞宰相

四年八月則天臥疾宰相不得召見者累月及疾少間鸞臺侍郎知政事崔玄暐奏曰皇太子相王仁明孝友足可親侍湯藥至于宮禁事重伏願不令異姓人入則天謂曰深領卿厚意

景龍三年九月蘇瓌除尚書右僕射時公卿大臣初拜官例許獻食名曰燒尾瓌因內宴將作大匠宗晉卿謂曰拜僕射竟不燒尾豈不善耶帝默然瓌奏曰臣聞宰相者主調陰陽助天理物今粒食踊貴百姓不足臣見宿衛兵至有三日不得食者臣愚不稱職所以不敢燒尾至四年中宗遺制韋庶人輔少主知政事安國相王參謀輔政中書令宗楚客謂韋溫曰今既請皇太后臨朝宜停相王輔政且皇太后于相王居嫂叔不通問之地甚難爲儀注理全不可瓌獨正色拒之謂曰遺制是先帝意若改何名遺制楚客大怒竟削相王輔政而宣行焉

景雲二年二月睿宗謂侍臣曰有術士言五日內有急兵入宮卿等為朕備之中書侍郎張說進曰此是讒人設計搖動東宮陛下若使太子監國則君臣分定窺窬望絕姚元之曰如說之言社稷之計上大悅是日下制太子監國其月上召中書令韋安石謂曰聞朝廷傾心東宮卿可察也安石對曰陛下何得亡國之言此必太平之計太子有大功于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稱願陛下无信讒言以致惑也睿宗矍然曰朕知之矣卿勿言也開元五年令中書門下為皇太子制名及封邑并公主等邑號又令別進一佳名者侍中宋璟中書侍郎蘇頲奏曰七子均養百王至仁今若同等別封或緣母寵子愛骨肉之際人所難言天地之平典有常度昔袁盎降慎夫人之席文帝竟納之慎夫人亦不以為嫌美其得久長之計臣等今並同進更不別封上彰覆載无偏之德上稱嘆久之二十一年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使安祿山奏事中書令張九齡見之謂侍中裴光庭曰亂幽州者此胡人也及祿山為平盧將軍失利守珪奏請斬之九齡批曰穰苴出軍必誅莊賈孫武行令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上惜其勇銳但令免官使白衣長放九齡執請誅之上曰卿豈以王夷甫識石勒便臆斷祿山難制耶玄宗至蜀追恨不從九齡之言遣中使就曲江祭酬之至建中元年十一月五日上以九齡先覩未萌追贈司徒

大曆十四年閏五月中書侍郎平章事崔祐甫以尚父子儀年老久掌兵權其下裨將皆以崇貴慮子儀一旦　而難相統攝遂罷子儀而命懷光等分統其衆論者伏焉

建中二年六月宰臣崔祐甫在相位神策軍使王駕鶴掌禁軍十餘年權傾中外上初即位欲以白琇珪代之懼其生變祐甫召駕鶴與語留連久之琇珪已赴北軍視事矣時淄青節度使李正己畏懼上威德表請進錢三十萬貫上欲納之復慮以他計逗遛如止之又未有其詞顧問祐甫進曰正己多譎詐誠如聖慮臣請因使往淄青便令宣慰將士以所進錫賚軍人且遠深荷聖慈又令外方知朝廷不重財貨上悅從之正己大慙而心畏服祐甫謀猷啟沃多所弘益天下以為復正觀開元之太平也

三年正月太僕卿趙縱貶循州司馬初縱家奴當千發縱陰事縱下御史當千里于內省于是宰相張鎰

上疏諫曰伏見趙縱爲奴所告下獄人皆震懼未測
聖情正觀二年三月太宗侍臣曰比有奴告其主謀
逆此極弊法特須禁斷假令有謀反者必不獨成自
有他人論之豈藉其奴告也自今以後奴告主者皆
不須受盡令斬決由是賤不得干貴下不得凌上教
化之本既正悖亂之漸不生爲國之經百代難改欲
全其體責在防微頃者長安李濟得罪因奴萬年令
崔鶠得罪因婢愚賤之輩悖壞成風主反畏之動遭
誣告充溢府縣不能斷決建中元年五月二十八日
詔書曰惟闘兢律諸奴婢告主非誣叛以上同自首
法並准法處分自此奴婢復順獄訟稍息縱事非叛
逆奴寔奸宄奴在禁中縱獨下獄考之法理或恐未
正將相之功莫大乎子儀人臣之位莫高于尚父身
殁未幾墳土僅乾兩婿前以當辜趙縱今又下獄設
令縱實抵法非告非奴纔經數旬連罪三婿縣勳念
舊或猶可容況在章程本宜宥免陛下方誅羣賊大
用武臣雖見寵于當時恐息望于他日太宗之典尚
在陛下明詔行之一朝背違不與衆守于教化恐失
于刑法恐頗所益悉充所傷至廣臣非私趙縱非惡
此奴叨居股肱職在匡弼斯事體敢不極言伏乞聖

慈納臣愚懇于是上以縱所告雖重左貶而已當千
殺之鑑乃令君子儀家僮數百人以死奴示之
興元元年門下侍郎平章事蕭復充宣撫等使回與
諸相對訖獨留奏曰陛下自還宮闕勳臣已蒙官賞
唯旌善懲惡未有區分陳少游將相之寄衆嘗首肢
臣節韋皐名位最卑特建忠義請令韋皐代少游則
天下昭然知逆順之理上從之復出諸相李勉盧翰
劉從一同歸中書中使續至揖從一附耳語退諸相
各歸閣從一諸復曰中使宣旨令與公商量朝來所
奏便進擬來勿令李勉盧翰知復曰適來奏對亦聞
斯旨然未諭聖心面已陳論上意尚爾復未敢言所
陳事又曰唐虞有僉曰之論朝廷每事上合與公卿
同議今李勉盧翰不可在相位即去之既在合同商
量故獨避之此一節事且與公行之兄爽但恐浸以
成俗此政之弊也竟不言于從一奏之上衰不悅復
之言先是淮南節度使陳少游首稱臣于李希烈鳳
翔將李楚琳　節度使張鎰以應朱泚鑑判官韋皐
先知隴州以隴之叛卒數百人拒此故復請行勸懲
之命焉
正元三年正月上命玉工爲帶有一銙誤墜地壞焉

工者六人私以錢敷鬻市玉以補壞者既與諸鋒相將美及獻上即指其所補者曰此鋒光彩何不相類工人叩頭伏罪上震怒令于京兆府各決重杖處死責其欺用伏詔至中書宰相柳渾執奏曰陛下若便賜死則已今事下有司請存詳理況玉工之罪或未詳審只緣人命至重所以獄讞有疑且方春極刑恐傷和氣容臣條奏以正刑典遂案律文但罪以壞玉者以誤傷乘輿器服杖六十餘五人並釋之以聞詔可其奏先韓滉自浙西入覲上虛已待之至于調兵食籠鹽鐵句官吏贓罰鉏豪强兼并上委仗焉每奏事或踰日旰他相充位而已公卿救過無暇無敢枝梧者滉常于省中搒吏至死渾雖滉所引惡其專權正色謂之曰先相公狷察為相不經年而罷況有閣非刑人之地相公柰何蹈前非行于今朝專立威福豈尊主卑臣之義滉感悟愧悔為霽震威焉渾判門下省吏曰當過官渾悄然曰守職宜委有司吏紛擾之非賢者用心也士或千里辭家以干微祿小邑主簿豈慮無能況旌善進賢事不在此其年吏曹擬官無退量者及渾瑊與吐蕃會盟于平涼其日上御便殿謂宰臣曰和戎息師國之大計今日將師事與卿同歡馬燧前賀曰此之一盟國家將百年內更無蕃寇之患渾跪對曰五帝無誥誓三王無盟詛是知盟詛之興皆在季末今盛明之朝豈可復行夷狄人面獸心易以兵制難以信結今日會約臣切憂之李晟繼前曰臣生邊城備知蕃人動先詐偽今日之事誠如柳渾所憂上變色曰柳渾書生未達邊事大臣智術美果亦有斯言乎渾晟咸頓首備伏遂令歸中書其　三更邠寧節度使韓遊瓌遣使叩閽遽門奏去云盟會不成將士覆沒上驚翌日臨軒慰勉渾曰卿大儒之士乃知軍戎情偽言成先覺有足嘉賞自此驟加禮異

八年四月宰臣陸贄奏請臺省長官自薦屬官有曠敗則連坐舉主上許之俄旨曰外議以諸司所舉多引用親黨兼通賂遺不得實才今後卿等宜自選擇贄曰今之臺省長官皆是當朝華選孰肯徇私妄舉以傷名取利耶所謂臺省長官即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及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亦出于其中今之宰臣即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即將來之宰相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頓殊豈有為長官之時不能擇一二屬吏居宰相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物議悠悠其惑頗甚上

竟不行　二十一年三月左僕射平章事賈耽以王叔文用事稱疾歸第鄭珣瑜亦稱疾不起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卧諸宰相方會食于中書故事百僚无敢通見者王叔文召直省令報直省懼入白韋執誼起迎就其舍語時杜佑高郢皆停筯以待報云王副使素飯索飯韋相公與之同食佑郢心知不可畏而不敢出言珣瑜獨嘆曰吾豈可復處此乎顧左右索馬徑歸不起叔文亦無所顧忌焉

元和元年九月平西蜀初劉闢作亂上不欲用兵羣議未决宰臣杜黄裳堅請討除已高崇文為行營節度使文珍為都監數月崇文无功黄裳奏曰往年封吴少誠于淮西韓全義兵敗緣當時所徵之兵各有主將又制自監軍故也今日用兵與正元時不異臣切陛下惜之若獨任崇文必濟上從之及蜀平諸相入賀上獨勞黄裳曰卿之功也黄裳自始經營討闢至于成功指授崇文素憚保義軍節度使劉澭黄裳謂曰若不盡命以劉澭代之由是得崇文之死力時宿將專征者甚衆自謂當選詔出用崇文人人大驚及王師入成都擒劉闢以獻詔刻石紀功于鹿頭山下二年二月上謂宰臣曰朕常覽前史見歷代帝王或怠于聽理或親于煩政互有得失其理安在杜黄裳對曰帝王之務在于修己簡易擇賢任之宵衣旰食以求人瘼捨己從人以務厚下固不可怠肆安逸然事有綱領小大當務知其遠者大者至如簿書獄訟官吏能否本非人之所自任也秦始皇自程決事見嗤前代諸葛亮伯國之相耳二十罰以上自省之亦不為敵國所誚知不　堪魏明帝欲按省尚書疑事陳矯稱不可隋文帝日昃聽政每令衛士傳餐太宗文皇帝亦笑其煩察則為人上之體固不可代下司職但擇人委任責其功效賞罰苟信誰不盡心傳稱帝舜之德曰夫何為哉恭己而已能舉十六相去四凶豈與勞神疲體自任耳目之主同年而語哉但人主之道患在不能推誠人臣之道患在不能自竭由是上疑下詐禮貌或虧欲求其理自然難致者去此弊何患不至于理上深然其言　十月西節度使李錡請朝覲上問宰臣武元衡曰不可且錡先請來朝覲詔既許之即又稱疾是可否在錡也今陛下新臨寶位天下屬耳目焉若使奸臣得遂其私則威令從此去矣上曰然遽命追之錡果詐窮而反三年十一月上問為理之要何先宰臣裴垍對曰先正其心

上深然之　五年正月上謂宰臣禳災祈福之事說
其事信否李藩對曰臣切觀自古聖賢皆不禱祠故
楚昭王有疾卜者爲河爲祟昭王以河不在于楚非
所獲罪孔子以爲知天道仲尼疾病門人子路請禱
仲尼以爲神道助順繫于所行已見全德无愧屋漏
故荅子路云丘之禱久矣書云惠迪吉從逆凶言順
道則吉從逆則凶詩云自求多福則禍福之來感應
行事若苟爲非道則何福可求是以漢文帝每有祭
祝使有司敬而不祈其見超然可謂盛德若使神明
无知則安能降福必知有期則私已求媚之事君子
尚不可悅之也況于神明乎由此言之則履信思順
自天祐之苟異于此寔難致福故堯舜之務惟求修
己以安百姓管仲云義于人者知其神蓋以人爲神
主故但務安人而已虢公求神以致危亡王莽妄祈
以適漢兵古今明誠書傳所紀伏乞陛下以漢文孔
子　意爲准則百福俱臻矣上深嘉之

唐會要卷第五十一

唐會要卷第五十二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禄大夫守司空兼門
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
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實封四百户
臣王溥纂

識量下
忠諫

識量下

元和五年八月上謂宰臣曰神仙長生之說可信乎
李藩對曰神仙之說出于道家然道之所宗以玄元
五千言爲本按其文皆去華尚朴絶弃健羨以執柔
見素爲道少思寡欲爲貴其言皆于六經符協是故
歷代寶之以理國理心之要未嘗有神仙不死之說
後代虛誕之徒假託聖賢之言爲怪譎之論末流漸
廣及秦始皇漢武帝志求長年延召方士于是有盧
生韓生少君欒大之類售其欺詐以爲禱祠神仙可
求不死二主溺信之始皇遣方士入海求三山靈藥
遂外匿不歸漢武以女妻方士欒大後亦無驗欒大
竟坐腰斬此則前代帝王惑于虛說著在前史其事
甚明正觀末年有胡僧自天竺至中國自言能治長
生之藥文皇帝頗信待之數年藥成文皇帝因試服

之遂致暴疾及大漸之際群臣知之遂欲戮胡僧慮
為外夷所笑而止載在國史寔為至誡古人云服食
求神仙多為藥所誤誠哉是言也君人者據宇宙之
廣撫億兆之衆但當嚴恭夙夜務為理安則四海樂
推無思不服天命所祐自知延長不可聽誘惑之虛
說陛下春秋鼎盛方志昇平倘能深鑒流弊斥遠方
士則百福自至坐臻永年伏願詳考古今以保至正
天下幸甚　十月以前河中節度使王鍔為檢
校司徒充太原節度使初鍔以錢千萬賂中貴兼求
相位宰相李蕃與權德輿奉密旨曰王鍔可兼宰相
宜即擬來蕃以為不可遂以筆塗兼相字復奉上德
輿失色曰縱不可別宜作奏豈可以筆塗詔耶蕃曰
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上日且暮何暇別作奏德輿
又續有疏曰夫平章事非序進而得國朝方鎮帶宰
相者蓋有大忠大勳大曆已來又有跋扈難制者不
得已而與之今王鍔無大忠大勳又非姑息之時欲
假此名寔恐不可從之
　崔氏曰此乃不諳事故者之妄傳史官之謬記
　耳既稱奉密旨宜擬來則是得擬狀中陳論固
　不假以筆塗詔矣凡欲降白麻若商量于中書
　門下皆前一日進文書然後付翰林草麻制又
　稱蕃曰勢迫矣今日出便不可止尤為疏闊蓋
　由史氏以蕃有直亮之名欲委曲成其美豈所
　謂直筆哉
六年上謂宰臣曰卜筮之事習者罕精或中或否近
日風俗尤更崇尚何也宰相李絳對曰臣聞古先哲
王畏天命示不敢專邦有大事可疑者故先謀于卿
士庶人次決于卜筮俱協則行之末俗浮偽幸以徼
福正行慮危邪謀覬安持疑昏惑謂小數能決之而
愚夫愚婦假特日鬼神者欲利欺詐參之見聞用以
刻射小近其事神而異之近者風俗近尤成此弊俗
聖旨所及實辨邪源存而不論弊斯甚矣　七年
五月上謂宰臣曰比者見卿等累言吳越去歲水旱
昨有御史推覆至自江淮乃言不至為災人非甚困
不知竟有此否李絳對曰臣一昨見浙西東及淮南
奏狀云本道水旱損耗不登至有百姓逐食多去鄉
井各請蠲法招攜意懼朝廷罪責苟非事寔豈敢上
陳況天災流行年歲代有方隅授任皆朝廷信重之
臣此固非虛說也御史官卑選擇非必能覽奏報之
間或容希媚此正當奸佞之日近有兩華御史至江

淮推鞫令理當詰逐不知言者之名伏望明示典法
推誠于人夫本任大臣以事不可以小臣之言間之
上曰卿言是也朝廷大體以恤人為本苟一方不捻
當即日賑救濟其飢寒況可疑之耶向者不思而有
此問朕知言之過矣絳等稽首陳賀于是命自今凡
有被饑饉之境速蠲其賦　其年十一月教王稷家
告事奴付京兆府決一頓處死初奴告稷換其父鍔
遺表隱沒所進錢物即令鞫其奴于內伏有發中使
就東都檢責其家財宰臣裴度奏曰王鍔亡殁之後
其家進獻已多今因奴上告又命檢責其家事臣恐
天下將帥聞之必有以家為計者于是亟罷其使而
殺其奴
十四年上謂宰臣曰聽受之間大是難事推誠選任
謂所委必盡心及至所行臨事不无偏党朕命學士
集前代曖昧之事為謗書每欲披閱以為鑒戒耳崔
群對曰无情曲直辯之至易精懷欺詐審之實難故
孔子衆好衆惡之論浸潤膚受之說盖以曖昧難辯
也若擇賢而任之待之以誠糾之以法則人自歸公
孰敢行偽陛下詳觀載籍以廣聰明實天下幸甚
十五年十月上謂宰臣曰用兵者必有勝敗之道乎

蕭俛對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聖王不得已而用之
必以仁討不仁義討不義先務招懷不施掩襲古之
明王之討叛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不犯田稼安
人禁暴如救人于水火之中故曰王者之師有征無
戰此必勝之道也如或肆小忿輕動衆敵人結怨師
出無名非惟不勝乃自危之道固可深戒上深嘉其
言
長慶元年穆宗謂宰臣曰前史稱文帝惜十家之產
而罷露臺又云身衣弋綈足履革舄集上書囊以為
殿帷何太儉也信有此乎宰臣崔植對曰良史所記
必非妄言漢興承亡秦殘酷之後項氏戰爭之餘海
內彫弊生人力竭漢文仁明之主起自代邸知稼穡
之艱難是以即位之後躬行儉約繼以景帝猶遵此
風由是海內黔首咸樂其生家給戶足迨至武帝公
私殷富用能出師征伐威行四方錢至貫朽谷至紅
腐上務侈靡資用復竭求年稅及舟車六畜人不聊
生戶口減半乃下哀痛之詔封丞相為富人侯皆漢
史明徵用為事實且對蠶之勤出人自力用既無度
何由以致富雖據武帝嗣位之初物力阜殷前代无
比固當因文帝勤儉之致也上甚善其言

開成三年文宗延英謂宰臣曰人傳符讖之語自何
而來宰相楊嗣復對曰漢光武好以符讖之書決事
近代隋文帝亦信此言自是符讖日滋只如班彪王
命論所引蓋矯意以止賊亂非所重也李珏曰喪亂
之時佐命者務伸命符理平之代只合推諸人事上
又曰天后用人有布衣至宰相者當時還得力否楊
嗣復對曰天后重行刑辟輕用官爵皆自圖之計耳
凡用人之道歷試方見其能否當艱難之時或須拔
擢無事之日不如且循資級古人拔卒為將非治平
之時蓋不獲已而用之也上又問新修開元至要敘
置何如嗣復對曰臣等未見陛下若欲之子孫請付
外恭詳可否玄宗好遊畋或好聲色與正觀之政不
同故取舍須當方可流傳從之　四年文宗謂宰
臣曰朕在位十四年屬天下無事雖未至理平亦少
有如今日也李珏對曰邦國安危如人身四體乎和
之時長宜調　如恃安自忽則疾患旋生朝廷當無
事之時思省闕失而補之則禍亂不作矣會昌三年
澤潞節度使劉從諫卒軍人以其姪稹擅總留後事
上令宰臣議可否宰臣李德裕曰澤潞國家內地不
同河朔前後命帥皆用儒臣頃者李抱真成立此軍
身歿之後德宗尚不許繼襲令李緘護喪歸洛洎劉
悟作鎮長慶中頗亦自專屬敬宗因循遂許從諫繼
襲今若不加討伐何以號令四方若因循授之則藩
鎮相效自茲威令去矣上曰卿若用兵必尅否德裕
曰劉稹所恃河朔三鎮但得魏鎮不與稹同破之必
矣請遣重臣一人傳達聖旨言澤潞命帥不同三鎮
自艱難已來列聖皆許三鎮嗣襲已成故事今國家
欲加兵誅稹其山東三川委鎮魏出兵攻之四至年
畢平劉稹德裕以功兼太尉進封衛國公
大中三年以戶部侍郎魏謩兼平章事中謝日奏曰
臣無夔契之才居夔契之任將何以仰報令遠浹祖
安海內寧息臣愚所切陛下未立東宮俾正人傳道
以存儲貳之重因泣下宣宗感而聽之先是羣朝人
君不欲人言立儲貳若非人主已欲臣下不敢獻言
宣宗春秋高嫡嗣未辨謩作相之日率先啟奏人士
重之
天祐元年四月和王傅張廷範善音律求為太常卿
汴滑節度朱全忠以廷範舊將吏薦用之宰相裴樞
以廷範非樂卿之才不允所薦
忠諫

正觀元年太宗嘗閒居于侍中王珪語時有美人侍側本廬江王瑗之嬪太宗指示之曰廬江不道賊殺其夫而納其室暴虐之甚豈有不亡乎珪曰陛下以廬江取此婦人為是耶為非耶上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乃問朕是非何耶臣聞于管子曰齊桓公之郭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惡惡也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于亡父老曰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今此婦人尚在左右臣竊以聖心為是之陛下若以為非所謂知惡不去也太宗雖不出美人而甚重其言

六年十二月四日上臨朝有誠懼之言中書令溫彥博曰陛下為政若正觀之初則無憂于不理矣上曰朕其怠乎侍中魏徵進曰陛下正觀之初勵精思理從諫如流每因一事觸類為善志懷節儉无所營求比者造作微多諫者頗忤以此為異耳上拊掌大笑曰良有是夫

十五年于益州造綾錦金銀等物特進魏徵諫曰金銀玉珠妨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一夫不耕天下有受其飢一女不織天下有受其寒古人或投深谷或焚之通衢而陛下好之臣實深恥之

永徽五年召長孫无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等李勣稱疾不至皆曰當緣昭儀事或曰長孫太尉當先言之遂良曰太尉上之元舅脫事有不如意使上有怒舅之名不可又曰英公勳上之所重當先言之遂良曰司空國之元勳有不如意使上有罪功臣之名不可遂良躬奉遺詔若不盡其愚誠何以下見先帝及入上謂長孫无忌曰莫大之罪絶嗣為甚皇后無胤息昭儀有子今欲立為皇后公等以為何如遂良曰皇后出自名家先朝所娶伏事先帝无愆婦德先帝疾甚執陛下手以語臣曰我好兒好新婦今將付卿陛下親承德音言猶在耳皇后未有愆過恐不可廢臣今不敢曲從上違先帝之命上不悅翌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不別立皇后伏請妙擇天下令族何必要在武氏且昭儀經事先帝衆所共知陛下豈可蔽天下耳目使萬代之後何以稱傳此事陛下備慮人子之道自招不善之名敗亂之端自此始也臣上忤聖顔罪合萬死但得不負先帝則甘從鼎鑊遂置笏于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此笏乞放歸田里上大怒命引出之侍中韓瑗因奏事涕泣諫曰皇后是陛下在藩府時先帝所娶今无愆過即使廢出四海之

土誰不惕然且國家累有廢立非長久之計也願陛下為社稷大計上不納及褚遂良貶官瑗復上疏理之曰遂良竭忠公家親承顧託一德无二于古慊然此不待臣言陛下自知之矣无聞罪狀斥去朝廷上曰遂良悖戾犯上以此責之朕豈有過耶卿言何若是之深也瑗曰遂良可謂社稷忠臣昔微子去之而殷國以亡張華不死而綱紀不亂國之欲謝善人其衰伏願違彼覆車收以往過不納表請歸田里不許瑗又上疏曰臣聞王者立后作配天地比德日月若日月並明則照臨以海如日月薄蝕則天地昏矣且匹夫匹婦尚相簡擇況天子乎夫皇后母儀萬國善惡由之故嫫母輔佐于皇帝妲己傾覆于殷王前載之事殷鑒不遠詩云赫赫宗周褒似滅之每覽前古未嘗不歔欷歎息不謂今日塵黷聖代如今不法後嗣何觀伏惟陛下詳之无為後人所笑若使殺身以益國家葅醢之戮臣之分也昔吳王不用子胥之言子胥云臣見麋鹿遊于姑蘇臣恐海內失望之後有荆棘生于闕庭宗庙不血食期有日矣中書侍郎來濟又密表諫曰臣聞王者之立后也將以上合乾坤之道象二儀教育之义主承宗庙每臨天下匹配后土執饋皇姑必擇禮教名家幽閑淑令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意是古周文造周姒氏興關雎之化百姓蒙祚漢孝成任心從欲以婢為后遂使皇統中絕社稷淪傾有周之崇既如彼大漢之禍又如此惟陛下詳察

顯慶元年四月二十五日上謂侍臣曰馭下之道前王深以為難討古先帝王應有其要公等何思此術為我且論之中書令來濟對曰臣聞齊桓公出遊見二飢寒老人命食之老人曰請食天下食公遣之衣老人曰請遺天下衣桓公曰府庫有限安能周及老人曰不賊春不奪農時人即有食夏不奪蚕妾人即足衣由此言之者其徭役人自安之近者為山東役丁年別有數萬人將為煩擾欲取其庸直在京顧人充役復恐非宜臣等商量望長久法依舊役丁為便凡所施令貴在長行令正課外无別徭役足為穩便

神龍元年二月侍中桓彥範上疏曰昔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后妃者人倫之本理亂之端也故皇英降而虞道興任姒歸而姬宗盛桀奔南巢禍階妹喜魯桓滅國惑以齊瑗伏見陛下每臨朝聽政皇后必施帷幔坐于殿上得聞政事臣愚歷選列辟詳求往

代帝皇有與婦人謀及政事者莫不破國亡身傾輸継路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凌夫違人也違天不祥違人不叉由是古人譬以牝鷄之晨惟家之索易曰无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可参預國政也伏願陛下覧古人之言察古人之言上以社稷爲重下以蒼生爲念宜令皇后无往正殿于及外朝專在中宮聿修陰教則坤儀式固禍命惟永叉路遺籍ゝ皆云胡僧惠範矯託佛教詭惑后妃出入禁闈撓亂國政陛下叉微行數幸其私第上下媟瀆有虧尊嚴叉聞興化致理必由進善康國寧人莫大弃惡故孔子曰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假鬼神以疑衆者殺今惠範之罪甚于此也若不急誅必生變亂除惡務本去邪勿疑實賴天聰早加裁貶上不納

景雲元年六月睿宗初即位與侍臣議立皇太子中書舍人叅知機務劉幽求進曰臣聞除天下之禍者享天下之福極天下之危者受天下之安伏以平王除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論功則莫大語德則最賢臣叉聞宋王已下以平王有大功咸懷推讓上意乃定

開元二十一年萬年縣尉李美玉得罪上令流于嶺外黄門侍郎韓休進諫曰今朝廷有大奸尚不能去豈得捨大而取小也臣竊見金吾衛大將軍程伯獻恃怙恩寵所在貪冒第宅輿馬僭擬過甚臣請先出伯獻而後罪美玉上不許休固爭曰美玉微細尚猶不容伯獻巨猾豈能无罪陛下若不出伯獻臣即不敢奉詔流美玉上以其言切直竟從之宋璟聞之曰不謂韓休乃能如此是仁者之勇也

二十四年崔希逸代牛仙客爲河西節度奏河西軍資儲蓄萬計遂令刑部員外郎張利正覆之有寔上悅將與之尚書中書令張九齡諫曰不可尚書古之納言若非歷踐内外清貴之地妙有得者不得充之仙客河湟一使典耳拔升清流齒班常伯此官邪也又將與之封九齡曰邊將積穀帛繕兵器蓋將帥之常而陛下賞之金帛即可尤不可裂地而封上怒曰卿以仙客寒士嫌之邪卿豈有門籍九齡頓首謝曰臣荒陬賤類陛下以文學用臣仙客起自胥吏目不知書韓信淮陰一壯士羞與絳灌爲列陛下必大用仙客臣亦恥之

元和六年上謂宰臣曰大凡行事恒患不通于理已然之失追悔誠難古人處此復有道否李絳對曰行

事過差聖哲之所不免故天子致群臣以匡其失故
主心治于中臣論正于外制理于未亂銷患于未萌
主或有過則諫以正之故上下同體猶手足之于心
膂交相為用以致康寧此亦常理非難遵之事但矜
得護失常情所蔽古人貴改過不吝從善如流良為
此也臣等備位无所發明但陛下不廢芻言則端士
賢臣必當自效上曰朕擢用卿等所欲異直言各宜
盡心以匡不逮无以護失為慮也
九年十二月釋下邽令裴寰之罪初每歲冬以鷹犬
出近畿習狩謂之外按使領徒數百輩恃恩恣横郡
邑懼擾皆厚禮迎犒恣其所使止舍留郎百姓畏之
如魅盜每留旬日方去其所至是行恣下邽寰為令
嫉其强暴擾人但據文供饋使者歸乃譖寰有慢言
上大怒将以不敬論相武元衡等于延英懇救理之
上怒不改及出逢御史中丞裴度入元衡等謂曰裴
寰事上意不開恐不可論度唯〻而入抗陳其事謂
寰无罪上愈怒曰如卿言罪則當決坊小使如小使
无罪則當決寰度曰誠如聖旨但以裴寰為令長憂
惜陛下百姓如此豈可罪之上怒稍解初令書罰翌
日釋

十三年二月上以淮蔡既平将欲内晏因是稍恢宮
觀廣制度詔六軍使𢪛修麟德殿之名廊公貴不足
至有出家財以助軍使張奉國白于執政裴度從容
上言曰陛下有将作内作營繕之役有司具存豈可
使功臣破産修造上怒奉國輩漏洩令奉國致仕痄
李文悦梁希逸歸私第餓釋不問其年十月拔發五
方使揚朝汶初有賈人張陟負五方息利錢徵理經
時不獲朝汶遂取張陟私家簿記有姓名者雖已償
訖悉因捕重令償之其間或有不伏者即列拷捶之
具于庭平人恐懼遂稱實負陟錢互相牽引繋囚至
數十百人中書門下御史臺皆為追捕又于陟家得
盧載初負錢文記云是盧大夫書跡遂追故東川節
度使盧但家僮促期使納坦甥不敢理盡以償訖徵
其手記乃鄭滑節使盧群筆也群字載初既而坦男
理其事五方使曰此錢已上進不可得矣于是御史
中丞蕭俛泊諫官累上疏陳其暴蠹之狀宰臣裴度
崔群因對又極言之上曰且欲與卿等商量　此
小事我自處置裴度進曰小兵小事也五坊使追捕
平人大事也兵事不理只憂山東五坊使横暴恐亂
輦轂上不悦及對罷上乃大悟召五坊使數人曰嚮

者為爾使吾羞見宰臣遂杖殺之即日原免坐繫者

其年十二月上嘗與宰臣議及臣人事主當力行善事自致公望何乃好樹朋黨朕甚惡之裴度對曰臣聞方以類聚物以群分故君子小人未有无徒者但君子為徒則是同心同德小人為徒則是朋黨此事外甚相侶中實相遠在聖主觀其所行事以辨之耳上良久曰他人有言亦與卿等相侶豈亦辨之度等退相謂曰聖上今日所論君子小人之事可謂誠言是則聖旨以為難辨則難矣今陛下以為辨之難則君子小人務久當自區別矣他日宰臣或以當今利病欲有所釐改及陳為臣事君之道上必徃復詰問既盡理之後則曰凡好事只說則易躬行則難卿等既為朕言之當須行之勿空陳說而已宰臣起而對曰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陛下今日處分可為至言臣等敢不策勵以副天心然亦以天下之人徒陛下所行不徒陛下所言臣亦願陛下无言之在行之耳上大欣納

十四年九月上謂宰臣曰朕讀玄宗實録見開元之初銳意求理至十六五年則稍懈至開元末又侶不及中年其故何也崔群對曰玄宗生長人間身經屯難故即位之初知人疾苦躬恤庶政有姚崇宋璟盧懷慎輔以道德蘇頲張嘉正李元紘杜暹韓休張九齡皆孜孜守政以故稱理其後承平日久安于逸樂漸遠正士而近小人宇文融以聚歛媚上心李林甫以奸邪惑上志而終之楊國忠故及于亂今陛下以開元初為法以天寶末為戒是乃社稷无疆之福也時有以諂刻欺蔽在相位者故群以是諷焉長慶元年八月上謂宰臣曰國家正觀中致理昇平蓋太宗文皇帝躬行至德以啟王業及至開元累有內難玄宗臨御興復而一朝聲明最盛歷年最久何以致之也崔植對曰前代創業之君多起自民間知百姓之疾苦初置丕業皆能勵精太宗又特稟上聖之資同符堯舜是以正觀一朝四海寧泰又有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王珪之比為輔佐動皆直言事无不理玄宗守之繼體嘗經天后朝危惧久遭外危開元初得宋璟姚崇委之為政此二人皆上材公直動每推公又每進忠言致君于道璟嘗自寫尚書无逸篇為圖以獻玄宗置之內殿出入規省常記在心故任賢戒慾朝夕孜孜開元末因無逸圖壞始以山水圖代之自後既無座右箴規又奸臣用事希恩養慾寔兆亂萌

建宗初德宗皇帝常問先臣開元天寶間事先臣具以此事陳奏臣在童丱即聞其說信知古人以韋弦作戒其益弘多伏願陛下以無逸為元龜天下幸甚上深納其言

四年五月上以冨有春秋畋獵之暇好治宮室嘗建別殿以新籞遊及庀徒藏事功用至廣宰臣李程諫曰自古聖帝明王率資儉德以化天下况諒陰之內豈宜興作願陛下悉已見在瓦木及工役之費回奉陵寢上嘉納焉

咸通八年懿宗　伶官李可及為左威衛將軍中書侍郎監修國史曹確執奏曰臣覽正觀故事太宗初官品令文武官共六百四十三員顧謂玄齡曰朕設此官員以待賢士工商雜色之流假令術踰儕類止可厚給財物必不可授之官秩大和中文宗欲以伶官尉遲璋為王府率拾遺竇洵直極諫乃改光州長史伏望以兩朝故事別授可及之官疏奏不從十一年同昌公主薨懿宗尤所鍾愛以翰林醫官韓宗邵等用藥無效繫之獄宗族逮引三百餘人宰相劉瞻召諫官令上疏官無敢言之者瞻乃自上章極言帝怒貶為康州刺史

唐會要卷第五十二

唐會要卷第五十三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實封四百戶

臣王溥纂

舉賢　委任　崇奬　雜錄

舉賢

正觀元年三月上謂尚書右僕射封德彝曰比來令卿舉賢才未嘗有所推薦天下事重宜分朕憂對曰臣愚豈敢不盡心但今所見未有奇才異行上曰前代明王使人如器不惜才于異代皆取士于當時何代無賢才但患遺之不知耳德彝慚而退三年太宗謂宰臣曰朕令孜孜求士欲專心正道聞有好人則抽擢驅使而議者多稱皆宰相親故公等至公行事勿避此言便為形迹古人內舉不避親而為後代稱者以其舉得賢故也卿等但能舉用得才雖是子弟及有讐嫌不能不舉十三年桂州都督李弘節以清慎聞身歿之後其家賣珠上聞之乃宣言于朝曰此人生事宰相皆言其清白今日既然所舉者豈得無罪必當理之不可捨也特進魏徵諫曰陛下言此人不清未見受財之所聞其賣珠將罪舉者臣不知所謂自聖朝以來為國盡忠清正自守終始不渝者屈突通張道而已通子三人來選有一疋羸馬道源兒子不能存立未見一言及至今弘節為國立功前後大蒙賞賚居官終末不言貪殘妻子賣珠未為有罪審其清者无所存問疑其濁者傍罪舉人雖云疾惡情深亦是好善未篤臣竊思度未見其可恐有識聞之必生橫議伏惟再思上撫掌曰造次不思遂有此語方知談不容易十五年太宗謂宰臣曰致太平之運者惟在得賢才卿等既不能知朕又不可偏識日復一日無得人之理今欲令人自舉于事何如魏徵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人既以為難自知誠亦不易且矜能伐善恐長澆競之風丕奏曰恨其從父長犯逆為累耳則天曰苟有材幹何限微累遂拜天官員外郎(由是緣坐近親相次入省)

開元四年黃門監盧懷慎上疏曰臣待罪樞密䫉積年序報國之心空知自許推賢之志終未克申臣自染疾疹轉益危頓雖見雁之飛未為之少而犬馬之志終冀上聞其鳴也哀乞垂聖察竊見廣州都督宋璟立性公直執心正固文學可以經務識畧可以佐

時動惟直道不苟合聞朝野之説實為社稷之臣㣲
州刺史李朝隱操履堅正才識通贍守文奉法頗懷
鐵石之心事上竭誠寔盡大臣之節豫州刺史盧從
愿清正謹慎理識周密始終若一朝野共之簡要之
才不可多得並明時重器聖世良臣比經任使有惣
失所坐者小所棄者大所累者輕所貶者遐雖日
月近譴責傷深望垂矜録漸加進用臣瞑目不遺厚
恩未報　殯之義不敢廉幾城郢之言思有關薦謹
令外生監察御史鄭齊嬰奉表以聞
大曆十四年閏五月以南河少尹崔祐甫代常衮為
門下侍郎平章事先是永泰之後四方既定而元載
秉政公道隘塞官由賄成中書主事卓倩李榮輩用
事宮爵大者出元載小者出倩榮四方齎金帛者相
屬于路綱紀大壞及載敗後楊綰尋卒常衮當國杜
絶其門四方奏請莫有過者雖權與匹夫等非詞賦
登科者莫得進用賄賂雖絶元所甄異而賢愚同滯
及祐甫代衮薦延推舉无復凝滯作相未逾年除吏
八百員多稱允當上嘗謂曰有人謗卿所除授人多
涉親故也祐甫曰頻奉聖旨以所任庶官必須諳其
才行者臣粗相識耶　若平生未相識何由知其

言行獲謗之由在此上深然之
太和元年文宗勤于聽政然于決斷宰相韋處厚論
奏曰陛下不以臣等不肖用為宰相參議大政凡有
奏請初蒙听納尋乃中變若出自宸斷即亦臣等不
信若出于横議臣等何名同且裴度元勲舊德歷輔
四朝陛下固宜親重竇易直長厚忠事先朝陛下固
直委信上深然之自是宰臣數奏人不敢横議

委任

正觀元年尚書右僕射杜如晦奏言監察御史陳師
合上状論事兼言人之思慮有限一人不可総知數
職以論臣等太宗謂戴冑曰朕以至公理天下今用
玄齡如晦非為勲舊以其有方故也此人妄事毀謗
上欲離間我君片昔蜀後主昏弱齊文宣狂悖然國
稱理者以任諸葛亮楊尊彥不猜之故也朕今任如
晦者亦復如此于是流師合于嶺外
上元二年張文瓘加侍中或時在家朝廷每有大事
上必問諸宰臣曰與文瓘議未奏云未者則遣共籌
之奏云已議者皆即可奏
永隆二年八月高宗嘗謂中書令薛元超曰長得卿
在中書不藉多人也

建中元年六月中書侍郎平章事崔祐甫晃自冬染
疾與入中書卧而承旨　休假有私第享除大事必
蓄咨以決焉
元和三年十一月上銳于為理既相　且喜得
人听政之暇編讀列聖實錄見正觀開元故事竦慕
不能釋卷嘗謂坿等曰太宗之創業如此我讀國
始知萬倍不及當先聖之代猶須宰臣與百官同心
輔助豈朕今日獨能為理哉事有乖宜望卿盡心匡
救坿等蹈舞進賀曰陛下言及于此宗社無疆之福
臣等駑劣不副聖心坿亦孜ゝ奉上每思數奏伏引
太宗躬勤听覽以諷上上嘉納之自是延英議政書
漏率下五六刻自正元十年以後朝廷威柄日削方
鎮權重德宗不任宰臣以事人間細務多端臨決裴
延齡等得以奸進而登台輔者備位而已上在藩累
見言事者煩以此為言上亦知　非及永正監國群
臣謁見宰相杜黃裳首以君臣大義激起上心上既
聞黃裳之言聳听延初黃裳首建誅劉闢之策又李
吉甫自翰林學士恭定平蜀ゝ平而吉甫出鎮均又
繼之故自臨御迄于元和軍國樞機盡歸之宰府由
是成理綱目用張焉

十二年八月時以討元濟聚天下之兵四年矣財殫
力屈宰相三人惟裴度獨言賊可滅上病之因使三
相俱以狀陳利害惟度獨不言利害雅請以身自督
戰明日延英對宰臣將出上獨止度謂曰卿必能行
乎度稽首流涕曰臣誓不與此賊偕全上為之動度
又言賊已用但以群帥不一故未降耳上深嘉之即
用度為淮西宣慰使但以彰義軍節度使韓洪故未
為都統而度實行元帥事仍以郾城為理所

崇奬

總章二年請宰臣以政事堂供饌珍羡議減其料束
臺侍郎張文瓘曰此食天子所以重機務待賢才也
吾輩若不任其職當即陳乞以避賢路不可減削公
膳以邀求名譽也國家之所以費不在于此苟有益
于公道斯亦不為多也衆乃止
聖曆三年四月初三日敕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食
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例
開元十年八月有上書者以為國之執政同其休戚
若不稍加崇寵何以責其盡心至十一月二十八日
敕曰侍中源乾曜中書令張嘉正兵部尚書張說等
忠誠輔弼以致昇平褒德賞功先王制也自今以後

中書門下宜共食實封三百戶自我禮賢為百代法
仍令所司即令支給
二十年十二月為宰臣兼官者並兩給體料
天寶五載六月三日敕三伏內令宰相辰時還宅
天寶十三年正月中書侍郎平章事楊綰居位旬日
為風恙所中優詔令就中書將養每引于延英殿特
許扶入及綰疾亟上曰發中使就第存問又出內醫
藥一日之中數輩相望于路臨終中使在門以凶問
馳報本上驚悼久之即日下詔贈司徒發使柩前冊
授令及未歛宰臣百官就第弔喪上令宣旨謂百官
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奪我楊綰之速也俯及大歛
與卿等悲悼太常初謚曰文正(有詔改謚曰文簡)
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敕自今已後宰臣出守方鎮
中書門下并百官並許迎送不須聞奏
建中四年正月故事每日出內廚食以賜宰相家其
實可食數人常袞特請罷之迄今便為故事又將固
讓堂廚食同列以為不可而止議者以為厚祿重賜
所以優賢國政也不能辭位不宜辭祿食
正元十三年七月宰相盧邁請告四上表乞避位上
命群臣問疾于私第

元和三年杜祐以去春年已乞致政上于舊臣極隆
恩禮表再請上許遂減其朝謁居一歲復令入中書
議政事是復以不逮為請遂許一月三度朝謁
四年二月詔曰司徒兼中書令裴度咸有勳業累踐
台衡比緣疾恙仍未謝上須加優異用示恩崇其本
官俸料所司起今日支給
其年宰臣楊嗣復累上表請退優詔不許尋又遣內
官弓箭使庫張克己就第宣曰凡大臣引退或以年
以疾未有尚勇退之名忘君臣大義卿心以為知止
朕卻以為近名大臣進退須繫朕心不可因循列之
一言決然捨朕于理未當卿更思之明日朕開延英
即便須參假候對卿若不 朕亦不坐及翌日惶懼
朝謁上又慰安勉勵曰我未放卿焉得捨我其委重
如此
七年六月以平章事杜祐為光祿大夫守太保致仕
朝朔望春秋遣中使就宅賜絹五百疋錢五貫文以
祐前後懇請休退遂有優賜
長慶元年五月敕宰相裴度自今後不用早入以伏
下赴中書及候對

雜錄

正觀元年五月二日敕中書令侍中于朝堂受辭衆
庶已上有陳事者悉令封上朕將親覽焉
顯慶三年七月上謂宰臣曰四海之廣唯在任賢卿
等用人多在迹形護避親知不能盡意甚為不取昔、
祁奚舉子古人為美說即使卿等兒姪有材亦須依
例進舉
乾封三年八月高宗引侍臣責以不進賢良司刑少
常伯李安朝進曰臣聞聖帝明王莫不勞于求賢逸
于任使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天下至廣非無英
彥但比來公卿有所薦引即遭囂謗以為朋黨況屈
者未申而在位者已損所以人思苟免競為緘默若
陛下虛己招納務于搜訪不忌親讐唯能是用讒毀
亦不能入誰敢不竭忠誠此皆事由陛下非臣等所
能致也
神功元年納言師德密薦狄仁傑除鸞臺侍郎平章
事仁傑不知師德之薦也及為同列頗輕師德頻擠
之外使則天覺之嘗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為將
謹守賢則臣不知人聞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官
未聞其知人則天曰朕之知卿師德薦也亦可謂知
人矣仁傑既出嘆曰婁公盛德我為其所容莫窺其
際也
聖曆三年則天曰朕 各舉尚書郎一人狄仁傑
獨薦男光嗣由是拜地官尚書郎莅事有聲則天謂
仁傑曰祁奚內舉果得人也
長安二年則天令狄仁傑舉賢仁傑舉荊州長史張
柬之其人雖老真宰相才也日久不遇若用之必盡
節于國家矣乃召為洛州司馬他日又求賢仁傑曰
臣前言張柬之有未用也則天曰已遷之矣對曰臣
薦之請為相也今為洛州司馬非用之也又遷秋官
侍郎四年夏官尚書令武大總管姚元之將赴鎮則
天命舉外內以為宰相者元之對曰秋官侍郎張柬
之沉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年老唯陛下急用之
五年則天嘗令宰臣各舉為員外郎者鳳閣侍郎韋
嗣立薦岑義
垂拱元年四月司門員外郎房先敏累左授衛州司
馬請宰相陳訴太史騫味道謂曰此是皇太后處分
中書侍郎劉禕之謂先敏曰緣坐官列臣下奏請則
天聞之以味道善則歸己過則推君貶青州刺史加
禕之太中大夫因謂侍臣曰大為人臣之體實須揚
君之德君德發揚豈非人下美事且為元首臣作股

肱情休戚義均一休豈聞手足有疾移于腹背而得
一體安乎納言王德真奏曰昔戴至德雖先異行殊
能為時所服然其每有善事必推于君太后曰先朝
每稱至德此事逮其終沒有制褒崇為臣之道豈過
斯也傳名萬代可不善歟
蘇氏駮曰謹按房先敬道天二年三月自眉州長
史除司門員外郎曆二年四月改曹州長史比垂
拱元年在後十四年矣竊劉二相昇出年月即同
且稱皇太后非通天二年之事明矣先敬又不曾
在衛州司馬恐是別久前史誤耳
景龍元年中書侍郎蕭至忠上疏曰臣伏見正觀永
徽故事宰相子弟多居外職近有勢要親識罕有才
藝遞相囑託虚踐官榮伏望降明敕令宰臣已下及
諸司長官各通當家內外總麻已上見任京官九品
已上者精加簡擇每家量留一兩人在京餘並改授
外官庶望分職四方共寧百姓
開元九年四月侍中源乾曜上疏曰臣竊見勢要之
家併求京職俊乂之士多在外官王道均平不合如
此臣三男俱是京官望出二人與外官以叶均平之
道上從之

十三年正月國子祭酒楊綰拜中書侍郎平章事詔
出朝野相賀綰素以德行顯著質性正廉車服儉朴
居廟堂未數日人心自化御史中丞崔寬家富于財
別墅在皇城之南池館臺榭當時第一寬即日潛遣
毀折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寧行營聞綰拜相音樂減
散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以承恩每出入騶馭百餘
亦即日減損其餘望風變奢從儉者不可勝數
建中三年正月詔曰古者天子不修下人罹其禍則
內府損服御太減常膳以克責朕德信不著奸臣不
判命西河之間兵革未戢邠道疲于徵斂百姓失業
不得農桑朕是以對案輟食私自貶損其供常膳有
司宜有之太子諸王已下食物亦各節其數于是宰
臣上言堂廚錢并百官月俸各請三分省一
四年常袞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政事堂舊有後門蓋
宰相過中書舍人院咨訪政事袞欲自尊大乃塞其
門以絕往來
正元九年七月詔宰相以旬秉筆決事初至德中宰
相迭秉筆處斷每十日一易及賈耽趙憬陸贄盧邁
同平章政事百寮有司門白相讓不言于是奏議請
旬秉筆者出應之其後又請每日更秉筆迭以應事

十一年二月門下侍郎平章事趙憬進上審官六議
憬初為尚書左丞甚有稱望時宰相竇參惡其不附
己將加黜貶德宗不從及參逐以憬與陸贄同為宰
相深于理道論議多正時裴延齡傾巧特承恩寵頗
欲中傷良善憬每為保護而清正失約德宗尤器重
之嘗于延英獨對開陳大體以任賢尚書為本至是
又上審官六議上甚嘉納之
十二年八月賈耽私共絶宰相班中使出召主書承
旨
永正元年八月以尚書左丞鄭餘慶守本官平章事
時滑漁猶干大柄宰臣等漠然不測遂與滇狎及餘
慶當國復以胥吏畜之時論歸重
元和二年七月上謂宰臣曰當今教何者為急李吉
甫對曰為政所重非一端自非事舉其中固不可致
于政理然國以人為本親人之任莫先牧宰能否實
繫一方若廉察得人委之臨撫列郡承式政化自宣
苟或非才為蠧實甚由是而言觀察刺史之任為切
自者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故得久于其事風化
可成而末代命官多輕外任選授之際意涉　以
舊部自然非才　亦然非慎擇加以更代勿遷
人无安志迎送之費財耗不供此最為弊聖慮所及
實窮政本伏望慎守良能以革前失則四海蒙福人
无苟且之心矣上深納之
十二年上謂宰臣曰朕覽國書見文皇帝行事少有
過差諫臣論諍往復數四况朕之寡昧涉道未明今
後事或未當卿等每事十論不可一二而止
三年七月以御製前代君臣事跡十四篇書于六扇
屏風宜示宰臣李藩等表謝之
八年六月時以積雨延英不開者十五日至是上使
謂宰臣等日每至三日雨一對來
十年宰相裴度奏群賊未誅宜延接其士共為籌畫
乃請就私第見客從之自德宗朝二官相過從多令金吾密奏故宰相不敢于私
第見賓客至度始奏之
十三年九月宰臣皇甫鎛奏舊例平章事判度並中
書者借閑官廳置院臣以為事體非便今請權借外
命婦院內含十数間隔截置官典院又舊例置郎官
二人于中書判案人中差定并兩量抽官典七人隨
官勾撿文案狀以臣職在中書務兼司計錢谷事重
須自躬親臣今酌量簡要並自判抽其餘尋常公事
各有本判郎官令依條流勾當處置臣仍請每月三

度使中書事簡入南省從之
大和元年五月十一日敕元首股肱君臣象類義深同體理在坦懷然自魏晋已降參用　制度儀揵索因習尚存朕方推大信寘人心腹自今後紫宸坐朝宸奏既退宰臣復進奏事其監　宜停
九年五月敕江西湖南共以憐資一百二十分送上都充宰臣嶺召于力宰臣李右堅讓乞祗以金吾手力引從之時初許李訓後也
大中十二年七月除宰相夏侯孜為劍南節度時值中元假十四日三更三點通事舍人元在館者宣令捧麻皆兩省人吏自後令通事舍人雖遇假在館供命

唐會要卷第五十三

唐會要卷第五十四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實封四百戶臣王溥纂

省號上

門下省　中書省　門下侍郎　中書侍郎　左右散騎常侍　給侍中

門下省

武德初因隋舊制為門下省龍朔二年二月四日改為東臺咸亨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改為門下省光宅元年九月改為鸞臺神龍元年二月四日改為門下省開元二年十二月一日改為黃門省五年九月六日改為門下省至今不改
武德元年因隋舊制曰內書省三年三月十日改為中書省龍朔年改為鳳閣神龍年復中書省開元改為紫微省五年復為中書省故事凡王言之制有七一曰冊書立后建嫡封樹藩屏寵命尊賢臨軒備禮行大賞罰授大官爵釐革舊政赦宥降恩則用之三曰慰勞制書褒賢賛能勸勉勤勞則用之四曰發敕

日謂御畫發敕也增減官員廢置州縣徵發兵馬除免官爵授六品以下官處流以下罪用庫物五百段錢二百千食祿五百石奴婢二十人馬五十疋牛五十頭羊五百口以上則用之五曰敕旨謂百司承旨而釋式奏事請施行者六曰論事敕書慰諭公卿誡約臣下則用之七曰敕牒隨事承旨不易舊典則用之也並宣署申覆而施行焉舊制冊書詔敕總名曰詔天授元年避諱改詔曰制凡下之通于上其有六曰奏抄謂祭祀之支度國用授六品以下官斷流以下罪及除免當者並為奏抄二曰奏彈謂御史糾劾百司不法之事也三曰露布謂諸軍破賊申尚書兵部而聞奏焉四曰議謂朝之用事下公卿議理有異同奏而裁之五曰表六曰狀皆審署申覆而施行焉覆奏畫可訖留門下省為案更寫一通侍中注制可印署送尚書省施行者

武德三年高祖嘗有敕而中書門下不時宣行高祖責遲由內史令蕭瑀曰臣大業之日見內史宣敕或前後相乖者所司行之不知何所承用所謂易難在前難必在後臣在中書日久備見其事今皇階初事涉安危若遠方有疑恐失機會比每授一敕臣必審勘使與前敕不相乖背者始敢宣行遲晚之愆實由于此高祖曰卿能用心若此我有何憂

正觀元年上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寔重詔敕如有不便皆須執論比來唯覺阿旨順情唯唯苟過遂無言諫諍者豈是道理若唯署敕文書而已人誰不堪何須簡擇以相委付自今已後詔敕疑有不穩必須執言

聖曆三年四月三日敕賜物中書門下省官正三品準二品四品準三品其年四月三日敕應賜外國物者宜令中書具錄賜物色目附入敕函內

神龍三年二月十九日敕諸色理訴無抑論內狀出付中書應制敕處分者留為商量自餘並封本狀牒送所司處分

景龍三年八月九日敕應酬功賞賜須依格式元文然始比例其制敕不言自今已後乃永為恒式者不得攀引為例

開元七年八月十日敕中書門下廚雜料破用外有餘者宜分取

三年十月始用黃麻紙寫詔至上元三年二月詔制敕並用黃麻紙

陛下必須酬能即明書勞課超一兩資與改令臣聞四海舉朝之人不知齊總功能衢州浙東大郡自大理評事兼監察授之遐邇不甘兇愚騰口伏乞聖慈少回神理覽臣所奏允臣之請陛下若謂臣不切不懇伏乞陛下試停此詔寢使人察聽必賀聖明開納必賀聖朝無私臣授中官謝其日以面奉詔敎有不使者伏請封進令齊總詔謹隨狀封進時左補闕王武右補闕劉伯芻復上疏言之由是詔書留中不出後數日不得雨不親事特開延英召孟容對上慰諭開納曰使百事皆如卿朕何憂也給事中自來高論慮已後未嘗有可否時齊總竭浙東進奉超授逾等江淮之間人多困急無不罪總及四方聞者皆感上聖明虛心之德嘉孟容之當官不回從其年八月以嶺南節度掌書記試大理評事張正元為邕州經畧使給事中許孟容上疏論奏張正元次非遷授右補闕張正一劉伯芻繼有封章上命中使宣諭孟容詔亦遂止

十九年六月給事中孟容上疏曰臣切聞陛下數敕有司走于羣望祈于百神而密雲不雨　中未入夏竊年有闕巫祝非誠為陰陽違然豈歛前定何聖慈精至甘澤未答也臣歷觀自天人交感未有不由百姓利病之急者切邦家敎令之大者京師而萬國所會强幹弱枝自古通規其一年稅錢及地租出入一百萬貫石伏見陛下即日下令全放免之其次三分放二使旱涸之際免吏流亡若播種無望征歛如舊則必愁怨遷徙不顧墳墓矣臣愚以為德音一發膏澤立應變災為福期在斯須戶部所收掌錢非度支歲計本防緩急別用今此歛旱直支一百餘萬貫代京兆百姓一年差科實陛下巍巍睿謀天下鼓舞歌揚者也復有察康致之中有流移征防當還而未還者徒罪禁固當釋而未釋者逋懸饋送當免而未免者況滯聲抑當伸而未伸者有一于此則特降明命令有司條奏三日內聞奏其當遂當釋當免當伸者仍詔下之日所在即時施行臣愚以為如此而天不鑒歲稔不從古未之有也疏奏不報

元和三年以國子司業李藩為給事中時制敕有不可遂于黃敕後批之吏曰宜別　藩曰祇是文狀豈曰批敕裴垍言于上以為有宰相器識而鄭絪罷免遂拜藩門下侍郎平章事

四年三月以淮南節度判官孔戡為衛尉寺丞分司

東都畿嵜　左昭義節度使盧從史數以事爭論不
從因謝病去從史强以禮遣而陰銜之居東都為雖
南節度使李吉甫所辟而從史忿嫉累請貶降始元
中姑息節將其從事有不合意或知其邪心欲免去
則誣以他罪論奏更不驗理或黜或從訖正元罕府
化之至是上雖不許猶授以散員制既下給事中呂
元膺封還奏曰孔戡以公正為盧從史所忌且慮職
已久吉甫以宰相出鎮辟請非涉嫌疑推類言之河
陽節度行軍司馬楊同　史官崔周正或處　近或
華戎府皆為吉甫奏在幕　庭從史以嫌忿干黷朝
典宜可曲狗其志且孔戡官序雖非黜退但因此改
易則長奸邪之心臣恐忠正之士各懷疑懼事不可
許上令中使宣諭凡膺制書乃下　其年十月以同
州刺史呂元膺復為給事中初元膺自給事中除同
州刺史及入謝上問以時政得失元膺論奏詞甚激
切上嘉其剴正異日謂宰臣曰呂元膺有讜言直氣
令欲留左右使言得失卿等以為何如李藩裴垍進
賀曰陛下納諫超冠前王乃宗社無疆之福臣等不
能廣求直士又不能數進　直言孤負聖心合當罪
責今請以元膺復給事中以備顧問上悅而從之

七年七月瓊林庫使奏巧兒舊抉名敎外別定一千
三百四十六人請宣下　府為定額特免差役時給
事中薛存誠以為此皆奸人竄名以避徭征不可以
許又咸陽尉袁儔與鎮軍相競軍人彙理遠肆侵誣
儔反受罰一敎繼志存誠皆執之上聞甚悅命中使
嘉勞曰是選拜御史中丞十四年三月以撫州司馬
正令狐通為右衛將軍給事中崔植封詔上言通嘗
刺壽州用兵失律前罪未塞不宜遽加獎用上命宰
相諭植以通父彰有功不忍棄其子詔遂行
其年六月判度支皇甫鎛重奏諸道州府監院每年
送上兩稅榷酒鹽利未價等疋段加估定數又奏近
年天下所納鹽酒等利擡估者一切追徵詔既可給
事中崔植抗論以為用兵歲久百姓凋殘往者擡估
踰其實今固不可復追疏奏命宰臣召植宣旨嘉論
許繳已行之詔物議美之
十五年閏正月上曰諫官給事中若除授有司政弊
先當各令論啟舉其職業時以李遜為浙東道監察
使有政能入還為給事中嘗密論時政以為事君之
義有犯無隱陳誠豈必擇辰令君臣數奏乃俟隻日
是畢歲臣下睹天顏獻可替否能幾還宗嘉之還户

部侍郎
長慶初穆宗皇帝觀諸軍雜樂嘗召給事中丁公著
問曰比聞外間自公卿至庶士多為酣飲宴皆極歡
娛此蓋時和人安有足撫慰公著對曰誠有此事然
以臣見愚風俗如此亦不足佳百司所職漸恐煩勞
聖慮上曰何故公著對曰賓嘉之禮古人所重皆務
達誠展敬不繼以淫詩人所以美樂且有儀識其屢
舞前代名士會賓客者或清談賦咏雅歌投壺其以
杯觴獻酬不至于亂國家自天寶已後風俗奢靡宴
處群飲以諠譁沉湎為樂而居重位秉大權者優雜
倨肆于公吏之前曾無愧恥公私相效漸以成俗由
是物務多廢獨聖心求理安得不勞宸慮乎陛下方
弘本革獘誠特降訓命禁其過差則天下幸甚上嘉
其言
太和二年八月敕凡制命須行事有不可給事中職
合封進省審既畢宣布百司務停留刻皆著律令自
今尚書省御史臺所有制敕及官屬除不當宜封章
上論其有事狀分明亦在舉按指事擬實更言風聞
及滯諂旨弃不放上如郎官御史出使訪聞按舉自
準前後敕文不在此限五年將作監王堪修奉太廟
弛慢罰俸仍改官為太子賓客制出給事中李固言
封還曰東宮調護之地不可令被罰弛慢之人處之
乃改均王傅
開成三年八月敕給事中封駮制敕宜令季終具所
駮聞奏如無亦宜聞奏
會昌五年十二月給事中韋弘景上疏　論中書權
重三司錢穀不合相府兼領宰相李德裕論奏曰臣
等昨于延英候對恭聞聖旨常欲朝廷尊臣下肅此
是陛下深究理本也臣按管子云凡國之重器莫重
于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國安在于尊名尊名
在于行令君人之理本莫要乎出令故曰虧令者死
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不從令者死又曰行令于上
而下論可否是上失其　下繫于人也自太和以來
其風大獘令出于上非之于下昨韋弘景所論宰相
不合兼領錢穀臣等輙以事體陳聞昔匡衡云所以
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明主所慎擇傳曰
下輕其上賤人圖柄則國家搖動弘景受人　道輙
獻封章是賤人圖柄矣蕭望之漢朝名儒為御史大
夫奏云今歲首日月少光罪在臣等王以望之意輕
丞相乃下御史詰責貫趙有云人主如堂群臣如陛

陛高則堂高亦由將相重則君臣尊其勢然也昔東漢處士橫議遂有黨錮事起此事深要懲絕上然之弘景乃坐貶官時李德裕在相位久朝臣為其所抑者皆怨之　洎崔鉉杜悰罷相後中貴人屢言德裕太專上不悅故白敏中教弘景有此奏

唐會要卷第之五十四

唐會要卷第五十五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實封四百戶

臣王溥纂

省號一

中書舍人　諫議大夫　匭

中書舍人

武德初因隋號為內史舍人三年三月十日改為中書舍人龍朔年改為西臺舍人咸亨元年復為中書舍人光宅改為龍閣舍人神龍復改為中書舍人開元元年十二月一日改為紫微舍人五年復為中書舍人

正觀九年中書舍人高季輔上封事曰時已平矣功已成矣然而刑典未措何哉良由謀猷之臣不弘簡易之政臺閣之吏昧于經遠之道執憲者以深刻為奉公當官者以侵下為益國未有坦平恕之懷副聖明之旨伏願隨方訓誘使各揚其職敦朴素革澆浮使家識孝慈人知廉恥杜其利欲之心載以清淨之化自然家肥國富禍亂何由而作上善之特賜鍾乳

一劄曰卿進藥石之言故以藥石相報
咸亨元年二月二十一日西臺舍人徐齊聃上奏曰
齊獻王陛下外氏雖子孫有犯不合上延于祖今用
忠孝公廟甚修而齊獻公廟毀壞不審陛下將何以
垂示海內以彰孝理之風上納之
其年三月十九日敕〻令突厥酋長子弟事東宮齊
聃又上疏曰昔姬誦與伯禽同業晉儲以師曠為友
匪惟專賴師資故亦群觀近習皇太子自可招舉國
綺寮應劉陛闈小臣必擇于端士驅馳所任並歸
于正人方深好善之風永播崇賢之美令使　詵
褒之子鮮辯而事春闈胄損之苗削狂而蒔望苑在
于道義臣竊有疑詩云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書曰慎
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蓋殷勤于防微之至也
天授元年壽春郡王成器兄弟五人初出閤同日受
冊有司撰儀註忘載冊文及百寮在列方知闕禮宰
相〻顧失色中書舍人王勮立召小吏五人各令執
筆口授分寫同時須臾俱畢詞理典贍時人歎服大
　元年則天常引中書舍人陸餘慶入令草詔餘慶
回惑至晚竟不能裁一詞由是轉左司郎中
龍景四年六月二日初定內難惟中書舍人蘇頲在
太極殿後文詔填委動以萬計手操口對無毫釐差
誤主書韓禮談子陽轉書詔草屢謂頲曰望公稍遲
禮等書不及恐手腕將廢中書令李嶠見之嘆曰舍
人思若湧泉嶠所不測也
開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紫微令姚崇奏中書舍人
六員每一人商量事諸舍人同押連署狀進說凡事
有是非理均與奪人心既異所見或殊抑使雷同情
有不盡臣令商量其大事執見不同者望請便作量
狀連本狀同進若狀語文詆恐煩聖思臣既是官長
望于兩狀後略言二理優劣奏聽進止則人各盡能
官無留事敕曰可
五年高仲舒為中書舍人侍中宋璟每詢訪故事時
又有中書舍人崔琳達于正理璟等亦禮焉嘗謂人
曰古事問高仲舒今事問崔琳又何疑也
十三年行封禪之禮中書令張說自定　山之官多
引兩省錄事主書及己之親中書舍人張九齡言于
說曰官爵者天下之公器德望為先勞舊次焉若顛
倒衣裳則譏謗起矣今登封霈澤千載一遇清品高
流不沐殊恩胥吏末班先加章紱但恐制出之後四
方失望今進草之制事　可改惟審籌之不可貽後

悔也説曰事已决矣悠、之談何足慮也後果為学
文融所劾
建中二年六月六日門下侍郎盧杞奏六典云中書
舍人給事中充監中外考使重其事也今者有知考
使無監考使既闕相臨難令詳覈請依舊置監使敕
旨令依　其年十月舊制中書舍人分押尚書六
曹以逮奏報開元初廢其職至是門下侍郎盧杞請
復之中書侍郎楊炎固以為不可而止正元初中書
舍人五員皆缺在省惟高參一人未幾亦以病免惟
庫部郎中張濛獨知制誥宰相張延賞李泌累以才
可者上聞皆不許其月濛以姊喪給假或須草詔宰
相命他官為之中書省按牘不行者十餘日
四年二月以翰林學士職方郎中吳通微禮部郎中
顧少連起居舍人吳通玄左拾遺韋執誼並知制誥
故事舍人六員通微等與他部郎中張濛凡五人以
他官知制誥而六舍人皆缺焉
十八年八月中書舍人權德輿獨直禁掖數旬一歸
家嘗上疏請除兩省官詔報曰非不知卿勞苦以卿
文雅尚未得如卿等比者所以久難其人德輿居西
掖八年其間獨掌者數歲及以本官知禮部貢舉事
畢仍掌命書
元和十五年二月敕舊制刑憲皆大理寺刑部詳斷
聞奏然至中書裁量　多不至兩司中書使自處置
今後先付法司具輕重聞奏下中書令舍人等參酌
然後據事例裁斷
十五年閏正月上　曰中書舍人職事準故事合分押
六司以佐宰臣等判按沿革日久頓復稍難宜漸令
修舉有須慎重者便令參議如関機密者即且依舊
長慶二年七月敕自今已後員外郎知制誥勤擭授
本官通計二周年然與各依本行轉郎中郎中亦依
二周年與正除如是中行後行郎中仍更轉前行一
周年即與正除如更是早官知誥合轉員外者亦以
二周年為限諫議大夫知者同前行郎中給事中并
翰林學士別宣並不在此限　其年六月武儒衡
以諫議大夫知制誥膳部郎中元稹繼掌命書稹常
通結內官魏弘簡約車仆自詣其家不由宰臣而得
掌誥時人皆鄙之莫敢言者獨儒衡一日會食公堂
有青蠅入瓜上忽發怒命擊去之曰適從何所來而
遽集于此一座皆愕然儒衡神氣自若太和四年七
月中書門下奏伏以制誥之選參用高卑遷轉之時

合條勞逸頃者緣無定制其間多有不均長慶二年
七月二十七日敕始令自員外以上及罪官知者同
以授職滿二年後各從本秩遞與轉官如至前頃正
郎即以周歲為限皆計在職日月以為差等不論本
官年考頗叶通理凡是因職轉叙皆與此文相當其
有本官已是前行年郎中年已深方被獎用即授官
數月合正除比類舊制却成僥倖將壹外久須有商
量自今以後有從前郎行中知者並不許計本官日
月但約知制誥滿一周年即與正授其從諫議大夫
知者亦宜準此即遲速有遞比類可遵並請依長慶
二年七月二十七日敕處分敕旨依奏
其年十月二十二日敕令後大理寺結斷用文不當
刑部詳覆于事不精即委中書舍人舉書其輕重出
入所失之事然後出
會昌四年十一月中書門下奏請復中書舍人故事
伏見天寶以前中書舍人六員除掘密遷授之後其
他政事皆得商量寧臣姚崇奏云事有是非理均與
奪人心即異所見或殊抑使雷同情有不盡臣既是
官長望于狀後略言事理優劣奏聽進旨自兵難以
來務從權便政頗去于臺閣事多係于軍期決遣繁
機專在宰弼伏以陛下神武功成昧旦思理精覆庶
政在廣詢謀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前漢魏相好
觀故事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而已敕條漢
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奏請施行臣等商量今日已
後除機密及諸鎮奏請戎事有司支遣錢穀等其他
臺閣常務関于沿革州縣奏請係于典章及刑獄等
並令中書舍人依故事商量臣等詳其可否奏聞敕
旨依之
大中六年六月敕太和中敕旨條流制誥改轉事頗
為得中貴重官業自後因循不守有紊典章遂便遷
轉頻繁近日却成壅滯自今以後宜舉太和四年舊
敕使永遵行仍每選知制誥于尚書六行郎中官精
擇有文學行實公論類著者以備擢用不得偏取前
行正郎餘準太和四年七月十三日敕處分
景福二年十月以翰林學士禮部尚書李磎為中書
侍郎平章事宣制日水部郎中知制誥劉崇魯抱其
麻哭之奏云李磎奸邪協附權倖不合為相乃左授
太子少師時宰相薛昭緯與磎不協密遣崇魯沮之

諫議大夫

武德五年六月一日置四員龍朔二年二月四日改

為正諫大夫神龍元年二月復為諫議大夫至德元年九月十日諫議大夫論事自今已後不須令宰相先知乾元二年四月四日敕兩省諫官十日一上封事直論得失無假文言異成殿最用存且勸大曆七年二月十一日其四員外內供奉不尋遇正員數正元四年五月十五日分為左右加置八員左右各兩、員其右諫議隸中書省至元和元年閏六月詔卻置四員罷左右名

正觀元年正月十五日上謂侍臣曰朕雖不明至于大好大惡客或知之幸諸公數相諫正諫議大夫王珪曰臣聞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故古聖王必設諫臣七人言而不用則繼以死自是中書門下及三三品已上入內平章國計必使諫官隨入得聞政事有所開說太宗必虛己以納之其年三月上謂侍臣曰為政之道唯在得人須以德行學識為本諫議大夫王珪對曰人臣若無學業不識前言往行豈堪大任漢昭帝時有詐稱衛太子者聚觀數萬人莫不致惑京兆尹雋不疑斷以蒯聵之事由是眾皆信服昭帝曰大臣當用經術明于古義者此固非刀筆俗吏可以比擬上曰信如卿言

十七年太宗問諫議大夫褚遂良曰舜造漆器禹彫其俎當時諫聖舜禹十有餘人食器之間苦諫何也遂良對曰雕琢害農事纂組傷女工首創奢淫危亡之漸漆器不已必金為之金器不已必玉為之所以諍臣必諫其漸及其滿盈無所復諫太宗以為然因曰夫為人君不憂萬姓而事奢淫危亡之機可反手而待也

永徽四年九月一日左武侯引駕盧文操踰垣盜左藏庫物上以引駕職在糾繩而身行盜竊命有司之諫議大夫蕭鈞進曰文操所犯情實難原然準諸常法罪未至死今致之極刑將恐天下聞之必謂陛下輕法律賤人命任喜怒貴財物臣之所職以諫為名愚臣所懷不敢不奏上納之謂鈞曰卿職在司諫遂能盡規特為卿免其死顧侍臣曰真諫議也五年八月十七日太常樂工宋四通入內教因以宮人通傳消息上令處斬仍遣附律蕭鈞曰四通等所犯在未附律前不合至死上曰今喜得蕭鈞之言特免死配流遠處

景龍三年中宗宴侍臣曰及朝入使酒酣各為回波詞眾皆為諂佞之文及自邀榮位次主諫議大夫李

景伯曰回波爾時酒巵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諠譁竊恐非儀上不說中書令蕭至忠曰此真諫議大夫

十二年四月敕令自今以後諫官所獻封事不限早晚任封狀進來所由門司不得　有停滯如須側門論事亦任隨狀面奏即便令引對如有除拜不稱于職詔令不便于時法禁乖宜刑賞未當徵求無節冤濫在人並極論失無所迴避以稱朕意其常詔六品以上亦宜准此

正元二年六月以秘書郎陽城為諫議大夫仍遣長安縣尉孟寧齎束帛詔城夏縣所據致禮城遂以褐衣赴京師且詣闕上表陳讓上使中使齎章服衣而召見賜帛五十疋其後陸贄李充等以讒毀受譴朝廷懼惧上怒未解勢不可測則朝無敢言者城聞而起曰吾諫官也不可令天子殺無罪人即率拾遺王仲舒等數人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奸佞贄等無罪上大怒召宰臣相入語將加城等罪良久乃解令宰相諭遣之于是金吾將軍張萬福武將不識文字亦知感激端笏詣城與諸諫官等泣而且拜曰今日始知聖朝有直臣侍議以為延齡朝夕為宰相城獨謂同列曰延齡倘入相吾唯抱白麻慟哭後竟坐齡事改為國子司業

十三年八月以左諫議大夫薛之輿為國子司業之輿少居于海岱之間永泰中淄青節度使李正己辟為從事因奉使京師之輿遐遁不歸正己召之再三之輿報曰大夫既未入朝之輿焉敢歸使因逃匿于山險間十餘年建中後方復任宦上知之故賞慰以為諫議大夫奏諫官所上封章事皆機密每進一封須門下中書兩省印署文牒每有封奏入且先知請別鑄諫院印須免漏洩又累上言時事上不悅故改官无幾以　免

正和四年正月先是諫議大夫段平仲充冊立南詔及弔祭使諫議大夫呂元膺充河南江西宣慰議者以為諫官盡去恐乖大體于是元膺罷行平仲繼止

六年十一月左衛上將軍知內侍省事吐突承璀出監淮南軍時劉希昂與承璀皆久居權任既黜之有　涉者託附承璀邪險求投匭上疏曰承璀公忠才用可輔政化既承恩寵不合斥棄諫議大夫知匭使孔鄴覽其副章大怒命逐之涉乃以賂　光順門達其疏鄴聞之因上陳古今之佞倖可為鑒戒者又言

涉之奸險欺天請加顯戮上悟貶涉而黜承璀焉十
二年十月以北部員外郎張宿為權知諫議大夫初
上欲以諫議大夫授宿宰臣崔群王涯奏曰諫議大
夫前時亦有拔自山林然起于卑位者其例則少用
皆有由或道德聿明不求聞達或材行卓異出于
倫以此選求實愜公議其或事跡未著恩由一時雖
有例超　皆時論非允張宿本非文詞入用望實
稍輕臣等所以　有奏請俟資且與郎中事貴商中
非于凡入有薄厚耳受宿職方　中上命如群等乃
請以權知命之宿為布衣時上在藩邸因軍使張茂
宗得出入東宮辯譎敢言貽撫登位之時驟承顧倖
擢居諫列以舊恩數詔入禁中幾時不啟貶郴州郴
縣尉十餘年徵入歷贊善補闕北部員外郎擢為諫
議大夫頗恃恩頤掌權者往往因之搏擊宿思逞其
志頗害清直之士韋貫之出時人亦以為宿有力焉
宿亦陰事左右以固恩寵及為淄青宣慰使卒于道
路正直相賀焉
十四年穆宗即位之始頗出遊晏時吐蕃寇邊諫議
大夫鄭覃等進奏曰陛下即位以來遊晏過多畋遊
无度今蕃寇在境緩急奏報不知乘輿所在臣等忝

備諫官不勝憂惕伏願稍減畋遊留心正道伏聞陛
下晨夜昵狎倡優近習之徒賞賜太厚凡金銀貨帛
皆出自生靈膏血不可使無功之人濫霑賞賜縱內
帑不餘亦乞用之有節如邊上　急則支用无闕免
令有司重斂百姓實天下幸甚穆宗初不悅其言顧
宰相蕭俛曰此輩何人也俛對曰諫官也帝意乃解
曰朕之過失臣下盡規忠也召覃謂曰閤中奏事殊
不從容今後有事面陳延英相見時人無閤中奏事
覃等抗論人皆相賀十五年十月諫議大夫鄭覃崔
郾右補闕辛丘度左拾遺韋瓘溫會于閤中奏事諫
以上宴樂過度上曰朕有所闕臣下能犯顏直諫豈
非忠邪宰臣等皆拜舞賀上又謂覃等曰允卿所請
至延英對宰臣又令慰諭焉長慶二年三月以處士
李源為諫議大夫詔曰禮著死綏傳稱握節殞身守
位取重人倫為義甚明其風或替言念于此慨然興
懷四朝之公卿有上言者稱天寶之季盜起幽陵振
蕩生靈吞噬河洛贈司徒忠烈公李憕處難居守正
色就虜兩河聞風再固危壁首立殊節至今稱之其
子源有曾閔之行可　于神明有巢由之風可希于
太古山林以寄其跡爵祿不入于心泊然无營五十

餘載夫褒忠可以勸臣節旌孝可以激人倫尚義可
以鎮澆浮敬老可以厚風俗舉玆四者大儆于時是
用擢自衙門　于文陛廢以諫職冀聞讜言仍加印
綬可示光寵可守諫議

得至活　遂偏枯久之又李師道請為從事直言具
以逆順諭師道遂以紙畫檻車二枚呈師道師道問
是何物荅曰此是檻車因送罪人至京師者令子抑

聖公為及逆不悛必當滅公父子同戮于此車送都
市顯戮豈不悲乎因大哭于前師道命殺之左右感
其義莫有應者師道惧不敢殺遂牢因之劉　破師
道得直言于陛獄中而用之鄆師之情皆因之以歸
　無動搖者後失師亦不變于前宰臣上陳　寵
其官秩遂非次除諫議大夫劉累表乞留云軍中事
非直言不可從其請故復有斯授　其年三月十九
日上坐朝甚晚自即位以來坐朝皆晚此日尤甚群
臣候朝至宣門已立數刻至紫宸門又絕晚不台群
官有至不任端立欲頓仆者諫議大夫李渤出次白

宰相曰昨已有疏論坐晚今又益晚不能回上意是
某之罪遂出閤門赴伏頸待罪有頃喚伏入退朝百
官超出左拾遺劉栖楚獨進諫曰歷觀前王嗣位之
初莫不躬勤庶政坐以待旦陛下即位以來放情嗜
寢樂色忘憂安寢宮闈日晏方起西宮審適未過山
陵鼓吹之聲日喧于內臣伏見憲宗皇帝皆是君長
勤恪庶政四方猶有叛亂陛下運當少主即位未幾
惡德布聞恐福祚之不久也臣忝于諫官致陛下有
此請碎首以謝陛下遂以額叩龍墀轉振響之聲聞
于閣外門下侍郎李逢吉懼栖楚致　遂言宣曰栖

楚休叩頭聽進止栖楚捧首起立又奏宦官中大行
時有協比邪人動搖國本事又叩頭如前上爲之動
容以　揮栖楚栖楚又奏云可臣奏卽退不可臣奏
臣卽碎首而死叩頭中書侍郎牛僧孺處請宣付栖
楚云所奏知門外待楚進止栖楚乃拜舞而出以袂
掩血行至伏頭　則能起矣栖楚出後宰臣于上前
更贊其事上心乃曰伏下逐降中書宣諭栖楚令歸
私第是日聞者莫不感異以爲耳目所聞見諫官論
事未有如今日之感後一日有進止令中使持緋衫
牙笏就宅宣賜栖楚旋拜起居郎堅讓不起逐歸東
洛至十二月又拜諫議大夫以旌直諫也
會昌二年十二月檢校司徒兼太子太保牛僧孺等
奏伏奉十一月二十八日敕中書門下奏諫議大夫
還六典隋氏門下省署諫議大夫七員從四品下正
五品上自大曆二年門下中書侍郎爲正三品兩省
遂闕四品建官之制有所未備謹按左氏傳袞職有
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仲山甫卽周之大臣漢
書汲黯務顯出入禁闥補過拾遺張衡爲侍中常居
幃幄從容諷議拾遺左右此皆大臣之任其秩峻其
仕重則君敬其言而用其道况謇諤之地宜有老成
之人秩不優崇則難用耆德其諫議大夫望　爲正
四品下分爲左右以備兩省四品之缺向後爲丞郎
出入迭用以重其選伏以前代帝王建官設立之制
互有沿革升降廢置並于一時所宜苟得其宜則爲
當代之美臣等伏據六典故事諫議大夫官歷代之
品制位不常定至于諷議之所賴則古今之任不殊
今陛下方啟納諫之門俾崇品秩迭用丞郎蓋千年
一時之盛美也臣等又據故事諫議大夫掌規諷諫
諭侍從贊相今分置左右以備兩省四品之缺臣等
參詳事理衆議僉同伏請著于典章永爲定制敕旨
依奏

匭

垂拱二年六月置匭四枚共爲一室列于廟堂東方
木位立春配仁色青仁者以　育爲本宜以青匭置
之于東有能告朕以養人及勸農之事者可投書青
匭名之曰延師匭南方火位立夏其色赤配信〻者
風化之本宜以丹匭置之于南有能正諫論時政之
得失者可投書丹匭名之曰招諫匭西方金位主秋
其色白配義〻者以斷決爲本宜以素匭置之于西
有欲自陳抑屈者可投書于素匭名之曰申寃匭北

方水位立冬其色玄配智〻者謀慮之本宜以玄匭
置之于北有能告朕以謀智者可投書于玄匭名之
曰通玄匭宜令正諫大夫補闕拾遺一人充使于廟
堂知匭事每日所有投書至暮並退進又三司投事
本防枉滯如有久訴冤屈抑不得與投匭之列後方
獲申則所由之官節級　罪所異寰中靡隔天下無
究（其撲魚保家上書引　州道士蔡裕製造騸）揚　理匭以御史中丞侍御史
一人充使
通天元年侍御史徐有功上疏曰陛下所令廟堂受
表設匭投狀空有其名竟兄其實並不能直吞自防
閽延引歲時拖曳来去吽閽不達撾鼓不聞抱恨銜
冤吁嗟而已至誠所感和氣必傷豈不由受任者不
副天心是陛下務欲使申其冤是有司務在重增其
枉塵埃聖德掩蔽宸聰者其三司受表及理匭中冤
使不還與奪致令壅滯臣　彈奏天寶九載三月十
八日改匭獻納
至德元年十月後改為匭令右補闕閣式請先視其
事狀然後為投上責壅塞貶式為郎州武陵縣丞大
曆十二年十二月一日有敕理匭使但任投匭人投
表狀于匭中依進来不須勘責副本并妄有盤問及
方使止還大曆十四年七月理匭使崔造奏亡官失
職婚田兩競追理財物等并合先本司本司不理然
後省司省司不理然後三司三司不理然後合投匭
進狀如進狀人未經三處理及事非冤屈輒妄来進
狀者不在進限如有急切須上聞不在此限其妄進
狀者臣今後請并狀牒送本司及臺府處理敕旨依
奏　建中二年六月六日敕御史中丞依前充理匭
使擇諫議大夫一人充知匭狀　元三年十二月知
匭使右諫議大夫裴佶奏其使典與準大曆十四年
六月十四日敕　四人粮料今依六典置二人請置
驅使官二人敕旨依奏
長慶三年理匭使諫議大夫李渤奏今後有投匭進
狀者請事之大者聞奏次申中書門下小者各牒諸
司處理不當再来投匭即其事聞奏如無理妄訴本
罪外加一等從之　四年七月理匭使諫議大夫李
渤奏伏準寶應元年五月敕給事中韓賞中書舍人
楊綰同充理匭使其時二人奏大理評事盧翰充判
官又準六典匭使常以御之中丞及侍御史為之臺
中人吏強幹首　有司明敕特并入匭院同創置其
官吏手力食料紙筆委本司條疏聞奏至其年九月

遂罷理匭使初勅以故事至重請增至胥吏及添給課料等多不先勅遂請詔罷亦從之

開成三年八月諫議大夫知匭　事李中敏奏應舊例所有投匭進狀及書策文章皆先具副本呈匭使其有詭異難行不令進下撿尋文按不見降敕處所由等云正元中奏宣恐時是一時之事臣以為之本置匭幽每日從內將出日暮進入意在使冤濫無告有司不為申理或論時政或陳利害宜通其必達之路所以廣聰明而慮幽枉若使有司先裁其可否非重其事俾壅自中于九重之意也臣伏請自今已後所有進狀及封章臣等但為狀引進取舍可否斷自中言庶使名實在茲明置匭之本意勅旨依奏其月知匭使諫議大夫李中敏奏伏準今年八月一日敕朝廷本設諫匭將防漏塞若懲副本恐不盡言依中敏所奏仍令本司及金吾所由須知進狀人姓名住居去處或要召問如過旬日無處分即任東西者伏以舊例詣光順門進狀即有金吾押官責停住處匭院投狀即本司收投使狀人名便差院子審覆家第及主人旋牒報京兆府若又令牒金吾責狀恐進狀人勞擾又慮煩併令伏請準前准牒京兆府敕旨依奏　五年四月敕匭函所投貴達下情近者所投文狀頗甚煩碎極言不諱豈假匿名如知朝廷得失軍國利害寔真冤屈有司不為申明若任投匭進狀所由晝時引進其餘並不在投匭之限宜與匭使准此勾當仍吾副本會昌元年四月敕應投匭進封事人等宜起今後並須將所進文書到匭院驗卷軸入匭函不得使進如軸稍大入函不得即依前降使宣取仍永為常式大中四年七月敕應投匭及詣光順門進狀人其中有已曾進狀令所司詳考無可採取放在東西未經兩三個月又潛易姓名依前進擾公廷近日頗甚自今以後宜令知匭使及閤門使如有此色不得收狀與進狀如固違與進者必重書罰

唐會要卷第五十五

唐會要卷第五十六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實封四百戶臣王溥纂

起居郎起居舍人　左右補闕拾遺

符寶郎

起居郎起居舍人

正觀六年移起居舍人于門下省改為起居郎顯慶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又為中書省起居舍人兩員品同起居郎龍朔年改為左右史神龍元年復為起居舍人焉

蘇氏曰正觀中每日伏進退後太宗與群臣參議政事即令起居郎一人執簡記錄由是正觀注記稍為畢備及高宗朝會端拱無言有司惟奏辭見二事其後許敬宗李義府用權多妄論奏恐史官直書其短遂奏令隨仗便出不得備聞機務因為故事

正觀元年上　中書令房玄齡曰往者周隋制敕文按並不在玄齡對曰義寧之初官曹草創將充故紙雜用今見並無太宗曰周隋官蔭今並收敘文按既無若為憑據因　中書侍郎劉林甫曰蕭何入關多收圖籍鄉多日在內何因許行此事林甫對曰臣當時任起居舍人不知省事上謂公卿曰為長官不可自專自專必敗臨天下亦爾每事須在下量之至如林甫即推不知也又謂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言于百姓有利益不所以不能多言給事中兼起居杜正倫進曰君舉必書言存左史臣職當修起居注不敢不盡愚直陛下若一言乖于道理則千載累于聖德非直當今有損于百姓願陛下慎之上大悅

開元十五年禮部尚書蘇頲卒優贈之制不出起居舍人韋述上疏曰臣伏見正觀永徽之時每有公人臣薨卒皆輟朝舉哀所以成終始之恩厚君臣之義也上有旌賢錄舊之德下有生榮死哀之美列于史冊以示將來故禮部尚書蘇頲累葉輔弼世傳忠清頲又伏事軒陛二十餘載入參謨猷出總藩牧識續斯著操履無虧天不慭遺奄違聖代伏願陛下思帷蓋之舊念股肱之親循先朝之盛事鑒晉平之遠跡為之輟朝舉哀以明同體之義使殁者荷德于泉

壞存者盡廓于周行凡百卿士孰不幸甚上即日舉哀洛城南門輟朝兩日贈尚書右丞相　正十二年正月宰相賈餗盧邁皆假故趙憬獨對延英上問曰近日起居所注記何事憬奏曰古者左史記事右史記言人君動止有言有事即隨記錄令起居之職是也國朝自永徽以後起居雖得對仗承旨仗下後謀議皆不得聞其所注記但于制敕內抹錄更無他事所以長壽中姚璹知政事以為親承德音謨訓若不宣自宰相史官無從得書遂請仗下後所言軍國政要事知撰錄號為時政每月送史館無何此事又廢上曰君舉必書義存勸誡既章有時政紀宰相宜依故事為之

元和十二年九月敕記言記事史官是職昭其法誡著在典常如聞近者難得詳實思有釐改用存舊章舉而必書朕所深望自今以後每坐日宰臣及諸司對後如有事可稱勸誡合紀述者委其日承旨宰相宣示左右起居令其緘錄仍准舊例每季送史館以為常例自隋氏因前代史官有起居注故置起居舍人以紀君舉國朝因之正觀初置郎而省舍人顯慶中始兩置之分侍左右仗下秉筆隨相入禁殿命令謨猷皆詳錄若仗在紫宸閣內則夾香案分立殿下正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翰皆即螭首之坳處由是謗傳謂螭頭有水官既塞侍號為清美永徽之後始與百官仗下俱退長壽年中姚璹為相以史官不聞獻替表請宰臣一人撰錄軍國政要號為時政紀隨月移之史館及起居既錄自宰臣事同銘述于是推美壤善之義行而信史直書之義闕既而歲月稍久繼務復繁注記簡漸未毀皆廢其後執事者時或修緝百無一二而左史所守猶因于制敕時存筆削至于左史職在記言但編集書繕寫而已至是起居舍人唐敬休上疏求復故事某請于時宰皆樂復焉既陳奏而制行故事漸復公議稱美十四年十月出起居舍人裴潾為江陵令上近年垂意方士及李道古薦柳泌上益信金丹藥石之說推心服之無疑焉先潾抗疏論諫聽用方士故及于貶或有竊知者傳言時頗惜之其疏曰臣聞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共天下之樂者饗天下之福故上自黃帝顓頊堯舜禹下及文王武王咸以功濟生靈德配天地天皆報之以上壽垂祚于無疆伏惟陛下以大孝安宗廟以至仁育黎元自踐祚以來剗積代之　兇關削平之洪

洪業而又敬禮宰輔待以始終內能太斷外寬小故
此神功聖化皆自古聖王明君所不能及今陛下
躬親行之實光映千古矣是則天地神祇必報陛下
以山岳之壽宗廟聖靈必福陛下以億萬之齡四海
蒼生咸祈陛下以覆載以來自然萬靈保祐聖壽無
疆伏自去年已來諸處薦藥術之士有韋山甫柳泌
等或更相稱引迄今薦送漸多臣伏見以 仙有道
之士皆匿其名無求于代潛遁山林滅影雲壑唯恐
人見唯恐人聞豈有干謁公卿自鬻其術今者所有
夸 其藥術者必非知道之士咸為求利而來自言
飛鍊為神以誘權貴賄賂大言怪論驚聽惑時及其
假偽敗露曾不敢于遁逃如此情狀豈可信其術親
餌其藥哉禮曰夫人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春秋
左氏傳曰味以行氣〻以實志又曰水大醯醢鹽梅
以烹魚肉宰夫和之濟之以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
夫三牲五穀稟自五行發為五味蓋天地生以奉人
是以聖人節而食之以致康強之福若夫石藥者前
聖以之療疾蓋非常食之物況金石皆含酷烈熱毒
之性加之燒治動經歲月既兼烈火之氣必恐難為
防制若乃遠徵前史則秦漢之君皆信方士至如盧
生徐福欒大李少君其後皆偽發其藥 無所成事
著文記漢書皆可驗視禮曰君之藥臣先嘗之親之
藥子先嘗之臣子之願所有金丹之藥伏乞先令鍊
藥人及所薦之人皆先服一年以考真偽則自然驗
矣伏惟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合日月
照臨之明稟乾元利貞之德崇正若指南受諫如轉
規是必發精金之刃斷可冝之綱所有藥術虛誕之
徒伏乞特賜罷遣禁其幻惑使浮雲盡徹朗日增輝
道化侔羲農悠久配天地實在于此矣伏以正觀以
來左右起居有褚遂良杜正倫呂向韋述等咸能竭
其忠誠悉心規諫小臣謬忝侍 職奉侍臣之中最
近左右傳曰近臣盡規則近侍之臣上達忠款實其
本職也
太和九年十二月勅宜令起居郎起居舍人准故事
入閤日賫紙筆于螭頭下記言記事
開成三年魏謩自左補闕授起居舍人紫宸中謝曰
文宗謂之曰以卿論事忠切有文正之風故不循月
限授此官又謂之曰卿家有何舊書詔謩對曰比多
失墜惟簪笏見存上遂令進來時宰相鄭覃奏曰在
人不在笏文宗曰鄭覃殊不會我意此即甘棠之義

非在茍也蓁將退又召誠之曰事有不當即須論奏對曰臣頃為諫官令仲規諷今居史職在記言臣不敢輙踰職分文宗曰凡兩省官並合論事勿拘此言尋以本官兼值弘文館

太宗六月九日敕郎官御史遺補皆有月限唯起居未有分明制置自今以後特恩超擢外宜中滿二十個月與改轉

左右補闕拾遺

垂拱元年二月二十九日敕記言書事每切于旁求補闕拾遺未弘于歷選瞻言共理必藉全才寄以登賢明之進善可置左右補闕各二員從七品左右拾遺各二人從八品　掌供奉諷諫行次立于左右史之下仍附甲令至天授二年二月五日各加置三員通前五員大曆四年十二月一日補闕拾遺各置內供奉兩員七年五月十一日補闕拾遺各加置兩員

天寶三年左補闕薛謙光上疏曰戎夏不雜自古所誠夷狄無信易動難安故斥居塞外不　中國前史所稱其來已久然而常德廣被有時朝謁　受向化之誠請納梯山之禮貢事畢則歸其父母之國導以指之車此三王之盛典也自魏漢以後遂革其風務飾虛名徵求侍子諭令解　使襲衣冠築室京師不令歸國此又中葉之故事也較其利害則三王是而漢魏非論其得失則拒邊長而徵質短殷鑒在乎往世豈可不懷經遠之慮哉昔郭欽獻策于武皇江統納箴于名于天下或以直言而遭簒撲或以忤旨而見猜嫌一概雷同並罹天憲恐于王道傷在未弘其

年四月中書侍郎顏師古以譴免職溫彥博言于太宗曰師古諳練政事長于文誥時無逮者異上復用之太宗曰我自舉一人公勿憂也于是以岑文本為中書侍郎專典機密及遷中書令歸家有憂色其母怪而問之　文本曰非勳非舊濫登寵榮位高責重古人所以憂耳親賓有來賀者輒曰今日受弔不受賀及與遼東之役凡所支度一切委之神用頓竭太宗見而憂之謂左右曰文本今與同行恐不與我同返定州遇疾暴卒時年五十一

垂拱三年鳳閣侍郎劉褘之嘗竊謂人曰太后何用臨朝稱制不如反政以安天下之心則天聞之特用令肅州刺史王本立推鞫本立宣敕示褘之褘之曰不經鳳閣鸞臺宣過何名為敕則天大怒以為拒捍制使特賜死

開元元年十二月上謂宰臣曰從工部侍郎有得
中書侍郎者否對曰任賢用能非臣等所及上曰蘇
頲可除中書侍郎仍令宰臣宣旨勑入政事院便供
政事食明日加知制誥令知制誥有政事食者頲始也及入謝因辭上曰朕常
欲用卿每一好官鈌郎望請宰相論及此皆卿之故
人遂無賢卿者朕常數息中書侍郎朕極重自情陸
象先政官後朕每思之無出卿者二年東說陰給事
中顯頲陳積上曰古來有由舉不進說耶顯曰彼大
夫邦美是已若然者朕自用蘇說何侍晏言近日卿
父子稱在中書凡事有何不得卿書等至公鄭至三
年二月上謂曰前朝有事白蘇亦遣時人謂之蘇季
敕今有卿及季 亦不擇又鄭所制文朕自議之自
令已後每進書皆別錄一本云臣某
進朕與留中造令已為故事
十一年九月中書令張說薦崔沔為中書侍郎或謂
沔曰令之中書皆是宰相承宣制命侍郎雖是副貳
但署位而已甚無謂也沔曰不然設官分職下上相
維各申所見方為制理豈可俛然偷安而懷祿仕也
自是每有制敕及曹事沔多異同張說頗不悅焉
建中元年中書侍郎平章事崔祐甫薨冊贈太傅故
事中書侍郎未嘗有三師者上以祐甫蹇蹇有大節
特寵

左右散騎常侍

武德令以為從三品散官正觀十七年六月四日改
為職官置兩員以黃門侍郎劉洎為之隸門下省顯
慶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分左右各兩員其左隸門
下右隸中書省龍朔年改左右侍極咸亨年改為左
右常侍郎廣德二年五月二十二日陞為正三品中
書門下省各加置四員興元元年正月二十九日各
加一員正元四年正月一日敕元額四員其新加員
宜依元數依停

正觀十七年散騎常侍劉洎諫詰難公卿表曰臣聞
帝皇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絕
是知 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極尊徒思而强
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
以納其說猶恐羣下未敢對揚況動神機縱天辯飾
詞以折其理援古以排其義欲令凡庸何階應答臣
聞皇天以無言為貴聖人以不言為德老君稱大辯
若訥莊生言至道無文此皆不欲煩也是以齊侯讀
書輪扁竊笑漢皇慕古長孺陳譏此亦不欲勞也且
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
不覺後必為累須為社稷自愛豈有性自傷乎切以
今日昇平皆陛下力行所至欲其長久匪由辯博但
當忘彼愛憎慎茲取舍每事敦朴無非至公若正觀
之初則可 矣如秦政雖辯失人心于自矜魏文宏

才虧衆望于虚説此才辯之累裁然可知矣伏覩畧
茲雄辯浩然養氣簡彼緗首　爲怡目占萬壽于南
岳齊所性于東丘則天下幸甚手詔答曰非應無以臨下非言無以應此恐由茲遵神形心氣非有談論道至順多輕物驕人足爲虧今聞讜言虚懷以改
寶應二年五月一日敕散騎常侍宜各置恭官兩人
合自簡擇聞奏恭與亦置兩人
興元元年二月以奉天解圍百僚稱賀右常侍貫隱
林　舞因賀言曰陛下性多太急不能忍若舊性不
改雖朱泚敗亡臣亦恐憂未艾也上虚懷納之正元
四年二月十八日敕左右散騎常侍是中書門下正
三品官謂之侍極宰臣次列除特委方面者餘不合
兼在使先已授者宜改與别官自今已後更不得注
授
長慶四年五月諫議大夫李渤奏據六典常侍奉規
諷其官久不舉職習以成例若設官不責其事不如
罷之以省其費苟未能罷臣請特敕令准故事行其
職業從之
太和五年二月神策中尉王守澄誣奏宰相宋申錫
謀逆文宗即令追捕左散騎常侍崔玄亮與諫官乃
改用勞之申錫方免死貴授開州司馬

給事中

武德元年因隋舊制爲給事郎三年三月十日改爲
給事中龍朔年改爲東臺舍人咸亨改爲給事
正觀十五年太宗臨軒謂侍臣曰朕所以不能恣情
欲取樂當年面勵精若心正爲蒼生耳我爲人主兼
侍將相之事豈不是奪公等名昔漢高得蕭曹韓彭
天下寧晏舜禹湯武有稷禹伊吕四海乂安此事朕
並兼之給事中張行成諫曰陛下聖德含光規摸弘
遠雖文武之烈實兼將相何用臨朝對衆與其校量
以萬乘至尊共臣下爭功哉臣聞天何言哉四時行
焉臣輒陳狂直伏待菹醢
十六年刑部奏請及叛者兄弟並坐給事中崔仁師
駁之曰誅其父子足警其心此而不恤何憂兄弟議
遂寢
開元二十一年二月定安公主初降王同皎後降韋
濯又降博陵崔銑銑卒及是公主薨其子駙馬王繇
請與其合葬敕旨依給事中夏侯銛駁之曰公主初
昔降婚梧桐半死逺手再離琴瑟而亡則生存之時
已與前夫絶義殂謝之日合從後夫禮葬今若依繇
所請却祔舊姻但恐魂若有知王皎不納于幽壤死

而可作准銑必訴于玄天國有典章事難逾越原錄
此意雖中罔極之情奪禮而行或致不稽之誚訪謀
廣敢正敢贖司請存旁移禮官并求指定下太常寺
請議公主合與王皎合葬以否報之
正元十八年二月以前攝浙東團練副使試大理評
事兼監察御史齊總為衢州刺史庫議以為超獎過
當至門下給事中許孟容上表封還曰臣伏見今恩
制除衢州刺史齊總臣愚竊有所慮恐驚物聽不敢
關于陛下若以兵戎之地或有不得已非次擢授者
今衢州無他虞齊總無殊績忽有此超授群情驚駭
又齊總是判官今詔敕擢浙東觀察留後攝都團練
副使向來未有敕令使用此下詔尤恐不可齊總若
可選拔不假此使人疑陛下臨御以來凡所選用皆
為至公既非聖情所難改移則臣下安得不動有論
諍若齊總必有可錄其年五月中書門下奏內外常
參官改轉伏以建官蒞事曰賢與能古之王者用此
致理不聞其積日以取貴賤年而遷秩者也況常人
自有常選停年限考式是舊規然猶慮拘條格或失
茂異送于其中設博學宏詞書判拔萃三禮三傳三
史等科目以待之令不限選數聽集其是年數考數

非擇賢能之術也故汝作唯舉人才黜幽陟明在課
職業今據元和二年五月十八日具敕々內常參官
並限年考各與遷轉則官修者出滯職曠者僥倖恐
非朝廷循名責實之意結果語勞之道頻奉進止數
遣商量須令百吏勤官衆官得人舉直措枉行于受
授之際伏望從今以後內外常參官並不論年考議
事而遷任々均以才々均以望德望德均然後以日
月班之而第用之則異有司竭力盡如務治其職而
以起功唯御之臺刑憲是用憂責頗重其三院御史
望納舊勅例此量處分敕旨依奏
九年十二月敕中書門下吏部各有甲曆名為王庫
以防渝濫如聞近日請處奏官不經司撿尋未免姦
偽起今已後諸司諸使諸道應奏六品以下諸色人
稱舊有官及出身請處轉并請授官可與商量者除
進士及登科衆所聞知外宜令先下吏部及中書門
下及三庫委給　舍人吏部格式郎中各與甲庫官
同撿勘具有無申報中書門下審無異同者然與依
資進擬如諸司諸道奏論不實以有為無者臨時各
加懲罰務使仕進稽寔永絕僥倖
開成二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武官舍人郎將等其

堪送名者請中中書門下准吏部送名例磨勘仍先過堂然後批擬從之

三年二月敕中書文狀悉在中書斷割裁量須歸根本如聞錢穀刑獄等事有宜付諸司處置者宜吏令覆奏待正敕施行

門下侍郎

龍朔年改爲東臺侍郎咸亨年改爲黄門侍郎垂拱元年二月二日改爲鸞臺侍郎神龍元年復爲黄門侍郎天寶元年二月二十日改爲門下侍郎乾元元年改爲黄門侍郎大曆二年十一月四日復爲門下侍郎其月九日陞爲正三品中書侍郎同門下之稱至今不改

武德二年四月温大雅爲黄門侍郎弟彦將爲中書侍郎對居近侍高祖謂曰我義晉陽爲鄉一門永王

五年五月弟彦博又爲中書侍郎

貞觀十八年黄門侍郎褚遂良上疏曰即日内外官人諸王僚佐咸云陛下供給皇弟頗少于親王大臣深知形跡不奏私說竊語殊非凡益臣伏事聖主奉議天心豈不恐其多財嫌溢或至自敗必不得積貨驕盈寧使險急不足雖不比于皇子亦須微允物望臣是以謹訪荆韓漢魯四弟自足資財勝霍道四王尤爲缺少臣于芳春殿冐以奏聞伏惟天明必記臣語若厚于諸弟人皆聞見六月四日詔使是主公若供給諸弟事皆儉陋即似　季昆由是情薄臣是以不避斧鉞更敢陳聞昔漢明帝每賜子弟必語厚臣云不得使朕子多于先帝子美哉斯言王者德音終後漢皆以明帝爲法臣聞君施教令謂之風人隨上行謂之俗陛下厚于諸弟太子亦厚于諸弟相承恩篤豈不美哉伏願陛下疑闕短者因而賜之所用不多德音流布

神龍元年五月武三思恃寵嘗請託于黄門侍郎宋璟正色謂曰當今復子明辟王宜以侯就第何得尚干朝政王獨不見産禄之事乎

開元二年八月李　爲黄門侍郎多所拔正紫微令姚崇遂薦爲紫微侍郎外託薦賢其實引在己下去其亂馭之權建中二年十月門下侍郎盧杞嫉啟中書主事過咎遂之楊炎怒曰中書吾局也吏有過吾自治之奈何相侵耶

中書侍郎

武德元年因隋舊制號内史侍郎三年五月十日改

為中書侍郎龍朔年改為西臺侍郎咸亨年改為中
書侍郎垂拱元年二月改為鳳閣侍郎神龍元年二
月四日又為中書侍郎開元〻年十二月一日改為
紫微侍郎大曆二年十一月十四日陞為正三品五
年九月六日復為中書侍郎貞觀十八年中書侍郎
許敬宗以太子承乾官僚多被除削久未收叙上疏
曰切見廢官僚五品以上除名棄斥預歷寒溫但康
人疇昔之年身處不疑之地苞藏悖逆陰結寧臣所
全奸謀多連宗戚禍生慮表非可防萌官內僚官迴
无闗及今乃投竄忌器龜謂无寬獎　出毀玉稱全
達怒伏尋先典例有可原昔吳國陪臣則爰絲不坐
于劉濞邑中尉則王吉免緣于海昏學諸欒布乃
策名于彭越比于田叔亦委質于張敖至以凶逆陷
誅吏臣以忠良荷收擢令張玄令振德蔡鎮弘智裴
宣機蕭鈞等並砥節勵操有雅望于當朝經明行修
播芳命遇密弛禁蓋為齊人合　內廷事將未可大
明主行為天下則言為天下法臣恐王言忽降其出
如綸苟秦皇猷徒彰直諫臣等是以昧死上聞由奕
徒新義寔在此其光顏李愬又統戎旅皆有忠勞今
者時當臧秋務切邊鬼及是之日陛下降恩召見詢

訪才謀褒其舊勳付以疆事如此則與夫歌鍾賜宴
酒食邀歡固不同年而語矣臣竊見陛下自臨御以
來施號發令無非孝理因心屢形于詔敕行己寔感
于人倫惟在敬慎威儀保全聖德臣等不敢緘默輒
貢狂言惧不允當伏　刑憲寶曆元年閏七月右拾
遺薛　老與同僚入閤奏事曰臣伏見近日除拜往
往不由中書進擬或是宣出伏恐紀綱漸壞奸邪恣
行上曰更諫何事拾遺舒元褒曰近宮室修造太多
　老曰臣等職在諫官凡有所聞即合論奏乞勿罪
其言上改容勞之　其年十一月以右拾遺內供奉
史館修撰薛　老為河中府臨晉令時鄭權因交通
鄭注得嶺南節度權到鎮後盡以庫　所有輦送京
師酬遺權幸　老同知上疏請按由是寡結中外人
盡危之　老性本強直未幾又譏張權與程昔範不
宜居諫官之列事皆不行遂自請假滿十旬為宰相
李逢吉所出二年九月以新授濠州刺史陳岵為太
常少卿岵常好釋氏學佛經中尤好維摩自為有得
即加注釋輒獲上獻遂有宣令與好官乃追前命列
在清貫群議紛然諫官劉寬夫等七人同疏論曰岵
求由徑求事因供奉僧進經上覽疏　謂不直言宣

與宰相等云陳岵 所進經寔不因僧諫官何處得此
語鄉等可即勘問并推排頭者奏來左補闕劉寬夫
上表自言昨論岵之時不記得先後唯執筆草狀即
是微臣今既論事不臣合當罪若令尋究根本自推
排恐或遞相誣執有損事體凡所論差誤臣盡甘當
罪疏奏救諫官六人各罰一季俸劉寬夫獨能當罪
釋放然岵尋改少府監 太和元年十一月敕以右
補闕高允中為侍御史允中自為諫官其舉職業允
言直論不避時忌實居中常上疏云東頭勢重于南
衙樞密權傾于宰相敬宗驚悟久之雖無明賞而直
名昭然人情危懼恐有禍 終致非辜至是精選正
人相賀三年三月左拾遺舒元褒等奏今年四月左
補闕李虞與御史中丞温造衢中相逢温造怒李虞
不迴避遂提李虞祗承人專使脊送臺中禁身一宿
脊杖十下者臣等謹按國朝故事供奉官行除宰相
外無迴避令温造蔑棄朝廷典故凌陛下近臣恣行
胷臆曾無畏忌伏以事雖小而關分理者不可失也
分理失亂由之而生拾遺補闕官秩雖卑乃陛下侍
臣也御史中丞官秩雖高乃陛下法吏也侍臣見凌
是不廣敬法吏壞法何以持繩臣等又聞元和長慶
中御史中丞李 遵從不過半坊令乃遠至兩坊謂
之籠街喝道唯以尊崇自處不思僭擬之嫌陛下若
不因此時特有懲革伏恐從此供奉官華僕須迴避
中丞累聖制度失自陛下臣等官忝諫列寔為陛下
惜之敕憲綱之重在指佞觸邪不在行李自大侍臣
之職在獻可替否不在道途相高其臺官與供奉官
同道聽先後而行道途但祗揖而過其參從各隨本
官之後少相迴避勿信衝突自今已後應各有遵從
官行李傳呼前後並不過三百步
會昌四年六月中書門下奏諫官論事臣等商量望
令各陳所見不要連狀涉于紕雜如有大段意見及
朝廷重事必須連狀者即令同商量進狀不得輒有
代署敕旨依奏
咸通四年十一月以長安縣尉令狐滈為左拾遺劉
蛻起居郎張雲上疏論滈父綯秉權之日廣納賂遺
取李琢財物除安南致蠻寇侵擾不當居諫官之列
時綯鎮淮南上表論訴乃貶雲與元少尹蛻華陰令
符寶郎
本名符璽郎延載元年五月十一日改為符寶郎神
龍元年正月二十二日復改為符璽郎開元〻年十

一月十日敕傳國八璽既改為寶其符璽郎宜改為符寶郎其舊制天子八寶一曰仲寶所承百王鎮萬國二曰受命寶所以修封禪禮神祇三曰皇　帝行寶答疏于王公則用六曰天子行寶答四夷書則用之七曰天子之寶慰撫蠻夷則用之八曰天子信寶發番國兵用之

正觀十六年太宗刻受命玄璽曰王為螭首其文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曰天寶五載六月十一日敕王璽既改為寶其璽書至十載正月十五日復改傳國寶為承天寶

典儀　皇朝置二人隸門下省初用人皆輕至正觀末李義府為之是後常用士人焉

唐會要卷之五十六

唐會要卷之五十七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實封四百戶臣王溥纂

翰林院

尚書省諸司上

尚書省　分行次第　尚書令

左右僕射

翰林院

開元初置已前掌內文書武德已後有溫大雅魏徵李百藥岑文本褚遂良許敬宗上官儀等時乃入草制未有名目乾封已後始號北門學士劉懿之禕之兄弟周思茂元萬頃范履冰為之則天朝以蘇味道韋承慶等為之後上官昭容至中宗朝獨任其事睿宗即位後以薛稷賈膺福崔湜為之其院置左右銀臺門內駕在興慶宮制在金明門內駕在大內制在明福門內

翰林院者東在銀臺門內麟德殿西廂重廊之後蓋天下以藝能技術見召者之所處也學士院者開元

二十六年之所置在翰林之南別戶東向考視前代
即無舊名貞觀中秘書監虞世南等十八人或秦府
故寮或當時才彥皆以弘文館學士會于禁中內參
謀猷延引講習出侍輿輦入陪宴私十數年間多至
公輔當時號為十八學士其後永徽中故黃門侍郎
顧悰復有麗正之稱開元初故中書令張說等又有
集仙之比日用討論親侍未有典司玄宗以四隩大
同萬樞委積詔敕文誥悉由中書或慮劇而不周務
速而時滯宜有偏掌列于宮中承遵邇言以通密命
由是始選朝官有詞藝學識者入居翰林供奉勑旨
于是中書舍人呂向諫議大夫尹愔元充焉雖有密
近之殊亦未定名制詔書勑猶或分在集賢時中書
舍人張九齡中書侍郎徐安貞等迭居其職皆被恩
遇至二十六年始以翰林供奉改稱學士由是別建
學士院俾掌內制于是太常少卿張垍起居舍人劉
光謙等首居之而集賢所掌于是罷　自後給事中
張淑中書舍人張漸竇華等相繼而入焉其後有翰
雄閻伯璵孟匡朝陳兼蔣鎮李白等在舊翰林中但
假其名而無其職至德已後軍國務殷其入直者並
以文詞共掌詔敕自此北翰林院始無學士之名其
後人置東翰林院于金鑾殿之西隨其上所在而遷
取其便穩大抵召入者一二人或三四人或五六人
出于所命蓋不言數亦有以鴻生碩學經術優長訪
問質疑為人三之所禮者頗則其中初自處德宗建
置已來秩序未立延覲之際各走本列暨正　元年
九月始別勑令明預班列與諸司官知制誥例同故
事中書以黃白二麻為綸命重輕之辨近者所出猶
得用黃麻其白麻皆北院自非國之重事拜授于德
音赦宥者則不得由于斯矣
建中四年十月德宗幸奉天時祠部員外郎翰林學
士陸贄隨赴行在天下騷擾遠邇徵發書詔日數十
下皆出贄〻揮筆持紙成于須臾不復起草初若不
經思慮既成無不曲盡事情中于機會倉卒叢委同
職皆拱手嗟嘆不能有所助常啟德宗云今書詔宜
痛引過罪已以感動人心德宗從之故行在制詔下
始聞者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感激議者咸以為德
宗之克平寇難不惟神武功成爪牙盡力蓋亦文德
廣被腹心有助焉正元初李抱真來朝因前賀曰陛
下之幸奉天山南時勑書至山東士卒無不感泣思
奮者臣當時見之即知諸賊不足平也

兵月上倉黄自苑北便門出翰林學士姜公輔叩馬
諫曰朱泚常帥涇原素得志昨已朱滔叛命坐奪兵
權泚恒憂憤不得志不如使人捕之恐羣兇立之必
貽國患上曰已無及矣及泚僭立中外稱其先覺
興元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勑翰林學士朝服稱序
宜準諸司官知制誥例四年翰林學士陸贄奏曰學
士私臣玄宗初待詔內廷至于應和詩賦文章而已
詔誥所出本中書舍人之職軍興之際促迎應務權
令學士代之今朝野人寧合歸職分其命將相制誥
請付中書行遣物議是之

正元八年徵衛次公左補闕尋兼學士二十一年正
月德宗升遐時順宗居東宮疾恙方甚倉卒召學士
鄭絪等於金鑾殿時中人或云內間商量所立未定
衆人未對次公遽言曰皇太子雖有疾然地居冢嫡
內外繫心必不得已當立廣陵王若有異圖禍難立
成絪等隨而唱之衆議方定及順宗在諒闇外有王
叔文輩操權樹黨無復經制次公與鄭絪處內廷多
所匡正

元和二年崔羣為翰林學士為憲宗獎遇嘗宣旨云
今後學士進狀並取崔羣　方得進來群以禁密
之司動為故事自爾學士或惡直醜正其下皆無由
上言堅不奉詔三疏論奏方罷

其年二月制浙江西道水旱相乘蠲于去年兩稅上
供錢二十四萬餘貫凡白麻制誥皆因廷代言命輔
臣除節將恤災患討不庭則用之宰臣于正衙受付
通事舍人君命相之書則通事舍人承旨皆宣讀訖
始下有司是內詔不宜使令奉行

三年淄青節度學師道進絹為魏徵子贖宅翰林學
士白居易諫曰徵是陛下先朝宰相太宗嘗賜殿材
成其正室尤與諸家第宅不同官中自可贖之而令
師道掠美事實非宜憲宗深然之

五年十二月以司勳郎中知制誥李絳為中書舍人
依前翰林學士面諭吐突承璀用兵無功合加明責
先是承璀于軍中立聖政碑絳又以為非舊制不可
許上初甚怒色變絳執奏不已辭旨懇切因泣下上
徐察其意直色稍和卒大開悟故有是拜亟命軍中
拔去所立碑曰微卿言不知此為損我翌日又面賜
紫衣金魚上親為絳擇良笏勉之曰爾他時無易此
心八月九日以前朔方塩節度使王佖為右衛將
軍佖在鎮無智術又召至踰月而授以衛將軍凡將

相出入皆翰林草制謂之白麻從始以貴寵中書草
制以至李進賢皆用此例也
十三年二月上御麟德殿對召翰林學士張仲素段
文昌沈傳師杜元穎以仲素等自伐叛奉書詔之勤
賜仲素以紫文昌等以緋
十五年閏正月翰林院奏學士及書待詔共九人每
日各給雜買錢一百文以户部見錢充每月共米四
石麪五石令司農供勅旨從史翰林院加給自此始
也
長慶元年翰林學士李德裕上疏曰伏見國朝故事
駙馬緣是親密不合與朝廷要官往來開元中禁止
尤切訪聞近日輒至宰相及要官私第此輩無他才
技不可延接唯是洩漏禁密交通中外群情所知以
為甚與其朝官素是雜流則不妨來往若職在清列
豈可知聞伏望宣示宰臣其駙馬諸親今後公事即
于中書見宰相不得更詣私第上然之初穆宗在東
宮素聞李吉甫之名及即位既見德裕尤重之禁中
書詔大手筆多令德裕草之先與李紳元稹俱在翰
林以學識才名深相款密
四年三月翰林學士韋處厚上疏曰臣聞汲黯在朝

淮南不敢謀反于本在魏諸侯不敢加兵夫王霸之
理皆以一士而止百億之師以一賢而制千里之難
狀以裴度勲高中夏聲聞外夷廷湊克融皆憚其用
吐突回鶻悉服其名今若置之岩廊委其參決西夷
北虜未測中華河北山東必稟廟筭況幽鎮未靖尤
資重臣管仲曰人離而听之則愚合而听之則聖理
亂之本非他術順人則治違人則亂伏承陛下當食
嘆息恨無蕭曹今有一裴度尚不留驅策此所以漢
唐感悟漢文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大都宰相當
委之信之親之禮之于事不効于國無勞則置之散
寮黜之一郡如此則在位者不敢不勵將進者不敢
苟求陛下存始終之分但不永棄則君臣之厚也今
進者皆負四海責望退亦不失六曹尚書不肖者無
因而懲賢者無因而勸臣于逢吉素無私嫌臣枝裴
度無辜貶官今之所陳上答聖明下達群議披肝感
激伏地涕泣伏乞鑒臣愛君矜臣體國則天下幸甚
初山東南道節度使牛元翼其家屬悉為鎮州節度
使王廷湊所害穆宗深嘆宰輔之不才致使奸宄久
不樂化因是處厚疏薦裴度
其年四月賜翰林學士高鉽綿綵七十匹以上在左

軍夜宿直之故也

其年七月翰林學士韋處厚于浴堂中因諫遊畋及晏起曰臣有大罪願碎首于陛下前上曰何處厚對曰臣不以死諫先聖令先　好畋及色以致不壽今當誅戮所不死諫者為陛下在春宮年十五今陛下皇子始一歲臣是以不避死亡之誅上大悅深感其言賜錦綵一百疋銀器四事

其年十二月翰林院侍講學士諫議大夫高重侍講學士中書舍人崔郾中書舍人高鉞于思政殿中謝崔郾奏陛下授臣職以侍講已八箇月未嘗召問經義臣內慙尸祿外愧群寮上答曰朕機務稍閑當召卿等請益高鉞對曰意雖求理　恐萬方或未之信若未加躬親何以示憂勤之至上深納其言各賜錦綵五十疋銀器二事

寶曆元年路隨為翰林學士有以金帛謝除制者必叱而去之曰吾以公事接私財耶終無所納

二年敬宗以翰林學士崇重不可褒抑乃別置東頭學士以備曲宴賦詩京兆尹劉栖楚薦前進士熊望文藝可充學士事未行而帝崩

太和元年四月翰林院奏準舊例學士每人每日于戶部請襍買錢一百文伏以數目至少襍買不充伏請每人每日于戶部更加一百文冀免欠闕勅旨依奏

開成四年二月勅翰林學士宜準舊例遇節假每一人入直

大中六年十二月勅翰林學士自今以後官至郎中令知制誥其餘並依本官月限及准外制例處分

十年党項屢擾河西上召翰林學士問邊計學士畢誠即援引古今論列破羌之計上悅曰吾方擇能帥安河西不期頗牧在吾禁署卿為朕行乎誠欣然從命即日授邠行節度河西供軍安撫使等誠至軍遣使告諭叛徒諸羌率化之以邊境禦戎兵多積財為上策乃召募軍士開置屯田四歲收穀三十萬斛詔書嘉之

十四年三月勅賜翰林院左拾遺劉鄴及第

中和二年僖宗幸蜀時黃巢犯京畿關東用兵書詔叢委翰林學士杜讓能草詞速筆無點竄動中事機上嘉之遷戶部侍郎承旨及沙陀逼京師僖宗倉皇出幸是夜讓能宿直禁中聞難作步出從駕出城十餘里得遺馬一匹無羈勒以紳絡而乘之駕在鳳翔

未久兵遝至僖宗又幸寶鷄縣近臣唯讓能獨從再幸梁洋棧道險阻之間不離左右帝顧之曰朕之失道再致播遷險阻之中卿常在側古所謂忠于所事卿無負矣讓能對曰世家歷重任蒙國厚恩陛下不以臣愚權居近侍臨難苟免臣之恥也　圉臣之幸也帝益嘉之

大順二年十月宣每進書詔書別錄小字本留內永為定式

乾寧二年十月賜渤海王大瑋瑎勑書翰林稱加官合是中書撰書意詔報中書

三年二月承旨牓子凡中書覆狀奏錢物如賜召徵促但畧言色類其數目不在言但云並從別勑處分中書覆狀如云中書門下行勑其詔語不得與覆狀語同

其年七月翰林學士承旨陸扆拜中書侍郎平章事故事三署除拜有光署錢以宴舊僚內署即無例扆入相之日送學士光院錢三百貫特舉新例內署榮之仍定例將相各二百千使相五百千觀察使三百千度支三百千鹽鐵二百千戶部一百千

天復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學士都璨淮宣于與政殿令到縣宣示待詔自今後寫勑書後面不得留空紙但因融書勑交口便當日示訖

尚書省

武德元年因隋舊制為尚書省龍朔二年二月四日改為中臺咸亨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改為尚書省光宅元年九月五日改為文昌臺垂拱元年二月二日改為都臺長安三年閏四月十五日改為中臺神龍元年二月四日改為尚書省故事內外百司所受之事尚書省皆印其發日為程限京諸司有符移關牒下諸州必由都省以遣之

故事除其吏部外共用都司印至聖曆二年二月九日初備文昌臺二十四司印本司郎官主之歸則收于家建中三年左丞趙涓始令納于直廳其假日及不入日即都用當郎官本司印餘印并都不開故事叔父兄弟不許同省為郎官格式令不載亦無正勑貞觀二十年十一月韋叔謙除刑部員外郎三年四月韋季武除主爵郡中其年七月韋叔諧除庫部郎中太宗謂曰知卿兄弟並在尚書省故授卿此官欲成一家之美無辭稍屈階資也其後同省甚多近日非特恩除拜者即相迴避龍朔三年六月十五日謂

左肅機崔餘慶曰中臺政本衆務所歸分列曹僚司
存是屬事無大小咸籍用心至如科料雜物須詳出
處比來曹司曾不以留意致使科取不詳出處不料
遠方百姓勞弊特甚當官若此豈無所愧自今以後
不得更然
上元三年閏三月二十日制尚書省頒下諸州下縣
並宜用黃紙久視
元年九月二十二日勅省諸行既有主事更不須着
人帖直
開元二年四月五日勅在京有訴冤者並於尚書省
陳牒所由司為理若稽延致有屈滯者委左右丞及
御史臺訪察聞奏如未經尚書省不得輒於三司越
訴
神龍二年九月一日勅門下及都省宜日別錄勅日
三日一進
開元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勅尚書省諸司有勅後
起請及勅付所司商量事並錄所請及商量狀送門
下及中書省各還於元勅後所由仍於元勅年月前
注云起請及商量如後
永泰二年四月十五日制周有六卿分掌國柄各率
其屬以宣王化今之尚書省即六官之位也古稱會
府寔曰政源庶務所歸比於喉舌猶天之有北斗也
朕纂承丕緒遭遇多難典章故事久未克舉其尚書
宜由明令式一依故事諸司諸使及天下州府有事
准令式合申省者先申省司取裁并所奏請勅到省
有不便于事者省司詳定聞奏然後施行自今以後
其郎官有闕選擇多識前言備諳故事志業正直文
史兼優者勿技虛名務取實用六行之內衆務畢舉
事無巨細皆中職司的于故實遵我時憲凡百在位
悉朕意焉
大曆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勅西漢以三府分理東京
以三公總務至于領錄天下之明練覆為事之要邦
國善否出納之由莫不處正于會府也今僕以綜詳
朝政丞郎以彌綸國典法天地而分四敘配星辰而
統五行元元之本于是乎在九卿之職亦中臺之補
大小之政多所関決自皇室多難內外薦費徵求調
發皆迎于國計切于軍期卒以權便裁之新書從事
且救當時之急殊非致理之道今外虞既平罔不率
俾將明畫一之法大布維新之令甄陶化源去末歸
本其度支使及諸道轉運常平鹽鐵等使宜停國之

安危不獨注于将相政之理亂固亦在于庶官尚書侍郎左右丞恭領要重朕所親倚固當朝夕進見以之裨益也又省寺之務多有所分簡而無事繁而不接令大舉綱目重頒憲章並宜詳按所掌明徵典故

十四年六月勅天下諸使及州府須有改革處置事一切先申尚書省委僕射以下商量聞奏不得輒自奏請

建中三年正月尚書左丞庾準奏省内諸司文案准式並合都省發付諸行判訖都省勾檢稽失近日以来舊章多廢若不由此發勾無以總其條流其有引勅及例不由都省發勾者伏望自今以後不在行用之限庶絶外繆式正彝倫從之

正元二年正月宰相崔造奏請尚書省六職令宰臣分判乃以宰臣齊暎判兵部承旨及雜事李勉判刑部劉滋判吏部禮部崔造判户部工部

三月三日勅尚書郎除休假宜每日視事自至德以来諸司或以事簡或以儉錢不充有間日視事者尚書省皆以間日先是宰相張延賞欲事歸有司恐致稽擁准故事令每日視事夫何延賞薨復間日矣

八年勅令授臺省官者各具舉主名于授官者誥先先郎官缺左右丞舉之御史缺大夫中丞舉之誥書不具所舉官名及趙憬陸贄為相建議郎官不宜專于左右丞宜令尚書丞郎各舉本司其授官誥書仍具所舉官名御史亦如之異日考殿最以授舉主能否乃從之

十一年十月罷吏部司封司勲寫急書告身官九十員自天寶以来征伐多事每年以軍官功授官十萬數皆有司寫官告送本道兵部因置寫官告六十員給授經五年後酬以官夫何吏部司封司勲兵部各置十員大曆已後諸道多自寫官告急書官無事但為諸書役使故宰臣請罷之

元和二年正月尚書左丞鄭元　請取河中羨餘三千貫充助都省厨本錢從之

三年五月尚書右僕射判度支裴均奏請取荊南雜錢一萬貫修尚書省從之州府羨餘而用之于尚書省以為功遂從其請其失亦甚

十三年勅應同司官有大功已上親者非連判及勾檢之官長則不在迴避改授之限況故事不必明文具存其有官署同職異司雖父子兄弟亦無所嫌起今已後宜准天寶二年七月勅處分時刑部員外郎

楊嗣復以父于陵新除戶部侍郎遂以近例避嫌請
出省宰臣等舉令式奏請故有是命焉
太和元年六月勑元和長慶中皆因用兵權以濟事
所下制勑難以通行宜令尚書省取元和以來制勑
叅詳刪定乞送中書門下議定聞奏
會昌五年六月勑漢魏以來朝廷大政必下公卿詳
議惟求理道以盡群情所以政必有經人皆向道比
事後關禮法羣情有疑者令本司申尚書省下禮官
叅議如是刑獄亦先令法官詳議然後申刑部叅覆
如郎官御史有能駁難或據經史故事議論精當即
擢授遷改以獎之如言涉浮華都無經據不在申聞
六年八月太僕卿渾侃乘馬過都堂門勑旨渾侃久
在班行合知典故致此論列須示薄懲宜罰一月俸
大中四年兵部侍郎令狐綯拜中書門下平章事奏
曰故事帶尚書省官合先省旨同列集于少府監先
是白斂中崔龜從曾為太常博士至相位欲榮其舊
署乃改集于太常禮院今請依舊集少府監從之

分行次第

武德令吏禮兵民刑工等部貞觀令吏禮兵民刑工
等部光宅元年九月五日改為六官准周禮分郎令
之次第乃是也
故事以兵吏及左右司為前行刑戶為中行工禮為
後行每行各管四司而以本行名為頭司餘為子司
顯慶元年七月二十一日改戶部尚書為度支尚書
侍郎亦准此遂以度支為頭司戶部為子司至龍朔
二年二月四日復舊次第也

尚書令

武德初因隋舊制尚書令置官一員龍朔二年二月
七日廢尚書令官員貞觀元年六月一日除秦王廣
德元年七月十一日除雍王十一月三日除郭子儀
大曆十四年閏五月十五日除太尉加尚父寶曆元
年五月三日李輔國除司空加尚父國朝尚父惟此
二人故附于尚書令之下也
德宗既封雍王為天下兵馬元帥收復東都至廣德
元年遂拜為尚書令自太宗為此官爾後廢省至是
代宗以德宗有大勳特拜焉至建中二年十一月除
郭子儀尋亦懇讓而罷

左右僕射

龍朔二年二月四日改為左右匡政咸亨元年十二
月二十三日改為左右僕射光宅元年九月五日改

為文昌左右相神龍元年二月四日又改為左右僕
射開元〻年十二月一日改為左右丞相天寶元年
二月二十日復改為左右僕射
尚書左右僕射自武德至長安四年已前並是正宰
相初豆盧欽望自開府儀同三司拜左僕射既不言
同中書門下三品不敢叅議政事數日後始有詔加
知軍國重事至景雲二年十月韋安不除左僕射東
都留守不帶同一品自後空除僕射不是宰相遂為
故事
貞觀三年三月十日太宗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為
僕射當須廣開耳目求訪賢哲有武藝謀畧才堪撫
衆者任以邊事有經明德脩立性悟理者任以侍臣
有明幹清懿處事公平者任以劇務有學通今古識
達政術者任以理人此乃宰相之弘益也比聞聽受
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哉因勑尚書細務屬
于左右丞唯相屈人事合聞奏者関于僕射
上元二年劉仁軌為左僕射戴至德為右僕射每遇
伸訴冤滞者仁軌輒美言許之至德即先據理難詰
若有理者密為奏之終不露色之斷决由是時誉歸
于仁軌常于仁軌吏曰受詞訟有老母陳詞至德已
收牒看視老母前曰本謂是解事僕射所以来訴公
乃是不解事僕射却付牒来也至德笑而還之議者
尤稱長者或有問至德不露已斷决之事者至德曰
大慶賞刑罰人主之權柄凡為人臣豈得與人主争
柄哉
與下州刺史
建中元年三月于朝堂別置三司以决庶獄争者輙
擊登聞鼓右司郎中裴請上疏曰夫諫鼓謗木之設
所以達幽枉延直言輕猾之人援桴鳴鼓始動天聽
因競纖微若然者安用吏手上然之悉命歸于有司
正元五年正月左司郎中嚴說奏按公式令應受事
據文案大小道路遠近皆有程期如或稽違日多少
差加罪今請程式常務計違一月日以上要務違十
五日以上不報按典請決二十判官請奪見給一季
料錢使牒户部收㑹符牒再下猶不報常務通計五
十日以上要務通計違二十五日已上按典請決四
十判官奪料外仍牒考功與下考如符牒至三度因
違不報常務通計違八十日以上要務通計違四十
日已上按典請決六十判官請吏部用闕長官及勾
官既三度不存勾當五品以上請牒上中書門下殿

罰六品以下亦請牒吏部用闕其急要丈牒請何當
道進奏院付送本使委觀察使判官一人發遣送州
取領具月日先報常務請依常式以前御史臺奏伏
奉去年二月三日勅宣付御史臺商量作條件聞奏
者除京兆府州縣及城内百司伏請並以符到京兆
府日為程如往来累路停滯日月懸遠者請兼勘責
緣路所由准令式處分從之

左右司員外郎

永昌元年十月五日置各一人以侍御史顧宗為左
司員外郎洛州司户參軍元懐正為右司員外郎神
龍元年三月初八日廢二年十二月復置開元四年
六月十九日勅部以下官合所司補授其員外郎御
史并供奉官宜進名勅授
五年四月九日勅尚書省天下政本仍令有司各言
職事吏部員外
元和三年四月裴均于尚書省都臺堂上僕射其送
印及呈孔目唱案授案皆尚書省為之文武三品以
上官升階列坐四品五品郎官侍御史以次謁見拜
于廳下然後召御史中丞左右丞侍郎升階答拜初
開元中張說為右丞相玄宗令其選日上因制儀注
極其尊大自非中書門下及諸三品已上是日皆坐
受其禮時人或徵其所從来荅曰聖曆中王及善豆
盧欽望同日拜文昌左右相亦常用此儀當時已説
方承恩寵不敢復詰因為故事非舊典也六年十月
御史中丞竇易直奏臣謹按唐禮諸册拜官與百僚
相見無受拜之文又諫議大夫至拾遺御史中丞至
殿侍御史並為供奉官不合異禮今僕射初上之日
或答拜階上合拜庭中因循壅蔽之制每致沸騰之
議伏請下尚書太常禮院詳議永為定制使得遵行
于是太常卿崔邠召禮官等參議禮官議曰按開元
禮有册拜官上儀初上者咸與卑官荅拜今左右僕
射皆册拜官也今准此禮為定伏尋今之所行儀注
且非典禮之文又無格勅為據斯乃越禮隨時之法
有司尋合釐正雖待議而後革也伏以開元禮者其
源太宗創之高宗述之玄宗纂之曰開元禮後聖于
是乎取則其不在禮者則有不可以傳令僕射初上
受百寮拜是舍高宗玄宗之祖述而皆開元之正文
是有司失其傳而又云禮得無咎哉今既奉明詔詳
定宜守禮文以正之議者或云致敬之或有三品拜
一品四品拜二品如之何致敬則先拜所以下文云

丞相令助教拜博士即令丞及助教必先拜之是也
非不荅拜何者禮記云大夫禮相見貴賤不敵主人
敬客則先拜客〻敬主人則先拜主人是謂致敬又
曰非國君無不荅拜者鄭玄註曰禮尚往來又曰君
于士不荅拜非其臣則荅之鄭玄註曰不敢臣人之臣
令僕射不荅拜是臣其百僚不亦重乎又按漢制八
座及丞郎初拜官並集都堂交禮僕射八座也又無
不荅之文伏以左右僕射舊左右丞相也次三公荅
拜而僕射受之固非倫也且約三公上儀及開元禮
而為儀注庶類等威之序允歸至當之論太常卿崔
邠博士衛中行馮宿等並同所見于是脩改舊儀送
都省集衆官詳議七年二月尚書左丞段平仲奏曰
謹按開元禮應受冊官初上儀並合與卑官荅拜又
准令文僕射班品在三公之次公上儀而嘗與卑僚
荅拜僕射上獨受侍郎中丞等拜考之國典素無明
文因循乖越切在釐革太常所定儀制依據三公上
儀其間或有增損事體深為折衷酌為永制可以施
行應同所見各得連署太常禮院儀注及兵部尚書
王紹等三十三人參議所見如前制可
十五年時以僕射上事儀注前後不定中丞李漢奏
定朝議未允先中書門下奏請依元和七年已前儀注
左右僕射上日受諸司四品六品丞郎以下拜諫議
大夫兼史館修撰王彥威奏論曰臣謹按開元禮凡
受冊官並與卑官荅拜國朝官品令三師三公正一
品尚書令正二品並是冊拜授官上之日亦無受朝
官再拜之文僕射班次三公又是尚書令副二之職
雖端揆之重有異百僚然與羣官比肩事主禮非其
臣則荅之又曰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
也即僕射上曰受常參官拜事頗非儀況元和七年
七月已經奏議酌為定制編在國章近年上儀又有
拜受之禮物論永安請依元和七年勅為定時李漢
程為左僕射宰執難于改革雖不從其議論者稱之
太和三年四月中書舍人李虔奏伏奉勅旨宜令左
右常侍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審同詳議僕射
與御史中丞以下街衢相遇儀式奏聞者謹按儀制
令諸文武官隔品卑者皆拜其准令應致敬而非相
統屬者則不拜致敬之式在路相遇則斂馬側立又
按舊儀僕射上日除兩省供奉官外尚書省御史臺
及諸司四品以下皆拜于階下蓋以端揆之重師長
百僚雖在別司皆為統屬故用隔品拜禮非為無據

臣續准元和七年二月七日勅雖停拜禮每至上日臺官就僕射廳事列班送上與尚書省官不異則遂遇致敬在不疑臣等又按文令屬官于衢衕相遇隔品者致敬禮絕者下馬無迴避之文雜令所言轉避重賤貴者止謂迂直之間各申遜讓非令威匿惟車駕出入警蹕行人事関嚴上不屬臣下但卑僚自後多就他途百姓無知亦皆相效道途迴避因此成例就中臺官以職在彈糾人情畏奉他官相遇苟務推崇始自私敬漸為公禮相循既久將謂合然籠街專道止絕行旅奔避不及即以為罪徵異説于前古訪近例于走卒國章明具不復檢尋遂于師長亦欲均禮臣等自奉勅詳定累牒禮部及太常禮院御史臺檢詳武德以來禮令制勅各得牒報並無臺官于禮僕射合與司官不同之文臣等詳議伏請自今以後御史中丞以下與僕射相遇依令致敬斂馬立侍僕射過僕射謝官由大夫中丞與三院御史就幕次叅見其觀象門外立班既以後至為重大夫中丞到班後朝堂所由引僕射就立傳呼贊導如大夫就列之儀僕射朝退出宣政門朝堂所由贊引至幕次及與禮門待與叅從相得而退御史大夫與僕射既隔品自合分道而行庶輕重得宜典章不紊勅旨僕射寔百寮師長國初為宰相正國品秩至崇儀制特異近或勳臣居任遂使故事不得畢列上凌舊章僭上昨令叅議頗為得中宜付所司永為定制四年九月中書門下奏左右僕射伏准僕射上儀故事自御史中丞吏部侍郎以下羅拜階下准元和七年雜定儀注全無受拜之禮當時蓋以僕射非其人所以殺禮臣等以為抵合係官之輕重不合為人而升受降中丞侍郎拜則似太重若郎官以下拜則似太輕臣等商量今諸司四品以下官及御史臺六品以下并郎官並望准故事餘依元和七年勅處分勅旨宜依

其年十一月中書門下奏左右僕射上請受四品六品丞郎以下拜並望准元和七年以前儀注便令所司約此撰儀注從之

會昌二年正月宰臣陳夷行崔珙等請改僕射上日受京四品官拜儀注臣等伏尋禮令並無僕射上曰受京四品官拜儀注近年禮變多傳舊例宗司四品官自左右丞部侍郎御史中丞皆羅拜階下以為隔品致敬按諸禮致敬是先拜後拜之儀非受拜之謂又准禮皇太子初見工臺羣官即行致敬之禮羣官

先拜後荅拜蓋以尊無二上禮須避嫌僕射與四品官並朝班比肩事主豈宜務脩僭越獨示優崇況事應變從權禮有沿革損益受拜既無根據隨俗則亂憲章臣等嘗見故吏部尚書鄭餘慶議僕射上日儀制不與隔品官抗禮其時竇易直為御史中丞奏非鄭餘慶所議及易直為僕射貪榮近利忌棄前志群情鄙之在列有拂衣而請告者臣等過蒙寵異擢仕師長不顧失禮取誚于時臣昔又按禮記云大夫士非見國君無不荅拜又曰君于士不荅拜今僕射不荅拜是臣其百寮傳為故事何所取法伏准開元元年改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位次三公三公荅拜而僕射受之固非宜也臣等上日伏請依三公上儀並為定制如蒙聽允望令所司約此撰儀注從之

大中三年正月三日勑節文三公僕射不常除官每至上時須有聚會宜令度支戶部准開元例勾當局席取京兆府本色錢不得令府司差配百姓

唐會要卷之五十七

唐會要卷之五十八

尚書省諸司郎中

左右丞　左右司郎中　左右員外郎
吏部尚書　吏部侍郎　吏部郎中
吏部員外郎　司封郎中　司封員外郎
司勳郎中　司勳員外郎　考功郎中
考功員外郎　戶部尚書　戶部侍郎

左右丞

武德元年因隋舊制不改至龍朔二年二月四日改為左右肅機咸亨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復為左右丞舊左丞正四品上右丞正四品下永昌元年三月二十四日勑先閣會府區揆實繁都省勾曹管轄重遷依仍舊之職未協惟新之政其文昌左右丞進為從三品階其盧獻李景諶並宜三品依舊任如意元年八月十六日復為四品至今

正觀元年左僕射蕭瑀免官右僕射封德彝卒太宗謂尚書左丞戴冑曰尚書省天下綱維百司所稟若一事有失必有其弊今無令僕係之于卿當稱所望也

二年魏徵為尚書右丞或有言徵阿黨親戚者上使

御史大夫溫彥博按驗無狀彥博奏曰徵為人臣須
存形迹不能遠避嫌疑遂招此謗雖情在無私亦有
可責上令彥博讓徵且曰自今已後不得不存形迹
他日徵入奏曰臣聞君臣協契義同一體不存公道
唯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則邦之興喪或未
可知上矍然改容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願使臣為
良臣勿使臣為忠臣也上曰忠良豈有異乎徵曰良
臣稷契　陶是也忠臣龍逢比干是也良臣使身獲
美名君受嘉號子孫傳世福祿無疆忠臣身受誅夷
君陷大惡家國並喪空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遠矣
帝深納其言
其年侍御史張玄素奏虔州藥嶠縣令叱奴隲盜用
官食推逐並實上令決之中書舍人楊文瓘奏據律
不合死上曰食糧朕之所重若不加法恐犯者更多
尚書右丞魏徵對曰陛下設法與天下共之今若改
張多將法外畏罪且復有重者又無以加之
其年太宗謂侍臣曰人皆以祖孝孫為知音今其所
教聲曲多不諧韻此尤未至精妙人亦以許崇為良
醫今不識藥性尚書右丞魏徵對曰陛下生平不愛
音聲今忽為教女樂差舛責孝孫臣恐天下怪愕上
怒曰卿是朕腹心應須進忠直何乃附下罔上為孝
孫分疎彥博等拜謝魏徵與王珪進曰祖孝孫學閑
立身乃何如曰明達陛下平生禮遇孝孫復何如曰
明達今過聽一言便謂孝孫可疑明達不可信臣恐
群臣衆庶有以窺陛下者上意乃解
三年正月放裴寂還鄉表乞住京師久不肯去上令
問稽留所由韋挺奏留一十九日長安縣令王文楷
又不准勅發遣令決杖三十尚書右丞魏徵諫曰裴
寂所為事合萬死但以陛下念其舊功不致于決惟
解其官止削半封令添人尚得裝束假況寂放還鄉
宅古人有言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文楷識陛下恩寬
見寂大臣不即嚴迫論其此情未合得罪上曰放寂
拜掃豈非禮耶乃釋而不問焉
十年治書侍御史劉洎上書曰臣聞尚書萬幾實為
政本尋此選授誠難是以八座比于文昌二丞方于
管轄爰至曹郎上應列宿苟非稱職竊位興譏伏見
比來尚書省詔勅稽停文案擁滯臣誠恐庸劣請述
其源正觀之初未有令僕于時省務繁雜倍多于今
而左丞戴胄右丞魏徵並曉建吏方質性平直事應
彈舉無所迴避陛下又假以恩慈自然肅物百司匪

辦抑此之由及杜正倫續任右丞頗亦勵下皆綱維不舉並為勳親在位不能斷決故事稽延案牘壅理窮仍使　下去無程限來不責遲一經出手便涉年載天工人代焉可妄加至于懿戚元勳宜優禮秩久妨賢路殊為不可將欲勒茲空樊且宜精簡尚書左右丞及左右郎中如並得人自然綱維克舉亦當矯正趨競豈惟息其稽滯哉

二十年宇文節為尚書左丞明習法令以幹局見稱時江夏王道宗以私事見託節奏之太宗大悅勞之曰朕所以不置左右僕射者以卿在省耳

龍朔二年有宇文化及子孫理資蔭所司理之至于勾曹右肅機楊昉未詳案狀訴者自以道理已成無復疑滯勃而逼昉昉謂曰未食々畢詳之訴者曰公云未食亦知天下有累年羈旅訴者乎昉遽命案立判之曰父殺隨主子訴隋資生者尤配遠方死者無宜使慰

儀鳳四年韋仁約除尚書左丞約奏曰陛下為官擇人無其人則闕今不惜美錦令臣製之此陛下知臣之深矣微臣盡命之日矣仁約遂振舉綱目略無留事羣臣肅然

元和八年六月裴佶為左丞時兵部尚書李巽兼鹽鐵使將以使局置于本行經郄已半會佶拜命堅執以為不可遂令撤之巽特恩而強時重佶之有守

十三年淄清　李師道平鎮州王承宗懼上章請割德棣二州自贖又令二子入侍憲宗選使臣宣諭以尚書右丞崔從中選議者以承宗罪惡貫盈每多奸譎入朝侍子必非血忱人頗憂之從次魏州節度使田弘正以路由魏境欲以五日騎衛之從辭之以童奴十數騎往至鎮州于鞠場宣勅三軍大集乃諭以順逆辭情慷慨軍士無不感

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勅加階入三品拜授官及勳封甲拜諸色闕等進畫出至門下省重加詳覆有敍正者有使即落下以墨塗訖仍于甲上具注事由拜牒中書省

二十一年閏三月十三日敕每月當番武官番滿日過中書門下

天寶八載七月中書門下奏比來諸司使及諸郡并諸軍應緣奏事或有請中書門下商量處分者凡所陳奏皆斷自天心在于臣下但宣行制敕奏之內則不合別請商量乃承前因循有此乖越自今已後應

奏事一切更不合請付中書門下如有奏達聽進止
敕旨從之
乾元三年四月二十六日敕諸司使諸州府進奏文
狀應合宣行三紙已上皆自寫宣付四本中書省宣
過中書省將兩本與門下省
寶應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内外六品以下正員自今
已後差主事一人令史四人專知至建三年閏正月
十八日中書門下奏准正觀故事京常叅官及外官
五品已上每有除拜中書門下皆立簿書謂之具莫
取其年累以爲遷授此國之大經也自艱難已來此
法遂廢垂拱三十載伏望自大曆十四年已來重署
具員據前資見任員量與改轉從今已後刺史四考
郎中起居侍御史各兩考餘官各三考與轉其升進
黜退並准故事處分仍下天下州縣審勘責前資見
任其鄉貫歷任官諱同一狀中書門下
廣德二年三月十四日敕中書門下兩省直省自今
已後所補不得取郎將已上官
大曆十三年四月十六日敕中書門下先置法宜兩
人宜停
建中三年六月詔中書門下兩省各置印一面

四年六月中書門下兩省狀應送諸司文狀檢勘節
限中考文狀等並是每年長行之事尚書省各依限
録奏舊例經一宿即出如經三日不出請本司吏修
单狀重奏又三百不出即請本司長官面奏取進止
其内狀到各令本司兩日内具省案及宜黄送到中
書依前件所定限勘會宣下即事免稽滞及准開元
十九年四月敕應加階并授及勲封甲并諸色闕等
進畫出至門下省重加詳覆駁正者宜便注簿落下
以墨塗訖仍于中上宜注事由牒中書省敕旨從之
開元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敕中書門下兩省供奉官
及尚書省御史臺現任郎官御史等自今已後諸司
諸使並不得奏請任使仍永爲恒式
長慶元年正月制自今已後中書門下所有除授宜
依元和二年具員敕處分
太和三年四月中書門下奏内外文武官除授伏以
爲官擇人實資進選舉能考績固切旁求必當按寔
循名聽言觀行事合先于狥衆道必懸于自媒進退
之間風俗所繫近日人多于競躁罕正修或日詣宰
司自陳功狀或以瀆宸扆曲析恩波之爰爵讓能之
賢啟善人伐善之娶亦有粗因勞績以授官崇及居

令任別無課効唯引向前事狀秖希吏與遷陞凡是
此流稍要立制伏望自今後應緣官闕須有除授先
選吏跡有聞行已務實者隨才獎用如有志涉浮躁
事近激求者量加擯斥所覬官修其方人思勵行敦
旨宜依　　下考時人以宰輔黷官不上疏陳
列而越職豹奇非盡事君之道至是杜元穎等奏劾
賣直沽名動多狂躁遂出之
戶部尚書
武德元年因隋爲民部尚書正觀二十三年六月二
十日改爲戶部尚書顯慶元年七月二十一日改爲
度支尚書龍朔二年改爲司元太常伯咸亨元年復
爲戶部尚書光宅元年改爲地官尚書神龍元年復
爲戶部尚書
武德元年十月二十九日民部尚書裴矩奏突厥殘
暴之處戶請給絹一疋太宗謂曰朕于天下惟誠與
信不欲空有存恤之名而無其實但戶大小各須存
濟給物雷同豈公之至也治書侍御史孫伏加進曰
裴矩受國恩實未聞陳讓救恤百姓則欲省釣虛名
用心若此豈當朝寄請鞫其罪太宗從之其計口爲
率貧戶賴焉
開元六年五月四日勑諸州每年應輸庸調資課租
及諸色錢物等令尚書省本司豫印紙送部每年道
爲一處每州作一簿預皆量留空紙有色數並于腳
下具書綱典姓名郎官印置如替代其簿遞相分付
二十四年勑以每年租稅雜支輕重不類令戶部脩
長行旨條五卷諸州刺史縣令替日並合令遞相交
付省司每年但據應支物數進畫班行附驛遞送其
支配處分並依旨文爲定
元和五年二月戶部尚書李仁素准元和四年五月
勑釐革諸道州府應徵留使留州錢物色目并帶使
州合送省錢使充留州給用等據諸道申報除與勅
文相當外或務土宜不同須重類會起置者諸州府
先配供軍錢廻充送省帶使州府先配送省錢使留
供軍即供軍見錢盡在帶使州府事頗偏併宜令于
管內州據都徵錢數逐貫均配其元不徵見錢州郡
不在分配限如坊郭戶配見錢須多鄉村戶配見錢
須少即但都配定見錢一州數任刺史于數內看百
姓穩便處置其勅文不加減者即准州所申爲定額
如于勅額見錢外輒擅配一錢及納物不依送省中
估刺史縣令録事參軍節級科貶焉

戶部侍郎
改復名號與尚書同本員垂拱四年四月十一日加
一員以武攸寧為之
蘇氏駁曰故事度支案郎中判入員外郎判出侍
郎總統押案而已官銜而言專判度支至乾元
年十月第五琦改戶部侍郎帶專判度支自後遂
為故事至今不改若別官來判度支即云知度支
事或云專判度支
正元四年二月上以度支自有兩稅及鹽鐵榷酒錢
物以充經費遂令收除陌錢及闕官料并外官闕官
職祿及減員官諸料令戶部侍郎竇參專掌以給文
武官料錢及百司紙筆等用至今行之
元和六年四月戶部奏請置巡官二人從之其年七
月戶部請減使及判案郎官每月雜給錢從之
八月戶部侍郎李　奏請諸州府闕官職田祿米及
見在任官抽一分職田所在收貯以修水旱從之
十二年十二月戶部奏准西　秖斷攸居歷年貢賦
不入有司羞之令則化被齊人便為善地其申光蔡
等州令所貢鸂鶒經生石斛等並同日到其諸道貢
物舊例並今月十五日已進納訖臣今使欲取申光
蔡貢物以元日陳于樂懸之南示中外權畢請准式
送納從之
十三年十月中書門下奏戶部度支鹽鐵三司錢物
皆繫國用至于給納事合分明比來因循都不剖析
歲終會計無以準繩蓋緣根本未有綱條所以名數
易為盈縮伏請起自今以後每年終各令具本司每
年正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日所入錢數及所用數
分為兩收入來年二月內聞奏併牒中書門下其錢
如用不盡須具言用外餘若干見在如用盡及侵用
來年錢并收闕並須一一其言其鹽鐵使所收議利
具一年都收數并已支用及送到左藏庫欠錢數其
所欠亦具監院類緣某事欠未送到戶部出納亦約
此為例條制既定亦絕隱欺如可施行望為常典從
之
寶曆二年正月戶侍部郎崔元畧奏准賦役令內外
六品以下官及京司諸色職掌人合免課役請自今
以後應諸司見任官及准式合蠲免職掌人等並先
于本司陳牒責保待本司牒到然後給符其前資官
郎請于都省陳狀准前勘責事若不寔准詐偽律論
其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及割股奉親比來州府免課

從不由所司令後請應有此色勅下後亦須牒當司如不承戶部文符其課役不在免限從之

開成元年湖南觀察使盧周仁進羨餘錢十萬貫戶部侍郎歸融奏曰天下一家何非君土中外財賦皆陛下府庫也周仁輒陳小利妄說異端言南方火災恐成灰燼進于京國如循私恩臣恐天下　徼以羨餘為名刻剝生靈令其所進錢請還湖南代貧下租稅

三年四月勅戶部侍郎兩員自今已後先授上者宜令使判錢穀如帶　事及判鹽鐵度支兼中丞翰林學士即不在此限仍為永例

五年三月戶部侍郎崔蠡奏天下州府應合管係戶部諸色斛斗自今已後刺史觀察使除授到任交割後並須分析聞奏勅旨宜依

大中二年十一月兵部侍郎判戶部魏扶奏下州應管當司諸色錢物斛斗等前件錢物斛斗散在天州府緣當司無巡院覺察多被官吏專擅破除歲久之後即推在所腹內徒煩勘詰終無可徵今後諸州府錢物斛斗文案委司錄事參軍專判仍與長吏通判每至交替各具申奏並無懸欠至考滿日遞相交割請準常平義倉斛斗例與減選仍每月量支紙筆錢若並使官錢及將借貸與人並請准開元勅以贓論加徵拔欠折及違限者條並請量加懲殿如缺司錄即請令選諸強正官員專知不得令假攝官權判從之

開成四年六月河南江淮等道分巡院荊襄江西道分巡院並宜勅停

唐會要卷之五十八

唐會要卷之五十九

尚書省諸司下

度支使 判官判度支附

戶部員外郎
度支郎中
戶部郎中
金部郎中
金部員外郎
度支員外郎
倉部員外郎
鑄錢使
倉部郎中
出納使
禮部尚書
延資庫使
禮部郎中
禮部員外郎
禮部侍郎
祠部郎中
祠部員外郎
太廟齋郎附
膳部員外郎
主客郎中
膳部郎中
祠祭使
主客員外郎
兵部尚書
兵部侍郎
兵部郎中
兵部員外郎
職方郎中
職方員外郎
駕部郎中
駕部員外郎
庫部郎中
庫部員外郎
刑部尚書
刑部侍郎
刑部郎中
刑部員外郎
都官郎中
都官員外郎
比部郎中
比部員外郎
司門郎中
司門員外郎
工部尚書
工部侍郎
工部郎中
工部員外郎
屯田郎中
屯田員外郎
長春宮使
虞部郎中
虞部員外郎
水部郎中
水部員外郎

度支使

乾元元年第五琦除度支郎中河南五道度支使二年十二月呂諲除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勾當度支使上元〻年五月除劉晏戶部侍郎勾當度支使元年建子月元載除戶部侍郎勾當度支使正元二年二月韓滉加度支使五年二月竇參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度支使八年三月停

勅承宗泣下禮貌甚恭遂

按德棣戶侍郎而還

十五年三月呂元膺為左丞時度支使潘孟陽中大夫府卿王遂互相奏論孟陽除散騎常侍遂為鄧州刺史皆假以美詞元膺封還詔書請明示直又江西觀察使裴堪奏虔州刺史李將順贓狀朝廷不覆按遽貶將順道州司戶元膺曰廉使奏刺史贓罪不覆驗即謫去縱堪之詞足信而亦不可為天下法又封還詔書請發御史按問宰臣不能奪

會昌二年十月左丞孫簡奏伏以班位等差本繫品

秩近者官兼臺省立位稍遷已是從權頗乖儀制況據勅例理亦未通今據臺司重舉元和元年所奏勅常參官兼大夫中丞者准檢校官在本品同類官之上自後諸行侍郎兼大夫並在左右丞之上者仍前例左侍郎兼大夫者至少雖京兆尹則往往帶此官當時講論非不至當其京兆尹是從三品至今班位抵在本品同類官從三品卿監之上左太常宗正卿正三品之下其左丞是正四品上戶部侍郎是正四品下今戶部侍郎兼大夫抵合在本品同類正四品下諸曹侍郎之上不合在正四品丞郎之上與京兆尹在正三品卿監之下無其又據右丞是正四品下吏部侍郎是正四品上今吏部侍郎在右丞之下蓋以右丞官居省轄職在糾繩吏部侍郎品秩雖高猶居其下推此言之則左丞品秩既高又居綱轄之地戶部侍郎雖兼大夫豈得驟居其上今據散官自將仕郎上至開府特進每品正從上下名級各異則正從上下又不得謂之同品今又取其于理切近者用以此方今京兆河南司錄及諸州府錄事參軍皆操紀律糾正諸曹與尚書省左右丞紀綱六職略同設使諸曹掾同其功勞朝廷就加臺省官立位豈得使在司錄及錄事參軍之上施于州部尚書為非宜況在朝倫實為倒置且左丞官業至重得彈劾八座主省內業今及宗廟祠祭之事御史糾劾不當得彈奏之豈可不究是非輕為建置今臺司所奏但言成例曾不揣摩事若循理雖無往例亦合遵行事若非宜雖有往例便合改正今據元和元年臺司所奏勅戶部侍郎兼大夫班位合在兵部侍郎之上左右丞吏部侍郎之下若今因循往例不議改正遣戶部侍郎兼大夫在左右丞之上有紊典章實恐重違元勅謹與正元以後勅旨如前伏乞重賜參詳庶得盡理勅旨御史臺與都省各執所見因此須為定制宜令兩省官詳議聞奏者

三年三月庫部郎中知制誥崔于等言文武常參官兼御史大夫中丞班位奉勅緣御史臺都省各執所見因此須為定制宜令兩省官詳議聞奏者伏以御史大夫中丞掌邦國憲法朝廷紀綱崇其班位以峻風望兼此官者皆以所領務重特為寵異須勅諸行侍郎兼御史大夫者並在左右丞之上相承不改行之已久況今使下監察御史裹行朝謝時列在左右司郎中之上以此參校足可辨明況奉去年十月二

十八日勅御史大夫進爲正三品中丞進爲正四品
郎官望等　左爲重任合崇憲職式協朝章諸准前
例諸行侍郎兼御史大夫中丞者立于尚書左右丞
之上勅旨班序相循已久故事足可遵行昨者務廣
諮謀理宜從衆依崔于等狀使爲定制

左右司郎中

隋朝但稱左右司郎　朝加中字武德元年八月日
省貞觀二年正月十三日復置龍朔二年二月四日
改爲左右丞務咸亨元年十二月二十日復爲左右
司郎中

開元十六年六月十六日勅郎中皆從省正門出入
若泥雨聽隨便門來太二年四月二十六日詔自今
已後郎中與中州刺史員外郎即褚璆等十人爲牘
稽滯璆稽四道戶部員外郎呂大一四道刑部員外郎崔廷玉二道兵部員外郎李廷言刑部員外
部張惛倉部員外郎何鸞祠部員外郎孔立言刑部郎中楊孚虞部郎中冉思各一道虞部員外郎崔
賁三道且六官分事四方承則尚書郎皆是選須稱職
司馬可尸祿悠悠曾無斷決昨者試令借問遂有稽
遁動即經年是何道理至如行判程限素標令式自
今已後各宜懲革再若有犯別當處分

吏部尚書

武德元年因隋舊制龍朔二年改爲司列太常伯咸
亨元年復爲吏部尚書光宅元年改爲天官尚書神
龍二年復爲吏部尚書天寶二年三月二十七日改
爲文部尚書至二載十二月十五日復爲吏部尚書
皇朝因隋舊吏部尚書掌銓六品七品選侍郎掌銓
八品九品選至景雲元年宋璟爲吏部尚書始相通
與侍郎分知因爲故事者也

蘇氏駁曰正觀二十二年二月民部侍郎虞承慶
兼檢校兵部侍郎仍知五品選事承慶辭曰五品
選事職在尚書臣今掌之便是越局太宗不許曰
朕今信卿何不自信也由此言之即尚書兼知五
品選事明矣

故事選授之制每歲集于孟冬　王城五百之內以
上自千里之內以中旬千里之外以下旬尚書侍郎
分爲三銓尚書爲尚書銓侍郎二人分爲東銓西銓
也故事注擬必先正其官階團甲送門下
大曆十四年七月十九日勅流外出身人今後勿授
刺史縣令錄事參軍諸軍諸使亦不得奏請仍委所
由檢勘雖恩制所授並不得與公同會鈌不成赴集
如須要甄錄者牒中書門下吏部致與別官

元和七年吏部尚書鄭餘慶請復置吏部考官三員吏部侍郎楊於陵執奏以為不便乃詔考官韋顗等二人只考及第科目人其餘吏部侍郎自定十五年十一月有醫士崔環自淮南小將為黄州司馬勅至南省吏部尚書鄭餘慶執之封還以為諸散將無故受正員五品官是開僥倖之路且無闕可供言或過理由是稍忤時宰改太子少傅

大中六年十一月吏部奏條流諸司流外入流令史等請減下四百五十四員勅旨應屈流外銓人所減員額並宜依

吏部侍郎

武德初因隋舊制至七年二月省正觀二年正月十日復置龍朔二年改為司列少常伯咸亨元年改為吏部侍郎光宅元年改為天官侍郎神龍二年復為吏部侍郎天寶十一年三月二十七日改為文部侍郎至德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復為吏部侍郎本一員總章二年四月一日加一員以裴行儉為之本員為中銓新加員為東銓武昌元年三月二十一日又加一員以李景諶為之通前三員聖曆二年五月八日減一員乾元二年八月二日侍郎中崔器以中銓闕承前多貶降遂奏改為西銓仍轉廳居之其侍郎事迹具在選部

吏部郎中

武德元年因隋舊號為選部郎三年加中字至五年六月一日又改為吏部郎中七年廢侍郎加郎中秩正四品上掌流內選事正觀二年復置侍郎乃降依本秩亦罷掌選事龍朔二年改為司列大夫已後至隨省改復載初元年加一員以李元素為之通前三員聖曆二年八月卻減一員矣元和八年六月罷吏部郎中張惟素一月俸料懲慢官也吏部素以郎中主印時房啟除桂管觀察使其本道郎使潜路印令使得印啟官誥飛遞送之及上命中使賜啟官誥畏使者邀重賂乃戯曰先五日得之矣中人給請視之因懷歸以進既而令都省覆訊罰郎中而杖令史

員外郎

官名改復與郎中同一員判廢置一員判南曹南曹起于總章二年司列少常伯李敬玄奏置未置已前銓中自勘責故事而轉廳所建中元年侍郎邵說奏各挾闕替南曹郎王翃已後遂不轉廳正元十一年閏八月一日侍郎杜黄裳奏當司郎官判南曹廢置

請准舊例轉廳初載初元年加一員以周雖為之聖
曆二年八月省開元十二年四月十六日勅兵吏各
專定兩人判南曹以陳希烈　豫為之尋却一人判
正元元年九月十六日又以兩人判南曹以庫部員
外郎崔鋭比部員外郎劉執經權判事畢日停至十
一年閏八月二日又却以一員判也
正元十一年閏八月吏部奏當司郎官判南曹廢置
准舊例轉廳勅旨依奏
長慶元年正月左武衛大將軍張克勤奏近准赦文
許五品官一子官恩今臣子切請迴授外甥狀至中
書下吏部員外郎判廢置裴夷直執奏曰一子官恩
在念功貴于延賞若無己子許及宗男張克勤自有
息男妄以外甥奏請苟涉貨官寔為亂法所請望宜
不許仍永為定例從之

司封郎中

武德元年因隋舊號為主爵郎中龍朔二年改為司
封大夫咸亨元年改為主爵郎中垂拱元年二月二
日改為司封郎中神龍元年九月五日改為主爵郎
中開元二十四年九月六日復故

員外郎

開元十五年閏九月十一日勅王公以下子孫應承
襲者先申無子輒首正不在承襲之限
寶曆元年八月膳部員外郎王敦史上言中外官僚
准制封贈多請授祖父母臣謹詳古禮及國朝故事
追贈出于鴻恩非由臣下之求不繫子孫之便開元
新詔准許宰相迴贈于祖盖以宰相位高封贈崇極
故迴授近日常僚率援此例夫推讓于祖在父則然
改奪于朝于子何忍伏望宣付宰相重依典法詳議
從之
元和十二年十月司封奏文武官五品以上請准式
敘母妻邑號棄監猜多或國敘軍功妄恭勲籍或偶
達慶澤爲引詔條今請應在城諸軍衛官未至將軍
使在外未至都知兵馬使押衙都虞候縱有散官與
勅文相當者並不許敘封其流外官諸司諸吏職務
并伎術官等跡涉樸類並請不在封限從之

司勳郎中

隋為司勳郎武德初加中字龍朔二年二月四日改
為司勲大夫咸亨元年復改為司勳郎中

員外郎

改復與郎中同員外郎今一員長安二年閏四月十

二日文昌丞李嶠奏加一員以揚祇令為之永徽五年十二月四日夜司勲火甲曆並盡矣

天寶四年六月十三日勅准制及格式叙勲令復宜令司勲員外郎二人除曹務之外每有勲甲團進後專知磨勘所須主事令史任簡擇差定如有疎畧妥本官奏錄

考功郎中

隋為考功郎武德初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績大夫咸亨元年復為考功郎中舊郎中知貢舉其外官考正觀以後每年遣諸司長官一人判校京官即考功郎中自判至正元二年九月二十日停考使其考課付所司准式授定遂令員外校外官考

正元六年正月以司勲員外郎判考功趙宗儒復行貶考之令自至德來考績之司事多失實常參官及諸州刺史未嘗分其善惡悉以中上考褒之及是褒貶稍明人知戒懼上善之遷宗儒考功郎中

其年六月三日考功奏准天寶七載六月勅內外官初考無赴上日未考不具得替日便注破不在校限

其月又奏諸使下兼憲官及檢校郎官并諸色官職掌者並仰本使每年具在使功課兼具考第申省

七年八月考功奏前時諸司官皆校功過定其功第自至德後一切悉申中上考今請覆其能否以定升降從之自諫議大夫給事郎官有書中考者尚書左丞相趙憬自言薦果州刺史韋正坐贓廢請降其考校考使還部尚書劉滋以憬能知其過奏中上考

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考功奏外官應申考解光無限約請自今以後限十一月十五日到省畢如違牒本使罰本判官決本無

員外郎

改復與郎中同正觀已後知貢舉至開元二十四年三月十二日以員外郎李昂為舉人李權所訟乃移舉貢于禮部也

開元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禮部侍郎韋陟奏准舊例掌舉官親族皆于本司差郎官一人考試有及第者尚書覆定然用附奏臣本司令闕尚書縱差郎官是臣麾下事在嫌疑所望輦革伏望天恩許臣移送禮部差考功員外郎試揀侍郎覆定任在自聞奏即望浮議上息勅旨依

長慶元年五月貶考功員外郎李渤為虔州刺史渤既請書宰相等惠王咸以為夷狄處中夏必為變更

晉侯不納二臣之遠策好慕向化之虚心縱其習史漢等蓄官之以五部都尉皆失計也竊惟突厥吐蕃契丹等往因入侍並叨殊獎或執戟丹墀策名戎秩或曳裾庠序高步黌門服改氈裘語兼中夏明習漢法覩衣冠之儀目擊朝章知經國之要窺成敗于國史察安危于古今識邊塞之盈虛知山川之險易或委以經畧之功令其展效或矜其首丘之志放使歸蕃于國家雖有冠之名在夷狄廣其縱橫之智雖有慕化之美苟悅于當時而狼子孫思旋生于過後及歸部落鮮不稱兵邊鄙罹灾實由于此故老子曰國家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在于齊人猶不以示之況于夷狄乎又按漢桓帝遷五部匈奴于汾晉其後卒有劉石之難向使五部不徙則晉祚猶未可量也鮮卑不還幽州則慕容無中原之僭又按漢書陳湯云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工然猶三而當一由是言之利兵尚不使胡人得法況處之中國而使其習見哉臣竊計漢初冐頓之強盛秉中國之虛弊高祖饑厄乎城而冐頓不能入中國者何也非兵不足以侵諸夏力不足以破汾晉其所以解圍而縱高祖者為不習中土之風不安中國之美生長磧漢之北以　廬賢于城邑以氈罽美于章紱既安其所習而樂其所生是以無中國之心者為生不在漢故也豈有心不樂漢而欲深入者乎劉元海五部離散之餘而卒能自振于中國者為少居內地明習漢法元海悅漢而漢亦悅之一朝背誕四面響應遂鄙單于之號竊帝王之寶賤沙漢而不居擁平陽而鼎峙者為居漢故也向使元海不曾內徙正當劫邊人繒綵麴蘗以歸陰山之北安能使王彌崔懿為其用耶當今皇風遐覃含　革面凡有血性莫不懷訓方使由余效忠日磾盡節　以忠臣處者國家方傳之祚于後既備守不謹邊防失圖則夷狄稱兵不在方外非所以肥中國削四夷經營萬東之業貽厥孫謀之道也臣愚以為願充侍子者皆一禁絶必若中國亦可使歸蕃則夷人無讎邊邑無辜矣通天二年六月孫萬榮　陷河北數州河內王懿宗擁兵不敢進北賊敗懿宗奏請族誅滄瀛等州百姓為註誤者左拾遺王求禮廷折之曰此百姓等素無官吏教習城池又不完固賊畏懼苟且從之今請殺之切將違背天道而懿宗擁強兵數聞賊將至輒退賊入城池罪當誅戮今乃移禍于草澤註誤之

人以求自免豈是爲臣之道請先斬懿宗以謝河北
百姓羣官愕然謂之切當遂令魏州刺史仁狄傑充
使安撫流移後聖曆二年右補闕朱敬則告絕羅織
之徒上疏曰臣聞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
名之家杜私門疆公室棄無用之費捐不急之官惜
日愛功急耕疾戰人繁國富遂　諸侯此救弊之術
也故曰刻薄可施于趣進變詐可陳于攻戰兵猶火
也不戰自焚況鋒鏑已銷石城又毁諒可易之以寬
泰潤之以淳和八風之樂以操之三代之禮以導之
秦既不然淫虐滋甚往而不返卒至土崩此不知變
之禍也陸賈叔孫通之事漢王也當滎陽城皐之間
糧饋已窮智勇已不敢開一說効一奇進豪猾之材
薦貪暴之客及區宇適平干戈向戢金鼓之聲未歇
傷痍之病尚聞二子顧盼雍容鋒有餘態乃陳詩書
說禮樂闡王道謀帝圖高皇帝忿然曰吾以馬上得
之安事詩書乎對曰陛下馬上得之安可馬上理之
乎高皇默然于是陸賈著新語叔孫通定禮儀始知
天子之尊方覺帝皇之貴此則知變之善也而使高
豈排二子而不顧重攻戰之吏尊首級之材復道爭
功張良知己其變授劍擊柱吾屬不得無謀即潛漏

難適何十二帝乎亡秦是續何二百年乎故曰仁義
者聖人之　廬禮子者聖人之陳近然則祝詞向畢
芻狗須披淳稽已流糟粕可棄仁義尚舍況輕于此
者乎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二叔流言四凶　不
敢鉤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峻刑名不可摧奸息暴故
置神匭以開告端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盡露神
道助直無罪不除人心保能無妖不戮以茲妙策窮
造化幽深用將神入天人秘術故能計不下席聽不
出闈蒼生晏然紫宸易生大哉偉哉無得而稱也豈
此遂　嗚條大戰牧野血變草木頸折不同可同年
而語乎然而急趨無害跡促柱少和聲拯溺不規行
療饑非易食即適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伏願
覽秦之得失考時事之合宜當糟粕之可餘遺覺蘧
廬之毀見機而作豈勞終日乎陛下必不可偃塞太
平排細中路伏願改法制立章程下怡愉之詞流曠
蕩之澤凡萋菲之牙角頓奸險之鋒錄告杜之源絕
羅織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
神龍元年二月十四日追贈后父韋玄正爲上洛郡
王左拾遺賈受上疏諫曰臣聞孔子曰惟名與器不
可以假人其非氏而王自古盟書所棄今陛下創制

謀始垂範將來為皇王之令圖子孫之明鏡匡復未
幾后　有私臣庸愚何知不可史官執簡必直書令
萬姓顒然聞一善令莫不歌皇頌甸風恢然慕化日
恐不及陛下柰何行私恵使攉夫議之而先朝贈太
原王殷鑒不遠同雲生于膚寸　木起于蘖栽誠可
惜也如渙汗已行憚改成命臣望皇后　表固辭使
天下知弘讓之風彤管著謙冲之德是則巍巍聖鑒
無得而稱三年八月節愍太子諫後兵部尚書宗楚
客侍御史冉宗雍共安國相王及太子公與太子連
謀請收付制獄右補闕吳兢上疏曰臣聞庶物不可
以自生陰陽以之　育大質不可以獨守子弟成其
藩翰武王聖主也成王賢嗣也然封建魯衛以匡社
稷所以龜鼎相傳七百餘載始皇絕昭襄之業承戰
爭之弊　先王之典制比宗親于黔首孤立無輔二
代而亡及諸呂用權將傾劉氏朱虛為其心腹絳侯
作其牙爪劉氏復安豈非宗子之力國之安危在于
藩屏故設官分職先親後疎且安國相王者陛下之
同氣六合至廣親莫加焉今賊臣同謀欲　擾法此
禍亂之漸不可不察伏願陛下降明旨撫群邪下全
棠棣之美上慰罔極之心則群生幸甚

景雲二年左補闕辛替否論時政上疏曰臣請以有
唐以來理之得失陛下之所眼見者以言為陛下聽
之太宗文皇帝陛下之祖得至理之體設簡要之方
省其官清其吏舉天下之職司無一虛設用天下之
財帛無一枉費不多造寺觀而福德日至不多度僧
尼而殃咎自滅自古帝王未有若斯之神聖也陛下
何不取而則之孝和皇帝陛下之兄居先人之業忽
先人之化不取賢良之言而恣妻女之意官爵非擇
虛食祿者數千人封建無功妄食土者百餘户造寺
不止枉費錢數百億度人不休免租庸者數千萬倉
不停卒歲儲庫不停兩年之帛奪百姓口中之食以
養貪殘剝萬人體上之衣以塗土木于是神怨人怒
水旱調亨國不永受終于兇婦人此陛下之所眼見
何不棄而改之今陛下旌阿韋之兇宗而不改阿韋
之亂政忍　太宗文皇之理本不忍棄孝和之亂階
陛下又何以繼祖宗而觀萬國昔陛下在阿韋之時
危亡是懼常切齒于群兇今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內
不改群兇之事臣恐復有切齒于陛下者也先朝之
時智愚知欺人雖有口而不敢言未發聲禍將及
矣韋月將受誅于丹徽燕欽融見殺于紫廷此人皆

不惜其身而納忠于至身既死矣至亦危矣是故先朝諫之陛下賞之是陛下知直言之事有裨于國臣今日愚言亦當代之直伏惟察之

元年正月大輔膺宗御安福門觀百司酺　經月不息右拾遺嚴挺之上疏曰大酺者曰人所利合醵為歡無相奪倫不至踰且臣卜其晝史策猶存君舉必書帝王重慎今乃暴衣于路上羅妓樂于中宵雜鄭衛之音縱娼優之樂陛下還淳復古宵衣旰食不矜細行恐非聖德所宜臣以為一不可也誰何警夜伐鼓通晨以備非常古之善教今陛下不深惟戒慎輕違動息重門弛禁臣稍多徒倚有雜馬奔車流言駭　一塵聽覽有累宸衷臣以為二不可也一人向隅滿堂不樂一物失所　增慮倚念有司跋倦下人饑倦陛下近有不恤況于遠乎臣以為三不可也其正元首稱大禮頻光百姓嗷〻咸為業臧配天功㚑驗代令陛下思以薄于衆聖酺即過于往年王公大人各承微旨州縣坊曲競為課稅損萬民之營百戲之資臣以為四不可也伏願畫則歡娛暮令休息若令無夜無益聖明從之

廣德二年九月二十一日敕諫官令每月一上封事指陳時政得失

永泰元年正月二十三日敕諫官奏事不須限官品次第于每月奏事官數內聽一人奏封

大曆十二年四月十二日敕自今以後諫官所獻封事不限早晩在封狀　進

十二年七月賜右補闕姚南仲緋遷左拾遺何士幹為左補闕時莫正懿皇后代宗思寵所屬令繕陵寢逼章敬寺後為遊幸近地左右莫敢言南仲等上疏極諫代宗覽表歎息立從其議因錫南仲緋遷士幹之官以褒之是日遣常內侍吳承情宣慰百僚令數事

元和元年九月以拾遺杜從郁為秘書丞郁司徒佑之子初自太子司議郎為右補闕左拾遺崔羣韋貫之左拾遺孤郁等上疏以為宰相之子不合為諫諍之官于是降左拾遺群等又奏云拾遺與補闕雖資品不同而皆是諫官父為宰相而子為諫官若政有得失不可使子論父于是改授

十五年八月山陵始復王先是邠寧節度使李光顏徐泗節度使李愬赴闕或言欲重節與百僚內宴拾遺李珏宇文鼎溫會韋瓘馮約等上疏曰臣聞人

臣之節本于忠盡苟　所見宜即上陳况臣等為陛
下諫官食陛下美祿豈得隱孤負恩榮聞諸道路不
知信否皆云追光愬及重陽令節欲内每百條備誠
有之乃陛下親群臣弘德澤之慈旨也然伏以元朔
未改園陵尚　雖陛下易月之期俯徒人欲而禮經
著三年之制猶服喪　同居之會適上中邦告遠吏
使未復其
建中元年五月十七日度支奏諸色錢物及鹽井利
等伏緣財賦新有釐革支計闕供在臣職司夙夜憂
負今後望指揮諸州若不承度支文牒輙有借使及
擅袒賃迴換本州府録事叅軍本縣令專知官並請
同入已枉法贓科罪應物無子隱事有條流其應合
徵收諸色錢物所由官有違程限致闕軍須請停給
祿科勑旨依奏
其年八月宰相楊炎論奏曰夫財賦邦國之大本生
人之喉命天下治亂輕重皆由焉是以前代歷選重
臣主之猶懼不集往往覆敗大計一失則天下揺矣
先朝權制中臣領其職以五尺宦豎操邦國之本豈
惟盈虛雖大臣不得知無以計天下利害臣愚待罪
宰輔陛下至德惟人是恤叅校蠧弊無斯之甚請出
之以歸有司然後可以議政上然之詔令後財賦皆
歸左藏庫一用舊式每歲量進二三十萬入太盈而
度支先以全數聞奏初國家舊制本財賦皆納于左
藏庫而太府四時以數聞尚書比部覆其出入上下
相轄無甚　誤及第五琦為度支鹽鐵使時京師多
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禁乃悉以租賦進入大盈内
庫以中人主之意天子以取給為便故不復出是以
天下公賦為人君私積有司不得窺其多少國用不
能計其贏縮進二十年中官以冗名持簿書領其事
者五百人皆奉給其間連結根固不可動及炎作相
片言復之中外翕美焉
正元初度支杜佑讓錢穀之務引李巽自代先是度
支以制用情實費漸權百司之職廣置吏員繁而難
理佑始奏營繕歸之將作木炭歸之司農染練歸之
少府綱條頗整公議多之
二年十二月度支奏請于京城及畿縣行榷酒法每
予榷一百五十文其酒戶並蠲免雜役從之
永正元年八月度支使奏當司別貯庫往年裴延齡
領使務始奏置之只將正庫物減充別貯雅是虛言
更無實益又創置官典守　等不免加彼料粮伏請

併入正庫庫事且貴省從之
長慶二年三月以鴻臚卿判度支張平叔為戶部侍郎依前判度支時幽鎮行營諸軍已出境仰給度支者十五餘萬人魏博滄景之師皆壓賊境而壘亦籍兵數徵計司所給自河北置供軍院其布帛衣賜往往不至供軍院遷為諸軍強奪懸師前闕者及無支給其饋餉主吏由此得罪者前後相次平叔知國用空乏遂以邪計得司邦賦至是又罷之地卿然竟無術以救其闕驟塵顯級人皆罪之未幾又上言度支所當榷鹽舊法為弊年深臣今官中自糶鹽法可以富國強兵勸農積貨疏其利害十八件詔下其奏令公卿議之中書舍人韋處厚抗論不可以平叔條制不周經畫未盡以為利者反害以為簡者至煩乃即其條目隨以詰難事多不載末云臣竊以古人云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改更之事自古所難臣于平叔無讐所陳者非挾情所議者歸利害唯聖主獨斷歸于至公然強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臣嘗為開州刺史當時被鹽監吏人攙擾官政亦欲鹽歸州縣摠領其榷嘗試研求事有不可盡以設法　行須狥風俗或東州便即西州害欲南州易即北州難且據山南一道明之興元巡管不用見錢山谷貧人隨土交易布帛既少食物隨時市鹽者或一斤麻或一兩絲或蠟或漆或魚或雞瑣細叢雜皆因所便今逼之布帛則俗且不堪其弊官中貨之以易絹則勞而無功伏惟聖慮裁擇時平叔輕巧恃恩自謂言無不允及處厚駁奏上賢之務善令示平叔詞屈其法遂罷

元和十四年六月判度支皇甫鎛奏諸道州府監院每年送上都兩稅榷酒鹽吏　支米價等疋段價估定數從之給事中崔直抗論以為用兵歲久百姓凋弊往者雖估適其實不可復追蹤奏不從

會昌六年十一月刑部尚書判度支崔元式奏諸道所出　綾絹紗等宜禁斷其舊織並不得行使仍令所在官中收納如更織造買賣同罪

咸通八年十月戶部判度支崔彥昭奏當司應收管江淮諸道州府今年已前兩榷酒諸色屬省錢准舊例逐年商人投狀便換自南蠻用兵以來置供軍使當司在諸州府場院錢猶有商人便換賫省司便換文牒至本州府請領皆被諸州府稱准供軍使指揮占留以此商人疑惑乃致當司支用不充乞下諸道

州府場監依限送納及給還商人不得抂示占留徒之

別官判度支

開元二十二年九月蕭炅除太府少卿知度支事二十三年八月李元祐除太府少卿知度支事天寶七載楊釗除給事中兼御史中丞權判度支正元八年三月戶部尚書班宏專判度支其年七月司農少卿裴延齡加權判度支十二年三月改為戶部尚書判度支其年九月蘇弁除度支郎中兼御史中丞副知度支正元已前他官來判者甚衆自後多以尚書侍郎主之別官兼者締美故事度支按郎中判入員外判出侍郎總統押案而已官行不言專判度支開元以後時事多故遂有他官來判者或尚書侍郎專判乃曰度支使或曰判度支或曰知度支事或曰句當度支使雖名務不同其事一也建中初欲使天下錢穀皆歸金部倉部終亦不行

戶部郎中

隋為民部郎中正觀改戶部郎中自後改復名號與侍郎同天寶八載郎中張傳濟廢帳房為戶部員外郎廳次北為戶部郎中廳皆至龍麗又于省衙東奏取都水監地以諸州籍帳錢造考常制度又過于省中移都水監于省西北割右武衛園地置之乾元以後毀拆並盡今為戶部園

員外郎 改復並與郎中同

開元四年五月二十九日勅諸符每年令當州取緊厚紙背上皆書某州某年及紙次第長官句當同署印記京兆河南六百張上州四百張中州三百張下州二百張南安道桂廣容等五府准下州數會內州諸同此紙不別書題州名並赴朝集使送戶部本判官掌納依次用之

二十九年七月十七日每御置望鄉天下諸州上縣不得過二十人中縣不得過十五人下縣不得過十人其長年高年每縣以五十人為限太原上黨晉陽三縣各以三十人為限並取耆年宿望諳識事宜灼然有景行者充

天寶十三載七月十三日勅諸郡父老宜改為耆壽

會昌元年二月中書門下奏伏以南省六曹皆有職分若各守官業即不因循比來戶部度支兩司尚書侍郎多奏請諸行郎官判錢穀文案遂令本司郎吏束手閑居至于廳事皆為他官所處臣等商量請自

令已後其度支戶部錢穀文案望委令本行郎官分判不在更講行郎官限仍委尚書侍郎同諸司例自于行內選擇差判不必更一一聞奏其戶部行郎官仍望委中書門下皆選擇與公務相當除授如行本員數欠少任于諸行相閑司中選中才識資序相當者奏請事授所冀蒞事有常分官無曠庶或可久以息從權勅旨依奏

度支郎中

隋為度支郎武德初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度大夫咸亨元年復為度支郎中

員外郎

開元二十四年三月六日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李林甫奏租庸丁防和糴雜支春綵稅草諸色旨符承前每年一造據州府及諸司計紙當五十餘萬張仍差百司抄寫事甚勞煩條目既多詳撿難遍緣無定支稅不恒亦因此涉情兼長奸偽臣今與採訪使朝集使商量有不穩便于人非當土所出者隨事沿革務從久便即望人知定準政必有恒編成五卷以為常行旨符省司每年但據應支物數進書頒行每州不過一兩紙仍附驛送勅旨依

開元十二年九月以倉庫郎中判度支案蕭弁授度支郎中副知度支事仍命立于正郎之首有副知之號自弁始也

元和三年十月度支使鄭元奏當司判案郎官先有六員今請用四員為定從之舊年十一月加度支判案郎官一員

長慶三年十二月度支奏主客員外郎判度支案白行簡當司判案郎官刑部員外郎中韋詞近差使京西句當和糴遂請白行簡判案今韋詞却回其白行簡合歸本司伏以判案郎官比有六人近或止四員伏請更置郎官一員判案留白行簡充勅旨依奏

金部郎中

隋為金部郎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珍大夫咸亨元年復舊天寶十一年三月七日改為司金郎中至德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復舊

員外郎改復與郎中同

倉部郎中

隋為倉部郎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庾大夫咸亨元年復舊天寶十一載三月七日改為司儲郎中至德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復舊

員外郎改復與郎中同

天寶三載七月二十三日金倉令史不許轉選及充吏典

建中二年正月詔天下錢穀皆歸金部倉部中書門下備兩司郎官准格式條理

鑄錢使

開元二十五年二月監察御史羅文信充諸道鑄錢使天寶三載九月楊慎矜除御史中丞充鑄錢使六載十一月度支郎中楊釗充諸道鑄錢使上元元年五月劉晏除戶部侍郎充勾當鑄錢使其年五月二十五日殿中監李輔國加京畿鑄錢使寶應元年六月二十八日又除劉晏戶部侍郎充勾當鑄錢使廣德二年正月第五琦除戶部侍郎充諸道鑄錢使其年六月三日禮部尚書除兼御史大夫充江南西道勾當鑄錢使永泰元年正月十三日劉晏充東都淮南浙東西湖南山南東道鑄錢使第五琦充京圻關內河東劍南山南西道鑄錢使大曆四年三月劉晏除吏部尚書充東都河南淮南山南東道鑄錢使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停

延資庫使

會昌五年九月勑置備邊庫收納度支戶部鹽鐵三司錢物至大中三年十月勑改延資庫初以度支郎中判至四年八月勑以宰相判右僕射平章事白敏中崔鉉相繼判其錢三司率送初年戶部每年二十萬貫疋度支鹽鐵每年三十萬貫疋次年以軍用足三分減其一諸道進奉助軍錢物則收納焉

咸通五年七月延資庫使夏侯孜奏鹽鐵戶部先積欠當使咸通四年已前延資錢絹二百六十九萬餘貫疋內戶部每年合送錢二十六萬四千一百八十五貫疋從大中十二年至咸通四年九月已前除納收外欠一百五十萬五千七百一十四貫疋當使緣戶部積欠數多先具奏請于諸道州府場監院合納戶部所收八十文除陌錢內割一十五文屬當使自收管勑命雖行所送猶緩今得戶部牒稱所收舊除陌錢除錢絹外更有諸雜物貨延資庫稱收不便請起今年各納延資庫錢物一時使足其已前積欠候物力稍充積漸填塞其所割十五文錢即當同仍舊收管又緣累歲已來嶺南用兵多支戶部錢物當使不欲堅論積欠請依戶部商量合納今年額色錢絹須足明年即依舊制三月九月兩限送納畢其已前

積欠仍令戶部自立項納期限者勑旨依之
八年九月延資庫使曹確奏戶部每年合送當使三
月九月為限　絹二十一萬四千一百疋錢五萬貫
自大中八年已後至咸通四年積欠一百五十萬五
千七百餘貫疋前使杜悰申奏起請咸通二年正月
以後于諸道州府場監院合送戶部八十文陌除錢
內割十五文當使收管以塡積欠續據戶部牒稱州
除陌錢者折色零碎請起咸通五年所合送延資庫
錢絹逐年兩限須足其除陌十五文當司仍舊收管
前使夏侯孜具事由申奏且請依戶部論請期限其
咸通五年錢絹戶部已送納自六年至八年其錢絹
依前不全送又積欠三十六萬五百七貫丈者伏以
所置延資庫初以備邊為名至大中三年始改今號
若財貨不充則名額虛設當置之時所令三司逐分
減送當使收管元勑只有錢數但令本司減割送庫
不定目色以此因循漸隳舊制年月既久積欠轉多
既無計以徵收乃指色以取濟猶、備邊名號得遵
元勑指揮乃割戶部除陌八十文內十五文收管及
戶部請逐年送庫須且稟從今既積欠又多終慮不
及期限且今酌量請諸道州府場監院合送戶部錢
絹內分配令勑當不合送延資庫數目令本處別為
綱運與戶部互納延資庫則戶部免有逋懸不至累
年積欠從之

出納使

開元二十六年九月侍御史揚眘充太府出納使天
寶二年六月殿中侍御史張瑄充太府出納使四年
八月殿中侍御史揚釗充司農出納錢物使六載三
月揚眘改戶部侍郎充兩京嘉倉出納使其載揚釗
替充兩京含嘉倉出納使乾元元年度支郎中第五
琦充兩京司農太府出納使

禮部尚書

龍朔二年改為司禮太常伯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
年改為春官尚書神龍元年復為禮部尚書
大和七年八月勑每年試帖經官以國子監學官充
禮部不得別更奏請其弘文崇文兩館生齋郎並依
令試經仍差都省郎官兩人覆試

禮部侍郎

開元二十四年三月十二日以考功員外郎李昂為
舉人所訟乃下詔曰每歲舉人頃年以來惟考功郎
所職位輕務重名實不倫欲盡委長官又銓選委積

但六官之列體國是同況宗伯掌禮宜主賓薦自今
以後每年諸色舉人及齋郎等簡試並于禮部集既
衆務煩雜仍委侍郎專知
正元十五年十月高郢為禮部侍郎時應進士多務
朋遊以取聲名唯務擴柔罕理其業郢性専介尤疾
其風既領職拒絶請托雖同列通熟無敢言者志在
經義專考試凡三歲掌貢士進幽獨抑聲名浮濫之
風一變
元和九年二月韋貫之為禮部侍郎選士皆抑浮華
先行實由是趍競息焉

禮部郎中

隋號儀曹郎武德初因隋舊號不改三年　月改為
禮部郎中龍朔二年改為司禮大夫咸亨三年復為
禮部郎中光宅元年改為春官郎中神龍元年復為
禮部郎中

員外郎

正元十二年二月授許孟容禮部員外郎有公主之
子請補兩館生孟容舉令式不許主訴上命中使問
狀孟容執奏竟不可奪遷本曹郎中元和二年少府
監金忠義以機巧進請蔭其子為兩館生禮部員外
郎韋貫之上疏論奏曰工商之子不當仕忠義以藝
通權倖不宜汚辱朝廷竟罷去之

太廟齋郎

開元二十四年三月十二日勅齋郎簡試並于禮部
集至二十五年正月七日勅諸陵廟並宜隸宗正寺
其齋郎遂司封補奏至天寶十二載五月十一日陵
廟依舊隷太常寺齋郎遂為禮部至大曆二年八月
二十五日勅陵廟宜令宗正寺撿技其齋郎司封又
收補聞奏至正元三年九月二十六日禮部尚書蕭
昕奏太廟齋郎准式禮部補大曆三年後被司封官
務骨陵廟使補奏齋郎亦無格勅文准建中元年正
月五日制每事並歸有司其前件齋郎合于禮部補
奏勅旨依付所司准奏式屬分至今禮部員外郎補
正元十二年七月朝廷欲以太學生令于郊廟攝事
將去齋郎以從省便太常博士裴堪因奏議曰嚴奉
宗廟時享月祭帝王展孝之重無也故致齋清宮設
郎執政事使天習肆慶恪肅恭神人內盡其敬也夫
學置生徒服勤儒業宏闡教化發明德義用嚴師以
訓之懸美禄以待之限其課第考其否臧外奬其學
也夫如是齋郎官員焉可廢也太學生徒焉可亂也

若慮不素謀則無以觀其敬矣志不宿著則无以成
其業矣故提其名而目之表其從事也績其勤而祿
之使其服志也罷齋郎則夫重祭之義用學生則撓
敬業之道將何以見從敎之節肅敬之容强立之成
待問之與知必不能至矣况國家有興崇儒有制豈
以齋郎讀易是病而思共學生况情无取而思役之
誠宜名分有殊課勞自別使俎豆有楚冶弓知訓供
職有賞勤之刹敎學得樂羣之至禮舉舊典人知向
方康宇簡牘无能代之煩監寺絶往来之弊矣將敎
要本在別司存俾不相參庶令事體從之

元和六年十一月禮部奏准今年九月吏部所奏勅
應補太廟齋郎用廕官並五品以上子六品常參官
子補者今詳節文所用五品六品廕者准許子並不
該孫又節文其應補太廟齋郎郊社齋郎孫用祖廕
子用父廕卽孫之與子並許收補恐前後文字有所
差錯今格限已及須守勅文其孫用祖五品以上廕
者恐須准舊例收補勅旨宜令准格收補

寶曆元年九月禮部奏准今年四月制當司合釐革
條流兩館生齋郎資蔭年限等據舊勅應補兩館生
所用蔭第皆門地清華勳賢胄胤近者持有源流或
異或屬全殊冒門資變易昭穆今請如有此色自
本司磨勘得實坐其家長所用蔭告身用本司印〻
官押署更不在行用之限保宿具事由申上中書門
下請諸司官典檢報不定並請准法科處分其太廟
郊社齋郎亦並准此處分若用蔭曾經流貶未復本
資或使身亡不曾申雪卽用舊蔭切恐非宜請便駁
放其太廟齋郎亦准此處分伏緣兩館生員闕不多
請補者衆今請一家不得用兩蔭許隔二年收補每
用蔭補入請明置簿曆具注所補人年名日月用本
司印印郎中押署至補人數足據給其告身不在用
限太廟齋郎准開元六年九月勅取五品已上子孫
六品清資常參官子補充郊社齋郎用祖蔭官階並
須五品以上用父蔭須六品以上常參官及兩府司
錄判司詹事府丞大理司直并有五品階者所補齋
郎皆用五保其保請以六品已上清資官充其一家
不得周年保兩人仍不得頻年用蔭並請准兩館生
例處分勅旨依奏

祠部郎中

隋爲祠部郎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爲司禮
大夫咸亨元年復爲祠部郎中

員外郎改復與郎中同
延載元年五月十一日勅天下僧尼道士隸祠部不
須屬司省開元十年正月二十三日勅祠部天下寺
觀由宜准法據僧尼道士合給數外一切管收給貧
下欠田丁其寺觀常住田聽以僧尼道士女冠退田
充一百人以上不得過十頃五十人已上不得過七
頃五十人已下不得過五頃
二十五年正月七日道士女道士割隸宗正寺僧尼
令祠部檢校

膳部郎中

隋為膳部郎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膳
大夫咸亨元年復為膳部郎中
員外郎改復與郎中同

主客郎中

隋為司蕃郎皇朝為主客郎中龍朔二年改為司蕃
大夫咸亨元年復為主客郎中
員外郎改復與郎中同
景龍二年九月三日勅應差冊立諸國使並須選擇
漢官不得差蕃官去

祠祭使

天寶六載十一月度支郎中楊釗充祠祭使至德三
年五月二十四日中書侍郎王璵兼知祠祭使

兵部尚書

龍朔二年改為司戎太常伯咸亨元年復為兵部尚
書光宅元年改為夏官尚書神龍元年復為兵部尚
書天寶十一載二月二十八日改為武部尚書至德
二年二月五日復為兵部尚書
舊制凡武舉每歲孟冬亦與計偕有二科一曰平射試長垛三十發不出第一院二曰武舉試長垛騎射馬槍步射材貌言語翹關舉重其勲官五品以下并三衛報仗衆君品子年考已滿者並放選勲官六品以下者并應宿衛人及品子五考也已上者
並授散官錄並帖伏然後授散官也
開元十七年正月二十日勅兵部兩銓令史各與一
第一人簿帳共與一人並准吏部銓史第一人官員
注擬
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勅吏部選人請武選者宜取
強壯身材六尺以上籍年四十以下堪統領者其兵
部選人請文選者宜取材堪理人工于書判並無負
犯十二日內定品奏聞一送以後並不在卻関之限
廣明元年正月勅入仕之門兵部最濫全無根本頗
懷紀綱近者武官多轉入文官依資除授宜懲替倖

以辨品流今後武官不得輙入文官選敘內司不在
此限

兵部侍郎

總章二年四月二日加一員以李處燀為之長壽二
年正月二十四日又加一員以侯知一為之通前三
員長安四年十二月三日減一員
長安二年正月十七日勑天下諸州宜教武藝每年
准明經進士貢舉例送開元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四
日勑所設武舉以求材實仕進之漸期為根本取全
之間尤宜審慎比來所試但委郎官品位既卑焉稱

其事自今已後應武舉人等宜令侍郎專知
天寶元年十月十三日勑自今已後應試選舉人長
垛宜以十隻箭為限並入第一院與兩单上八隻入
第一院兩隻入第二院與一单上次上十隻不出第
三院與单上十隻不出第四院與次上餘依恒式
三載閏二月八日勑習武入官已經精簡隨番更試
事頗為煩其武官自今已後因番試及過中門下宜
停
建中元年四月十七日勑兵部關送吏部武官者自
今已後宜停

正元十四年九月勑鄉貢武舉羊應百隻箭人等今
年宜權停時諫議大夫田敦因蒙召對奏言兵部武
舉每年常數百人挾持弓矢出入皇城間恐非所宜
上聞而矍然故命停之其實武舉者每歲不過十人
時議悪敦虚辭輙亂舊章已圖稱旨自是訖于正元
更不復
元和三年五月兵部奏伏准正元十四年九月勑鄉
貢舉人權停者伏以取士之方文武並用舉選之制
國朝舊章叅調者既積資勞入仕者必先貢舉自經
停廢今已十年別趨倖門漸絕根本典彛具在可舉

而行其鄉貢舉恐須准武　　置勑旨依奏
六年八月中書門下奏得兵部侍郎許孟容等狀當
司准六月二日減省官員及藍草王衛等應管京官
及外官共三千三百二十九員開開元中張九齡為
五嶺按察使有錄事叅軍告其非法朝廷唯令大理
評事往按近大曆中鄂岳觀察使吳仲孺與轉運使
判官劉長鄉紛競仲孺奏長鄉犯贓二十萬貫時監
察御史留丕就推令所奏姚驥事既無多臣若堪任
此行即請獨往恐不要令三司盡行上曰卿言是也
可召楚相等兩人來及入並賜坐上謂曰朕慵于理

道處事未藉遣見裴潾所奏深叶事宜亦不用三人捴去着一人往按問即得卿可宣付宰臣

太和五年四月勑鹽鐵判官守尚書刑部郎中李右宜守本官自今已後刑部郎中諸司諸使更不得奏請充職

都官郎中

隋爲都官郎置二人皇朝因之置一人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爲司僕大夫咸亨元年復爲都官郎中

員外郎改復與郎中同

比部郎中

隋爲比部郎唐因之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爲司計大夫咸亨元年復爲比部郎中

員外郎改復與郎中同

建中元年四月比部狀稱天下諸州及軍府赴句帳等格每年諸色句徵令所由長官録事叅軍本判官據案狀子細句會其一年句獲數及句當名品申比部一千里已下正月到二千里已下二月到餘盡三月到盡省司檢勘續下州知都至六月内結數關度支使入其年支用旨下之後限當年十二月三日内納足者諸軍支使亦准此又准大曆十三年六月十五日勑諸州府請委當道觀察判官一人每年專按覆訖准限比部者自去年以來諸州多有不到今請其不到州府委黜陟使同觀察使計會句當發遣申省庶皆齊一法得必行勑旨依奏

正元八年閏十二月十七日尚書右丞盧通奏伏詳比部所句諸州不更句諸縣唯京兆府河南府既句府并句縣伏以縣司文案既已申府府縣并句事恐重煩其京兆府河南府諸司諸州不句縣案勑旨依

十一年正月制令比部復舊勑句京兆留府稅租

長慶元年六月比部奏准制諸道年終句帳宜依承前勑例如聞近日刺史留州數内妄有減削非理破使者委觀察使風聞按舉必重加科貶以誡列減若其諸州府仍請各委録事叅軍每年據留州定額錢物數破使去處及支使外餘剩見在錢物各具色目分明造帳依格限申比部准常限每限五月三十日都結奏旨下之後更送戶部若違限及隱漏不申録事叅軍及本判官並牒吏部使闕勑旨宜從太和四年九月比部奏准太和三年十一月十八日赦文天下州府兩稅占留支用有定額其殘欠羨餘錢物並

合明立條件散下諸州府者伏以德澤弘深優裕群
國中明舊勅曉示新規使其政有準繩法無差謬実
天下幸甚又諸州應有城郭及公廨屋宇器械舟車
什物等合建立修理須創制添換又當州或屬將技
所由等有巡撿非違追捕盜賊須行賞勸合給程粮
者又當州或百姓貧窮納税不逮須矜放要添貸糶
者又當州遇年穀豐熟要收糴貯備以防災歉者勅
旨宜依

司門郎中

隋為司門郎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司門大
夫咸亨元年復為司門郎中

員外郎 改復與郎中同

開元二年閏二月十日勅諸司進狀奏事並長官封
題仍令本司牒所進衙門弁差一官送進諸司使奏
事亦准此除有告謀及大逆者任自封進

工部尚書

隋為起部尚書武德元年因而不改三月改為工部
尚書龍朔二年改為司平太常伯咸亨元年復為工
部尚書光宅元年改為冬官尚書神龍元年復為工
部尚書

大曆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勅京城內諸坊市宅舍輒
不得毀折有犯聞奏十四年六月一日勅諸坊市邸
店樓屋皆不得起樓閣臨市人家勒百日內毀折至
九月二十日京兆尹嚴郢奏坊市邸店舊樓請不毀

工部侍郎 改復與尚書同

工部郎中

隋為起部郎武德三年改工部加中字龍朔二年改
司平大夫咸亨元年復為工部郎中

員外郎 改復與員郎中同

屯田郎中

隋為屯田郎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司田大
夫咸亨元年復為屯田郎中

員外郎 改復與郎中同

長春宮使

開元八年六月同州刺史姜師度兼營田長春宮使
二十年三月左衛郎將皇甫惟明攝侍御史充長春
宮使天寶六載三月御史中丞王鉷兼長春宮使上
元元年六月四日殿中監李輔國充長春宮使寶應
元年殿中監藥子昂充春長宮使至大曆九年宋謠
除同州刺史充長春宮使自後遂令同州刺史充長

春宮使也開元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勅同蒲絳河東
西并沙苑内無問新舊注田蒲藺並宜收入長春宮
仍令長春宮使撿挍
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勅新置朝邑屯田令長春
宮使撿挍（朝邑屯田開元八年十月七日同州刺史姜師度開置）
虞部郎中
隋為虞部郎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司虞大
夫咸亨元年復為虞部郎中
員外郎改復與郎中同
大曆十四年八月虞部奏准式山澤之利公私共之
者比來除長春宮所收占恡甚多望令關内州府當
勸墳畝先均給貧下百姓據厚薄節給輕稅五分之
一徵納訖市輕貨送上都如所由擬有隱漏及收管
不盡並請准條科罪勅旨依奏
水部郎中
隋為水部郎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司川大
夫咸亨元年復為水部郎中
員外郎改復與郎中同
開元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改丹水為懐水
天寶五載正月七日詔天下山水名稱或同義旦不
經多因于里諺事若仍舊何成于禹列宜所司各據
圖籍改定訖聞奏
十一載五月潼關口須河渰上有樹五株雖水暴長
亦不漂沒時人謂之女媧墓是月因大風遂失所在
至乾　二年六月十八日虢州刺史王奇光奏所部
閿鄉縣界女媧墓天寶中失所在今月一日夜河上
側近忽聞雷聲曉見其墓湧出上有雙柳樹下有巨
石其柳各高丈餘
正元元年十二月九日勅立春日内外兩井納冰掘
二千五百段每段長一尺厚一尺五寸宜令府縣句
當澄濾淨潔供進
開成五年七月河南尹奏皇城内伊洛等四水伏以
伊洛四水載在典墳令人所呼其名甚著其第三水
字御名同東周之人所以請更其名者臣遂勒所府
官司錄以下參議其事今得司錄參軍韋瑑等狀謹
按尚書周公將營洛邑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孔
安國傳云初卜黎水上不吉遂卜此二水之間吉伏
請改第三水字為吉水者臣竊以周居洛宅卜年惟
永今改此水雅叶祥符謹具如前勅旨宜依

唐會要卷第五十九

唐會要卷第六十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禄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實封四百户臣王溥纂

御史臺上　東都留臺　大夫中丞

侍御史　殿中侍御史　監察御史

御史臺

武德初因隋舊制為御史臺龍朔二年四月四日改為憲臺咸亨元年十月二十五日復為御史臺光宅元年九月五日改為左肅政臺專在京師百司及監軍旅更置右肅政臺其職員一准左臺令按察京城外文武僚以中宗英王府林石營之殿中御史石抱正緒進為龍神元年二月四日改為左右御史臺景雲三年二月二日廢右臺先天二年九月一日又置右臺諸按察使宜停其年十月二十五日又廢右臺依舊置按察使初置兩臺每年春秋發使春曰風俗秋曰廉察令地官尚書韋方質為條例方質刪定為四十八條以察州縣載初以後奉勑及巡每年不出使故事云臺門北開者法司主陰取冬殺之義或云

隋初移都之時兵部尚書李圓通兼御史大夫欲使
向者便近故開北門
蘇氏駁曰此說或近之矣若取冬殺之義則冬都
臺門亦合北門何故南啟况本置臺司以察冤濫
是有國者好生之德豈創冬殺之意以入人罪者
乎
故事御史臺無受詞訟之例有詞狀在門御史狀有
可彈者即略其姓名皆云風聞訪知其後御史疾惡
公方少進相推倚通狀人頗壅滯至開元十四年始
定受事御史人知一日牧々遂題告事人名乖自古
風聞之義至今不改
蘇氏駁曰御史臺正朝廷綱紀舉百司紊失有強
邪佞之人無受詞訟之例則重于此而忘于彼矣
故事臺中無獄須留問寄繫于大理寺至正觀二十
二年二月李乾祐為大夫別置臺獄由是大夫為下
已各自禁人至開元十四年崔隱甫為大夫引故事
奏掘去之以後恐罪人于大理寺隔街來往致有漏
洩獄情遂于臺中諸院寄禁至今不改西臺舊東鄰
宗正寺後移寺于廢右御史臺其寺舊地並隸臺司
故事其百僚有奸非隱伏得專推劾若中書門下五
品已上尚書省四品已上諸司三品以上則書而進
之并送中書門下故事凡天下之人有稱冤而無告
與者三司詰之
開元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勑御史臺宜置主事
二人
正元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勑御史臺每月別給贓錢
二百貫文充公廨雜費用八年正月御史臺奏狀以
臺司推事多是制獄其中或有準勑便須處分要知
法理又緣大理寺刑部斷獄亦皆申報臺司儻或差
錯事須詳定比來却令刑部大理寺直數勘必恐自
相扶會縱有差失無由辨明伏請置法直一員要斷
結之際事無闕遺其糧料請取臺中諸色錢物量事
支給其功優等請準刑部處分勑旨依奏
九年二月御史臺奏今後府縣諸司公事有推問未
畢輙撾鼓進狀者請却付司推問斷訖稱稱抑屈便
往諸臺司按覆若實抑屈所由官錄奏推典量決責
如告事人所訴不實亦準法處分
元和四年御史臺奏諸道州府有違法徵科者諸委
監鐵轉運度支巡院察訪報臺以憑舉奏從之
五年二月御史中丞王播奏監察御史舊例在任二

年五月轉準具員不加今請仍舊殿中侍御史舊例
在任十三月轉準具員加至十八月今請減至十五
月侍御史舊例在任十月轉準具員加至三月今請
減至十月從之
十二年九月御史臺奏御史同制除官承前以名字
高下為班位先後或名在前身在外及到却在同人
之上後先有秦勞逸不均今請以上日為先後未上
不得計月數從之
十五年三月御史中丞崔植奏當臺新除三院御史
受旨職事先後去
元和十三年御史臺奏請應除御史職事但據上日
為先後未上曰不得計月數者其年九月七日勅不
逾一箇月不在此限行立班次即宜以勅內先後為
定臣伏以御史除官之時據來處各有遠近若據一
月使為懲創恐乖舊制殊未合儀伏緣臺司職事今
有定分先後次第不可逾越若行立班次既依勅名
公事先後須繫到日則院長本職雖然在下制置錯
亂无所遵承行之累年轉見其弊伏請自今以後三
院御史職事行立一切依勅文先後為定除拜上曰
使為月數須觀積効豈繫向時如有除官以後赴職
稽慢量道路遠近則臺司別其名聞奏須議懲責豈
上顛倒職事而已從之
長慶元年十一月御史臺奏應十惡及殺人關啟官
典犯贓并偽造討銀劫盜竊盜及府縣推斷訖重論
訴人等皆是奸惡之徒推鞫之時盡皆伏罪臨刑之
次即又稱寃每度稱屈皆須重推支證平常被其迫
擾若无懲革為弊實深伏請今後有此色賊臺及府
縣并外州但計三度推問不同人皆有伏款及三度
斷訖結更有論訴一切不重推問限其中縱有進狀
勅下如是已經三度結斷者亦請受勅處聞奏執論
如本推官典受賄賂推斷不平及有寃濫詞狀言訖
便可立驗者即請以重推如所告及稱寃推勘又虛
除本犯是死刑外餘罪于本條更加一等如官典取
受有實亦請本罪更加一等如所訴寃屈不虛其第
三度推官典請于本法外更加一等貶責其第三度
官典亦請節級科處從之
二年正月御史中丞牛僧孺奏諸道節度觀察使請
在臺御史充判官臣伏見正元二年勅在中書門下
兩省供奉官及尚書御史臺見任郎官御史諸司諸
使並不得奏請任使仍永為常式近日諸道奏請皆

不守散文臣昨十三日巳于延英面奏伏蒙允許舉
前勅不許更有奏請制曰可時段文昌自宰相出鎮廬舊奏隸官柱史南宮郎三人為察佐以某職帶台就上故可之不適年又奏侍御史王神伯監察蘇景亂留中不可執法舉舊章議者以為當

三年十一月御史臺奏伏以臺司奏報並先舊條昨
因左巡奏跣闕已准勅科罰聞奏請臣今檢尋條件
本不該詳事須添改令可遵守請添一節文應諸司
科決人致死雖不死而事異于常稍涉非理者並請
前條奏聞禁城內不在此限庶得從今已後免有遺
闕勅旨依奏

寶曆元年九月御史臺奏常恭官及六品以下分司
官比來淹延動經累月今後常恭官分司勅下後二
十日發其六品以下分司官請待臺牒到發限若妄
稱事故不發常恭官聽進止六品以下官臺司舉罰
兩月俸料從之

太和元年十二月御史臺奏伏以京城內因徒準勅
科決者臣當準舊例差御史一人監決如因稱冤即
收禁聞奏便令監決御史覆勘者伏慮監決之時各
懷疑悼務求省便難究冤辭若至翅告屈之人失陛
下好生之理且臺司大定四推以鞫疑獄六察職事
以重不合分外領推伏請自今以後有因稱冤者監
察御史聞奏勅下後便配推所冀獄免冤滯事得論
理從之

四年九月御史奏諸司諸使及諸州府縣并院等公
事申牒臣當臺各令遵守時限并臣當司行牒勘事
多緣準勅勘刑獄或是遠方人事有冤抑凡于関繫
盡須勘遂事節不精即慮滯屈比來行牒有累月不
申兼頻牒不報者遂使刑獄淹恤涉慢官其間或有
須且禁申動經時月者若无條約禁恐轉深臣等今
勘責各得遠近程限及往復日數限外經十日不報
者其本判官句官等各罰三十直如兩度不報者其
本判官句官各罰五十直如三度不報者其本判官
句官各罰一百直如涉情故違勅限者本判官句官
牒考功書下考如經過所由輒有停滯其所由官等
節級別舉處分其間如事須轉行文牒諸處追尋亦
須具事由先報旨依奏

九年八月御史臺奏京兆尹及少尹兩縣令合臺恭
官等舊例新除大夫中丞府縣官自京兆尹以下並
就臺恭見其新除三院御史並不到全恭亦不于廊
下恭見此為闕禮尤甚伏請自今以後應三院有新

除御史等並請勑京兆尹及少尹兩縣令就廊下恭見冀使稟奉之禮不虧臨制之儀可守臺司令史及驅使官并諸色所舊有罪犯須科決等或有罪犯稍重者皆是愚人常態不可奏聞便欲隨事科舉又緣臺狀稍細以細狀而止大罪必究狡不懲自今以後如有情故　容不足上塵聖聽者許臣等據所犯判決杖下數勑送京兆府用常行杖科決訖報冀得戒懼之意稍嚴奸欺之心可革勑旨依奏

大中元年四月御史臺奏伏以御史臺臨制百司糾繩不法若事簡則風憲自肅事煩則綱紀轉　至如婚姻兩競息利交關凡所陳論皆合先陳府縣如屬諸軍諸使亦合于本司投論近日多便詣臺論訴煩褻既甚為弊頗深自今以後伏請應有論理公私債負及婚田兩競且令于本司本州府論理不得即詣臺論訴如有先進狀及接宰相下狀送到臺司勘當如先未經本司論理者亦請送本司如已經本司論理不平即任經臺司論訴臺司推勘冤屈不虛其本司本州元推官典並請追赴臺推勘量事情輕重科斷本推官若罪輕即罰直書下考稍重即停任貶降以此懲責庶免曠官臣今月三日已于延英面奏今臣將狀來勑旨依奏

三年十一月御史臺奏應三院御史新除授月限伏以當司官三十餘員朝廷舊例月限守官年勞考績令監察御史以二十五月為限殿中侍御史十八月侍御史十三月所主公事起自出使推劾諸色監當經歷六察糾繩官司知左右巡使監臨倉庫四推鞫獄兩彈舉事皆免敗闕方得轉遷承前遠地除官或三月五月然始到京所務延遲責延時月年終考課使繫虛月官事勞苦併在州人侍御史周歲而遷或到城欲及滿歲監察二年為限或在外有至半年致此依違曾先督責臣請起今已後應當司官除新授者並請以上後繫月仍以上日在復者為新人不更數虛月不准分月直之勞苦抑亦促遠來之道途又

三館奏請御史充職等伏以臺司三院御史職在專臨如繫他曹必有所忝況准勑公事察視百司無不急之以副期限倘或官留此地志苟異銜固非便宜實亦乖當如書府或須奏請南宮可擬郎官兩館忽將闕人北省自有遺補事理至便兼不曠官伏乞聖慈察臣當司公事繫重特勑中書門下自此更不許三館奏取御史充職兼見有者亦乞落職放還勑旨

依奏
其年十二月御史臺奏三院令史準請刑部大理寺
例許七考放選勑前出使及推制獄滿三年勞餘依
四年二月御史臺奏應文武常參官本朝及入閣退
朝不到并連請假故欠闕參朝等臣今月二十一日
延英面奏進止以班行務在嚴肅令臣切加提舉者
臣伏見元和元年御史中丞武元衡奏止于禮部兵
部吏部尚書侍郎〻官等選舉限內又廢朝參雖事
奉公猶奏請寵革近者以久絕提舉稍涉因循應文
武常參官多妄請假故不妨人事無廢晏進多務便
安有虧誠敬以至上勞聖念俾肅朝行臣忝憲司覩
承曆旨苟或避事實虞曠官臣請起今以後文武常
參官等除式假及疾病的然為衆所知外有以事故
請假者並望許臣舉察錄奏其所陳假牒請準常條
書罰再不到臣請倍罰頻王朝不到便請具名銜奏
聽進止其進朝入閣近例全合赴班一不到準常條
書倍罰頻兩朝不到便請具名銜奏聞所冀臣僚稍
加惕勵班列得以整齊勑旨依奏
東都留臺
舊制中都留臺官自中丞以下元額七員中丞一員
侍御史一員殿中侍御史二員監察御史三員
天寶十四年安祿山　　都發留臺御史中丞盧弈 弈臨難不苟免居位守死太常謚曰正烈
大曆十年以檢校駕部郎中兼侍御史何運出納使
蔣沇兼為御史中丞仍東都留臺
十四年七月以吏部郎中房宗偃為御史中丞仍東
都留臺充東都畿汝觀察處置使
建中二年六月以檢校秘書少監永平軍節度副使
鄭叔則為御史中丞東都留臺充東都畿汝觀察處
置使
正元十六年十二月以給事中姚齊梧為御史中丞
仍東都留臺
元和二年四月以刑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盧坦
為御史中丞東都留臺
京官七百六員武官員數不多俸錢比文官較少又
在中書門下兩省御史臺左右神策及諸軍諸使挾
勑驅使員闕至少難議停省並請仍舊外官二十六
萬二十三員所管諸府自折衝以下撥充料錢例多
闕之空有府額其鎮戍官等或有任者不過　員縱
使停減並免損益伏請存旧例六番之衛都四千九

百六十三人縱合當上配役處多移牒勘會須得
許請續商量聞奏勅旨依奏
其年六月盜殺宰相武元衡幷傷議臣裴度時淮夷
逆命兇威方熾王師問罪未有成功言事者繼上章
疏請罷及盜賊窃發人情愈恐兵部侍郎許孟容詣
中書涕而言曰昔漢廷有一汲黯耳奸臣尚為寢謀
今主上英聖朝廷未有過失而狂賊敢尒无狀寧謂
國有人乎然轉禍為福此其時也莫若上聞起裴中
丞為相令主兵柄大索賊黨窮其奸源後數日度累
為相而下詔行誅時謂孟容議論有大臣風采
太和五年三月兵部奏准四年五月起請節文伏以
三衛出入禁署子弟期于恭恪近日頗雜皆非正身
諸司公言納資訪聞亦不顧名士庶假蔭混雜縉紳
隙一開奸濫紛入其資三衛並請停廢勅旨宜依
其他釐革三衛事條至多故不具載
大中五年十月中書門下奏兩省應赴兵部武選門
官驅使官等今年新格今守選二年得驅使官盧華
等狀稱各在省驅使冥緣長官辛苦事力不濟所以
假此武官若廢舊格貧寒不逮卽須漸請停解公事
交見廢闕勅旨兩省御史臺人吏前舊例不選數許
赴集宜令依舊例放選

兵部郎中

隋為兵部郎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戎
大夫咸亨元年復為兵部郎中

員外郎改復與郎中同

本兩員大中元年更加一員以趙履溫為之

職方郎中

隋為職方郎武德初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城大
夫咸亨元年復為職方郎中

員外郎改復與郎中同

建中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請州圖每三年一送職
方今改至五年一造送如州縣有創造及山河改移
卽不五年之限後復故

駕部郎中

隋為駕部郎武德初加中字龍朔中改司輿大夫咸
亨元年復為駕部郎中

員外郎改復與郎中同

庫部郎中

隋為庫部郎武德初加中字龍朔中改為司庫大夫
咸亨元年復為庫部郎中

員外郎改復與郎中同

開元十八年十月四日勅衙內甲仗經行從者三年一換不經行從者四年一換非理欠損者勒陪

刑部尚書

龍朔二年改為司刑太常伯咸亨元年復為刑部尚書光宅元年改為秋官尚書神龍元年復為刑部尚書天寶十一載改為憲部尚書至德二年復為刑部尚書

刑部侍郎改復與尚書同

垂拱四年四月十一日加一員以魏而德為之長安四年十二月四日減一員

元和十年以御史中丞裴度兼刑部侍郎時度宣慰淮西迴所言軍機多合上旨故以兼官寵之自徵兵討淮西凡十餘鎮之兵皆環于申蔡未立戰功裴度使還且令與諸朝賢詳議行人奏曰臣觀諸將惟李光顏見義能勇必能立功果首敗賊于時曲上尤賞之

寶曆元年四月宣中書以諫議大夫劉栖楚為刑部侍郎丞郎宣授自栖楚始也

刑部郎中

隋為憲部郎唐因之武德三年改刑部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刑大夫咸亨元年復為刑部郎中

員外郎改復與郎中同

元和十年五月信州刺史姚僎舉奏員外司馬盧南史贓犯鞫按南史准例配得直典一人每月請紙錢一千文南史以官閑冗无職事故典令歸納其紙筆直前後五年計贓六十餘萬貫又云南史私買鉛燒黃丹是日令監察御史鄭楚相刑部員外郎裴潾大理寺評事陳正議充三司使同往覆按之將行並召于延英上謂曰卿等必須詳審推按无令濫罪衡冤三人將退潾獨留奏曰臣仔細詳覽姚僎奏狀只如所按南史取直與吏紙筆計贓六十餘萬貫文雖公法有違既非巨蠹或可矜恕上曰此事亦應甚有但未知燒鉛事如何潾曰燒鉛為黃丹捨令不禁姚僎所奏准天寶十三年勅鉛銅錫並不許私家買賣貨易蓋防私鑄錢本文亦不言不許黃丹然南史違勅買鉛不得无罪伏以陛下自登寶位及天寶大曆以來未曾降三司使至江南今忽緣此小事差三司使損耗州縣亦恐聞之各懷憂懼臣十三年三月以攉知御史中丞崔元畧為東都留臺自後但以侍御史

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共主留臺之務而三院御史亦不嘗備焉

御史大夫

龍朔二年二月四日改為大司憲咸亨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復為御史大夫至今不改故事侍御史以下與大夫抗禮光宅元年九月韋思謙除右肅政大夫遂坐受拜或以為言思謙曰國班列自有等差奈何姑息為事其後監察又與之抗禮至開元十八年有勅申明隔品致敬其禮不改至二十四年六月李適之為大夫又坐受拜其後監察又與之抗禮至今不改故事大夫與監察競為官政略無承稟至開元十四年崔隱甫為大夫一切督責之事無大小悉令資決稍有忤意列上其罪前後貶出者過半群僚慑然上常謂曰卿為大夫深副朕所委也

會昌二年十二月檢校司徒兼太子太保牛僧孺等奏狀奉十一月二十八日勅中書門下奏御史大夫秦為上卿漢為副相又漢末復為太司空與丞相俱為三公掌邦國刑憲肅政朝廷其任至重品秩殊峻望准六尚書例升為正三品御史中丞為大夫之貳緣大夫秩崇官不常置中丞為憲臺之長今九寺少卿及秘書少監以國子監司業兆尹并府寺省監之貳皆為四品唯御史中丞官業雖重品秩未崇升為正四品下為大夫之貳令不隔品亦與丞郎出入秩用以重其緣任閱朝廷典制須行之可久必得情盡羣議詢謀僉同望令兩省御史臺五品已上尚書省四品以上太子太保太常卿參議聞奏者伏以前代帝王建官設位之制互有沿革升降廢置蓋取于一時所宜易得其宜則為當代之美臣等伏據六典故事御史大夫御史中丞等官歷代之制位不常定至于刑憲之所倚則古今之任不殊今陛下方弘約法之道俾增崇品秩用迭丞郎蓋千年一時之盛美也臣等又據故事御史大夫總朝廷刑憲掌邦國紀綱峻其秩位亦計所宜御史中丞雖官貳大夫與大夫多不並置專席既稱獨坐隔品豈合送居今命秩資升遷寔為允當臣等參詳事理衆議僉同伏請著于典章永為定制勅旨依奏

御史中丞

隋以國諱改中丞為治書侍御史武德初因隋舊制不改正觀二十三年七月三日避高宗諱改為御史中丞龍朔二年二月四日改為司憲大夫咸亨元年

十二月二十三日改為御史中丞西臺中丞同一听至開元二十一年有制以賦餘修百司廨宇西臺中丞裴寬始以舊監察創置中丞東廳東臺二中丞亦同廳開元二十一年十一月大夫崔琳奏割秘書省東北地廻改于造二中丞遂令別廳開元二十二年三月置京畿採訪處置使以中丞為之自是不改其時大夫是至尚隱不充使以中丞盧奐為之至永泰元年以後遂以大夫王翊崔渙李渙等崔寧盧杞等為使梁華故實

元和四年七月御史中丞李夷簡奏京兆尹楊憑前為江西觀察使贓罪及他不法事勅付御史臺刑部尚書李鄘大理卿趙昌鞫問貶憑賀州臨賀縣尉又追捕憑前江西判官監察御史楊瑗繫在臺命大理少卿胡珣左司員外郎胡証侍御史王顗同推初夷簡自御史出官廻屬憑頗踈縱不顧接之夷簡常切齒又憑歸朝恭修第永寧里廣畜妓妾于永樂里夷簡求衆議舉劾前事及下獄置對奏曰未得其事夷簡持之益急上聞且貶焉上即位以法制臨下夷簡首舉憑罪故時議以為宜然繩之太過物論又譏其深切矣

八年二月僧鑒虔付京兆尹府決重杖一頓處死仍籍其財產鑒虔在正元中以講說為款用貨利交權貴為奸濫事發中外掌權者更欲搖動之有詔勑命釋其罪侍御史中丞薛存誠不受詔翌日又宣旨曰吾要此僧面詰其事非赦之也存誠又奏曰鑒虔罪狀已具陛下將召之請先貶臣然後可取上嘉其有守遂令杖殺之其年洪州監軍誣奏信州刺史李位謀大逆追赴京師上勅令付伏內鞫問御史中丞薛存誠一日三表請付位于御史臺及推按無狀位竟得雪未幾授存誠給事中數月中丞闕上謂宰相曰持憲無如存誠遂復授之

九年裴度為御史中丞奏崔從為侍御史知雜事及度作相奏自代為御史中丞從正色立朝彈奏不避權倖事關臺閣或付伏內者必抗章疏論列請歸有司凡所取御史必先質重貞退者時論嘉之

開元元年五月上御紫宸殿宰臣李固言奏曰御史中丞李翊在臺雖无甚當過以為人褊易不稱此官天下紀綱有司繩準苟用人非當則紊亂典章上曰李翊官業應不甚舉然為人豈不長厚耶固言對曰臣所奏緣與御史中丞不相宜人即長厚　彈奏

憲司事若至難官要得宜者
會昌二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諸道諸使奏兼御史中丞伏以御史中丞近升品秩向外兼攝亦宜相重臣等商量今日已後諸道節度使及度支解縣榷鹽鐵副使等並須帶檢校四品官方得奏請其正郎以下不在奏限諸郡刺史亦須地望雄重兵額稍多處方得兼授如前在已兼中丞須再除者不在此例從之
大中三年以御史中丞魏謩兼戶部侍郎判一司事謩奏曰御史臺紀綱之地不宜與泉貨吏雜處乞罷中司專綜戶部公事從之
乾符三年二月四日御史中丞李迢奏外州府有禁繫罪人闕連京百司請委本州除合抵極法入殊理訖聞奏從之

侍御史

四員長安二年始置內供奉在正員之外仍不得過本數應僕減正員舊有六員奏彈三司西推東推贓贖理匭其三司理事則與給事中中書舍人更直朝堂受表今有四職謂知雜公廨彈事推事謂之推彈廨襍今知雜侍御史多兼省官以為之
武德四年李素立為監察御史丁憂高祖令所司奪情授一七品清要官所司擬雍州司戶參軍上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擬秘書郎上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授侍御史
上元六年盧群入拜侍御史有人誣告故尚父子儀嬖人張氏宅中有寶玉者張氏兄弟又與尚父家子孫相告訴詔徙其獄臺上奏言張氏以子儀在時分財子弟不合爭奪然張氏宅與親仁宅皆子儀家業有大勳伏望陛下特赦而勿問使私自退省上從之時人稱其知大體也
二年六月侍御史竇群奏常參官假滿唯三品官至王府傅已上即于正衙參假其餘不在此限臣伏見諸司官或位通班職居要劇其左右丞諸司侍郎御史中丞給事中中書舍人並是四品五品清要官不在參假例或猵句牘皆不上聞或未滿一日例不舉奏臣今請尚書省四品官御史臺五品官中書門下五品官謂假並同三品例參假度故必知勤惰無隱臣職當彈舉輙陳事宜勅旨依奏
太和三年華州刺史宇文鼎戶部員外郎盧允中坐贓文宗怒將殺之侍御史盧弘正奏曰鼎為近輔刺

史以贓污聞死固恒典但取受之首罪在允中監司之責曷當連坐帝然之減曷三等

殿中侍御史

隋末不置武德五年三月二十二日置四員正觀二十二年十二月九日大夫李乾祐奏增兩員以李文禮張敬一為之文明元年又制殿中裏行以揚啟王侍徵為之準吏部式以三員為定額監倉庫本是察院職務近移入院第一人監倉庫第三監庫

龍朔三年五月雍州司户恭軍韋絢除殿中侍御史或以為非遷中書侍郎上官儀聞而笑曰此田舍翁擬論殿中侍御史赤墀下供奉接武夔龍進羽鵷鷺奈何以雍州判左相比以為清議

正元十年四月勅準六典殿中侍御史兩京城分知左右巡察其不法之事謂左降流移停匿不去及妖訛宿宵蒲博盜賊獄訟寃濫綱典貿易賦斂違法如此之類方合奏聞比者因循務求細事既甚煩碎頗失大猷宜令自今已後據六典合舉之事所司有隱蔽者即具狀奏聞其餘常務不須更問

太和元年六月御史大夫李固言奏監太倉殿中侍御史一人監左藏庫殿中侍御史一人台中舊例取殿中侍御史從上第一人充監太倉使第二人充監左藏庫使又各領制獄伏緣推事皆有程限監遂不專精往往空行文牒不到倉庫動經累月莫審盈虛遂使錢穀之司狡吏得計至于出入多有隱欺臣今商量監倉御史若當出納之時所推制獄稍大者許五日一入倉如非大獄許三百入倉如不是出納之時則許一月兩入倉檢按其左藏庫公事尋常繫閘監庫御史所推制獄大者亦許五日一入庫如先大獄當許一旬內計會取三日入庫旬當庫使當司公事稍振綱條錢數所由亦知警懼勅旨依奏

監察御史

武德初因隋舊制置八員正觀二年二月九日御史大夫李乾祐奏加兩員以李義深韋務靜為之龍朔元年八月圻州定襄縣尉王本立為監察御史裏行之名始于此六典又云裏行始于馬周未知孰是初皆帶本官祿俸于本官請如未即真有故停即以本官赴選文明元年自王賓以後不復更御本官且以裏行為名至令不改天后時又有臺使八人俸亦于本官請餘並同監察時人呼為六指吏部式監察裏行及試以七員為定額開元初又置裏行使无員數

監察御史職知朝堂正門无籍非因奏事不得入至殿庭在棲鳳閣南望殿中侍御史以從觀衆門出若從天降至開元七年三月勅並令隨仗入閣西監察院即今中丞東廨是也中丞裴寬因循廨宇遂移監察院于十道使院置之舊院遂為中丞廨宇

杜易簡御史臺雜注云監察御史自永徽以後多是勅授雖有吏部注擬門下過覆太半不成至龍朔中李義府掌選寵任既崇始注得御史李義府敗无吏部注者員外左右通事舍人等亦然

蘇氏駮曰員外郎御史并供奉官進名勅授是開元四年六月十九日勅杜易簡著雜注以後猶四十年為吏曹注擬矣

梁元元年十月四日勅監御察史六人承前所定皆是從下次舊例從下又合出使若一人出使兼有故則六察御史遞相移改令請令監察從上第一人察吏部禮部第二人察兵部工部第三人察户部刑部每年終議其殿最正元二年五月御史中丞竇參奏得監察御史鄭袰狀準六典應郊廟祀祭皆御史監之蓋職在省其器服閱其牲牢有不修敬則舉劾聞奏主者薦獻交神明者所務不同準式齋官有故許通融行事公事數人可得通攝其監察御史准有一人舊例有故使闕者伏以祀事肅恭國家大典苟無糾察恐虧慎重部請以後監御察史誓戒後有假及改轉者許續差御史令沐浴潔服往即異官須有常禮物嚴恪從之四年八月檢校司徒兼太子太保李勉薨至德初從靈武拜監察御史屬朝廷用勲舉劾不敬抑之時肅宗原之而謂左右曰吾有李勉始知朝廷之尊矣

十一年二月黜中監察御史崔穆為部人告贓二十七萬貫及他犯遣監察御史李直方往黔州覆按近事西晦先對見者是日而上重至延英召見直方遣焉

十九年十二月監察御史崔遠答四十配流崔州建中元年勅京城諸軍諸使及府縣季終命御史分曹巡按繫囚省其冤濫以聞近年以北軍職在禁密但移牒而已御史未嘗至違在近官不隸故事至右神策軍云奉制巡按軍使等以為特有制命傾軍驚愕奉之上發怒故有此命元和四年五月御史臺奉準舊例監察御史從下第六人各察尚書省一司文準興元元年十月勅令監察御史從上第一人察吏部

禮部第二人察兵部工部第三人察戶部刑部伏以
監察一第二人已充監察御史及館驛等使新人出
使外並無職掌兄以觀其能否今請守舊制新分察
從之

太和六年郊廟告祭差攝三公行事多以雜品監察
御史郗琛監察奏曰準開元二十三年勅宗庙大祠
宜差左右丞相嗣王特進少保少傅尚書賓客御史
大夫又準二十五年勅太廟五享差丞相師傅尚書
嗣郡王通攝餘月不在差限又元和四年勅太廟告
祭攝官太尉以宰相充其攝司徒司空以僕射尚書
師傅充餘月不在差限比來吏部因循不守前後勅
文用人稍輕請自今年冬季勅吏部準開元上年元
和勅例差官從之

八年九月御史臺奏當司應六察官伏準元和四年
五月二十日勅監察御史六人分察尚書省從下一
人察吏部其次察兵部省伏以監察在臺職當使役
或有出入推按例合差遣新人每因人亠奉使須數
員轉職既頻移易使致因循舉察之務難得精當今
請除監察館驛兩處以次人便專察吏部其下便依
次轉差所典察務有常公事知守勅旨依奏

開成元年九月中書門下奏監察太倉左藏庫御史
請于新入臺監察中擇清強幹用兩人分監倉庫全
放朝謁每月除本官俸錢外別給見錢三十千隔日
早入勅旨依奏

大中四年九月十六日御史臺奏准舊例京兆府準
勅科決囚徒合差監察御史一人到府門監決御史
未至其囚已至科決處縱有寃屈披訴不及今後請
許令御史到府引問如囚不稱寃然後許行決其河
南府准此諸州有死囚仍委長官差官監決並免引
問從之

唐會要卷第六十

唐會要卷第六十一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實封四百戶

臣王溥纂

御史臺中

館驛使　彈劾

館驛使

開元二十六年七月十九日勅延傳驛宜因御史出使便令校察至二十五年五月監察御史鄭審檢校兩京館驛猶未稱使今驛門前十二辰堆即審創焉乾元元年三月度支郎中第五琦充諸道館驛使大曆五年九月杜濟除京兆尹充本府館驛使自後京兆常帶使至建中元年停大曆十四年九月門下省奏兩京請委御史臺各定知驛使御史一人往來句當遂稱館驛使謹按六典及御史臺記并裸注即並不言臺中有館驛使正觀十九年太宗親征遼發定州皇太子奏請飛驛遞表起居又請遞勅書報並許之飛表奏事自茲始也

大定元年五月六日勅諸軍節度大使聽將家口八人副使大六人萬人已上鎮軍大使四人副使三人五千人已上大使三人副使二人並給傳乘

景雲二年八月四日勅諸使至京都經一日已上即停乘傳驛及供給長安四年五月二日乘傳使人事閑緩每日不得過四驛

開元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勅專知傳驛官一差定後年限未終所由得不輙迴改并別差使及別報當其年七月一日勅諸道按發使家口往過宜給傳遞十五年四月十日勅兩京都亭驛應出使人三品已上及清要官驛馬到日不得淹留過時不發餘並令就驛進發左右巡御史專知訪察十八年六月十三日勅如聞比來給傳使人為無傳馬還只乘驛徒押傳遞事頗勞煩自今已後應乘傳者宜給紙卷

二十三年七月十七日新除都督刺史并關三官州上佐並給驛發遣二十八年六月一日勅曰先置陸驛以通使命苟无闕事雅適其宜如聞江淮河南兼有水驛損人費馬甚覺勞煩且使臣受命貴赴程期豈有求安閑故為勞擾其應置水驛宜並停

天寶十一載十一月五日自今諸郡太守謝上表並附驛遞進大曆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郎官請假拜

揚宜準開元天寶中舊例給公券其年九月十七日
門下省奏准公式令諸給驛馬職事三品及爵三品
已上若王四疋四品已上及國公三品五品及爵三
品已上二疋餘官爵各一疋伏望令後並約前件馬
數給券其從人每馬一疋許將一人從之其月勑節
文兩京宜委御史臺各定知驛御史一人來勾當諸
委節度觀察使各于本道判官中定一人專知差定
訖並具名御聞々奏并牒奏建中四年正月十一日
館驛置五等使料及人馬數其月詔商州度上津路
館置舍

正元二年三月河南尹充河南水陸運使薛玨奏當
有館驛準永泰元年三月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第五
琦奏使人緣路無故不得于館驛淹留縱然有事經
三日已上即于主人安置館存其供限如有家口相
隨及自須于村店安置不得令館驛將什物飯食草
料等就彼供給擬者伏以承前格勑非不丁寧歲月
滋深因循久弊令往來使客多是武臣踰越條流廣
求供給府縣少闕悔吝坐至屬當凋殘實難濟辦況
都城大路耗費倍深伏乞重降殊恩申明前勑絕其
僥濫俾懼韋程康郵驛獲全職司是守勑旨宜付所

司舉元勑處分
其年六月二十二日勑諸道進奉部押及準勑發遣
官健家口不合給驛券人等承前皆給路次轉遠牒
令州縣給熟食程粮草料自今以後宜委門下省撿
勘憑據分明給傳牒發遣加切勘責勿容踰濫仍準
給券例每月一度具狀聞奏
其年十二月勑節文從上都至汴州為大路驛從上
都至荊南為次路驛知陸路驛官每一周年无敗闕
與減一選仍任累計次路驛官二年周无敗闕與減
一選三周年減兩選

八年門下省奏郵驛條式應給紙券除門下外諸使
諸州不得給往還券至所諸州府納之別給令還其
常恭官府外除授及分司假寧往來並給券從之
元和四年正月勑準元和三年諸道給券道勑文捴
一百二十七道已上者州府長官宜奪一季俸祿其
本州官曹官及録事恭軍付吏部用闕去任殿一選
其年監察御史元稹勑奏徐州節度使王召傳送故
監軍使孟升還京給券乘驛仍于郵舍安喪抳有違
典例
五年正月考功奏諸道節度使觀察等使各選清强

判官一人專知郵驛知一周年无違與上考如有違
越書下考者伏以遵守條章纔為奉職使每殊考恐
涉大優今諸不違勑文者書中上考其違越者依前
書下考仍請永為常式勑旨依奏
其年四月御史臺奏御史出使及却迴所在館驛逢
中使等舊例御史到館驛已于上廳下了有中使後
到即就别廳如有中使先到上廳御史亦就别廳因
循歲月年積為故實訪聞近日多不遵守中使若未
諳往例責欲逾越御史若不守故事快失憲章宣號
道途深乖事體伏請各令遵奉舊例異其守分勑旨
其三品官及中書門下尚書省官或出銜制命或入
赴闕庭諸道節度使觀察使赴本道或朝覲并前節
度使觀察使迫赴闕庭者亦準此例先監察御史元稹自東臺赴闕至于水驛與中使仇士良爭廳之事廳士良以鞭擊元稹之面跣而走故有是命
九年四月自夏州至天德復廢館一十一所通緩急時年去迴鶻自鄯落南過漬取西城鄯谷路計吐蕃西城防禦使周懷義表至朝廷大恐恐以迴鶻叛言討吐蕃意是入寇宰臣李吉甫以為迴鶻入寇且當蟄絕和事不應使來犯邊但須設備不定為例因請致之
十一年十二月門下省奏事非急切者不得乘驛馬
從之
十一年十二月復以中書官為館驛使六典之制以
監察第二御史主郵驛元和初常以中官曹進玉為
使剛性躁遏四方使多倨詰之或至捶辱者内外屢
以為言宰臣李吉甫等論罷之至是復置左補闕裴
潾上疏曰伏以館驛之務每驛各有專知官主當又
有京兆觀察京兆使史遞相監臨臺中有御史充館
驛使專察過闕伏以近有敗事上開聖聽若明示科
條切責官吏豈其過犯明加貶黜敢不惕懼日夜勵
精若令宮闈之臣出恭館驛之務則内臣外務職分
各殊切惟塞侵官之源絕出位之漸事有不便必誠
于初令職有方不必在大當掃靜天氣之日開太平
至理之風澄本正名正在今日疏奏不取十三年庫
部員外郎李渤為潞州帀祭使上言幾内諸驛馬多
死上命以飛龍數百疋付之
長慶元年九月中使二人充行營粮料館驛使左補
闕蔣防等以非故事恐亂物聽上疏切諫遂罷之其
月復置行營粮料館驛等中使宰臣切論給事中封
勑諫官上疏曰

其年四月勅如聞館驛遞馬死損轉多欲令提舉吏
人恙又推法中使驛吏稱不見券則隨所索盡供既
死懸據有定數自今以後中使乘遞宜將券示驛
吏據券供馬如不見券分外索馬輒不得勒供下後
往長樂臨皐等驛准此勘合如不遵守要速聞知仍
委所在長官當時具名御聞奏其常參知官出使及
諸道幕府軍將等合乘遞者並須依格式如有違越
當加科貶
其年九月時詔命授行營諸司方署朝令夕改驛使
相望京兆尹柳公綽獻状訴云自出鎮兵興使命繁
并館驛貧虛鞍馬多闕又勅使行事都无限約驛吏
不得視券牒隨口即供驛馬既盡遂奪鞍乘衣冠士
庶驚擾怨嗟于是降勅中使傳券數素有定數如聞
近日多越券牒宜令諸司府具元和十四年四月五
日勅分明曉示自今已後如更違越府在州縣供當
時具名聞奏
寶曆二年二月鳳翔龍州觀察使上言當管　緣興
廻元新廻斜谷路創置驛二所岐山縣南界置渭陽
驛郿縣北界置通蜀驛寶鷄縣南界置安途驛其月
山南西道觀察使上言當道新制斜谷其中須置館
驛及創驛右界名者三甘亭館請改為懸泉驛駱駝
蔦館改為武興驛坂下館請改為右界驛並可之
太和四年十月御史臺奏伏準六典故事外官授命
皆便道之官盖緣任闕其人則朝廷切于捴理近日
皆顯陳私使不頓京國越理勞人逆行縣道或非傳
置創設供承況每道館驛有數使料有條則例當踰
文計失素使偏州下吏何以資陪又準假寧令官五
考一給拜掃假今借稱幸從便路顏謁枌榆則是展
墓足以因行赴官皆枉道且今月五日已于延英面
奏伏幸聖旨令將伏永状乞起今公私行李勒依紀
律敢有違越請委所司論列勅旨依奏八年八月門
下省奏應常參官私事請假從來準例並給券牒今
商量或緣家事乞假各申私志須約公費自今後應
有此色假官並任私行門下省不得給公券如或事
出特恩不在此限勅旨依奏
開成四年二月門下奏常參官寒食拜掃今月七日
延英面奏進止令準往例給公券者臣等謹檢舊按
承常參官應為私事請假外州往來給券牒伏準太
和八年八月十日勅務革應緣私事並不許給公券
今臣等商量唯寒食拜掃著在令式衙恩乘驛用表

衰荣庚奉聖旨重頒新令其有拜掃不出府界假內
往來者並不在給券限勅旨依奏
會昌元年二月御史大夫陳夷行商量條流奏所置
舘驛馬什物兼作人多少及功價資課每年破用取何
色錢物恭拜脩文遣其驛馬數勘每驛見欠多少逐
具分析奏來者臣今商量請准勅先牒諸府州勘鞍
馬什物作人功價粮課并勘每年緣舘驛馬占留錢
數諸色破用及使料粟麥遞馬草料待諸州府報到
續具聞奏今具檢前後勅文行用相當者參立新格
逐急條流除舘驛弊事、不多載
其年三月門下省奏準今月六日勅中使乘券人馬
數訪聞近日皆守勅文不敢逾越施之久遠須令通
濟其遠近送諸道春衣使須有大將衣任量加馬一
疋勅旨令責必行理須通濟供奉官緣官傔人多宜
加遞馬一疋春衣端午使例外更加一疋冬夜使例
外更加兩疋餘並準三月六日勅
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勅節文江淮兩浙每驛供使水
夫價錢舊例約十五千已來近日相仍取索無度蘇
常已南充驛使供四十餘千或界內有四五驛往來
須破四五百千今後宜依往例不得數外供破如有
違越長吏已下書罪大中五年七月勅如聞江淮之
閒多有水陸兩路近日乘券牒使命等或使頭陸路
則隨從船行或使頭乘舟則隨從登陸一道券牒兩
處祗供害物擾人為弊頗甚自今已後宜委諸道觀
察使及出使郎官御史并在巡院切加覺察如有此
色具名奏當議懲殿如州縣妄有祗使官吏所由節
級科釀議無容貸
六年二月汴州觀察使崔龜從奏當管三州水陸管
驛先準勅文條流水夫具有定制并不許行轉牒供
券外剩人歲月滋深元被過客外千求剩索人夫別
覺生料臣今欲條流諸道節度觀察使刺史及諸道
監軍別勅判官赴任及歸闕庭若有家口及參從人
即量事祗共其本官迎送軍將官健所由諸色受顧
人等本道既各給程限兼已受備直並請不供狀懸
使客曾得舘驛分外祗供忽此違減必巧言謗議上
聞聖聽今欲準此釐革不敢不奏勅旨宜依其諸道
亦準此處分

彈劾

故事御史彈日坐曰伏彈至景雲三年已後皆先進
狀聽進止許即奏不許即止儀鳳二年二月十九日

法使出之將納爲妻或有密言其狀者上令給事中
劉仁軌鞫之義府恐洩其謀遂逼正義自縊于獄中
上知而特原義府御史王義方奏義府擅殺寺官陛
下雖已釋放臣不應更有鞫問然天子置三公九卿
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本欲水火相濟鹽梅相承
然後庶績咸熙風雨時泰則知人主不得獨是獨非
皆由聖旨昔唐堯至聖失之于四凶漢祖深失仁之
于陳狶光武聰明寬恕失之逢萌魏武勇略英雄失
之于張邈此並英雄之主莫不失之于前得之于後
陛下纘聖撫育萬方蠻陬夷落猶恐刑網華轂咫尺
姦臣肆虐殺六品寺丞足使忠臣抗憤義士扼腕縱
正義自取絞縊此事彌不可容使是畏義府之權勢
能殺身以滅口則此殺生之威上非主出賞姦說倖
臣恐履霜堅冰積小成大請乞重勘當正義致死之
由雪冤氣于幽泉誅姦臣于白日對仗叱義府令下
義府顧望不退義方三叱上既無言義府趨出義方
乃讀彈文曰義府善柔成性佞媚成姿昔事馬周分
挑見寵後交劉洎刎袖承恩生其羽翼長其光價因
緣際會遂諧通達不能盡忠端節對揚王休策蹇勵
駑祗承皇眷而反憑附城社蔽虧日月請託公行交

勅凡有彈糾皆待大理斷招後錄入功過至德元年
九月十日詔御史彈事自今以後不須取大夫同署
乾元二年四月六日勅御史臺所欲彈事不須先進
狀仍服豸冠所被彈劾有稱仇嫌者皆冀遷延以求
苟免但所舉當罪則讎亦无嫌如憲官不舉所職降
資出臺使涉阿容乃重貽責舊制凡事非大夫中丞
劾而合彈奏者則具其事爲狀大夫中丞押大事則
豸冠衣朱衣纁裳白紗中單以彈之小事常服而已
正觀十一年吳王恪好畋獵損居人田苗侍御史柳
範奏彈之太宗因謂侍臣曰權萬紀事我兒不能斥
正其罪合死範進曰房玄齡事陛下尚不能諫止畋
獵豈可獨罪萬紀乎
永徽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中書令褚遂良抑買中
書譯語人史訶擔宅監察御史常仁約劾之大理丞
張山壽斷以遂良當徵二十斤少卿張叡冊以爲非
當估宜從輕仁約奏曰市官依估私但兩和耳園宅
及田不存而肆豈用應估叡冊曲憑估買斷爲无罪
大理之職豈可使斯人處之　遂良及叡冊官
顯慶元年八月中書侍郎李義府恃寵用事聞婦人
淳于氏有美色坐事繫大理乃諷大事丞畢正義枉

遊犀小貪野色之妖好原有罪之浮于恐漏洩其陰
謀殞无辜之正義雖挾山超海之力望此猶輕回天
轉日之威方斯更劣此而可恕孰不可容金風戒節
玉露啟寒霜簡與秋與共清忠臣將鷹鸇並擊碎首
玉階廉盡臣節以申典憲
龍朔二年三月鐵勒道行軍大總管鄭仁泰薛仁貴
殺降九十餘萬更就磧北討其餘衆遇大雪兵士粮
盡凍餒者十八九御史大夫楊德裔劾奏曰謹按仁
泰猥以非才緣荷拔擢擁旌翰海問罪天山　理虔奉
廟恭行天討　而無謀短懷慢諫乃肆兇殘恣戮向
若大軍初到明諭天旨撫納前降招來後服則鐵勒
支善不日斯平仁泰素闕遠圖莫曉機事師徒无紀
軍令不明遂使稽顙屈膝者被塗炭之誅懼死懷生
者因成絕漢之計加以沙寒鳴邊風雪嚴凝不量士
馬疲痾不度粮食多少乃令班師凍餒征夫殞斃骸
骼委積割剔縱橫暴骨交衢實下　衆可悼成規失
守明罰所誅自聖朝削平天下以來如未有如泰仁
此行損威挫銳之甚豈可並資誣罔不直繩愆悼存
理宜懲肅其仁泰等故殺降人餓殺兵士並請付法
以申典憲通天五年五月監察御史紀履忠劾奏御
史中丞來俊臣犯狀有五焉一擅國權二謀害忠善
三賍賄貪濁四失義背禮五淫昏狼戾論五罪合至
萬死請下獄理罪
大定元年張易之縱恣益橫常私相引上李弘泰一
占吉凶言涉不順御史中丞宋璟請窮究其狀則天
曰易之等已自上聞璟曰謀反大逆无容首免易之
等分外承恩臣知言出禍從義激于心雖死不恨則
天大悅內史姚璹恐忤旨遽宣勅令出璟曰天顏咫
尺親奉德音不煩宰相擅宣王命則天意解乃放易
之等就臺被有勅特原之仍令易之等就宅謝罪璟
拒而不見曰公事當公言之若私見法无私也
長安四年三月監察御史蕭至忠彈鳳閣侍郎同鳳
閣鸞臺三品蘇味道贓污貶官御史大夫李承嘉嘗
召諸御史責之曰近日彈事不諮大夫禮乎衆不敢
對至忠進曰故事臺中无長官御史人君耳目比肩
事主得各彈事不相關白若先白大夫而許彈則可
如不許彈則如之何大夫不知曰誰也承嘉默然而
憚其剛直
神龍三年吏部尚書蘇瓌按問鄭普思妻有寵于韋
庶人特勅令對御辨折上屢抑瓌而理普思侍御史

苑獻忠歷階而前曰臣請先罪蘇瓌上問其故忠曰
蘇瓌國之大臣荷榮貴久矣不能斬逆賊而從奏聞
令使聽藏天聽搖動刑柄而晉恩反狀昭露陛下曲
為申理此則王者不死令聖躬萬福豈有剝天子耶
臣請先死終不能事晉恩上意乃解獄遂定其年監
察御史魏傳躬曰今王綱漸壞君子道消正由此輩
擁耳若光祿大夫西明寺主惠範奸贓四十萬請寘
于極法上不省傳躬又奏懇請光祿得今日殺之明
日受誅無所恨矣至景龍元年九月十二日又勑寬
惠範之罪傳躬進曰刑賞者國家大事陛下賞已妄
加豈直刑所不及削惠範官放歸于第
景龍二年十二月御史中丞姚廷筠奏稱律令格式
懸之象魏奉而行之事無不理比見諸司僚案不能
遵守章程事無大小皆悉奏聞臣聞為君者任臣為
臣者奉法故云汝為君自將司明則知萬機務綜不
可偏覽也所以設官分職委任責成百工惟時以成
垂拱之化比者脩一水隄或砍一枯木並皆上聞旒
扆取斷宸衷豈代天理物至公之道也自今以後若
緣軍國大事及條式無文者任奏取進止自餘據章
程合行者各令準法處分其故生疑滯致有稽失者

望令準御史隨行糾彈上從之三年二月九日姜晦
入魁監察御史崔琬劾奏兵部尚書宗楚客侍中紀
處訥曰惟性險詖志越溪壑幸以遭逢聖主累忝殊
榮承愷悌之恩居弼諧之地不能克意碩操憂國如
家遂乃潛通猃狁納貨取資公引頑兇受財無限且
境外之交情狀難測今娑葛反叛邊鄙不寧由此贓
臣取怨中國臣忝直指義在觸邪請黜巨蠹用答天
造並請收禁差三司推鞫其年五月監察御史李懷
讓同奏吏部侍郎崔湜鄭愔有所扶附贓污狼籍詔
監察御史裴漼按其事時安樂公主事諷漼遂對伏
重彈奏情湜竟從貶削（一說新恒所劾恐非）
開元二年崔日知為京兆尹貪暴犯法御史大夫李
傑糾劾之反為日知所銜侍御史楊瑒廷奏曰劾彈
之舉若遭恐脅以成奸人之謀御史臺因可廢却上
以其言切直遽令傑依舊視事（貶日知為歙縣丞）
其年三月殿中御史郭宸劾刑部尚書趙彥昭太子
賓客韋安石彥昭以女巫趙五娘左道亂常託為諸
姑潛相援引既因提挈遂踐台階或驅車造門著婦
人之服或攜妻就謁申猶子之情同惡相濟一至于
此又張易之兄弟勢傾朝野嗣立之際結為舅甥神

龍之初已合誅死天網疎漏腰領誤全與安石托附阿韋編諸屬籍中宗晏駕削太上皇輔政之制定阿韋臨朝之策此時朝野危懼人臣怨憤臣雖才識妄庸忝司清憲熟見奸僻敢不糾彈彥照並請法處分並罷官于是建中元年三月監察御史張著冠豸冠彈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嚴郢于紫宸殿以郢奉詔獲陵陽渠匿詔不時行故使奔蹙以歸怨于上上即位初侍御史朱敖請復舊制置朱衣豸冠內廊有犯者御史服以彈又令御史得專彈劾不復白于中丞大夫至是著首行之乃削郢御史大夫著賜魚袋自是曰懸衣冠于宣政之左廊然著希揚炎之意彈郢人頗不直之

正元元年三月宰相召諫官御史宣諭上旨曰自今上封彈劾宜人自陳論不得羣署章奏若涉朋黨初京兆尹李齊運以公事詬萬年縣丞源遂左右捽抑不已遂竟死于廷京師不直其妻鄭氏告冤闕下御史大夫崔縱請窮究死狀上不許遂妻訴冤不已縱執奏如初御史中丞張或繼論御史連章彈齊運乃奏云臣孤立為朋黨所摘故命宰臣宣諭焉九年正月侍御史殷永免官初奉誠軍節度使康日知朝覲失儀為御史彈奏詔捨之因勑御史有節將始至朝禮小跌勿劾及是邠寧節度使張獻甫方入閣失儀永廷劾之獻甫素服待罪闕下召見慰諭以永忘其前命故免

元和三年三月御史中丞盧坦舉奏前山南西道節度使柳晟授任方隅所寄尤重至于勑令首合遵行一昨歸朝固違明旨復脩貢獻有乖典章伏請付法又奏前浙東觀察使閻濟美到城之時亦有進獻當勘責之離越州後方見赦書道路已遙付納无處者既經鴻霈須為商量已書罰乞伏准今年正月赦文自今已後諸道長史有赴闕廷者並不得取本道錢物妄稱奉　柳晟等既違新令不敢不奏初坦既奏舉晟濟美人皆持罪于朝堂上召坦對褒慰久之曰晟等所獻皆以家財已許原不可失信坦奏曰赦令天下之大信也天下皆知之今二臣條是不畏法陛下奈何以小信而失天下大事乎上曰朕欲受之如何坦曰歸之有司不入內藏使四方知之以昭聖德上稱善其言

十五年二月御史中丞崔直奏云元和十二年御史臺奏請知彈侍御史被彈即請向下人承次監奏或有不到即殿中侍御史于侍御史下立以備其缺臣伏以朝官入閣失儀知彈侍御史合彈奏錯失向下侍御史及中丞大夫連相彈奏事後入本班候監奏出閣然後合侍御史罪此乃殿廷舊制于事為宜今若移一殿中放彈御史之下以防向上失錯或殿中自錯則擬更立何向人下監奏繫于瞬息只合知彈

侍御史使了不必別差殿中既乖故實終虧欺標伏
請自今已後卻依閣內故事縱知彈御史自有錯失
不被彈奏候班退監奏畢然出待罪異從易便永可
遵行奏可
長慶四年六月侍御史溫造于閣內奏彈左金吾大
將軍李祐違勅罷吏請進馬以論祐趨出待罪宣
放之
太和二年義成軍節度使李聽為魏博所敗喪師過
半御史中丞溫造殿中侍御史崔蠡彈之曰賞罰不
立死以示天下李聽擐甲遷延逗撓以致狼狽而敗
自圖苟免伏請付法司論罪上特原之
七年九月侍御史李款閣內彈奏前邠州行軍司馬
鄭注曰內通勅使外連朝官兩地往來卜射財貨晝
伏夜動干竊化權人不敢言道路以目請付法司奏
木報款連上十餘疏由是授注通王府司馬
九年六月御史大夫李固言奏知彈侍御史自京城
百司及天下諸州府等公事應關文法者皆先申臺
司舊例配知彈侍御史一人專掌其事至朝日入閣
又對伏彈奏中外臣僚不如法者事最繁重又須詳
精一人當之實恐不逮臣商量請知彈御史一人專
掌京城百司公事皆彈侍御史一人分掌諸州府之
事庶使官業各脩無所遺闕從之

唐會要卷第六十一

唐會要卷第六十二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實封四百户臣王溥纂

御史臺下

諫諍　推事　出使　知班

雜録

諫諍

長安四年十一月勅于登萊州置監牧和市牛羊右肅政臺監察御史張廷珪諫曰切見國家于河北和市牛羊及荆益等州市奴婢擬于登萊等州置監牧此必有人為國用不足或將見陶朱公孫弘卜式之事而為陛下陳其策耳臣愚以為雞獻小算有損無益為盛明天子行于世也何以明之彼三人者寔為匹夫藉空虚之地墾勤苦之功畜牧積歲增致千金苟以一家言之其計得也今聖朝疆域内海臣妾萬方天覆地載莫非所有而必取于人徙牧于國何于人之不廣而近樹私也況和市遞送所在騷然公私煩費不可勝計今河南牛疫處十不存二家家保之豈顧輕貴今雖和市甚于抑奪頃者諸州雖定估價既緣併市則雖平準加其簡擇事須賄求侵剋之端從此而出牛羊踴貴必倍于常百姓私陪即破家産雖官得一牛一羊百姓已恤兩牛兩羊價矣此則有損無利也又聞君之所恃者人人之所恃者食食之所資者耕耕之所恃者牛牛失則廢耕廢耕則去食去食則人無以生人無以生君將何恃然則牛者君國字人之本豈有無故宜取之哉假令畜牧能遂繁孳三數歲間億萬可致陛下豈可鬻之于中土割其命為資乎牛之為損則如彼羊之無益如此伏願特加審慎詳圖損益諸有所和市及新置監牧等倘迴聖慮即日停絶天下蒼生不勝幸甚其後數日御史中丞盧懷慎上表曰臣奉使幽州推事途經衛相等州知河北和市萊州監牧牛臣聞官人百姓當土牛少市數又多官估已屈于時價衆户又私相陪帖既印之後却付本主養飼春暮草青方送牧所竟無蹄折侵削實深且人惟國本食乃人天牛之不存農將安寄河北百姓尤少牛犢賤市抑奪取無異聚農户之耕牛與牧孳課奪居人之沃壤將為牧場益國利人未見其可所和市牛臣望總停為計之上

神龍二年京兆韋月將上書訟皇后為亂中宗大怒
令撲殺之御史中丞宋璟執奏請按而後刑中宗怒
甚謂璟曰朕以為斬訖何故之緩璟曰臣言中宮為
亂于武三思陛下不知勘問直言斬論事者臣恐朝
野有竊議者中宗轉怒璟曰請先斬臣不然臣不敢
奉詔上意少解遂配流三年八月節愍太子誅武三
思之後安樂公主及宗楚客兄弟并冉祖雍李悛等
共誣御安國相王鎮國太平公主與太子連謀舉兵
請收制獄上召御史中丞蕭至忠令鞫之至忠泣而
奏曰陛下富有四海貴為天子豈不容一弟一妹忍
受羅織宗社存亡實在于此臣愚竊為陛下不取漢
書云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
容願陛下詳察此言初則天欲立相王累日不食請
迎陛下固讓之城天下傳説足明冉祖雍等所奏咸
是虛御上深納之遂停鞫問其時左補闕吳兢上表
曰臣聞道路竊議云宗楚客紀納等誣搆安國相王
以為連謀于庶人重俊將請下制獄臣既忝職諫曹
安敢不奏且安國相王實陛下同氣六合至廣親莫
加焉今賊臣等共加羅織此禍亂之漸不可不察又
王之仁孝幽明共知頃遭荼毒哀毀過度以陛下為
性命亦陛下之手足既孝于父母而悉兄弟者未之
有也若信任讒邪賞之于法必傷陛下之恩失天下
之望所謂芟刈股肱獨任胷臆方涉江漢棄其舟楫
可為寒心可為慟泣自昔翦伐枝幹假權異族者未
有不喪其宗社何以明之秦任趙高卒致傾覆漢委
王莽遂成簒逆晉家以自相魚肉寰瀛鼎沸隋室以
猜忌子弟海内塵飛驗之覆車安可重跡自陛下登
極于今四稔一子以弄兵被誅一子以愆失遠任惟
此一弟朝夕左右斗粟尺布之刺可不慎乎
景雲二年監察御史韓琬陳時政上疏曰臣敢以耳
目所聞見而陳之伏願少垂意省察臣竊聞永淳之
初尹元正任政州雍縣令界内婦人脩路御史彈免
之頃年婦人夫役修平道途蓋其常也調路之際劉
憲任懷州河内縣尉父忠立在京身亡選人有通索
闕者于時選司以名教所不容頃者以為見機　人
矣頃年國家和市所由以尅剝為公雖以和市為名
而實抑奪其價殊不知百姓足官孰與不足矣往年
西京與天下州縣學生佐史里正坊　每一員缺先
擬者輒十人頃年羌人以充猶致亡逸往年選司梏
容安閑而以禮所敬待頃年選司無復曩時引接但

仇敵佑道再往年効官交替者必儲畜付物以待之
項年替人必喧競為隊　執　符紛然不已往年召
募之徒人百其勇爭以自効項年差點勤遣逃亡相
繼若此者臣粗言之不可勝數夫量事置官置官置
人使官稱其人須人不虛位除此之外使其耕桑任
其商賈何為引令入仕廢其本業臣愚以為國家開
仕進之門廣矣皆棄農職工商而爭趨之當今一夫
耕而供數百人食一婦蠶而供數百人衣遂使公私
皆無儲畜矣若不釐革其弊必恐致令風化年年不
等也

開元二年十二月嶺南市舶司右威衛中郎將周慶
立波斯僧及烈等廣造奇器異巧以進監選司殿中
侍御史柳澤上書諫曰臣聞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
知見欲而心亂必矣臣竊見慶立等雕鐫詭物置造
奇器用淨巧為真玩以詭怪為異寶巧理國之所臣
蠱明王之所嚴罰紊亂聖謀汨斁彝典昔露臺無費
明君尚或不忍象筯非多忠臣猶且憤歎王制曰作
異服奇器以疑衆者殺令曰無作淫巧以蕩上心巧
為奇伎怪好也蕩謂惑亂情欲也今慶立等皆欲求
媚聖意搖蕩上心若陛下信而使之寔奢淫于天下

必若慶心矯而為之是禁典之所無赦也陛下即位日
近萬邦作孚固宜昭宣菲薄廣敎節儉則萬方幸甚
元和十五年二月監察御史楊虞卿以上頻行幸盤
遊上疏諫曰臣聞鳶鵲遭害則仁鳥逝誹謗不誅則
良言進況詔旨勉諭許陳愚誠故臣不敢避死竊聞
帝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聞以位為樂也況北虜
猶梗西戎未賓兩河之瘡痍未平五嶺之妖氣未解
生人之疾苦盡在朝廷之制度未脩邊儲屢空國用
猶缺固未可以高枕無虞也陛下初御宇宙有憂天
下之志宜日延輔臣公卿百寮執事盡聽而問造膝

以求四方內外有所覩焉今自聽政以來六十日矣
八開延英獨三數大臣仰奉詔請朝廷之臣偕入而
齊出何足以聞政事哉諫爭廷中忠言未聞于聖聽
臣實羞之蓋由主恩疎而忠正之路未啟也公卿大
臣宜朝夕見天子論道賜語從容則君臣之情相接
而理道備聞矣方今自宰相以下四五人時得頃刻
侍座故天威不遠鞠躬隕越隨旨上下無能往來此
由君太尊臣太卑故也自公卿以下雖歷踐清地曾
未祗奉天睠以承後宜申明恪勤不得更示
大曆十四年六月勅郎官御史充使絕本司務者改

與撿挍及內供奉裏行

元和四年監察御史元稹出使東蜀劾奏故節度使嚴礪違制擅賦礪雖已死其屬郡七州刺史皆坐責罰

六年九月以前湖南觀察使李衆為恩王傅初衆舉按屬內刺史罪御史盧則就鞫得實使還而衆以貨遺所推令史至京有告者令史決流盧則停官故衆亦坐焉

七年閏七月勅前後累降制勅應諸道違法徵科及刑政冤濫皆委出使郎官御史訪察聞奏雖有此聞未嘗舉職外地生人之勞朝廷莫得盡知今後應出使郎官御史所歷州縣其長吏政俗閭閻疾苦水旱災傷並一一條録奏聞郎官宜委左右丞勾當並限朝見後五日內聞奏并申中書門下如所奏不實必議懲責

知班

正觀六年八月唐臨為殿中侍御史大夫韋待價責臨以朝列不整臨曰此亦小事不足介意請今日已後為之明日江夏王道宗共大夫離立私談臨趨進曰王亂班宗道曰共大夫語何至于是臨曰大夫亦亂班韋失色而退

顯慶四年侍御史張由古知班凡亂班多是尚書郎由古每唱言員外郎小見雖共語喚引駕鼻衝上行朝士側目鄙之

大定元年王無競為殿中侍御史王班于閤門外宰相團立于班北無競前曰在上不遠公雖大臣自須肅敬以笏擊之請齊班當時朝臣商量是非叅半

景龍二年左臺御史崔泚彈班不肅上表曰臣聞叔孫通覩漢朝多闕尊卑失序所以分別上下申明禮儀于是羣臣知天子之至尊高祖知皇帝之為貴此皆由班秩不忒威儀容止不差是故作孚萬邦用刑四海者也臣竊見在朝百僚多不整肅公門之內詎合論私班列之中尤須致敬或縱觀勑目或旁閱制詞或交首亂言或越班問事或私申慶弔或公誦詩篇或笑語諠譁或行立悲隋承寬既久積習如常不增祗懼之容寶秦矜莊之典臣謬膺推擇叨掌糾彈見無禮于朝　誠是臣之深恥況西戎獻款官少不下五六人請于其中帶憲銜者委令推劾如累推有勞能雪冤滞者御史臺缺官便令聞奏從之

出使

正觀四年監察御史王凝使至益州刺史高士廉勲戚自重從衆僚候之昇遷亭凝不爲礼呵却之士廉甚恥恚至五年入爲吏部尚書會凝赴選因出爲蕪湖令十七年監察御史汲師巡獄至長安縣令李乾祐不知御史至巡訖將上馬乾祐始來師顧見不言而去乾祐深憾之二十年四月乾祐除御史中丞遂出爲新樂令

顯慶三年七月監察御史胡元範使越巂至益州附馬都尉喬師望爲長史出候之先是勅斷迎使臣師望托言他行元範引却不與相見師望又忿憾按劾專道徐及驛後塵及元範按劾其枉侍事師望素與許敬宗善先驛奏之元範及巡免官

麟德二年十月徵劉仁軌次于萊舍于驛西廳夜已久有御史至驛人白曰西廳少住有使至矣曰誰曰帶方州刺史御史令移却仁軌遽就東廳既至拜還大夫其御史媿不自安他日謂侍御曰諸公出使當須摸舉究滯發明耳目興行禮義無爲煩擾州縣而自重其權指行中曰只如某侍御夜到驛中求廳所挍幾何若死遺移乃就東廳豈忠恕之事耶願諸公勿爲也諸御史莫不翕然自誡

乾封二年二月常仁約除侍御史與公卿相見未常行拜禮或勉之約曰鵰鶚鷹鸇豈衆禽之偶奈何設拜以狎之且耳目之官故當特立乃曰御史銜命出使不能動搖山岳震懾州縣誠曠職耳

開元五年監察御史杜暹往磧西覆屯會郭虔瓘與史獻等不協更相執奏詔暹按其事實史獻以金遺暹固辭左右曰公遠使絶域不可失蕃人情暹不得已受之埋于幕下既去出境乃移牒令收取之

十二年四月六日勅御史出使非充按察覆囚不得輙差判官其出使日皆于側門進狀取處分

十三年三月十三日勅御史出使舉正不法身苟不正焉能正人如聞州縣祗迎相望道路牧宰祗候僮僕不若作此威福其如禮何自今已下閒肅塞正路偷安倖門況陛下神聖如五帝其臣莫能望清光所宜周遍顧問恵其氣色使支體相輔君臣愈明陛下求理于公卿公卿求理于臣輩自上下孜孜相問使進忠若趍利論政若訴冤如此而不聞過失不孜昇平者未之有也自古帝王居安慮危之心不相及故不得皆爲聖帝明王小臣殊賤豈宜及此獨不忍冒榮偷禄以負聖朝伏惟陛下深憐之上令中使宣付

宰臣云虞鄉所上疏切直可獎後宰臣令狐楚蕭俛段文昌延英奏事因以納諫為賀

推事

顯慶五年正月監察御史袁異式受宰臣李義府密旨推青州刺史劉仁軌有所凌辱過甚及為侍御史而仁軌入為大司憲式心不自安後因醻會起言之劉公謂侍御曰彼人對某卧而無禮自是往事某不介懷式拜謝之

龍朔二年十月秦令言新除監察御史推洛州長史許力士子犯法使還將奏諸御史謂曰未經奏事宜習之笑曰由來所使問作手狀又都不曉及奏不稱旨上問力士知不對曰許長史不知上曰對朕猶喚許長史豈能推事令法官重推令言官免

垂拱元年四月監察御史魏珣按韓魯諸王獄珣奏據狀無徵則天召見詰問珣執奏不迴則天不悅曰卿大雅之士當即有驅使此獄不假卿也遂令珣于河西監軍

長安三年九月八日魏元忠為張易之所搆配流太子僕　崔正慎東宮　獨孤禕之等送至郊易之大怒復使人誣告則天令監察御史馬懷素按問續使中使促迫諷令鍛成其事懷素執正不受命則天怒懷素奏曰元忠犯罪配流正慎等以親故相送誠為可責若以為謀反臣豈誣罔神明昔彭越以反伏誅欒布奏事哭于其屍漢朝不坐況元忠罪非彭越陛下豈加追送之罪則天意解由是獲免

天寶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勑東西兩推及左右巡使皆臺司重務比來轉差新人數有改易既不經久頗紊章程宜簡擇的能公正精練者令始末專知不得輙替換若無缺失至改轉時遷速聞以為褒貶

與元元年十月四日勑知東推西推侍御史各一人臺司以推鞫為重務請令第一殿中同知東推第二殿中同知西推仍分日受事一人有故同對使知先所置推官二員請停

建中三年九月御史臺奏其推知御史差使改移其兩推即須改入舊例合有推官今請置兩員與本推御史同推御史縱有改移不失根本若非職掌見任官手力外請給十年充糧料等取贓贖錢勑旨依奏

元和五年四月命監察御史楊寧往東都按大將令狐運事時杜亞為東都留守惡運會盜發洛城之北運適與其部下畋于北邙亞意為盜遂執訊之逮繫

者四十餘人寧既按其事亞以為不直密表陳之寧
遂得罪亞將逞其宿怒且以得賊為功上表指明違
為盜之狀上信而不疑寧旦以獄大冝審奏請覆之
命侍御史李元素就覆焉亞迎路以獄成告元素驗
之丑日盡釋其囚以還亞大驚且怒親追送馬上責
之元素不答亞遂上疏又論元素元素還奏言未畢
上怒曰出俟命元素曰臣未盡詞上又曰且去元素
復奏曰臣一出不復得見陛下乞容盡詞上意稍緩
元素盡言運寃狀明白上乃悟曰非卿孰能辨之後
數月竟得真賊元素由是為時器重累遷給事中每
美官缺必指元素焉
八月九日御史中丞薛存誠奏當司應受事推勘等
臺中舊例及興元元年十月四日御史大夫崔縱重
奏取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各二人共成四推尤以東
西推為名又各分京城諸司及諸道州府為東西之
限隻日則臺受院事雙日則殿院受事其中一人有
故則同對便知者伏以所分諸司及府州為限已定
事若併至無例均分劇者則推鞫難精閑者則吏能
莫試今請不以東西為限亦不以取隻日雙日受事
但請依舊請四推御史令輪環受事周而復始如此
則才用俱展勞逸必均其餘應緣推事須有約勒若
一一聞奏慮煩聖聽勅下後請隨事條流勘旨依奏
太元二年閏三月中書門下奏御史臺推事縱有特
宣亦須正勅應朝官犯罪准獄官令先奏後推格式
具存合共遵守臣等請使提舉勒旨依奏
太和四年八月御史中丞魏謩奏諸道州府百姓詣
臺奏事多差御史推劾臣恐煩勞州縣先請差度支
戶部鹽鐵院官帶憲銜者推勘又各得三司使申稱
院官人數不多例專掌院務課績今諸道觀察使幕
中判北狄未賓恐觀中國之招外蕃之所誚更若知
而故犯不革前非望即停其入內量貶削
開元元年正月殿中侍御史出使盡監察裏行翟璋
知班及牒中書省勘侍郎三琚及太子左庶子竇希
瓘入　為所擿出授岐陽縣令
七年正月二十一日上御紫宸殿朝入使魏州長史
敬讓辰州長史周利正俱欲奏事左臺御史翟璋監
殿廷揖利正先進讓以父暉為利正所夷不勝憤遂
越次而奏利正受武三思使枉害臣父暉劾讓不待
監引請付法上曰讓訴冤枉不可不矜朝儀亦不可
不肅可奪一季祿而已貶利正為邕州長史

正元十四年五月侍御史殿中鄭儒立以太子詹事蘇弁入朝班位失序對仗彈之弁于金吾仗待罪敕刻特放舊制太子詹事班次太常宗正卿元年御史中丞竇参叙定班位移詹事班在河南太原尹之下弁乃引舊制立班臺官詰之乃經云已白宰相請依舊制故儒立彈之

雜錄

垂拱元年正月十二日勅兩京度人令御史一人撿校

其年二十六日勅御史糾獲罪状未經聞奏不得輙便處分州府官司亦不得承受

其年二月制朝堂所置登聞鼓及肺石不須防守其有撾鼓石者令御史受狀為奏

三年十二月鳳閣侍郎韋方質奏言舊制有御史監軍令未差遣恐虧失節度大古将軍出師君授之鈇鉞閫外之事皆使裁之如聞被御史監軍乃有控制軍中小大之事皆須承稟非所以委專征也以卑制尊扎便不可不許

景龍元年九月十九日勅選擇御史令本司長官共中書門下商量并錄由歷進奏者

開元十九年正月二十八日勅左右藏太倉署差御史監知出納至二十一年三月十九日勅監倉庫各定御史一人一年一替左右巡御史亦各定一人一季一替並不得改換及差使

天寶二年八月七日勅所置御史職在糾違雖充判官誠非允當其諸道節度使先取御史充判官者並停自今已後更不得奏告切須奏者不得占臺中缺其本臺長官充使者不在此限

四載十一月十六日勅御史宜依舊制黄卷書缺失每歲委知雜御史長官比類能否送中書門下改轉不日褒貶

至德元年七月十三日勅風憲之地百寮準繩頃者有司殊非慎擇其御史須曾任州縣理人官者方得薦用

寶應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御史大夫嚴武奏應在外新除御史赴臺停止店肆事亦非宜仍令所在給公乘發遣以為永例勅旨依奏

建中三年九月一日勅御史大夫中丞奏授御史便充臺中職掌者宜占缺以後並依此處分

正元十二年十月御史臺奏伏準正元二年班序勅

諸使下三院御史有本官是常叅官兼者即入本官班如内供奉裏行即入御史班緣使下御史稍多近例並不在内供奉班内臣等叅詳伏請自今已後諸使下御史内供奉者入門日並依宣政殿前班位次員外郎之後在正臺監察御史之上使爲常式庶叶通規勑旨依奏

元和六年三月御史臺奏准令用未後決囚者請不過中時如勑到府及諸司已未後至者伏乞至未日仍請勑本司准舊例與御史同臨引決勑旨依奏

長慶三年八月御行臺行從印一面出使二面比來御史出使推按或用廢印或所在取州縣印文狀伏以使臣銜命推按事須用印無非切要既于所在求印事以漏洩伏請令有司鑄造從之

太和四年三月御史臺奏三院御史盡入到朝堂前無止泊處請置祗候院屋知雜御史元借門下直省屋後簷摧坐知巡御史元借御書直省屋後簷摧坐每日早入至巳時方出入前後並本所由自門下直省院西京兆尹院東有官地東西九十尺南北六十尺請准長慶元年八月于中書南給官地度支給錢置僕射祗候院例給此地充三年御史祗候院請度支給錢一千貫文臺司自句當徙使起造伏以御史風憲之職行止有常朝堂祗事每日須入從前假借不遑起居或與吏伍相叅或當食無所令伏請前件地名起及舍價伏乞聖慈允臣所請勑旨依奏

會昌二年九月御史中丞李回奏文武常叅據品秩令式合置引馬臣伏以車服之制並示等威著在典章所宜遵守近者班行之仕官位已高或以散冗自謙或以簡便爲意卒相倣傚不置引馬街衢之内品秩莫分事涉因循頗乖典故其文武常叅官起今已後並據品秩准例置引馬其有合置不置許臣司糾舉罰俸一月俸料如違犯不已請具奏聞庶存朝制度用表官營勑旨依奏

唐會要卷第六十二